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八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EB98/05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八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6.3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 史部第八九冊目次

## 史部·傳記類

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一卷補遺一卷

〔明〕楊循吉撰 續 補遺〔明〕黃魯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掾曹名臣錄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八

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六一

莆陽文獻十三卷莆陽文獻列傳七十五卷

〔明〕鄭岳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黃起龍刻本

八二

東嘉錄二十卷

〔明〕王朝佐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影明鈔本

四二九

國寶新編一卷

〔明〕顧璘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金聲玉振集本

五三〇

春秋列傳五卷

〔明〕劉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五四二

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

哲記一卷補遺一卷

〔明〕楊循吉撰 續 補遺〔明〕黃魯

曾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吳中往哲

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一卷續

吳中往哲記補遺一卷》提要

吳中往哲兩記序

黃魯曾撰

自玄黃剖判麗山氏以來未有昏哲之分也故  
上古之世無懷無私德不悖而行自淳處情處  
厚教不設而事自正惟後之以有心爲賢以好  
名爲善者又不可同焉然降而近代十室之忠  
信竟虛其辭千人之俊章果難厥類是以沉淪  
利欲之波奔騁物情之境而可道揚萬世者幾  
哉故不辯方外之徒或收闕觀之華疏食布衣  
確有弗爲之義柴車草履深有可取之風立朝  
者其大節爲甚難養民者其廉貞爲至乏小物  
細故未始不赫奕於流傳日用素行未始不驚  
貪於聞見但麟鳳乎羽毛之羣芝蘭乎天喬之  
積或百年而數人或四海而一事異以同昭罕  
以常顯自太上之立德若惇史之爲訓所當謹  
於記錄而託墨卿管子以爲垂後之明鑑也且  
今之時編籍浩繁篇章紛曠五車無盡載而屋  
壁無一藏自總角至垂素之年以焚膏盡論  
之夜何能閱其一二而東觀秘閣之不可言

其目已大懸於民間之書何以撮其本要也耶是以愚見惡煩好簡譬之舉其綱於巨網挈其領於大裘而其餘詳細曲折者不足計矣故見楊君謙先生吳中往哲記而悅焉噫先生以著述自信林下優游凡幾十歷而此記者乃其首可表章者歟嗚呼崇基在前一簣可學神駿首路驚足願齊愚竊有志於續之是以采之聞見考之儒學參之公論詢之故實較之優劣思之真妄律之德義合之先軌凡取一人沉吟進退

卷之三

一

者百數恐修名永述之不足以興後人之仰歎也乃定爲四十人與君謙先生之數適近符焉

自聖祖開基至于今幾二伯祀其可尚可師者不過八人則其身之懋修善之勇爲者不亦寡哉其儔耶且顯白之飭治也至易暗昧之嚴整也至難勉於所易忽也不怠成於所自然也不煩而片言可以置範一行可以立楷此國家之所倚賴而世風之所敦尚也况德存則藝

合則位廢理孚則事舍義協則利捐不啻瓦缶之鳴悉棄於虞韶之作燭火之灼咸投於矐之懸矣稽之仲尼當終以哲人自許文王追昔用宣哲爲稱可見哲之一言固卓絕之德環璋之行也豈徒辯物審則析義宜類之爲矣哉苟非是實則雖託諛諛之頰而益彰其尤籍緣飾之文而愈形其醜刊之梓也爲木災潤之墨也爲楮病矣天下後世謂之何哉嗚呼以故斯人之徒雖一方之賢也而裨海可以景模雖一時之美也而億年可以規襲斯記也當家置二冊人諷數篇見者不可以爲無可庸則所以敏於好古而趨於善者衆矣矧東吳素號甲郡控扼楚越合通江海爲天下都會之區而地靈人俊將宜其生賢不已者乎上舍執菴徐子與予內戚也偶誦二記曰吳下人物纂述其實者多矣未有若此之約而公者也且自國初以至于今幾二伯年而賢者麗不盈伯仲尼才難德謙之嘆有由然乎當捐金凡幾鉅梓以傳

卷之三

三

峯之首倡一則中南之紹徽兼兩成文斷斷乎  
為名邦之信述也而觀風之使由是以采轉以  
奏納於  
聖天子焉予聞執菴之言順其高志以二記與  
之成之是為序

吳中往哲兩記目錄

四

吳中往哲兩記目錄

勳德第一 凡四人

葉文莊公盛

武功伯徐公有真

尚書楊公翥

都御史韓公雍

剛介第二 凡三人

僉事陳公祚

御史練公綱

長史顧公昌

高逸第三 凡四人

王先生賓

安節龔先生大章

邢先生用理

杜先生瓊

著作第四 凡九人

王先生行

俞先生貞木

檢討陳公繼

副使張公和

叅政劉公昌

長史陳公紹先

祭酒陳公鑑

進士鄭公文康

訓導陳先生頌

風雅第五 凡十四人

青城王先生汝玉

劉先生溥

張處士淮

沈氏二先生真百類

僉事劉公珽

陳先生寬

徐先生庸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進士奚君昌

院判周君庚

僧寶明

女秀一人李氏

豪俠第六 凡五人

崑山顧仲瑛

常熟劉以則

長洲沈孟淵

玉雪朱公子

善書畫百類

二

叅政陸孟昭

冠衲第七 凡三人

張皮雀

隆菩薩

喫肉和尚

忠節第一 凡一人

祭酒劉公鉉

孝德第二 凡二人

東齋顧先生亮

賣線錢氏子

剛正第三 凡四人

侍郎孔公鏞

少卿李公應禎

郎中張公璋

尚書周公用

道化第四 凡一人

進士金君洲

德義第五 凡三人

都御史徐公源

御史夏公璣

都御史王君守

廉信第六 凡二人

副使陳公琦

少卿都公穆

善書畫百類

三

淳厚第七 凡三人

皇甫一善居士通

東閣大學士吳公寬

郎中魏君應召

才望第八 凡一人

尚書顧公璘

清直第九 凡一人

叅政胡公琮

勞績第十 凡二人

百戶黃公忠

弟黃公信



俊異第十一 凡十人

狀元施槃

會魁孔公友諒

武英殿大學士王公鏊

京兆祝公允明

蔣奇童

孔目蔡君羽

解元唐君寅

迪功徐君楨卿

選貢王君寵

會元趙公寬

端懿第十二 凡一人

徐毋吳氏

貞烈第十三 凡四人

滕三娘子

文氏小姐

周春妻俞氏

錢氏女

神技第十四 凡二人

神醫葛可久

贈齋王先生敏

哲保第十五 凡一人

人瑞毛公

智鯁第十六 凡一人

叅政伊君敏生

散逸第十七 凡一人

裴道人慶

吳中往哲兩記目錄終

吳中往哲兩記目錄終

五一

吳中往哲記卷之一

郡人楊循性

勲德第一 九四人

葉文莊公盛

葉文莊公與中釋褐給事兵科彈驕將楊駿讀

疏內廷羣臣震恐由是諫垣益重歷踐既

久物望咸歸乃以都御史兩鎮北邊一巡南

徼所至公署扁五大字曰不敢負朝廷每

履一任而歸舟無私載唯將書史數十篋而

已晚歲登吏部侍郎雖為銓佐天下士大夫

猶特憚之倚以為準高峻之節屹立朝端

未嘗以公柄私惠親故薨於位所著書殆幾

百卷篤學辯博為一時首稱

武功伯徐公有貞

武功伯徐公有貞夙負高才談鋒文氣並英邁

莫敵治水章秋載免泛溺之患景泰末歲

贊決鉅策忠重捐軀窳寓再朗晝日三接遠

為儒臣之極遇一時廊廟大謨畫悉預

朝野聳望不幸讒構中作幾墮於死賴

天子明聖得未減為金齒之謫隨返桑梓能以

憂患自外放情絃管泉石之間若忘其先貴

賓侶乞文崇朝全集援毫數行輒重收去用

是亦不落窠閱世六十餘薨議者謂公人物

殆是四海物望不但為吳之增重

尚書楊公翥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

相遇遂締為布衣交廬陵既貴首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時為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

用舊臣為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

公者僉云樞管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

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榭故人家耳北窗

也先既革心向化詣闕奉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觀其脩短焉公

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

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時或詣郡縣

展禮布袍角帶獨立階下未嘗先通於閣人

及薨子肆方八歲朝 京師

景皇帝親引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 天

順初罷及 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

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

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都御史韓公雍

都御史韓公永熙弱冠時為御史江西巡案吏

事精敏一道驚服年向三十已為都御史復

治江西所立政令皆永用為例如江南用周

文襄也以兵事左遷浙參不屑省事日務游

覽以需再召兩廣蠻賊不靖果拔公往伐追

斬至大藤峽威名大振賊悉遁去邊陲熙碑

公乃晝治梧州以身為南中巨鎮自來諸蠻

憑險時出為患及公既申大伐始知以保命

為事不敢復持戈鉞攻劫至其歿後十餘年

猶然則餘威之懼人也進士吳文舉奏立祠

於廣祭以春秋

剛介第二 凡三人

僉事陳公祚

僉事陳公永錫生有勁氣 永樂進士也選入

翰林 天筆親授河南參議坐與同僚交訟

配均州躬耕十載獎居粗食妻子共之 宣

德更化復由白衣起為監察御史上疏勸讀

大學衍義由是得罪與骨肉十六人同錄下

錦衣獄凡四年蘇有二義士王處常李彥容

為飲錢饋食

英廟御極赦出復以前官巡按湖廣坐劾遼王

更得罪當斬會王事亦自發乃得以前奏不

謬免死三歷顛危弗移厥操後為福建僉事

鄧茂七起時獨以他故不署事得無罪兩司

皆謫至驛遞小官公獨完秩致歸人以為忠

公之報焉

御史練公綱

御史練公從道土木之役以太學生獻中興十

二策 天順初入臺嘗因朝會抗劾辭臣

玉陞宜宥猶不能奪其直論朝紳歛避巡淮  
上獨按李駙馬罪觀其軀軀僅如中人而機  
慧內朗吏牘精通一措足未嘗不以公法自  
律再巡福建按一布政使被中解官歸然剛  
鯁之風沒齒不屈

長史顧公昌

長史顧公德輝清介絕俗平生未嘗受人一蔬  
之饋晚歲致仕家居請人家誓不飲食留之  
輒起去或主自啜茶公對之清談而已雖達

長史顧公昌

五

去數里寧飢渴而歸其為人剛嚴高峻堅不  
自污視古廉士無慚焉

高逸第三 凡四人

王先生賓

王先生仲光志不願仕因自壞其面貌終身獨  
居無妻子鬚髻布袍游行市中以賣藥自給  
所至羣兒隨焉郡守姚善枉謁衡門先生窺  
戶間見輿僕森列呼曰勿驚吾毋踰墻逸出  
姚守他日却儀從獨候門下始接焉據坐受

拜以道誨之若師弟子也姚少師既貴歸亦  
來訪弗肯見之方盥掩面走吳隱君子宜為  
冠

安節龔先生大章

龔先生大章崑山老儒也躬秉特操窺伏田間  
肆力羣書著述不輟周文襄公嘗累候其家  
諮質治道因兩薦為淞江太倉教授皆堅遜  
不就先生善記國初典故至於文移案牘  
皆能誦之不遺有田三十畝仰食耕作晚歲

安節龔先生

六

獨與一老婢居弊廬中種豆植麻詠歌自適  
每有所詣無遠近皆步或勸稍就舟楫先生  
曰生吾足何用哉歿年八十餘門人私謚曰  
安節先生

邢先生用理

蠢齋邢先生用理亦不娶并童僕無之所居室  
中盡列古書無所不覽薪水之勞皆身自為  
之日唯炊一黍分而食焉未嘗得一煖食  
床破被蕭然如野僧之居及叩之經史傳

無不知者客至唯清談不設湯茗有前  
人每謁之必袖錢以往午則買食他處復就  
談焉老得疾歿所藏書皆為門人持去

杜先生瓊

杜棗原先生用嘉為人醇和安定博通經史詞  
翰與其人品俱重一時郡守况伯律兩薦之  
皆固辭不赴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道  
遥自娛號鹿冠老人歸則菜羹糲食怡怡如  
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上築延綠亭時亦以

善畫層巒疊障師董源年七十九卒

寓意筆耕求食僅給而已不見其有憂貧之  
色浩然自足老而彌堅雖古人無以加也尤  
善畫層巒疊障師董源年七十九卒

著作第四 凡九人

王先生行

王先生止仲 洪武初儒者也其文簡淡有味  
有楮園集行世以蘭都督請為子師連累

俞先生貞木

俞先生貞木其祖曰石澗先生精於易著書

卷世居吳城郡學之旁水石幽媚代習儒業  
先生文亦暢達當時貴之任為都昌知縣

檢討陳公繼

檢討陳公嗣初為人長者 永樂中楊文貞公  
薦入翰林特被知遇每有顧問必在 上左  
右老而居吳多聞故實德尊行成咸仰以為  
宗工焉稱曰陳五經家有綠水園吳中稱衣  
冠之族為第一

副使張公和

副使張公節之眇一目既仕猶學讀漢書必三  
十遍提學浙江歿浙士數百來賻哭哀之如  
父有篠菴集

叅政劉公昌

叅政劉公欽謨早歲穎悟書過目不忘 廷對  
以公字立說頗忤時宰抑不得及第乙巳之  
歲虜寇充斥作權論 景泰史局開首預掄  
選作史論提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  
又作河南志晚宦廣中悲憶太夫人作

慟哭記以家在吳作蘇州續志哀撮聞見作  
懸笥瑣探記錄海內人物作叙士平生所歷  
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河南曰嵩臺廣  
東曰瓊臺蘇曰胥臺故有五臺集葉文莊公  
則其知已然未嘗干薦故不得大用

長史陳公紹先

長史陳公紹先文質實書亦清媚家居後以筆

硯食厚德人也年九十三歿

祭酒陳公鑑

祭酒陳公鑑

祭酒陳公緝熙未仕時嘗曰吾得為錢塘令足

矣及第為詞臣有文名作大字勁健奇古當

代珍之官終祭酒

進士鄭公文康

進士鄭公文康崑山人生有疾第後不受職歸

卧山林其文鬱茂有氣官雖不達清望聳然

訓導陳先生頎

訓導陳先生永之為人清介中歲遂致仕其

醇和平淡所論說長於訓刺所著有訓中

古

風雅第五 九十四人

青城王先生汝玉

青城王先生汝玉詩豪放有寵 永樂間與王

偁孟揚解縉紳王達善同名當時稱東南五

才子

劉先生溥

劉草窓先生原博為人氣高詩亦豪放為御醫

在都下每觀人詩未嘗有愜意之作俯視一

時騷壇之士若培塿焉心所弗盈雖唐宋古

人亦攻論不惜與郭登湯胤績同稱吟豪

張處士淮

張處士豫源貧甚落魄詩出口便成且新麗自

不知有才也破衣垢面與尋常人等合肥徐

誌以詩人自負謂蘇無詩人見豫源舉筆驚

伏不已後為富人賭賦牡丹百篇一宿而就

餉穀三十石性好酒朝暮不離杯勺竟以醉

墮死水中

沈氏二先生貞吉恒吉

沈氏二先生兄曰貞吉號南齋弟曰恒吉號同齋相城故家皆工唐律兼善繪事每賦一詩營一障必累月閱歲乃出不可以錢帛購取故尤以少得重家庭之間自相唱酬下至僕隸悉諳文墨並年八十餘卒

僉事劉公珏

僉事劉公廷美詩句清圓武功伯吟友也棄官時頭未白家有水竹之勝其畫尤精妙人不

易得時稱鑒古

易得時稱鑒古

陳先生寬

陳先生孟賢五經之子吟詩日鍛月鍊必作貴重諷之聽者愛焉有侍姬曰梅花居士掌筆墨一時有孫繼康王孟南皆享高壽俱能詩

徐先生庸

徐用理本富家以詩衰其吟詠大抵長於香奩之作亦膏梁之餘習也

陳氏父子二處士體方大和

陳體方老儒也詩思敏捷而嗜酒嘗從人乞飲

飲時隨所求詩累篇輒成或但口占而已每被人拉向壁作詩必先索酒時有美句將死頭戴野花有輿徧遊田間狂醉三日乃捐世去其子曰大和詩亦清美一生恒遊僧舍號無住髮僧所賦詠多禪語平生蹤跡非西峯則東嶺自來吳中詩人能放浪水石間者一人而已一日醉死友人家

進士奚君昌

進士奚君元啓好吟詩以徐字為韻凡賦數徐久游場屋始得第題坊曰老桂

院判周君庚

院判周君元已詩沉鬱忠厚吾得其詩未嘗不三嘆兼善小楷今歿矣吳中失此詩人復何可得

僧寶明

僧寶明為詩不塵字亦清媚貧甚而好客客至則罄資餼號月舟人多知之

女秀一人李氏

李氏女 洪武初人有集一卷警句曰桃花  
簇開無主終不畱題崔護詩其思正矣

豪俠第六凡五人

崑山顧仲瑛

顧仲瑛崑之富家能詩好結交豪傑亭館凡三  
十六處極一時之勝元末天下亂江南士大  
夫多往依焉後更兵貧病削髮為在家僧

常熟劉以則

劉以則常熟人也富而好客雖挾巫卜小技往  
謁之無不有所贈名聞江湖過陽山范家見  
其門繫耕牛數十頭笑曰此賣牛牙郎家耶  
不交禮竟去

長洲沈孟淵

沈孟淵相城儒家也被薦不受官終身遜處好  
自標置恒著道衣逍遙林館之間每日設  
筵酒食以待客或令人於溪上望馬唯恐不

玉雪朱公子

公子朱玉雪將家子豪邁不羈盛服肥馬往來  
士大夫間人許其豪武功伯之歸也日奉以  
遊山水酒饌絲竹之費傾家不吝本不甚知  
書而特好詞翰武功遊山長短句數闕皆與  
之遊所作

叅政陸孟昭

陸孟昭叅政平生慷慨多交為刑部郎中在  
都下時諸司士大夫無不識者而皆與之善

張皮雀

座上恒有數十客門外之車馬未嘗絕也業  
交者或來交孟昭或孟昭往交一見歡然一  
時朝紳與友者殆十七八後竟以讒歸其人  
大抵豪俠士也

冠衲第七凡三人

張皮雀

張皮雀手持皮雀兒引羣兒童為戲恒有數十  
隨之亦能青天致雷人觀其裸童身也

隆菩薩



永樂中欲杜釋源籍童行皆謫為邊士吳僧以  
菩薩表求焚身救之許焉積薪坐其上圍以  
刀戟擁燧未至口吐三昧火自焚肉盡而枯  
骸直立節節不墮謫者由是皆赦今吳中有  
焚身圖也

喫肉和尚

喫肉和尚不知何來無名字遊丐吳中將十年  
能食肉一頓盡數十斤或四五日不食其色  
黃瘁而神清扣之無答夜宿北寺門下巡按

吳中往哲記卷之一

五十一

御史王濬親臨視之亦坐不起也唯摸其帶  
笑焉死時謝諸嘗施食者為乞水飲二三石  
盡洗腸胃乃化

吳中往哲記卷之一終

續吳中往哲記卷之一

郡人黃魯曾

忠節第一 凡一人

祭酒劉公鉉

景皇帝在攝劉公鉉近侍斧扆由翰林侍講轉  
官方掌國子監事諸公卿皆上建 太子笈  
疏公獨無勸進一言后

宣宗皇帝復辟檢奏章並無劉鉉表深敬重之  
以為一心可以事百主也日蒙眷注先是司

業某曰各衙門咸有請立東宮之封禮宜從

衆公曰 天序為烈事當諫止不諫已非矣  
矧敢遂成之乎及致政歸家治垣屋親佐工  
匠掌汚灰土長洲縣主簿某公父母官也過  
其門見之翌日躬送夫十名公却之曰此  
朝廷役人乃汝作人情者耶主簿愧服而退  
孝德第二 凡二人

東齋顧先生亮

顧先生寅仲吳縣人五月而孤素日事母曲

孝誠弱冠娶婦不能事姑母不言於先生但存憂鬱病沒先生逐出其妻自是單居旅泊者踰十年力學行義雖非桑梓行道路若見大人長者一如母存之日後東歸復娶益自砥礪名動郡牧太守南昌况公伯律以爲郡中之賢者無過若人也肇建書塾於木蘭堂之西延之爲府僚子弟師俊民用章後李公景賢朱公仲高汪公清夫凡十有五年不廢其教席焉先生於四公交際賓主間未嘗一

續書集

二

齒公事當况公時先生之子有犯薄刑况公欲寬之先生執不容宥堅請寘之於律其立心制行每如此所著有家範匡正錄感應篇等籍又同知邵謚請郡人致仕長史楊翁贈郡賓顧寅仲先生序左布政使管蘇州府知府事朱公有識別贈西賓顧寅仲先生文歷歷可考云

賣線錢氏子

錢氏吳縣人以賣線爲業居金閶列肆爲要路

夫婦二人勤儉植家生四子未嘗知曾閉之事天資暗合皆克恪慎於孝道各務五色生理凡二日每人供養青蚨百文夫婦日收其錢有餘充白金積之囊篋長子者某凡家口有可喜可慶之事則入言於父母或有疾患憂惱則禁遏不通若罔聞知耳中無嗟吁哭泣之音氣無不順襟抱常令豁然二親優游晚歲齒崇耄耄幾于期頤之上壽噫娛其耳目樂其心志其去老萊氏不遠矣

續書集

三

剛正第三 凡四人

侍郎孔公鏞

侍郎孔公紹文闕里族也寄籍長洲縣早喪父孤貧無業少與尤公厚同寢一夜作學庸破畢藏修勤篤不輟未三十舉進士初任南康府都昌縣知縣朝覲以一葛一扇送冢宰尹公尹以爲忽已憾之遂調廣州府連山縣知縣有功尋擢試高州府知府尹不在銓部矣都御史韓公雍時鎮兩廣欲殺公所親之

蠻千人公力爭方已後升廣東憲副凡寫辦  
文牒胥吏皆長卓列在公案前無有潛背作  
奸衆日被捶撻裏衣不能袴者人人焉轉雲  
南憲長與巡按賀某有言烏府中大詈而出  
隨告致仕申各上司文移有另奏外之說巡  
撫都御史朱某解之蓋公在上司之側肆議  
極談撫掌大笑意抱相忘忽目之以爲胥吏  
輩而讀申詳招案問其是否朱知公之無心  
曠達而優容之至賀則怪其然故至于有爭

續書卷一

四

也後巡撫貴州沐國公某有事犯律以金五  
千兩遺之不受前在廣東回有弟公銘載英  
石丈餘穿透峭聳宛如飛動其價可至厚也  
過梅嶺登舟旣奠矣公見之怒而俾僕隸推  
墜於水水底清絕之容尤爲可憐莫不有臨  
淵羨魚之態云

少卿李公應禎

李公貞伯長洲縣人中鄉舉仕至太常寺少卿  
先是學書追古筆法適麗自入官益臻其妙

憲宗皇帝命其寫佛經數卷以內人奉空王  
教欲虔誦之也奏曰臣知治天下有九經不  
知有佛經寧拂 聖意未嘗落筆 朝廷斥  
歸田里厥后白面虎劉太守政傷苛刻作虎  
渡河歌以諷之至今傳誦又前入郡堂講糧  
弊不見聽納偶遇守閭門市道怒詈之市人  
驚辟既而守震赫欲查其戶逋稅以苦之焉  
先生寒薄無寸田家乏廩庾守始大服其爲  
公也歎曰無所爲而爲者義也李少卿其義

續書卷一

五

人乎凡遇毋死忌日則含悲於密室中坐以  
毋產難而亡者也是以如此此所謂終身之  
喪焉

郎中張公璋

張公嘉玉長洲縣人由進士官至郎署歷仕清  
謹剛直后忤瑾賊被中傷枷號一月幾死前  
兩浙管鈔部子希范以公價買居民竹篋立  
索歸之休致一如貧寒之日弊廬大門限折  
不堪踐履竟無以易焉

尚書周公用

周公行之吳江縣人寡默守慎言無所失讀書少登科甲宦業精勵丁艱居鄉蘭溪之傍日讀喪葬之禮三年不入邑城及揚歷各部卿職寓京輦不挈家累惟村奴數人所須米鹽酒蔬茗果之類取之於市未嘗若巧宦者以巨舟盈載乎土產而自以裕給且以豐餽於人也蓋以一有治裝庶乎無滯其深意夫立朝之難者矣 朝廷帝哲親拔掌銓衡

卷之五

六

事值朝覲黜陟會萃天下官僚賢否考語兼本部覆訪用心過苦遂致疾卒先是在南畿時本甚令林出過其家入坐隱所捷之繫獄自知其不韙也差胥吏馳往八座下求解乃批不啓封之牘云依律問罪竟無半音以復其簡直如此

道化第四 凡一人

進士金君洲

嘉定金君仕瀛舉進士雖吏事束躬未嘗廢理

義之學專以力行體道為務妻有微行不聞戶令人朴已意以身不允修故有以致刑于之未至也妻遂感悟室中跪三日不令即起舅姑以為門內之治恩常掩義今若此可以恕矣不忍其苦命之已焉君之正其室如此而化洽子婦后子夫亡未嬪之婦雖不及講合番共牢之禮竟來守節不去焉噫若生此時雖有偽學之說何能譏之

德義第五 凡三人

卷之五

七

都御史徐公源

徐公仲山長洲縣人別號瓜涇少事母篤孝母患目疾公以無根水侵晨用舌舐之炎涼無間二年遂翳豁明反乙夜讀書前人給燈油不盈用姊竊與焉以免就螢雪也后舉進士顯融時資裕其姊相見必泣蓋追憶劬書之繼火而因以思父母也自管泉主政仕至山東巡撫都御史聲功不可以屢舉先是當管泉時

英宗皇帝冊封某親王就藩過閘河

柁停楫莫不憂畏方龍舸抵其津水忽溢

通行無滯中間曾轉兵部武選司郎中有德

行文學考語九書一應文牒有司中廊房羣

胥聚燈而坐公入見之以楮質燭焰易於延

騰危事也乃說堂別築一小庫貯文牒后崑

之晉君憲吳之遠君表有焚燎之災獲罪兵

部止公所建庫如魯靈光焉坐都憲行臺有

山東某縣弟告兄家財公照知其辭虛誣三

上不准此惡行刺裂葛衣四襲中臂有司禽

獲杖殺之朝廷重書慰問賜金賞其執法

也自公居官各所該受俸役銀不目瞬不手

携不稱以知重輕惟入於私衙耳歸田謁郡

公必以侍生單刺其不畏制禦之勢如此而

家居則又面稱其弟別號望洋呼其子字可

承燮和之道其亦盡矣七袞衰齡登堯峯山

盛雪中吟詩阿凍大書凡幾百字逸興不知

其寒也大抵書法以米家爲至造而吳匏菴

李范菴之學書可同稱者矣知各士夫家於  
米石索利五斗而公過吳縣靡塘嘆云匏菴  
遺產在此誰則籠乏其佃戶其恤故人之后  
也又克如此

### 御史夏公璣

御史夏公德乾吳縣人世居闔閭城外秀才時  
父嘗款客夜坐憑窓向以觀通市月陰中見  
一白哲少年醉行父曰何家郎嗜狂藥若此  
逼邇扣門乃公也父置不言其後登甲榜省

親回及赴選父戒之以前日事遂受嚴教終  
身不飲酒河南道御史時適焚黃先塗巡  
撫牟公親詣坐所奉酒半卮以慶且曰榮先  
矣可飲此而重泉之下已樂有恩封是鬼  
錄冥塗之靈膺鳳閣鸞臺之寵雖少輟其戒  
無傷也公竦却先是居鄉不蓋不與徒步如  
常人水行必以一葦小舟除謝昨元旦之外  
無踵公門云

### 都御史王君守

涵峯王君履約原姓章氏吳江縣人自少以整  
雅持已而和遜接人若有叔度氣象弟雅宜  
山人品價甚重清譽過於其兄君塞兌而自  
知其才與弟相埒焉人言不足信也早躡科  
第官居青瑣有六事之疏

天子取次行之嚙 命主江西鄉試事畢往見  
鵝湖費學士時解相家居無 玉音再下之  
勢矣君以為 朝廷欽幹求賢之官雖枉道  
必謁元宰不知其為休謝也未判年召復黃

扉費特重焉在 朝非其人不交鄉人某自  
微劣登清華斬不與一刺而富人與蓼川黃  
先生同寓蓼川則君之故舊也止投一刺其  
溫而理如此詩宗盛唐五言律至妙不減王  
孟風格自薛君采顧華玉二人之外莫之識  
且重也南畿 嘉靖己酉鄉試適在都察院  
力與監試講寬約鎖院三場供散豐備風寒  
不禁襲衣自開科以來監試得體者未之有  
也其於俸餘有二疏之見日具酒散不遺

人以爲妖狂之費蓋吳俗淺躁君韞藉端厚  
炳哉其救劑云

### 廉信第六

副使陳公琦 凡二人

副使冷菴陳公琦吳縣人與教諭朱昂道義孚  
浹爲莫逆友有定交勿頸之意朱夫人施氏  
昂之妻都憲統之母早年事干抵罪在獄朱  
當金選之品先懷妊臨產不獲保出竟產狴  
犴之室公言於郡守某豫請香案誓天不私

然後忱告遂釋抱執還家焉至統貴即報其  
子牙每月兼送米金若干凡四十年不缺又  
爲牙取妾冀生息以延冷菴一綫之祀及卒  
有遺言引之勿替追論其事由公洞亮朱夫  
人之事爲誣而誓天者面稽上帝也是以天  
理陰臨統舉進士位大中丞而柄用焉公知  
人知天可謂哲人矣先是公歸田里以  
爲業無請囑登隴之污故不言則已言  
協於公義也已

少卿都公穆

都玄敬先生無意升亨巡撫都御史何強之以時毅故以貧儒起家中二第筮仕當選主事願禮部主客司以為清簡無煩譁招携服遠之務可就吏隱也至太僕少卿返初服修郡志賣墓文為養遇霜儉之年食指繁夥有所匿罄與林小泉太守貸米小泉詩云忽見顏公乞米書即遺以嘉粲二十石又先生一日有吳縣光福之行其富室莫不屠宰排設競

東嶺書墓

十三

邀先生一輝草焉先生皆不赴獨造石巖何君山庄笑談論文五日入城此非有心矯亢而不樂面俗狎庸夫也疇昔與同年李廷梧進士同舟南歸時養病也李則初授嚴州府桐廬縣令舟中叙年情甚濶因與李偕往桐廬遂修邑志焉后李擢用在臺嶠 欽勅巡按南直隸案臨蘇臺不見先生怪焉命一官訪且請之先生以李天子之使觀採任殷激揚權重莫可以通賓客

交拜之儀是以不敢謁見俟事竣當一叙故李嘆異之以為鄉士夫無有不講讓畫接而先生獨不然其高也夫先生凡潤筆之資與異母弟共之次及二子或推及於楊李門下者後楊李廉公之客更往聖卿之門公亦澹然包容不較每闕乏以禮衣抵銀米給費及患瘡疥無所玉養日以鹽菽啖口后愈食貧簡薄且成衰疾卒可泉胡太守惠以木欵之又為立書院儼遺像以示民化云

東嶺書墓

十三

淳厚第七 凡三人

皇甫一善居士通

皇甫一善居士通長洲縣人少孤家業垂替嫁幼妹拒其婚姻之家折禮銀若干止受禮盆耳力將之爛盈者出於不意有三幼弟悉為擇娶惟以織室為營生立信尚實不去致富五賊有一弟交易負商資乃於大門朴之疾令其還後四方服賈者輻輳其家財利日裕凡弟與弟婦出入必侍立行禮敬之如父

如舅焉有貴豪欲占竹堂寺僧地居士力  
之遂輟巡按御史廉知其忠信諉以奉書於  
巡撫都御史中封種子方未知也御史丁寧  
慎之而曰此方在內居士潸然淚下以誠上  
告乞其方御史即與之另書寄焉嘗施木於  
貧室有誣稱父母亡者不問其真偽與之人  
負其假貸者戒遣人曰毋言逮其新娶婦蓋  
以債金成子姻而語侵其身則不燕於室中  
矣其達人情之委曲推內恕之周旋古之人

續集卷

西

可道配者今其子信所生錄孫冲泮泮濂俱  
躡科第廕仕一上天之倦報居士之遺祥也  
而追核之瓜涇墓文曰緩竊金之盜請造幣  
之辜直藥師之究辨尺籍之濫云云

東閣大學士吳公寬

匏菴先生吳元博長洲縣人未貴時應南畿鄉  
試落第友人施煥伯中榜凡報捷人天街頌  
洞守備魏國差官駢敦請赴宴鹿鳴施與宴  
既散而公在寓待之施云吾度公策臯橋之

騷遵崇化之塗矣公曰同行無跡伴施抄公  
據事畢並轡而回公之有養也如此後中殿  
元詞林貴顯而同鄉友解元賀其榮先感夢  
曰今日簡明日壩其苦孰甚焉竟以不偶卒  
于京寓公以資市木歛之俾子為答客禮家  
人為衣麻送旅柩登舟云

郎中魏君應召

魏君應召少承父南雄推府公善教精造理學  
領鄉薦後舉進士授刑部官兵部送流賊百

續集卷

五

人定罪君研審得生者過半凡細大刑獄無  
不良折有廣西解元唐同卿丁丑下第舟次  
始識數年後病卧普福寺以簡招君君往視  
即請歸延醫調治欲至松陵索附舟銀如數  
給之因病加劇銀費亦罄僕逃矣復至君所  
卒後備棺衾歛焉及迎柩又奠賻其行噫邈  
迨者如此可謂難矣同鄉楊公循吉郡守王  
公鴻漸贈以詩而其氣節道義併可稽云

才望第八 凡一人



尚書顧公璘

東橋先生顧華玉青年與選上林歷官才敏無  
比守台州時日召吏胥捧筒撤籤凡遇某事  
則專問某事旭旦聽政至辰末門庭蕭寂即  
賦詩酌酒視一郡不如一邑也調開封府州  
縣凡五十四理之優閑如利刃之割朽株不  
力而斷及親前政張皇蹈厲者如彼其卑也  
轉兩浙大藩治無遺憾凡游宦還里閉見郡  
守邑令之政捧腹以為鈍且拙滯且暗奚而

續集卷一

十六

然耶識者謂其碩德重望有出征入輔之材  
後 潛龍之府專督構造釐叙土木不作速  
成或以為堪掌銓衡未試其能於天曹竟以  
承天之役而宦轍爰止遂卒公生長南畿而  
籍與先寔吳縣人也

清直第九 凡一人

叅政胡公琮

進士胡公承德長洲縣人仕至大叅憲事  
食土毛不入府邑其官去來無入

史公偶會宴士夫之堂蓋吳俗府邑之間上

大夫數數相見而公於太守未嘗荆面所以  
廓然故太守顏色少一不在乃嘖有煩言而  
直出史云雖辱我我知其孤介不以為尤史  
益著其容賢之量也追論自常德郡倅丁艱  
歸公門結梨實數其枚而封之有家人誤持  
量米升至半道悲其家人投之於水此又力  
行其善於不知者焉蓋君子過以自防小物  
之得喪固無關於道義之重輕而此焉不謹

續集卷一

十七

則漸淪於貪汚矣善矣哉胡公之克慈也  
勞績第十 凡二人

百戶黃公忠弟黃公信

黃忠予高伯祖也蘇州衛百戶平日慎飭勤銳  
每考上 永樂年間海運分率漕舟若干艘  
勤於王給不憚辛鞠有功升鎮撫然大洋浩  
浩幾覆沒者屢竟以客於憂怖之中無子繼  
祀旅觀回家高祖信繼領其務颶風昏霧苦  
難亦就木於瀟旅幸而前此已有了

今孫性繁衍蓋海運雖險震而自劉家河  
數日可抵直沽比之道開河越洪壩經年  
澁者不同矣此舍歲月之遲迴趨饋濟之疾  
速而有裕於國命有解於脫巾所以序勞績  
者無過焉

俊異第十一 凡十人

狀元施槃

施槃吳縣人隨父商於淮上從師讀書二十四

歲中狀元先有詩云紅雲紫霧三千里黃卷

青燈十二時其氣趨如此後不久夭沒噫蘇

臺之人才徃徃有俊而不凡者是何終賈甘

奇之多耶

會魁孔公友諒

孔公友諒髫齡時已穎秀絕倫嘗騎竹馬嬉游

鄉老以對試之曰紅官人騎黑馬應聲云赤

帝子斬白蛇未嘗讀漢史也又有三跳跳下

地一飛飛上天之對厥后未成童補邑庠生

以判年窮易十六歲領鄉薦次試南宮第三

行冠禮於禮部選庶吉士以英朗超羣不屑  
背書課業當路出為雙流知縣所以益之以  
遐僻之方試之以牧人之責遵之於時晦之  
養也在任九載果有勸善文化民靖俗監司  
薦之

英宗皇帝召還朝御試白兔賦擢為第一 欽

授工科給事中病發卒于京寓

武英殿大學士王公整

大學士王公濟之吳縣人少齡遊學校知名於

五經韓柳文等籍句解篇通鈎玄提要宗主

戴某臨試每次案首至弱冠餘捷發科第自

發解而首春榜及弟探花今猶以為未嘗有

此舉業也當殿試時人或以為三元商公輒

當揆忌其與已同鄉會榜首故於及第抑之

未知果有此意否

京兆祝公允明

祝公允明

祝公希哲別號枝山長洲縣人大叅公灝之孫

徐天全翁之甥李公貞伯之壻少齒

尚古作長於詩文又詞格超出於宋元有對  
客倚馬之才一時莫能過之學書以義獻為  
師以顛素為友而蘇黃米蔡之屬則其衙官  
也凡書各有稿體式不同如一之字則千萬  
為態變化弗拘由舉選廣東某縣令於是書  
學愈進恒作老樹交蘿翔鳥闐獸飛龍騰蛇  
之狀得一卷者即售於市偽作者有數家焉  
或可以厚獲直金也吳郡文藝冠天下而首  
可徵其實者枝山耳近郡守南岷王公清素  
如貧士恥忽無取于官私衙至嚴冬不爐而  
獨愛枝山書購一卷隨裝以去曰琴鶴不如  
也

蔣奇童書

蔣陶知縣蔣某子長洲縣人由幼聰明警穎十  
四歲已有擅場之作提學方志考不知其  
為奇童也抵京師薦紳爭問且惜之不久  
下世方覆考不知其既賦玉樓矣凡總角即  
與應試蓋湖名易書惟幼學其人焉可謂可

既揚州府海門縣崔桐亦以少弱馳名  
之曰賽蔣壽厥後發解中甲科探花仕至禮  
部侍郎而蔣壽不至於年所以不見其顯赫  
焉

孔目蔡君羽

蔡君九遠吳邑震澤產大才也生後守谿王公  
其文清雅奇麗少攻史記漢書文選等籍窺  
其精粹有司之試特越諸生累科不捷以貢  
游太學學愈進名愈章也大司成崔公銑偏

賞愛之數占監元

嘉靖乙酉有二學士主  
南畿鄉試舊規則應天大京兆以公議薦士  
榜末不過一二人多其府學之員台州王公  
鑛與二監試某某偶讀蔡文大駭以為場屋  
之卿雲耀乾文而新凡目者也恐禁林之藻  
鑒有所遺棄則當叅薦之舊來貢院折卷填  
名必自十七名始主考官遵焉至百名不見  
其氏諱乃啓言之學士則料其亂卷中無覓  
也命吏胥檢之一觸手則在携定備卷之二

三又轉機語曰元不登正卷之數備卷必  
有訛闕則補三人者方鬱然而退飲不平之  
氣至百二十名外有一卷詳叙三代脚色不  
曰仕而曰某官法當捐斥也三人者齊爭之  
曰此蔡羽命數之偶升進之階也既不廢公  
道而亦不屈真才學士聞言終則怒形於色  
而面穿口誓三人者竟無以勝其執拗忿憤  
之意揭曉后王公鑛令人錄解元以至十六  
名文廟蔡羽卷於其中藏名以隱其次第寘

文廟蔡羽卷

三

至宴樂中請其擇解元之作十之七八則蔡  
卷也噫又有非劉幾之性異而遭當衡之黜  
者以 本朝詞科不舉終於有屈後霍公謂  
崖特見重焉吏部考首班選南京翰林孔目  
著詩文有南館林屋二集行於世

解元唐君寅

解元唐君子畏吳縣人幼小聰明絕殊凡作選  
詩肖古人之風雅然性則曠遠不羈補府學  
生與張夢晉為友赤立泮池中以手激水

鬪謂之水戰不可以蘇狂趙邪比也后玉  
翁中殿元立竿有旂帶飄飄之影往來於  
屋角短檠光照君遂攬衣通宵劬書不判年  
學成至 弘治戊午鄉試首薦會試遇江陰  
富人徐姓者有賣題之毀君與徐則舊雨也  
徐以三四書題巧君代作而君不知其文衡  
泄之被給事中華泉因劾程篁墩先生事連  
逮下獄落其桂籍然篁墩道學之士決無以  
私滅公之弊而家人之竊窺以售得其金未  
可保也後歸林下每見重於人且善畫逼宋  
人筆勢可當石田一面每陪邑令宴叙則朗  
誦長歌以諷之云朝裏有官做不了世上有  
錢要不了其貪黷者內報焉

迪功徐君禎卿

徐君昌穀常熟縣人弱冠時學古文進造敏疾  
凡成一篇即焚之竟不存藁作談藝錄詩有  
嘆嘆集此二者誠牴牾也二十七歲舉進士  
李夢陽傾蓋見二書曰談藝之文超駕六朝

而嘆嘆集則氣格卑弱若出二人之手君即  
大寤凡三十三日夜不寐而沉思之遂越唐  
人以溯漢魏苦吟遙擬如與謝靈運宋之問  
等諸人對面焉凡詩之選定者有迪功集而  
中有二篇其家竊以增入稍以破其極嚴至  
於有刊其別集五集者皆畫蛇添足適所以  
累之也付之可哂曾覽其所書之迹下筆學  
顏則顏學虞則虞學歐則歐如與古人傳神  
又為精藝之通方也已

續集卷一

西

選貢王君寵

王君履吉府學選貢員也吳縣人幼聞錢鶴灘  
先生之教自十四歲閩中小泉林太守已目  
為奇童先有閑肆之文矣補廩多獎道於有  
司既而慨然改志於古詩之學取刪詩楚騷  
讀之周覽羣籍遂抵其隱奧乃踵迪功效崆  
峒而格律超然為一時同輩之電足不可以  
時業科目容聲也且書法逼於羲獻與天  
枝山相頡頏焉年未盈四十而早卒臨終

有詩此白雀 之所未收者矣噫落月之顏  
可照綵雲之象無微得不為人才之難甚惜  
耶先是兄守擢給諫在京華聞弟嬰疾卜夢  
恍惚入寺中見一老衲問之答曰柱國一人  
兄守大慟而覺后不久即冥及兄守轉官  
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卒于官廨而此夢若  
無驗然曾典守溪別宅以居有柱國坊而柱  
國一人者亦大有顯徵矣

會元趙公寬

續集卷一

五

趙公粟夫吳江縣人小年聰穎誦經史一目不  
忘弱冠領鄉薦而年二十四中會元時元老  
徐溥典試徐素重匏翁文行而趙卷落在匏  
翁經房尚書孫公文泰落在編修黃公某經  
房書經則趙首卷春林總則孫首卷二卷皆  
可以特冠春闈孫則宋嘗作表作誥一道兩  
爭先後徐以匏翁為勝黃莫紆忿忿高卧不  
出徐非偏諒匏翁也直有見於趙卷之文誠  
有以彈壓棘圍之士而牢籠四魁之作耳乃

號召各房副考先生長席通坐令善誦聲列者胥吏一人每卷誦一文畢徐曰何如衆曰某卷好總十九篇逐節注明總計優劣孫不如趙也既而折填書經會元報黃則曰我前揣蘇人矣匏翁驚憂弗康殿試后諸禁閣名公會玉蘭亭中趙與侍席匏翁命其作賦趙不思握筆疾書辭格華贍爛然奪目諸公以爲欄衡不能越也匏翁釋然黃始息其譏忌迫仕宦至兩司卒著述頗繁子孫刊之以流

續筆集一

美一

傳云

端懿第十二 凡一人

徐母吳氏

徐母吳氏都憲徐公源之冢婦尚書吳公洪之長女也少喪母與弟山巖相爲依賴長孀徐門善事舅姑賢達無方內外聲名籍甚凡拭巾步履之類敝則焚之易以新者後吳郡遇劉七宸濠之二變一則有狼山之逼歷一則有安慶之先聲徐母悉以無虞料之固非福

德在吳之說而逆知流賊叛宗決不能以濟

大事也夫畜妾婢多人待以公寬一視不分

中間有爭妍取憐而至紛競者從而明喻解

之且順事其夫無有不聽傳曰入官見疾有

是言而諒無是事矣又訓後人每以天理二

字爲本又曰自覺佛氏之差以爲無佛恐人

怖惑所以有是語非不知有佛也其長子勳

深賴聖善之教以祖蔭守官延平郡之永安

縣令廉勤敏慎上官不令其暖席琴堂公差

各縣辦事焉以疾卒于官所

貞烈第十三 凡四人

滕三娘子

滕三娘子蔣氏崑山縣人夫隸卒也先是爲滕

家童養子婦畢姻無息顏色殊麗女工針絕

譬諸芳蘭生於幽深之地也舅姑先沒夫年

二十餘病死心誓不改適蓬首妬面解其纏

足之偪蓋邪俗以窄履爲雅故先削其美川

杜振萬之謀毋家并夫之兄嫂強之再夫

杜振萬之謀毋家并夫之兄嫂強之再夫

奪什器惟抱神主涕泣而已豈非誠曰未亡人耶後去履赤脚不梳結髮冬春如一儼王守谿閣老家小房半間以組繡之勤糊口風雪暑雨之晨不續饔飧者凡幾十度雖切鄰之婦以米飲濟其飢喙弗受也竟未艾年而卒方之有所多賴而可以奉節或革其腸以再姻者天壤矣以其寒微之戶有善莫章而有司日在勢利之中駭驚鼓舞竟無所聞於此云

續世書卷

天

文氏小姐

文氏小姐都憲公森之女也許姻陸進士坦之子納采問名之後夫沒誓不再宗毛氏姊爲造小閣米鹽薪菜之屬皆由於毛氏所饋雖鄰之嫗之婦之女欲一面之弗可得也餐素衣粗年未四十而病死蓋在閨之節尤難於既嫁而後家劇烈之虛聲稽之無其實者且錦衣玉饌事商賈之務家僮面承交易者可以愧死矣

錢氏女

錢氏吳江縣喬木家生一女許僉事曹公璞之子有癩癩之証曹公致言於女家別適無滯三星之夕錢氏不聽意以爲疾者天也人不可違曹公乃先娶中人之家沈氏女以處晝則極其戲褻若縱欲者夜則睡無覺焉是有疾之子弗知夫婦之道必也曹公又申前言曰決不可成姻矣錢氏從之至他姓行禮錢女閉戶自經邑人聞之駭歎後曹公令沈氏改嫁沈女不聽其言有靡他之節始有人譏錢女者以死之遲也予答之曰初議易婚之時則失之早御輪授綏之時則失之不及惟此時則正會適焉而譏者坐飾話言之徒也惡知貞烈之心行哉

續世書卷

子九

俞氏女

俞樾女周春妻疾革彌留顧其子謂妻曰善育之蓋平日知其妻賢淑故又申囑之也俞氏首肯春以死訣奉終不斷冥塗在前有一

九回之狀俞氏意其恐已再醮也忽以剪刀刺一目血注涕淚俱下春即長逝以瞋鄰閨哀恻有司奏聞於上歲給種織二物旌顯其門蓋慷慨毀傷烈丈夫之所為者而乃出於女流其可為事夫子者之律也歟

神技第十四 凡二人

神醫葛可久

葛可久長洲縣人醫有異術者有一婦面體黃瘠金色浮揚寘之棠蔡菊柘之叢無所辨異

續卷一

三十一

也其來求治之日宴客羣坐而葛因顯其神手乃用下左右二針不知其補泄之若何也左拔一針則半面半體白色矣良久右亦如之其奏功巧妙如此有一孕婦臨產患心痛幾絕乃令其家解胃腹衣衿用新汲清冽之水噴之婦即驚覺捷下二針即產兒呱呱泣兩手指間各有針陷是捧心之胎幸遇得救一日走千里外有一難產婦命在少選其家人逐逐請救之葛拾地中新脫木葉六七枚

鹽收永無難治矣又一室女患痰嗽三月無治者先生察其脉探知肺癰不必洞視五內也以膏藥為丸俾服之且下以黃連解毒散平復此見不見之証奏難奏之功誠以拯濟乎人人也所以王氏著作之後無顯宦先生積德惟天然騰發於酉室舅氏早歲科甲擢居文選云

哲保第十五 凡一人

人瑞毛公

續卷一

三十二

人瑞毛公某狀元毛澄祖也年七十時日者有算其尚有二十年蹇運後當利達聞者莫不絕倒以為繆鄙誣妄如此毛澄發科某已九十歲先以閒田若干售官為太倉州治廣其延表得銀數十錠竟以孫貴大封後至一百十二歲而卒有司為造綽楔扁曰人瑞雖然亦先生哲保終天深為可法

智鯁第十六 凡一人

參政伊先生



叅政伊君子蒙伊伯熊子吳縣人少舉進士起  
自縣官揚歷清直巡按湖藩楚王府有在宮  
無赦之變府中詳知者指揮甘玉海也乃禽  
而問且責之遂死獄戶府中奏聞於朝  
欽差中官及法司等官會究其真而君已令  
人潛覘以索其各回札矣竟以塞中官某人  
無證之設難事白囚刑正典又小姑山省祭  
某於此得

先恭穆獻皇帝御製碑出之 上命造祠堂門

庶因以建碑山土皆石足不能椿起違 上

指執奏宜就平土從之民便竟成不作儼煥  
之功不然糜庫金喪役夫決不就緒矣

遠散第十七 九一人

裴道人慶

城中裴慶吳縣人業彈絮多遇異人屢師事之  
居大石頭巷中用兩缸一承一覆恒處其間  
每日午時至盤門外吳門橋中看東逝之水  
波無間陰霽時或唱攀桂步蟾宮之詞未

句即已妻頗姿潔叱令其復嫁去而又來歎  
晉之乃以青竹杖擊其肩背雪泣以辭人或  
饋以清齋精粢不食也惟污且宿者則御焉  
後張天師延往龍虎山令人供養至今尚存  
人莫不以駕鶴沖翥期之先是其一師是遊  
方道者將化於市街中收弊草履有千數焚  
之燼積其灰此性來交遇之家或一二簣送  
焉既化而視其中多寡有銀數不溢於二錢  
之外用以謝之也

續吳中往哲記卷之一終

續吳中往哲記卷之一終

真中往哲兩記後序

皇甫冲撰

魯無君子宜尼致歎於取斯道有聞知軻氏殷  
心於來淑則知言行之美固將儀形後人而叙  
述之文所以光昭先德者也觀夫習公記著舊  
而襄陽之賢著王生傳先民而南陽之哲聞蓋  
可鬼矣吾蘇自太伯來奔禮讓攸興言偃北游  
文學斯在由茲以降聞人達士希聲踵武者夫  
豈少哉而湮滅不稱非後人之過乎 明興文  
德龐鴻禮樂明著懷生之徒霑濡醞釀

吳中書兩記後序

十一

九帝二百年來懋煥爨竹之光油融丘園之賁  
者炳炳乎彬彬乎侈矣弘治間南峰楊公撰吳  
中往哲記一卷明顯揚隱妙選精核光啓之功  
於是乎大歲曆一週鮮克能繼中南黃子覽其  
遺編慨然歎曰蘇郡之多賢豈楊公之前無逸  
善楊公之後無繼起者乎乃博求名宦遐訪幽  
人或藝文之記載或者艾之傳聞擇之以精文  
之以實凡得若干人為續記一卷增美遺芳  
標來彥合為一書用貽同好可以表先王

之宏規得昔人名鄉之盛致矣世有觀感而興  
者非激勸之大端乎執菴徐君詠思前言服膺  
往行良契斯編謂非梓人無以惠世乃捐資授  
工以廣其傳中南黃子既為之序命予書其後  
云

吳中書兩記後序

二

續往哲記三補遺序

黃魯曾撰

夫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時乎德行之當博采也久矣苟非是焉則善有懸名事無實紀恒心成性更何以考其然耶仲尼以史闕文馬借人為天下希難之舉彼以元聖而下取此目前耳畔之微末可見乎賢良之杳杳也邇年無事多暇既續往哲記矣又綴補遺二矣譬之趨帝闈履仙轡者肯五步止乎哉珠旒玉珮捍冠羽服引而進之有欲罷不能焉予少而賤壯而抑老

吳晉往哲記補遺序

一

而歎每度乎上天之意不知何如也是以自貶自責自反自盡力行猶乏而致知宜深師聖不遇而表賢可敏委巷僻鄉詢茲弗舍殘編斷籍檢閱靡遺小物纖故聽之必驚常趾庸迹見之若瑞晒夫人之識知忽富貴之延譽察獨行之超群鈞幽玄之隱德俾萬世之光暫掩而終發不朽之盛一傳而愈新至於此焉始可以徵予用心之密教人之至矣噫三代之時鄉里咸書其德行而漸以登之先王之法既屏善惡

人之存心則其習染之搖蕩奚所不極耶予之書大隄防也彼昏且妄者可以尋常俟諸

吳晉往哲記補遺序

二

吳中往哲記三補遺目錄

貞遜第一 凡一人

韓山人公望

引憲第二 凡一人

御史虞公禎

輔功第三 凡一人

判官周君奎

慎壽第四 凡一人

竹居湯翁

公與第六 凡一人

御史朱公文

善後第七 凡一人

進士顏公經

清藝第八 凡一人

石田沈翁

亢異第九 凡一人

典簿錢君貴

廉固第十 凡一人

憲副顧公瓌

持勝第十一 凡一人

沈翁姪藻

知舍第十二 凡一人

郭氏沈氏臻

處厚第十三 凡一人

教訓張公璧

婉潔第十四 凡一人

陳公天祥孫婦

據禮第十五 凡一人

處士沈君魯

辨利第十六 凡一人

黃和伯和仲昆季

殊應第十七 凡一人

傭工沈景祥

絕貧第十八 凡一人

石佛僧秋林

機化第十九 凡一人

洞庭剥皮和尚

示靈第二十 凡一人

頭陀僧

感神第二十一 凡一人

羽士陳鶴癩

先應第二十二 凡一人

羽士鄒炳之

賢貴第二十三 凡一人

貢士顧君某

時育第二十四 凡一人

王進士母

順義第二十五 凡一人

徐都事婢

屈威第二十六 凡一人

罵賊庠生

孝勇第二十七 凡一人

大叅錢公泮

智復第二十八 凡一人

梅林人報仇

貞警第二十九 凡二人

韓碧溪女

蔡氏女

貞烈第三十 凡二人

兩山貞婦烈女

義驗第三十一 凡一人

徐佩舍生

報敵第三十二 凡一人

陳君仲周

委智第三十三 凡二人

領路二人

哀感第三十四 凡一人

乞生孤子

續吳中往哲記三補遺

郡人黃魯曾

貞遜第一 凡一人

韓山人公望

蒙菴韓公望宋韓忠獻王之裔家住吳城中阜橋曾三月而孤零丁貧歎無所不極素與光菴王賓友好本府太守姚善欲聘禮二高士公望乃與王賓泛小舟避之湖中后訪知復遷一所竟不副其求賢之渴公望日常清風

身徒黃魯曾

藉草吟詠而臥所著作有韓山人詩且通醫術羅謙甫衛生寶鑑為之校正從弟公茂舉學於公望先公茂燕府良醫后越階擢院判成祖皇帝寵暱之一日問其有第否答以醫學正科公達亦嘗師事於臣者遂召既而公茂肩隨以公達上命以並行即超補院使公茂卒三品欽葬而陰陽家不善相穴乃瘞水中遂符夢於帝謝曰臣雖荷賜榮終之禮骨肉吾魚而灌潤之害莫可任焉帝即命朝



課便官遷葬存者心銘沒者神感帝

腹痛古方失效公達奏曰陛下 聖體之疾

須用雷丸大黃木香等劑不然不痊金華戴

元理雖名醫遙方難致服前藥下小蟲六十

二條蓋公達知 皇嗜水芹水芹善生蟲故

積之而成此病病去有裘馬多數之錫初賜

第至和街繼賜第大明門內 帝再欲隆賞

奏欲免其姪傳南僭衛軍 帝聽咨右府除

戍見 帝又賜官御醫可謂一門遭遇而惟

身徒黃魯曾

公望獨行自高者矣公望初名奕以 帝賜

第名公達故今記韓山人亦以公望名建今

公望瑩支礪山碧琳泉之側往往有人拜其

墓云

引憲第二 凡一人

御史虞公禎

虞公禎吳縣籍祖居吳趨坊宣德二年舉進士先注行人選山東道御史剛峻不阿時有權閣王鎮於同鄉李院判前曰虞繡衣何其

也若少低抑卽擢兩司矣公聞之大置后果  
中傷謫某驛驛丞公議起再入道有十三條  
奇律奏 英廟准發都察院旨云天下御史  
照依虞禎做先行人時回家鄰有徐姓者貧  
室也具雞黍忻赴盡情是日郡公之宴不與  
以爲就其難者也鼓盆未再娶一日往窓友  
戴先生門荅拜彼留飯忽有一相士來見公  
不敢坐云風憲大人初不知其誰何而鑒貌  
稱以要官遂強之陪侍坐間壁有吳倒鈔家

香律卷之三

三

女子顧父之音朗聞相士矍然驚曰此風憲  
夫人之聲公曰奚以知之相士曰此聲若男  
子則犯死刑若女人則大貴公因娶爲繼室  
賢慧生子三人迺其京職之日終以強直竟  
出爲博平縣令在縣欲杖典史做憲臺行事  
得罪解官歸卒

輔功第三 凡一人

判官周君奎

茂苑周漢章者道州元公之后裔也素通武經

諸書隨父任廣東融縣久諳民吏之情父卒  
扶柩歸葬成化年間嶺南寇變韓襄毅公帥  
師勦之素知君辟之居幕下凡一應軍務無  
不與有濟焉監軍總戎悉嘉其功錫猛勝銀  
牌旌之襄毅公亦以詩贈有獻我平蠻策多  
君衛國心之句遂以其先疎故擢承舊邑用  
副融人之望再有哨守三縣之功叅議李公  
嘗刻石記其事以至慶遠冲乾之俘獲桂林  
馱里之械報復得進階一級竟陞茶陵判官

香律卷之三

四

卒

慎壽第四 凡一人

竹居湯翁

吳縣竹居翁者予祖母湯氏父也其人雖云不  
仕實清修之士焉日嚮紙有織利遂閉肆作  
詩寫畫爲娛三食調制弗溲也午飯后有少  
許果餅入口則晚間損其發傳曰智者能調  
五臟翁以之后壽登九十八不疾而終

安介第五 凡一人

貧士邢君參

長洲葑門邢君參貧士也誅茅附城之野每自杜門讀書賓客至或無茗椀有時薪火斷則亦自食冷物戶無寸田未嘗干謁富貴人亦不輕履友人家雖素所厚者亦不享其一糲早年喪偶終其身不再娶又其祖遺叱鼠賦凡鼠耗數而在君無益益之糧賦何庸作談之可為一笑至于今稱高士者與其先用理相映云

吳華氏傳

五

公與第六 凡一人

御史朱公文

崑山蘧菴朱公文少嘗習三經舉進士丁艱歸錫山華氏執敬以豐禮造門延公為塾師一歲則致百金而供億踰常館舍精血圖書備贍童奴緝御送迎整飭此皆講之於傾蓋者也公允之既而自念曰轉以薦同岸會友王俸此友賢學行可以朱虎者也必儀貴知故款奉不移一以讓畢比之能一以全司

之體華氏更悅從之西疇王先生即赴坐訓

二年多成造之功連捷科第於華氏公又表知人之鑑也考其墓文在官前后二十五年未嘗有纖毫過差人有德公密寓書薦進於當道者公知之即還其書不達致仕居吳日閉門非公事未嘗履府縣門此又皆士大夫之所難者因併記之

善後第七 凡一人

進士顏公經

善後第七

六

顏公經少舉進士清宦教子傳經遇誕日謂諸賓友曰小兒昨作時義甚踈愆無理致為改一篇令其記憶之次秋南畿鄉試果出此題其子某以前文寫在七篇之中果領薦第八至后以鄉貢選京職仕至長史

清藝第八 凡一人

石田沈翁

長洲縣石田翁名周字啓南平生博雅書讀五車之半作畫追逼古名人有一幅而三學先



種者其好賓客有速我示我之風居宅在十  
四都水鄉厥土惟下恒怖霖潦淹沒其自詠  
詩云菱角鷄頭亦是租詩意以年無乘穗則  
水物以充公稅也何憂焉至申天則使人遠  
望以伺客至或漁舟草艇搖泚波漣則誤報  
之凡人求其作則雜應之貧寒者得其一二  
鬻諸好事得高價翁偶聞之則欣然樂自今  
論其書品如石田之山水周官之白描陳道  
復之花卉可稱三絕他如胷中無物學術微

吳子生畫補遺

七一

淺氣質輕俗表儀粗傲仗青綠之色以迷人  
目假焦重之墨以炫人觀未免謬景醜筆而  
媿死于盛昭戴進者不同矣然苦索之者謂  
之盲瞽天下有若人甚多可大咤云

亢異第九 凡一人

典簿錢君貴

錢元抑世居漕湖長洲縣籍也少遊覺學壯膺  
鄉薦天官水村陸公雅重之以其甚文也每  
預試禮闈落第則慰勉之弗使就選迨越累

科年發漸衰家貧欲乘知己以注一官有得  
友王氏亦與水村有葭莩之分乃造水村傳  
聲曰錢終有所遇可再南帆浩歸俟重來傳  
臚題塔無難也錢諒之而不測其偽也致水  
村專牛內主希翼化溟恐錢褫奸分情也友  
果班良選而錢竟俟下科益乏益衰始得太  
常西嶺不二年與本堂少卿以羽士資格超  
擢者予看合乃上一疏指列其失遂還政  
歸田卒

吳子生畫補遺

八

廉固第十 凡一人

憲副顧公瓌

顧公英玉吳縣人僑寓留都大中橋與兄華玉  
少駢文譽后舉進士歷官固清介不污者也  
仕至河南憲副其分巡衙門兵官胥舍等役  
則又各令其衣青衣鮮潔惡詈其服履弊裂  
之徒然自將儉素如章布未達者然政刑真  
辦有造冊申詳揭帖此前官所未有者一以  
備查一以見其不苟因成文獄也厥后歸田

其餘祿垂橐而反者開門受徒有學友以從  
講公由賤至貴惟陋室三間是以不敢輕入  
其門候左右鄰家敬聞其韻又與立雪程門  
者不同矣喪其偶繼室然有所管鑰自執不  
少假委乘士大夫閔其窮屢為義舉置薄田  
裕之不受兄都憲公疾亟死訣握其手曰我  
做官頗有聲業如爾做人則我大不如也后  
其兄數年卒

持勝第十一 凡一人

沈翁姪藻

沈石田翁之姪名藻者長洲縣人平日夷雅無  
流俗態如人索物則與之不吝日持金剛經  
手錄一卷以淨布紉之為袋置於胸懷先人  
有水田連糧凡沈氏子姓猾而巧者避之不  
為隸人勾攝藻竟入獄時重囚多疾羅臥其  
尸而藻默然跣趺不懼獄卒環視其毫光滿  
座甚驚異之竟得以離園土中年喪偶再娶  
至五十二歲預知屬續日乃自書小刺云

岐生沈藻拜長至日衆鄰以為癡借看其有  
何言藻以糕茗為供舉手冉冉而逝

知舍第十二 凡一人

郭民沈氏臻

吳縣盤門外沈臻其人多賤藝頗通醫業雖工  
匠之技亦可兼執也且善風鑑解查軍丁於  
南京夫婦回至丹陽河下有一士人步於隄  
上徘徊悵望知其非凡也訊之乃南國子監  
看其叔返者囊罄塗窮雖近家難達沈容其

處厚第十三 凡一人

篷底同臥沈在中而士人則東妾則西枕席  
聯屬不少避嫌舟抵吳郡又贈之以金獲以  
言旋桑梓是秋領薦而春闈高捷后乃講通  
家之禮兄嫂起稱焉

教訓張公璧

張公璧者號栗菴在庠馳聲之士後累科不薦  
以貢選教職任滿回家居常出入命小童隨  
之興趣淡然族人有抱他人子以為子之疑

謗者其真屬莫之可辨也少長卑尊並舉請先生主此治宗支之亂先生云事涉曖昧使其偽也則暴之失忠厚涵容之道使其真也則無故生變乃禽獸之所不為峻拒嚴絕之事得以寢其餘事事如此信厚竟以壽終先生之子曰印者厲志戰藝雖援例不甘卑選誓不用推榮之典竟以本資待選不及卒又考其先世有名元龍者以人才補官某州守上司命其於土中起翁仲翁仲託之夢曰汝若為陰陽事肯違上官之指則必生佳子竟不劊土后果然

婉潔第十四 凡一人

陳公天祥孫婦

吳江縣都憲陳公天祥孫某娶某氏乃京師宦家女也本貴高富侈而所適非其配自北方來松陵之地雖曰樂土柰其夫束手待殮坐消積畜不善市肆雄溢之謀數年以來日就飢寒一毫不生怨恨賃屋一間床竈逼側

于虛乏人至未有窺其面者甚至避入帳中應答問者一一不訛亦不少責望其夫之味劣而覆有矜閔之心也蓋贍遺各有數分而其夫婦決非輕率至親雖擅陶朱而能守貞終不乞哀若知其義命之君子也某氏竟清匱以卒

據禮第十五 凡一人

處士沈君魯

崑山沈君魯少補邑庠生提學考入秋闈三試

初場見生儒威散髮去衣搜檢嚴密雖梨餅亦擲於地沈君曰此國家以囚法待士也遂反之館舍浩然以歸

辨利第十六 凡一人

黃和伯和仲昆季

黃氏吳縣人世居濠上第兄同產向公藝之克忍也兄和伯曰第有心計算法為精可以營生理弟和仲曰兄有穎悟之資勤於問學可以充庠貞既而和伯補廩食公粟益以勿

和仲出入南貨列肆人來貿易者圍擁其門  
凡以銀來者計其所買之物數彼未畢握筭  
而袖裏緊則毫忽靡差市以爲神凡蘇木等  
類真於其地步之卽知鈞石若干後被火失  
盧問其家人曰前一秤在否荅曰在和仲曰  
無患矣可以再完再美當其盛時張老之歌  
不難也小人寔夫喧闐簷下請求多語應接  
弗暇而小閣留美妓歌舞有期節也斯人若  
用於金穀之司必如劉宴之能可惜況於民

吳中雜錄補遺

十一

籍云

殊應第十七 凡一人

傭工沈景祥

吳縣人沈景祥打油傭工也素日好善念佛無  
一毫畔援歆疾之心一日醉吟主人庭中至  
丙夜半虛有仙樂親聞遺聲曰此好人也遂  
落一衣宛若五銖馬沈服之忽僦房一間妻  
子偕止焚香仰瞻北斗率妻子禮拜畢天火  
焚其薪木及其身三日兩鄰依然不燬不燬

可謂奇矣

絕食第十八 凡一人

石佛僧秋林

石佛寺有僧號秋林其佛行不失毫杪與吳江  
通判趙君某寄銀若干禪房收貯兩相相諒  
者也后一日適逢回祿延燒衣鉢聲駭松陵  
趙使老僕疾奔寶帶不舟來問秋林云玄室  
無恙舊物仍在歸報其主以康其心

機化第十九 凡一人

吳中雜錄補遺

十四

洞庭剥皮和尚

洞庭商人某日爲秋毫不苟無古自法未嘗受  
惡以沙氏爲主寓宿偶有寒疾死歛以棺置  
於寺中復甦叩棺云我已活矣急啓其蓋出  
曰死去剥皮剥既接以紙帖其肉凡二十四  
次洞曉有解脫離判之意遂削髮爲僧游方  
不知所終

示靈第二十 凡一人

頭陀僧

正德丁卯歲有頭陀僧不知何來號曰無盡  
白日靜處平橋龍頭夜坐出定回則曰某縣  
人修齋齋畢始歸袖中果餅尚熱又南海普  
陀山進香二月十九日上殿隔旦言身寒可  
往蘇城取衲於范祠前蔡金箔家帶得茶甌  
中慈菇等果分衆后蔡老隨至天台諸猴迎  
拜止小菴中二童扶一老僧問誰師耶頭陀  
云我無盡意也老僧云証我童稚時見相貌  
今猶在信是無量佛住世雙林巷戈文達妻

卷之三

十五

事之甚謹一日忽欲食蟹畢其二以殼投井  
復為蟹汲水見之壻谷應之試其神通欲令  
取鮮荔枝歸以不時吞乃往閩中取新橄欖  
入定辰酉得連枝者卸衣亦有敗葦梗葉歸  
來適過鄱陽湖是誰潛觀我即跌下敗葦中  
也潛觀者谷於窓牖睇之云后不知所適

感神第二十一 凡一人

羽士陳鶴癯

城中報恩道院已建於元時有摸月頂徒孫郭

姓者始再增創群白鶴飛集一鶴留本觀完  
翻不去有善人施主入觀則獨咲升天是以  
易名白鶴凡幾傳至陳鶴癯者斯人乃大保  
之雲仍也平日讀書頗知吟詠醮壇嚴敬勞  
勤主人或以文謝之走筆蒼焉有隨班不淨  
者遠令易之五十六歲時遊病鬱懣中懷夜  
夢玄壇神以一杖指其襟覺來之時適有隣  
人進觀曰昨夢玄壇神救陳煉師相為符應  
后病如脫落壽至五十九卒

卷之三

十六

先應第二十二 凡一人

羽士鄒炳之

閩門外朝真宮有羽士姓鄒名炳之素持道行  
勅天鍊神足不苟蹈凡法壇既設步虛伏地  
畢即言其家將至之禍福無有不驗蓋以心  
應真以道占天者也與吳江倪守真同其聲  
顯云

賢貴第二十三 凡一人

貢士顧君某

崑山顧未齋閣老子其號恒齋自幼勤敏讀書  
后領鄉舉雖貴介不尚驕尢如寒賤士王肅  
齋太守時禁漁戶入海網黃魚有以白金二  
千兩曲求弛禁排置卓上動之顧君其視如  
污垢目不少睥噫宰相之子片辭可以反覆  
當路而峻節不為者亦云難矣

時育第二十四 凡一人

王進士母

王君慎用大倉人丁未中會魁選禮曹主政當

其幼齡時喪父母某氏方少華寡居凡家政  
務秘蓄田房之可售者悉售之租債一毫無  
犯其艱終日以紡織育孤為事稍長慎用就  
外師歸即以斷織之意訓之補州庠生后領  
南畿鄉薦日久集蓼和熊不知其有藏金也  
乃召至親面諭慎用云汝父棄背我若張皇  
誇詡則汝學不成而家亦敗於官賦公役矣  
所以深貯乎此該二千金汝可領受營生慎  
用果驟致殷豐而又掇危第賢母令子兩進

得矣

順義第二十五 凡一人

徐都事婢

徐婢乃夫人爨浣之使者也素擊青弗已動息  
細索其過若無所容其躬者一旦遇倭寇擄  
其夫人夫人雖向衰而養盛色在將受其污  
婢哭泣哀祈碎首石堦曰腰有金寶傾獻之  
賊義之乃止歸而都事詳知永有一心徧擇  
衆中有良婿埒已女嫁焉豐奩厚篋不少也

善處善報

鄉人以爲善處善報

屈威第二十六 凡一人

罵賊庠生

吳江縣鄉落有一秀才其儀貌素頎然後卓近  
東夷卒至去其舍而避之后反省厥家其僕  
曰未可入也當虞有不測意其逝矣故不聽  
僕言歸遇之寇則欲與其偕往不屈斷其一  
臂罵賊不絕口而死寇每劫略壯貌而表奇  
者每以群賊與領之稱曰頭目庠生其知於

素日是以寧被其殺海上僧兵曾奏捷功次  
又為賊所敗少出巡哨故也有一僧號印宗  
者罵賊而死與庠生某並焉

孝勇第二十七 凡一人

大叅錢公泮

常熟縣錢公泮舉進士仕漸顯已至布政使司  
叅議城外祖居陸原村有父其柩在堂倭寇  
來略其家家口驚遁賊以刀斧碎父木無藏  
金乃碎厥斂公奔喪回五內如裂不忍聞且

見也仰誓操賊報仇且素乞膂力習兵械與

九

縣令王偕率土兵追漕湖搜羸之衆防護輜  
重之舟者也彼且佯走且陰伏公望靡族而  
疾赴前凶黨則轉其蹀后詭衆則露其首鳴  
應合殺公手刃三賊與縣令同遇害公固死  
於孝者也其如縣令夙以厥考鈇星之夢自  
偉其生適逢卉服之事乃先擐堅舞利日耀  
其勇不知兵家之要匪在技藝故不終所  
誤若守崑山之祝守嘉定之殷守大

但乘保弗戰而已公如之則何以至於學礎  
耶

智復第二十八 凡一人

梅林人報仇

常熟縣梅林某姓者父為倭寇所殺某物色其  
賊詐投嘯聚之中日親邇之坐作無一息分  
睨蓋恐獸鹿鳥翔偶為離遠無所下手矣忽  
語之曰我村有一潔婦大王可以御之賊然  
其款愿且素信其言喜甚怵躍隨往二人駢

步更無左右也某妻已預固約教之一一如

午

意入室殺鷄為黍稷候已久賊未知其穢併  
也坐定呼酒酌某曰恐有別聞至者為大王  
蔽護之執刃立門賊聽且心感其周衛也某  
知其漸醉操刃入室格殺噫以妻為之餌而  
復父之大讐真孝子哉他如吳江陸某秀才  
者寇垂至乃以被裹病母登舟有風疾者也  
每發以醞醋解之陸親回家以取遇賊被殺  
為母而殞命與為父而報仇其節一耳

貞警第二十九 凡二人

韓碧溪女

我郡閩門外倭寇川湧而至凡關閩射利之徒貪狷而愚暗者也不早踐城內以從康而一時乘船避之家戶多被其擄劫者金玉錦繡連舟棄之者有焉下塘韓碧溪長女名曰某者島夷未犯吳關之日誓不染賊此父母前素要之言不特有不忝所生之心焉耳臨禍望見刀躲尚相去數丈赴水以死此慷慨殞

吳郡韓碧溪女

十一

其生者不惟貞烈而且明智也狎寇之際無刃何血蒼黃奚以求盡耶他如蘇州衛屯軍曹鑑長女寇至以小舟藏蘆葦中乃先抱幼男官壽赴水后撈出猶袒袍之尸可悼可悼

蔡氏女

無錫縣城外有富室蔡氏其家聲舊所著者也其女適城中某氏素有賢名令德一日歸省父母次晨倭寇至矣舉家奔亡四去獨以存澁被執即欲逼其就污乃給之曰

有安隱所可以如強首飾已藏兩袖步趨心

赴水寇憤撈尸斬三段以刃絕兩袖其物取

之又曹氏行六之子二人一拾六歲一又少

四歲父子俱繫寇手隨行數里幼子呼其父

曰我要回家寇以白刃加父之頸神禱色死

其長者謂弟曰我二人同部下往求釋父全

命足矣寇聽二子后不知所終之斯二子為

父而全生所以附蔡氏之末云

貞烈第三十九 凡五人

吳郡韓碧溪女

十二

兩山貞婦烈女

東山周灣倭寇至有一婦人夫死方三月麻衣素髻其苦貌可傷也遇之乃跪而言曰婦人喪夫未久身肉未寒大王可以恕我疾病可以養我廉耻下有七歲孤嬰上有八壽老姑且靚色者多何必一人哉哀祈不已叩道首無數賊曰汝乃有志如此釋之贈一衣包別擄之又續有婦人不從其項奸刀傷其鼻竟去后殷山寇卒至有一處女倒首而



又一孀婦自經背室皆未見賊而然此亦可取者也又周山小家有婦年可三十色頗妍麗先以布裂為二幅自身上下纏束周固如大斂之狀后遇寇以刀亂刺其心而死斯婦也比之前數人尤卓異足聞哉

義舉第三十二 凡一人

徐佩舍生

復巷任公與倭寇凡二十餘戰負逾於勝辛瘁甚矣

義舉第三十一

廿三十一

有方陰伏屢起而公躬擐甲冒親先士卒奮勇捷功者惟平望之役為最海上倖與敵突之際於呼吸之間有生死之變馬夫徐佩公有古名將之風素同甘苦得其心者也徐佩云機急矣可策馬離之所差者分登天地而刀加其脰焉公竟馳遁避其鋒公后祭其柩而加惠于其子云

報敵第三十二 凡一人

陳君仲周

陳君仲周者乃告衣巾生員也年既末先癸丑年春間倭寇至其家后甲寅年春有頭目并未寇者二人又漳州島中共七人來襲其戶不揖惟拱手頭目問陳曰多少兵在陳曰有郎兵有山東兵有民兵彼曰民兵可我一人殺三伯然后問城可攻乎陳曰難攻

太祖高皇帝百萬精兵圍城七月若非李司徒賣國城何可陷彼曰我怎攻不得耶陳曰將軍量彼聽言意以既無神武之威又乏將

義舉第三十三

廿四

士之協即以二十四張雲梯折散息登陴之志又問曰城外有寶陳曰前年將軍取去矣彼即杖責餘人悔其來也陳子先故孫近故婦亦隨而病死尚無棺斂彼少頃擗一木下其尸衆曰可憐可憐又以餅撒油果之類來餉別去陳免其害而金甌幸無損焉皆斯人之功已

委智第三十三 凡二人

領路二人

乙卯歲倭寇五十三人自寧波府至象山歷微  
州南巖等地方窺探肆行殘殺無能勦者凡  
與格者必傷流至蘇州擄二人為向導二人  
者前行謂傍立者云為我上稟林太爺分不  
脫死矣必領倭寇至絕地亟以兵來勦之后  
四面圍而不進二人者被其斫殺高叫救人  
全極悽慘碎尸以死

哀感第三十四 凡一人

乞生孤子

善性善補遺三

廿五

嘉定縣有一人少孤母氏保育至長母雖老而  
其貌則如少者倭寇擄去子乃抱孫隨之且  
泣且告願什其母也喋喋勤至寇怒以刀磔  
之什其母還復以鎗中其肩而死偃卧屍處  
中其母泣求其尸深夜乃復蘇以歸

吳中往哲記補遺三 終

續往哲記補遺后序

黃魯曾撰

姬周之末孔子作春秋游夏所不能與者以其  
義也然游夏又非今人所易及者論述作至於  
春秋亦無以益矣而少夫游夏者正以美夫游  
夏也予嘗自少慕游夏之文學不得其所以然  
至弗克贊辭於春秋乃恍然而悟者春秋而下  
游夏無不可以敷揚焉予逮衰老之年尚滯林  
澗而往哲記續焉補遺焉中間是非雖曰裂然  
而繁言與簡辭任意縛語與鄙說信手宣能略  
窺聖經之萬一哉然自通郡論之則昭君子之  
塗著良士之門退却者使之進趨趨者使之  
勇決雖非華裘蕭斧之比而亦庶乎公穀之所  
見矣公穀之辭頗費而左氏浮侈公穀躡其右  
焉公穀者春秋之塑土刻木神儺祭尸也后之  
藻鑿者肯以公穀俟予耶噫此書者時流弗重  
也一邦信史視如尋常足以觀其為善之不篤  
矣監司之觀風郡守之勵俗亦在此夫

嘉靖三十六春日



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一卷續吳中往哲記

補遺一卷

浙江汪啓淑家藏本

吳中往哲記明楊循吉撰續記補遺皆黃省曾撰

循吉有蘇州府纂修志畧已著錄省曾字得之吳

縣人正德丙子舉人循吉書見明史藝文志卷數

與此相符記明初蘇州府人物自勲德至冠衲分

七日凡四十一人續記自忠節至散逸分十七日

凡四十人補遺自審進至釋行分十九日凡三十

一人其補遺原日本一卷此分作二卷又改其釋

行第十七爲第一則刊刻者之誤也書中所列小

傳皆寥寥數言未見端末又如徐有貞以險伎敗

而循吉稱爲四海物望蓋未免鄉曲之私吳寬位

終禮部尚書而省曾乃題作東閣大學士尤顯然

訛謬則亦不足徵信矣

掾曹名臣錄一卷

〔明〕王瓊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掾曹名臣

錄一卷續集一卷》提要

掾曹名臣錄序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愚謂自聖賢以至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勃磔，其行遠矣。自讓國以至於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之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為習所移，爾習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而况於中材乎？此為人上所以有教也。正德癸酉，予承乏南京戶部侍郎，抵任未幾，大司徒胡公，即有乞身之請，累月在告，予驟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錄我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宦者數人為一卷，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脫故習，至君子不難矣。有教無類，不其然乎？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過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不，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所錄自劉侍郎敏而下，凡十三人，續有得焉。

掾曹名臣錄

一

錄

則載于後

正德九年歲在甲戌夏六月望日王凝齋序

採曹名臣爵里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刑部侍郎

李友直保定清苑人爲工部尚書

徐暉常州江陰人爲兵部尚書

楊時習江西人爲交趾按察使

况鍾靖安人爲蘇州府知府

平思忠吳江人爲陝西參政

胡鼎福州侯官人官七品階從仕郎

王堂紹興諸暨人贈翰林院脩撰

曾仍福建莆田人官小廐巡檢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進戶部右侍郎

王愷太平當塗人爲當塗縣男

單安仁鳳陽人爲工部尚書

李質其先開封祥符人爲刑部尚書

右採曹名臣爵里姓氏凡一十三人

劉敏

劉敏

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入

江市盧氏直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盧織席

爾以奉母人或傲亡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

懸于梁候其沒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

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

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權奸

事敏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

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其誥曰於戲昔聖人

以德化天下故民樂於從善而天下治然聖人

之心必欲天下之人皆善無惡有不率者然後

用刑以齊之故賞當其功罰當其罪而民之不

從善者無有也故上曰君聖中曰臣賢下曰民

良而天地致和品物咸亨矣後世之君臣乏誠

意正心之學養成已及物之善是以刑罪不當

仁義倒施法愈繁而犯愈衆此爲世之大病也

久矣求君之聖臣之賢民之良者幾希故善治

國者必擇人治刑否則法由此而煩期於無刑

之地焉可得哉今以爾敏爲刑部侍郎特授通

議大夫爾尚敬慎之哉

李友直

李友直

字居正保定清苑人也爲北平布政司掾史

太宗皇帝初奉藩北京建文中廷臣有因齊藩

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  
蔚為北平布政使昂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為不  
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甚見嘉獎日益信任  
出理餉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殫力竭慮事畢  
早集而咸稱 上旨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叅議  
既建北京改布政司為行部陞左侍郎時初作  
官殿營繕務殿等經度提督躬任勞勤早暮弗  
懈改行在工部侍郎 仁宗皇帝臨御嘉念舊  
勞陞刑部尚書奉 命代祀周文武成康陵及

秦愍王既還言關中民瘼深見嘉納

賜詩命  
并追贈祖考妣請告焚黃遂立碑於墓以修  
上恩昭先德 宣宗皇帝嗣位改行在工部尚  
書嘗奉 命董探殿材於蜀設施有方綏撫有  
誠勞者不怨自是 朝廷凡有興作重役悉以  
委之其臨事有條理而體恤下情所行悉公是  
以人從事集誦誹不興而屢承勞錫焉為人坦  
夷聞敏雖不與物競而詩已正直亦不屈於物  
有恤人之心施濟弗愆與人言必歸於忠厚有  
之官往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與人交憫款緩

急卒得其力度量有容屬司之貪詭者以友直  
長者數欺慢之友直雖知弗校清議以是益重  
之其卒也 上賜祭命工部營葬禮部 賜祭  
公卿以下皆往祭之

徐晞

字孟晞常州江陰人永樂中由縣功曹授繕工  
司都事歷工部郎中試兵部右侍郎奉 命簡  
閱陝西臨洮諸衛軍士尋以虜酋朵兒只伯寇  
西陲佐寧陽侯陳懋鎮甘州正統初召還實授  
右侍郎復往鎮涼州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戶

楊時習

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往督餉凱還以功陞  
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  
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丞訥子世英以為  
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  
江西人永樂二十二年 仁廟初即位大理卿  
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 旨不當  
於朝班對眾敷奏為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  
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  
少卿而陞時習為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獨進

奏事畢未退。上問士奇汝有欲言者否對曰  
有非虛語乎對曰然。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  
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  
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  
慙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  
頗為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之  
悔亦念此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  
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曰吾有以處之  
會以吏部言交陞閣按察使。上乃復虞謙大  
理卿改時習交陞憲使。

况鐘

錄事名臣錄

六

字伯律靖安人始以吏事召尚書震震薦其才  
授禮部主事進郎中蘇郡由永樂以來長吏治  
狀辭著。朝廷屢遣吏督責無効宣德初以雄  
劇十郡缺守慎擇良牧尚書胡忠安公等遂舉  
鐘典蘇郡役請。賜勅以便行事乘傳赴郡鐘  
已洞灼郡弊蒞任吏胥抱案請署以嘗鐘鐘  
默然若無能為既三日吏復請署鐘曰若謂吾  
不事奉罪歷舉三日牒無一遺誤指摘其間某  
為故出入及隱竄顛倒者喝令取一二輩即庭

下撲殺之僚屬震慄鐘因并舉僚屬貪虐懦者  
立黜之搜逐胥屬主文積獄置通關勘合以防  
詐偽衛卒久暴橫痛加繩禁郡體始尊嚴勢家  
侈恣不法鄉里武斷咸取杖殺之而扶惠單弱  
置善惡二簿察民善惡者籍其名既施行則著  
列以示勸懲婚喪不時者召諭反覆而峻其校  
督刑罰民畏而感無不從令鐘既達而果又素  
忠直簡在。上心故凡所論列悉。賜施行郡  
田有官民之別官田稅額特重擬奏求減焚香  
自祝或動以禍福不顧疏上卒得如所請凡奏

錄事名臣錄

七

減省重額正副錢糧七十二萬一千有奇募民  
開墾荒田起科以免逾年包荒之糧至一十四  
萬九千五百有奇停徵滄沒田糧二十九萬五  
千免舊欠糧草鈔數百萬錠罷平江伯董漕歲  
取民船五百艘買免船米十五萬一千一百石  
疏免。詔買減闕白三梭布七百疋銀數千兩  
奏革倭船徵需無度請濬淪水道淤塞辨明平  
民誣入軍者千八百餘家招復逃亡三萬六千  
七百戶凡所罷行皆綱紀大務民到於今受其  
賜尤重於事神社稷山川龍母泰伯伍員范仲

流詩祠宇皆拓而新之享獻誠懇雨暘祈禱  
皆心與崇學校敬養才哲薦拔孤寒有起家為  
進侍者剛敏敢為不懼權要度量廓如 朝廷  
累有褒勞述職陞辭 上為賜宴賜詩恩寵甚  
至而以蘇人仰藉倚以守御不遷其官鐘亦無  
任丁內艱去任民上 請乞還鐘治復除仍舊  
任止統五年九載滿去闔郡之民上章乞留往  
叩闕者八萬餘人遂再遣任若赤子得慈母無  
歎卒於位民益哀之

平思忠

平思忠

八

吳江人初為縣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  
主事進郎中時 文皇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  
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  
以事下獄北虜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 旨  
震因以思忠為言即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楊  
弘為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  
思忠陝西叅政未幾為人所誣謫戍北邊會有  
詔市馬西域以思忠嘗官主客多識賈胡  
詔釋其戍給冠帶隨太監劉馬兒使吐蕃諸國  
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况鐘官主客與思忠有

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  
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為吾故人  
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  
鐘人尤多之

胡鼎

字宗器福州侯官人也總角穎悟脩潔芬其  
父嘗曰兒也不凡吾家闕久宜揚其在茲乎洪  
武中郡籍博士弟子衆推胡生不置父喜曰兒  
不凡固宜以學顯即資遣之歸既游庠序喜友  
其才雋相與頡頏不合尋屬予寧歸遂不復起

胡鼎

九

時憲府謀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  
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鼎鼎之在憲署  
也志弗為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  
僉憲分司于泉孫克惡而貪饒莫敢與計事前  
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為所中鼎極其奸利執法  
數事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往每視鼎盱眙  
曰斯史曾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  
內選叙用曹掾無慮數十人鼎為主掾掌牋奏  
以資曹務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  
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鼎晨入暮



出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 青宮  
嘗遙見之問郎選何曹左右曰此光祿胡署丞  
也目送咨羨久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  
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  
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翛然如在  
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  
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

王堂

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也元良吏淮東道宣尉副  
使王良之孫七歲能賦詩長老皆奇之進從學

報名錄

十

鄉先生唐處敬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方肆  
力於古文雖值元季兵亂未嘗輟也 國家平  
定之初堂之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  
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 詔  
發兵民築綠海城邑大夫推舉堂率民就役撫  
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他之率兵  
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堂至京師奉  
命使蜀還奏稱 旨得疾歸既瘳時太康王師  
魯為浙江布政使表然一時方岳之望其所用  
簿書史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堂

為掾凡所與行皆愜王公之意被徵督賦嘉  
興有推官不職不為堂所禮衛之推官後坐貶  
徵下京獄造誣詞連堂逮至誣竟未出京以  
病卒洪武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洪熙  
元年以子珏貴贈翰林院脩撰維政自少負邁  
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有所見於世  
不遂大施以卒其鄉之長老知堂深而尚存者  
往往與少者道堂之才之行而未及展施以為  
悼惜云

曾仍

報名錄

十一

字弘宗號訥菴曾氏故莆大姓世居望江里浙  
山東津之鄭濱父尚和工書能詩該綜希夷鬼  
谷子風候星占并曆之學數具棺施宗黨之貧  
者大有義聲母鄭氏仍六歲失怙日夜呱呱髻  
髦知孝比長禮度循習辭辟唯諾無子弟之過  
舉進士彌勤術者曰非以利子也曷他圖之遂  
應辟為藩臬從事矢心在公持法惟謹大方伯  
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  
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於京  
仍悉為之棺殯經紀倉劇而不愆於禮教論病

且華表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久之完全授鄉人歸其子曰此屬續時寄也物論尚之鄉翰林院學士林澹菴先生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錄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及為仍贊小像極深褒獎方之善人成化戊子丹湖之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為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發摘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忽悞悞不樂曰吾少有大志謂功名可裂契取竟為術

林有長

三

者所誤班白是官紅腐五斗吾何屑焉遂致政而歸問田園就松菊月夕花朝則炙海鮮溫家釀葛巾野服與一二耆舊徜徉於名山勝水間若忘其身之既老者鄉閭高之翰林學士林文贊曰貌清而癯體安而舒衣冠儼若珮玉鏘如肅乎其容止翼乎其進趨年富而力強智融而器疏不為外物所誘不以常流自居言必貴乎踐履行必慎乎斯須祿惟安乎淡泊囊不計其空虛心雖善於會計志則勤乎詩書噫其若人歟惜乎所用者未盡其心之所儲若其膺民社

之寄必能廣敷仁民之政而為古循吏之徒也耶戶部尚書張睿贊曰貌不華而質其蓄於內者智識之通融言不肆而訥其檢於身者彝則之修從志不俗而閱其所向慕而迪者古長者之風仕不通而晦其祗厥職者無貽庇於厥躬噫若人也者石其外玉其中其所積者崇其所洩未艾而鍾其慶於無窮也耶翰林庶吉士陳音贊曰貌癯而不偉行蹈古人遺蹤言訥而不肆心存長者之餘風服質而不侈里閭皆慕其信義之崇位卑而不耀雲仍乃受其餘慶之鍾

朱有長

三

彼丹青者徒模其外而不能狀其中也耶即數公之言觀之可以見其為人矣

劉本道

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畧能詩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於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戊辰闖賊猖熾寧陽侯陳懋往討之尚書金濂實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庚午西

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 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乙亥貴州邊倉糧侵盜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本道至彼不逾月而積歲之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為治規時年被苗賊作亂本道遣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分外事也固止之峻事還 上嘉其廉能賜五百雲綵段天順丁丑進戶部右侍郎總督京畿及通州淮安糧儲先是漕運京糧惟通州倉臨河近便自通州抵京倉陸運四十餘里費殷而增耗示

漕運名錄

百

給各處赴京操軍久役而用稱匱乏本道慮二者之病奏將通州倉糧於各月無事之時令歇操軍旋運至京每三十石給賞官銀一兩而漕運之糧止於通州交納就彼增置倉廩三百間以便收貯歲積羨餘米五十餘萬石以廣京儲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祖克閏父得成皆追贈如其官

王愷

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間必欲見之於用起應公府之辟為府史疏讞

獄訟人服其平歲乙未 上取江南兵臨當塗即召至幕府 上方為元帥命為掾以參決戎事丙申春從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机隍不安愷撫慰之始定 上為中書平章政事建江南行中書省於建業陞左右司都事愷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為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惟愷言是信戊戌秋苗獠兵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陵境上 上遣馳入其軍喻以禍福偕其渠帥來朝是年冬 上將征浙東時婺之蘭溪已下倉樞密院事胡大海戍之 上命愷與

卷之三

十五

大

大海定議取婺州親率師圍其城守將出降愷審察民情而莫紱之歷言 上前無有不聽者已亥春王師攻越久不下夏六月師還 上督大海鎮婺而民賦軍器之務咸以屬愷冬王師克三衢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愷增城浚濠置游擊軍募保甲翼餘丁及舊民兵得六百人以益戍守兵食不足則斥並城廢田五萬七千畝使之耕以自給民有田力弗能藝者聽軍士貸耕而為輸糧縣官籍江山常山龍游西安四縣丁壯凡六丁之中簡一以為兵置甲首

都長統之丁壯八萬有奇得兵一萬一千八百無事則為農脫有警則兵者出攻而五丁資其食開平忠武王屯兵金華其部將或來侵民愷偵知之擒而捷諸市王使人讓之對曰民者國之本將軍天子之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捷一部將而萬民安計將軍所樂聞也王嘆美之開化馬宜差挾舊邑印章誘編氓為變江山揚明恃若柵之險叛服靡常愷皆定計擒之梟首以徇眾部內帖帖無譁民饑疫相仍死者枕藉道路則出倉粟使作糜哺餓夫脩惠濟局居業以注

卷之四

夫

病者所獲生者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愷為豫洋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為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徒摩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諸暨成將謝再興與部帥王甲有違言幾致亂上令愷調解之愷善於說辭二人之權如初邊鄙以寧向僉樞密院事李文忠以國之懿親握重兵鎮嚴陵上命愷往來佐其軍庚子夏六月偽漢寇龍江上召嚴陵帥葛俊擒廣信以奉其師道過衢愷謂俊曰廣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

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以往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挫衄吾衛先釋騷矣乃止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辛丑夏拜大海江南分其眾萬餘戍婺其帥劉震等相挺為亂大海被害愷亦及于難當難作時苗帥多公恩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設不幸義當死寧能從賊反耶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繫一日而罵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乃遂刃之壬寅二月七日也享年四十有六上

卷之五

七

駐蹕江西聞愷死為之嗟悼良久親為文祭之及返金陵上復率羣臣往城南致奠乃以其年四月十一日葬江寧縣鳳臺西鄉聚寶山之原洪武戊申春正月上正位宸極布告中外念及舊勳例頒恤典於是愷歿已七年矣初愷既沒上詔有司議贈奉直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飛騎尉追贈當塗縣男且俾與享雞籠山功臣廟中上猶未憐其情至是復仍其舊縣進爵為子以寵之愷狀貌龐偉氣局堅凝善謀而能斷嘗以事入諫上弗

聽愷却立戶外既暮猶未去 上出怪問其故  
愷從容諫如初 上慨然從之愷於吏事尤長  
擬律按比而飾之以儒術案牘經其裁削辭簡  
而意周喜為詩歌與賓朋談笑尊俎間更唱迭  
和情意豁如也故於其歿也人莫不傷之子文  
有學行今為侍儀使階承直郎次行賊害愷之  
日行方侍制或勸其去行曰棄親而求生吾不  
忍為也隨愷以卒次升童宋濂為左史時侍  
上左右與濂論佐運之臣以字稱愷曰王用和  
經濟之才也吾將大任之情乎早歿于難

單安仁

字德夫鳳陽人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  
洗冤澤物為事當至正辛卯江淮兵起剽奪相  
屠流民遑遑無所寧居安仁奮然曰丈夫當出  
奇翦寇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推牛釀酒  
率健少年與飲整部伍器械教以坐作擊刺  
之法不一月間從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  
三十里寇至輒揚旗鳴鼓大呼追殺俾無留行  
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強負依為保障者累  
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疆擅號令者比比

卷之六

六

不

而是乙未秋安仁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  
輩皆為人作駭除爾真人之興氣勢自與恒人  
殊丙申冬安仁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  
下金陵安仁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是已乃率  
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戍鎮江安仁嚴  
飭軍伍益自振勵敵兵不敢侵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虔 上選安  
仁為副使巡行浙水東悍將悍卒橫賦民糧曰  
秦糧務刻剝以蠹民安仁一寘於法金華民有  
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安仁詰之曰頗聞爾丞賢

卷之六

十九

文

爾細民也奈何犯分而許之即圖其金短長圓  
方形來民圖上藏屏復命諸左證罔之人各不  
同安仁曰是非証耶眾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  
其罪抵訟者告訐之風為衰辛丑陞按察使東  
方肅清莫敢誹擾甲辰徵為中書左司郎中時  
江淮甫定軍國庶務紛如亂絲安仁佐太師李  
韓公參錯裁斷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倚  
信之吳元年丁未闕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關宮  
殿脩朝享服御衣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舉  
安仁為將作卿安仁精敏多智凡所制量皆中

法不尙明年戊申是爲洪武元年 上卽皇帝  
位安仁陞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  
年夏改兵部安仁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年已六  
十有七自以精力衰孱請致其事 上憫其勞  
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  
其終身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上念安仁舊勲復 詔中書起爲山東行省叅  
知政事安仁請闕力辭而止八年復頒致仕誥  
加通議大夫蓋異數云

李質

字文彬號樵雲其先開封祥符人在永季有仕  
於德慶者因家焉質生穎悟器度宏偉昂然負  
高志博習經史必期明體以達諸用當是時無  
有辟薦之者沉浮府掾中以澤物爲己任無  
何中原擾攘嶺海多事質起構義兵捍鄉里及  
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守之質日  
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由是一路  
賴之以寧時據鄉邑多刻剝殘忍質嘗戒麾下  
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  
家富饒急於賑施三族與鄉里流寓之貧者咸

有所仰以故一時名士如建安張智茶陵劉三  
吾江右伯顏子中羊城孫仲衍王彥舉皆聞風  
來歸及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遣師南討洪  
武戊申四月平章廖公忠叅政朱公亮祖總師  
至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總兵遣使入奏 上

嘉質忠誠召至慰勞再三資予優渥就擢中書  
斷事越明年己酉轉都督斷事偕奉訓大夫皆  
能執法丞相郝督咸敬憚之五年壬子授刑部  
侍郎階中順大夫尋陞本部尚書增嘉議大夫  
尤慎於刑獄哀憐之情致淑問之頌寬猛適

中爲上所知日益親幸時開行省於浙江 上  
念厥地素重號稱難治宜簡廷臣有德望才器  
者往綏之卽拜浙江行省叅知政事階中奉大  
夫是年秋九月也下車之初首以承宣爲己任  
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  
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居三年惠流兩浙厥績以  
懋聲聞於上 天子念其老召還致政於京師  
嘗入見 帝賜坐便殿訪以時政得失直言無  
隱 上益重之八年乙卯冬十月復起爲靖江  
王府右相階資政大夫有 敕獎諭甚至質益

竭忠誠以盡輔導之職嘗入覲因奏乞歸省慕  
 上可其請 帝親揮翰賦詩以 賜復命藩憲  
 元僚與府中官屬宴餞瀋江之濟人莫不以爲  
 榮後王坐事去國質隨終焉質偉丰儀性孝友  
 治家有法接人以誠雖極顯榮情素冲澹暮年  
 尤工於詩有無雲集若干卷藏於家爲行中書  
 省叅知政事分省於委以控御東浙愷仍以左  
 司郎中分治省事金華婺劇邑役民無藝愷令  
 民自實田請都以體多者爲正里長寡者爲副  
 正則以一家以二家克副則合四三至七八而  
 止通驗其糧而均賦之有一斗者役一日賤與  
 貴皆無苟免者金華周泰義烏柳昌恃饒以姦  
 民愷逮至於獄皆痛懲之自是畏避不敢吐氣  
 猾胥滯立道操金華一邑田賦之柄飛寄詭遁  
 並緣爲奸利廉其罪狀以聞寘於法大海日治  
 軍旅以畧味縣禦諸暨以爲已任分省之政皆  
 愷統之愷筆綱布紀風采凜然僞吳將呂珍侵  
 諸暨欲堰水以灌我城大海奪其堰反決水灌  
 珍珍勢蹙乃馬上指天與大海誓請各解兵愷  
 聞之移書謂大海曰彼狡謀爾慎毋聽今珍在

重圍是天授首之日也大海不忍食言竟從之  
 珍果敗盟而去

撮前名臣錄卷終

名臣錄

三

掾曹名臣錄一卷續集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王瓊撰瓊有晉溪奏議已著錄是編乃瓊官南

京戶部侍郎時見諸吏中有知琴書可教誨者因

採錄明興以來由掾曹而列名臣者編爲此書以

示勸勉凡劉敏等九人又續集一卷凡劉本等四

人前有正德甲戌瓊自序後有南京戶部郎中卞

師敏跋



成化間蘇材小纂四卷

〔明〕祝允明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蘇材小纂

六卷》提要

成化間蘇材小纂

即後進祝允明

弘治改元夏詔中外諸司纂凡事物斷自生

史館為實錄吾邦大夫簡允明等教弟子員事事俾

人物徑欽奠丈傳狀無必研覈損益於時冊牘大集

先明周覽先進行治風慨瞿然礪書登秘地耳目消

矣乘是拉復纂紀頗為翦齊其辭元功且列細德靡

供或亦微施消急前之節之若夫市朝之捷我則不

敢是故依違婉言不復條達諸所弗究微事贊辭

今志善為木私頓箱筮宜助思齊而已如先恭政家

有專錄茲非因書亦不敢以銓而測之爾其歲歲除

日已未叙

第一

替纓纂一 一人

武功徐公

第二

替纓纂二 二人

都憲韓公

葉文莊公

替纓纂三 三人

大司冠俞公

練侍御

大守盛君

第三

替纓纂四 九人

僉憲劉公

劉大恭先生

陳祭酒先生

大常夏公

憲副張公

陳先生



進士二 顧美三君

替纓纂五 二人

徐大恭

陸大恭

替纓纂六 二人

吳大恭

陳僉憲

第四

丘聖纂 五人

杜洲孝先生

陳公

二沈隱君

邢子

俞君

孝德纂 一人

朱孝子

女憲纂 三人

王秋鳳

高氏

陸淑清

方術纂附二人

張御醫

王公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一

替經纂一

武功徐公

徐公諱理更諱有貞字元玉吳鳳凰鄉集祥里人也幼質實傑少長在京師從吳文恪公納游隱有經世之懷論說每與人各趣文恪謂曰子欲仕乎與俱見胡祭酒文穆公儼請授經於是時胡公以事稱病卧土牀伏枕酬人語見公易其屨少試令為詩篇篇成甚奇峻胡公嗾然起繞牀行呼曰徐生昇絃器也曷之授業期月已了了宣德甲寅中進士詔簡公等續

學翰苑紹 文帝時故事疏廢吉士教視列宿久之上御便殿召見廿八士試其文第公一即日授翰林編修館閣名鉅三編二王之流以文為公重公自以士為學以為世耳文藝餘求思足限休我因博力綜討天官變異地勢夷險軍謀陳形河渠陰陽分畧咸求通悉古法宜合今用或問公朕詞墨諸此類何意事之公曰此執非吾事一日因家用我以此此可碎未之學耶於時學之當不晚矣 宣朝崩痾修實錄亦詔修玉牒廷侍講正統之世公謂久治安朝旁必將患中國外攘中堅應先時發計尔 上疏備言之

教十語悉取我精算殆無餘落者 上嘉納之已已  
 之變京師成嚴朝計分遣文臣守要害錫筆書俾行  
 巡按御史事公得河南公視教言于執政必得便冥  
 行事竟易書以行既至作鎮於彰德時民間變相帥  
 軍匿山谷公馳騎往之徵發群縣得民長吏以送  
 令為好語諭啓民歸意民相報告出山谷旬日就還  
 家井已教万人公遂糾義旅為京師聲援至者多大  
 行群盜公日閱察寢以半順公親告坐作進退擊刺  
 之法使自團結不藉其名於是諸頑改習犇躍頭為  
 用居無何虜避京師鮮嚴公召還景泰元年為經筵  
 講官明年陞右春坊右諭德仍兼侍講會河決張秋  
 沙灣先遣治者率築其決水大至築湖壞七年績用  
 弗成陳路諸梗絕役卒殘敵朝廷集群臣論中外隱  
 抱材諸達水利者遣主河事大臣進公詔述左食都  
 御史以往於是運河枯涸舟筏不通公來當冬時水  
 忽大發人譁唱為神水公檢點役徒語屬吏河事當  
 積歲可辨使教方憊卒吾弗能用宜解遣休歇吾典  
 之期使來又以積勞驟散其撓亂生他虞因量度地  
 里漸遣之乃自乘小舟究河原流踰濟汶公衛涉心  
 楮大河導濮范還防慶地行水前遣卒且俵期來乃

上疏言平水土策在知天時地理人事天時既經地  
 理既緯人事乃究夫水之性可順以道不可逆以運  
 禹之行水用茲理耳方今治者性性反是治所為難  
 臣循覈河理自雍而豫出險固之夷作勢已濫漳又  
 由豫以究土益疏水益肆而沙灣東大洪口者當取  
 衝於是決為以奪濟汶入海之路而去諸水從之以  
 泄隄以潰渠以激淤濼則溢早則涸此漕轉所為阻  
 者然欲驟而重則有不可故潰益潰於益於莫之救  
 定及成澤臣今措畫惟宜首疏水勢勢平乃治其  
 決決止乃濬其淤因繼為方以時節宣俾其自無溢  
 涸之患法必為是當可有成詔惟公自用乃作壩埽  
 紳渠隨宜先后之紳以制水渠以分水渠起金陵張  
 秋之首踰百里至于大濬之澤越范暨濮又上教百  
 里經濱洲以接河心用平水勢隨平命渠曰廣濟紳  
 曰通源渠有分合紳有上下九河流身出不順者堰  
 之堰有九長袤皆方丈於是水不東衝沙灣更北出  
 濟漕河之涸治既成緒乃作大堰其上捷以水門繞  
 以紅隄堰之崇三十有六尺其厚十之長百之門之  
 廣三十有六丈厚倍之隄之厚如門崇如堰而長倍  
 之用平水性性亦平乃濬漕渠至數百里復作紳于

龍灣親灣八積水過丈則故泄之都通古河以入于海之以金水子母之義沈玄金為物之象幾萬餘年定焉及三年帝功成始治者有發京軍疏河之議公奏獨濱河民馬牧庸調專役河防省兵費紆民力方工時或沮于上以工人部聚眾挾兵苦勞將有他變上下其言于公公條布上疑上悟不問前力也國家到于今賴之公歸擢左副都御史七年累皇帝大漸天位未定廷議非異公意在後辭願未得可共事撫機以遲會都督張觀張軫武清武石亨

大監曹吉祥等咸抱此懷奄武味經推不撤故事扣之許李士彬許曰社稷功也然而彬耄矣經濟才略今日莫如徐元玉卿其園為亨素曰善公意遂決天順元年正月己卯夜亨軫就公第微布大意公曰太上皇昔者出侍赤子之故非游畋也今天下無恙心如能奉以優辟此天人同符也古人固有之遂互陳籌畫或曰公云時不知南宮曉此意物可云

同未也然否亨軫去二日辛巳夜復造公請計或曰乃請計未委也否公升屋覽步乾文亟下拊亨

既時在今夕不可失因復切切密語定規算不知所

云如何做聞亨軫小語今虜騎薄都城奈何公言通可乘此声以備非常內兵兵內中亨軫唯唯或相公

人曰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吾行矣歸邪人不歸鬼矣取賊杖運習少之他去與亨軫吉祥及鴻臚卿楊公善會收諸門鑰放四鼓開門納兵或曰人直官衛士驚膠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軫叱止之納喊震響遠近兵入入公命復鎖諸門取鑰匿水囊中并亨等無令知兵行天色沉晦亨等恒感公大呼鼓進之曰時至矣勿退遂薄南宮城門鐵錮牢審扣

不應俄聞城中隱然開門声或曰公命取巨木架橋

上坤下坤出亨等俯伏合声請陛下登位公命兵士奉與表或曰公自披前美能遂披太上登輦及

皇后皆行或曰公自披忽天光昭朗日星爛然太上

預公曰卿為誰公對曰御史臣徐有真太上既出

遂亦奉天殿上公斷在車前失退武士因擊公一推

夫本也否太上升座或曰中未委也否公自推

久之辨色或曰太上前公曰此事為之手朕失

是始知之鼓鐘鳴群臣入惶惑不審及殿下始知

為上成驚且喜群情溢然即日陞公翰林院李士堂  
 文淵閣事 景皇帝覽聲聞問左右推種未于  
 左右對 太上皇 景帝曰哥哥好好祭未陞公  
 兵部尚書二月陞陞柱國三月癸酉封為武勳伯錫  
 鐵券文曰朕惟褒有功顯有德國家之令典天下之  
 大經也若夫定策以安宗社代言而贊皇猷自古為  
 難於斯乃得春惟文武之全才宜典鈞樞之重任咨  
 爾帥兵尚書兼翰林院李士徐有真才堪華國道足  
 經邦資私授而秉忠純貫天人而通今古垂擢吳科  
 首登制李簡自先朝貽于朕用史館東春秋之筆經  
 運陳仁義之言作鎮北州已展勤王之偉略治水東  
 郡復成鐵馬之神功由是取長憲董逸司風紀運者  
 森臣謀變社稷危賴爾忠誠以定大策遂能擁戴  
 朕躬光復天位乃自中丞之職進兼司馬之權未展  
 論思升華宥密模猷具善啓沃良多夫既屬以心腹  
 而任之股肱是宜酬其勤勞而昨之茅土爰賜西周  
 之世封用承東海之宗祐茲特封爾為奉天翊衛推  
 城宣力守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武功伯食祿  
 一千一百石子孫世襲指揮使仍與爾誓除逆謀不  
 爾外其餘雜犯死罪本身免二死子免一死以報尔

功仍命尔蓋蓋殿大李士掌文淵閣事於戲中外  
 宣力朕惟用不以功左右納忠尔惟輔朕以德居黃  
 閣而善典戎機信乃禁中之頗收直紫宸而殊綸回  
 体先惟王室之庸申尚匹休於前人用馳馳榮於來  
 裔永崇世祿先我命封欽哉后授誥命文同券語并  
 封三代皆女爵又賜章服玉帶一日教接使命絡繹  
 于道上往往仄席佇伺或不時赴還以修容對上  
 亦不還宮申召曰三必致見之見輒欣命慰勞恩密  
 如家人父子錫賚番庶恒若不及公感遇奮激自為  
 魚水投結將以躬任任國家坐致充拜條達剴切無  
 復顧慮言無弗內施行若流一時威權震赫百僚畏  
 忌而同功曹石等始謂愚之初朝廷批旨皆出閣臣  
 調進旨彙番閣中疏縑綸簿其右宦寺專恣時收簿  
 秘內公告上如故事還簿於閣宦者權窺哀嘆公曹  
 石等有所私謁公多不從陳請恩異每復諫止節縮  
 遂皆同情卿憲監作一日陞入監見方造一左右  
 有真勞秀乃更奪與非不可再作與之同欵謂上  
 會佛史揭瑄効亨吉祥侵奪民田諸事批宥亨吉祥  
 又謂瑄敢伴吏部記其名亨吉祥言此出條筆記瑄

何意當不在我曹乎且璫之効亦徐指耳繇由憾益  
深或曰曹欺入天誦皇太后徐有然閣上意不能  
深或曰曹欺入天誦皇太后徐有然閣上意不能  
諧想以諸閣同嘆困使巧誇公教為險詞觸 上上  
殊不為動 上多屏人與公語閣人令小豎伏宸宇  
後屬耳或得竊是乃告上上某日有某事某語云云  
上大驚我此語語獨有真一人當真是其發於左右  
言率快是上前台語有真無不搗搗之 上自  
是疑公寢事形迹四思卿曰逆心語春轉哀亨吉祥  
善筆乃益納隙進讒類合 上疑忌者久之 上愈  
益惡之夏六月身吉祥因竊造封事危語誹  
毀朝政假給事李東葵名上之時東葵已去國法司  
逮至訊之不勝苦毒而死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  
使所密馬士權等為此而假託以滅迹耳遂捕公及  
家屬并士權等卒獄難信之 上雖怒猶念公第貶  
為廣東左叅政銀出因門亨吉祥急告變激 上上  
令復進公下詔獄比入禁中適有風變或曰公至內  
直下下則日方欲入忽天地暗則風大掃去  
閣折來捕于戶為風吹旋非知則捕中掃去  
更知所之因至殿庭未見 上曹欽等從中躍出蓋  
將逆死公 上預見急召指揮門達口授教語逆趙  
下輝呼從士曰帶徐有貞入衙門我還自問之蓋受

上寬恤旨已乃引公與偕出就門下痛杖數十引去  
何謂復痛治之典家人士權等悉受苛考楚酷極甚  
皆瀕死救四終無驗狀士權尤被雷因曰今欲吾等  
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貞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朝廷耳士權大呼曰徐有貞欲使今皇帝  
先竟舜之君今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  
他刑官不能折知是半月獄卒不成適承天門災  
上大感寤宥出公以前奏語出公自撰有續禹之語  
焉為帝王而云續有不臣意或曰自撰也或以公之封  
檄始封岳陽人臣禮亦應有異檄無人臣禮 上此為罪安置金蓋  
為民公受詔怡然就道至蹟南高盧陋室中屏絕世  
念惟綜玩易理嘗語人吾平生之幸涉於易有深得  
云時有奏金蓋守臣胡某不法事迎權臣意梓連公  
上不問后教思公輒欲召教為李兵相沮之居三年  
上益念之特詔使還田里或曰其終上決教召勅具  
送不公家居掃罕賴而自稱天全居士 先皇  
帝即位詔賜公章服開居成化士辰七月癸丑以疾  
卒年六十六公質幹短小精悍日光爛射物音聲清  
越若金石好談辨今古無旁辭自視傲然遇鄙夫能  
人蔑棄弗以番賜以為使自不當吾意吾自任吾意

不能強合曲附也故方頭遠斥賞不塞爵而仕汎莫  
 婦公奢更主仇毀晚歲放迹湖山性情烟霞之賞妓  
 樂歌嘯風趣超道輝燦巖谷望之若真仙下游古天  
 復出然念念朝迷恒懷隱憂平生意氣所寄莫存物  
 外探秘剔齒莫非奇致嘗買地包山之阻有冲界之  
 想為珍嗜仙造以耕屋未幾乃行性喜夜燒燈與客  
 坐語徹曙無勸杖或孤步遊逝若有遇奇流至人下  
 視汚濁糠粃如說耳仕迹所至尤多達明在彰德問  
 父老得岳武穆飛先墓于湯阳為設祀作義旅氣又  
 請建庙祀飛治河時行視鉅魯間秦使前元賜類孟  
 二氏田汶于官者更益之意界二嗣人供祀其李自  
 經傳子史押虞百代天文地理肺竺醫藥呈祿風鳥  
 異術無所不通文章雄偉奇麗一代宗匠持騷囊送  
 效李翰林書法道駿得率更南宮風骨所著詞賦詩  
 歌封疏雜文通若于卷別有史所未見  
 贊曰皇皇盛業乎美宗之優辟公新芳篤集其社  
 稷之臣矣乎方是時一二夫充知之才力弗戮拊我  
 沉潛公援經搗推麾霍教武人謀完力盈不崇朝以  
 定其才焉可詎執始時蒙沐渥異公典甚明諫抑讓  
 蔽翊措百出卒不荒汎放之禍悲夫甚哉小人之能

頃人也執夫小人之構禍也媚疾以為己利使祿莊  
 亮亦不為是此同一絳何也嗚呼所為人媚疾者又  
 豈独寵位執豈独寵位執信處盈之難矣夫



成化間蘇材小纂第二

管饗纂二

都憲韓公

韓公雍永字永熙長洲人公本姓金父名年十九第  
 進士二十授監察御史風骨凜然教糾倖擢倖倖飲  
 迹出巡南甸礪山學官管膳夫夫逸夫父得它屍誣  
 李官公緝得夫以檢罪轉巡江西閩州茂七反御史  
 汪澄牒公來勦尋得吉招撫更止公公謂律有反叛  
 會捕賊降何傷我兵不降有倫亟進兵巡按浙江黃  
 英奉教調兵弗集乃誅汪牒止軍故秦坐汪死人咸  
 咎英而偉公虛陵諸縣盜繼起討平之代還陞廣東  
 按察副使陳閣老倚薦擢古會都御史巡撫江西俗  
 多驛公微行縛武斷一魁按殺之宿習為清聲績益  
 振天順初有除舊布新之議改山西按察副使尋遠  
 係至京亡所加罪就釋迂大理火州轉右會都御史  
 盜四人臨決既寬辨之信為減死倪季士譏為怨家  
 誣寘重典爭免之武弁交石亨當朋黨籍注律公曰  
 彼一飯亨便擬此如此者復何擬為且朋黨兩語晚  
 漢以此尺萎矣哲今明聖之朝當倡斯議耶卒改擬  
 丁環起復巡撫大同宣府勦庸將築墻堞按括隱卒

分田給種課歲入為兵馬賈備探額冠獨石擊走之  
 召為兵部右侍郎坐事出叅政浙江成化元年廣賊  
 據大藤峽肆暴掠倡甚上命都督同知趙輔為征  
 夷將軍右都督和勇為遊擊將軍未得搃帥尚書王  
 公姑奏非公不可即改左會都御史往南京會二將  
 議兵帥衆謂賊在廣東利逐西利困公曰不然賊穴  
 大藤宜深入剪技根本毋計其流末所在遂行抵廣  
 西李都指揮鍾宏榮應搃兵范信東委叅將孫震  
 都督會事李震嚴備賊遂逐進全州五發偏師平陽  
 峒等處群僚又進桂州縛前失機將斬之軍氣振肅  
 諸將將欲攻峽公曰修仁荔浦為賊羽翼賊見新我  
 師新勝必撥險固守須先勦修荔以奪峽賊之氣從  
 而直搗賊心賊畏縮不暇走特必就撲滅然後乘勝  
 長驅分珍通孽期於迅滅耳乃分兵為二十五哨以  
 和勇及都指揮高端領左哨叅將孫麒右哨通指揮  
 曹蔭彭倫南哨公典趙輔殿信主中哨並殿后各授  
 募略九月庚申出哨遇賊戰旬月九數十戰無不  
 克捷修荔已破十一月次潯州增餉糧除器械直抵  
 大藤或謂峽險甚不可攻可守公曰峽圍六百里雖

倏忽得兵教万度可圍匝不今我率已壁其地棄弗  
 擊一失可復得至仲遂速布諸哨持開山斧破石通  
 道直搗山南賊巢餘師由山北古眉雙髻取道十二  
 月甲戌朔諸軍四面夾攻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  
 來置婦女積聚於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  
 峽南排排牢密濠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單  
 山仰敵公督我益急敵少急公覘其急急奮擊之士  
 用團牌扒山虎壓二苞等器等魚貫以進皆殊死戰  
 無不一當百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公命縱火烈  
 山烟焰蔽天日晝暝賊大潰敗一日尽破山南石門  
 大信通袍諸舍老巢寨嶺竹踏梁膠紫刺林峒沙石  
 古營大寨等山賊屋虛藏積皆藉日暮公命就營賊  
 巢中衆乘視公恬然整暇成恃以安賊既潰入橫石  
 諸崖公飭兵窮追破山開路行教日至其地賊上入  
 九層樓等山峯寨方重勢控霄漢絕崖懸壁林藤巖  
 惡沾危險絕非人所處賊樹柵救重用千斤礮石大  
 木礮而下声吼若雷巖谷響怒弩矢雨注公誘使大  
 發令人潛陟絕巔覘賊發竭李礮為應自卯及未賊  
 發竭忽礮震賊大敗公緣木攀蘿以升招衆悉上援  
 引蟻附漫山奮擊連教日夜鏖戰教百台山北兵且

至出林峒與大兵合賊大敗禽誅万計棄棄輜重山  
 積餘黨悉降巢穴蕩空公曰賊窮而降不保其終弗  
 叛謀為控制久策改峽各名新藤秦使上隆州於峽  
 內更號武靖設土人知之從周冲靖率二巡檢司于  
 峽上下水以備徵寨增宣州黃江江三巡檢副充  
 以土人置藤縣千戶所鎮攝境中從使事定刻名紀  
 功山首而還至廣西大享將士而先所遣將至廣東  
 遵公成莫百戰亦皆捷廣地悉平得大小峒寨九百  
 餘前后俘誠於廣西不可勝紀東猶四万餘捷聞累  
 詔褒芳迁左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公請添巡撫  
 臣二人從之會丁父喪歸廷議兩廣地利害閭倚巡  
 臣異推秉機牽掣非便宜當梧州襟喉置巡府以制  
 之詔可罷二巡撫起公為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  
 兼理巡撫公疏求終制不允既至益築城增兵騎鉄  
 柱原橋以遏賊渡為木牌以驗編戶察問細無何以  
 公事典中不協乞休遂罷歸天下惜之尋卒于家公  
 長軀椎偉篤人倫信義裁鑒超遠洞達無隱落落負  
 大節具文武才略天下傾仰之每登高懷古沉毅激  
 烈嘗登滕王閣指頽慨然有安天下之志及在軍旅  
 智勇並列視千方勅敵如小兒軍中畏之如虎諸蠻

聞其名輒自喪氣分敗號令明信無一人能犯將卒  
所獲人畜即以與之釋效紀法憲斬斬在明日當端  
午射柳會賂中人釋公公知夙坐營引校斬其頭縣  
軍門合營股栗其威嚴懾人如此甚多不勝載

葉文莊公

葉公盛字典中崑山人始仕兵部給事中已巳駕蒙  
慶請誅扈守失律將臣連發兵復不共天之警使  
大義昭雪返正可翔景帝即位班賁廷臣以時艱辭  
不許十月京師戒嚴請罷內府軍匠悉事征樣胡馬  
彌近郊又請餉給將士遣散卒取戎器於天津以張  
外授形勢四日中疏八上類合機宜虜退公言賞罰  
為治要務雪恥復仇之頃其機尤急今效勞如孫鏗  
死事如謝澤韓青及武興趙麟王晟筆倉猝慘酷寧  
可不時刻峻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之徒何至  
使偷生逾久今淹番如此何恥可雪何仇可復耶從  
之十一月陞都給事中大臣奏番邊將守京師公言  
今日之事邊關為給生者蝕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  
以臨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由茲  
審之边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保九門耳其如臨窺  
劫塞田里之民荼毒奈何今時上計宜急遣重將堅

守宣府居庸為便陳州流民扇動命公往視遂安景  
泰元年春還言八府旱蝗加以寇鈇宜下寬卹補饟  
元氣支持外患不然為社稷憂八月虜奉駕還京師  
抵居庸有弓十戶遂榮牒言 上堂之出為宗社計  
今都人聞駕還無不喜漢迎使典禮當從豐厚 主  
上當避位必懇確引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恐千載  
史籍難洗竄其名授之野公言于禮部尚書胡公濙  
當五封進見朝野同情可感動 上心都御史王文  
以匿名書為沮公乃自疏奏之二年開禁中頗事游  
吹請行祖宗午朝故事從之三年迂山西右叅政尋  
命協贊仲石等慶軍務公條馬營八城兵華八事上  
之第見罷行八城既復乃立李置醫開義塚增創暖  
舖請官銀糶牛千頭摘戍兵下仕戰者予之事耕歲  
課餘粟為軍中買馬除器勞切卹苦之需丁艱去天  
順二年召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兩廣乞終喪不許初  
廣東鹽例不出境歲久鹽積商用往往賄閩吏越之  
廣西私市公謂所之利商而壞法禁之則商滯而利  
歸津隘因請許商計鹽輸米餉邊而後出境皆便之  
時西藩流賊多入東境為害而兩方守將勢敵自異  
不可相通下故計賊無成功公請單兩省正將立扼

鎮于梧以統制之不果行公不得已乃請益師上  
 命都督顧應帥兵赴之應與公協議破賊皆八百所  
 禽斬數万人而還時有譏焉先帝初陞左僉都御  
 史巡撫宣府修後前所遺官牛官田法墾地益廣積  
 粟愈富以其餘歲易補戰馬千八百匹繕完屯堡教  
 百所兵民始息后乃息三年擢札部右侍郎五年轉  
 吏部八年令視河套匿虜公往視上言搜河後城皆  
 非計宜削邊垣益城堡募新軍以實邊而重擇土兵  
 以助防守送之九年進左侍郎十年卒賜諡文莊公  
 好古博李文華典則而雅志熱業操履清儉時望歸  
 重然詳引薦所著西垣奏草上古谷篇水東日記藏  
 竹堂集等通若下卷

贊曰后世士李必自孔氏孔氏列高第則四其科政  
 李之並茂者故鮮久矣韓葉抗志熱華宜所就然  
 韓才天授葉李文勝韓之惟偉比于今猶令人震耳  
 目立毛髮何其盛哉

晉纓纂三

大司寇俞公

俞公士悅字仕朝長洲人質貌修挺而色如鉄声若  
 巨鐘賦性嚴猛文帝時自御史為湖廣按察副使

宣德中陞浙江左叅政初蒞事猶無能諸姦熨鼎之  
 人言俞叅政來矣此其是耶既三日發奄隱伏指畫  
 若神諸莫破膽訴訟歸之如市正統壬戌倭奴入寇  
 乍浦賊浦無城不可守奏令兵民合作百日而成陞  
 河南古布政使履任三日召為大理卿尋詔侍經筵  
 經筵理卿侍班自公始己已陞右都御史番守京師  
 事平陞刑部尚書叅泰初教嚴各營兵馬搜括巧匿  
 私縱殆尽陞太子太保尚書如故病告慰賜免參親  
 疾病視事又賜一品誥及玉帶珍物公仕五朝性性  
 君前而寵養蕃履而性果材達吏治超振天順初  
 誦成遠東成化初省歸

練侍御

侍御練公綱字從道長州人咨質獲勁以紳薦入太  
 李會 景帝立廷事助勦朝臣多不敢昌言得失公  
 上中興要事八條十月虜逼都下又上勤王急務謂  
 承狼踰躅意非特如前日所為是將待我汴宋耳國  
 家輿地倉庫兵甲越過宋氏然至李綱神師道姚古  
 輩克辦大事者乃不多見今者人心所倚惟于謹石  
 亨二三臣耳之降敵二人母輕率落賊計中伺虜深  
 入則叅別將邀擊宗藩忠孝章善善有才具者宜加

抹還俾會鎮守元將募義入援楊洪羅通諸人邊兵當令內向邀勞歸路簡命重臣分守都城九門以備街突諸此施為要責速決昔金人笑宋同汝議定我

在河陽矣今事稍緩則將大集環繞京師中外耗絕當時勒王大計以主之天下誰能諸臣有仍主和

緩武洎迂都河為界者即存人耳必亟誅安衆心

甄奏上米納即日投監察御史尋命治淮鹽數具即

班中呼授之公對臣不才不敢奉詔 上固之公曰

宗藩國捕綱陛下法如何容臣奏理臣當竭池承陛下

下委不然臣外不敢受依違傷損中正 上亟曰

從改命左右曰教益語更書如公言先是申益齋

家云難理諸森聞公未嘗先縮伏比至畏之如鬼神

宿患豁清耐馬都尉某擾法公搜其從獲得私醜繫

其下人飛奏于朝詞主在都尉 上重違初言因從

之罪都尉攬冠服若干月事竣還朝祥擊益切何尚

書文淵典侍郎項文曜典銓失道公帥同曹劾罷之

李左都御史王公翱右副都御史年公富南京大理

寺卿薛公瑄為代 上以命王而年薛亦能育峻陔

始京兵以有警多禹次朝旨募四方民壯聚之勇敢

營久而多道大臣嘗請治其罪以實赤籍法官將遂

著為例公言初募時喻以大義復許事定還率今帶

番既久恩渥未下而飢凍迫切勢必遷避耳其何罪

且 上於大辟尚原之為軍胡至使赴義亡辜之民

與為伍耶失刑甚矣設更有募其誰則從又今日多

事有司微逼已峻恐生他變 上悟即遣歸民甲戌

巡按八閩官臺山盜起魁未獲勝從逮繫賴繁公立

擇之極出兵捕又追咎諸官守遂與衆迂初公之劾

吏部也按察使楊珣在黨珣公於是誣公于朝而

文雁故在部遂皆左迂公為帥州判官才抵任又擬

移井州前銜經歷部符未至已丁艱歸遂不復起公

性過嚴不肯以附麗盡言攻訐院中為之語曰欣

庶乎練綱口

太守盛君

盛君裨宰允高長州人意度軒達遇事直前亡迴枉

景問為御史轄山東馬政值年飢請蠲民負孽息轉

按廣東黃蕭養亂后所在剝棘君巡行林谷施行其

戒善下他惠灑水賊又起頻熾君單騎深入窟落厲

語布朝廷德意賊皆降歸朝劾侍郎揭稽不法押簡

日露人不堪其亘會內苑以翠羽飾龍船君率全董

諫之語極峻並及 上他事 上赫怒御便殿召請

言者入 上擢殿怒甚不能言第呼杖之杖之君大  
吉聞古有殺諫臣未聞杖諫臣杖陛下可殺臣矣  
上益怒久之叱出殿危甚明日皆左迂君得古田典  
史天順初迂知羅江值歲暎禱而雨君曰茲非久圖  
也乃教民鑿池十餘所民沐其利立生祠羅真現中  
既而盜趙錡等万人流掠府縣君助上官成員討平  
之迂知叙州府又遇戎洪筠高土佬肆寇又助兵官  
討之兵將北君在陳后突出衝擊兩耳皆著將箭益  
奮進賊忽駭亂披靡大潰遂充之或曰此君也  
大驚潰去 兵官等列上報未下以耳創甚疏求開送  
於中正乎

君有才局而出入小德

贊曰三君奉所謂材吏要於充官故不以業效廣狹  
殊品矣命既朝熱練亦鄉誡甚哉凡務為功名易辰

成化間蘇村小纂第三

替纓纂四

俞憲劉公

劉公珏字廷美長洲人弱冠大守况君辟府掾公乞  
從儒守嘉獎充縣李生后仕至山西按察祭事公修  
身篤李劬師古兵詩逼唐英比屬精切音旨清麗書  
效李北海趙魏公入妙品畫山水烟嵐草樹綿渺出  
迥有畫巨餘意志不專功名而持操介朗襟幅皎然  
初為刑曹主事蕭田丞董漕賊露當公訊丞入賄黃  
金十二斤公曰吾方厭辨丞丞此自實矣丞速來打  
招文矣即日寘法在喪時鄰邑令受賂係獄令私人  
持五百金來投乞釋於巡察大吏公番私人將執于  
官私人逃去公性履孝謹不失色於人女兄少落子  
幼迎歸買田宅養之終身又嘗吮母疽得愈及休居  
即第后創泉石花木委曲有法疏小洞庭悻悻意賞  
風沉宛然

劉大恭先生

劉先生昌字欽謨吳人幼讀書並下教行少長游李  
郡橫入試高李士毅手先生卷示同事曰此必山林  
老生以冠榜撒棘乃白哲少年生咸聲算重馬先生

名遷通赫殿試衆望首先生大臣忌之落從賜進士  
出身無幾告還益銳于素值景泰初授虞衡主事與  
張先生節之同徵修宋元史后史事不就進員外郎  
都水郎中轉按察副使提李河南暨滿河南按官請  
番先生中秘必能黼黻皇猷裨贊至化不報轉廣東  
左叅政下艱歸卒先生狀貌充偉所達而微性自信  
寡思一志文藝津綜綿細蓄積甚盛諸記當朝故實  
尤富文章綿茂華麗嘉尚篆籀所撰署名六堂集以  
生長歷仕之地有蘇越鳳相瓊滑諸古堂也外記事  
二卷曰縣笥瑣探又河南志中州名矣丈表添校蕭

陳祭酒先生

儼編大明風雅廣選皆未竟初明興以來作者日富  
而編衆鮮人乃力求彙訂稍成倫叙命為大明文要  
起洪武訖成化得二十七快可五十卷來者有志當  
為權典又有姑蘇郡邑志一百卷亦未潤色

陳先生鑑字緝熙長洲人父為黃冠京師將亦遣先  
生他日以事如浙東市儒書一箱歸父成其志先生  
得益放意切磋火年取進士第授翰林編修修撰使  
朝選朝選令妓女侍先生為詩劔之系迂國子祭  
酒與諸生溫然親切不更張條范特申飭舊師規式

度使可守而已錢谷出入一不綜問曰非吾職也故  
事師生日給錢若干為飲食費其以事去不及給者  
貯為公錢用之積久頗多前祭酒襄陵邢先生謀去  
時公錢已少無目籍交先生一生見介先生欲中之  
法教妾告今日取公錢若干為某費先生從印之明  
日又告取某費若干先生從之曰久錢去益夥乃  
發於上以為二師竊入私橐先生就逮下獄邢君在  
喪中追係至都或謂先生此甚易第從君分銷為帳  
冊法司可據出君先生曰吾本亡分毫染何事為欺  
君反自造罪耶朝人不善先生者從中醞釀之獄吏  
張具脅先生乃歎曰吾乃知今日刑官責如此乎刑  
公對吏細辨先生仰天而咲吾官至祭酒孰能對此  
筆掉唇舌執唯唯更擬竟落戕婦田亡憾顏先生問  
李該博詞文稱麗書宗晉唐見鞞臨榻及古器玩品  
嗜若飲食人以米希方之

太常夏公

夏公采字仲昭崑山人七歲能楷書永樂中以進士  
選庶吉士上曰太陽麗天日宜加永因命改書作  
采丙申扈蹕還南都昭帝在青官命公與朱舍人  
孔昂秀才凌晏如同直東華門明年公赴北都書宮

殿榜卒立授中書舍人洪熙中丁憂歸 章皇即位  
召見陞考功主事正統末出知瑞州府景泰中廷太  
常少卿天順改元廷鄉致仕歸卒公作字寫竹一時  
擅聲

憲副張公

張公和字靜之崑山人為人莊介嗜李敏於文業正  
統中廷對進卷亡所竄抹讀者奇其才請置首選以  
目疾仰首中甲授南京刑部主事與修宋元史卒官  
山東提李恭政

陳先生

陳先生頌字永之長洲人以奉人累為李師終陽武  
訓導清修介特士香歸重文述古雅所著味芝集適  
楚游梁請錄外有紀事四卷曰間中今古

進士二顧奚三君

三進士君顧珣字文之吳人性尚挺特尊崇廉隅以  
親老歸養竟弗仕顧珪字惟遠長洲人有孝行奚昌  
字元啓吳人尤長時季初從先恭政受易又旁理詩  
書遠近士治三經來問業甚衆好吟哦家裏空不歸  
也

贊曰教公敦尚文藝超軼俗塵憲會司成風槩技特

副果永之二顧念章執介然二刘之李或遙攀古雅  
或力勤鞫次禹之則伊安合之則連壁

簪纓纂五

徐大參

徐公備字輔德長洲人仕終湖廣右叅政性淳篤竹  
行絕長軍略無刻忌之念治民鄉人咸稱君子

陸大參

陸象字孟昭大倉人天順間為刑部郎中個儻好客  
且為逸席至者無問疏戚便相延款時令慶弔饋贈  
稠修尤有弘度扶危周難施行甚廣時人擬為郭當

時陳孟公時曹無廢務家無厚貲而所為不更世稱  
而訐之平生豪義事多不具紀

贊曰夫志尚出乎貧窶無銀位地迂也輔德之厚益  
昭之廣亦各成其志也

簪纓纂六

吳大參

吳忠字孟仁吳人年十七代長行出應門戶知縣楊  
陸奇之送增廣李生亡何中進士授行人使占城大  
風起舟人分死海中公怡然制文諭神投洋中風浪  
便息還經街輝街輝地大人寡流人耕食十五六官



司既定稅流者去輒傲補於土氓公為奏觸瀝頰陝地邊戎貢使至動百千心尤利供賚耳殊苦騷縶公請令長酋入朝餘番境外省供託杜覲伺外憂起復用廷薦擢知桂林民被劫訴之搃兵官二少年抱敵不詣官首李某所裨官逮李等廿三人誣訊投月云扶公疑以白御史御史檄公與十戶郭聰更鞠聰言賊已歛抑獄成搃戎奚辨為公不可曰賊貨甚夥何事市敝衣連敗乎盜二火耳聰不得奪諧之御史御史就移三司會審二火代辜如公言李等獲解義率峒蠻楊文伯結湘苗煽亂二廣合議進兵公諫兵費先声盡論招弗順乃兵豈晚耶上司難之公請自行抵賊所撫之翕定內銀服隔陞廣東右叅政景泰元年柳州夷賊守將者衆遠征乘虛薄城倅亡備公帥土兵出禦斬首百餘級賊輟退去東廣州洗家女許嫁未行聞其人慕不可近款絕之弗得去為尼出妄言自詭首司論造妖家坐重辟六公詞知奏從輕典致仕歸卒公番情篇翰而吏政可現故纂諸此

陳愈憲

陳愈憲字汝翼吳人僖敏公從子也天順中為四川按察僉事時叔南九普山都長土佬叛聚眾數萬出

沒長率戎珙肆寇鈇殺守吏蜀人大警愈憲提兵往視形勢請濟師上命都督同知許貴將兵五万來多討平之愈憲益會乘補伍增建閣保請充緣邊邑置廣南漢江安納漢民兵松潘之戍以代長率戎珙罷建昌鹽井觀餉以專攻守事下所司未及施行會夾江花溪盜起漢州德安彰明延亂內閣巡撫陳泰檄愈憲往愈憲往破降之功上未報而叔南猶弗靖屬泰去汪浩代浩乃與貴州鎮將李安合討之既定而浩安有隙后為賊乘之撓亂上下詔詰貴浩強愈憲往會貴師議軍事家人諫止之不聽竟往還至峽江舟覆溺死或云賊賊之贊曰無有賊而不攻無有政而不績惠廉之政亦與墨墨養資者異

成化間蘇林小纂第四

丘室纂

杜淵孝先生

杜先生璉字用嘉吳人心趣直澹風稟粹然為孝淳  
德亡慙古人生一月失父四歲記四言十歲通孝經  
論孟疏義成童人便師之教授甚廣嘗到股瘡母疾  
官欲上其事先生曰民為此以母病迫切故非以行  
禮也何上之有君使或以風教為務章表母節則大  
頭耳守令感從之得旌其門每遇詔求足報公意  
居樂園里號東原生晚得鹿冠又云鹿冠道人為文  
辭取達意不務奇麗有東原集紀善錄耕餘錄書體  
道婉冊青遠澹以接國初名碩中為人膽慕暮歲探  
致益高垂範台塵席然典刑為林壑之表年八十餘  
卒門人私謚淵孝先生

陳公

陳公寬字孟吳吳人承父檢計嗣初之后善守家法  
益恢張不棄不為文筆專意於詩善效唐律句吟月  
調自負門戶古服崇議止行糾知宛然古高士風儀  
孝弟完字孟英家庭師友而頗為文辭

二沈隱君

長洲二沈隱君恒字恒吉美宮儀志優高潔風格技  
塵富之吟繪天然秀妙時謂趙松雪同流伯凡真字  
真吉風操相映李仙不就九十而終

俞君

俞自倚在宋由開封徙吳代承儒業歷宋元皇明三  
代不墮元溫州路奉錄石澗先生瑛國朝都昌令立  
菴先生真木尤著也至君名嗣之字振宗業雖不遠  
悼朴達利其寒薄勤筆劄善樹藝猶存故法其后乃  
衰

形子

贊曰放逸之樂二沈自得肥好之真杜氏以之陳子  
區區詩長筆短風貌狂舒天憲與稟刑吏并絕婚宦  
視世若旅古之標焉所謂苦節不可真歟俞生綴旒  
儒緒奄然就斯夫心已表裏名實一而不二今之履  
今之策許也者其淵孝矣夫

孝德纂

朱孝子

朱孝子穎字景南長洲人父病孝子事之有禮不飲  
不帶不內履不解冠服蟻蝨滿裝積俛供市中若  
狂及死廬墓終喪甲午下詔旌之  
贊曰甚執孝之為林大矣人皆樂道之予列景南亦  
足以發

女憲纂

王妙鳳

王妙鳳洞庭東山民女許嫁吳氏吳父死母有污行  
鳳知語母求絕婚母論不可鳳入門孝敬無違夫出  
賈南楚汚人來姑計使說鳳見鳳不能發一日汚飲

姑室姑命婦來溫酒鳳志事汚執出火不進在爨煉  
燭之以警汚污不去且入厨終鳳臂挑之鳳起隨取  
刀斫此臂不殊再斫乃斷婦家母將訟理鳳曰死耳  
世寧有婦訟姑者耶逾旬卒母鳴于官官為匪人眩  
沮鳳究迄不得伸

高氏

高氏者嘉定伙何光妻也配伙一月患癰疽高吮之  
不瘡死高抱屍恸哭三日不內水漿家貧火葬火熾  
高便躍入火姑救出之高恨不得送夫地下取夫骨  
薰吞之父母驚焉而味其志相謂言疾嫁耳遲之則

陸淑清

死矣漏言于高高婦會即新髮自誓其夕竟就維經  
陸淑清長洲陽城人頗聰慧識字許村人楊紹清年  
廿二富家亦貧不能嫁娶紹執役京師惡人艷清色  
謀妻之某同黨臧其翁父若輩不從我得不悔后禱  
耶翁父愁諾清聞之號哭達曙惡子強妻禽為送酒  
來飲食父母父母出飲食清白縊于房

贊曰妙鳳激義既烈處理祥善其東南山澤粹氣鍾  
我高心誠李所天祀死若婦聞於理道事傷中正孔  
子曰現過知仁高仁矣哉  
方術纂附

張御醫

張御醫豫字至和長洲人天順中居官一道人解后  
它人家滯乞視脈御醫驚曰不出六日當中風至六  
日如言董院使傷寒既瘳刻日起身御醫曰奚起身  
為第現四七日矣五日死命尚書仕朝病風衆謂不  
治御醫言治之特須藥多耳善方令守之服限三百  
帖乃瘥御醫術既精於貧薄尤篤救不取藥費或更

予新來人疑市名御醫曰義自應如此且凍餒嬰兒疾亦難解耳

王公

王公敏字時勉長洲人先世儒聞華輝公承家李醫效甚著一婦血暈治不減公曰娠耳當得男得男乃齊第服安胎治果然申千戶二十脈弦而擔体喘咳以寒治益劇公曰痘也予升均湯厥明瘡出乃瘡一人痘發背不腫痛人言起則治矣公曰是擊指朕即起亦不治痕却之父起如栗開曰無傷矣竟三日死秋日受兵官燕謝勞優為女子佐酒亡疾也公視其頰頰面青羸而氣微促語帥曰火克金兆也火命則天死矣乎明年六月咯血死公性孝母死哭甚脫下頰皆仆衆逆揉合之久始甦平日治達官甚多有重賂解公事者輒斥去士論尤以多之贊曰本朝醫使多出吳其授受成就槩然諸家牒互傳之抑二老者亦二氏之靈光殿也夫



此冊蘇年十五時以百錢得於靈宮殿前書攤當時以為至寶今三十年矣兒嬉侍奉之日遞不可再矣式鮮民不如無生光緒元年六月十一日病暑初起翁同龢



蘇材小纂六卷

戶部尚書王際華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字希哲長洲人宏治壬子舉人官至應天府通判明史文苑傳附見徐禎卿傳中是書記天順以後蘇州人物前有自序稱宏治改元詔中外諸司撰集事蹟上史館爲實錄簡允明等數弟子員司其事因私纂紀爲此書第一曰簪纓纂徐有貞以下十九人第二曰邱壑纂杜瓊以下五人第三曰孝德纂朱顥一人第四曰女憲纂王妙鳳以下三人第五曰方術纂張豫等二人大約本之碑誌傳狀而稍爲考據異同注於本文之下其敘徐有貞事頗有諱飾蓋允明爲有貞外孫親串之私不能無所假借云

莆陽文獻十三卷  
莆陽文獻  
列傳七十五卷

〔明〕鄭岳輯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  
黃起龍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莆陽文獻  
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提要

重刻莆陽文獻序

嘗覽宇內郡志風教

固殊人文間值莆邑

濱海何獨與鄒魯比

稱以名賢足多故也

莆陽文獻序

一

三

由梁陳迄宋元迨我

明興百餘年間弘治郡

志所載詳且悉矣第

文獻闕焉弗脩嘉靖

甲申少司馬山齋鄭

公始任其責觀其自  
序史筆之難乃不徇  
物情參與論而品隲  
之允矣一郡之典刑  
萬世之實錄也壬戌

蒲陽文獻序

二

倭變書燬無傳給諫  
黃雨石君家藏一部  
重鋟而布之予少愛  
是書常置案頭每一  
展卷則忠孝清恬之

操宏博明徹之詞在  
在得師即千古英躔  
六經芳潤恍然時覲  
面焉五十年来所欲  
尋繹而不能致者一

蒲陽文獻序

三

旦重邁譬隋珠和璧  
離而復合干霄照乘  
神采煥然其欣快何  
如蓋山川靈氣發洩  
於人文者積數百年

得司馬而其盛始傳  
奇書秘寶神物護持  
又越數十年得給諫  
而其傳始久鄭黃家  
學淵源最踴長遠梁

青陽文獻序

四

陳間讀書於衆人未  
讀書之時者南湖鄭  
恩叟先生也唐貞元  
間吾鄉已有舉進士  
者乃若文章名家為

甫初祖則御史黃文  
江先生也編錄者司  
馬則鄭先生後重興  
者給諫則黃先生後  
摠之克繩顯祖章往

青陽文獻序

五

昭來有功於維世均  
也觀人者於其所發  
而所存可知子貢曰  
進賢賢哉子亦曰錄  
賢賢哉山齋公直氣



勁節

天子嘉之曰貞臣林貞  
肅公以元老而亟推  
重其品可想也兩石  
慷慨有大志嘗請于

青陽文獻序

六

朝復革除統紀謚仗節  
諸臣真可以扶植名  
教林居嗜學戶外事  
若浼惓惓先哲表章  
文獻與昔日疏彭惠

安公改謚蓋不勝高  
山仰止思矣今

天子久道化成莆縉紳  
聯翩蔚起道德勲業  
當有不媿前修者文

青陽文獻序

七

章抑其餘耳予耄年  
自揣謏陋久荒筆研  
特嘉兩石是舉僭擬  
數言并以伸吾黨興  
復之志云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  
丙辰孟秋朔旦鳳山  
九十一樵人原湖侯  
清書



蒲陽文獻序

八

蒲陽文獻序

蒲陽文物起於隋興於唐而尤盛於宋海濱郡魯至今  
焉而紀述遺缺紹熙時始有軍志洪武時始有事述  
郡志弘治時也文獻之脩尚缺千百年光燄之氣彙  
鍾于元人者為道德為節槩為勳烈文章為四儒道  
學以茂贊皇猷輝發聖蘊如景星卿雲轉瞬而消滅  
以盡其不深可慨與然有甚難者夫記誦弗博則搜  
校漏遺升落無章亦準量決擇有兩未至重以參愛  
惡其間與欲借隻詞而不遂者則吠聲曉曉市虎三  
告故退之不作史子瞻病文選無法而文鑑去取亦

林序

未慊於晦翁事述郡志同撰自相詆訾文獻之筆其  
未易操也乃以累吾鄭公山齋取立齋手錄參以諸  
家遺文弁述志而類萃之人取其尤事取其最詩文  
取其純整無畔道后峰間商校必東士遠間制削焉  
閱數歲始克就編屬余為序余未見成書要自公出  
賢者也三君子又賢者也書固足信矣第不知有借  
隻詞不遂否乎吠聲之屬其不謂終無也道也者求  
諸我爾矣盡不盡吾知之信不信又胡從而知之同  
馬遷史記雄向稱良史才子由兄弟獨疎漢病焉抑  
無害遷也纂輯定監戒昭為蒲立赤幟今之視宋猶

宋人之視唐人也人文之盛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者矣

嘉靖甲申十月既望見素林俊書于雲庄青野

素林

俊書

倉

素林

書文後序

昔之地始開于秦至漢武帝以其阻險易變也盡徙其民而墟之晉亂中原衣冠避地而南於是有所謂八姓入南者自後徙居日益衆休養行庶遂尚上國然當其時人猶未知學也吾祖南湖露公始以其學儒之歷唐而宋遂有海濱鄒魯之稱浸淫至於今日盛亦極矣歷代既久遺文散落顧未有蒐綴而會粹之用備一郡之典豈非大缺事歟鄉望見素林公松崖方公暨后峰伯固嘗相與閔惜因授役於予俾從事焉烏焉謗陋大懼弗任爰考郡乘所列諸家著述甚多求之今惟忠惠文軒後村三四遺集在其散見文粹文鑑諸書者僅數篇雖當代近裔亦或併其先世手澤而亡之可嘆也已立齋宋公嘗手錄先輩遺文六冊得以爲據若藏庵所編岡鳳集則又病其太濫於是更加延訪採擇閱數歲始克成編凡詩賦銘贊序記題跋若雜著奏議之類列爲若干卷庶幾其可傳者既又仰而嘆曰文以載道也文不本於道藝焉爾矣而深於道者固不屑於文也文可獨傳乎哉迺復取郡乘所載人物事蹟略加芟潤且爲補遺參用班馬氏義例類編爲傳若勲德若文學若忠若

愚之類列為若干卷其家庭之濟美師友之淵源或  
寒畯而特起班班可攷以是而參校夫文上下數百  
年間山川宇宙之精英庶於是乎具覽亦庶矣魚穆  
叔謂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後世所就豈不  
能如古然擅其一長亦足名世而垂之不朽况無之  
乎鄉邦前哲後進軒輊有志尚友者不於是而求之  
將不謂東家丘者類歟或曰子之輯是其用心亦勤  
矣若倚掖星宿而遺義娥得燕石輒以為璞又寧不  
為是輯病歟子曰唯唯是謏陋之罪也然失今不錄  
其後益至於泯滅無傳矣輯之弗善固猶愈於已乎

書

若夫因略致詳由粗致精搜補缺漏而正其訛謬使  
吾邦文獻永永足徵固將有待於後之君子

嘉靖四年歲在乙酉夏四月朔鄉晚學山齋鄭岳謹

書



鄭岳  
篆書  
正

### 重刻莆陽文獻後序

夫自文獻名立而郡國皆  
藉以為重自三不朽說起  
而文獻又以次第分馬班  
列傳若天人治安諫獵長  
楊皆因人附文豈當時重

莆陽文獻後序 一

在廣川雒陽而文采歲豨  
即當盧投閣亦不以其故  
廢傳也迨後漢於列傳之  
外別加文苑南齊又易以  
文學然文苑則以狂疾禰  
正平與至孝黃文彊并稱

惟傳其事不錄其文而文學則游夏所得與於聖統者亦令飲酒不羈之靈鞠放誕任氣之檀超廁名其間獻乎文乎合則爲馬班分則爲後漢南齊互有得

蒲陽文獻後序 二

失甚哉文獻之名重而文獻之實未易覈也吾鄉鄭司馬山齋公輯郡內梁陳至今著作凡十三卷又取名公事蹟爲列傳七十四卷名曰蒲陽文獻公清

嚴雅望審諤孤忠冠冕朝紳羽儀世道而是書尤其所自任爲鄉邦折衷者蒐采鑑衡殫心極慮商訂三氏數歲始成列傳倣之馬班而文非合標文殊於後

蒲陽文獻後序 三

漢而傳非分其有玄珠久沉於赤水五色尚存於丹穴則或論世而闕其文或因文而紀其名議論義例較之前史且什伯蓋已陋長卿子雲更何有正平而

下乎真可謂一郡太觀千  
年勝事矣然而龍所欲起  
公於九原而與之相質正  
者則以翁諫議錯趾梁庭  
徐著作脩潤道史林侍講  
梯榮策答皆宋立齋公所

蒲陽文獻後序 四

貴滿侍御楊朝重林貴實  
二公風采凜然則彭惠安  
公所心折者并不載其諫  
草而林只附傳林克全侍  
御故尤難解林艾軒黃四  
如二先生以經學知名林

易解尚書語錄雖云煨燼  
然其說詩論語猶見於趙  
子直宋去華李泉州簡牘  
黃四書六經講章炯然日  
星郭孝子祠記墓表尤禪  
風教胡均未得表章豈公

蒲陽文獻後序 五

於林之去取別自有見而  
於黃未覩其集與大抵是  
書銓次有方琳瑯會粹惟  
翼經之作猶缺疏議不能  
無漏若增以林黃窮理揚  
林奏事諸篇今鄉邦得覩

續聖正脉經

國讜謨質諸古立言之旨庶  
幾不朽公如可作也且然  
龍言乎哉嗟夫人材難得  
千里比肩比屋可封元愷  
爲倡莆獻彬彬流光史冊

莆陽文獻後序 六

則南湖講學實濬其源後  
進聞風久而彌奮道德勲  
烈節槩至宋益盛我  
朝教化翔洽諸名公項背相  
望不但以文章頡頏宇內  
故其時風俗學宗經官賀

貧冠三加昏擇耦喪闢佛  
祭用仿酒尚玄服疏布士  
大夫躬行於上庶人則效  
於下地不大曹滕俗已幾  
鄒魯昔人所稱諒非溢美  
自

莆陽文獻後序 七

國初百五十年則鄭山齋公  
脩文獻時矣再五十年則  
柯希齋公續文獻時矣再  
四十餘年則今日矣文明  
蔚起紳珮聯翩時勢漸趨  
河流東注撫今追昔同有

維風之責者安得不爲是  
廩廩故論文獻雖不敢妄  
意夸父之逐日論風俗亦  
未必爲杞人之憂天矣是  
書遭嘉靖壬戌兵燹僅存  
一部龍思歷代人文之盛

青陽文獻後序八

懼鄭公手澤之湮遂付剞  
劂以廣其傳因述所聞  
國初風俗以竢夫好古挽回  
之君子謹叙

萬曆四十四年歲次丙辰  
孟秋下澣鄉後學黃起龍

書于印水之恬養軒



青陽文獻後序九



莆陽文獻凡例

一文獻獨名莆陽者本莆口之地古名莆中舉莆則仙近興化二縣可兼之矣

一採輯詩文以年代為先後作者姓名各列本題之下有傳者則曰見本傳或附見某傳無傳者則詳其字號爵里

一詩文散在翰墨全書等書及各家譜牒者尚多製作未工亦不盡錄此錄嘗經黃后峰朱必東陳士遠三君子商確去留期以垂遠

一歐陽四門本泉州人讀書于莆子孫遂為莆人今泉州已梓行其文此不復入

一今泉州已梓行其文此不復入

一仙遊興化人物各自為傳傳首必書某縣人其不書者皆莆人也

一府志人物或父子兄弟散見各門今系而書之亦史家法也

一府志人物各有論斷今不暇錄觀者自當參考

一府志之脩距今二十餘年矣賢哲繼謝尚未及載今作補遺九十六傳

載今作補遺九十六傳

重校文獻紀略

是書字多亥豕板沒起灰既授重校爰加勘訂如鄭昇之孫可徵錄大有之子重能傳作鄭孫林雷此能之大者字已改正林誠附林止傳失於標目亦已增補餘悉仍舊惟附刻

鄭山齋公傳此係何希齋公特筆公沉音卓識不輕許人者頃斯傳亦可論鄭公之世已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萬曆丙辰孟秋東里黃起龍謹識

簡陽文獻目錄

卷之一

賦二首

卷之二

五言古詩二十八首

卷之三

七言古詩二十六首

卷之四

五言律詩五十一首

卷之五

七言律詩七十三首

卷之六

五言絕句五首

七言絕句二十首

卷之七

銘二篇

箴五篇

贊一篇

雜著三篇

說四篇

傳一篇

題跋十五篇

論辯三篇

祭文六篇

卷之八

書序十二篇

卷之九

序文二十首

卷之十

序文四十八首

卷十一

記十五首

卷十二

記二十四首

卷十三

奏議三十篇

列傳共七十四

傳之一

鄭露 字莊淑

傳之二

林蘊 父披 兄藻

傳之三

林積

傳之四

黃璞 黃滔

傳之五

許稷 徐寅

傳之六

翁承贊

傳之七

鄭良士 子元弼

傳之八

陳靖 父仁璧 孫世德 從孫中復

傳之九

蔡襄 弟高 孫傳仲 曾孫惟 惟琳 澆

傳之十

傳十一 從子權 孫從 從孫知柔 傳行 子汝洪 從孫汝

傳十一

余象 朱紱 子宗 陳次升

傳十二

方儀 黃君俞 黃隱 黃穎 吳世延

林緒 徐復 方漸 鄭伯玉 方惟深

傳十三

方慎言 從孫造 孫通 曾孫幹 方慎從 陳侗

子彥恭 徐確 子師仁 壽仁 方偕 林積仁

林之平

傳十四

方峻 子之幹 子容 元宋 孫絢 曾孫略 翁 子孫來 王

方嶠 子壽 字完 伯 從孫會 曾孫士孫

傳十五

余祖奭 子武 別 黃琮 黃彥輝 吳公誠

李持正 孫操 蘇燁 弟核 孫清 林伸

黃宣

傳十六

鄭濟 方廷實 王晞亮 曾孫太中

傳十七

傳一十四	傳二十三	傳二十二	傳二十一	傳二十	傳十九	傳十八	傳十七
陳俊卿 <small>丁守先安從孫均</small>	林成材 吳旺 鄭廷芬 謝洪	薛利和 <small>孫偉的孫陳中野曾孫季長</small> 陳鑄	方次彭 <small>從弟公衮 從于亞夫</small> 林迪 董公偃	張式 <small>于顯仁</small> 許積 郭琪 許懋 陳大下	葉賓 <small>從于顯仁 孫志</small> 陳可大 林正 <small>于鳴</small>	林宗卿 <small>孫欽 子北 孫前</small> 王回	潘慎修 李欽 李德昭 陳鶴 <small>附錄</small>

傳三十二	傳三十一	傳三十	傳二十九	傳二十八	傳二十七	傳二十六	傳二十五
陳居仁 <small>子卓</small> 宋柴 <small>從于孫藻之孫鈞</small> 林枏	方信孺	張弼 林象 林肅 余元一 林磻	鄭可學 <small>子宋叔 姪許 孫榮仲 曾孫公權</small> 鄭耕老 鄭獻翁 黃士毅 方大壯	鄭厚 <small>鄭琪</small>	林光前 <small>孫志</small> 劉夙 <small>子顯正 孫卿 孫克莊</small> 劉朔	鄭僑 <small>子方</small>	葉頤 <small>孫茂良</small>

傳三十三	方大琮 <small>子廣孫</small> 吳叔告 李丑父 丁伯桂
傳三十四	王邁 <small>陳禮 祖賢公豐 字諱</small> 丘奐 <small>孫微之</small>
傳三十五	許巽 余崇龜
傳三十六	黃公度 <small>翁黠</small> 黃艾 陳焯
傳三十七	許搏 歐陽直卿 王悅 方應發
傳三十八	鄭昇 <small>孫可復</small> 茅知至 林大有 <small>子雷龍</small>
傳三十九	陳冲飛 陳之亮 蔣雝 尤彬
傳四十	方秉白 <small>子卓鳴</small> 方汝一 林大猷 柯夢得 趙庚夫 余謙一 鄭錢

傳四十一	陳文龍 陳贊 林冲之 <small>子即從子震震</small> 阮駿 陳淳 宋旅
傳四十二	方嘉 林興宗 卓得慶
傳四十三	鄭勳 陳吉老 <small>子命造 孫沂</small>
傳四十四	薛奕 林子立 陳自仁
傳四十五	郭義重 <small>四世孫道卿</small> 徐膺 彭受 龔垵
傳四十六	鄭葵 劉洵直 吳稟
傳四十七	陳亨運 傅孝明 郭濟 黃廓 許天麟
傳四十八	吳興 李宏 李富 林國鈞 方祐
傳四十九	陳紹叔 劉有定 方德至 林以辯
傳五十	陳旅 鄭枸 朱文霆 顧長卿 黃方子

傳五十八	傳五十七	傳五十六	傳五十五	傳五十四	傳五十三	傳五十二	傳五十一	傳五十	傳四十九
柯潛	林文	何誠	鄭雲	陳中	黃壽生	陳繼之	方徵	林圭	吳源
吳希賢	陳音	林和	林時	方解	陳用	陳彥回	林仕敏	陳賢	
			方鯉	李廷修	陳道潛		林長懋		
			鄭述	王偉					
			余羅						

傳六十七	傳六十六	傳六十五	傳六十四	傳六十三	傳六十二	傳六十一	傳六十	傳五十九	傳五十八
林元甫	黃譽	鄭紀	曾景修	林品	楊琅	彭韶	陳俊	翁世資	
吳繹思	嚴淦	林大猷	黃蕙	黃謙	吳智				
楊瓚	朱寬	林祥	孫明	顧文	黃璉				
	方珪	陳遜	林求齡	方照	方守				
	林正	陳鉞	林智		林漢				

傳六十八

鄭照

領元

陳燮

陳遷

傳六十九

周瑛

黃仲昭

宋端儀

初勳

傳七十

鄭瑗

黃瀾

陳仁

吳仲珠

傳七十一

方樸

郭完

伍衡

黃約仲

吳稔

朱煜

傳七十二

林長清

林淮

傳七十三

李恣

陳睿傑

劉閔

傳七十四

陳茂烈

黃華

傳七十五

鄭岳

補文獻

莆陽文獻卷之一

兵部左侍郎山齋鄭岳編定

南京吏科給事中後學黃起龍重校梓

賦

館娃宮賦以驚上座

黃洎見本傳

吳王歿地兮吳國蕪城故宮莫問兮故事難名門外  
飛其玉弩座中委其金觥舞榭高臺朝為宮而暮為  
沼英風霸業古人失而今人驚想夫桂殿中橫蘭房  
內創丹楹刻楠之殊制鉅文軒之詭狀如從渤澥  
徙蓬闕於人間若自瑤池落珠宮於地上繡柱雲楣

飛蛟伏螭基高鬱嶂鈎檐參差碧樹之珍禽夏語綠  
窓之瑞景冬曦吳王乃波伍相輦西施珠翠族來居  
玉堂而頰洞室簾擁出登綺席以逶迤觸物窮奢含  
情愈感欲移楚峽於雲際擬鑿殷池於檻側花顏縹  
緲欺樹裏之春光銀焰熒煌卻城頭之曙色殊不知  
敵國來攻攢戈耀空虎怒而擊平雉堞雷訇而擊碎  
簾櫳甲馬萬蹄卷飛塵而滅沒瓊樓百尺燦紅燼之冥  
濛悉由脩袖舞殃朱唇唱隳瑤塔而便作泉壤玉楚  
而旋成蘚石恨留山鳥啼百卉之春紅愁寄靡雲鏤  
四天之暮碧悲夫往日層構茲辰古塚香逕而同歸

寂寂稽山而杳自高高遺堵塵空幾踐群遊之鹿滄  
洲月在寧消怒濁之清一而西日忘念東波浩浩松  
楸而駢作荒槎車馬而輾通長道彼墮墮峻宇之君  
宜監丘墟於茂草

蠹賦

劉克莊 見本傳

余既倦遊退老于鄉五畝之園手自鉏荒封植群木  
位置眾芳桃柳易蕃次則海棠密密疎疎稍已著行  
曾不數年類為物我疑此三者盛於春陽如人蚤連  
理不得長橙袖冬實而華絕香梅至高寒桂尤堅剛  
俄亦復然不可測量余靜觀之樹固如常忽有小窾

莆陽文獻卷之一

僅若絨鉉浸淫不止穿穴其傍叩之空空望之憧憧  
其拂簷出屋者可伐而薪參天合抱者可拔而僵也  
余周行四顧嘆息傍徨客曰嘻有蠹蟲焉為樹之殃  
先齧其心伏於膏肓如人內潰發為瘡瘍以小喻大  
可得而詳由身言之蛾眉伐性豹胎腐腸尸蟲爛髓  
說於上蒼雖有老彭化為小殤由天下國家言之鼠  
食郊牲雀耗太倉群狐隳城聚螿決防沙綿不察以  
至敗亡蓋身也天下國家也皆未免有蠹子徒愛樹  
之枯朽而不憂身之危脆與天下國家之趨於季漢  
末唐是謂小智見晒大方有佳禽焉擇木深藏性尤

情素素索皇皇之鳴且咬或集或翔醜類蕃滋莫損  
亮世錄之精術欲墮墮力微當懷抱志未償言不  
如傍邑之種橘者用功甚簡歲歲大穰千林凍稿萬  
顆弄黃主人深居初不下堂命挑蠹者以時掃攘視  
蠹所在猶探諸囊雖索萬株無一天傷余矍然起謝  
曰古有所謂貫虬之射手承蜩之病僂客所稱道非  
若人否幸客介余往造其宇同載而歸北面學圃

莆陽文獻卷之一

莆陽文獻卷之一

三



蒲陽文獻卷之二

五言古詩

題將軍岩

蔡襄 見本傳

赤日正亭午解衣出石下石泉殊甘涼野籟亦蕭洒  
驚猿度嶺雲遺果墜庭瓦披軒忽求嘆幽抱不可寫

題夾漈草堂

鄭僑 見本傳

杪秋尋遠山幽懷俯冲冲草堂跨層崖夕陽山影空  
高人辭天祿結交杖藜翁遊氛暗九土歲晚余曷從  
冷冷夾漈水設設長松風思之不可見淚落秋雲中

寺中別林謙之兼寄諸鄭

方翁 見本傳

遊從忘朝脯尊酒輕招呼笑語恣玩狎翻覆雲雨殊  
我友數君子古心相與娛每見輒宿敬衣裳儼而趨  
惡石寓規誠美疾佞設深山足風雨零落梅花株  
亭亭岩上松霜姿一何孤感茲各努力勿以歲事徂

送別湖北潛李秘監仁甫

林光朝 見本傳

文字眇煙雲過眼徒浩浩所有未見書惜哉吾已老  
子雲客長安陳迹一如掃同叔向來人我生苦不早  
白玉來西崑一見自應好縱譚百代前至竟非枯槁  
黃鶴有高樓恍如事幽討攬轡逢道州聽書下下考  
周南勿留滯擬拾供史彙分手重酸辛璠璣眾所寶

十日不得面何為太草草

紫極宮誦李白詩及坡谷和篇因念蘇李聽竹  
時各年四十九今予五十九矣遂次其韻

劉克莊

翰林兩仙人偶來聽風竹蕭蕭五千竿采采綠一掬  
少時負不群中歲乃見獨嗟予長十年所至戀三宿  
徑當還笏歸奚俟撰著卜夜郎與儋耳老大嘗往復  
宜州殿其後路險卓又覆山中採芝去舍下炊梁熟  
次韻寄太乙宮上官師二首 陳旅 見本傳

端居感流序階樹日撼城涼風起高城上有南飛翮

揚雄不微名拓落猶遠客美矣陶徵君歛裳去彭澤  
我居城東南西北有珠庭病久曠冲賞懷哉松桂青  
曩情諒奇士夙受火珠經雲河澗秋夕泰時明三星  
題楊顯民采詩卷後 前人

夢游洞庭野斜月映疎星軒后張樂伶倫吹鳳笙  
夢回憶其音幽眇有餘清截竹學向人世人皆不聽  
南州有高士洗耳以巖高涼風鳴松林石澗流珠璣  
何日即與語曠焉千古情

原範吟

劉有定 見本傳

天地不愛寶出此圖與書至哉百奇耦誨我何勤渠

十為夫婦始九為君臣初龜龍發天曠萬化皆推與  
禹同順而實義甚遠以虛知來豈損益數往寧乘除  
皇極即太極合散由卷舒云胡三代下識緯徒紛拏  
太玄用騎羸潛虛置元餘去之二千歲此道今何如  
乾君倦于老家事當誰傳豈無一索者庶孽不可言  
大明出乎震繼照行中天坎者離之對內助稱其賢  
主器必長子故遣司春元所配非少女生育何由蕃  
震移艮斯代兌去巽以遷乾居少陽位坤退西南偏  
如何反對者次序乃不然連山既首艮歸藏亦坤乾  
安知後天位不在文王前

吾觀七廟制乃與後天會易中有太極生此覆與載

親然正東向太祖取諸兌三昭與三穆以次各相配  
乾坤具純體天地交乃泰美哉文武功世室莫敢廢  
坎離得中道水火木相逮親盡或以祧功成則身退  
良者震之反巽者震之退親親故近東尊尊故居外  
震為孝曾孫主祭祭如在至如宗有德于以昭後代  
十六三十二不在七世內若以後天求位次必有礙  
設位固面東三廟必依背所以都宮成太廟乃居址  
先天即後天體用不相悖四時裕之小三年裕之大  
悉陳祧廟主于以盡敬愛由八而八之三畫加一倍

又如祖自出天造方草昧太極本無極無廟禘於大  
我思古人心萬世宜永賴掃法非不知夫子有深譏

雲林一閒

方特舉

大道本無為至人樂幽閒所以出世士適性雲林閒  
微颺度好雨白雲在林端我牧茁已長日長但高眠  
澹然已忘我安知道為玄茫茫大塊間汨汨蟻磨旋  
蠢蠢各有役營營良足憐乃知物外貴如真如全  
白雲諒匪遠矯首長情悵

感寓

前人

蕭蕭北風涼檝檝木葉下獨客耿無寐披衣坐長夜

亂泉鳴喬林

前人

亂泉鳴喬林鼠穴虛瓦而我胡不歸飄飄在中野  
昔別若載途霜露忽飛洒豈不懷故居四郊尚戎馬  
世無傳介子冠蓋混夷夏匪忘濟時志爵爵不得寫  
棄置勿復言吞聲淚如瀉

真率命

劉性存

洪武中以薦為南海知縣

炎靈運玄化衣冠集芳辰瞻斯達尊濟濟凡七人  
琴瑟既在御豆登亦復陳旨酒式燕樂大美薄肥珍  
登歌問行葦稱觴壽千春德將諒無醉既醉不失真  
陶然宇宙間燻菌馬足論光風之蘭蕙好鳥鳴及晨  
江漢日云遠道義日益親覽圖百載下安得風再淳

願言繼遺響遙歸洛水濱

方士志耕隱

郭維貞名元

雨衣製青荷雨笠編新籜斯人沮弱流  
今年擬有秋烹羊祭先猶招我食力徒斗酒聊取樂  
酣歌擊瓦盆昨晚牛生積

古洞閒雲

林長楸見本傳

崖傾人跡少谷轉蘿薜深古洞俯林藪白雲生夕陰  
起伏變萬態出岫寧有心其間棲遯者相與忘升沉  
采芳侶馴鹿跣趺對鳴禽何當馭格澤日夕同招尋

文峰春曉

林岫見本傳

群鴉報天曙春色開林落光塵透竹窓山影疏簾箔  
葉露滴猶響花光照經閣殿宇正曠曠金碧明丹雘

金臺七夕陪曾侍講于旂彭修撰汝器諸公宴

集分韻得斗字

林珪附見林

池館迎早秋蕭條宿雨後涼聲落高梧灑氣淡踈柳  
雲歛河漢清迢迢望牛斗離思不可捥况茲感物候  
幸接心所懼惜無樽中酒於馬寫幽素我琴時再奏  
杳杳烟際鴻沉沉禁中漏寥寥遂盈襟坐來亦已久  
裏徇未成寐殘月在西牖

秋江別意送林廷著應舉 林文見本傳

湛湛長江水上有楓樹林風高木葉下天寒江水深  
美人戒晨發祖饌江之南一觴未及盡青暉逝駸駸  
慷慨一爲別則愴傷我心君材富詞藻琅玕間球琳  
積久發必舒物理固相仍請看高飛鳳家冢守孤岑  
陽鳥及其翅大振瑤華音

和燕歌行

方熙見本傳

四座且勿飲聽我為君歌生來少讀書自負膽氣多  
逢人好陵慙安能守謙和朝廷募死士奮身赴交河  
筋力盡鞍甲歲月竟蹉跎羊腸九折坂險阻常經過  
雖云身不遇幸不嬰禍羅劍脫贈知己囊空賣秦娥

窮老守頽舍特手將奈何

古別離

前人

愁心將何聊撫我孤桐琴絲桐感人情絃急無好音  
拂衣起嘆息道遙獨行吟遠望別離處江空烟水深

冬日遊覽

前人

咸陽城東門風景光奪日遠嶂開青蓮原田滿阡陸  
邨鄉獨清渭驛路通函谷百貨集舟車曠野多樵牧  
康莊平若砥車馬相馳逐金轡遊俠兒華鬢皆世祿  
何事茂陵人臥病衡門宿

送謝文祥御史謫南陵丞

彭韶見本傳

零露一以墜  
夜長不能寐  
衣起傍窗  
仰視天宇  
淵素月揚輝  
光奄忽  
浮雲馳  
蕭蕭鳴  
前翔一  
咏涼易  
謀豈不足  
稻梁窮  
海粟  
臣書  
稿爾遠  
見將羽  
毛尚推  
落愴惻  
未能忘  
云胡抱  
孤影  
悠悠歧  
路長  
願言隨  
陽歸以  
慰朝夕  
望

送邦紀勇赴通州學正

何滂 見本傳

旭日揮  
曾漢  
恆風吹  
岩清行  
程渺何  
許征馬  
馬可羈  
常時送  
歸客中  
快亦其  
況此骨  
肉親胡  
能不傷  
悲強持  
一尊酒  
為汝陳  
詞規去  
去登泮  
學冠裳  
肅威儀  
農席坐  
清畫橫  
經講軒  
義梁肉  
何足嗜  
飲水足  
忘飢

勗哉崇令德庶以慰我思

送別顯大

陳鉞 見本傳

南國有  
佳人早  
歲事機  
杼織成  
雲錦章  
閣以鸞  
鳳侶自  
從嫁夫  
婿流落  
向西土  
西土多  
樓居綺  
窓映深  
戶歌舞  
常踞衙  
夜飲不  
知曙而  
我長廊  
下白日  
自操杵  
西風吹  
芙蓉澹  
然傍洲  
渚有姝  
美清揚  
乃是名  
家女相  
見合心  
素解佩  
以相與  
情意正  
綢繆歌  
動園宇  
俾觀西  
流景浩  
浩水東  
注人生  
如風萍  
一散寧  
復聚車  
轄鳴關  
欲訴情  
觀緩去  
去終離  
別鬱鬱  
傷懷緒  
願身化  
飛鴻遠  
送凌霄  
羽

感興四首

周璞 見本傳

我亦有劍術  
未敢輕告人  
詎信隨陰陽  
指顧天地春  
提瓶去汲井  
為君解宿醜  
不意絆中斷  
瓶墜不能升  
君恩手中綆  
妾身并底飛  
相望不相即  
此心誰能明  
青天尚有淫  
滄海尚有底  
云胡人心微  
倏忽渺千里  
人心不在遠  
祇在腔子裏  
夜半靈臺  
靈臺看元始  
持刀斫月  
明明何曾斷  
縛帚掃樹影  
樹影依前滿  
人皆惡樹影  
礙此月明多  
樹根苟不拔  
其知月明何  
寓意 鄭環 見本傳

清陽文獻卷一

我有徑尺壁  
蘊質自崑岡  
拂拭見光彩  
皎潔如截肪  
玉人試磨錯  
製為琚與璜  
珍愛不忍佩  
什襲藏諸筐  
攜之宦南北  
道路阻且長  
筐中忽悲鳴  
嗒視化為盂  
張儀獨不見  
鬱鬱意難忘

擬古用韋蘇州韻

林俊 附見林圭傳

出門有所適  
駢車長林端  
疾藜騎古道  
登陟阻且艱  
綠陰下啼鳥  
夕陽在空山  
有酒不得將  
芳賞良獨難  
抱飢坐孤石  
流雲渺無迹  
谷泉通暗磬  
荔逕稍棲息  
緬懷千古心  
僅此一問易  
迴策情人語  
虛堂海月白  
柳孟世不作  
魯風日頽靡  
荀揚後文軸  
珠璣填底裏

董生聞明戶昌黎亦後漢卓哉元晦翁大成集諸子  
扶輿夙有鍾混池良未死

南莊別野

前人

塵事日窈冥鳧山趣還好漁歌錯昏黃沙石淨如掃  
舫舟散素襟文字時探討寢迹衡茆下生計亦草草  
愧乏東平仄獨有安邑棗開春理薄田即事起常早  
寨樓村烟夕滄海白浩浩好爵不自營名聲此中老

和蘇子卿效體寄守溪元老 前人

役役戚云暮俛仰時徘徊長鴻何冥冥失侶難因依  
和鳴豈不念知音良獨乖撫樹動遙感秋至無好懷

南陽文獻卷之二終

九

繁華變蕭索時過寧不悲野陰日西夕寒蛩送餘哀  
不見感年好祗見容顏摧試問東逝流到海何時歸  
洞庭今夜月一觴為誰揮願附雙長翼吳山來去飛

南陽文獻卷之二終

南陽文獻卷之三

七言古風

城山園清塘

林光朝

燭龍醉倒不開眼遮空萬里雲張繳小舟塘外日落  
溶漁歌忽斷荷花風倚巖僧舍高深戶我來跋涉奉  
肩股喘停更促短筇上惟石周遭臥萬鼓況是秋風  
到此山惟有孤鴻時往還勞勞百年共纏縛不似青  
山長自開古人古人嗟已遠長歌商頌歸來晚

和前韻

陳士楚 見本傳

山光一洗紅塵眼長松夾道綠青繳回頭下瞰百川

南陽文獻卷之三

九

融亭臯小立凌剛風傑閣玲瓏朱綠戶何年蓬萊移  
左股山僧見客不斂眉梵唄琅琅應魚鼓欲攜三尺  
彈龜山淳風一去不復還似墻草長章蓬少幾百年  
來風月閒嗟我賢聖遠復遠天高地下日易晚

長夏歎

陳宓 見本傳

六月不雨晴鳥驕飛蝗更剪深田苗農夫抱衾覆一  
畝背裂口焦如火燒農夫農夫莫怨怒更有無田可  
耕處昨日長淮禾稻區白骨成堆今莫數金縷自萬  
去安邊城壁不修唯壞垣人言大羊盟誓堅我願夏  
百長如年

武夷丹崖

方伯謨 名士 蘇州 見方會傳

丹崖石氣疑高秋碧溪上引天河流金堂石室不可到玉館莓苔生古愁倦人昔乘紫雲去白馬瑤鞭在何處茫茫塵世那得知幔亭空記當年事君不見茂陵松柏已蕭疎乾魚猶祭同亭祠

穀城山松隱巖

鄭樵 見本傳

青嶂迴環盡屏倚晴窓倒入春湖水村村叢樹綠於藍歷歷行人去如蟻新秧未插水田平高低麥隴相縱橫黃昏倦客忘歸去孤月亭亭雲外生

清明林下

鄭伯玉 見本傳

遊絲百尺飛到地野蝶尋春有任意一番輕雨洗梨花啼出玉真無限淚老夫不入少年場直向南軒亭午睡覺來歷省夢中事却憶邯鄲枕中記

四快圖

方大琮 見本傳

一人筦耳手不住一人袒背抓癢處一人理髮虱擒獲一人噴嚏虎驚去余鼻又塞耳驟聾虱無附麗頭已童惟背負腫覺奇癢麻姑之瓜不易逢吾聞氣涌如隄潰枕高唾遠道家忌且留眼讀養生書莫將身試快意事

謝氏祖孫創灑陽橋

前人

灑陽極目雲氣昏衝風揚波惡密翻相妃抱琴望虞舜日暮江竹多啼痕木蘭為舟不可渡誰幻曾淵作平路天潢夜靜牛渚長海市朝晴蜃樓吐祖孫移山山可移昔人不信今見之千年猶有召伯堞白面聚歎嗟何為

為趙敬叔賦漢游獸葡萄鏡蓋鄭夾添家故物也

前人

尚方老冶收精鋼金骨玉水開瞳朧未央曉月低青桐六宮秋井生芙蓉當塗妖鬼負神器銅人登車數行淚寶奩偶落長安市來與人間照珠翠凝陰空祭江心龍海雨夜入閩王宮一朝愁殺滌上翁破屋日夜穿晴虹西北野露堪作酒中有駒餘活欲走趙侯得之莫失手龍女蛟童候之父

歌風臺次韻

前人

歌風臺前野水長王媪賣酒涼屋涼酒邊老父說劉季頭戴竹冠還故鄉山河霸氣已銷歇颯颯老柳吹斜陽臺前小兒手擊筑筑聲更似三侯章

採桑婦

方時舉

朝採陌上桑暮採陌上桑採採不盈掬新葉苦不長東家繅新絲西家理春機妾蚕未上箔妾衣知何時

妾身凍死不足惜良人遠戍天一涯良人一別長參  
商堂上何人事姑婢賣絲奉甘旨織絲供衣裳妾心  
鬢絲亂妾貌桑葉黃去年陌上掃髮女今年嫁與黃金郎

觀蔡忠惠墓蹟

前人

宋朝書法誰第一端明蔡公妙無敵百年遺蹟落人  
間片紙猶為人愛惜公書方整八法俱蕩諧茶錄絕  
代無當時石刻今已少况復筆蹟真璠瑒此書飄逸  
尤絕品風度不殊僧智永粉牋剝落神氣全夜夜虹  
光穿藻井蔡公乃是著名臣夔曆四諫才無倫堂堂  
事業在青史詞翰聊以娛心神公今九原不可作三

復遺編淚交落荒祠華表倚空山月明定有歸來鶴

沉香亭

陳觀

附見陳賢傳

咸陽宮殿凌紫清珠簾翠幕春冥冥太平天子欲未  
足內園別作沉香亭沉香迢迢隔海水輸貢何時來  
萬里亭成馥郁滿京華椒桂無類蘭蕙死東風淡蕩  
雲暈珠連暈步輦隨六龍葡萄出甕琥珀瑩牡丹倚  
檻懸時濃詞臣獻辭有深意醉稜月上君王醉妖風  
一起草木腥沉香塵落長安市君不見古來聖主稱  
陶唐土階三尺茅茨長

讀陳忠肅公傳有感

柯潛

胡盛捲風天地黑胡騎長驅滿塞北崖山派主知存  
亡一夜愁心頭滿白丈夫財子負恩生舉手擎天  
已傾孤城如斗猶百戰蒼蒼不遺勳功成龍虎可騎  
不可擾怒氣吹人山亦倒君臣大義心自明白日青  
天懸皎皎崩海間閨草樹寒四顧無人空淚彈國破  
家亡惟一死首陽有薇那忍餐節義文章埋不爛萬  
丈虹光燭霄漢我懷往事悲復歌烈烈英風鬢絲亂

魏孔淵太守送岑嘉州集書數韻復之

彭韶

岑嘉州真名流生平浩氣橫清秋詞源瀕洞傾枚鄒

春江曉漲蛟龍浮從班解秩不復收從軍直到海西  
頭胡沙三載踏驍騎長安萬里空悠悠間關西赴五  
馬侯郎官御史青幕遊蜀嘉山水增清幽夜夜文光  
煥斗牛嘉州嘉州知不憂遺文淪落人重脩當時炙  
手勢莫清至今寧有姓名留

古塚行

陳鉞

昔人此塚初成日春雨我碑土花碧清明歲歲松親  
明醜酒判羊酌苔石一朝無主漸榛荆隙地猶付居  
人畔陵遷容變作城邑千門萬戶皆朱甍古黃學宮  
在高處桃李成蹊聯玉樹宮前數仞夫子墻墻下誰

知古人墓地中物難久理清宵變化乘風雷怒濤  
捲地墓門裂石碑折落網棺棺可憐枯骨已成土沙  
泰金釵留半股鏡鏡古雅明如玉寶鏡照光苔色古  
呼童磨洗尋紀年背無款識飛鸞旋繞爾英傑九泉  
隔滔滔逝水無回源古來荒塚狐兔穴此塚今為蛟  
龍得狂夫感賦悲復歌羅凄風淚沾臆百年有酒  
且嚼杯莫待後來人嘆息

涇江送別

王偉日本傳

涇江自昔繁華地桑柘連陰百餘里笙歌搖曳樹底  
聞甲第巍峩空中起人事變更非昔時荒烟落日青  
慘悲豪華意氣今安在惟見江流無盡期南州文學  
東魯客歲吳迢迢赴京國紛紛冠蓋饒江酒釀酒長  
歌市道跡酒酣分袂各贈言事業相期追前賢風帆  
向晚去如鴻天濤極日空雲烟

赤龍歌

周瑛

赤龍說南海水渾巨鱗細鱗紛紛大風播蕩幾寒  
暑餘腥猶自滿江濱上帝聞之發震怒不使淫威徧  
下土飛符直取赤龍歸投彼避荒禦豺虎春雲布滿  
東南隅疎疎密密雨聲徐桑麻蔽野鷄犬靜遙聞擊  
壤歌唐虞

竹雪齋為提學戴公乃兄誠菴賦

前人

小齋種竹只十個雪壓竹梢寒  
破一鈞新月入當座老夫肝腸鐵石做一生甘作衡  
門臥東鄰獻捷西鄰挫滿城蕭鼓紛來賀老夫騎驢  
雪中過

臨汝書院成次潘水部見贈韻

前人

大冶鑄物搏陰陽青春去我何堂堂西偏小構亦頗  
良不施點點橫白奈捲簾正對五羊岡樹木拂簷交

青蒼煙紫氣相迴翔坐令白日迷晶光文采翔彪

來省郎為我葉死葉穢荒鏗然制作稱大方利背長  
距獨擅場嗟予苦學未成章點綴穢尊青與黃六經  
窟穴漱餘香拍拍春意覺滿腔與君對織雲錦裳著  
向風前聊徜徉欲驂驎鳳游帝鄉又笑目眩心未忘  
小吏抱牘來蒼皇謂耽文字頗有妨廣陸無卓川無  
梁出門萬里道路長使君局面宜更張

有所思

吳希賢見本傳

蘭荃無香蕭艾長美人別我忽孤往誰憐百萬億蒼  
生蟻蝶紛紛在盆盎吁嗟美人天一方兼葭秋水遠



相望東門喪狗老見遂浪說鳳歌直楚狂君不見空  
桑耕天隱華野志在匡時雨天下東帛不為三聘勤  
堯舜之樂那忍捨又不見鼓刀老子釣渭溪白髮婆  
娑照烟水後車不載非熊歸肯為孟津濟師起我知  
美人自樂永弗過佩紉蘭芷衣製荷誰為傳語兮西  
山有薇不可食空谷采芝休作歌

九重明聖方側席子若不起將奈蒼生何

獨不見

鄭瑗

東飛伯勞西飛燕我所思兮獨不見歲云暮矣多霜  
霰日月推遷玄鳥歸兮誰與與郭高山無蹊河

無津車轉轉馬駢駢車馬縱橫遍城闌獨不見意中

人

借邵文質王叔武戴伯紉劉惟馨謁鈞深堂

沐俊

生離死別何足憂洛陵少頃諸公留眼面風塵化烟  
水昨日草檄今山遊窄徑支藤屨萬竹宛轉高栢柴  
門幽易洞吟壇久陳迹鈎深燈火時春秋當時當籍  
兩大老一祖白甫宗軻丘誰公門徒復地主尹公流  
寓亦至此三畏變滅又滄桑增重溪山還四美我不  
敢竊道脉又不敢參詩流雲物眇眇如有求就身幸

在烟霞裡再拜先生一杯水

讀宋丞相陳忠肅公傳有感用先輩柯竹巖韻

前人

朔風吹沙白晝黑王孫天南復天北山河破碎幾時  
收馬頭生角烏頭白宮門銅駝荆棘生陸沉海覆天  
為傾謀臣漫浪夫大計三京之復成未成蜀漢江淮  
日雲擾閩浙雷崩雷風倒孤城獨手容支持志決身  
殲日激激感感秋高胡月寒眼枯有血城上彈精說  
一付乾坤老骨肉任飽烏鳶餐南山飼牛白石爛吠  
歐廷心重江漢徹桑隙穴備陰晴板板蒼天誰念亂

題松雪山水

前人

山水何人稱絕奇吳興松雪老画師鄭虔祁岳不足  
數前身合是病王維與可胸中有成竹此老林壑故  
不辱輕綃落筆百態生奇形遠勢相追逐長松自昔  
參天材踈髯碧淨無氛埃居然茅屋二三子衡門靜  
掩荒蒼苔袒跣無營百事拙竹裡漁舟臥秋月壯歌  
激越透空翠散亂白波舞晴雪素子家住雲水鄉披  
圖見画心如往藤裝穩著賦歸去倚天一笑江茫茫

端硯用后山韻

前人

別絲舊失奎房器黃眼黑眉有紛俗贅虛中起拜即墨

疾玉質金聲才實備此蟠隱約羅星斗玄津滿咽烟  
霞氣文章重綺拔殊尤詔書夜下採訪使蒲簡從役  
走萬卒西坑上巖若平地最後峇柯得真本奇寶迷  
藏方命世同時容卿白刺史遭際晚不交一睡元鏡  
中峰美少年嚴冷粗能識風致香酥冰髓潤精血火  
齊懸黎落時貴酬工翔涌不作難十家一飽中人賞  
石走江翻雷電繞及到秋啾聞鬼異靈丘谷有神明  
護茲事須煩博物志銅雀人間多事土浪竊浮名滌  
清惠高低鶴眼豈石病六一春秋含至意勿輕投贊  
屬長公貯月發雲書佛偈

蒲陽文獻卷之三終

蒲陽文獻卷之四

五言律詩

旅次寓題

徐寅 見本傳

胡為名利役來往老關河白髮隨梳少青山入夢多  
途窮憐抱疾世亂耻登科却起漁舟念春風釣綠波

平崔補閣

前人

近來吾道少慟哭博陵君直節巖前竹孤寇領上雲  
搢紳傳確論丞相取遺文廢却中興策何由免用軍

寄鄭縣李侍御

黃滔

古縣新煙火東西入客詩靜長如假日貧更甚閒時

僧借松蘿住人將雨雪期三年一官罷獄石看成碑

退居

前人

老歸江上村孤寂欲何言世亂時人物家貧後子孫  
青山寒帶雨古木夜啼猿惆悵西川舉戎裝度劔門

遊東林寺

前人

平生愛山水下馬虎溪時已到還嫌晚重遊預作期  
寺寒三伏雨松偃數朝枝翻譯如曾見白蓮開舊池

高田院橋

鄭良士 見本傳

到此溪亭上浮生始覺非野僧還惜別遊客亦忘歸  
月滿千岩靜風清一磬微何時脫塵役杖屨願相依

和王太傅遊國清塔 鄭伯玉

寒日一觀眺四天雲色稀水風迎棹起沙鷺背人飛  
玉縷鱸新膾金膏蠟正肥斜陽促歸旆那得戀漁磯

和李侍郎移竹

鄭將 天任 子監

仲夏竹迷日長竿帶箬移地生宜雨潤根淺畏風吹  
斲破沿階蘚添成宿鳳枝子猷清酒意應與渭川期

和御製觀三聖御書

蔡襄

聖業薦功德寶堂空靈交勢開千里浪光動九天雲  
法駕來時至仙都與世分皇心欽寶訓求治益精勤

過溪南韓氏宅

陳謙 見本傳

曾覽溪南勝重來四十年樹如人老矣山共水依然

香玉紛堆案晴虹對跨川吾廬今咫尺乘興且盤旋

題夾漈草堂

陳俊卿 見本傳

流水三間屋公曾半席分帝常招此老天未喪斯文  
人去留青竹山空只白雲升堂時想像金石恍猶聞

靈源庵

龔茂良 見本傳

遲回不忍去復作抱衾留斷續雲間雨蕭騷木末秋  
勞生那有此漸老欲相投最愛千山暮鍾鳴處處幽

往行都至嚴州烏駐館阻水留二日

陳宓

村館通宵吟江鄉五月秋野梅酸味足隴麥餌香浮

水滿迷行徑瀾揚過去舟亭澗如可待莫厭小庵留

郭璞墓

劉克莊

先生精數學卜宅未應疎因將虎鬚死還尋魚腹居  
如何師鬼谷却去友靈胥此理憑誰詰人方寶墓書

黃壁山

前人

出縣半程遙松間認粉標峰排神女峽寺創德宗朝  
鸚老巢高木僧寒晒墮樵早知人世淡來住退居寮

張麗華

前人

臺上栢蕭蕭空堂閑寂寥芳魂三尺土往事幾迴潮

隨翠尋難覓埋紅恨未銷猶勝江令在白首入隋朝

鶴食

趙庚夫 見本傳

鶴食從妻給范窠課子鋤絕糧緣買硯止酒為耽書  
野服迎人瀟灑心涉世疎丹爐添火候健似十年初

送陳信仲泉州教授

陳旅

南國多春水樹花滿故園君歸典鄉校我獨客橋門  
別浦征帆小高堂講席尊歲時宴諸老醴酒錦田村

題羅隱川畫卷

前人

雨氣通林空江光動野航道人巖下去茅屋樹邊涼  
斷岸入秋水遠山留夕陽登臨莫作賦遊子未還鄉

風雨既定星日皎然輾轉有感

吳源 見本傳

不眠知夜永無語覺心清慷慨思時事沉吟見物情  
賈生危論政趙括易談兵家國憂方大憑誰訪老成

過游洋留宿吳原輝后定山居

郭維貞

妙畫延陵子冥心今幾年溪雲移榻坐山下簾眠  
李愿今盤谷王維舊輞川滄洲吾亦愛那有此林泉

次韻荅方用明就簡王伯明

前人

庭空山宛宛客去雨纖纖乳犬眠深戶慈鴉戲短簷  
故交貧亦減於曆歲還添試就神巫卜家人報吉占

山中即事

前人

數日別江渚抱琴過竹溪山深黃耳遠日落盡留帝  
識字今何補懷家計亦迷明年與妻子春雨學扶犁

普覺堂

方時舉

普覺有何好秋來事事幽風簷落相子榕葉覆溪舟  
隱几山當戶翻經月到樓誰為姑射牧亦屋漏滄洲

哭郭滄洲

方用晦 名同處士

破屋滄洲上清貧獨可憐書存無子讀詩好有僧傳

建中元夜墳湖北岸邊窮交空白首莫贈買山錢

石門清隱

方坦 字履道處士

鄒子石門隱石門長畫開了無俗客到時有白雲來  
谷暖耕春雨窓陰聽瀑雷徵賢有明詔林下宜遺材

宿鵝湖寺

前人

鵝湖清勝地兩度振衣塵踏入珠林晚山環碧殿春  
碑存文字刻僧老半闕人話久鍾聲絕松房掩白雲

老圃書堂

黃思永 附見黃詒休

瓜地書廬僻柴門闌碧流波光搖席冷山色入簾幽  
琴撫聽黃鶴樽開近白鳥芳鄰有如此宜爾賦歸休

綠野耕叟

林環 見本傳

負郭有桑畝南東百畝餘閒雲常繞舍流水自分渠  
白髮身宜退紅塵跡已疎誰知城市裏還似鹿門居

南平張明道桑梓圖

陳中 見本傳

不到南平久西風役夢竟樹聲秋入屋溪漲夜臨門  
白鳥磯頭釣青山菊下樽覺來仍在夢喬木自荒村

送檢討莊孔陽桂陽判官柯潛

鐘聲催曉騎寒色上重裘笑別鷓鴣侶遙臨山水州  
直言非不用高志自難酬公暇聞吟處風清月滿樓

遊囊山寺

前人

下馬松關外行行過虎溪鐘鳴知寺近雲憺覺天低

澗底流泉滑簷頭古木齊何時謝塵鞅此地卜幽棲

與陳希明

懷或

青衿年少日曾過鄭公鄉蜃氣嘘高閣榕陰覆短牆  
別來江國晚夢落海門蒼泮水逢君話清尊夜正長

不寐

前人

世事皆塵鞅乾坤亦繡爐流年雙鬢短永夜一燈孤  
歸計算方熟詩腸吟未枯推窓看天色涼露滴青梧

菊坡為軍大尹字賦

周瑩 見本傳

解印歸來早黃花尚故坡理荒鋤蔓草習靜樞垂蘿

籬下寒香滿山南佳氣多此中真趣遠何必向岩阿

出郭

周瑩

騎馬出東郭茅簷遍村循吏需寧復急民俗可魯淳  
蕭鼓雲中社桑麻雨後村漢家循吏傳原不錄劉昆

曝背和賈汝易韻

前人

四海誰同曝半簷吾自分背温如挾纈氣暖欲蒸雲  
瘦影傍梅見軒聲隔竹聞愛君恩有獻黠竄列生文

弔吳聘君

前人

富貴踞方熾山林跡漸稀誰能甘白屋君獨謝黃扉  
學古難為用名高易嫁非百年泉壤下全璞有光輝

別顧高州

鄭紀 見本傳

曉出東郊路燕山翠斂流客從今日別我亦及春遊  
花下停征騎江頭問去舟行程幾千里雲樹共悠悠

新晴

前人

天際微風起溪雲過短牆山容環榻道草色入簾窗  
古樹藏殘雨歸鴉背夕陽飛花如有意亂逐馬啼香

會任思順太守

林俊

短髮愁青暮舟砂未可憑三山五夜夢雙塔十年燈  
魚鴈書還阻煙霞話豈曾草堂花在眼何日共支藤

和翠渠題陋軒韻

前人

幽偏良此地低小亦吾軒樹老藤欺屋溪迴水抱門  
浮生謀竟拙春事理仍繁桂索誰能過筆瓢得細論

竹

前人

斷靄橫天外青山落水中林稀行野鶴笋熟過溪翁  
索莫無諸事蕭疎又一風炎歛移處薄披寫此君同

買舟遊雲莊

前人

雲物秋來澹風情老去消野亭心一寄僕馬路成遙  
微氣開晴雨漁聲答晚潮十錢供買榜水月淨氛蕭

晚步

前人

倚林延薄蔭乘炬訊花期地煥春來早山幽月上遲

怒流噴暗壁倦羽寂甲枝天意存榜敞重遊或在茲

入秋偶成憶遂登

前人

疎樹留殘暑手無帶之憚磨教初下葉峰影暮歸雲  
野笛隨漁唱遊鳥雜鴈群草莊時看雨相憶紫芝薰

翠庭草堂次韻

前人

烏寂斷春夢亭虛繫物華山林到城郭雲水會人家  
暝落窓前葉香傳竹外花一區遺世在慰老托烟霞

寄劉雲剛

林夔

難堞全天險鱗符控上游魚鹽通小市燈火列高樓  
寄重咽喉地權分將相籌官衙留客坐離下晚香幽

送方壽卿子吉歸

前人

憑秋動歸興別意合誰知伯仲吾師友庭闈于夢思  
方書消永日簡注意良時莫向朱明問丹成更有期

經趙邊地

前人

地控龍荒險山連鴈塞雄鼓笳秋月白榆柳晚霜紅  
一帶華夷限千年頗收功天驕猶未滅長劍倚崆峒

遊武夷

黃華

真境非人世平生夢見之杖藜來獨脫肩雨看尤奇  
九曲將窮處一春欲盡時風塵吹客袂臨發故遲遲

莆陽文獻卷之四

莆陽文獻卷之五

七言律

黃校書尚房

徐寅

取得騷龍第四珠退依僧寺卜貧居青山入眼不干  
祿白髮滿頭猶著書東澗野香添碧沼南園夜雨長  
秋疏月明掃石吟詩坐諱却都無儻石儲

憶山中友

前人

憶得當年接善鄰若將閒事強夫君開開碧沼分明  
月各領青山占白雲近日藥方多結寫舊來詩草半  
燒焚金門先欲言西上惆悵關河正用軍

寄雷洋山禪者

鄭良士

畫破青山踞一條走鞭飛蓋去何遙礙天巖樹春猶  
冷鎖院溪雲晝不銷雪上茗芽因客惹海南沉屑為  
齋燒誰能學得空門士冷却心灰守寂寥

過建陽別舊識僧亞齊

翁承贊

蕭蕭風雨建陽溪溪畔維舟見亞齊一軸新詩劍潭  
北十年舊識華山西吟理肯向江村老空性元知世  
路迷應笑乘輅青瑣客此時無暇聽猿啼

使華亭

翁緯

走青奔碧月潺湲勢與晴江遠接連沙草翠侵驅馬

路岸花紅魚船煙生遠店收寒雨風起高梧咽  
暮蟬徐氏舊居人識否渡南溪下白雲邊

遊興化西門上徐

蔡襄

尋溪因過上溪遊雨後溪潭水亂流倒傍堤松節飛  
蓋為湖山鳥散鳴榔平田縱經青雲合滿屋芭蕉碧  
玉抽開濟無功酒盡去故時瓜隴有通侯

遠亭

鄭伯玉

亭勢孤高映小池盤盤一道出林扉平誅岩腹草芽  
盡直望海門煙火微樹石滿前供勝賞溪山無處隱  
清輝宣城罷句人爭誦珍重陽春和者稀

和周楚望紅梅韻

方子通

名惟深 字子通 化州人

清香時質世稱奇試作紅梅更自宜紫府與丹來換  
骨春風吹酒上凝脂直教臘雪無藏處祗恐朝雲有  
去時溪上野桃何足種秦人應獨未相知

共樂堂

陳俊卿

共樂臺前花木深登臨當暑豁衣襟紅垂荔子千家  
熟翠擁篔簹十畝陰老退已尋居士服清歡時伴醉  
翁吟憑欄四望豐年稼差慰平生愛國心

冬夜憶譙之

方希

見本傳

忽憶夫君阻笑言出門南望欲飛翻孤城隔水初候

夜書因因風自入村短句有時隨意得古心近日與  
誰論未除習氣君應晒月冷梅香易斷魂

幽化院

龔茂良

中葉指提最上頭飢禽亡賴故喧啾嶺雲西去欲成  
暮山雨比來渾似秋婉婉如今真是夢經從似在曾絕  
堪愁昔年陳迹絕意下日落鍾鳴山更幽

前歲過真陽初識子欽今道出曲江不忍遽分  
手偶成長句以志兩處山川人物之勝亦少慰

別來耿耿耳

林光朝

秋崖一夕卷炎蒸那更揮斤為斲冰碧落舊尋燒  
竈白芒長對讀書燈相期大庾何多日似出浮屠向

上層縱有分張吾未老定從臺閣看飛騰

次韻賀丘國鎮致仕

前人

桃花流水是家鄉洛下才名四十強自有赤松堪辟  
穀那能白首更為郎案頭貝葉志言久江上尊羹引  
興長解道却成香火社好將詩句細商量

送夾漈先生赴召

前人

別墅生涯富古今擬疏臺卜苦追尋一封細札三家  
市萬卷新書四海心北闕龍吟清畫未東臯猿嘯白  
雲深滿懷經濟今休斬聞道蒼生渴傅霖

到九座寺

陳安

想像精藍九疊前青鞋今得踏雲烟  
霜澗水多成玉嶺上人家半是仙  
伏蟬千年無動意老松何日不  
滿禪可憐倚馬思歸客有底區中未了緣

哭黃直卿寺丞

劉克莊

久在文公几杖旁暮年所得最精詳  
貧甘香火辭符竹病整衣冠坐黃床  
壯士軍中悲亮死先師地下惜  
回亡法雲破寺三間屋却有門人遠赴喪

題趙山中祠堂

前人

端平閒說建祠堂白首纔熏一炷香  
早有埋辭哀錫

擢脫為畫贊頌東方秋風浩蕩吹墳樹  
落月依稀照屋梁千古行人來下馬  
陳詩不必奠椒棗

謝趙憲副使惠建茶

陳堦後神之後知

貢餘自合到侯王誰遣甘芳入  
覓腸野客驚看龍鳳  
壽家人學試蟹魚湯題來諫議三封印  
分到尚書八餅網盡酒從前醒腐氣  
時時洗取簡編香

使金

傅至叔名誠見本傳

霜明玉節映寒流馬渡盧溝向上頭  
萬里河山觀古塞百年荆棘嘆神州  
要臨瀚海銘燕石莫上新亭作楚囚  
多少遺民思舊俗可憐金帛歲包羞

城山園清塘

余謙一見本傳

湖光山色酒杯中此會那知一笑同  
風暖空巖落松子雨晴新漲沒  
鳧翁隔林村杏微茫凡一逕  
禪房曲折通老艾當年題品處  
斜陽無語想高風

同僧遊頤陽塘上生院

趙庚夫

公堤上下看沙鷗得句支筇自點頭  
風露高時將鶴伴溪山好處載  
僧遊老無志願惟漁艇間有工夫  
上寺樓歲晚淵明頌自笑督郵未  
至合歸休

被執至合沙詩寄仲子訣別

陳文龍見本傳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  
自經溝瀆非吾事得死封疆是此  
時須信紫臣堪擊鼓未聞烈士樹  
降旗一門百指淪胥比惟有丹衷  
天地知

送朱蓮峰著書得官南歸

陳旅

城東有客過吾廬揮塵高譚逸氣舒  
金馬豈無方朔伎石渠今取夏侯書  
沙堤老屋秋楓合海浦歸航暮雨  
疎戎亦草玄官拓落江南無地可  
耕鋤

和連汝信

任時敏名衡

習靜幽齋絕外思景深情曠兩相宜  
風薰花氣晴侵夢雨漱溪聲寒入  
詩魚近碧闌人狎見鹿眠香芷客  
來疑時時懸榻需君至此興旁人  
未必知



懷士方

前人

松邊分袂歎秋涼又是西風老素商海國雲深無過  
鴈雨窓燈寂有鳴蟻清尊誰共黃花酒白髮先分紅  
葉霜兩地相思應不異他時試與檢吟囊

遊華嚴寺

柯舉 處士就竹園

舊遊曾記此山川萬事回頭一夢然早歲不知人易  
老晚年方信世無禪樵柯牧唱千村暮鶯語花香二  
月天人境了然描不就山僧對我更談玄

和韻答雪巢病中見寄

方時舉

文盟深喜得過從苦憶皤然一病翁雖亂會同僧寺

高陽文獻卷五

六

雨笑談還醉橘岩風花邊藥裹時時晒竹裡詩囊句  
句工擬報平安消息近雪巢深處早梅中

和陳廷中避地南泉

前人

思君時復上寒岩十月林巒尚翠嵐溪竹栽成綠玉  
杖石橋柱過白雲菴客懷最與山僧似時事難從野  
叟談却憶當年杜陵老卜居正近浣花潭

西庵謾興

方坦

留宿西庵歲又除橋梧據坐一僧如暖姝竟作堂堂  
別懶性空為吐吐書垣竹紫侵寒雨重野梅香襲曉  
烟疎山中酒熟應歸去數畝園蕪帶雪鋤

為黃原清賦緩溪漁隱

郭維貞

漁郎家住清溪曲買斷徐潭作釣鄉自製蓑衣眠別  
渚故移茶竈上輕航荔支林鳩水烟暖鷓鴣桃花野  
岸長日暮醉歸魚滿筐棋青敲火倚疎篁

和方晦齋韻兼簡陳以靜

前人

佳人自古多薄命笑殺無益乃盡眉鏡裏雲霜憐我  
鬢燈前風雨誦君詩餘生亦擬歸兜率三樂那能學  
啓期最憶溪毛伯村醅秋期煩報鹿門知

苔溪耕隱

方用晦

苔溪環翠入孤湖古木雲莊即舊居每種林田秋釀

不甫陽文獻卷五

七

酒剝收桐子夜觀書雪晴度嶺開騎犢客至沿溪旋  
打魚老我塵中無隱處借君餘地著菲虛

送別賦得東渡春潮

林士敏 凡本傳

長堤揚柳綠婆娑二月江南春水多送客又經桃葉  
渡逢人還唱竹枝歌沙明翡翠葦芳草日煖銀魚戲  
碧波正好尋幽同載酒東風爭奈別離何

九鯉湖

黃孟良 洪武中以  
為松陽主簿

人已昇僊鯉化龍伊誰湖上構僊宮石遺丹竈滄溪  
裏烟鎖瓊臺縹緲中青鳥去來猶夜月碧桃開落自  
香風此行非為邯鄲夢擬向橋頭遇石公

壺山歸隱為宋允題 鄭雲 見本傳

三秦羈旅十年心故里歸來白髮侵蒼徑落花春欲  
盡門流水雨初深耕餘北隴隨孤鶴吟罷南軒撫  
素琴亦有舊居鄰水石他時許我重相尋

和胡學士冬至後六日遊牛首山佛窟寺

林環

松下禪扉畫不關垂蘿應許世人攀黃龍說法諸天  
在白馬馱經幾日還近戶泉聲晴雪後隔林僧影夕  
陽間不須久住煙霞樂暫得尋幽即是閒

和山行信圖為隴西彭子玉題

齊陽文獻卷五

黃約仲 見本傳

吳烟越樹共依依候館驚心一鴈飛三徑秋隨芳草  
盡亂山人向故關歸碧雲拂曙迎征旆黃葉從風點  
客衣聞道滄浪多應召明時莫遣宦情微

送楊叅政歸閩藩

前人

金臺相送思依依霜落關河鴈正飛萬里獨承行在  
召一麾仍向大藩歸舟移越渚孤雲遠踏入閩山古  
木稀況是黎民懷惠久陽和又到省中微

送方濬源教諭歸宣城

黃壽生 見本傳

古戍遙臨野水邊幾家籬落帶人煙夕陽激灩乘榆

合暝色蒼茫堆堞連歸思謾從何處寫客心偏向此

中懸死陵山色看來近不用回頭重惘然

題小景

林文 見本傳

數間茅屋倚岩阿石徑縈迴出薜蘿萬里碧空飛鳥  
沒一林紅雨落花多舟橫野渡無人喚夜響溪橋有  
客過天外斜陽催夕景滿懷詩興欲如何

題濯纓亭

周整

平湖渺渺混陰晴湖上名亭舊濯纓兩岸好山澄爽  
氣四簷芳樹帶寒聲坐來白鳥情偏狎唱徹滄浪興  
更清何待臨流洗塵垢此身久已謝浮榮

送行人司正邵震使安南 柯潛

天王出震繼虞唐宇宙重新化日長使使車書歸一  
統遠頌正朔到殊方碧天盡處通容管瘴雨晴時過  
富良珍重平生清苦節莫將蕙草載歸囊

寄愚庵陳家宰

彭韶

勒就功名上鼎彝乞骸累疏達金扉鴻恩此日加宮  
保鶴年足古稀閒結耆英尋舊侶新裁野服稱  
初衣柳絮紫氣銷沉久喜見清風太守歸

送鄭啟善掌江都教

李仁傑 中唐吳郡人

故園桑梓舊連陰京邸相逢喜不禁尊酒又為千里

別篇詩聊寫十年心波光渺渺隨舟去柳色依依向  
客深明到維揚如見鴈慈熱無惜寄佳音

嚴溪舟中見月有懷知已 陳鐵

陰雨連旬惱客悵因月色自推蓬十分霽魄此時  
滿萬里清輝到處同烏鵲夜棲驚未定魚龍秋睡杳  
難通故人懼笑知何在詩酒小樓闌海東

自悼呈柯孟時學士 前人

閒調綠綺操倚蘭轉覺人生適意難幾處好山吟謝  
眺一庭深雪臥袁安芳隣有酒頻留飲孤館無書設  
借看堪笑昨宵清夢裏猶排闥闥獻琅玕

奉陪瑞州守李公清風亭小飲 前人

九日郡侯饒野趣登高直到洞山尖任麾翠壁題詩  
句醉摘黃花插帽簪萍水衣冠千里會風流儒雅一  
時象不須細把茱萸看拚取年來白髮添  
登擬峴臺讀晉南豐碑次潘水部韻

周瑛

摩挲苔刻讀殘文往事悠悠付夕曛野煉未收前洞  
兩山風遙送隔溪雲霸圖馭世應多術王道驅民不  
掩群臨汝依稀同漢河曾無垂涕到裴君

郡齋酌別送鄭御史還貴溪用聯句韻

前人

短箔疎簾風雨深一壺濁酒夜談心青山河處尋同  
調白髮此時逢賞音徐穉到門應下榻管寧鋤地獨  
揮金懸知別後相思憶兩地停雲向夕陰

題九鯉湖 鄭紀

一自丹成入九天只今山水盡名仙鸞鶴馭三千  
界貝闕瓊宮幾百年物外已忘生死幻人間未斷去  
來緣使車暫却紅塵跡來借清風一榻眠

寄題冠萊公祠 方岳

附見方岳傳

鈞衡獨運殿巖廊微徽胡塵起朔方日殺親扶行斧  
鉞天威遠播靖封疆北門共惜懸朝晚南粵誰知去  
國長氣節如公天下少故令枯竹感雷陽

題鶴洲延綠亭 吳希賢

信手栽花香可拈綠陰啼鳥在危簷湖光向晚斜  
竹野色經春迥隔簾水落蘆溪分一脉天垂壺峯露  
雙尖帽川浪說多奇勝何似茲亭吏隱兼

和無題二首 張元紳

附見吳希賢傳

銅魚雙鑰夜沉沉十二瓊樓禁苑深九曲柔腸千種  
恨一天明月萬家砧舞衣謾著重重錦歌袖空閒綰

縵金自笑不如紅錦帳尚垂帶帶同心

花枝嬌媚頰春寒幾度含情強笑看盡日不聞來玉  
鞦一春空費倚闌干垂簾不放雙飛燕鏡偏傷獨  
舞雙雙少渴心消不得金盞說說露盈盤

松門書院

魏時敏

許見吳松門

松門直上與雲齊梧竹陰森路不迷  
石更看午夜照青藜雨餘一水當溪落嵐淨千峰入  
戶低只恐

明時微詔起却教鶴領幽棲

夏日偶成寄高知州

前人

吳甫也

三

一春臥病掩前扉轉眼風光又葛衣  
江郭雨晴榕葉暗山正地煖豆花肥  
騎馬聽鷄出喜買扁舟載鶴歸  
欲把長竿釣明月白雲占斷子陵磯

送僧還牛首山蘭若

前人

懷人飛錫向南天石上相逢話夙緣  
蕉葉藤花兜率寺灘聲月色建溪船  
途中施食曾留僧底跡不離禪  
更說故山多法侶共有松偃舊房前

寄黃處士

林釗

附見林文傳

半月池邊老謫仙松篁一徑護茅椽  
逸懷夜雪山陰棹生計春風谷口田  
慷慨詩章追古作風流文采冠

時賢相思幾夜看星斗一點晴光太白躔

匡山次陳白沙韻

顧叔龍

許見顧去

我來還約白沙翁夜雨蒼茫一棹同  
山踞至今多動草海濤終古起悲風  
君臣魚水魂猶在胡虜腥羶跡已空  
鐵纜江頭三片石前身端合是三公

送方壽卿入京

林俊

委巷陰森竹樹斜隻藤支老大方家  
醉移錦瑟絃七鴈看拂青衫袖囊蛇  
歲晏相期自心事君行獨贈一梅花  
出門奈懶吾先別偃臥江天數落霞

再起感懷

前人

重是雲居久想眠坑殘凡骨未能仙  
西南文字江山債老大風塵大馬年  
絕域孤屯銅柱外荒祠古柏錦官前  
出門二表肝腸在刻鵠功疎一惘然

正寧寫懷

前人

老忙愁疾轉焦煎燈遣訶呼借晝眠  
幾地烟霞淹日月百年文字欠山川  
洞門白石乘牛處華表青峰化鶴年  
欲往桃源訪遺跡小舟閒坐武陵仙

靖安即景

前人

結約春還又客先馬鳴小隊出盆田  
雙峰雲動雨溪雨七井星回百竈烟  
政急閒閒思解網月明湖海夢

歸船簡書願亦真前意多在空長去鳥邊

南高成

前人

一窩山蘭結重雲新共  
菊浮生新雨邵平仄飛回別谷雲偏懶流過中天日  
易斜心述古人痴未放草窓義易送年華

全節祠二首

前人

大息橋山事不還却留羅襪試問關决天母子風濤  
外如泣君臣祖豆間骨冷尚煩春草綠泪枯真帶石  
厓斑翟輿禕服莊嚴在可是男兒有厚顏

汗携塊肉泪相看志决身裁力許難舊内已頒元曆

印行朝終少漢衣冠汗漬到海流方盡官骨凝秋氣  
作寒獨倚厓門吊興廢野陰風雨杜鵑殘

再乞侍養書懷

前人

即辰三沐更三薰滿紙平生重上闕天關正如無繫  
鳥林深窳有不歸雲山高月小蘭波夢往怨德驚惠  
帳文進止乾坤自情事話長燈影記臨分

初秋

前人

忙盡乾坤一歲華石協今子菊將花秋江合作鷗群  
地社日空辭燕子家力薄壯心慵看野清邊淡重  
聞笳廣庭四壁蛩聲冷碧落高低到鴈斜

烏江項王廟

方良節

落木蕭蕭江景空江頭有廟祀重瞳殘碑零落寒煙  
外遺像荒涼夕照中關内望遠秦父老淮陰坐失漢  
英雄可憐身死東城下决戰猶誇斬將功

遣將良醫致仕

林夔

不梅漫刺謁朝官依舊滄浪一釣竿宦味便從今日  
志交情轉覺別時難藥爐午熟初嘗火竹院朝暉未  
盡冠却憶進方親

御展再湖弓劍雨聲寒

約羅志

前人

兩年宦路惜睽違春院關河一棹歸楊柳暝煙啼頰  
重闌干疎雨落紅稀故人氣味真玄酒遊子心情又  
彩衣十里官曹頰在望竹爐煮茗待斜暉

落花次韻二首

陳伯獻

銅鑿燃鳴夜無權十日春凝九日寒斜閣秋千閑院  
落亂嘶叱撥過長安流光冉冉欺人易時事悠悠  
意難誰說穠華偏擇地五侯池館總摧殘

綠肥紅瘦綺寮前如兩沉陰咽管絃隋苑林空仍綴  
絲洛陽擔地不論錢蝶衣曬粉傷新緒燕窠凝香結  
舊綠榮落乘除還宿數臨風無用一慨然

落花次韻二首

吳昭 附見吳源解

春事闌珊思轉悠，因掃徑喚蒼頭。誰家短笛風輕度，何處長橋水亂流。苔濕有香黏屐齒，月斜無影上簾鉤。却思割錦纏頭地，虛負歌兒字莫愁。

對菊次韻

徐元稹 字明微，一字季微，一字季雅，一字季直，一字季康，一字季明，一字季亮，一字季光，一字季華，一字季榮，一字季茂，一字季盛，一字季興，一字季進，一字季退，一字季平，一字季安，一字季寧，一字季靜，一字季定，一字季和，一字季順，一字季康，一字季泰，一字季吉，一字季祥，一字季瑞，一字季祥，一字季瑞，一字季祥，一字季瑞。

雪隨綠竹恨五更，風江城遷客頭。應白野店吳姬酒，自紅鴛鴦獨性玄鳥在。嘶香還入畫堂中。

青陽文獻卷之五終

青陽文獻卷之六

五言絕句

壺公山

翁承贊

井邑斜連北，蓬瀛直向東。秋高岩溜白，日上海波紅。

題蘭

郭維貞

杏林先生自山中歸

前人

澄浦生蒼玉，幽甍得露多。採芳將有贈，不柰遠人何。

五月冲溪雨，題詩心緒違。天寒一樽酒，吟社故人歸。

哭羅應魁狀元二首 周瑛

人心皆孔孟，世道皆商周。此意無人會，西風吹古丘。

白日金牛洞，青雲丹鳳樓。思君不可見，新月上簾鉤。

七言絕句

梁嶺

林藻 附見林藻傳

曾向嶺頭題姓字不穿楊葉不言歸弟兄各折一枝  
桂選向嶺頭懸影飛

一斛珠

江梅 東華民家女

洗何用明珠與寂寥  
杜葉雙眉又不描殘粧似泪汗紅綃長門自是無梳

方直甫見示次雲乞豫章集數詩偶成二小絕

林光朝

偷水佳人白玉欄花前何似妾容顏從來未省傷春

意何自樓頭盡遠山

莫怪騷人大頰頰曾聞阿母語劉郎神仙本自無口

說尸解由來最下方

詠史二首

劉克莊

虜入中原力不支洛陽各勝浪相推可憐揮塵人如  
壁半夜排牆猶未知

保惜金甌未必非臺城至竟亦成飛隱侯老任梁朝

事却為閑情減帶圍

九座閑詠

林彖 見本傳

短短桃花點綠莎輕輕白鳥下晴波宛然西塞江邊  
路只欠能詩張志和

木蘭陂 旁有鄭耕老書堂耕老時分教四明

葉茂良

木蘭春漲與江通日日江潮送曉風此水還應接鄞  
水為誰流下海門東

熙寧橋

鄭叔僑 附見鄭伯五傳

千尋水面跨長橋隱隱晴虹卧海潮結駟直通黃石  
市連艘橫斷白湖腰

舟下建溪

方子通

客航收浦月昏昏野店無燈欲閉門半出岸汀楓欲  
死繫舟猶有去年痕

題班婕妤題扇圖

陳旅

層城拓館重徘徊坐見瑤階長綠苔紈扇秋來定無  
用君王方築避風臺

題古木幽篁圖

前人

蕭蕭木葉落欲盡渺渺洞庭生白波虞帝不還秋事  
晚幽篁斜日倚湘娥

興化縣尹馮西美歸三山 郭維貞

橘仙岩下曾相見沙合橋頭杜宇啼白髮故人官滿

去一簑寒雨上春犁

哭郭滄洲

陳耕之

能詩東野名偏著愛酒陶潛貧不憂今日牛眠三尺  
土寒潮依舊落滄洲

題墨竹

林環

曾記吹簫學鳳鳴碧雲深處度秋聲誰移一片瀟湘  
影寫作江南萬里情

閨怨

方熙

深閨有泪濕羅衣萬里沙場音信稀滿地落花春又  
去雙雙紫燕認巢歸

入清陽文獻卷之六

晚過畫屏巷

陳鉞

瓦礫平鋪石磴斜棘枝藤刺接桑麻老翁閒說當年  
事指點東鄰是相家

次陳白沙韻送賀克恭歸遼左

周瑛

故國溪山病裏還半生心事語人難牀頭舊有匡時  
疏不許傍人來借看

為葉左參題寫驂亭

前人

藝苑開荒歲月勞幽蘭香正雜江臯白頭心事無人  
識風雨滿庭自寫驂

沈石田畫次韻

林俊

籟藥苗齊竹又孫殺無歲月是煙村貼山墻短鷄登  
樹背路花深鹿卧門

清陽文獻卷之六



彭祖觀井圖銘

陳靖見傳

淳化中子將命之狄丘道由彭門有宮得彭祖觀井  
圖以為觀中有臺榭人物山水森然萬狀其佳象  
幽致繪事之工予無取所慕者唯彭氏面井而覆之  
以輪背樹而纜之以繩凭杖斂躬踟躕而迎視兢兢  
然若將墜也嗚呼古人臨事而懼有若是檢身遠害  
有若是後之君子得無效歟因銘于座右曰至哉古  
人遠害全身戰戰兢兢恒若履冰朽索之馭納隍是

南陽文獻卷七

慮 天子則之鴻圖永據存而懼亡繫于苞桑諸侯  
則之其國必昌若舟弗濟夕惕而厲大夫則之其家  
孔熾直哉惟清執虛如盈君子則之其道元亨不爭  
在醜無愧屋陋庶人則之其食孔阜吾省予行吾慎  
予守竊比老彭式介眉壽

山路銘

劉孺 字仲則 工部尚書 尚書通文

自游洋山行九日抵延平之西芹萬山紫結  
一路如線僕輩負戴穿公躋攀未始有失既  
得驛路時蹶而蹈者莞尔而為之銘曰  
遇險則恐居夷乃肆恐故無虞肆實多墜子胡不觀

天下萬事易之則難思難則易越栖會稽吳亡可待  
葵丘色矜會者四解毫釐失操霄壤成敗嗚呼戒哉  
無有細大

箴

律已以廉

王邁 見本傳

惟士之無猶女之繁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母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  
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餘幾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撫民以仁

古者於民饑滿猶已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乎入室  
笑語飲醲啗肥出行鞭朴曾痛癢之不知人心不仁  
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餘幾  
誰甘小人而不為君子

存心以公

厚姻婭近小人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  
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  
大道康莊偏見室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奸喜怒偏  
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暗

蒞事以勤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凡縷絲而顆粟皆民力乎爾供  
危馬而曠厥官食馬而怠若事稍有人心胡不自愧  
昔者君子靡素其餐汗流洽晷日不辭難警沈計功

夜不違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主靜箴

劉閔 見本傳

太極之體惟貞而靜其在人心是之謂性靜極而動  
五氣順行其在人心是之謂情至虛至明不偏不倚  
乃性之德惟靜之理率性而行毫釐不差乃情之德  
惟動之和體立用行動根乎靜根得其培支達斯盛  
主靜之要敬以持心不規不閒必戒必欽慮慮不生  
一疵無蔽儼然若思對越上帝事物之來必精其思  
隱微之際必慎其幾無過不及斯情得正酬酢萬變  
主靜常定事應既過空衡平動靜循環一理遵行  
乾乾不息馴致聖境伊顏何人在乎自競

贊

老人星贊 慈利

吳希賢

按志老人星在秋分之日南極常以秋分之旦  
見于丙是謂治平之書自故常以秋分候之南郊某  
年月日是星寔見臣某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孤南  
之虛秋分之旦候者皆言明星有爛稽之占書曰茲  
所見其端匪他惟壽之徵厥徵伊何 天子萬壽朝  
有老成氏有若焉若壽域八荒一區天監在下而  
壽其徒書曰介壽曰攸好德德馬而壽斯謂平洛皇  
有顯德天命用休明星之應匪力之求匪力之求為

國上瑞小臣作贊敢告有位

今南陽文獻卷七

五

雜著

意二篇

黃滔

或謂解者曰師曠也替者曰離婁也無不恃其辯之  
戲或謂魯儒曰顏閔也蜀儒曰楊馬也無不喜其辭  
之美是何彼視聽之亡而苟能自鑒此以耳目之貌  
而反不自知噫  
芝蘭草也松桂木也喻於君子而榮之桀紂君也李  
斯大臣也盜跖華胥也喻於小人而恥之則知蛇克  
銜珠而美蛇能荷醢身而匪龍意

帝王伯

鄭厚 見本傳

今南陽文獻卷七

東鄰帝亡牛累極迹之七日得之岩巖之中累累然  
一羸牛耳擊家喜謙皆有德色其比鄰且慶之矣雖  
扉履之藥糧糗之費筋力之疲失吾故牛之肥澤不  
恤也西鄰之牧者日出而駟散之夕而估之無獲在  
筋力之羸牛濯濯然日滋矣牢而涂之圍戶而入牧  
人與其家若無所有是故堯舜性之而人不知湯武  
身之而人不疑王伯假之而天下賀

說

豫齋說

陳宇 後漢子知楊州

昔周茂叔每令學者尋頴子樂處于讀易至豫之九四每思此文為豫主欲尋其所以豫者而未得及觀兌之大象有曰君子以朋友講習始知豫之所謂朋蓋啓者亦此意蓋豫卦除下一畫則為艮而九四正當艮之上焉實而有光輝宜其大有得而且勿疑也良父兌有兌之朋友講習而後有良之焉實光輝此四之所以為豫主也此衆爻所以必由之而後豫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一日訪阮初菴目其齋扁曰豫始焉未悟其易初為豫之意久之乃若有得於心蓋初則雷在地中復之時豫則雷出地奮豫之日有所存養於中而後有所發見於外此可以見阮君之所學也予因以前之說而質正阮曰此固朋簪之所以盡也他爻亦可得而聞歟予曰豫卦除四為豫主初之鳴三之盱上之真以豫為豫者也二之介于石五之貞疾不以豫為豫者也孔子於二則曰中正也於五則曰中未亡也不言所豫大矣哉此則吾儕之所當講習者也天下之豫又孰有大於中正之道乎阮曰然乃筆其說

鬼說

同瑛

有鬼乎曰無鬼也色如削爪髀膚如植鱗身如斷葛鬚首如蒙俱似鬼狀此其人死且數千年鬼貌怪形人無見者無鬼乎曰有鬼也介而行被髮而踊豕立而人啼執弓矢向王以射王伏歿死其事甚怪也然則鬼有無何居曰人之生也泊乎氣耳氣聚而生氣散而死散而未盡而崇興焉蓋氣盡而死者魂歸于天魄歸于地矣崇何從興故臯陶傳說周公孔子死不為怪者氣盡也氣未盡而死者魂升而沉魄降而滯故鄭伯有趙同公子彭生周大夫杜伯死而為怪者氣未盡也然則無鬼者其常也有鬼者其暫也雖曰暫有終化而無君子謂之無鬼可也

震雷說

前人

成化癸巳春州民有震死者或問曰雷有形乎曰無形也無形而震者何也曰陽決也陽動而陰靜陽關而陰翕二者其性相反也惟其相反而不相得故其勢相持如仇然於是動者欲出而為靜所制關者欲散而為翕所拘故陽挾陰以行飛走振迅動盪盤薄或左或右勢無定在久而陰負則陽決矣陽決剛之至也遇木則木折遇石則石裂遇人與獸齧粉矣雷

何擇於木石人獸也哉過其決耳曰雷無形而人拾得雷斧者又何與邵氏謂星與雷皆石氣也星殞于天而化為石雷震于地而化為斧皆石氣也雷何形哉

文昌祠說

前人

今天下郡縣學多建文昌祠祀所謂梓潼帝君者守正之士皆服其祠矣然未有明白著說以辯之者考天文志斗極星曰文昌宮一曰上將二曰次將三曰貴相四曰司命五曰司祿六曰司災占天者謂文昌六星乃天六府主集計天下事又司祿主賞功進士考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以禋燎祀司中司命說者謂即文昌第五四星也由是觀之則所謂文昌宮者指天星而言所以祭者則隸于大宗伯也今夫文昌祠正中而坐者為梓潼帝君帝君左右二童子曰天蓬地啞相傳以為帝君判天祿二籍職首舉天聲口得言而耳不得聞地啞耳得聞而口不得言故其事案秘又有九十七化書謂帝君所作大都竊吾儒之緒論飾異端之邪說詞人學子不知其妄爭祀之吁亦惑之甚矣夫道莫正於孔子而人之為學莫先於孔子孔子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所以教人定

心志也又曰... 修人事以聽天命也漢董仲舒對江都王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論者以舒為學得孔門正路以其知聖賢所用心也今方建學校以講明孔子之道將欲使學者翕然趨之顧乃祀怪誕無稽之神而導以奔走利祿之路其可乎愚謂得全璞當毀琢種芝蘭當鋤荆棘孰謂孔氏門墻而此淫祠可無撤也

傳

林孝子傳

黃璞 元本傳

林孝子撰泉州莆田縣人初舉進士不第仕寒垣後  
 仕不擇祿為福唐縣尉翼遂迎養未幾聞其有疾奔  
 還其家行不俟紳而失哺及罹難疾殆至殯絕漿不  
 濡口往往三日或五日自埏磚甃營丘壠及踰塋期  
 獨廬墓則形走助哀神祇薦祉故白鳥再集甘露聯  
 降泉州中使府時貞元癸酉歲李若初廉使茲地深  
 所嘉嘆遣從事親往視驗會天久暎乾露彩融釋擯  
 拊膺大哭曰自盡於其親人子常道貞符之降本非

前陽文獻卷七

十一

所望向者所降其福我耶其禍我耶今使車將至苟  
 無所驗非餘骸足顧抑將殍于州里矣遂巡愁雲四  
 合異香中來觸物氣氤成甘露煥然五色餽然甘  
 味移時不消于木同色靈鳥素質翻翻來翔闔郡共  
 觀無不從驗以是情者知敬悍者知馴既圖其狀李  
 公遂以上表德宗愛勸孝道降制褒異命立雙闕於  
 闕下林家歐陽詹會序甘露述其詳其事黃子曰天  
 道不遠感而遂通林生因心之感上達乎天累降祥  
 符坐獲旌表是謂天爵豈下萬鍾之貴遂登名此書

以贊孝道云爾

前陽文獻卷七

十一

題跋

跋趙忠定公朱文公與林井伯帖

劉克莊

某為童子時受教於先友井伯林文初筮主靖安簿  
辱授印馬卷中諸帖皆嘗見後三十餘年復從君  
保陳君見之蓋先友宰上之木已拱而其家亦益落  
矣感今念昔不勝悲慨當乾淳間艾軒先生與忠定  
相君同館井伯文以艾軒猶子為忠定上客所交皆  
當世名人而於朱張呂三君子尤厚忠定帖雖家事  
頽碎亦謀馬文公帖如黨論之與大愚之貶衡陽之  
幾皆當時大變故去大夫掩耳不敢聞公獨諱諱然  
越善於井伯丈一太學生未脫常布而隱然任世道  
之隆替受諸老之付囑可不謂賢哉初餘于縣尹有  
憾於忠定謫命下祖昔人憾萊公元城故智張皇特  
甚井伯丈適在吳中先馳書以報忠定賴以自安嗚  
呼使遇良史筆之豈減於陳仲弓郭有道耶昔太史  
公書傳揚惲蔡中即書傳王粲韓吏部文傳李漢不  
必其家子孫也君保其善藏之

跋朱文公與陳丞相帖 前人

文公上受孝皇深知當時元老大臣多敬事公下為

天下學者尊師唯不為時相王魯公所喜或言因按  
發唐台州而然夫為天下之宰當平其心顧以一鄉  
人芥蒂習中乎文公與陳福公帖云除書朝下劾章  
夕聞者亦足以見其不容於時之大意蓋曰主眷曰  
人望曰公論至此皆不足恃而相權亦可畏矣若夫  
上無人主之知次無元老臥之助下無天下之譽又  
值王魯公輩當軸秉鈞止有山林一路可入別無他  
法林君善藏此帖非我輩人勿輕出

跋許敦一鶚廷對策

前人

友人許君孟珩奉對大廷語直屈居第七聞者壯之  
予曰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君策既痛斥清臣祖  
洽他日所立必有以愧二人之面而伏其心者否則  
天下後世將以我之所以責人者而責我豈不甚可  
畏哉或曰科舉之士志於得而已李葉之罪不在於  
少壯應程度之初而在於老壽已貴顯之後余觀二  
人仕宦最久皆磨礪所善洗濯前非之日也廼迷而  
不復流而忘返終其身而後止茲其所以為可罪歟  
昔張安國對策舉檜既魁天下大悔之後交游朱張  
為紫巖公上客亦安國也蔡巖應舉時師了翁及貴  
欲殺了翁亦巖也然則初節似文饒未足為君喜晚

節似安國君可不勉哉

跋詩家道山集

鄭南吉

字伯龍

作詩難編詩尤難古人編詩多失性性病於體格不備或人非本色未爬到廢處或所作體墮一偏只編得自家詩詩前集諸賢有所未免余少讀詩惟喜呂氏聲澤臨川曾遊唐絕句今得林君德明所編詩本道山蓋畧祖呂而詳於曾又善推原昔人命意之本造語之法摘其微妙以示學者詩之關鍵具是矣然君猶謂初學啟蒙其縱橫變化出乎規矩之外所謂神而明之則存乎人丹墟鷄犬白日羽翰亦自未吸新吐故鍊形導氣中求之君自著有敝帚集所謂爬到廢處不墮一體出乎規矩者君其得之矣

跋李仲元畫晉諸賢圖

陳旅

晉人清虛宏遠仲元可謂得其韻度者矣當時取人先白望後實事司馬氏不作職此之由茂弘豐功雅量在江左無與倫儼然不能用陳願熊遠之言以革曠誕之弊安石有期功之服不廢絲竹士大夫習以成俗此謂可惜也餘數公皆一時名人然皆未免有如圖中袒跣之態君子於此有所興起而亦有所創艾乎

跋許益之古詩

前人

右國子博士吳正傳氏所藏金華許先生古詩十三首先生不喜矜露人罕見其辭章今寫此以遺正傳豈非以相知之深相好之篤而然歟旅嘗病夫近世有儒者詩人之分也深於講學而風雅之趣淺厚於賦詠而道德之味薄要之皆非其至焉者烏乎無儒與詩人之分也先生沉潛載籍大而聖賢心學之蘊細而名物度數文字句讀音義之詳靡不究極隱居終身不以自外至者易其素守計其平日之所用其心者迨若未遑他及而此詩冲澹醞藉音節跌宕而與致高遠乃在軒文極為詩者是豈可以向所謂儒者目之哉其庶幾吾之所謂至焉者耶觀其詩想其為人蓋亦一世之豪傑而不見於用者耶旅學不進而志未衰欲受教於澗河之東而先生已矣三復遺墨不勝悵惘而獻歎也

跋方詩境叙長官遷莆事始

方大琮

大琮叢見鄉人凡諸姓墓誌皆曰自光州固始來則從王氏入閩似矣又見舊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來自固始詰其說則曰固始之來有二唐光啓中王審知弟兄自固始携諸姓入閩此光啓之固始也前此



晉末岳亂林王陳鄒丘黃何胡八姓入閩亦自固始  
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獨莆也凡閩人之說亦然且閩  
之有長材秀民舊矣借曰衣冠避地而來豈必一處  
而必曰固始哉况永嘉距光啓五百七十餘年而來  
自固始前後昭合誠切疑之及觀鄭夾深先生集謂  
王緒舉光壽二州以附秦宗權王潮弟兄以固始之  
衆從之後緒拔二州之衆南走入閩王審知因其衆  
以定閩中以系梓故獨優固始故閩人至今言氏族  
者皆云固始以當審知之特貴固始人其實非也然  
後釋然知凡閩人所以牽合固始之由嘉定辛巳游

宦江西有清江同姓人携寺丞叔所辨長史自固始  
遷莆之非曰此寺丞客清江日所傳也益知長官因  
官入閩遂家於莆猶在唐世援据明白其為祛惑信  
矣敬錄于前

文安公帖跋

余謙一

右先文安公遺墨一紙於里巷學童剪裁故紙中得  
之雖不甚完猶得五十八字蓋宦游他鄉與母家延  
陵氏所作也方承平時公之真蹟懸金莫能致况兵  
火後乎今笏舊遺誠吾家至寶此紙為家書內幅不  
過候問彙恭爾然篤實忠厚諒然見於情文自其本

求之孝之所推也端方嚴重凜然見於翰墨由其內  
觀之敬之所形也書法心法也心法家法也艾軒先  
生論公父子嘗覽之萬石君家一言以蔽之亦曰孝  
謹而已烏乎後之人其勿替之哉

讀韓柳蘇黃集

林光朝

蘇黃之別猶丈夫女子之應接丈夫見賓客信步出  
將去如女子則非塗澤不可韓柳之別則猶作室子  
厚則先量自家四至所到不敢畧侵別人田地退之  
則惟意之所指橫斜曲直只要自家屋子飽滿不問  
田地四至或在我與別人也

讀柳文

顧長卿見本傳

大德壬寅夏余以事趣福唐寓所卑濕鬱蒸悒悒如  
墮甌閩既簡出入又倦應酬益無事搜故麓得柳文  
數帙與客味讀以醕日容曰河東文刻削多微詞間  
未脫駢儷習間又好為浮屠代作慧語去韓迥甚予  
曰二公生相好文筆相軋然柳非柳膝韓者母輕  
嘗讀宋清傳客曰余謂刻削多微詞非耶至李赤傳  
曰甚矣又讀蕭龍說曰為尚書即例貶後懟筆也累  
累讀蠅蟻傳糜驢鼠戒愀然曰子厚以謫忤妄專而  
濟人類於是蠶螽者抑又甚矣最後讀何間傳曰噫

君臣之際尚忍言之是不可以訓撫卷借借好夜若

不能平者予曰是惡足為之戀念而借借者耶夫始

貞而終凶倏合而乍棄飽食厚貨狎非其類以是非

好惡遷其神卒飲愧死以取訾於世世或有之若子

厚之飾說寐半世切語峻文醜詆則適足以為己之

訾而烏足以訾人子厚踵世業躐高科躋臚仕薦悍

自表操其禮節備未改也一旦勢利記物切於

前意不能無動任和加物文陰詭險詭鬼域之雄其

並緣以為名高者群惡少無賴男子爾頑巖脊徒切

也合權賄重輕會不若顧乃說笑側視

以為是我良友過矣又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安

元元豈狂易病惑耶利帝之昏抑太子之明睢肝泮

忍洪地珍切盜暴萬狀以為真飽食無禍也

重離繼天陰類惡物棄隱處而子厚亦頓踣諸切

楚之郊晚坐夢得玄都語又例徙卒躓仆不能起悲

夫子厚與時不自顧賴遠厄窮以斥其才高其負詬

重又不自緘默顧欲以文墨語言之技戕囊隔角懸

懸元界切然取勝於人至死不悟噫夫身撓節貽笑

千祀文維文無益也然則卑之為淵濁極之為荒淫

下之為市人反之為異類是皆不足以信人而適足

以為己之訾也果矣曰唯唯是足以為戒

楊子嘗以越客遊蓮池夜驚蒲陽郡博傳先生

之冷軒既撤卷客乃攘袂整冠異拱而前曰鬼有之

乎予曰有陽而為人陰而為鬼有陽斯有陰有人斯

有鬼何謂無乎客曰吾聞人之死魂歸大清魄歸

太寧化為野土如水之冰靜聽之不聞其聲燕視之

不見其形其或為妖為孽騰踴焉陵或嘯于梁或過

于庭驟觸于人莫之敢攖抑何恠耶而莫之知也子

曰居吾語女夫大鈞攝物萬象化成生有食色死歸

窈冥固其理也然或坐不得其正死不得其平精魄

未散結為陰靈是以澤有委蛇戶有雷霆黃熊為玄

絲大豕為彭生山葵一足彳亍以行傳諸載紀言足

詳聽子何疑於是焉客曰茲則然矣乃有一士天挺

之英猛鬚列戟怒目流星圓筆覆首蹇驢宵征百鬼

前驅以將以迎兵膠戈愛切矢羽環迴馳聞之而股

栗魘魁觀之而心驚予則莫知其所以能也顧為告

馬子曰斯人也重金為柱九首其名棲遲若阿垂惟

閉為資輝螢雪刻意汗青揮毫如散霧吐辭如建瓴

是所謂終南先生者也方其時孽婦竊建瓴以傾

群小跳踉沸如糜羹先生思園匡復汎掃搶攘欲泉  
二張於藁街軼五王而獨稱柰何抱藝三試弗獲一  
榮觸階以沒流血賦纓憤懣之氣人殆莫之勝也夫  
生有所廢死有所興在帝左右一降一升東符試劍  
麾除妖精蓋能使群神而呵護是猶上將之驅強兵  
也寫真繪象俱得其情予猶我惑則史氏可徵客乃  
從而謝曰愚蒙重酸醢鷄在是微微吾覆焉知日星  
而今而後乃可言夫幽明雖然子不語怪吾嘗質諸  
孔氏之經

跋麥舟圖

林環

范忠宣麥舟事古今掛人牙頰而紀傳不載論者惑  
焉且謂其有父兄在不稟命而行為反傷於義噫何  
其厚望之甚耶予曩嘗為詩以辨之其畧曰東吳仙  
客芙蓉城主家有三喪愁未舉睢陽東來美少年逆旅  
相逢泣相語世無元振空嘆嗟意氣激烈常何如麥  
舟五百豈足惜一旦委贈寧躊躇歸從便道獨徒步  
懇懇趨庭道鄉故片語相逢唯諾聞千載令人長慨  
慕噫公盛德天下聞當朝柱石稱元勳麥舟義高非  
所重後來議者徒紛紛後於近代名儒集中獲觀韓  
明善陸子方諸賢論議如曰盡日趨庭言底事高風

不在付舟時此韓詩也若夫謂范高平清規懿德卓  
冠當代麥舟事不足伐則陸說也於是益信予前所  
辨者為允而深嘆范氏父子世德之盛也今忠宣之  
幾代孫某持麥舟圖卷來索予題余嘉其能心祖父  
之心且於是為得其實故併書或者之說與余曩日  
之所辨復質諸近代諸儒之所論附於圖左以白忠  
宣父子之心且使裔其後者知乃祖功業之偉有未  
可以一事求之也

題紹興戊辰登科小錄後

宋端儀 見本傳

登科錄不過錄時榮遇故易代之後多弗傳茲錄  
之傳以有大儒登名其間爾由今視之是時夷狄劇  
命禽獸逼人秦檜方持國柄挾虜勢以扼君父臨軒  
之問專及光武抑臧官謝西域之事大抵皆檜意也  
凡一時繁術篇端以有事貢舉如巫伋余堯弼沈該  
湯思退詹大方之流類多檜黨蓋至是趙忠簡張忠  
獻李大發胡邦衡范太史諸賢或斥或死或鴻飛五  
湖之上而宗忠簡岳武穆亦已嘔冤九泉久矣雪皎  
方熾和議方堅群儉滄訛衆口一談至於大對之策  
今人人已無復完篇惟宋史編年畧書董德元陳孺  
王佐三人皆譽檜功德深箴夫前代用兵失計必以

自治寬和為說遂遜居高選而方與志載徐履南省  
第一槍欲半籠之期妻以女獲梓狂不答一字得附  
第五甲末時嗚有殿榜若選顛倒掛徐履依前作狀  
元之句原獲之心蓋實恥言和之一字不欲附麗非  
人而為是舉則一時端人莊士持正論之愷如履者  
想必多收真後名馬錄中如蕭煒李彥穎尤袁韓彥  
直胡元質為燁莫汲王師愈諸公多名士惟葉衡至  
相亦不免遭史氏貶議若王佐始雖舉檣其後交遊  
朱呂大賢為世名從索德元乃傾心附媚躐躐政府  
遺臭萬年矣然則是錄雖錄朱邁流傳至於三百載

善觀者既於此考求一代科目規制而當時用人之  
非行政之失與夫榜中多士賢否咸可以槩見焉其  
於政教亦或有所關繫云爾偶同年友鄒侯元吉取  
徵本翻刻高郵郡齋出示於余因題于後以歸之

題崔清獻公言行錄

前人

宋至寧宗末韃韃日強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  
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使當時總統  
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  
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奈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為奸  
利子竄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地三綱淪人紀

壞國之所仗以為精神氣脈者至是蓋已斷喪無遺  
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而大賢君子則有  
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完其名伸其道以  
求無忤於心而扶植乎倫紀者南康李公燾莆陽陳  
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沒齒不肯輕拜理宗除命  
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陳崔二公則  
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  
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據事以原  
其意張子房終始為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勿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揆

公所以堅臥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公言  
行錄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後召帥  
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書又不  
起值推鋒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埤撫諭朝廷聞  
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闈寄徒以不忍御郡荼  
毒龜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公祭已而除  
參降麻前後辭免凡二十疏雖祠祿衣賜亦不受此  
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為弒君者所立公弟叔  
聃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祿與之財則曰我足矣公之  
心其叔聃之心乎近世評公者或謂其清風高節或

謂其洪度雜量或謂其知幾知微要之皆淺乎其知  
公他書載公有菊坡文集與夫所謂嶺海便民榜海  
外澄清錄今皆亡失子孫所傳寫不過繁辭章奏若  
告勅荅詔及遺文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錄參  
錯無倫緒予既略為更定而并以所知者增益焉因  
揣公心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  
于有道云爾

題靈恭經

鄭瑗

靈恭經上下二卷其為卦二體備者六十有四具二  
體者四十有二具一體者十有二無體者一合之為

百二十有五不著作者名氏相傳黃石公授張子房  
書又云東方生用以射覆者又云淮南八公傳之淮  
南王其說不一要之皆無稽之言也按其中有商山  
四皓之語四皓入漢而名始顯下邳老人安得反據  
之為故實乎又按朔傳載其射覆數事亦與此書無  
相涉者淮南王安特以好道術故以是書託之尤無  
所據及考其辭韻非先秦兩漢文字明甚大抵近代  
好事者欲神其術往往假托怪神皆不足信南史載  
江謐占得金盃玉杯之兆自謐以前不見史傳意東  
都未造或南北朝術數之士為之也然細研其理則

似非知易者不能作昔楊子雲作太玄其文與古幾  
逼象象而不免為儒者所詆為其僭也此書雖簡質  
無華而朱張大儒反有取焉者以其雖不求似而理  
致獨冥會於易也其占法頗簡於易以十二木而當  
其五十策以一擲而當其十八變以百二十五體而  
當其三百八十四爻其陰陽奇偶老少吉凶消長之  
理猶夫易也蓋精於理數者約易而為之觀者取其  
可取而闕其可疑政不必借重於前哲可也晉駕部  
郎中顏幼明宋中丞何承天本朝誠意伯劉伯溫  
皆有註釋以愚觀之類何之註凡近無理決非其本  
書否則近世無賴營吏妄加厭入以能之年惟劉公  
之解兼用夫子者朱子本義之體簡切明備可謂  
深得其歸趣者此本愚見之廬陵王先生氏愛其便  
於稽疑因假歸手錄之其間舛訛尚多以無善本可  
訂姑仍其舊卷首有祭法祝辭尤媒褻不經因略倣  
朱氏易筮儀僭為更定擲卦之儀如右原本每卦別  
有五七言斷詩頗淺俚今皆刪去顏何註以其間有  
可采者姑存之觀者自當玩其象占而參以劉公之  
解庶不為二氏所惑云

論辯

擬辛伯諫周釐王

鄭瑗

曲沃武公既并晉使上卿載其重器以賂于周辭曰  
 曲沃臣稱使下臣敬布其私于王之下士昔先臣成  
 師分國于沃於今六十有七年矣世載德以逮于稱  
 晉宗復微鬼神弗享黎民咸貳今稱祗畏天命底定  
 冀都撫有晉國獲守唐叔之祀願微于文王武王以  
 事天子不腆敝器敢致諸下執事若天子不遐  
 我棄寵靈晉國辱使一介行李照臨敝邑以鎮撫其  
 社稷俾奔走職貢以從諸姬之後宜惟稱獨後觀其  
 自成師以下實嘉賴之釐王詢諸公卿皆曰仲虺之  
 志有之推亡固存國乃其昌是廢所以興也晉自昭  
 孝鄂哀不君久矣桓叔莊伯世有施于其民晉人之  
 無望而有沃也厥惟舊哉臣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  
 其後必大其將由沃乎人心所嚮天實建之從人順  
 天不亦可乎必許晉使辛伯諫曰不可許也夫晉武  
 王之穆也實受大路密頌之鼓闕鞀姑洗九宗五正  
 以處參墟匡有戎狄與周匹休永世無斁幽王之難  
 文侯與鄭伯入定平王王室之不隕繫晉是賴平王  
 錫之桓鬯圭瓊彤弓一彤矢百綠弓一綠矢百命之

曰父義和女多修扞我于難也自昭侯于王之典以  
 甸侯建國王吏弗問晉於是乎末大而本小自是以  
 來曲沃日尋于戈荐賊其君又不能正失刑甚矣今  
 晉侯緡桓王之所建也而稱實虛之又肆其固極顛  
 覆其宗國獲戾于天天實厭焉王而爵之是違天也  
 何謂順天凡有血氣誰無君親賊君滅親人誰與之  
 王而右焉是拂人也何謂從人違天不仁拂人不義  
 仁義不修何以在上夏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執今王易之是獎篡也夫國有  
 民社焉有兵賦焉其誰無親心聞王獎篡將效尤焉  
 故而討之彼則有辭效而不討篡者眾矣昔先王之  
 制九伐之法大司馬掌之曰敢有賊殺其親則正之  
 放弑其君則殘之先王以是臨諸侯而正邦國是以  
 萬邦震疊九夷八蠻莫敢不來王及周德下衰諸侯  
 不享於是乎司馬弗職而篡臣獲逾于誅周之不西  
 則職此之由詩曰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王不是監  
 周室之卑其何日之有王曰曲沃固而睦矧倍地焉  
 若之何圖之昔平桓之世虢公緡仲再以王命有討  
 于其國無損於寇祗罷師徒今我師實燔而以臨勅  
 敵不亦難乎乃辭辛伯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

晉侯錫之鷩冕之服武公為之賦無衣君子謂周整  
王於是乎不君矣君奉天罰罪者也尊臨九有將四  
海是當何患無財刑云欲貨非實能府辜功吏而  
刑獄猶聚罪焉王而為之何以奉天罰雖東也典刑  
未艾若拒其賄而聲其罪王靈既振方伯修職群后  
協從夫誰敢不承之今不唯大義是昭而強弱是較  
懷諫文非以淫縱其禍成濟天紀矣何君之為

擬延陵季子諫吳子餘祭 前人

吳伐越則其俘以為閹吳王餘祭暉焉延州來季子  
諫曰不可先正祗慎其躬建寧師保以將順其微德

拂其過道之教訓傳其德誼保其身體輔弼疑丞疏  
附先後絕其違而糾其隱答居寢食惟正人是親刀  
鋸之餘各有常守故以墨守門以劊守關以冕守積  
以官守內以刑守圍唯啓闔查除是司比于輿臺牧  
圍弗齒于卿士棄守奸政厥有常刑周書曰昔在文  
武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非正人出入  
啓居無不敬也發號施令無不臧也今君嗣有吳國  
不聞令德之建而隣國是為讎豎其俘從而變焉無  
乃不可乎夫小人何愛之有恬寵將恣恣將肆侮侮  
而制之祗召怨焉聞之鳳不比鳴蛟不腫鱗非其匹

也君棄其尊而刑人是匹數典褻威民何則焉且越  
俘吾仇也我陵其邦又殘其支夫其包藏禍心伺釁  
而動久矣幸有變也若社稷何弗聽使守舟五年夏  
五月王將觀舟季子復諫曰諺有之曰滄海可測人  
心罔極君不戒焉禍其至矣禍不可玩諫不可弗安  
不可徃怨不可通玩禍為閹弗謀為悞徃安不祥邇  
意不智今茲其兵能無虞乎君必悔之又弗聽王乘  
舟開以刀試之君子曰詩云我即爾謀聽我囂囂其  
矣于之謂矣視爾夢夢我心惓惓季札有焉

郭巨辯

巨埋兒有諸曰慈孝一道也世無虧慈而能孝者  
養哲每食必問所與與孫尤人情母愛之矣弗所愛  
非順也況忍之遠之已過矣况埋之耶母繼有孫之  
問欺可乎告之可乎難為巨之詞矣使母痛其孫以  
吾故恨死悲巨貧不食死難為巨之書矣春秋以趙  
盾正卿不討賊書弑巨弑母矣母固無恙巨不得厚  
孝以絕父子之倫矧無後亦禮所謂不孝胥失之矣  
殺子事君殺子事母歸一也巨與鄧攸事頗類議者  
不以右攸則不得右巨矣曰然則何以紀曰巨孝有  
之得金容亦有之掘地非埋兒也曰然則丹書足信

乎曰尤無謂好事者將神巨於孝不知說之邪陷巨  
於惡教天下茂倫巨始也作郭巨辯

祭文

路祭端明李尚書

林光朝

嗚呼涉世故多是謂善變處世故多斯見其節公仕  
淳熙主知自結大編兩進補史之闕 先帝曰俞乃  
真于列中更紹熙值天降割言者踵至公留之切歷  
舉綱常幾至流血開禧弄柄風濤潰裂嘉定更化天  
日昭揭雍容其間亶曰明哲如禘斯勁如玉斯潔帝  
眷世臣寵之眷札召宗蔽帝荆湖閩浙惟信惟忠  
褒誦說貞元朝士日就衰歇嗟爾老臣有疑資決煌  
煌紫殿王之喉舌二十七疏期於展脫問訊泉石曾  
未逾月胡慘彼蒼二老竟奪曰福之脩曰尊之達曰  
名之全何愧碑碣某等同仕通德密通名閱僅見典  
刑巍然故笏送車千兩遮道執紼何以寓哀頌馨泉  
泐

祭李文靖丞相

前人

嗚呼世壞極矣如直漏舟忽楫摧而柁折雖胡越而  
驚憂寶紹之餘疽熱未裂久痞忽宣元氣一髮公如  
和醫既力言乎戰之非端嘉以來通國吹壘洞疑虛  
喝聽命於夷公如著蔡又直攻乎和之害 天子察  
公忠實不欺與神為謀舉國聽之公既無矜心亦無



擇色顧瞻四方戰戰慄慄痛擗浮費嚴杜倖門紹冕  
袞衣所欲不存行之暮年把握稍定君倚其誠人服  
其正內修百度外撫四夷徐徐條理吾國庶幾天道  
好乖人事叵測大星晝隕千古一息九重震悼百僚  
齋咨四海流涕知與不知縮相唐宗不滿百日司馬  
當朝九月而卒撫今懷昔令人涕洟身歿名立公則  
何悲所可悲者天下大勢智者復生未知攸濟上救  
左右日視其家公身雖亡公心未遐精神所遊當訴  
于帝亟回帝心降福斯世受恩深厚孰如我哀茫茫  
九原公尚昂哉

祭方鐵菴文

王邁

壺山之陽烏石之麓鍾英孕奇方爲巨族一經堂中  
有書連屋兄生其間德溫如玉方在妙年登文字錄  
擢第而後無書不讀大肆於文韓膏柳覆榮進澹然  
雅不欲速三十年間下僚沉伏迄于端平賢相當鞅  
羨帛賁園白駒出谷兄至是時始官鞅後村與我  
並班朝錄見必相規謹勿進熟毋仰而圓毋侯而曲  
我出任言先被竄逐兄立言坡張騰明目冷語水人  
見者項縮誰爲虺蛇磨牙搔毒一笑而歸幅巾野服  
日相過從坐必更僕整整四年紉蘭餐菊文清當朝

我官先復自分疎慵潛深伏噢兄持紳節維密若沃  
往帥羊城閱歲凡六仁政春熙風濡露沐德量汪汪  
陂停淵蓄吐辭出令庸民醫俗戒戢凶殘勸相嫺睦  
龍戶相安左體右肅鯨波不驚接艦連舳天雨飛雲  
倉廩紅粟家室游香旦旦以祝瞻元老堂顯允方叔  
頌言享此如天之福豈謂倏然去騎黃鵠比年以來  
幾經換局大老元夫云胡不淑西山鶴山悅齋天目  
穹車方駕誰脫其輶菊坡李杜人望所屬台鼎方調  
誰折其足袁曹劉徐從班耆宿名雖長存數則何促  
兄留于外方立於獨大廈將顛又壞一木視天茫茫

祭西山先生文

劉克莊

四方蹙蹙旱連淫泚兵拏淮蜀失此偉人謀國者孰  
維天無情維民無祿幸兄有子碧梧翠竹期之異時  
前燈可續我念平生情同骨肉去我傳書連紙數幅  
方寄筒郵醜命之辱忽聞訃告哀淚盈掬紫綬招提  
置位以哭桂酒一觴生芻一束寫此哀詞靈其洞曠  
烏犀先生屬疾聞者齋咨上對近臣玉色不怡丞相  
移書千里迎鑿下至閭巷婦女童兒皆曰哲人必介  
壽祺云何一夕去而騎箕在昔范公方古高夔晚登  
政府不至冢司學者至今致恨於斯然其謨畫略已

設施先生視彼則尤可悲平生修方未試刀圭謂天  
無奇斯文在茲謂天有意一老不遺太平之望竟復  
何時禮樂之與百年待誰烏虜昔者之來大帶深衣  
都人聚觀公歸何遲今者之還丹旌素帷都人相吊  
公去安之矧二三子久從吾師要經執紼於禮則宜  
屬長簡書僅至江涓覆此一觴慟哭以辭嗚呼哀哉

祭余子壽尚書文

前人

嗚呼早客關幕方議進取嗟我與公扣閣四五流涕  
請侯根立勢舉衆指而笑兩生不武晚掾省闈值建  
齊府繼名駁議條畫縷數曰此虛形不可制涉衆

且怒二臣實沮駁後諸事略如前語鋒挫泗城局結

滄浦二十餘年議論出處雖異形骸實同肺腑公久  
顯融我獨齟齬端平之元徵至在所於朝孤立惟公  
相子昔離今合歲月如許其合幾何僅一炊黍公先  
我後散如風雨時事益急漬決莫禦意公復用收拾  
宜補西風吹訃老懷悽楚我嘗評公金振玉吐玉謝  
復生倒授之塵及乎臨事精練勤苦誰其似之彷彿  
陶度竟復奚為齊志千古士無統盟國無謀主欲往  
哭公身糜郡組覆此一觴公來酸否

祭湯仲能文

前人

烏虜卓也存齊中文晦靜晚善遺公珠璧輝映四海  
所倫一門而並近參周朱遠游淵孟粗而事物妙而  
性命先儒疑義下語未瑩前輩緒論開端未竟審思  
明辯博考精訂餘力及文上下馳騁論事條達析理  
確認森嚴之言如造律令痛快之作若摧鋒陣離騷  
之亂國風之興道還古雅掃去哇鄭誦誦遂掖沽丐  
滅勝蓄以深厚持以誠敬行以平實發以剛勁給札  
之召加璧之聘謂言遇合隨起譏評或云名高見忌  
曾定又疑語直遂忤文靖垂登諸拂忽落于阱孰能  
容之賴 陛下聖端嘉以來屢易宰柄士居其間群  
馬旋濤維君屹然鐵壁萬仞翠峯折鐔穿頤墜魄九  
冠一髮衆醉獨醒起牧周堂蕭蕭雪鬢堂屏觸豆庭  
絕苔榜辨香為曾鳴鼓攻鄧無侯苦燕有僧苦硬未  
嘗乏與特不獻刺自吾得君懦氣頗振從容叩擊宮  
動商應所同者心不同惟姓舊膺善至肝兩傾盡首  
叙契闊末言疾疾上昇君節士聚相慶予寧一月小  
休三徑彼使來論此介往詞筆墨鮮健體力佳勝豈  
陸無車豈川無艇方思劇談詎意長暝嗚呼君昔在  
列昌言時政流涕納忠易墜療病俯仰十年方未對  
謚曷不講讀曷不諫諍曷不柱下奮筆誅佞曷不掃

支為國之盛若古有訓維人無競三良繼城一老不  
慙先漢廉吏有唐卓行緊士冠冕亦國龜鏡屢摧棟  
榱航失纜疇平生清貧室如懸磬西風吹訃心折淚  
迸強作君誄辭事不稱豈無友朋不敢假倩往此東  
野君倘來聽烏庫哀哉

蒲陽文獻卷之七

蒲陽文獻卷之八

書啓

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林蘊 見本傳

愚嘗以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久輒獻書思  
相公正而行之嗟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為行其切  
竹 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因與臂  
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幸相公念  
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為內府囊駝走馬曾不虛日咫  
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  
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 太宗剗草兇  
孽天下廓清姚宋相玄宗教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  
補弼不能嗣守我疆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殘者惟  
北抵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則為外域可不痛哉  
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綏恐其有非常  
之慮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踈齧立至豈惟  
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  
出國西抵于涇原歷鳳翔過邠寧此三鎮得不為右  
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  
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  
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富

貴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胤嗣士  
卒穷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  
終不及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酸於邊上五十  
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為慮乎命將  
不得其人耳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  
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  
棄壁而逸豈暇為國家以却戎慮乎愚所謂臂之  
不存體將安舒今刀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  
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飢衣稅  
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既切  
念邊軍不違終夕飛為稅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  
戟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慮知  
之名節度有管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斗粟必欺於  
尺素一言可致其贏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飢寒將  
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  
而濟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  
矣愚竊謂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化之之術在相公  
暫迴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傳不難  
得也相公命將必取其封錫已榮者封錫已榮彼復  
何求以此戰不克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與因

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為人  
不易知倘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  
達獎掖俾為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  
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孥戮此賈生終  
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為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  
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為率爾乎其斷然一介之士  
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若居谷隱之人悉皆有心  
但用與不用也假如晉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  
為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沉漢之為漢多有異  
材豈唐之為唐獨無奇士也伏惟圖之

與王稚書

黃滔

蒙示盛文拜納之日焉可無言某不業文誠可儷偶  
其辭以贊方寸既再而思夫儷偶之辭文家之戲也  
焉可齊其戲於作者乎是若楊優喙干諫舌啼妾態  
參婦德得不為罪人乎是乃掃除彀律直寫一二強  
名曰書幸垂聽覽頃越之芋工遊蜀之錦肆錦工以  
之示肆人皆哂越工曰誠紅雪之與梭霞異諸然其  
經緯之如此文章之若彼咸言其極某今獲閣下之  
文雖莫我知亦庶幾於越工之言蜀錦至如典謨之  
比寧敢輒言若復韓校書兩寓沈先輩永崇高中丞

安邑劉補闕已上十篇書指陳時病俗弊敘述飾躬處已講論文學與廢指切知已可謂常人所難聞見之亦宜感動况吾曹乎則知綿十舉而未第者抑有由也夫以唐德之盛而文道之衰管仲作者論近日場中或尚辭而鮮實多閣下能揚元次山韓退之之風故天所以否其道室其數使若作騷演易皆出於窮愁也復何疑焉今之人皆謂番禹駢寶貨遊者或務所獲某之來也閣下之文為至寶奇貨克所獲豈不厚於他人哉願閣下脂轄羅繼存計貢聞高取甲乙第然後使人人知斯之寶貨異於是也元次山

韓退之之風復行於今日也無令鄭濬孫泰李瑞閣廷言陳嶠數公寂寞而已幸惟志之不宜某再拜

答趙內翰書

蔡襄

伏蒙示下舉薦黃晞奏草晞聞人與之將甚久以書自喜不苟與人誠高世懷道之士足下薦之於朝庶乎感時無有遺材足下之存心不特為晞發也然其奏曰石介在國子監時請晞表率生徒晞以介詐善不直為事非是遂拒之弗往乃晞之先見知人識慮高遠也襄以謂斤介而引晞意所未喻介好論議當時人物故眾毀叢至原其所以為心欲君側無奸邪

人人為忠孝百姓無疾苦教化明白信周公孔子之言謂太平可立致而不度世務行之難易此介之所以脩誠立節之大略也所抵牾者夏竦堂輩耳一旦介去朝奸詐巧偽百端妄造謗毀必欲赤其族然後快意賴天子聖明辯是非故介久而自白嗟乎謂介詐善何也夫詐善者將圖富貴取名譽也介生不免寒飢而死終斷棺子孫流離詐善者固如是耶守已信道而不顧世俗者伯夷叔齊是也且數百年孔子稱之其論遂定若介信道而守死者也其亦有待於後世乎昔介之存襄以同年進士兄弟而友之自

介之亡未見有如介之自信者介復生當師事之不以苟容無所自立為責况敢毀之晞避介聘為學正不肖為介下耳此特小小者豈足為晞高識遠慮哉足下與介疎知之不至然天下公議固當有聞足下語論眾所瞻望詎可雷同今毀介之人滿朝廷其箝口固不為少雖開口明介介豈遂明然賣死友以合貴權此襄所不為而足下所見知之者也近為寒風薄中日再食粥者七矣奉教不知疲倦感歎顛倒不宣

與朱編修元晦

林光朝

前此數得來書親耕老有五夫使人去令來取書因循如許言之懈甚去年過黃亭只相隔得三二日所欲道者亦何數哉以此亦除書之下此在公論以為大違不知賢者出處自有時直道之信善類增氣見教恭而安數語乃是從根株上說過來別後對此如一對面語但所謂與虞仲達及此一節更記憶不上是日說數件語當不止此耳林用中間以館舍處之得實正所聞而求所未聞甚善復之到官已三月偶疾唾中有血雜出令人憂懸也

與查少卿元章

前人

離騷去風雅為甚近一篇三致意此正為古詩體非如太史公所謂也又返復周頌不見蹤由却悟離騷為太苦嘗音取周頌沉之汨羅即千古滯滯可以凌蒼霞出紫氛如其意謂所在耳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與楊次山

前人

某授徒三十年不過為場屋舉子之習學問一事雖稍涉其涯而所以作語及所以傳授於人唯是一律豈敢輒出場屋繩尺之外也某年近二十未知龜山所遺後來者為何書及隨計走都下此說一歷耳又二三年中乃得之是時有周先生尹先生諄諄然入

九十歲人乃文靖公一輩流也王信伯得之於龜山施廷先得之於信伯廷先吾友也廷先每說洞庭之野有一人吾所畏當買舟同一見之不及見此人廷先死矣傷哉廷先每對人道說必為之出涕廷先乃吾亡友方正字次雲之友某以次雲六兄之故遂定交某幼歲聞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即踴躍道其事之初讀晉書見一様人物如寒蟬孤絮不入俗調此心甚樂之一日對次雲說古人如此終是不俗六兄云此數人來孔子之門恐一日着脚不定某乃悟夫子之門為人物準的千歲人物要入得此窠樣中乃為無懼耳

上宰相書

鄭樵

十一月十二日興化軍布衣鄭樵以衰老之年病不任道途謹再拜遣書獻于鈞座樵生為天地間一窮民而無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見盡天下圖書識盡先儒闕閔山林三十年著書一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己者其說有三投老入京華載書謁相府其一為樵暮齒餘齡形單影隻鈔槧之業甫就汗簡之功已成既無子弟可授又無名山石室可藏每誦白樂天恐君百歲後滅没人不聞願以

藏中秘百代無湮淪之句未嘗不嗚咽流涕會茲天  
理不負夙心仰荷鈞慈果得就秘書投納蓬山高迥  
自隔埃塵去草莽香永離靈囿百代之下復何憂焉  
其二為兵火之後文物蕩然其惟相公撥灰燼而收  
簡編障橫流而上吾道使周孔之業不墜於地士生  
此時寧不奮發庶也願討理書以圖自效使東南之  
遺書已盡古今之圖譜無遺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  
不畢陳于前前年伍月十三日投納是月二十七日  
伏蒙提省之辰特與嘉歎既而又蒙傳示鈞誨之勤  
舉行求書之說既而又蒙歲終會計指揮收入校讎  
之籍與先儒之書等嗟乎伯牙之琴為審音而鼓馮  
驩之缺為知己而彈此樵所以甘心焉其三為修書  
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書之人未必能文能文  
之人未必能修書若之何後世皆以文人修書天地  
之賦萬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猶人面凡賦  
物不同形然後為造化之妙脩書不同體然後為自  
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魯之文而為一書每書  
之篇語言既殊體制亦異及乎春秋則又異於書矣  
襲書春秋之作者司馬遷也又與二書不同體以其  
自成一家言始為自得之書後之史家初無所得惟

自同於馬遷馬遷之書遷之面也假遷之面而為已  
之面可乎使遷不作則班范以來皆無作矣按馬遷  
之法得處在表用處在紀傳以其至要者條而為綱  
以其滋蔓者釐之為目後之史家既不通馬遷作表  
之意是亦未知遷書之所在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  
會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會通之義大矣哉仲尼之  
為書也凡典謨訓誥誓命之書散在天下仲尼會其  
書而為一書舉而推之上通乎堯舜旁通乎秦魯使  
天下無遺書世代無絕緒然後為成書馬遷之為書  
也當漢世挾書之律初除書籍之在天下者不遺書  
春秋世本戰國策數書耳遷會其書而為一書舉而  
推之上通乎黃帝旁通乎列國使天下無遺書世代  
無絕緒然後為成書後之史家據一代之史不能通  
前代之史本一書而脩不能會天下之書而修故後  
代與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諸家之書散落人間靡  
所底止安得為成書乎樵前年所獻之書以為水不  
會於海則為泛水途不通於夏則為窮途劇論會通  
之義以為中興之後不可無修書之文修書之本不  
可不據仲尼司馬會通之法去年到家今年料理文  
字明年修書若無病不死筆札不乏遠則五年近則

三載可以成書其書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書而為一書惟虛言之書不在所用雖曰繼馬遷之作凡例殊途經緯異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觀春秋地名則知樵之地理志異乎諸史之地理觀群書會紀則知樵之藝文志異乎諸史之藝文觀樵之分野紀大象略之類則天文志可知觀樵法運祀議鄉飲禮系聲樂府之類則禮樂志可知觀樵之象類書論楚書之類則知樵之所作字書非辨之徒所得而聞觀樵之分音類韻字始連環之類則知樵所作韻書非沈宋之徒所得而聞觀本草成書兩雅註詩名物志之類則知樵所識鳥獸草木之名於陸機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長觀圖書志集古系時錄校讎備論則知樵校讎之業於劉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長以此觀之則知樵之修書斷不用諸史舊例明驗在前小人豈敢厚誣君子然樵雖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間往往家藏而戶有雖雜林無買易之價而鄉校有誦誦之童凡有文字屬思之問已為人所知未終篇之問已為人所傳況三十年著書十年搜訪圖書竹頭木屑之積亦云多矣將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嗚呼功業難成風波易起深恐傳者之訛謂擅修國

史將無所容焉

與真西山書

陳宓

某恭以春序平分東作惟時伏惟躬行古道導民以仁列邑蒙幸神明勞相台候起居萬福某去夏承禱雨疚心失於求誨之便迄今未嘗不恨秋間拜狀後僕僕道途十月望始到官自江州德安入境旱歉在目權官不敢檢放某亟委官下縣覆視星子放七分三登都昌八分一登建昌五分九登通放七分以上廩無魚月之積田里數即申省乞給助米來既後時於本屬具奏援文公遺惠本舉例借上供折帛錢為糶本米既不可得即以官券先自下下戶濟之此月初始得倉司應副米斛九千五百從省劄所報又荷憲司申省得度牒三十道漕司亦助千斛此月建昌一邑方能施行星子都昌則自臘月已先濟糶流民餓殍幸不至多中間梗於倉使見疑今始孚信幸不至缺事但軍食白撰二萬石為緡六萬有奇申請於朝尚未報以此日夕憂懼邊事方殷總所戶部文移不絕雖八年所欠綱米朝省以下運司體究當蠲者猶且不免追督則目前之欠何時可平以此欲遣一人至家中屢作書屢報以至於今時事宦途





能者一骨骸之士以自壯乎更在鈞念某已灰心斯世而猶耿耿有未能忘輒復及此強聒死罪又有欲言者鄭觀文端平初不可謂無一變之功不可謂無收進諸賢之功獨輕舉一誤亦功過不相掩者其時徐直翁一二人未入臺前已明非之不害其為直臣最是一項人面獻諛語又退誦於人纔見其解政則向之誦於人者轉而為罵有上書攻之者未免以遷除之帶速為言大凡當國者以天為心固不計此而士風則薄矣今亦有不實言端平諸賢者亦有言其時之賢而責其時之相者然其時之賢是誰致之則今之攻者可少止矣不知退傳近況何如惟大丞相念之某又復及此強聒死罪

曹侍郎曲

前人

某之愛弟涓孫坐春風中三閱月歸甫一旬問其所得於東畎先生者道德性命之微議論出處之正文章法度之要政理設施之序皆能領會其略舉似其凡對牀之夕歷歷不遺如某之有得於親炙也至於慨世道之消長念人物之離合而遠外廢放之人尤致其拳拳豈持一方朋友聚首感歎而已涓弟出示誨墨二百餘言莊誦竦敬始里兒之凡下者以其標

置者議之今觀公之所謂高者乃曰自強為善曰行已有恥此則平實工夫也而高莫甚焉今世孰能之若此論行於世則虛矯之說破而踐履之德進人才可成而風俗厚矣因思前日鄭尉亦得寧拙毋巧之誨且曰今之士不可不存樸拙意思尤為深切往往後進之來謁者隨其器質皆有以箴切而點化之其加惠學者之意甚厚矣某杜門絕不知近事有傳新造補初義讀者皆以為快區區獨有隱憂時艱極矣若股肱常得重臣耳目常得吉士則大法小廉相與汲汲扶掖猶或庶幾若更起迭介於憂喜非國之福故凡群情之一快皆元氣之一傷也二府虛實中外屬意於侍郎者無異辭蓋其心平其量寬其守正坐乎廟堂則使為善者有所恃而無恐不善者有所化而不敢為公道常明大勢常定各以其材智思慮用之於扶世運揮外侮之際而不用之於相傾軋互反覆之私則元氣固而縉紳與宗社俱受其福矣惟閣下留意

復姻家福清許侍郎書

陳文龍

文龍為理宗太學生度宗狀元九箇月越州窮食判八箇月撫州袁太守享朝廷祿食僅八年尚能自

決他人受用大宋幾年富貴各要保家計養子孫略  
不思大主人家祭起無所附子孫無所托彼蒼者天  
此何人哉孟子曰效死弗去賈誼曰臣死封疆國事  
至此不如無生惟當決一死以守來書謂同舍之義  
布衣之交此朋友之倫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  
文龍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脉若  
以區區之守義為不然或致殺身覆家鄙意則以雖  
關門殲屍數段亦所願也請從此訣勿復多言

復峻都元帥書

前人

來書謂我名蓋天下何書不讀覽龜興亡褒拂過當

我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弗去字左傳有隕無三  
字如此而已但謂天教如此何必固執不能嘿嘿宋  
三百年天下列聖相承無有失德未至天遽厭之禍  
國非人不幸至此譬如大家不幸破敗如何亦留破  
屋荒田與其子孫狹  
太祖造宋柴氏俱有分地閩廣數箇破郡存趙封疆  
豈非盛德事乎不然最爾小州把作田橫島有何不  
可昔微子之宋聽其自存聊攝以東置而不問惟執  
事圖之若弗獲命磨礪以須

莆陽文獻卷之八終

莆陽文獻卷之九

序

送馬承之通判儀州序

蔡襄

唐末失御外方將帥臣聞警輒發藉土地聚貨財招  
徠驍勇士務攻擊爭鬪以為強甚者格弛天子法令  
專逐帥臣盜有其衆患日寢長梁朱氏卒乘此以取  
天下其後五十餘年易四姓大率廢興由是武人維  
重兵收天下安危大柄在掌握開更世移祀若操持  
歎器東西左右耳於是軍中氣凜然騰在上躬儒  
者視首隱舌不復奮起謂古先王治道而為之節  
制勢久而變理固然也國家既平四方追鑿前失凡  
持邊議主兵要內有密而外方鎮多以儒臣為之任  
武人剝去角牙磨治解壯戾安處行伍間不敢亢然  
自較輕重然則今天下安危大計其倚重於儒臣乎  
獨不知決然自當其所倚重建立經久之制者果誰  
哉承之以文稱於交遊喜自樹立茲有西鄙之行思  
以竭材慮而後愜焉予觀承之之文之言未始離乎  
忠也使力足而勢大者咸以是而為心惟國之計而  
微躬之念事罔不濟且使世之人知儒者果可以天  
下安危大柄倚重之也

送史炤赴邠州序

前人

陸生有言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載之漢  
 謀取為警語其竊謂陸生一時之辯非極論也夫將  
 相者文武之事若手足之左右捨一不濟豈待安危  
 而注意哉必安而後相必危而後將譬諸舟楫中流  
 指山木以為楫曰不殆者豈謂智乎今國家卷宅天  
 區文昭武震蕃首繼好諸侯順命然而天子詒慮生  
 民斃財者豈不以邊兵乎四方大本在於邊精卒良  
 械遍實陰墟方輸里賦徑及天下而四十年間卒老  
 于屯伍械弛于戲樂司是者到羊醜酒畜以驩愛國  
 舉異禮必先計兵開府庫委金帛而均施之乃至反  
 唇相稽園目相視較分銖薄厚曰我固當得也將思  
 而不威兵驕而不戢時之深恨近者已來北諸侯愈  
 難其選或取文儒加武號而長之大抵尸之謀而正  
 者則為長利推此而度之天下雖安將可忘乎將不  
 可忘則陸生之談謬也果矣其嘗欲北遊以觀邊  
 事勢不及往而中輝受邠諸侯之署今行矣當世之  
 首務四方之大本可得而知也於是朝之文士咸作  
 詩以寵其行前陽蔡景文曰送史從事往邠州序

系聲樂府總序

鄭樵

古之達禮三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  
 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曰風二曰雅  
 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  
 樂禮樂相須以為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自后  
 變而來樂以詩為本詩以聲為用八音六律為之羽  
 翼耳仲尼編詩為燕享祀之特用以歌而用非以說  
 義也古之詩今之辭曲也若不能歌之但能誦其文  
 而說其義可乎不幸腐儒之說起齊魯韓毛四家各  
 為序訓而以說相高漢朝又立之學官以義理相授  
 使教歌之旨湮沒無聞然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遠惟  
 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三百  
 篇舊史之徒例能歌也柰義理之說既勝則聲歌之  
 學日微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紛  
 無補於事曹孟德平劉表而得漢雅郎社夔老矣久  
 不習肄所得於三百篇者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  
 篇而已餘聲不得太和末又失其三尤延年所得惟  
 鹿鳴一篇每正旦大會太尉奉璧群臣行禮東廂雅  
 樂常依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  
 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曰華華黍三  
 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

此用可乎應知古詩之聲為可貴也至晉室鹿鳴一篇絕後世不復聞詩矣然詩者人心之樂也不以世之汗隆而存亡豈三代之時人有是心心有是樂三代之後人無是心心無是樂乎三代之詩絕矣繼三代之作者樂府也樂府之作宛同風雅但其聲散佚無所紀系所以不得嗣續風雅而為流通也按三百篇在成周之時亦無所紀系有季札之賢而不別國風所在有仲尼之聖而不知雅頌之分仲尼為此患故自衛返也問於大師氏然後取而正焉列十五國風以明風土之音不同分大小二雅以明朝廷之音

不音陽文獻卷之

有間陳周魯商三頌之音所以侑祭也定南陔白華華黍崇丘由庚山儀六笙之音所以叶歌也得詩而得聲者三百篇則系於風雅頌得詩而不得聲者別置之謂之逸詩如河水祈招之類無所系也今樂府之行於世者章句雖存樂聲無用崔豹之徒以義說名吳兢之徒以事詳目蓋聲失則義起其與齊魯韓毛之言詩無以異也樂府之道或幾乎息矣惟今取而系之千載之下庶無絕紐一曰短簫鏞歌二十二曲二曰鞞舞歌五曲三曰拂舞歌五曲四曰鼓角橫吹十五曲五曰胡角十曲六曰相和歌三十曲七曰

白紵歌五曲八曰清商八十四曲九百七十六曲而得百九十一篇系之正聲即風雅之聲也一曰郊祀十九章二曰東都五詩三曰梁十二雅四曰唐十二和五曰晉十二成六曰周十二頌七曰建隆十二安凡八十四曲而得四十八篇系之正聲即頌聲也一曰漢三侯之詩一章二曰漢房中之樂十七章三曰隋房內二曲四曰梁十曲五曰陳四曲六曰北齊二曲七曰唐五十五曲八曰皇朝十九曲九曰熙陵二曲凡百十二曲而得十五篇系之別聲而非正樂之用也正聲之餘則有琴瑟五十七曲而得十五篇別

不音陽文獻卷之

聲之餘則有舞舞二十三曲而得九篇古者絲竹與歌相和故有譜無詞所以六笙在三百篇但存名耳漢儒不知謂為六亡詩也琴之九操十二引以音相授並不著辭琴之有辭自梁始舞與歌相應歌主教舞主形自六代之舞至于漢魏並不著辭也舞之有辭自晉始今之所以系正聲別聲總四百五十二曲而得二百七十八篇以詩系於聲以聲系於樂舉三達樂行三達禮庶不失乎古之道也復有古調二十三曲征戍十七曲遊俠二十三曲行樂十八曲佳麗五十曲別離十九曲怨思三十曲歌舞二十三曲絲

竹十三曲觴酌七曲宮苑上十三曲郊邑三十九曲  
 道路七曲時景二十七曲人生四曲人物十二曲神  
 仙二十二曲梵竺四曲蕃胡五曲山水二十七曲草  
 木二十二曲車馬八曲魚龍六曲鳥獸二十二曲雜  
 體七曲總四百六十曲而得四百四十六篇不得其  
 聲則以義類相屬分為二十五門謂之移聲移聲者  
 逸聲之流也庶幾來者復得其聲則不失其所系矣  
 昔唐人修官制之書不成乃準周官為六典而後成  
 書以熊觀之何必準周官也若源流出於周官自與  
 周官合節今之所纂樂府非敢準古詩也及乎成篇  
 自與詩同條亦源流之所出也規成負矩成方者自  
 然之形也鼓宮宮動鼓角角應者自然之應也然三  
 代既沒漢魏嗣興禮樂之來陵夷有漸始則風雅不  
 分次則雅頌無別次則頌亡次則禮亡按上之回聖  
 人出君子之作也雅也艾如張雉子班野人之作也  
 風也合而為鼓吹燕歌行其音本幽絢則列國之  
 風也煌煌京洛行其音本京華則都人之雅也合而  
 為相和歌風者則鄉人之用雅者則朝廷之用合而  
 用之是為風雅不分享大禮也燕私禮也享則上兼  
 用下樂燕則下得用上樂是則風雅之音雖異而享

燕之用則通及明帝定四品一曰天子樂郊廟上陵  
 用之二曰雅頌樂辟雍享射用之三曰黃門鼓吹樂  
 天子宴群臣用之四曰短簫鏡歌樂軍中用之古者  
 雅用於人頌用於神武帝之主樂府采詩雖不辯風  
 雅至於郊祀房中之章未嘗用於人事以明神人  
 可以同事也今辟雍享射雅頌無分應用頌者而改  
 用天子應用雅者而改用黃門不知黃門天子於古  
 為何樂乎風頌通歌猶可以通也雅頌通歌不可以  
 通也曹魏准鹿鳴作赫篇以祀武帝准騶虞作魏  
 雅篇以祀文帝准文王作洋洋篇以祀明帝且清廟  
 祀文王執競祀武王莫非頌聲今魏家三廟純用風  
 雅此頌之所以亡也頌亡則樂亡矣是時樂雖亡禮  
 猶存宗廟之禮不用之天固有尊親也鬼神之禮不  
 用之人知有幽明也梁武作十二雅郊廟明堂三朝  
 之禮展轉用之天地之事宗廟之事君臣之事同其  
 事矣樂之失也自漢武始其亡也自魏始禮之失也  
 自漢明始其亡也自梁始禮樂淪亡之所自學士大  
 夫不可不知也謹序

泮林討古集序  
 林光朝

以沙磧之細爪髮之微故衣壞革游塵聚垢合之為

本草以鱗介之奇形模之醜合之為山海經以釋詁  
釋言釋訓合之為爾雅以燕代之北汝穎之南車軌  
所交爾汝雜出合之為方言以一札累數行雖或斷  
裂且不忍棄去合之為法書淵明達者豈欲以詩自  
名而甲乙次第出其手李太白杜子美羈遊酒狂橐  
中無他物所貯篇什如貯珠玉人心之同然也乃如  
是我有一長必欲使天下共之此泮林討古所為作  
也子曾子人品為甚高由宜春過湘潭終於廬陵凡  
歷三州教授讀書討古自宋之丁氏而下凡百件其  
言高帝蕭何此非為偶合者以宋昌折太尉勃渭橋  
請問之語為見幾以賈誼欲更定諸法令絳灌之屬  
盡害之以為非必疾賢也亦誠駭於其說爾以文帝  
知亞夫可以為將軍以遺景帝終之破吳楚則其威  
斷有所不施亦無不中矣以公孫弘三逆人主之  
意不少變不可謂無所守者以董仲舒非撥煩之器  
直可為侯王傳也有是數條可以不朽讀其書見其  
人當如孟子之知樂正子者聞之曰見善如不及見  
不善如探湯子曾子為如是則其所可聽者必非肝  
鬪語也子曾子發守信道南豐人其子樽嘗於吾叙  
同年蒲田林某序

宋丞相李忠定公奏議序 陳俊卿  
國朝祖宗以仁覆天下而不右武事然瘡二百年更  
夷狄之變者三皆得人以任其事景德契丹之變寇  
萊公任之康定元昊之變范文正公韓忠獻公任之  
靖康金虜之禍尤鉅而丞相隴西李公亦慨然以身  
當其變蓋天之祐宋不于其兵而于其人是數君子  
者之事君不于其躬而于其國其事之濟否則有命  
與數存焉要之皆忠烈英特士也予既敬服數公之  
行事因欲覽觀其遺文萊公他文不甚見于世獨其  
詩傳蓋百有餘篇辭健而格高旨深而思遠文正忠  
獻則家集具在其文字奏議或簡重而壯偉或詳明  
而剴切蓋與其謀謨勳業稱惟李公近與予耳目接  
私以不得其文為恨淳熙丙申予帥三山其子秀之  
裒集其文以示予求序蓋表章奏劄至八十卷而詩  
文不與焉予讀而嘆曰詳哉其言之也世之有其學  
者常患乎無其材有其材者常患乎無其節三者備  
矣然使其辭之不達則不足以動人主之聽言之不  
文則不足以永後世之傳是以君子貴其全也公學  
本于經才見於用節著於論水灾贊禪議之日是其  
章較蓋天下之所共知焉予竊惟方虜騎闖城之際

在廷之臣爭為講解遠避之說公孑然孤忠殆未易  
以口舌爭卒能感悟萬乘為堅守之策以何道而致  
然及觀公之奏議明白條暢反覆曲折其叙成敗利  
害灼然如在目前宜乎感悟明主之聽而亟從之也  
使公之謀盡用則胡騎必無再下之禍而其勲業可  
以絕寇萊韓范矣惜乎其奪於讒而不之竟也光亮  
中興因天下之望而首相公十議所陳規摹宏遠劉  
麟之役公雖在外且值三策六條以獻王倫之使公  
憤憤抗疏以爭之與時論不合不顧也嗚呼其可  
謂忠也矣然則公之勲業雖不克大就然其所奮立  
陳述足以暴於後世況又其言之文哉昔東坡先生  
謂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  
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出師之表簡而盡直而不肆  
而鄭亞謂李衛公蘊開物致君之才居丞弼上公之  
位建靖難平戎之策垂經天緯地之文嗚呼若公者  
可謂兼之矣予既諾秀之之請奪於多事未暇綴思  
後三年歸自金陵乃始書而歸之某月某日序

艾軒林先生集序

陳宓

莆陽艾軒林先生文為世所宗而藁不多見學者好  
之如嗜欲然沒五十年始傳於世藏之深固以久一

出大肆理必然也先生行古道言動為時取式教授  
生徒非禮不行四方翕然響應來以者亡慮數百人  
道尊德盛年五十擢第春官不數年拜大司成淳熙  
間天子幸甯監命講中庸玉音嘉嘆擢真近侍出使  
入朝徇義忘私無田無官以遺妻子獨富於書至死  
不釋卷故其文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  
騷詞他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直數語雍容有餘  
非學博識高義精理到能如是乎初先生諸孫成季  
哀其藁不輕以示人近族子同叔搜羅畧備得詩文  
若干首為卷急於垂後不暇求序於名公復以屬某  
顧惟愚陋妄測弘深得罪君子又將何辭昔楊子沒  
四十年而法言始行韓集歷五季至我朝始大振某  
於先生之文亦云

朱子語類後序

黃士毅

見本傳

右語類成七十家除李侯貫之已刊外增多三十八  
家或病諸家所記互有重複乃類分而考之蓋有一  
時之所同聞退各抄錄見有等差則領其善者斯有  
詳畧或能盡得於言而首尾該貫或不能盡得於言  
而語脉間斷或就其中粗得一二言而止今惟存一  
家之最詳者而他皆附于下至於一條之內無一字



之不同者必抄錄之際嘗相參校不則非其闕而得於傳錄則亦惟存一家而注與某人同爾既以類分遂可繕寫而畧為義例以為後先之次第有太極然後有天地有天地然後有人物有物然後有性命之名而仁義禮智之理則人物所以為性命者也所謂學者求得夫此理而已故以太極天地為始乃及於人物性命之原與夫古學之定序次之以群經所以明此理者也次之以孔孟周程朱子所以傳此理者也乃繼之以斥異端異端所以蔽此理而斥之者任道統之責也然後自我朝及歷代君臣法度人物議論亦畧具焉此即理之行於天地設位之後而著於治亂興衰者也凡不可以類分者則雜次之而以作文終焉蓋文以載道理明意達則辭自成文後世理學不明第以文辭為學固有竭終身之力精思巧制不以務名家者然其學既非其理不明則其文雖工其意多恃故特次之於後深明夫文為末而理為本也然始為妄易分類之意惟欲考其重複及今而觀之則夫理一而名殊問同而答異者淺深詳畧一曰在前互相發明思已過半至於群經則又足以起或問之所未及校本義之所未定補書說之所未成而

大學章句所謂高入虛空卑流功利者皆灼然知其所指而不為近似所陷溺矣誠非小補者故嘗謂孔孟之道至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自今以後雖斯道未能盛行於世而通遺書私淑艾者必不乏人至於十五百年之久絕而不續及後斯編抑自信云

李迂仲毛詩解序 方大琮

三山前輩以經行稱自周陳鄭諸先生始亦世道當昌儒學浸盛陳博士伯仲著禮樂書中興後禮樂繼王侍郎而講經授徒者益衆迂仲詩少穎書學者口誦手抄往往成編余少讀李先生解說凡毛傳鄭義孔疏若國朝劉歐張蘇及同時陳少南鄭漁仲一章之旨一事之義皆有取焉王氏說可存者亦不廢而諸所援據自易書三禮春秋傳國語語孟爾雅遷固史荀韓氏書許氏說文之類亦錄焉不待徧觀衆說博閱群書而三百篇之蘊具是矣何其富也蓋訓說備而體認審事證該而辯訂確猶恨未見其家藏善本後四十年與其孫用之秘監同官南海出以相示間系通釋其後余竊惟古今言詩者不知幾家大率惑於時王所主之傳講師相傳之說蓋久之而諸儒訓釋漸明然彼此迭興莫相統一不有大儒先生推

本旨稗如承長而演以已說後學何所適從世言呂氏讀詩記多李氏說若推頌已二百一十餘條而諸說見取於李氏者亦多從之吁乾淳前此編行世久矣呂記後出自公劉首章以前凡一再更定復趨精約而講聞之舊意旨之合可考如此譬末氏論語則李解猶詳說呂記猶集註也通釋則又釋其餘意義味淵未冠以心詩自得於訓詁之外家庭所講可知已後前淑後豈持有功於其鄉哉抑聞之情性固萬世所共有理義至諸老而大明紹興間洛學方興胡氏已有孤立之嘆此書獨能推行程張遺說濼溪於詩

公甫陽文獻卷九

無訓解直引其論古樂數語為大序美教化移風俗之證李氏淵源粹於是矣近年學無統盟談經而曰吾不隨人脚跟始為趨向詭異極則論建邪僻唱為載籍所未有之說甚可懼也昔龜山攻荆舒學術直以釋鳧鷖言之蓋誣經飾說迷國誤朝他罪特其細耳幸早衰歇李氏之學有本其傳也矣疑

陳敬叟集序

劉克莊

寶慶初元余有民社之寄平生嗜好一切禁止專習為吏勤苦三年邑無闕事而余成俗人矣然少走四方狂名已出邑中騷人墨客如陳敬叟劉圻父游李

僊華往往尋與之游主人詩律久廢不復有一字常命小史設筆硯觀衆賓賦詠以為樂嘗評諸人之作圻父得之夷淡而失之橫乾李僊得之深密而失之遲晦惟敬叟才氣清拔力量宏放險夷穠淡深淺密疎各極其態不主一體至其為人曠達如列禦寇莊周飲酒如阮嗣宗李太白筆札如谷子雲行草篆隸如張顛李潮樂府如溫飛卿韓致光余每歎其所長非復一事既解銅墨歸臥山中五六年裕上故人獨敬叟書問不絕其交誼又過人如此一旦緘其管來曰為我序之嗟夫余何足以知君哉追念昔者會集

公甫陽文獻卷九

諸君銳甚頗哀余衰猶能鼓旗助譟其旁今志氣銷磨由衰至竭敬叟未知其然顧方接麾挑戰余遠望之悲傷感慨殆如伏波叟足土室中矣嗟夫余何足以序君哉敬叟名以莊穀城黃子厚之甥故其詩酷似云

瓜圃集序

前人

近歲詩人惟趙章泉五言有陶阮意趙蹈中能為意體如永嘉諸人極力馳驟纒望見賈島姚合之藩而已余詩亦然十年前始自厭之欲息唐律專造古體趙南塘不謂然其說曰言意深淺存人曾懷不繫體

格若氣象廣大雖唐律不害為黃鐘大呂否則手操雲和而驚颺駭電猶隱絃撥間也余感其言而止亡友翁應叟尤工律詩集中古體不一二見無乃與余同病乎然觀其送人去國之章有山人處士踈直之氣傷時聞警之作有忠臣孝子微婉之義感知懷友之什有俠客節士生死不相背負之意處窮而恥勢利之合無責而任善類之憂其言多有益世教凡教慢褻狎閨情春思之類無一字一句及之是豈可以律詩而槩少之耶蓋應叟晚為洛學客游所至必交其善士尤為西山真公所知其詩有自來矣既沒數年子元儒始請子序其集夫作詩難序詩尤難小序最古最受攻至朱文公始盡掃而去之而詩之義自見詩之顯晦不在乎序之有無也决矣嗟乎作詩者何人歟鴟鴞七月周公也棠棣召穆公也頌史克也祈招祭公謀父也黍離周大夫也皆古之聖賢也謂小序不足以知古聖賢之意則有之矣至於寺人傷護女子自誓蟋蟀譏儉碩鼠况貪與其他比興諷刺往往出於小夫賤隸之口途之人猶知之而况子夏孔門之高弟衛宏漢世之名儒乎以高弟名儒之學問而有不能通匹夫匹婦之情性若余者其敢自

謂知朋友之意乎雖然交游三十年一死一生問其人則曰未詳也問其詩則曰未達也其又可乎乃述所見於篇首顧余文未必能重應叟之詩應叟之詩或足以重余文也應叟名定別字安然取圖其自號云

艾軒先生集序

前人

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先生乾淳間大儒國人師之朱文公於當世之學間有異同惟於先生加敬于時朝野語先生不以姓氏皆曰艾軒晚為中書舍人批某人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先生封還曰輕臺諫羞科目矣天子知先生决不奉詔改授工部侍郎不拜而去其學問名節如此以言語文字行世非先生意也然先生學力既深下筆簡嚴高處逼極弓穀梁平處猶與韓並驅在時片簡隻字人已貴重今其存者如岫嶼之碑岐陽之鼓矣初先生為布衣已負重名後貴顯于朝愛先生者皆以晚節為憂及西掖去國然後呂成公喜曰過江以來未有也烏虜修而至於先生而前輩責備之嚴如此則凡修而未至於先生者其可以無日新之德乎其可不畏晚謬之譏乎向使先生希古書行必根着不去為李嶠為

張說先生一奮其決遂為李藩為袁高義利萌於一念芳吳分於千載故余讀先生之書重有感焉先生歿六十年微言散軼復齋陳公必所序者僅十之二三外孫方之泰訪求東拾彙為二十卷勤於李漢趙德矣東陽范侯鏐欲鏤梓會追上印不克就毗陵張侯友乃縉而或之尔二大父實率鄉人以事先生者也序非通家子弟青乎敬不敢辭

季父易學序

前人

易學有二數也理也漢儒如京房費直諸人皆舍章句而談陰陽災異往往揆之前聖而不合推之當世而少驗至王輔嗣出始研尋經旨一掃漢學然其弊流而為玄虛矣本朝數學有華山陳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書雖有通者極少理學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舉世謂習眾說幾廢余嘗恨程邵同時不相折衷曰傳曰聖極經世圖譜遂判為二書而不可合天下豈有難通之書亦豈有理外之數哉噫易更三聖說易皆非一家程氏排臨川之學者及教人讀易必先輔嗣介甫朱氏尊伊川之言者至本義則多程子所未發議論以難疑問答而詳義理以講貫切磋而精此季父易學之所為作也初余為建陽令季父訪余

縣齋因臂易經於琴瑟君伯靜後二十餘年而書成  
大旨由米程以求周孔由周孔以求義文其篤守師說雖譙天授袁新學無以加視世之高談先天徑造微妙彼虛而此實矣季父名彌邵字壽翁中歲棄科舉閉門著書動必由禮行義為鄉先生家貧食于學晚舍去併學休邵之太守眉山楊侯棟郡博士括蒼俞君來叩學為堂示舍蓋之意季父僅一至馬後楊侯使本道又論薦于朝不報卒年八十二俞君乃取昔所節作易川易意而授簡其猶子克莊序之

政經序

王邁

西山先生真文忠公心經一書行於世至徽禁中端平乙未夏五公薨後兩月從臣洪公舜俞咨夢在經進上出公心經曰真其此書朕乙夜覽而嘉之卿宜為之序洪公退嘗與邁言至相顧墮涕既而洪公亦告瘁不知是書嘗序與否也今所謂政經者乃先生再守溫陵日所著邁時分教惟邱鄉友適時據宗華為法曹朝夕相與觀文琴瑟書冊之側遂得此經寔在四方門人之先而四方門人亦未盡見之宗華令大庾鉅梓縣齋以一帙見界且俾序于帙端邁竊謂天下之書多矣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者亦多

先生所著之書與世不閉者也惟心經所以為開天理迪民彝之大本惟政經所以為續天命救民窮之實用心經可以接伊洛之正傳衍宋張之遺學政經則自體以達用舉而措之事業小則為程總公平城縣譜次則為富文忠公青州郡譜大則為韓忠獻公馬文正公嘉祐元祐之相譜嗚呼國步斯顛民亦勞止有民社者當於心政二經佩服而力行之則民瘼庶具有瘳乎國脉庶其有末乎淳祐二年月五日門人王邁序

朱文公別集後序

余師魯

文公先生之師長沙也先大夫衡陽史君實以小侯事大國辱知焉先生之所與書帖每慮數十中襲惟謹為子孫藏往歲偷兒入室意其為寶也竊之交訊一啓直當時吏贖以故雜度書中今存此紙耳身一思輒使人愧恨不能已其後隨牒四方多獲與乾淳故家子弟遊暇日跡以先生真帖則曰六丁下取之餘是特毫芒爾因道前事相顧喟喟嘆息以為距先生沒未幾何歲而散失遺跡已如此况後千百年之久且遠乎先生一言一話門人弟子必錄以傳然得異言而有不得其意者若翰墨真跡即先生實心之

所寓精義之所存使毫芒之僅不失者而復失之謂非通家子弟之責乃亦集中所缺者俾兒曹筆藏之以俟或編而書諸梓揭來丞郡適在先生里而所得者益多釐為十卷噫當夫先生之曾孫市轄見之慨然曰建安精舍有所謂大全集矣書當成一家言且鈎考贏餘猶足供錢費而敢雁吾子乎於是精加雋校近似而致餐錢薄少以相茲役云先大夫諱秀實字穎叔治衡之政前帥周益公論薦甚力其受先生知蓋亦曰益公之所與者

始祖唐校書編公祭田序 前人

自大夫士以上皆得立廟其名義器數則有祭法其所祭之主則有宗法徵諸禮可覆也惟墓祭古無之僅見於家人一語而止廟藏主墓藏體魄固非所以求神而先王亦從而許之者緣人情所不忍故也古禮散亡家各有廟自始祖而下皆得私祭不專於宗子則既病於瀆而墓之為祭其親盡者逾遠逾亡則又病於簡夫墓猶廟也皆以昭穆次禮所謂族葬族墳墓者是已雖其親盡或未盡所祭則殊至於展省洒掃宜無所不及古人事簡慮周蓋如此而後世以拘忌失之吾之族數其上五世以至校書公皆世世

異矣祭亦世世無敢台 或曰親盡而奠分悞不可以  
父也於是聚族而謀 近代之祭田合私助者得錢  
餘三萬每歲至日次第祭拜因以附冬至祭始祖之  
義蓋累年草初而畫為定制自今始祭之日凡族  
之諸孫咸在其則出於某祖之昭也某則出於某祖  
之穆也某與某皆自吾祖出孝敬心可以生矣既祭  
而飲則老者少者尊者卑者觥序列獻酬有容諷  
然忠厚之風焉 嗟愛之心可以生矣酒行既命少者  
書祭之條流于籍以諗後之子孫其少者請曰祭之  
意宜有述也遂揭諸其端云寶祐初元癸丑長至日

族老人序

徐擇齋文集序 擇齋名明叔字仲晦

余謙一

往歲前有后村劉公福有竹溪林公泉南有擇齋徐  
公陽若洪公皆吾閩文章宗匠竹溪後村集既板行  
家藏而人誦之矣陽若擇齋后卒不幸與壞劫會嗣  
子門生伏匿奔踣不暇遺集久之莫克會粹有志於  
斯文者歎息焉一日擇齋之子籌老奉先集以授門  
人余謙一俾為之序開編伏讀則公年耆老官顯榮  
之日所作蓋公平生業就輒棄嗣子少長始從旁抄

錄得之茲特太山之毫芒耳謙一既喜於成編而又  
懼不敢當序筆辭不獲乃稽首而言曰昔之人論著  
多矣少壯之氣銳而老則衰窮苦之辭工而貴則墮  
呂紫微周平園猶未免此病而公年益老官益高作  
為文章略無一毫頹墮衰竭之態此其故何哉蓋不  
以老壯窮達為進退者氣實為之天地間有所謂至  
剛至大者是為浩然之氣故孟氏之學以養氣為先  
是氣也賁育失其勇儀秦失其下良平失其智眉山  
蘇氏亦以是稱昌黎公然後知孟子韓子之文純粹  
明白汪洋而大肆者氣之所充也豈特韓孟為然蘇  
氏之文亦然故欲論公之文者不于其文而于其氣  
公為人剛方嚴峻一介不以取于人意所不可雖當  
路有權勢者不肯以辭色假借之開口論時事若不  
知有諱忌以故憚黷疾固者多入輒斥召輒寢所謂  
諫書講卷論言史筆皆公所宜擅曾不得一出其所  
長山林歲月之外麾節弓鈇竟展轉外服以老德祐  
初元嘗以第一人起之而公老且病矣昔人之言曰  
氣盛則言之長短蔽之高下皆宜今觀公之論著詩  
則聲之高下者也文則言之長短者也文與詩大抵  
尚安律不尚奇惟尚典雅不尚纖巧陽岳每稱仲晦

之文取宜臺閣人以為知言公於書無所不讀料飽而思敏每下筆娓娓千百語不能休視之若不經意實則斂生墨客冥搜苦索有所不能加西山真公之守泉也公以翰墨受知遂付以斯文之事淵源所漸有本固如是夫因竊嘆西山為南渡歐蘇門人經指授者多以文名于世四十年來凋零殆盡歸然靈光獨東澗與公耳二公歿文章之統紀遂絕而奎運終焉烏乎斯文興廢豈非天邪讀斯編者將必掩卷而流涕矣

國朝文類序

陳旅

元氣流行乎宇宙之間其精華之在人有不能不著者發而為文章焉然則文章者固元氣之為也徒審前人制作之工拙而不知其出於天地氣運之盛衰豈知言者哉蓋嘗考之三代以降惟漢唐宋之文為特盛就其世而論之其特盛者又何其不能多也千數百年之久天地氣運難感而易衰乃若此斯人之榮悴驟可知矣先民有言曰三光五岳之氣分大音不完必混一而後大振美哉乎其言之也昔者北南斷裂之餘非無能言之人馳騁於一時顧往往囿於是氣之衰其言荒粗萎冗無足起發人意其中有若

不為是氣所囿者則振古之豪傑非可以世論也我國家奄有六合自古稱混一者未有如今日之無所不一則天地氣運之盛無有盛於今日者矣建國以來列聖繼作以忠厚之澤涵育萬物鴻生雋老出於其間作為文章麗蔚光壯前世陋靡之風於是乎盡變矣孰謂斯文之興不有關於天地國家者乎監察御史鎮陽蘇天爵伯修慨然有志於此以為秦漢魏晉之文則收於文選唐宋之文則載於文粹文鑑以國朝文章之盛不采而棄之將遂散軼沉泯赫然休矣

今名人所作若歌詩賦頌銘贊序記奏議雜著書說議論銘誌碑傳皆彙而聚之積二十年凡得若干首為七十卷名曰國朝文類百年文物之英盡在是矣然所取者必其有繫於政治有補於世教或取其雅製之足以範俗或取其論述之足以輔翼史氏凡非此者雖存弗取也夫人莫不有所為於世顧其用心何如耳彼為身謀者窮晝夜所為將無一事出於其私心之外至有為人子孫於其先世所可傳者漠然曾不加意遑及他人之文與天下之事其覽是編者不惟有以見斯文之所以盛亦足以見伯脩平日之

用心矣伯脩學博而識正自為成均諸生以至歷官翰苑凡前言往行與當世之所可述者無不筆之簡冊有國朝名臣事略與是編並著廷論以文類猶未流布於四方也移文江浙行省錄諸梓伯脩使旅書所以纂輯之意于編端庶幾同志之士尚相與博采而陶錄之

送劉粹衷赴旌德令序

前人

劉君粹衷之為旌德令也客有過予言曰粹衷名進士其為人也和而易宜在館閣為文章從容縉紳間奈何治縣難治也必有疆明之才而後可以劇劇粹衷亦何治縣予應之曰子以後世之吏求粹衷乎世以疆明稱者未必良吏也疆而無以養之必嚴刻明而不善用必苛察以嚴刻苛察而施諸政亦難為下矣大抵若是者皆急於近名近名非良吏也古之君子未嘗有心於治人而人未嘗不治於君子誠以待物則物無不孚公以蒞事則事無不當君子之身禮樂之器也政教修禮樂之用行焉禮樂之用行民將不治而化矣是可與嚴刻苛察者言哉孔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蓋民不難治後世無善治之吏於是乎有難治之民及其難治而又急之

則所治者與治之者俱困矣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孰謂和易者不足以治縣夫麟儀儀鳳師師不誓不簿飛者走者莫不為之先後麟鳳亦何用驚與奪哉粹衷方將為麟鳳於旌德旌德之人方將先後之不暇而子以向者之言惑之無乃不可乎客唯而去明日粹衷來別因述與客言者為粹衷道之

送孔彥明教授建昌序

前人

孔氏世世得為衍聖公古之有國家以傳其子孫者未有盛於此矣然自宋建炎中四十八代曰瑞友者以襲封從高宗渡江因家于衢至五十三代曰洙者始內附我朝會曲阜有爭立之訟廷論謂洙寔宗緒之正且紹爵如故而洙乃力辭南歸爵遂弗及其後君子蓋深惜之五十五代曰公俊曰公溥皆洙之孫也公溥字彥明醇厚莊謹將為建昌儒學教授求言於余余告之曰彥明子兄弟必襲封而後為能世其家乎蓋能傳夫子之道以教人者誠世職也昔舜命契為司徒以敷五教是孔氏之祖以教為職矣成湯著降衷綏猷之訓箕子陳洪範為武王之師至夫子遂以大成之聖垂憲萬世子思又能推明其道授其徒傳至於今日是天專以教事屬孔氏則彥明之為



教授也得其世職矣又何必襲封之為能世其家哉  
雖然教授之責甚重也人曰孔子垂憲以教人今教  
我者孔子之孫也其所為必異於眾人矣以孔子之  
孫與孔子之教而無異於眾人則人將又曰如是而  
謂之孔子之孫乎烏乎教授之責在眾人已甚重以  
孔子之孫處之又益其重矣

來榆百和詩集序

朱文憲 見本傳

夫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則五聲五言即詩之有韻  
也帝作歌而皋陶賡歌則歌而載賡即詩之有和也  
然和其意不和其韻漢唐以前皆然蘇李河梁之倡  
和杜子美和賈至朝大明宮之詩猶不和其韻至若  
先命之以韻而為之詩若競病二韻是已分命以韻  
而為之詩若韓集得前字秋字是已其體製則又非  
古矣唐人尚律詩律賦若明水與披沙揀金二賦皆  
以八字為韻而律詩不以命韻者蓋當時官自命題  
以為詩俗號省題詩而律詩不以試士也太抵古之  
言詩者不以韻為詩言之所至而釐成文焉後之  
詩者始以韻為詩韻不受則詩不工是誠由韻而後  
得焉况欲愈出而愈工不其尤難與吾里長城蔡君  
道賓獨用心於律句每什必限以頭羞愁休四字為

韻非若競病前秋不過兩韻而已也歌而為百首又  
誦歌之而成三百餘篇非若律賦八韻不過一篇而  
已也其用心亦良苦矣使其達而在上當為明良喜  
起之廢歌其肯為羞愁之詞乎予於此蓋深悲蔡君  
之不遇也

蒲陽文獻卷之九終

莆陽文獻卷之十

序

送憲史林晦叔之廣東序 吳源

昔周官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三曰儒以道得民七曰  
吏以治得民所謂儒與吏皆指其人而言然儒之得  
民以道而吏之得民以治判焉不可合而一之也漢  
史謂董仲舒公孫弘倪寬皆儒者通於世務明習文  
法以經術潤飾吏事既皆謂之儒則周官所謂以道  
得民者也而通務習文法則又兼吏治矣豈漢之儒  
賢於周之儒歟抑漢所謂儒者竟以經術潤飾吏事

莆陽文獻卷之十

而已至於以道得民猶不能無愧也然自此論一出  
而儒與吏混然無別道與治亦兩失之則後世不復  
見成周之盛者豈無其故哉楊子曰儒者在朝則美  
政在位則美俗卒于調一然後謂之大儒之效嗚呼  
儒之以道得民固如此視以經術潤飾吏事遂使儒  
效卒不白於天下而吏治亦不及周漢遠甚此吾於  
林晦叔氏之為廣東憲史不能無多望也晦叔平日  
儒乎道而已儒乎經術而已今為憲史則贊佐長官  
提綱挈維表裏華汚以清一道雖事務之殷文牘之  
煩亦可以道揆之乎若果有所牽制不能皆如其志



則亦可以文法世務裁之而一傳之以經術否乎雖  
美政美俗調一天下未敢遠責之以大儒之事然道  
者立治之本而經亦所以載是道也本之以道推之  
以經術其於美政美俗調一天下亦何所不可乎廣  
東與閩接壤其賢否固易知也憲繩庶府稍可以行  
志史贊佐長官行事稍可以行吾所學晦叔勉之所  
試將有大於是者毋徒曰平日惟知事訓詰業文詞  
而已他非所能也予與晦叔親且故故於其行借以  
規

壺山文會序

陳觀

己未冬既望觀於友人楊君原吉家見一舊編遺墨  
剝落蠹食者過半過壺山文會序也披閱久之不覺  
愴然追念是會始於至正丁未終於洪武庚戌雖兵  
戈易代猶十有九會所賦詩文迨二百餘首今閱是  
藁僅得八十首會之友二十二人僅存者十有三人  
耳會蓮峯日揮石壁以紀一時之勝會蓋江日隔簾  
疎雨五侯山之趣慨不可得矣雖然死生聚散人所  
不能無士君子則有不死不散者存焉若劉性存之  
今南海也邑民道之即淚宋貴誠之倅福唐也稱為  
懽悌君子又若方時舉之豐才懋學深為閣老宋公

所推郭維貞五七言詩評者謂雜許渾薛能集中無以辯他如博學則李叔英明經則黃性初又如陳維鼎陳必大葉原中皆不失為鄉之善人視昔會中以道德經綸相規之言幸亦無媿矣今我輩後死者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怠則是會將續香山洛濱之微響於千百載之下也又何悲夫遺墨剝落死生聚散者乎緣是裝束成編復綴會之規言申而序之于編首庶乎與我同盟之君子不如此感慨則會雖散而規不墜云十三人者朱德善丘伯安吳原善蔡景辰方用晦陳本初楊原吉鄭德字黃子孟仁陳虛中方履道釋源清及予陳觀也

皆山樵者詩集序

林環

余居家時聞吾閩之長樂有王先生恭者以詩鳴先生時適于樵自號為皆山樵者不欲與世接余以故未及見及來京師獲與長樂人士通籍于朝者交聞於篇牘中獲觀先生所作及有人能傳誦其一二者恍若聽張樂於洞庭之野而閱武庫中所藏不覺茫然自失已而嘆曰風雅輟習大音不完光嶽氣全英雋間出則如先生者天因將使之鳴國家之盛豈終窮餓其身使自鳴於山顛水涯與樵歌牧謳相倡和

而已哉未幾四年 朝廷方開石渠廣延天下士先生以薦至相見於玉堂之署觀其神清體瘦眉髮如雪蒼巾野服條條然如孤鶴振鷺知為風塵人物得造化清氣蓋多也因坐與之談詩其論五七言長歌律絕句則一欲追唐開元天寶大曆諸君子而五言古選則時或祖漢魏六朝諸作者而為之宋元而下不論也余喜曰朝陽之鳴待先生久矣無何果以詩名微 宸聽得拜翰林典余益信天之所以昌先生之詩者有在而余庸詩之果不能窮人也退直之暇因得先生全書讀之有所謂白雲無鳴草澤狂歌有所謂鳳臺清嘯若千春其談道理致則天地造化性命道德無不臻其妙其模寫物槩則山川風月蟲魚草木無不委曲盡其情高而不浮深而不僻清新而不巧古雅冲淡而有餘味信能合諸家之長而泛溢旁出者也先生間以集徵為序余謂詩以道性情者也近世學者多先以理性情為本而徒區區於筆蹊墨迹之間至或竊古人之陳言成說而擬拾補綴以為工是以作者愈高而聲愈下也若先生始自放山水之間不以勢利嬰其心其志趣冲淡襟度寬

豁固已然契道妙而又得肆力于學以充平日之所  
養故能流坎隨瀉不碍於物蓋曰先生見道明而必  
養性情者得其正也是以形之詩一皆渾灑忠厚之  
發不繩削而自合是豈尋常雕章鉅句者所能彷彿  
哉先生之詩不患世無知者第患雖知先生之詩而  
不能盡窺先生之蘊是亦未知先生也故書其素行  
之際于編端庶覽者得有以考其實云

八瀨丘龍圖序

前人

養子家居時樂為山水之遊凡甫之境南有八壺北  
有九華西有石室天馬雖崖壁峻絕林壑森邃往往  
有子足跡每酒醒歌闌四顧寂寥但見丘龍巖紫雲漫  
沒於深榛蔓草間為孤鬼所穴樵童牧豎踰躅其上  
白楊蕭蕭非復曠野來未嘗不為之流涕曰彼其世有  
才臣志士想勸當世者一冉傳無後至此亦可悲矣  
既而曰豈其然乎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問於聊曼父  
之母而後合葬於防焉知不有世遠人更莫知其所  
者乎不然則為恐亡其親視其所藏猶葉落腐壤會  
不一視之以至於此其亦不仁甚矣余友文淵鄭氏  
佳子弟也奉其先無所不用其心一日語子曰吾祖  
府君之沒吾先人嘗奉其柩於城西八瀨之原以葬

八瀨丘龍圖序

五

於今字木八瀨拱美吾國世遠而忘也嘗請善畫者  
圖之俾吾子若孫有所考而猶懼其慢也更勸吾友  
一而已祖吾親之所出吾子若孫又豈不托吾以出  
是雖世有遠近顧堂二本哉為酒者不知幾千百年  
飲者祭之為食者不知幾千百年飯者祭之不忘本  
也烏有身之所出而可忘其本哉嗚呼俗之偷久矣  
先世所遺美田壺人皆知而有之至於先人所藏則  
莫之顧不亦異矣古者墓而不墳孔子云丘東西南  
北之人不可以弗識也於是封之高四尺蓋識之也  
弗識之前人之罪也識之而弗省之後人之罪也仁  
矣文淵其夫子之用心哉鄭氏之子若孫觀是圖并  
予言念之尚其繼志前人時焉而修歲焉而祭而不  
至死亡其先則文淵之心可慰異日倘有如予者過  
焉庶不為之增慨矣

鄭氏三誥勸序

方熙

古者建德有冊命焉于以示教誠致褒美而慎重之  
也書之說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是已後世誥勸之  
作或舉賢而授能或推恩以勸忠其原昉於此矣余  
觀鄭先生三誥勸而有以知宋之待士也其一則景

祐元年勅進士鄭自玉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判官信州軍事也其一則寶慶元年郊祀大禮成贈知肇慶軍事鄭起沃故父鄭興國朝請郎也其一則告從政郎鄭渙也左右丞相掌之尚書侍郎給事中宣奉之審之以參知政事其不輕而重也如此然以朝廷之重如此內外官使無慮千百人豈人人皆册命焉而於三君子其不輕所授者矣三君子者果何如有以副之觀但王任是也後歷節度書記大理司直觀察推官在任有聲焉時相韓琦公為加殿中侍御史動觸權貴有勁直聲與國雖聯迹立固然充生

卷十  
賢子如起沃者尉會昌宰揭陽歷廣東提舉居官清介輟已俸以補軍需移財以供公用其子如此榮及其父也宜矣渙之令處寧調永興救荒恤民發官倉不待上報全活萬計歷廣東憲使所至常祿之外無餘資清白之聞炳炳也之三君子者皆無負所職其册命也宜矣此宋之得人而治為近古鄭之有人於前為空族豈偶也哉雖然自景祐至今不知其幾餘而勅之龍章篆刻如故無他有賢子孫也昔房杜為唐相遭不肖子一再傳後蕩盡無餘狄梁公子孫以公誥身十通慕貴顯以獻狄青寧能寶故物如鄭

子孫乎今士芳君裝潢而珍襲之可謂不忘祖德而所知所寶矣雖使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得而尚之耶

送兵部尚書王公還河州序 柯潛

兵部尚書韓公年方五十二以病乞歸河州疏五上上始賜俞允且謂疾已當復來命下薦紳大夫共惜其志而其中有為國家愛重賢才且知公者惜之尤深海內之士游學於都下者多踵門投詩誦其賢高其節以寫平生傾慕之意至於武夫悍卒庸人君子聞公之去亦皆齋咨涕洟欲挽留之不可得獨險邪惟巧之徒為公所摧抑奄奄側目思欲起而不能者又前陽文獻卷十喜而相賀曰公去吾屬可無患矣又相與言曰貴勢之圖去公誰復我阻哉蓋公自少負氣節讀經史以古之光明磊落者自期正統己已舉進士為科給事中輒言事無所顧避風采英英動人庚午土木之變廷臣抗疏論權姦誤國之罪又擊死餘黨三人公寔倡之既而虜騎薄都城公督兵拒守虜知有備隨遁去尋陞右僉都御史守紫荆居庸二關又督脩關南北三城相山之尚峻者為墩臺數處分兵守瞭皆足為經久之計景泰辛未奉命往淮揚總督漕運兼巡撫之任風清弊絕國用足而民不擾淮徐

之間嘗連歲水災且大疫公大發官廩及歛富人所輸之粟厚賑恤之又為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擇良醫四十輩屬以惠藥食令無失所活垂死之民餘二百萬其死而有子孫來告者子棺暴骨於野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時朝廷聞民飢餓遣使助公理荒政至則公已經營緩輯而民皆得所矣使還奏公之績乞賜褒崇公且馳疏自劾不能恤民患又言謹天戒當以進君子退小人為先還朝上念其功陞為左副都御史仍准淮揚上疏陳致治保邦十二事其言多諷權貴人上嘉納之天順初元權貴人陰中其

事罷歸里居無對色悉謝絕賓友閉門讀書時出展

先隴不復他往辛巳秋虜寇入莊浪起公仍舊職叅督軍務寇平復奉命理漕運公至徐百姓扶老携幼迎候水次歡聲徹遠邇比就館眾擁入羅拜歌呼連三日乃止至淮亦然而漕運之政久廢於是復經理如初去年以廷論擢公為尚書公收用才良擯棄姦佞思脩舉廢墜以佐聖天子興太平之治而早夜究心屢至忘寢食及以病在告猶懇懇然以遺事未寧為念此其忠義剴切自始仕迄今未嘗一日忘于懷所謂積善為德而不能壓者故其去也君子以為憂

而小人以為幸也然公有恩於民有功於國家天報之以福蓋未艾而勿藥之喜將不旋踵見矣公當促駕而來使受者以樂幸者銷沮其心而與傑士戮力國事以畢懷忠抱義之志爾然後退而休焉以收知止不辱之完名此予與天下士之所共望也因書以為送行序

送陳伯陽分教黃岡序

陳俊 見本傳

伯陽先君郡推公與予先主事府君遊學同時契分親密子與伯陽實有世講之好向時伯陽齒壯氣豪進取甚銳視其志若天下事不屑為者然論議講明思慮及含恒小心異入不極不止而執禮卑退又過之以予有一日之長繆相推從授經顧予強顏豈能益伯陽而因之起予者抑多矣予意伯陽不久當偕出出則名四方既而予舉進士遊宦兩京聞伯陽方負其堪舉堪場屋不得少自見於世未嘗不為之慨然也今年夏伯陽膺貢來京得命于官舍予視其謹密猶在昔時而清削骨立有如馬伯陽於其自計無意天下事矣乃按例就文學官遂有黃岡司訓之拜予既勉留之不可則又徐嘆曰昔人有言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任亦觀所以立之而已况予二人

者將風夜不辱先人不辱有道是務豈拘拘位序崇卑間乎伯陽之見是也予蒙恩擢任少司徒且二年比者中原赤地千里民力卒瘁寢食為之不遑然竟未臻來效其為尸素何啻背芒而伯陽從數十諸生誦詩讀書修明禮義祿入雖薄足與勞等吾心安而道得焉視予之負重無措其為得夫多寡何如耶予又聞齊安之郡二程生焉王蘇諸君子亦嘗居之其流風烈邦人所慕但世教弛無從而振發之耳伯陽之往誠先示之以二程之教以立其本繼以王蘇之學以暢其文豈無一二豪傑之士由之而興以濟國家之用者乎此其為功又不但勸一職立一事而已也若然豈徒郡推公有後而予亦與有榮矣第恐伯陽繼有異擢又不能蹈予之愧也因其行序以道意

送嚴宗源之湖廣序

彭韶

成化庚子春三月廣東按察使同邑嚴公宗源陞湖廣右布政使其左肝江何廷秀也予與公舊同舍廷秀實舊同寅學博行高政事精密當有世道之責將來任重不可辭焉予近馳書問勸止宜厚自愛廷秀發曰不有箴言而加褒獎非所望於知已且時又非

吾責吾馬敢及嗟乎人之賢者責必備况處表臣之極人之望何如哉世道極重終必係之何可問吾於彼預與否也若納汙濁而量不可以不洪鎮定震撼而志不可以先擾動協文武介不立異正處權近和內不愧于妻子果一視而不持身不恤於得喪雖瀕死而不悔虛懷聽納不以聰察為明錄人棄瑕不以已長格物人也副之以識治之才而善應變焉是固萬夫之望矣一旦登庸廟堂善類增昌氣道揚休德彌縫衍道至治茂功斯可仰以彌成而世道有攸賴焉以時望之賢將來之責焉可不自重公與廷秀同年也同官也又同道也自愛自重焉可以不同尚宜修所以遠且大者於已以俟焉韶無似兩辱知愛是以因公而及廷秀又因廷秀而望公也昔歲公提學湖湘而正憲嶺南政化之及於人也深茲焉進秩重臨仕途一奇偶也僚友之間縉紳之士皆賦詩為贈夸喜惜留蓋無有之予又以其私願為之序焉不及頌美者戒褒獎也

西疇常言後序

前人

刑部侍郎肝江何廷秀遺詔帙書曰此常言九為乃為新九世祖西疇老人直闕文定公所著也昔嘗刊

行至于今無傳焉近日方求得之惟何氏實寶為大訓以世守茲將續刻以示于家鄉鏡川楊學士先生已序其端頗有以識於後於是反覆閱其所謂九篇者知其所以行為學即所學為言故以自名歟如言講學也先致察於常行言律已也戒矜名而畏譏敬恕以應世不欲掩人所不及議擬以明道而欲開人以自新張嚴之彛行寬之實察失而後立防其流官密矣立政造事固惟以遠不在祿方俱試其原治確矣評古而悲近代之苛政用人而慨上下不相但至於正弊又拳拳於風俗之侈且耗氣象惻惻諒論簡

馬要皆退步近裡之言而有已試獨得之驗與世之揣摩好異放言高論者不侔信乎其為恒言也以此從事充然輝光則退者乃所以為進近者乃所以致遠恒言之功不亦大乎若講學篇稱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于履其境不勝懼焉三復而不能已然則斯書也豈獨一家一鄉之言哉

贈亞叅方公廷臣考績歸江西序

前人

天下之事成於群賢者易成於獨賢者難此或勞之必然攷諸古今可知矣蓋官職之法有正長之有佐

貳之正誠獨賢乎則庶務之分理吾不可以代行佐或獨賢乎彼偃然肆於吾上者吾安得而制之徒淪胥以敗而已故必同心一德彼此交孚然後可以慮事而圖成也漢唐之後在宋號稱多士而莫多於慶曆之間當時諸監司未暇攷見然政本之地則群賢畢集歐陽脩之言可稽也脩之言曰杜衍為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雖為性不同而皆歸於盡忠二公俱具瞻如此而章晏又皆同事故仁宗世邊將無功吏治不能庶幾三代之風焉我國家治平百年人才雲興臺省家聚俱在兒聞獨表臣各守分局無能盡接其人然意其猶吾見聞而亦未果也往歲使江右獲拜藩司二公然後信群賢之多也蓋方伯吾邑翁公明銳曠達風韻近仲淹天台林公嚴厲端毅氣象類杜衍亞參淳安方公老成樸茂實周旋之不剛以和林之毅不柔以濟翁之達而皆無逆於心得不既賢耶惜乎其他諸公多不獲遇然三卿為主亦可謂衆矣雖然所貴杜范者以其有不和之節所見各異而不苟同也使皆苟同則於賢何取乎今二公旬宣之政未必皆可亦未必皆不可公力為贊畫毋不可其可而可其所不可則何欺



事之有執况江湖千里連歲荒歉外寧內憂之慮識者不能安寢公其為我謝二公幸先事而圖萬全之策也公以六載書寢歸江右諸大夫請言為贈某不敢辭

贈司訓鄭瑞澄之分水序 前人

國家圖惟治源崇重教事郡縣學置教授教諭又置訓導二之訓導於學政凡鞭朴之威錢谷之數皆不得與其職為至清教諸生凡九載黜陟視中式一人或不其務為至約學論在一命之外而訓導出其左

月食原三金加二馬其祿為至薄職之清凝於冷落

志者弗屑也事之約疑於屈已才者弗安也祿之薄疑於簡賢道者弗利也由是上之人不暇擇才而處之其失之也泛下之人恒自處以不足為其失之也輕豈設官崇重之初意哉君子蓋交病之夫事非人不立人非教不成而教之又在乎師儒所謂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天下治是也其所寄如此可泛且輕耶考亭之學今為國是教者學者皆不能外也分年治諸經子史時務之法則貢舉私議詳矣大學明體適用之方則集註或問與舊問答備矣門戶分明條法具在世之為師者誠無先以彼三者橫於胃

中而日從事於此為諸生率使上不戾科貢之規下不失為己之意則學有實得必有實用而人才其庶乎師而能然則卑而不可踰惡乎冷約而施之博惡乎屈身立而道充又奚擇區區之祿入哉分水司訓鄭君瑞澄始以貢入成均假于友人周梁石所者將期月不逐逐於舉業之文乃與梁石考校文公語類至日夜不休梁石聞人也慎許可而獨於瑞澄不置其殆知師道之重而不自處以不足者歟於其行也梁石借諸知已成賦詩贈之

贈何憲副之闕序 前人

成化戊子春冢宰李公莅政之初謀士於少宰崔公尹公知秋官即中肝江何君廷秀之賢屢薦于朝遷副闕臬士大夫相知者皆賦詩為別退詔序其後大率詩之意以為如廷秀者一時不數人奈何別去即別去繼自今麗澤之益將日以踈德器誰與成就疑義何所剖析而吏治之間杆格舛漏者如蠟毛又何所咨而弛張乎故既喜其權用而又期其速來自人情不能已者而詔於斯情又實兼之獨能已於言耶廷秀生相門而文行之懿卓絕流輩夫人能道之詔何敢贅况辱在僚友有切磋之義焉諛詞熏耳亦

非廷秀所樂聞也請得更端可乎竊惟知已難酬知  
 尤難前輩諸名公以意氣許人每多失之誠以始焉  
 期之太重終之其人或不能勉副故也此非知已之  
 罪乃不能酬知之罪耳今自冢宰而下至士大夫之  
 論皆曰何廷秀云不可謂不知已也使萬有一之不  
 酬吾恐其有所懲創則好賢之心由是而怠士君子  
 之公論亦無所執持矣夫由我而怠好賢起惑志君  
 子以爲何如哉揆衆人之知廷秀必謂弘大剛毅勝  
 重遠到無事則虛懷如納足爲善類之依歸有事緩  
 急則招不來麾不去伏節死義而後已固不貴廉隅  
 自守號稱狷介也沅酬六籍涵泳道腴探禮樂之大  
 本會同異之攸歸歸然爲一世宗儒固不貴記誦詞  
 章傲睨自雄也視消息盈虛之理爲吾政變通之宜  
 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又不在乎區區簿書之精法  
 理之能也之二者廷秀因其所已然擴充其所未然  
 宜無不至矣異時入垂鈞軸追配前人如純仁之於  
 仲淹公著之於夷簡世濟其美流芳無窮則非徒足  
 以酬一時群公之知而國家亦隱然有世臣之重  
 矣夫然後知上下人已之各盡其道也  
 送知事鄧文振致仕歸靖安序

前入  
 幕官鄧文振氏不言曰紀年六十有四宦遊兩畿積  
 有歲月茲隨牒入蜀又四載矣老病侵尋壯志衰謝  
 願告歸田里予進之曰子之官事無他責盍持祿乎  
 曰非不欲竊升斗而終事大夫也誠畏來歲無幾而  
 家指日衆勤不能勝簿書儉無以助饋粥早夜以思  
 惟去之宜予又曰古者士有常產壯而仕老而歸授  
 教里塾子弟化焉傳家於子洗腆具焉後世多以官  
 爲家罷則無所於歸故隱忍苟祿殆不得已子之歸  
 也其亦有以爲藉乎曰先人居家嘗爲萬石長兗州  
 教授府君我伯父也皆年幾九十而卒薄有田廬於  
 豫章之墟而詩書手澤尚存無恙倘徼大夫之靈東  
 歸故里則率諸子姪勤力其中壯者務農畝秀者事  
 詩書庶幾得有所承藉而保先業於不墜紹簪組於  
 他日矣予察其自處素定乃白于當道而許之然竊  
 因是重有感焉我聖皇仁覆天下加意吏治未嘗用  
 一淫刑行一重政士生斯世真千百載奇逢孰不有  
 共惟帝臣之願乎柰之何蜀去天萬里長吏偷安自  
 恣墨以敗類者多於是乎民皆有疾視之心而上之  
 人亦密爲法網而操切禁錮之吏始難爲矣吏既爲

之也難則民視之也易或懼日輕豪猾得志凡吏之不能竭心安意於職也明矣高者引年以決去卑者肆欲而一擲如是而望治效豈可得乎奈司風紀思欲重長吏之權以固士心以善民志而未得其方寧不於吾幕實之行而興無涯之慨哉文據諸歷世事書諾有年觀其自陳之言可謂知止而審處矣宜善自愛以厚風俗

名臣錄贊序

前人

昔晦菴朱文公脩宋名臣言行錄凡其立朝事君之節施政行事之宜與夫議論答問之大關繫無不具載至潛溪宋先生作元名臣頌則取其功業學行撥入韻語雖詳畧不同然皆所以述當時得人之盛寓景行仰止之私而因以示乎後人也我朝長治久安名臣繼作功德之盛不讓古昔獨未有序而述之者夫雅欲私淑固不在於是然諸臣事行秘在國史學者夫今無徵將歷世久而相去遠豈能盡得夫見聞之真哉鄙生也晚膚淺無似每誦為臣不易之語想像前輩不可企及屢欲錄而贊之未能成就蓋不惟不敢亦不暇也此者解憲西川將之廣藩寓廣東下荆江因記憶遠近名臣凡三十人人為之贊具列

其誌銘狀傳等類於後以竊附大儒先生之意庶幾言行如在贊詞無奈所以師千後人有餘地矣嗚呼三十人者皆百年之英也建立於天造草昧之時遭逢于重熙累洽之世或美功業或全名節或以德行顯或以文章著或紆國難而濟時艱誠萬世之不可無者也鄙不揣輒易成之僭擬之咎掛漏之質無所逃云其他名卿碩輔弗能盡知俟後求知而續焉非有去取也

文訣類編序

周瑛

予少習文藝苦不得其門路嘗博採諸家論說而類編之以自執範客有見之者曰文猶兵也吾試與子言之左右定位奇正異用法也或左或右或正或奇幾也幾出無窮勢無定在若不乘其機而惟法是拘吾將見子為人所擒矣予曰乘其機而不拘于法上也守其法而求合於幾次也上焉者兵之神次焉者兵之精神兵無敵于天下精兵天下未易與為敵予素怯安敢廢法以論兵容笑而去書此冠于篇首

贈周愈事八閩提學序 前人

成化戊戌歲 朝命以南京吏部主事周君時可為福建按察司僉事降璽書開諭君俾督諸郡縣學其

同年周瑛開產也道閩之故實以贈之閩之山發於  
天目折而南趨其勢北高而南俯巖巖如蟻閩如蜂  
也如龍驤馬馳自天而下閩之水隨山而出與山相  
糾纏山益峻水益駛每舉舟順流而下也如雷奔電  
掣旁觀左右不可以瞬然而漁者終日而不投一竿  
焉是何也水勢暴悍鱗介之屬徙而去之矣及乎山  
勢漸夷兩涯相去數十里水匯為巨浸東入蒼溟舟  
不得風或日行半程或一程然而龜鼉蛟龍魚鼈生  
焉貨財殖焉沿河而收其利者蓋幾千百家矣又何  
也水勢深廣不震撼撞激而鱗介集之矣君子觀夫  
水而知為政之道乎閩為東南大州自唐常袞為觀  
察時教民間子弟以文學而科目相傳至今益盛然  
而擾鋤德色其帝評語使賈生生於今日又不但為  
漢庭慟哭而已也君可不察之乎瑛聞學校者鄉邦  
之式也身家者學校之本也君宜脩諸身以教諸家  
脩諸家以教郡縣諸學由郡縣諸學以風動吾鄉邦  
之人則人皆相觀而為善矣此其效不可朝夕致然  
所獲者大譬如水勢深廣鱗介畢集收其利者不啻  
千百家而已也苟或立已於峻特威以繩其下今日  
考其文字明日考其字畫苟不如意則禽彌而草雞

之此其效可以立游然不足為國得人是猶水勢暴  
悍鱗介不游其下魚鼈皆為下竿也君起謝曰吾  
入閩觀夫山水如畫三年之後當有以復諸  
子

皇華使節詩序

前人

古者行人使於列國列國之君饗之則相與賦詩以  
見意大而解紛息爭戢戎紓禍小而通情結好承教  
拜嘉其所賦詩皆取諸三百篇以其宜於事者為賦  
故當時遣使必擇其古能文者為之不文不遺也  
後世此禮不講凡有燕饗優談伶語妄相詆譏如孔  
道輔使金虜以宣聖為戲此其失在主也陶毅使江  
南南人道驛妓歌殺所賦詞此其失在客也凡此既  
不足以息爭紓禍又不足以結好致嘉稽諸古禮是  
為使事之累君子蓋羞道之 皇明御世天下一統  
以詩書禮義陶化人心士使其聞多習古能文而勵  
廉耻之節弘治六年秋蜀惠王薨 天子有事於其  
國命保定侯梁公往諭祭又擇通曉典故者相之時  
廬陵王君壽以進士拜行人司副 天子若曰喪禮  
之相壽也可與是君副梁公以行其冬抵蜀自始諭  
祭以至卒祭無違禮國中每祭必有宴宴必備以幣

君皆辭之明年春禮成藩臬諸大夫饗之及旅君起  
求海言諸大夫皆賦序人維禮諸詩為贈瑛曰非古  
也於是左方伯薛公為四壯君曰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公所以慰歸懷也敢以為謝右方伯鄭公為賦皇  
華右曰甚誠賦屬周容詠公所以教使臣也敢中  
以為謝使洪公又賦杖社之首章及大東之卒章  
君曰兵疲於戍守民困於徭役大夫之憂也使臣歸  
當以上告 天子然則論使事於三代之後若上君  
者可謂習古能文者乎可謂行已有耻者乎而吾藩  
諸大夫所以處君者可謂慎於禮而不瀆乎衆謂君  
行宜有贈瑛因讓次其事以為君贈

送常熟知縣鄧君考績序 前人

蘇為縣七常熟最大常熟為里若干為戶若干為財  
賦若干民多習筐篋學用以牽制上下一不得所欲  
則拊鍵抵熾以集旤故蘇諸縣重為常熟吾閩鄧君  
洪中以丙戌進士而出知是縣命下人難之君慨然  
就道既入縣過考圖籍計戶口定賦稅均徭役之數  
月民大悅繼而修學校治官府造橋梁築圩岸行之  
數月民大悅繼而扶寡弱鋤奸宄親良善行之數月  
民大悅他日邑大旱民相與言曰惟尹可以得雨君

為老赤日中望山川以拜汗披面如雨雨大至未幾  
大湖水溢壞民舍漂流牲畜田辛污萊民又相與言  
曰惟尹可以奠吾君君為延園菁莪問問民疾苦皆  
家慰而戶給之民賴以活太守嘗責君逋慢君曰治  
民如治絲棘則勞邑民以秀麥來獻君曰造化偶爾  
吾何功焉余嘗笑經生為政每以詩書故迹而加之  
時孰能審其本末察其緩急如君者哉又孰能以誠  
格天以勤愛民如君者哉又孰能責之不怒諂之不  
悅如君者哉初君為政滿三載當考績去常熟民皆  
送御史臺借留之至是始行縣教諭黃君體勤乃疏  
君政以來且告子曰尹為政多類此願與之言余乃  
比類書之使人知常熟雖難治而不難於鄧君科目  
稱得人而得鄧君為尤信也

錦官賦別序

前人

御史大夫梁公撫蜀之三年 天子下詔拜公南京  
吏部侍郎將行眾謂瑛宜贈言瑛聞天下人皆謂蜀  
樂土其人讀書知禮義易於為治今觀不然蓋蜀地  
廣民繁為俗龐雜與中州弗類其地踰雪山以西與  
土番相距山壁立如削驚湍怒濤走其下間為棧道  
緣山腹行僅一線若統御者無以制吐番死命則往

往極高扼險地木橋石關絕我糧運或呼群擊堂操  
甲營弓來攻我城堡我謀大舉則進退扼塞不可以  
遲數年來軍勞於戍守民疲於供餉賦稅殫竭人力  
重困可憂也公來未嘗一日安枕而卧公以為守邊  
莫先於養軍郵民譬如東垣論治病反覆以養胃為  
言蓋胃理則五臟皆理五臟理則百病不治而愈矣  
公嘗發數萬銀分布郡縣令積穀以備荒儉又發數  
萬銀東路積穀于江油于安縣南路積穀于灌口將  
募羗民轉輸以實于邊又議掣餘鹽以歲可得數千  
凡沿邊城堡倉庫及棧道斷續皆欲以漸修理無非  
為軍民計也其意以為軍安民裕則虜在吾目中矣  
此即東垣治病而先養胃之法也近有狂生憤吐番  
侵暴乃上書請 天子發兵致討廷臣移公議公曰  
已之不治而謀以伐人非計之得也蓋公非不為也  
不遽為也不遽為而為乃可以有為也吁公意遠矣  
公嘗愛瑛書見所謂海關從魚躍天空任鳥飛詩句  
公為說曰海關矣從魚之躍然魚亦不能出於海之  
外也天空矣任鳥之飛然鳥亦不能出於天之外也  
據此而言則公襟懷中曠無不包覆而中間消息盈  
虛之理操縱予奪之機又豈人所能盡識哉今公應

詔而往矣規畫深而業未究恐喜事者不知東垣養  
胃之可據而下峻劑以為醫又非地方之福也故因  
公行述公所以治蜀之意以為公贈其以告謀國瑀  
與吾人之等邊者若公自西徂東凡道路所經心目  
所感中間可驚可愕可喜可念則有諸公分題賦詩  
在

送林文華之南雍助教序 楊琅 見本傳

昔吾郡有歐陽詹生者開先闢士聞于中唐貞元間  
為國子監四門助教至今郡人稱鄉先生余友林君  
文華尚論詹為人而效慕之者頃由瑞郡文學終更  
造 朝得助教南雍余喜其學詹而其官又適與詹  
同按詹平生只一命為太學考之史集皆未有言其  
所以教者韓吏部著何蕃傳載蕃為諸生不為非義  
葬死者而守其孤又叱止六館士使不從朱泚之亂  
詹高蕃卓行特昌言明為仁勇余最愛詹此舉能彰  
善而表賢是雖其教法已不傳而立教要領於此亦  
足以觀矣君今蒞南雍也南雍群士如林必有學成  
行尊如蕃等輩人君能求若人而推先褒獎之使生  
徒知自激勵則為教亦由是可同於詹焉昔人稱詹  
事父母孝與朋友信義而又以為愷悌謙儒動不踰

節君孝友施於家既無愧於善信義乎於友又不欺於磨而其文雅溫淳冲讓居禮又多有如於磨者即既往而占方來考今日以台夙昔君茲行其終同於磨也必矣余以官同於磨而之磨之道者久矣抗顏師席未能如君之善學魯固行其道所以為送行序

送劉參政廷信之山東序 吳希賢

山東大藩也北控圻甸南枕淮海東南諸郡湖湘江浙以暨閩越交廣之選凡以歲事至京師者川浮陸走率道于此以達不然則否余嘗謂京師之有山東

卷一百一十五

序

猶人身之有喉咽喉咽受病飲食且弗克四體雖精強將不可恃以安矧欲高枕而臥乎比歲山東郡縣雨暘弗若生民告饑流離轉徙道殣相望故以父兄妻子之戚亦不相保愛至有以餒而相食者夫民無食則饑饉則計出無聊意外之患將因以生今之喉咽之地不亦以病乎哉於是天子宵旰二三大吏相與戮力施舍已責務穡勸分以鳩其民而紓其患猶未已也復出內帑給犂牛與種食天未悔禍方及有秋淫雨蝗螟交相為殫傳曰人眾勝天天不可勝如此將厭棄此方之民俾之辛苦墊隘而因以蔽之

邪抑者人事之有未盡然邪今年春吾閩劉君廷信

繇戶曹郎中出為山東參政是時 天子念民瘼未

瘳特詔更曹簡推以行夫喪亂之歲官必擇賢猶疾

疾者之於醫必擇其良斷斷乎不可以或易也君才

高而行潔學邃而識闊曩在戶曹夙夜恪勤恒出其

身以當難處之事利有所弗驚勢有所弗撓時稱賢

郎署者必曰劉君劉君然而盛名之下必無虛士盤

錯之節方別利器茲行為賢方岳於山東不亦可豫

卜乎且君嘗為我言採荒之道當如拯溺盖凡仁人

君子之拯溺者憫其濱於死狂奔盡氣雖濡手足弗

憚大歲凶萬人之死命寔制于我當道者能人人如

君弗憚於濡手足天鑒不遠雖或厭棄其民將無不

可勝者况天之於民猶父母之於子詎忍終棄之而

不可勝乎哉又况我 朝百年以來清穆之上愛民

事天未嘗少有罪悔吾於是又知天以國家故於民

有不終棄而無不可勝者去陪危即吉康俾京師晏

然得以高枕將不於茲行又可豫卜之乎余重君別

故張之而觀其成且寓訊諸有位者相與勉焉

送雲南憲副林待用序 前人

林君待用在北京時與余居同巷時新筮仕為刑曹

主事貧甚退食暇恒邀余過其家命酒觴余食惟肉  
一拌無他品每仲秋斷壺其家人輒修之為茹及是  
出以餉客凡聚會直至夜分爐寒炭弗繼躬僮僕拾  
殘薪爇之以溫酒用是余有甃壺焚爐之作蓋紀實  
也鄉故間或饋小苞苴亦謝去弗受其清修苦節有  
如此者語及時事頓覺見于頽面成化間妖僧繼曉  
巨端梁芳相與為榮惑蔡永昌以祈福時待用官副  
郎之斬僧與瑞以謝天下既下獄人謂禍且不測待  
用獨怡然如平常時賴天監其忠遂有雲南姚安之  
貶未幾得賜環補南刑曹副郎余來金陵以地寒煥  
不時怕病公署間然惟待用時過從相慰藉又余性  
悻直多過待用乃不鄙時加歲砭賴匡棟者為多然  
則待用詎非余之所畏者邪 今上嗣位當道者請  
獎直言敢諫之賢以開言路待用哀然居首於是遂  
有雲南憲副之擢夫旌直以官固宜真之 天子左  
右而乃出之夷僚之鄉當道者之意吾固固敢知也  
雲南去國萬里昨徵還而今復往豈食祿有恒所人  
國敢致力邪將天欲遠夷知 朝廷有直臣而故俾  
之往邪然而待用於此有不介之意焉於戲人之業  
宦必先有所試而後可觀其成待用之成吾固有所

試矣昔人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信斯言又不能  
不為待用懼焉待用年未四十緋衣金鷹位列藩臬  
其晉晉者未可涯湊念相慰藉相指視以過茲別有  
不能已於慨者詩有之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待用  
其尚誦斯言哉

送大理彭公序

陳音

成化甲辰秋吾鄉彭公鳳儀以副都御史巡撫南畿  
至則不以搏擊為能吏自不敢犯而民樂于時雍越  
明年乙巳夏有大理鄉之 召檄至遂自龍江登舟  
北上鄉邦仕南都者冢宰陳公司徒潘公而下相率

具酒餼錢公于江許俾音執爵獻言以為公贈音惟  
自古名臣有學術則有氣節有氣節則有勲業是三  
者不足縱使位極卿相亦何足取重於天下後世哉  
公少穎悟於書鮮有不讀而學術高邁及拜秋官遂  
上疏極言時事嘗 詔下獄備荼毒出復言事下獄  
以至于再且三既而司臬西蜀司藩東廣復屢屢言  
事其心惟欲保國衛民而不為身圖至遷官退厥循  
以薄譴自怡海內士大夫莫不壯公之為人引領顙  
望若太山北斗頃蒙簡在擢任都臺付以巡行重寄  
曾不旋踵復起為大理而置諸左右是則公之氣節



勳業可謂無負於所學而當時物論可謂無負於公  
聖朝簡任忠良又可謂無負於物論之公此可以書  
之竹帛而為天下後世道也大理以審刑為職刑乃  
自古聖王之所慎者我 聖天子寬仁大度欲敷祥  
刑以寧寰宇比年以來司刑大吏不能祇承 德意  
沐威黷利民多顯于非辜而罪逆滔天者傾禁不敢  
發一語以詰用致天渝地震歲凶民殍深貽 宵旰  
之慮然則今日之召乎公不為無意而公之處此亦  
必有道矣若夫捐壯志徇時好糊心俛首此則學力  
不固者之所為曾謂公之賢而有是哉率爾狂言知  
不足為公贈而公亦豈待言贈也夫

不甫陽文獻卷十

三十一

劉職方遺懷唱和詩序

前人

職方郎中劉君時雍頃嘗課屬吏懲其弗恪不便者  
構飛語以聞 詔並下于獄越三日刑曹數獄辭上  
詔復時雍官而繩誣者以罪方時雍之入獄也嘗賦  
詩二首以遣懷京國諸薦紳聞而和之者若干什稟  
成巨卷予與時雍同登進士第同入翰林為庶吉士  
去尋愛不遺間嘗復觀是詩因作而嘆曰是非天下  
之公也君子惟守其是者以防乎身未嘗以所遇交  
夷險而一其心人之於君子亦惟取其素行之是而

未嘗以寵辱為軒輊今觀時雍獄中之作雍容清暢  
不逾平日而其自守之孤介亦隱然自見諸君子屬  
和之詩往往扶陽抑陰亦不以時雍之屯坎而改其  
平生景仰之素持己取人之道於是乎兩得之也時  
雍產于楚楚人善歌蓋有目來矣然陽春白雪之歌  
和者絕稀屈原放逐行吟至設為漁父相問答亦未  
免有孤知寡和之嘆鍾儀囚于晉操琴而鼓南音亦  
未聞有和之者今時雍所歌有陽春白雪之調而和  
者甚眾暫入于獄不信宿遂復其官與屈原終身廢  
放者懸殊唱和諸作皆渾乎大雅而無復南北之音  
之辯 聖明在 君子滿朝物論惟公而至治之音  
奏焉此其可慶蓋不止文詞之盛而已予庸劣不能  
和徒三復咏嘆而序以揚之

不甫陽文獻卷十

三十一

送監察御史陳君序

前人

皇明莅天下百年于茲道化昭融民物康乂 天子  
罔盈厥功霄旰圖治曰格汝冢宰惟茲御史秉憲度  
以釐百工肆簡多方多士行復邁者用宅厥官以毗  
予治冢宰祇承稽于衆得士之名氏以獻進士龍溪  
陳惠啓順與焉 天子曰斯任匪輕知人孔艱姑試  
厥猷為允若茲然後任之踰年冢宰又簡厥臧否以

聞啓順在賢選始得拜 命命若曰幅員既長子耳  
自有所不逮汝蘭于朕心凡茲股肱臣隣庶邦冢君  
暨小大百執事有能輸忠效國以靖共于有位惟汝  
迪知其或肆凶士軌厥法怙終罔悛亦惟汝迪知  
罔不言朕奉若天道彰之以五服董之以五刑罔或  
僭濫于一人能守成憲與或叢挫怠荒亦究于爾衷  
用獻替以佛子仔有嘉乃丕績用錫爾祉嗚呼謹始  
匪難慎厥終如始斯不易汝往欽哉啓順拜稽首曰  
敢不夙夜惟寅以對揚 天子休命既出邦人諸友  
咸舉手加額曰吾子夙著微聞今新服 寵命母黷  
于貨母休于感母情以隳母默以容母訐以為直母  
察以為明惟公惟斷永厥令譽以迓承天 既啓順  
曰所有上負吾君下負吾友者有如此天爰召僕大  
命載以行

釣臺集後序

鄭紀

炎祚改符新都易號南陽宗室圖復舊物天造草昧  
漢之為漢未可知也海內英雄開風奔附皆欲效勤  
王討賊尺寸之功以垂竹帛今漢鼎已定延訪幽隱  
粉飾中興正抱道君子雲龍魚水相逢之日也先生  
物色故人三徵而後至何耶伊之耕莘傳之築巖呂

之釣渭時未嘗無終身之念也一旦幣聘之勤繪圖  
之肖勞兆之徵遂翻然而起各成一代之業後世未  
嘗有非其改節者今先生雖應聘而起終不為所屈  
何歟此無他光武少與先生游學其知先生者必深  
計先生者必熟矣自莽地皇壬午起兵至漢建武已  
丑而後下詔十七八年之間身跡存沒略不往來于  
懷其與抱新進倏卒然相遇之殷勤者有間矣豈先  
生儒術不足與談兵歟湯以伊為阿衡丁置傳於左  
右文師呂為尚父光武於先生撫之以咄咄目之以  
狂奴官之以諫議其處先生也亦藜而易矣豈先生  
特孤高一節之士於師傳之道或有未聞歟不然必  
先生之知光武者亦深討光武者亦熟又用是之故  
豈非預料而不敢以商周諸君待之乎嗚呼先生之  
自處與光武之處先生者不必深論矣但此集一出  
不知世之奔走權幸之門夜行不休者讀之以為何  
如噫予又恨其出之少晚也然自茲已往亦不為無  
益也故書之

釣臺詩序

吳仲珠 見本傳

是歲予館於城郡司訓程先生出釣臺詩示予為言  
釣臺嚴于陵釣遊處也以非耳目所及之地悵悵者

久之偶有遺吾釣臺集讀未徹卷恍如身立臺上揖  
子陵於千餘載之下心與境會神與若人遊遂自用  
韻兼用前人韻成諸體詩一百五十首不自知辭意  
之復備什之多也執事往時宦遊曾過臺下能為我  
詩印證否乎子聞終身疲道踞者或不盡知其險要  
而指山盡谷多得之未出戶之儒昔有私淑武夷翁  
者而曰我讀精舍詩夢作山中客從公夜不眠寒燈  
歌白石未嘗不嘆古人景仰往哲之深雖未遊武夷  
已有山中歌白石之句則先生一讀釣臺集而百詠  
鏗然亦以遐思子陵之清風高節不能自己無非根

全甫陽文獻卷十

五五

於性發於情之正也且子陵披羊裘而坐釣臺不少  
俛首乎光武之招說者謂其節義秋霜重漢元鼎有  
大功於名教今先生倫堂餘暇獨取釣臺集而唱和  
之予謂此詩一傳岫表海角當有聞子陵風而興者  
先生有功於名教亦六特以先生未識釣臺而有此  
詩人將謂先生作夢中語又不以質諸耳目熟者而  
以語于人又將謂予模寫故迹十不能一二亦說夢  
也然以當時過釣臺看鹿南柯之夢方耐安知能作  
夢中語與夢後說夢者皆為非夢耶謂予不信請致  
此詩於書郵往問釣臺主人

送王時暘知南康府序 鄭瑗

揚瀾左蠡之隩有郡曰南康所轄僅三邑其在有宋  
元公晦翁兩大儒皆嘗知其軍事遺跡存焉弘治元  
年夏四月南京儀部郎中岷邑王君時暘擢為其郡  
守既治行李顧謂諸寮案曰某幸與公等同仕于茲  
今將出為人牧諸公寧有啓發我乎於是人各以其  
意屬辭贈君子雖寒訥義不容默也則告之曰君之  
理所前瞰彭蠡請即以是為君言夫彭蠡修廣凡六  
百里合江東西數州之水匯而為澤東南之言巨浸  
者莫加焉蓋其地勢視諸州獨卑故百川趨焉又弘  
博而有容故眾流納焉古至于今舳艫之去來相銜  
也輕颺麗日則脩然而濟不俟崇朝間遇惡風怒濤  
駭膽慄魄則或翩然而旋或疑然而膠或蕩然而覆  
或黯然而沒歲不知其幾何也然而濟者不知思旋  
膠覆沒者不知怨何邪庸非適然遭之出於無心  
也哉予謂此可以況夫人牧者故退乎自卑則德日  
積廓乎有容則人易親因民之善而加賞因民之惡  
而加罰在我無容心焉則所謂殺之不怨利之不庸  
者矣是何以異於水乎抑子又聞彭蠡實我  
高皇帝與偽漢陳氏決其雄雌之所昔陳氏賊虐其

全甫陽文獻卷十

三十六

主階擬淫名強強江漢間方是時也南康之民爲韃  
持戰日事戰攻其知有節事俯育之樂否邪及我師  
致討既不肉袒牽羊以送款乃悉其曠曠驅其吏民  
耕行旅拒大戰湖間鯨鯢送死民歸職方然後兩儀  
奠而萬物遂美自阪泉涿鹿之後武功之盛未之有  
也去今百二十餘年遺民故老皆已漸盡而湖山龍  
戰之跡尚可考尋君治政之暇率官寮攜尊俎陟廬  
阜之顛而瞻眺焉慨然語其父老曰吾民之所以男  
耕婦儲樂生而送死者誰之賜歟自今其嗣而股肱  
守而彝憲以無忘

皇祖伐暴之功以無忘 列聖覆麻涵煦之德然後  
傾榼以共酌浩歌以弔古思起千古豪傑與遊以蕩  
滌磊砢之懷抱不亦壯哉不亦快哉

送張君良弼赴福建憲僉事序 前人

我  
祖宗官人之制初不限於所職邇來執銓榜者以八  
之器能各安所習而鮮能兼通也於是超乘之格  
視所職以牧守多拔諸司農廩訪多索諸司憲然此  
以處庸材小器可爾若夫豪傑閑達之士左右咸宜  
初不可以偏長目又可以是限其職守哉作虞之益

或佐徂征與禮之夷或播刑迪後世如狄梁公歐度  
支矣亦出而巡察江南韓魏公知審院矣亦出而安  
撫益和厥後二公之勳書焉及至與義斌並耀焉  
華爭高是豈一職所可拘耶然而豪傑閑達僕指無  
幾與其破架壞而債事寧能較勝無幾是以雖或  
病之而卒莫之或更也留都諸曹病於常格久矣茲  
者民曹員外郎張君良弼乃有閩中屯田僉事之擢  
衆皆贊美以爲數十年來始見茲舉蓋君之器能卓  
異無適非宜初非可以常格拘故在廷之議亦不復  
以常格處君也嗟乎自兵農既分三者因農爲兵迭

耕迭戍之遺法猶隱然於屯田見焉然古人直行之  
塞下而今則適中國矣吾聞屯卒錯處八郡其疆畛  
之辨糧粒之輸耕守之宜競訟之決必有專其事而  
司其平者今皆於君乎屬壘書委任之意勤渠委曲

良非輕矣是廷議固不可以常格處君君其屑以常

材自處哉狄韓之勳名夷益之事業載在往牒可覆  
視也異時將有責備於君者幸毋讓

行極書重列序

宋端儀

行極凡五卷鄉先正元南安教諭鄭杓子經閱字學  
之衰絕而著其友郡庠賓序劉有定能靜注釋之板

行于世方百五十有年而風氣俗最近之邦乃  
有款之者其篇名僅見於陳衆仲鄭氏先朝記及世  
傳書目中所謂見名不見書者余嘗效昔人求以八  
道未能得頃者能靜玄孫正隆德甫典教樂平從吳  
康齋門人受寫本以歸蓋自蒼頡迄于蒙古氏凡古  
文籀隸以極乎書法之變皆在所論議潛心獨詣參  
驗精決陶鎔歷代之偏駁會歸一藝之純粹要之未  
嘗不本於古人而其中若九德若正邪若四時餘閨  
之說之屬又其所自得焉者其字學之指南乎竊嘗  
聞之先民有言備萬物之體用莫過於字又曰契兩  
象之運該萬彙之理無踰於六書則字書也者乃至  
理所寓而不可不講者若昔周官大司徒教民道藝  
而書居其一又有外史掌達書名于四方書圖同文  
集自秦而下法雖不能不與時變而為小篆為隸為  
八分為正為楷為行草為飛白之紛紛然皆轉相祖  
述間亦頗有肯綮家稱之緒上追斜斗鳥跡而得其  
遺意者顧九歲之論無章舉劾之典未嚴或考其  
私智競趨妍媚而偏傍點畫浸以失真其品題之者  
又復鮮識與妙言人人殊所以不能不起于經之姻  
媿也于經嗜古博識尤工於書乃寓書著述以慮其

素蘊而佑啓我後人其用意遠矣昔右王軍讀蔡邕  
筆法書遂大進術極之書法論筆法而已志於字  
學者能得其要領而知所方於以備其理義之趣  
以以端其心畫之形則所謂自末以求本由藝以達  
道因小學之流而游乎大學之源者可幾矣遂可設  
曰本之則無而不必精其能乎德甫方將重鉅于木  
額考訂其魚魯之一二因併書以貽之

贈興化府推官鄭公致政歸養序

前人

上饒鄭公堯臣為興化府推官甫歲餘坐積思致微  
恙自諉不堪吏責忽告于部使者祈解所居官狀既  
上治行李不書牘聞郡聞之詳然言于太守之庭曰  
公臨民存撫字於催科而寓教化於刑罰儒吏哉病  
已當視事如初願得申白當跣母遽舍公以歸而公  
志已堅竟不可回沮於是兩庠師生相率命以言贈  
惟公學明行尊所師友皆海內名儒最留意於當世  
之務其佐守臣裨郡政用以圖報國恩首寔公初心  
為然而番番慈親越居千里頃緣門戶多故侍養乏  
人公之誦陟屺思倚門每切於一日十二時問則其  
必必然圖歸焉者又所謂烏鳥私情焉云耳昔者屏

山劉子彙彙歲宦遊已而以親故致疾棄與化軍  
判當世高之至今傳于青史而誌諸郡乘三百年來  
又復於公乎見之海邦從此添一故事其於名教亦  
不為無所關焉然屏山既還武夷與籍溪胡原仲白  
水劉致中往來講學並而善長者彌衆公歸色養之  
餘合二三同志上下其論尋繹乎潭溪之緒以行其  
鄉以淑其徒則所以同符於屏山者又匪直引疾一  
事而已公名夔堯臣其字自號愚菴由太學生領薦  
以銓試高等舍褐拜官云

莆陽郡學鄉賢祠諸賢考證序 前人

莆陽縣志卷十

四二

郡學故有先賢祠宋紹定中定祀唐侍御林公藻至  
宋元樞鄭公簡凡十有六人類多名士惟方著作以  
始建廟學與後人因其他無所考見遠而附諸常觀  
察之傍似矣鄭湘鄉著其詞折衷其言有詆孟子者  
大儒君子至有病風喪心之請則亦迂謬矣今以林  
文軒所撰墓誌考之蓋其少作挽而著存古易其所  
詣抑又高焉列之一鄉之善士未為甚不可者宋季  
若元以及 國初累有躋升爰至宣德間增至六十  
二人至正統間增至七十四人其中可以參錯昔人  
無愧色者固多然承贊朝唐慕梁正歐史雜附之傳

徐鐸擠排元祐在編類章疏之列卓厚方寧宗講議  
財利以才在選中而大樂修其前討論蓋吳居厚劉  
曷之流匹也乃使之沮豆其間不知當時評者何所  
取於斯人也夫大節不可不謹大義不可不明勿謂  
有其舉之莫之廢也若乃王回方軫徐復陳淳宋旅  
陳吉老林震林霆林豫方士繇黃艾鄭樹老王悅余  
崇龜鄭寅陳沂諸賢或遺直或遺愛或事功或戰功  
亦有潛心聖賢之學者是同與群公並正之翅楚者  
頡頏回視徐師仁脩潤道史林大舟附麗秦檜以及  
徐寅陳絳鄭厚劉克莊顧長卿與 國朝一二大夫

莆陽縣志卷十

四二

士間可青備又疑若過之然或以其子孫衰替或以  
其遷徙他郡顧不與焉於此不無遺憾故今序次已  
祀諸賢銜名謚號因併者其履歷行能為卷者四其  
應祀未及祀者亦揀其行實而別為一卷凡此皆稽  
諸傳志取諸公評非區區一人之私抑余編集此書  
特因昔日已成之事而道其所以然耳若論其至  
表異其尤如詹如櫛如襄如次升如光朝如俊然可  
學必文龍數公為後學景仰足矣又不必如是多其  
也

愧齋陳先生文粹序

黃樹 見本傳

鄉先生愧齋陳公以博學雄文鳴於時以敦朴愷悌稱於朝成化弘治間累官南京太常寺卿先生既沒而遺文未行于世孫經歷啓忠大懼散逸無以稱先人意一日抱遺文請于請曰先人自著文字及一時應酬所作甚多愧不能盡刻乃屬郎中黃君伯固編選其尤粹者得一百一十四篇釐為十卷將鐫梓以傳公宜有言以為序予忝鄉曲子弟承乏南院實辱先生後則於先生之文予信不可無言故不敢以衰老才盡不足以自効辭乃連日披閱盡得其槩因作而嘆曰孟子有言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公忠厚長者貌如其心而至性過人與物無競平居吃吃言若不能出口至臨利害及大節所關乃更奮肆敢言而義緊凜凜如秋霜烈日不可玩御嘗上疏論時政叱錦衣卒不媚中貴數事尤人所難先生生平大致見於李西涯諸名公之所稱述類不勝紀予無容多贅也然而言以蔽之所謂木訥近仁外柔內剛先生以之故其發於文也亦如其人焉文字協從毅勢穩順而義理燦然態度橫生往往出新意於題目之外奇豪放於典則之中讀之令人

盡忘倦至於雕虫篆刻以為工叢錯彩繡以為麗

蒲陽文獻卷十 四十三

艱深怪澁以為奧險峻峭削以為奇先生無一言焉善其心明白而俊偉故其言簡易而易知其量否弘而光大故其體雍容而不迫其節磊落而崢嶸故奇麗秀絕之氣終不可泯然則先生之文與先生之德可謂協矣乃克乎內而發乎外者也豈偶然之故哉其足以傳於後無窮也自先生沒于今二十餘年世遠人亡而風俗與化移易世之君子日趨於智巧便利而文體亦不勝變求其靖恭持重惻愍無華溫潤典雅澹而不厭如先生之人與文者於今不可多得觀世君子於此不能無慨嗚呼先生九原之下固不可作而文未嘗不存文存則君子長者之遺風餘烈猶可想見而熄浮鎮躁端有所賴然則斯文也其可少也夫其可少也夫先生諱音字師召別號愧齋世居甫之涇江云

蒲陽文獻卷十 四十四

木蘭坡集序 林俊

行水之道因利而順逆之耳夫水溢而上則下民其魚腹疏以熄其害若導河積石岷山導江者是也水趨而下則上田不毛逆壅以收其利若鑿鄭國渠堰鉗盧陂者又是也然順之勢易逆而壅雖小猶難者以人之力而與水爭也逢其怒則不可禦矣木蘭

之溪源永春流德化歷仙遊趨南而注之海不為不  
遠匯三百六十澗之流不為不多引以溉南北二洋  
萬餘頃之田不為不利以博溪而不陂容無蹈西門  
豹之議者乎然李冰疏蜀終深陸海之恩河伯循崖  
徒切望洋之嘆以郡而無奇男子賢士夫良守令不  
信也而錢姓僅女人林從世僅進士李長者僅富民  
皆自鄰郡而至捐金濟物不待一命而然俱偉以烈  
矣私惜者急我同而役智各異故長者獨垂無右之  
功嘗踏故陂論之行水行兵道一也兵法得地者勝  
錢之始築將軍巖下右堅左脆水薄其脆林繼築温

泉之口上急而下渙水襲其渙其取敗固宜長者重

有創焉木蘭相基天假神授兩山夾峙左右翊以當  
其衝伐石海州卧牛拋馬橫縱牙互而鈎鎖以固蓋  
以人之力助其中堅水不得不循我渠道以行支川  
走二洋歸斗門以溉以宿以節而入海陂成而利備  
世世命脉在此也夫財貴能散者也長者之義與卜  
式同而助邊助陂殺人養人異耳公非劉氏七廟之  
記謂賈滌攻城野戰殺人以取王封而信堰水既回  
興養人之利僅美頌侯今長者與信同功而祀義廟  
食侯封沐我

考宗敬皇帝歲祭之錫信不及矣陂有誥文記傳諸  
記其高孫郡庠生熊類而集之請序於予拙宦委散  
未能買田卜室以托老是陂筆耕澆薄間嘗竊烟水  
自潤斯序也其容衰落厚辭

方忠惠公文集序

前人

宋日晦翁朱夫子起建安以上集四儒之成四方學  
士帥宗之闕為盛簡又宗之方為盛履齋若水伯謨  
尤著者也迨尚書忠惠公祖尚真源沾溉醇馥于西  
山鶴山二大老而追慕元城公為烈鐵庵之號見志  
也公弱冠擢南宮詞賦第三人祈速化沉鬱下  
者餘三十年亦遺材矣端平初鄭性之當國搜進名  
士拔致諫垣危言正論選親賢遠佞色杜佞幸以襄  
之失蜀之敗為耻荆淮之擾為懼及繳駁數事尤忠  
懇所難言公無諱焉申大義以雪濟邸之冤追罪奸  
相之彌遠屢言之臨安火又言之為其黨將覘所中  
予祠鴻禧噫是無遺直者與公終寶章學士廣東安  
撫使為治尚風化宗正學表先賢薄官征郵民隱然  
行晦翁家禮社倉諸法利關人國為之力無阻以故  
生有祠歿致薦享舉扶梓竹以奠請贈諡而梓行其  
遺文皆廣人德公之報也噫是無遺愛者與公歟淳



祐丁未至是二百六十有七年公族孫雪筠良節嗣  
聖家學大然廣藩因舊本緝之為若干卷榷梓以傳  
感舉也公後村同時人平時著述甚謹尺楮片翰刊  
落陳言辨博雖聞不及後村而粹績過之命詞運意  
以心術為根抵氣節為枝幹義理為華實名賢為標  
格澄潤豐繁而手神自適爭先親之為快亦名作矣  
太常謚議謂源流晦翁徐險之晦翁及公仕籍俱餘  
四十年晦翁在朝不滿四十日公亦僅一年幾半其  
出處際自相類首先正自端明蔡公謚忠惠繼之亦  
種公一人而已端明慶曆四諫溫陵海橋之敵蹟天  
壤俱敵可也而胤嗣涼落遺文晦蝕遠之今無幾公  
舊本無恙茲復煥然以新梓行又適在廣是固德門  
子姓錫類之賢文獻足賴抑公之精神在庶與故民  
相糾結不渙散以默運之今耶不能不為名德幸也  
俊鄉閉晚出前曾景行序文大叅之請抑亦俊之責  
也公諱大琮字德潤累贈銀青光祿大夫

湖南道學淵源題辭

前人

廬陵陳先生文鳴總學政湖南也崇右正學而課程  
詞語督詔之又蒐采元公二程考亭胡文定張南軒  
六先生事行成是錄以標的諸子其立義首元公不

曰春陵曰湖南亦猶紀吾夫子孕聖之地舍曲阜而  
稱東魯遺意概之後群聖而生吾夫子實集大成後  
諸儒而生吾朱子實集大成夫子祖三皇宗五帝父  
三王故欽皇帝三王道統之傳以及夫子本而感之  
也元公子二程孫朱子故叙元公二程道學之傳以  
及朱子推而感之也胡張則元公旁派亦循帝之有  
稷契王之有伊尹萊朱云爾然則收程朱而遺橫渠  
收胡張而遺廣平上蔡勉齋九峯可乎哉曰序備之  
矣生於是學於是遊於是斯錄矣橫渠關中人未  
嘗至湖南游謝黃蔡伊洛考亭之淵源固系之湖南  
固未得泛該之也嗚呼夫子而後有孟子濂洛關閩  
衍迤繼盛道未嘗絕也二之儒靜修予畏也一二先  
正時有致私感其間者剝久而復宜亦有繼之者繼  
必自湖南始元公開道之先是錄又吾道之托之地  
也考時揆世諸士子崛起而承之斯總學感心亦予  
小子俊願士之意

忠經序

陳仁見本傳

是書篇章條貫發辭援古大抵擬孝經而作何以不  
別為經傳曰孝經之有經傳後所更定書也茲所擬  
乃秦火之餘漢儒之所掇拾所謂存十一於千百者

也然則善學孔子歟曰孔子述而不作其書皆出於門人之所記如天地生成器物不假雕琢自然可以傳之悠久是書則微露斧鑿矣然則其亦有所因乎曰子思孟子皆嘗有作子思作中庸程子所謂筆之于書以授孟子者也孟子作七篇朱子所謂筆勢如鎔鑄而成非綴緝可就者也但高敦周彝雖假人力而為萬世之寶是書則作為利濟之具竊效公輸以求其近似者爾然則其亦有時於世乎曰古人著書多矣如老聃莊周列禦寇荀况揚雄王通輩皆名大家而涉浮駕誕皆理亂真或多有之如國語戰國策說苑諸書又皆馳騁縱橫備說異雜以刑名術數之說正如作為器玩足以供人耳目而非資身之具古所謂虛車是矣是書則人家日用常器雖制不逮古而亦不可廢焉其曰馬融所著鄭玄所註二人皆漢經生史言融著春秋三傳異同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而無所謂忠經玄受學於融所著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亦無註忠經云云豈二人不能自信隱而不銜故在曄時無所見今可傳乃後人表而出之者邪史又言融逆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奢樂恣肆黨附成議意者言雖善而弗信

故弗傳爰及後人未暇責備不因人廢言而其書始傳焉是皆不可得而知也但云二人皆註孝經而遵信之固如是也其擬之有是作或者其然然玩其詞意大畧漢文字與魏晉以下蓋不相似夫漢儒專門訓釋前輩謂世不可無欲學者中心有主而知所擇竊以為所著之書亦然則學者由是而學而又參之他書以究其同異得失以定取舍之端則資之以修身而以事其君以及夫立政用人亦多間擇善之一助也

天津志序

前人

弘治庚申秋予奉命治諸天津兵備副使金君舜舉以志典未備願為假筆因念天津為我朝圻內重地  
 太宗文皇帝建都形勝居重輟輕設立三衛於古直沽去京師二百餘里以為東南屏蔽百川會流條而為三至此合而為一濼回吞吐以逆于海遼海鯨鯢鼓吻上游猷之未遠必且播毒漕舟商舶道踞少梗識者以為憂百餘年來坐享寧謐其藉以一面之重而金湯倚之矣自咸設防備繼而學校鼎修又繼而貢士啓顏最後兵燹四設官網紀漸張儒風亦漸盛彬

彬與上國齒獨記事之書尚闕進黃髮詢以開造始  
事辯子孫考問祖德已不能舉其詳况遠踈乎誌其  
可以終無耶遂志因陋博徵近所謂郡邑志參酌論  
叙而從其善其有不合則舉起義例間亦附以已意  
故城市宮室食貨學校宜秩之類助自我 朝而土  
地人物古跡則遠及前代戶部分司所治別為一集  
以致其詳其他有關風教可以廣見聞而立程式者  
雖非專地之事亦附集之以備考究踰時始筆落顛  
及代束稿北歸正有迫冗奪因仍幾欲廢之明年舜  
舉亦以憂去適黃岩施君彥器以河間守擢是兵備  
副使下車先意文事价而徵乃閱前稿楷以遺之昔  
孔子謂文勝質則史志非史也其記事不可不信與  
史同也裨官小說史資其善志亦可以備史之遺先  
儒廣漢張子謂修志不可不載人物正以其景行仰  
止而有資於展卷思齊之益但有之不可遺無則不  
可強或者為生諛死文致巧飾以植息避怨如之何  
其不藉藉口騰也予竊病之生長是邦者席祖父百  
戰勤勞膺重城之托其不仕者亦給自公食三農之  
力而受若直有秀而穎則養之學宮視其成又設憲  
臣擇賢有才者長治以鎮靜之則文教武備為所有

事而講藝閑習讀法飲射不可時廢務相與守法勤  
事以宣 國威勸德規過以厚風俗絃誦詩書以復  
先王之治嗣是而書當有大者姑此肇端以俟之無  
窮焉

送陳侍御疏允終養還鄉序 前人

吾甫當 國朝文治之盛先正聞望如林澹菴公翁  
冰崖公陳廉懿公柯竹岩公彭惠安公楊朝重公俱  
文章事業可名世彭與楊尤以風節稱又有黃求我  
公宋立齋公端厚朴重廉靜儒碩亦今世所難者諸  
公皆天下士也天下人知之人能言之當有直書其  
事則復世人知之人能言之至於知而洞其隱言之  
無所勑附則惟產於其地與際於其時者爾始時周  
每與予論古今事輒扼腕幾於盡信書不如無書之  
說至論人所以為賢則曰必務實務實云以其可以  
利用安身而取之於已為有餘也非謂其必能有傳  
是雖有激而云其亦有所取驗自信之深為可取焉  
故自入臺即慄慄若不勝踰時以敢諫名臺端倚為  
重時 聖天子方厲精化理矢不自愛以徇顧有老  
母焉封孺人張氏早寡撫已之孤今年七十有七矣  
為貧羈祿遠離膝下誠非得已者上終養疏得 俞

旨以行昔人謂少則慕父母仕則慕君以為因物有遷然則惟理之至故物弗能遷其輕重本末分數較然他日推而極之則內外先後俱可無遺憾矣即此二者立身大節而其廉靜簡朴與物無忤斐然成章說者謂吾邑壺山端重秀拔不在秦華下時周得所仰止而非刺說億見者卓爾景行注標的於百步外固不宜有毫髮異雖然古有之適跡不堅南嶽獻朝與終母之年糜好爵頗飾與服如史氏所識者吾不為時周疑然於時周之行而及之因以規夫為人子為人臣者

贈山齋都憲巡撫江西序

方良永

士之仕也有其具而已乎有其具無其時孔孟且需而弗進也剥盡而復否極而泰上有聖明下列壽俊內無疵政而外絕繁端夫是之謂時然際其會者蓋寡吾友山齋鄭公之際亦奇哉當在轄江西時遂濛肆虐擊斷無諱轉移夫柄以死生禍福有位人其應如響公從容其間屹宋為變而媒孽之禍作以衣致于罪卒落其官而怒猶未解也林見素輟巡視冀副東辭相位去亦已矣猶百計偵伺胡永清先幾而遁卒致詔獄遼左之成性命幾不保公既落官人捕

公危難公亦自危也迨反狀既露逆兵倅起皖城扼其北陽明之旅已鼓行而西濠進退無據駢首就擒當是時也已有訟公之寃即其家而起之者飛龍利見大命維新反弊政而還之舊以與天下更始顧以江西甫定之邦非老臣宿望以拊循鎮靜足不可而公巡撫之命下矣公之遭人固公奇公亦自以為奇也故再起非難而時之遭際為難時猶濠時也公固無此起濠死而中外之奸尚在公亦無此拜拜亦無能久於其位今則無是矣簡修進良絕林推恭以弘大新政保登西人知書所關不則不柔詩所謂不此不殆公固有以自副也抑善作者不必善成得於憂患者恒失之安樂易曰樂則行之確乎其不可拔公孝友貞諒論事侃侃不詭以徇文章刊落飽藻根據理要無諛詞既得之涵養之素而復危歷險險慮困心於八年之久以日見其至以晚其成按所謂不拔云者非獨公之自信人亦信之無疑也予不佞與公素莫逆既慶公之遭且知公固不負此時也

贈節推傳君榮擢常州郡倅序

前人

是歲正德己卯夏六月吏部權吾郡推傳君美政通判常州府事報至民皇皇如失所依知不可留也謀立石道左以系去思蕭大夫士相率贈以言比十月部檄至君捧之色若不懌然者松厓子訊之曰時不可為耶曰否大懟初平聖心感悟更化善治此一機也奚為而不可無亦負有資望而晉秩滯且悵耶曰否升沉遲速命也而半刺端寮倅車分乘又得大郡如常亦足矣敢滯與悵尤哉若是奚為其不懌也曰官易地而政未諳民或異俗士夫或異向而心未易字端備焉勛名損於作推時是恩爾松厓子作而解之曰官信易矣而官政未始可易也民俗信異士夫意向未必人人同而善善惡惡之心未始不同也君嘗再蒞莆一蒞杭杭之民與其士夫君既能兼信之而無間於與今何獨疑於常襲君之故以無變于初常之人有不信耶于嘗見君提身矣冰蘖自持不矯激以自衒又見君施於政矣峻法弛而惠愛溢察其隱而開其迷必小大不寬乃已又見君之與人夫過以禮而接以誠事有弗直輒為理而或干以私則婉而拒之以是民依依不忍舍士夫之樂於頌美也與與杭既爾顧於常有弗爾邪而猶退焉若怯端端焉

以為憂亦過矣君再拜謝曰微公言吾將無以自慰今釋然矣亦安敢變其平生哉於是邑大夫雷君孟升與三庠文學蔡君希淵輩米乞文子無他說以張之乃次第所與君語者授之俾書為贈行序

武康縣志序

陳琳 字季弘治丙辰進士今為南京兵部侍郎

古防風氏國於封隅為今武康之地攷之記傳足徵也嘗疑堯舜之世江以南未盡闢而封國不宜至是及觀禹會塗山防風氏後至塗山今會稽豈其地相近而皆列於荒服之內邪漢以後地運漸南故其山殆增而高水若駛而清人物土產習俗亦漸以熾遂入國朝而武康遂為浙東巨邑絲織織綺衣被海內則其他可知已舊時有吳興續志又有餘英志我朝會稽為一統志然皆舉湖州一郡而襍書之而武康未有專志也非其邑之缺典也哉衡陽易君來今夏邑政事之暇乃做一統志凡例摘其事蹟分類而書以為武康縣志既又訪其遺跡質之故老補其缺而訂其謬凡古今沿革人物土產習俗於是咸備其用心亦勤矣既成將梓以傳介予鄉友來京師請序予惟邑之有志其繁於治非細也而今之為令者獎獎於簿書期會之間且不暇給安能留意於是且

非法令所及若非吏而儒者亦未嘗不笑以為迂而君以為首務且其力足以成之不可謂難矣乎夫攷其圖書興利以養民表其地之先賢以風示後人皆志之所有亦令之責也君其次第為之則尸其地食其報稱與志之所載名宦並垂不朽其寧使是志徒託於虛文而為俗吏所嗤咲者乎此予之所望聊以復於君者君名綱字正道督而修之者邑丞許君英判簿李君睿而索予文者鄭君美今為其邑幕云

送邑判秦君致政還鄉序 前人

物者為身累然者抑豈至言哉易曰時行時止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固不以名位得喪置欣戚其間則亦安所遇而已矣上猶秦君廷玉由太學來判吾邑未嘗考輒致其事以去過予言別予曰君官卑而祿入少歷未深自居統畏不敢溷凡俗自濶故堂蕭然上猶近雅兵燹廬室為墟田園蕪且盡昌黎子有言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無所於歸君何恃歸哉君曰吾嘗誦紫芝之歌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竊慕之而迂疎率直利方為園變白為黑其果吾事而亦果吾安耶况今年六十有六亦年至之時

吾固無恃而歸亦何得所恃而留耶吾邑不可往吾將市舊業携妻子卜築南安耕薄田棹小舟弄水雲而俾魚鳥以待盡餘年何往不自得哉言已予且快且悲惘然自失記宦游南北十有四年非如君之歷之淺言無補於時澤未加於上下非如君職簡地限而猶竟其施貧雖無異於君然豈吾人及計哉君得脫樊籠而予尚羈塵鞅予之自謀不暇顧暇謀君哉君達者也順時而止者也不累於名者也君去矣自食其力饘粥得繼無失為畎畝逸流即不能亦將使推翁牧豎群而指曰此固甫貧判簿也不亦美歟

尹周侯以仁惜其去也需予贈言序之如此

送邦憲鄭君之南粵序

陳茂烈 見本傳

伊川謫涪州元定道州曾中無所芥蒂得賢感之歡心無他見道明耳越江別淚嶺海出涕顛沛失其常者眾也噫見道者世可易得其人乎哉予於鄭君士達之行而有以闕其淺深矣

孝宗朝君與予同被召君適南都赫赫有聲補予碌碌西臺及歸終養君以愛制去正德初起復奉命按湖南代還與時抵語調吾郡節推人聞先駭而顯顯以待既至予謂之曰暫借牛刀君笑曰愧未學

談琅琅如平時予異之又能刊落形迹盡禮以事上  
罄折以賓賢悉心以體下於是審重獄剖繁詞拔淹  
滯清案牘定徭役括隱丁抑豪右扶貧弱積弊頓革  
憲政一新未盈數月歡鼓四流方欲講究水利築塞  
陂澗立悠久之基而庶幕之檄下矣嗚呼天將玉君  
而故為是拂亂耶抑吾郡生靈之無祿耶士夫武弁  
以及黎庶無遠伊迺為之興嗟君無幾微見於色予  
尤異之夫 請於前再請於庶人所不堪君之操愈  
堅不知果於道有見乎否乎即今之處而固知所以  
處庶庶人於君所以後之愛之又未知其何如視願

東陽之集卷中

沛失常者賢以否又何如耶予家食數載忍見時艱  
自吾郡言之前守張公時峻踰半載而去今君未半  
載而又去天下郡牧如二公之去者殆未知其幾人  
求如二公脫然無芥于懷而得合郡之心者又未知  
其幾人焉韓子云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吾郡二公  
何古今之人不相及哉諸揮侯作圖微言以贈因并  
書之以表二公之賢

送黃伯望序

林夔

予初入郡庠伯望已號前輩慎言寡許若與予不相  
合長揖外未嘗輕相近一日候按部者於郊未至予

力乏坐偶右伯望曰吾長子不宜然乎引退然亦笑  
其過於類慙後予領鄉書伯望繼之同第庚戌進士  
同官戶部僑寓又同卷當是時無十日不見伯望見  
伯望必頹倒後已伯望每謂予子某事過某事不及  
初聞之猶憤且恚居閒處獨因以自檢蓋有甚所言  
者百孔千瘡東防西潰且恐伯望之不言矣丁巳讀  
禮歸始別於乎友道之廢久矣未合也相望如秦越  
既合也相附如漆膠俯首仰氣不肯輕出一言恐相  
齟齬比以相全而迄於相失也有如伯望者始能正  
予以禮終能輔予以義朋友盡若人輔仁之益庶幾

東陽之集卷中

乎哉而予繆悠之迹得免播揚者伯望賜也伯望有  
南方侵事過家奉卮酒為二親壽走謁諸墳墓見鄉  
之先生長者公府僅一私覲簡書有程車馬且戒行  
矣群公相率賦詩見素先生冠以序夫伯望群行卓  
然作者蓋得其寶矣而復贅是不腆者朋友之難離  
合之感也伯望亦有慨於是乎

桐鄉縣志序

李廷梧

桐舊為鄉隸崇德宣德庚戌始分崇德西鄙為縣而  
治于桐因名曰桐鄉其初為鄉也凡山川道里民風  
土俗與夫人材物產多屬皆見于崇德嘉禾等誌析

分之後則關焉未有任紀載之責者正德壬申鈞州任侯仲伊來為縣首會梓各志博采典故凡涉桐事者畢讀而識之而又咨之故老考之傳信舉真黜謬剛繁就簡允為一邑成書今年春侯以職事至京過予言故且請序按周官小史掌邦國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土訓誦訓掌地圖道方志以詔地事而知地俗則志之由來遠矣存于世者如州箴黃圖風土記諸書大抵志類也其為言皆約而盡直而嚴可以該事實垂法戒非苟作者哉 國家承平既久人文聿興鴻紳先生皆得以游藝餘功及於志事然取而閱之其能粹然完美足以追古作者無幾若義例弗當條章靡立或詭言傷正或穰詞損實者往往有之夫本道德而後可以言文具三長而後可以言史志之記事如史而會意惟文弗過其人焉欲操筆以為文具美觀豈不悖哉桐雖新造之邑然賦貢戶口土產疆里在浙猶可甲乙數而以例于江北則雖方州小郡殆猶過之獨復道綴文之士輔理承化之臣則若寥寥無有相望而起者豈為政君子未能倡而導之歟侯為是舉可謂知所先務者矣繼今以往吏於其土者於是而寓覽焉則不俟觀風問俗自有以備見

乎興衰之微生於其地者於是而披誦焉則不俟稽古攷文而自有以盡窺乎古今之跡襲完富而思保持察俗尚而思因革觀陵又而思陶鑄詮流品而思勵行悟勸戒而思趨舍感發興起而名宦人材將彬彬乎輩出矣予嘗承乏是邑時則有妄輯而刻于梓者每欲脩正之未能也茲覩侯之成書既喜且愧故不辭而為之序

嘉興守楊公政蹟錄序 前人

曩予令桐鄉聞陽城楊公之為守也邑無養諛郡無稅政民皆恪勤于農無有求利於官以干農功者去之數十年凡政之惠利者究其源委必出于公民之感造于庭白事之顛末必曰楊公云何他守不得與也後予入官于 朝益聞公之行業于士大夫間至於墓隧有碑郡乘有志名臣有傳則又天下所共傳誦不可掩者公何以得此于人哉夫至大至剛之氣人誰無之然能善養而充則至于塞天地旁日月出幽入冥亭亭物表而或不然者欲誘之也公自蒞任以來即捐妻子簡嗜欲抗志勵操介然不群故其禁懷洞達正氣常伸茹聞濁不為之驚解禁錯不為之亂調甘辛定震懾而不為之撓非其義萬鍾不足豐



也非其道王公大人不足貴也惠澤之流又足以  
沾溉群生憑藉數世人徒見其方嚴峻整若巖壁  
立不可狎視不知所以持養是氣者蓋非一日之故  
矣信天下之偉人也哉然公在郡踰九年知已不逢  
徵召不至嗚呼其上者非惟提衡推輓之未聞也顧  
伎害之擠抑之甚者從而下石焉及既滿考始有浙  
憲之權雖進位中丞又連輒斥環天下列郡數百而  
所以為政曾未能望公一二也而升沉久速迥乎其  
齊如此豈可繫乎其途耶雖然公去民思之不忘於  
是礪石以識歌頌之聲檣衣以示弗翦之意茲又有  
政蹟之錄焉以今之人心如此則當時之人從可知  
矣以公之得民如此宜乎時之不我容也上舍生陳  
詔以錄示予請為之序予故備論公之所以繫民之  
恩者如此嗚呼陳生錄此其有所感也夫其亦有所  
諷也夫

送都憲山齊鄭公巡撫江西序

黃華

山齊鄭公之以都憲巡撫江西也其去罷方伯時八  
年矣羣於公之出處未嘗不反覆世道興衰之際焉

夫古者逆亂之維欲動於惡必先去其所忌其不足  
忘者大抵可說而下也先是逆藩始橫素翁為巡撫  
獨策其必反稍裁之已不能堪翁致政歸公為廉憲  
連為左右方伯亦策其必反又稍裁之滋益不能堪  
遂反噬賴臺章交論天下譁然竟不敢加害然猶傳  
會以罪去於是無復言及且頌其美者矣浸淫以至  
於亂尋敗亡先帝始念公先事之智排難之忠即  
日擢為四川方伯未幾在廷僉舉我

皇上入繼大統省章首見公姓名若曰茲貞臣也是  
敢抗逆藩之橫是嘗有德江西之人其長都臺以撫

不甫陽文獻卷十

李西

西人 命下輿論稱愜方公之被禍以去也天下危  
之曰公其不免今免矣江西人思之曰公乎其庶幾  
復來乎今復來矣士君子惜之曰安有賢如公者而  
不柄用乎今柄用矣公將何以慰天下之望乎況昔  
當其難今當其易昔處其變今處其常公之不負天  
下之望也亦審矣世有以一創而懲遂改故轍者鞏  
蓋屢見之未嘗不退而自懼也亦安敢復以是量人  
哉公長材與學粹衷勁節在鄉評每以公與素翁為  
匹今都憲之擢亦與翁司空 召命先後下且復履  
翁舊撫之地行翁之事世以為不偶然云

送林二山赴夷陵判官序 前人

二山林君以東之荆夷陵也取道過家顧于後峰山中與之登古囊凌絕嶺以望滄海遂遊九峰泝湘江凡三日而後去溯行謂予宜有言予亦方思所以贈二山遂撫夷陵之故以語之昔歐陽文忠公嘗貽書高若訥爭范文正公事主謫夷陵以景祐三年十月至明年十一月移光化計在夷陵僅一年而文采照映聲光衣被至今夷陵之山川草木有光耀焉夷陵人相與語備曰吾文忠公嘗辱臨于此也而凡仕其土者亦往往以前政自說夫當其時投之險惡之地固以顛踣窘辱之也孰知數百年之後而人更以為榮者乎豈直道之在天下屈之而益伸抑古之所謂賢人君子亦必沮遏摧軋而後能有所成與二山之謫與文忠同而又適蒞其故所履地人望二山不薄矣二山將不為文忠而已乎文忠在夷陵嘗閱陳年公案見其枉直非錯不可勝數因嘆荒遠一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益不敢忽然則夷陵向歲之間固文忠終身造就地也向使不至夷陵則所謂枉直非錯者奚知焉不因荒遠一邑則天下之事又奚知焉文忠異時接引後進每談吏事而不及文章

蓋得諸夷陵者深矣嗚呼此夷陵之所以有文忠亦二山之所以為夷陵也惟文忠平生可法者多子獨舉此者蓋夷陵之故也夷陵自為邑以來前代名賢宦遊者亦多矣予獨舉文忠者慕其迹從其同也二山二山亦將為文忠而已乎

蕭陽文獻卷之十終

記

導伊水記

蔡襄

伊水出伊陽縣西南山北流至闕塞折東會于洛自  
闕塞始醜水行一十八里以貫都城伊瀕大山屬連  
數百里多材木林竹薪蒸椽粟之饒歲取之設方桴  
以載浮伊而下循渠引行萃于城中物衆售平人用  
賴焉其後渠廢水涸昔之可浮而至者悉戴且負久  
之莫或復也寶元元年今振武軍節度使知延州范  
公以資政殿學士吏部侍郎居守西都首圖伊渠之

蒲陽文獻卷之十一

五十一

利乃命知河南縣事王益恭巡檢李昭慶迹視其故  
計費度功以監竹木務劉信河南主簿歐陽昱總工  
徒秋八月二十七日始許冬十一月十六日役休納  
石竹絡以障大川更起隄防擁其來勢及城且五里  
洛渠橫前不得絕其流而度編木為槽承以石趾架  
而通之向之戴負者復舍陸而浮矣官寺民舍往往  
支取其餘溉注園池碾磑為利滋暢其年公持節守  
邊明年以書語某俾述渠以遺後人庶完治勿壞某  
竊謂近世守官亟更易無常處所臨之郡官稱姓名  
適在人耳目則又罷去雖良吏勢不能施發德惠漬

溉風俗之久視其地其民置之若遺迹非志於民者  
孰去而思之耶公方專制羗虜蚤夜設方略審機勢  
以攻取決勝為事今乃勤勤洛人之利而不忘可謂  
志於民者矣

郭氏旌表門閭記

林光朝

一夫以孝聞而天子喟然為之改容且至大書其門  
以褒勸旌異之萌之東北隅惟林氏為故家雙闕今  
無恙南北衝衝道由是出必立馬停輪而後去三百  
年來有郭君孝子視昔人為無一有先生貌古心  
不雜所視惟尋丈口不論時事聞他人之過則掩耳

蒲陽文獻卷之十一

二

而去以是豪雋愚暗驥懷辨凌雜然人品何所不有  
與之處或累刻積日滿月竟歲或邂逅一轉臂許足  
必以處仁為古之人先生蚤時遊大學以標尚稱四  
十餘客錢塘聞母夫人之喪徒跣走二十里每一哭  
輒嘔血家貧甚無百錢僦石之儲及治墓雖故人有  
所饋不肯受聚土為墳而廬之於其旁塋兆廣袤不  
出三數丈有甘露降赫日當中則霏霏來下晶明膏  
潤土脉欲動乃如異時所聞者余於是吊先生於廬  
下先生杖而起且曰義重事親有所不足敢以是欺  
吾于是歲郡國白之朝有旨旌表其閭前安棹楔門

左右累土高尋有四尺墜以白而丹其旁角此故事也前代帝王應法復孝友之家墜書具存則聽復君子之澤不過五世先生所以遺其後者雖帶礪不足尚也先生六試于禮部以右迪功郎補潯州司法叅軍秩滿再調德慶府錄事叅軍昔者元德秀六十不知女色先生過六十而後委禽焉在他日足跡可數不必道說而人自信之每夜半常焚香適取之販婦已而弃去曰此但與瓦礫塊土等耳余一夕夢先生踽踽然衣巾如寫水旦日諱其夢其童僕自外來猝然曰先生遇夜浴何嘗解衣余每怪夫夢之無從也汲直萬石君父子楚之兩龔李仲元管寧陽城其所以自處也瑟焉如玉鏗焉如金又如冰寒火焦不必以語人先生固不待三十年而後議論乃定也隆興更元新作門閭彥華於先生為族子為某書其事筆不下者三年矣所謂伊人在水一方邈邈從之道阻且長邈遊從之宛在水中矣此為先生之問我不出戶而昔至也時乾道元年四月三日

五芝亭記

前人

紹興二十年春太守陸公命其堂曰三瑞蓋從邦人之請且紀事也四月之吉乃與客登堂合樂張飲是

日也飛騰臺之東南俱有異產如嬰兒之拳者凡以五酒數行客起而環覽之時有通人洽識者矍然曰佳哉是所謂煌煌之英也吾往時嘗游大梁見於華原鄭公之第殆猶今所見也越旬日本茂而實滋其大盈尺小者亦或數寸輪困秀出不可名像欲辨而止欲躍而留有如環者有如壁者如蟾蜍萬年而角者公由是私自異之乃為壇聚黃冠祝之三日遠近相攜而觀者蓋如堵牆焉公之治莆也訟平而禁約化行而令隨人安以舒百物順也雨暘之禱猷刻輒應自春徂夏麥隴大熟黍穗十倍陳粟未散而新谷已升三十年來視今為樂歲也莆人父兄相與言曰吾為兒童既壯且老矣聞某地朱草生某郡之山出器車某歲天馬來景雲集寶鼎現當其時居人日食四脯東阡西陌相去終百步是必正衣冠束帶而後往也今天下罷兵十年官賦以饒民齒以蕃慈祥之氣日以淪洽靈芝五莖產于公侯之園歷歷如曩時所傳聞者太平之應自此發之願公為福於天下而無忘此土也於是雜然以歌詩謠曲為公賀者之初生其色如塗金旬日如凝脂又如渥丹復一變隱然而紫暈今畫工所傳者最後黃中之色也公乃以五

芝名斯亭而命州民林某為之記時六月丙午朔也

父軒祠堂記

陳俊卿

淳熙壬寅夏四月永嘉林侯仲元來守此邦政尚嚴明以厚風俗敦教化為本閱數月閩郡之士咸造于庭曰莆雖小壘儒風特盛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而以行義脩飭聞于鄉里者艾軒先生實作成之也先生學通六經旁貫百氏蚤游上庠已而思親還里開門教授四方之樞衣從學者歲率數百人其取巍科登顯仕甚眾先生之為教以身為律以道德為權輿不專習詞章為進取計也其出入起居語

默問對無非率禮蹈義士者他之間有經行井邑而衣冠肅然有不可犯之色人雖不識望之知其為艾軒弟子也莆之士風豈無所自先生歿已六年人思其矩範頌得立為祠官春秋薦以必芬以慰邦人之思而垂後來之勸敢以為請太守喜曰古所謂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者非斯人其誰乃擇城南隙地為屋十六楹丹雘一新像貌煥然崇德尚賢聞者興起越明年二月丁酉太守率諸生有事祠下一郡之人莫不奔走瞻敬因謀刻歲月謁記於予予與艾軒游四十年所謂三益之友其可辭先生諱光朝字謙之

艾軒蓋其自號也少有聲場屋年五十始擢太常第天子聞其名召試館職入著庭為吏部員外郎國子監司業兩學士人服其素行矜式惟謹出使廣東以儒生平剛賊朝廷嘉其能增秩召還為國子祭酒車駕幸學命講中庸玉音嘉獎賜以金章不旬日除中書舍人以繳駁不當為御史者遷工部侍郎請外以集英殿修撰知婺州行次逾年得疾三日不起天下之士莫不傷其才有餘而未究也況邦人群弟子乎昔楊厚歸捷為以黃老教人門人猶為之立廟嚴君平在蜀以忠孝訓俗人亦為之立祠今艾軒之學行文章為吾里宗師可無祠乎然則守侯之政亦可謂知所先務矣

脩復艾軒祠田記

劉克莊

初郡人祠艾軒先生于城南田以贍之者忠定趙公也碑以實之者正獻陳公也不幸先生二子繼卒猶子成季字井伯有賢名忠定客也又卒家事益落田為二姓所得諸孫曰鈞者愬于計臺方公大琮喟然太息曰當祀曰非法也沒價返田法也吾使鄉部寧厚毋薄撥郡丞以窶名錢酬元直之半俾復其舊會易帥他路事不行曰既去祠益圯鈞復愬于郡楊公

懷亦喟然太息曰古者祀鄉國之先賢以為先師艾  
軒非先賢乎式閭表墓自昔有之田非閭墓比乎迺  
新祠宇復論二姓曰先生在不殖寸產沒豈與鄉人  
較數畝之田者雖然談先生之廉讓利故家之清貧  
取而有之此名不可安也方公去矣稟名錢不可觀  
其以郡緡十有二萬酬若等二姓退聽毀券歸祔公  
又曰是嘗一鵠矣安保其不再乎覈其田凡八畝三  
角三十一步歲得穀十七斛有奇錢千圓久遠而可  
托者莫如學以田隸學曰文郁先生孫也宜主其祭  
鈞井伯孫也有勞於田今學官以其歲入分給二子  
焉昔孟子論善言而有之鄉一國與天下之辯以陳  
良為楚產以仲子為齊巨擘至伯夷伊尹則不然今  
夫前陳後方莆人也其於先生猶曰吾東家立云爾  
忠定番人也楊公蜀人也地如此其遠也歲如此其  
久也事先生如此其共也豈私於東家者乎若先生  
者所謂天下之善士乎楊公起倫魁由樞掾尚書郎  
出牧其來以風化為先務旌賢崇德蒐遺繕廢於是  
二劉二鄭城北四先生之祠皆新朝廷嘉公治行就  
擢刑獄使者垂發命某曰圯者等侵者歸公行二大  
父實同闕官其書于石某不敢以衰病辭

淮東總領所寬廡堂記

前人

淳祐乙巳司農少卿淮東總領金華王公墊上章  
再求去上留之進本寺卿訓辭曰國行之以寬裕  
本之以潔庶此朕所以懇用情于爾而不忍遽促  
之歸也祇若成渙勉為朕留公初出使慨然謂是  
職之難有二操切病民也出納汗人也故治已者  
極其嚴責人者極其寬至是讀王言而喜曰上英  
春洞照群下凡臣所為陛下固知之矣迺取寬廡  
二字備其聽事西偏之堂記諸石以答天寵夫理財  
之難尚矣先朝雖重三司使之權然所任之人皆冠  
準晏殊王堯臣包拯蔡襄宋祁諸名臣熙豐以後稍  
用惠卿嘉問之徒講之於內薛向吳居厚之流行之  
於外元祐知其弊權李常版曹出鮮于侁將漕以救  
之未幾豐亨豫大之論起有魏伯弼者以胥吏之智  
變鈔引之法求多不已遂落侈心而召狄患南渡德  
音首欲痛革然賦入既狹兵費漫濶其取之於民者  
終不能復祖宗之舊而四總建馬蜀稱趙聞昇潤鄂  
三王人各極一時材臣能吏之選百餘年間酒茗鹽  
鐵菟求無遺蘊矣於是用事者方以為未至更出新  
智以圖富強卒之無他繆巧不過籠商賈困郡縣而

已蓋時賢所採之術非獨惠卿嘉問之所不肯談向  
居厚之所不敢為亦伯芻輩之所不忍盡試者也使  
其利歸公室猶且為國眾怨況或以潤其屋而肥其  
家乎上益欲之而擢任公等兵曰公通儒識我飢飽  
矣民曰公長者知我疾痛矣余來江鄉耳聞目擊者  
如此或曰公方今多壘之秋財殫粟亡非手運牙籌  
如飛者始不能濟而王人之言雍容如彼君子之論  
舒緩如此如事功何余曰漢下告緡搜粟之令罪至  
沒入天下莫應及欲免兒寬則牛車檐負爭輸惟恐  
石內史之去以寬不以嚴也渭上之耕木牛流馬之

興化軍新城記

前人

前為郡且三百年猶不克有城皆曰樂土也緩事也  
一日盜起汀邵他州增陴浚隍惟前四封蕩然破扉  
不闔未幾盜寢南侵勢且及境富家窖寶物窺入挈  
空身咸欲潰去郡人陳公宓始倡板築之議士民和  
之臺郡是之會王侯克恭病委其責於通守趙君汝

盛事方有緒而王趙相踵即世趙侯汝固始至顧郡  
力已屈則拜疏求助于朝有旨賜祠牒五十未至  
而趙侯去陳公與郡人表息曰城其中輟乎於是天  
子擢曾侯用處知軍事侯博訪于眾或謂城庠且薄  
不足恃或謂費雜且廣無以繼侯奮然曰庠者可高  
也薄者可厚也役不可以已也且吾患無政不患無  
財益而恭石益就工徒先是官畫丈尺俾僧幹築僧  
有能者有勤情而官無賞罰侯斥逐其不勉者向之  
苟簡悉趨堅好既成長一千二百九十八丈高一丈  
八尺表裏以石覆以磚五門樓堞丹堊煥然憑高望  
之鉅麗突兀疑化人之所為畫史之所摹也凡用石  
以丈計者五萬七千一百七十二輓大小六十七萬  
八百夫五萬一千四百糜縑錢二萬四千六百七十  
七縑幣六萬六千八百內楮四萬朝家所盼錢楮各  
千漕臺所助餘悉出郡帑助於紹定三年之春詔於  
四年之冬蓋三百年不克為者一朝而就然則城果  
緩事乎樂土果可常恃乎夫敵無脆有備者勝國無  
小善守者全樂毅能下齊而不能拔莒即墨之二城  
佛狸能飲江而不能克盱眙之孤壘往事之明驗也  
先朝懲懷寇之患城廣城邕城桂嶺海之民始奠其

居嘉定鑿開禧之迹入城江北樓櫓相望然後並邊  
郡邑各能自立近事之已効也玩常而勿變喜逸而  
憚勞華元之謳子罕之朴人之常情也以習安為慎  
以恃陋為戒墨程之智子囊之忠侯之盛心也侯治  
郡尤清苦省達迎之厨傳罷游觀之土木獨民間有  
大利病必勇於興除不以役巨費而沮城成之明  
年歲豐盜熄乃下令蠲夏稅一年以攝節之贏代輸  
噫侯知築是城又知所以守城矣初役之興陳公最  
盡力且率大夫國人各相斤斷其後通守趙君汝駒  
判官趙君汝漢與有勞焉前人喜守備之固美蕃宣  
之勤復悲陳公之不及見也某亦版籍一民貨不足  
以豪鄉閭亦不足以荷畚鍤茲獲以筆墨小技記事  
之成願非幸歟

興化軍創平糶倉記

前人

平糶倉者太守寶章曾公之所作也公在郡三年蠲  
弛千畝以鉅萬計至是復楮幣萬六千緡為糶本益  
以廢寺之谷寺之產及五貫而糶民不與也倉之政  
擇一僧而付吏不與也糶視時之價不抑也糶視糶  
之價不增也別儲錢楮二千緡備折閱又撥廢寺歲  
三百緡供廢費歲儉價長則發是倉以糶之歲豐價

平則散諸錢易新谷以藏焉其繼悉載規約而建置  
大指如此郡人驩呼雷動更相賀曰異時富家南船  
迭操谷價低昂之柄以制吾儕之命今公為民積谷  
五千斛富家之仁者勸鄙者愧南船亦不得而擅壟  
斷之利矣非可賀也夫先王委積之法遠矣熟而斂  
飢而散李悝之法也賤而糶貴而糶取壽昌之法也  
今之常平是已貸其本取其息荆公所謂周官之法  
今之社倉是已然良齋魏公猶以二分之息咎朱文  
公以為祖金陵之餘論公為是倉忠厚惻怛有常平  
不費之惠無社倉取息之謗純乎仁義而不以一毫  
霸政參之矣或曰不有常平乎曰常平之遇歲豐也  
不易而腐也易而無所受也是倉則不然其易也無  
害於僧也其糶也有利於民也常平以使者典領使  
者去民遠而不特發也郡縣去民近而不敢發也是  
倉屬於郡而不屬於使者也掌乎僧而不掌乎吏也  
守以規約而不守以文法也廣先賢之遺意輔常平  
之不及不在茲乎或又曰良齋之論高矣美矣其後  
良齋之倉先廢而文公之倉不獨建人守之往往達  
於天下郡邑則以二分之息扶之故也乃若有本無  
息日消月磨本竭而倉敗矣曰別儲之錢為是設也



昔無倉而今有倉公之惠也脩其政無使之壞養其本無至於竭後人之責也立法而過憂後日之必弊則法不可立矣為善而逆慮後人之不能繼則善不可為矣公將奉使江右顧瞻舊邦眷焉不忘其待吾民厚也若夫潤澤之以俟君子其待後人尤厚也公名用虎溫陵人倉作於院廢址以紹定六年季夏落成廳事中敞兩殿對峙屋皆三間垣廡宏壯甫田丞陳子願實贊其議蒞其役二僧住囊山者曰智上住華嚴者曰法均云

仙遊縣學尊經閣記

卓德慶 北本傳

仙邑士友蘇國台輩以書來論曰邑庠之有六經閣尚矣歲久屋地書籍散失歲在甲寅趙貳令汝催攝邑事徹邑治之西樓而為是役然經營草草莫宜其地功不果就今昭武趙侯適至既謁先聖顧瞻大息曰化民成俗必由乎學垂世立教莫尚於經是役也長民者事也惡可以已然費浩邑寤安所從給於是裁職員會學廡真時之乾沒於官若吏者專委廡謹之士尸之其年得贏貲餘五十萬則曰吾今可以議是役矣迺相地度工改作于遵道堂之東偏命某等董其役未閱月而告成列楹有覺重疊斯飛周阿峻

嚴延宇宏敞將以嚴六經之藏而以諸子百家之書附焉其下為堂扁曰文會俾某等與邑之俊秀日講道討古其中以相磨礱浸灌又以祭器多戾古制則取經證典捐金若干易而新之秋丁釋奠行禮慶成諸生克然感若有得且矜奮曰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侯之賜侈矣不可泯焉無述于郡人也且知侯為深請志之余辭不獲則復之曰聖經猶日月也豈待斯閣而後尊哉侯之復斯閣也豈但侈縹囊細帙之富飾玉軸牙籤之儲魚魚雅雅以是為尊經哉夫經非空言之謂也尊非徒敬之謂也彼明經而利青紫者固陋矣其有業春秋者曲學阿世習論語者附王傾漢學周官者而以聚斂貽中原之禍他如神道設教飲食宴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之說以文森罔上皆經之賊也其於尊也何有諸君於文會之頃相與切磋亦有警於斯乎毋亦以空言視經也不以徒敬為尊也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尊所問行所知也如有用我執經以往將有得其一二句終身受用不盡而為名輔弼者有平生力學所得不過三字以為累朝獻者夫如是其於尊經庶矣乎侯聞之作曰是某志也蓋刻之以詔不朽侯名與必秀于公

族宛若韋素持身居官內外斬蓋學有本領者故於為政知所先後如此國台等皆邑善士故能體侯志而翼其成云

寄軒

余謙一

文章宗師曰歐蘇氏歐自瀧岡故事一迹不至家林  
一願樂其風土遂為終焉之計蘇亦出蜀不復歸既  
欲歸嵩洛又欲居廬山甚者以蒜山房客自詭末年  
竟歸陽羨以死委先廬樂僑寓捨故鄉留他國詎非  
通人一蔽歟丁丑冠作吾族之覺連棟接者化而為  
烟為埃族之人往往流徙奔寓近稍還集顯伯弟於  
故居一朱鳴地得三開壁屋攜妻子以居一軒明快  
遂以寄名蓋曰吾先人之廬吾力未能復而心未嘗  
忘寄於此非敢安於此昔重耳以晉難故奔於狄者  
五年一朝至齊即懷其安不復以反國為意向微子  
犯悔其可追乎茲名所以識也夫不更宅左氏所書  
能復字周公所頌予聞其言而有取焉莊列之論以  
身世為逆旅以宅居為傳舍此論行能使人厭檢束  
而事倡狂舍真實而崇幻妄余又慮夫末流之弊寄  
而至於媮也故君子於此不敢一日廢吾學伯鸞之  
於吳貧而寄者也春燕之下禮敬行焉臺卿之於杜

海急而寄者也復壁之中訓義出焉乃若遭世亂離  
少陵翁于夔于襄于成都所寄無定在詩自夔州以  
後鏗鉤蹈厲端可上媿風雅備其所寄之跡攷其歲  
月而論其為人學問功夫誠有不可誣者今顯伯之  
寄於斯非他州異縣也非傍人籬落也其視二三子  
之困厄窮亦足以為安矣人之情當厭亂之餘則喜  
聞放達之論處幸安之境則易忘兢畏之心顯伯勉  
諸此學之所以不可已也顯伯為余言將求扁鵲二  
大字於石宕方子子恐未悉其所以名故為之記如  
此以著其心而又使覽觀自省焉

將樂縣桃源橋記

黃淵

將樂南劔路支邑也邑十里南曰桃源溪古渡也溪  
有橋汀廣午道也東西行者利之歲異月殊水磯橫  
斷並溪之民或塗以茅度以木絕以筏夏潦秋霖茅  
朽木蠹筏亦解拆涉者病焉今總管李侯士弘始下  
車惻然曰橋梁不脩誰之過諉邑簿徐某前廣德路  
向知吳某董其事僧覺德首受役要繇是有輪財者  
捐粟者助工傭者索石為址墻而方之醜為洪導而  
四之不低不梓架梁其上左右堦丈六十有咫環築  
以石直欄橫檻崇麗堅緻與者行者如行九達靡楮

一萬萬餘而民不以為苦且勞與役於大德丁未十月竣事於至大戊申七月祭飲之日仕於此邑者邑之已仕未仕者田夫野叟共祝橋壽余於是賀此橋之遭也不可不記

環翠樓記

陳旅

豫章范孟德集賢直學士揚先生之世姻也其子良臣靜莊而嗜學先生以其弟之子妻之良臣從先生學于京師余數與語而知其世之務夫德也范氏居豐城東六十里楮山在其南寶林招雲在其東西雁溪在其北而浮游之山峙焉孟德於所居之東為樓四楹以皮書而使良臣居之良臣讀書之暇馮高望遠則層巒列峯拱會聯綿近則巨木崇竹參錯翳翳環樓而觀何其蒼然者之皆來也於是先生名其樓曰環翠且為大書之良臣又以先生之言來請記余告之曰先生亦欲子益務夫德也殊生而岸不枯地有寶藏則神明之光舒焉善候息耗者不求之於人而觀其屋室門戶之潤澤也賢者亦何事於山川草木之觀哉而賢者之所居則山川為之明秀草木為之津華其善色之所鍾則在其屋室門戶之間矣然則樓曰環翠者其范氏務德之休徵乎昔御史中丞

馬公伯庸與余言曰吾嘗坐華陰懸崖山翠飛至其上其山有隱君子吾不得而見也余每憶其言則有負塵之思焉他日過豫章之野望豐城諸山挹其飛翠而想見其隱於是者亦庶幾若人哉

興化縣門記

朱文運

興化縣故為海洋鎮宋太平興國中改為縣初治興泰里 國朝皇慶中遷府業里民屋鮮少市廛盡閉長民者類以土狹賦涼邑可臥治而門觀弗飾至正十三年為藏吉公監邑之二年令行事舉人和歲豐公謂斯邑雖小視古男邦門觀弗作是鄙夷其民也既大脩縣署遂改製錦坊為門門頭縣可五十舉武為楹七間斷以巨杉礮以文石廣五十尺有二崇三十尺有一面蓮峰背石竹湘水溪其左清樂橋其南綺疏玲瓏盡角清亮而向之山川殊改色矣於是鑄畫以金浮前以木架閣於新百度悉正亭徽之行夜堂正之讀法土牛之迎春老癯之觀詔莫不會於是至若農書之班則驗農馬群祀之舉則數刻漏焉孰謂門徒事夫美麗而已哉民既悅喜相與求記於予始事則十三年之十二月也卒功則明年之三月也問其材則公以率以倡而民資助有差也問

其功則召之役而官與直也嗚呼予讀班固漢史曰  
戰門則門之上者樓也曰棗車曰壘壘木樵誰以  
巢為誰以樵為誰皆樓於軍中以望敵者也嘗聞盜  
闖未福公提兵塞辜頓游洋晏然無恐今登高以望  
遠惟見夫民之食力不懈也弦歌不輟也非有氣稷  
可望必俟乎巢車之登木樵之壘而誰門之戰也然  
則公之為此也以為臺而觀闕之遺制而昭之以  
文也文物盛則治教興吾知紫氣三日之祥其將復  
見於此歟公名藏吉字吉祥世以閩閩稱

興化府儒學興造記

前人

按郡志學創於宋之咸平廟宇中峙紹興改創始左  
廟右學有宋高宗御書故為之閣今御書亡而閣存  
其下即戟門是也廟制先聖南向先師充國鄒國二  
公居左十哲則自閔子至曾子東西侍坐豈當時獨  
賴子孟子配於廟庭歟以顏魯思孟坐於南面疑起  
於近代配位距先聖少後而已至正庚寅冬十月本  
道分憲由公九嘉借二朶公請學始而盛薦滌濯同  
器曰公大斥其非暨釋菜瞻貌象踞階弗寧退而進  
有司而告之曰先聖先師同位禮歟教授葉應禮學  
陳英觀對甚悉曰非禮也禮猶有類此歟則又曰

舊制堂有上下不過廉隅之殺耳今殿峻而庭夷樂  
上縣者若系下縣者若墜而八音大不相屬矣舊制  
戟門外為靈星弗作門戟法用二十有四而僅用其  
半則又非古矣田公曰噫豈而正之可也顧謂郡侯  
判官迺麻子曰予前進士也其為之勿讓侯承命既  
糾其贊禮之非者遂與學官度遊之廣深以秩神位  
曰復聖公曰宗聖公曰述聖公曰亞聖公四坐徙東  
西向十哲以次位於其下惟夫子巍然面南而獨尊  
卷衣龍蟠帷帶金鈎配享而下皆冕芾斯皇位致孔  
嚴侯又酌閩學近制為壇于前榮夾于兩階去堂庶  
少殺而下可布武春秋合樂使下管鼗鼓崇牙業簾  
之器皆于此乎樹几琴瑟石磬之比於人聲者則登  
而樂之懸斯不失其倫矣顧惟儀門南臨大道不可  
重作門但即儀門飾以采簾為戟二十四昭其數也  
侯又俾學官因其署而新之教授有司明誠有堂東  
距道化堂之左云越明年春丁侯與郡長僚佐行三  
獻禮祭服祭器儀式逾整田公按郡還自漳侯學  
官以其事曰公嗟賞久之惜不獲一語而去是役也  
費皆出於學縉以百計應禮遂述其本末徵文於文  
憲以記之文憲惟禮之廢久矣吉禮尤廢也其僅存

者猶見於社稷孔子然社稷不屋其禮差簡殿堂門  
戟得用王者禮惟孔子為詳詳則於上下降殺之間  
不謹其辭可乎夫正究沂邠鄒之位者禮也為堂上  
堂下之級者樂也門戟之嚴崇洗之潔皆所以行乎  
禮樂也憲官糾其疑有司任其責學官供其事於法  
可善田公以國子生選侯以進士舉皆雅有文宜其  
明於禮焉

東軒記 方正仲字真仲切名世 方公權 附見方大杜傳

族弟謙吉即東園之東葺數椽居之堂廡略備花果  
成列扁以東軒說者曰震東方也為長子其於馬也

為善鳴為的頡請以馬喻夫馬產於冀北來於西域  
未有知馬者之自東者予以天象求之房為天駟屬  
蒼龍之宿環以東騎騎官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故  
馬八尺以上為龍乾初陽東左為震震乾皆象龍馬  
說文曰在木中為義御升扶桑之象君名家駒也倣  
儻權奇如日方升驥首奮鬣宜在天閒秣趙魏刷幽  
燕鳴六鸞從八駟一日而千里也功成名遂歸老田  
園有酒有酒開飲東窓誦淵明之詩老兄與族親賓  
友飲于此一笑相親不亦樂乎

蒲陽文獻卷之十一

蒲陽文獻卷之十二

記

古易堂記

吳源

五經惟易最古易惟先天一圖最古自畫而辭則畫  
古而辭今矣自經而傳則經古而傳今矣以文王而  
視伏羲則伏羲之易為古以周公而視文王則文王  
之易又古以孔子而視周公則周公之易抑又古矣  
至費氏而古易遂變為今至鄭康成王弼而今易不  
可復古噫使天下後世不知聖人作易繫易之蘊皆  
漢晉諸儒之過也有伏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

孔子之易伏羲之始畫卦即字也六畫而成卦畫  
全而卦已立初無待再書卦名而後顯文王總六畫  
而繫之辭於其卦也而辭之又豈復書其象某卦於  
卦辭之上周公分六畫而繫之辭於其爻也而辭之  
又豈復書其爻某位於爻辭之上孔子特自為傳非  
敢亂易之文則於爻傳大小象傳之上皆當有所表  
而今易皆闕何也自費氏以前四聖之易各自為卷  
簡不相連文不相襲費氏而後畫辭雜見經傳錯出  
於是世無古易矣孔子曰五十而學易可以無大過  
矣斯言先儒辨疑之予謂孔子之贊易雖在七十之

年而學易未必不在贊易之先安知非五十時為此  
言我易不可不學而亦不可以易而學學易必先明  
子易之所以作而後可以得易之理必先考求古易  
之文而後可以正今易之得失予嘗編定古易經二  
篇以復義文周公之舊傳十篇以復孔子之舊又將  
著之說以發明經傳之旨顧年近五十日坐斯堂研  
窮茲事必期於成編而後已恐其有所遺忘也是以  
題於名堂焉世變方來時事日非而予乃欲兀坐一  
室著人所不好之書為人所不好之事無乃大迂乎  
既用名堂則又為之記并志予迂癡耶白露前五日

蕭古易堂散人吳源自記

遊逆峯紫雲山記

方時舉

蕭多佳山水出城北十里有山蔚然而九葉者蓮花  
峰也峰之陽有宮翼然于平凹者紫雲山也洪武已  
酉冬十一月之望予宗姪履道約諸友會焉繼文好  
也予時天陰風恬予與朱原大楊原吉步自城東履  
道抱琴從予過烏石山下出鼓樓坡黃源清借鄭敬  
德來迎于壽溪之上邀至其家啜茗由田間取道溪  
橋橋南遇陳本初度橋北沿溪東行轉洋西登山入  
平林陟峻嶺始履平凹憩盤石上夾道皆喬松鳥磔

上紫紆古磴隱隱聞鐘磬聲抵山門山之僧斷  
江肅客東樓則郭維貞吳元善潘士泰葉原中黃原  
志與宗人周明載道皆先至矣憑軒而望壽溪統其  
下畫公立于前如端人高士迥出塵表毅城五侯大  
紺諸峯踴躍東驟海外風帆出沒煙雲杳靄之間頃  
之劉性存陳廷實亦至劇飲歡甚於是吟者論詩書  
者弄翰畫者戲墨歌者擊節迨夕山空籟靜淡月微  
朗原大鼓譟歌水雲數曲鏘然冷然若聞廣樂於鈞  
天也方期旦日捫蘿絕嶺訪陳仙篆石丹井羅漢石  
室而夜半風雨驟作真遊難必心賞遽違感慨繫之  
矣嗟乎人生百年間亂離風雨憂患十居八九嘉會  
能屢得乎予與諸君生茲土去茲山咫尺于年四十  
又一始一會焉若陳維鼎朱德善陳必大宗兄用晦  
以老病不能會丘伯安陳虛中以遠不及會李叔英  
宋貴誠蔡景辰黃孟仁鄒德乎黃性初釋清源又爽  
約不會嗟乎茲會果能屢得乎會之友咸分韻賦詩  
且屬吳原善圖于壁予因記其山水之勝遊賞之樂  
嘉會之難與夫會之歲月于左方是月十六日壺中  
然者方槐記

原素齋記

前人

余友揚君原吉儒而隱於醫者也嘗以原素名其藏  
 脩息游之室客有疑其義而問於予曰原吉全形哉  
 曰形其外也予盍觀其內林林而生孰不有形形本  
 無形太初冥冥氣合形聚厥斁斯具惟質之始是名  
 太素太素之初形與神俱養而勿傷外充內腴七情  
 內淫搖我之精六賊外侵耗我之真真耗神衰精搖  
 形疲神去形留太素乃瀉故吾守吾神于以全吾形  
 客曰原吉調神哉曰神其末也予盍探其本蠢蠢而  
 動惟神之用養神有道毋真之喪縛我心猿吾真乃  
 存繫我意馬吾神乃舍故吾全吾真于以調吾神客  
 曰然則原吉葆真哉曰予得其素矣盍往觀其人乃  
 相與造其室則左圖右書原吉焚香默坐手執素問  
 一卷惟澹惟泊太素之宅惟靜惟清太素之庭素以  
 葆真太初以為隣客顧謂予曰是獨善其身者乎昏  
 天滿堊札瘥載途其如蒼生何原吉聞而笑曰昏天  
 滿堊吾將飲以太和之膏札瘥載途吾將醉以至醇  
 之醪故不炳燮燮而民怡怡不鍼石而民熙  
 熙吾將措斯世於太素之天吾又奚秘吾之玄客乃  
 仰而呼俯而嘆曰素之義大矣哉微斯人吾誰與歸  
 適元吉請記予因次第其語俾函于齋壁

撫州府學重脩記 柯潛  
 皇帝光復寶位以來屢詔天下有司興學以崇化本  
 而學之興能稱 上旨者蓋鮮吾莆周君瑩以水部  
 主事擢守撫郡既至首謁夫子廟退而周眎學舍皆  
 弊陋大懼廢墜教基遂諭諸寮佐以公錢修之廟自  
 大成殿東西序戟門靈星門學自明倫堂以及肄業  
 之齋會館庖廩之所工繕材良各得其度至於文昌  
 樓洗墨池皆治以為高明息游之具蓋往來之人莫  
 知其經始而特見其成既成教授李慶以書來言曰  
 撫郡在唐時惟有夫子廟天復二年刺史危全諷立  
 也宋慶曆間郡守馬彞復增立學其制始備是後屢  
 壞而屢有修之者然率皆苟簡修未幾而壞隨之未  
 有如今之既完且固為可久也願有記余觀理財聽  
 獄與凡起廢決滯之方皆世吏之所用心以為才者  
 也然非為政之本用心雖勞而治不效則怒而號曰  
 何民之難理也獨未知君子之政有易勞以為逸去  
 難而為易者焉興學教士是已蓋人之起居飲食動  
 作至於修身為 國家天下皆自學出其教之也有  
 師友之資有勸懲之則積而至於歲月之久其化之  
 行則紀綱修明其材之成則公卿大夫百執之選得

其士其居常也閭閻秩秩可挹而親其或臨大節也  
滯乎不可推奪彼瑣瑣世吏之所用心者其效曾有  
是乎故古之良吏載於史籍者多而文翁之守蜀褒  
然為首輔也周君讀經書尤精於詩達於政世史之  
所趨向者不暇為其棄不務者則先之然朝至郡而  
夕舉興學之政以作士民文翁蓋不得專美於漢也  
郡之人登文昌之樓以望城東有岷隆然將復合乎  
則左我謝周君曰是乃天兆嘉祥以彰知本崇化之  
政昔震之謂第一流人物復出矣余於是時尚有以  
頌君者姑為之記修學之成使刻于石以俟

刑部廣東清吏司題名記 彭韶

國初元風未殄民嗜刑憲時雖放古設六曹稍更刑  
曹所轄都官比部之制分為浙江江西福建山東北  
平四川山西湖廣廣東廣西河南陝西十二部其雲  
南直隸陝西部後更曰清吏司凡以厲廉節賦任使  
也永樂間安南內屬置交趾司又拆雲南四川之交  
為貴州置貴州司而北平陞為北京始置司後廢合  
十三司司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主事二人或三人  
四人當是時官置在金陵而北京設行部 車駕巡  
幸又稱行在官以從罷則否無常員至十九年辛丑

北京告成乃置曹司一依金陵舊制後加以行在又  
廢交趾而雲南自為司方定都之初百務草創率皆  
權寓莅事今城隍廟西惜薪司俗呼舊刑部是也正  
統辛酉改建於此始去行在正陸曹之名而金陵謂  
之南京官聯如故然其主事僅一人而此則定員三  
人并正副郎為五人而選任甚嚴數十年來政平訟  
理君子謂諸公有助焉成化己丑冬予承乏廣東司  
郎中且二載自愧愚陋夙夜不遑思欲師服前輩之  
典刑以庶幾其萬一然而日月于征流風漸邈甚或  
不能舉其姓字者况於擇而從之乎乃謀同寅員外

刑部廣東清吏司題名記 七

郎綏德蔡君文瑞主事山陽葉君崇禮三河邢君汝  
敬平原陳君子義稽諸故贖質諸通人得永樂十一  
年以後自郭公文而下凡若干人或以德望鎮俗或  
以勤敏舉職或崇學問或明法理或死王事或恬靜  
勇退行雖不同然其所以師于輩者豈不既多矣乎  
於是書其姓名爵里并歷履歲月大槩列于素屏以  
朝夕接覽焉嗚呼繼自今尚其知所畏哉毋使嗣來  
者多前人而於予輩不足也

鐵漢樓記

前人

賢人君子聳徽名於霄漢之上而能服乎當時信乎



後世豈較音笑貌所能為哉誠而已誠積之久則著而明凡同是心者孰不信且服哉不然無是心者也非人之所能為者也宋至元祐號為多賢溫公在致府東坡在翰林元城諸人為從官可謂盛矣然當熙豐之後猶再寶之本於是紹聖遷之奸相嗣居群賢盡斥元城劉先生始落寶文閣待制知南安軍首改提舉洪州玉隆觀本軍居住先生遂奉母夫人來寓寶界院又改少府少監未一年復徙嶺南瀕危數肆初心不變東坡雅服之曰真鐵漢也後雖召還終不能安於朝屢斥以死死二年宋有金難嗚呼此豈人

前清陽文獻卷十一

所能為哉想一時君相非不知先生之為賢然畏忌之以為阻吾為妨吾樂耳其心固計曰天下全盛委喪可治何藉彼迂儒輩於是君自聖而臣自賢馴致禍變不可救藥所謂樂者竟亦何有而先生之道則昭然於後世矣南安舊祀先生於寓賢祠而寶界未有聞成化戊戌東海張汝弼來為守暇考圖志得之嘆曰先賢故居其可廢邪適院之右廊樓毀撤而新之于時甬都山民獻梓木一章長九丈徑三尺數百年前物也冥符期會眾咸驚異既以成是樓題曰鐵漢蓋先生至是始有專祠使來請記噫詔何足以知

先生然竊惟名世之賢其道有三曰合內外一患難齊死生蓋常變始終之極也志在責難已有愧辭是之謂欺先生忠孝正直言行一致未嘗有假色貨利之好是用獻忠效職吾無忤焉內外不合乎持論從容臨難失措是之謂誕先生遇惇三貶官一再徙惡地過京又連七謫曾無望焉患難有二乎死生危迫殆者或懼先生於豪判之來檻車之徵談笑處之生死不一視乎全具斯道以立於世非至剛者不能東坡之言豈欺我哉抑聞先生學於溫公公教之以誠且令自不妄語始退而槩括七年而後可然則先生

前清陽文獻卷十一

所立之卓其誠於中形於外歟後之欲學先生者有所依據矣茲郡人士且因太守之表章學先生之所學他日登朝小用則師斯人大用則用斯人  
興化府重修城隍廟碑 前人  
城隍廟何祀一郡所司保障之神蓋后土氏類也今凡官寺皆立后土祠郡若邑皆建城隍廟具義一而已矣人庇乎神神倚於人人之所行不負幽明則默與神符吉無不利自有得福之道焉苟孽自己作與罪無禱則冥冥之中似主判者之我棄矣非為人敬慢而故施愛憎驚動以禍福也地方升降盛衰之機

大約因人而致其類是夫興化府城隍歷代有廟  
國初因之號神為監察使氏由之而不知蓋藉其威  
靈除翊王化是猶神道設教之意也後止稱城隍之  
神而領示天下蓋正名定號以一民聽是乃教事  
歸於儆戒則此城隍之像若亦可疑嘗細評之今天  
陰者為郭窪者為池四環而高深固為城隍之像矣  
然人之仰畏不于其形而于其神既神目之則必想  
其容儀思其動靜精神會聚靈感斯通切意為高棲  
愴中若有接於視聽之頃其神之昭著乎塑繪從之  
而生殆所謂義起不得專以高深狀之矣神之廟室  
創自洪武庚戌修於宣德庚戌堅久壯觀惟抱廳未  
備月臺未闢及門制卑陋廊廡淺隘歷前政未之有  
改每當舉祭或遇霖潦內外湫逼吏長苟且具事神  
罔顧欲郡以不寧弘治二年冬郡守丁侯鳳儀朝正  
于京同知府事仁和朱侯士容新視篆謁廟揚然自  
計曰神明所宅過陋失中匪儉祇辱府維貧不可不  
先治是然亦不可欲怨于下乃即罰贖之入節公用  
之出天心弗他久而益虔買石市材鳩工命徒以來  
歲庚戌春興事蓋廟始建至是恰十周星矣理數還

復眾為嘆且適黃巢王侯存破代為守饒平翁侯存  
道補郡推相與從史之踰年落成殿前增抱五間  
兩旁增水間皆形如捲蓬加闢月臺為尊者三東西  
廡皆十間今南北各增間一後增祭一前中各建一  
蓬室前道橋其前殿且上下外為大門增舊為三覽  
高兩端如眉中為次門前舊為三而增建屋六間左  
右連光屬于兩廡丹楹藻稅曲欄堅峻凡几案器皿  
之屬一新如儀周阿峻整寬可容眾幽可避氛遠望  
即觀稱神居也當祀特守佐率屬行禮政平人和神  
心悅懌屢降休徵于今四載歲獲豐稔家用平康子  
歸休見之喜中書舍人林君季厚及諸士大夫請曰  
此鉅役也宜垂後蓋筆諸碑述特書而繫之詩曰  
赫赫城隍主司保障祀典有嚴與情歸嚮福善禍  
塗執樞默相不言而化旁宇遠暢廟貌言言式示  
崇尚門廡不稱曷為氣象賢侯戾止有作斯倡輪  
奐鼎新神居益壯祀事孔時錫我嘉貺歲有常稔  
人告無恙報施用輟功用莫狀左賢右忠並峙郡  
望尚佑來者無卑多讓

王修撰墓記

周瑛

去廣德城西五里許王修撰墓在焉修撰故台州人

姓王氏名叔英字原采仕建文朝為文字官素有氣節未幾

文皇帝南巡原采募丁壯廣德遂自經死死時嘗自為贊曰生既久矣未有補於當時死固徒然庶無慚於來世又賦詩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肯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噉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邈難繼偶爾無足傳千秋史臣筆慎勿稱希賢尋有詔治姦黨其二女赴井死其妻繫獄死人為止其所

賦詩上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乃置不問初原采將死以書抵祠山道士盛希年曰可葬我祠山之麓希年卒收葬之蓋原采同希年台州人故托以後事正統中少師楊公士奇始題其墓曰嗚呼故翰林修撰王公原采之墓又為文以祭之曰嗚呼先生之學聖賢是師先生之行綱常是持先生之心金石其貞先生之志霜雪其明浩浩歸全乘雲翩翩我懷先生崇山長川桐川之藏既固且深遙致鶴真神其來散蓋原采嘗薦士奇建文朝事定故及此原采死無後墳墓鞠為丘莽所可識別者僅有楊公之碑而已

為進士時嘗聞其事於其鄉紳及官茲上乃以特

辛祭於墓訪諸故老得其遺事為詳云原采入廣德未久中駕渡江群臣出走原采募丁壯番上遇兵部尚書齊泰來奔遂濟歸原采死時年未四十蓋其見義之明殺身之勇處事之不亂殆由素養非若一時忙迫失據計出無聊自經於溝壑者之比也因念其行義之篤固有聖朝所不諱者乃為脩治其墓拜述其事以告後之人或議曰人命已定人心已歸子表章先朝舊臣非罪耶瑛曰凡忠臣義士皆各為其主耳原采仕建文朝故忠於建文若仕太宗

則忠於元太宗也况夫況兩朝天下皆太祖高皇帝所經營之天下兩朝臣子皆高皇帝所培養之人物也辟如天地分為四時凡禽鳥應候而鳴者雖有春秋之異要皆造化中物未可舍此而取彼也議者謝曰子言是也麗牲有石其鏡諸

洗心亭記 前人

姚江之上有華氏世以讀書聞華氏姓子弟曰福福字廷禧少讀易迺取易大傳語名其亭曰洗心成化甲辰舉進士丙午出知臨川縣臨川無屬邑也于時為撫長吏廷禧每以政事相咨稟道術相訪問有相

成之義焉明年丁未予改郡鎮遠因請記其所謂洗  
心亭者嗟夫自九師說與而易道以博學者遂不識  
心亦孰知所以洗夫心哉夫易天道也其有迹可見  
者曰著曰卦曰爻蓋圓而神者著之德也方以知者  
卦之德也易以貞者六爻之義也此三者潔淨精微  
之至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蓋寂焉而莫窺其  
有感焉而莫測其用隱之至也學者要必先有以探  
陰陽之蘊通神明之德窺見天下之至隱以其潔淨  
精微之教洗吾穢濁雜亂之私然後用神以合著用  
知以合卦用易以貞以合六爻之變而於天道無不  
合矣是知聖人所謂洗心者不待洗而洗也學者洗  
心要必有以洗之而天道乃得也華君勉乎哉三古  
四聖之心其緒微矣王輔嗣韓康伯輩岐天人而兩  
之而以滋味荒忽談易遂使經生學子無所依據以  
為所自入之地識者恨之程子曰體用一源顯微無  
間朱子曰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吁至矣微程朱氏吾  
誰與歸亭在華氏居第之左偏高若干廣若干無雕  
刻藻繪之飾作於某年月日成於某年月日記作於  
予改郡之明年三月二十有八日

壺中丘壑記

前人

鎮陽有怪石禹貢所不載者弘治庚戌夏季弟敬叔  
來視予一自入後圃循讀壁壘而東見有磻何伏莽  
中者發之皆怪石也告予曰兄癖類柳州性好山水  
藉此為山凡諸形勝可不驚遠陵巖而得之矣予曰  
善乃稍稍為正中峰分左右麓伏者起之滿者虛之  
對峙者差互之直往者迂迴之於是三者為峰側者  
為厓深者為洞空者為谷復取蘭菊竹木分植上下  
然後歐陽子所謂鬱然而深秀者次第而成山成復  
杵地而窪之覆水其中命曰勺湖予曰此非誣耶季  
弟曰世固有以水為大者越人賈汝易嘗言其郡有  
松圓湖僅木如梳此之為湖孰曰不然復命家僮縛  
茅為亭取蔽風雨告予曰昔王龜齡嘗記其第所謂  
笠亭者此得無近耶他日予登焉見夫所謂山者微  
尖寸碧掩映林麓宛然如對大山華岳又見夫所謂  
湖者輕瀾淺波拍滿涯岸恍然如臨震澤洞庭因題  
曰壺中丘壑進季弟而告之曰夫天下事有實體可  
據者是謂之真無實體可據者是謂之幻世有以幻  
為真者亦有以真為幻者以真為幻此妙識也妙識  
入於無故不有其有以幻為真此俗識也俗識膠漆  
有故不知夫所謂無者然此二者為說皆非也是蓋

有所纏繞強自排遣耳君子則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不離物以自高不嬰物以自病以天下之理應天下之事其中廓如也季弟作曰因丘壑之談而得處世之說請書以為記

重脩莆田縣儒學記 前人

莆置縣自陳始置學自唐始唐學建置歲月不可攷而前志謂夫子廟額唐張九齡書故知自唐始入宋始建郡郡學建置修造歲月姓氏歷歷有記可攷而縣學無專記 國初吳四輔源及近時林都憲俊皆有學記然皆修文廟而以學附見非專記也今考其

夫較宋紹興二十年教授徐士龍改造軍學而附縣學於文廟之東偏歲久傾敝元至順二年辛酉乃遷建于薛公池上今學是也 國朝洪武初知縣任益上文焯相繼修學蓋造明倫堂及大成殿文焯創造後堂曰進修及新會饌堂建櫺星門與夫米廩此其最著者也夫縣學始于唐重造于宋遷于元修于國初亦多歷年所矣凡物久則敝敝則更更而復始恒有待夫人馬前守王公弼修文廟已議修縣學未就而卒今守南陵陳公效繼來而一時二守南海談公經通守順德曾公師孔節推金陵羅公鳳亦相繼

以來是數公皆出身科第留心學校無異同者時繞于陳君憲定學教事於登壇汪君泰分掌教事乃以簡復縣學為請陳侯慨然曰吾責也適欲縣英侯遠以進士知縣乃籍官帑所有上之府得本府縣共經畫銀二百二十兩前推官唐公權經畫銀七十兩邑有義士曾崇與者嘗捐銀五百兩置租二百五十石以供郡縣學費至是僭其租入得銀四十二兩陳侯擇監護縣公可者謂莫若曾崇賢乃委崇賢治辛酉建明倫堂五間大門三間東西廊各三間堂下建月臺臺下築甬道壬戌又作後堂五間穿堂一間及

即諸生林禎黃文舉所復射圃地作號房以宿學者共二十二間宋有灑道式穀二齋後人易以進德修業建講堂之後前被論程君鳳儀苦其隘昧乃別建屋于薛公池東西為進德齋西為脩業齋移洪武中知縣王文焯所建詠歸亭於修業齋之前復建亭於進德齋前曰樂周以擬夫詠歸焉者戊午歲雨不止也水之溢亭傾圮地至是始治復舊觀焉學成眾謂不可以無記二文學乃來徵記於瑛瑛謂 國家興學校作養人材以孔子為法孔子述典憲垂教萬世以人倫為大人倫匪他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

其目也。孝慈仁敬，學別友恭，信義其道也。易詩書春秋禮樂皆其具也。其在是矣，必相與講習辯論，其道乃明。道在是矣，必相與體驗踐履，乃有諸已。此人倫所由進，治化所由成也。若微虛文以售于有司，媒利祿以說于鄉里，此非孔子垂憲之法亦非。國家作人之盛典也。瑛於縣學方疑，所自始。今日修復而大之，予自嘆侯始改敝軸，更教夫人者，請自陳汪二先生始。

寒陋館記

鄭紀

武夷之山環轉九曲，溪流因之，曲或三峯四峯或五峯九峯，凡為峯三十有六，皆奇石險峻，峭拔磽礧，不類人間。境天下山川不可盡知，在閩中則此其第一也。宋大儒晦翁先生愛其幽深靜寂，不雜塵世，乃築精舍于五曲隱屏山下，以為講學授徒之所。九曲適中處也，絕諸曲，山水頗夷曠，衍沃而奇古，過之舍之旁，有堂曰止宿，曰仁智齋，曰觀善館，曰寒陋馬，曰石門亭，曰晚對，曰鐵笛，庭廡內又有丹壚，壚壘溪岸濱，則有釣磯，漁艇布列左右。一時諸儒聚會，講道道息，音經釋傳，上復禮誼，下輯周程，繼往開來，自周而下，僅一再見實闢天下萬世斯文之命脉，亦武夷山川

三則之遺也。先生歿，精舍而下，廢以頽圯。正統間，先生八世孫詢等復建書院三間于故址，像先生其中，左右各翼一室，自隱求堂而下，則養菴馬成化間，崇安張君銳又建屋三間於院庭之左，以為士大夫拜謁者更衣休息之所。方成未扁而去，癸卯夏五月，紀與鄉年友監察御史林君貴實同起告中，上京師，州過此山之下，因晉而舍，爰馬是夜宿于張所建屋中，時正三伏，村民家裸於床者，汗滴流，紀以林對兩榻榻有帳有褥，紀初施單衾，繼加以布夜半，又襪袍衣林，則由夾而旋，加綿，猶不見溫暖，氣翕早紀謂林曰：是屋正先生時所謂寒陋館也。林曰：然遂拔筆為書之，扁于屋之中間，使紀為之記。庶見者有所感而隱求諸堂可以因之而復焉。紀以天地之氣動則為陽，靜則為陰，陽為暑，陰為寒，則寒實靜之所生也。人靜則此心虛明，不汨外擾，聰明睿智皆由此出，由是而制，群動鎮萬躁無施而不利，所謂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者也。先生學集大成，足履實地，入經筵，格致誠正，以勸講出郡邑，孝弟忠信，以裕俗，偉然為千百世儒宗，非自靜中得乎。紀羣未脫炎暑一寤寐之頃，受教深矣。於是乎書。

固安縣重修城隍廟碑銘 陳音

我

太祖高皇帝肇造靈區詔中外凡淫祠悉皆毀撤其  
嶽瀆城隍山川社稷之屬稽典禮所宜祀者則正其  
位號令有司飭其壇壝而歲祀加嚴焉固安縣隸順  
天府為京畿大邑舊有城隍廟在縣治之北歲久將  
傾制且半隘成化丙申邑宰滁陽朱侯善之來下車  
謁神心惏然不自寧顧政未洽於民未敢遽勞以役  
乃殫心撫字以為民興利鋤害越明年丁酉大羊禱  
神而雨又明年戊戌雨潦河溢禱神而冰患息民既  
歲侯德沐神休侯心欽經營顧歲未豐登不欲事土  
木以勞費乎民會水泛大木浮而至者數十章民又  
有掘地得瘞錢以白于官者侯顧謂僚佐曰治民事  
神政之大要今此之物上不耗于帑藏而下不俟斂  
于民構神祠以答嘉貺維其時矣乃諏日度地鳩工  
伐木侯又率諸僚各捐俸以贊襄之適茲傷稼侯心  
憫焉禱諸神一夕皆莫知所之尋禱雪復饗應民益  
欣忭爭趨茲役經始於己亥春至秋而落成焉臺砌  
增崇殿宇增廓門無森嚴垣墉堅緻黝堊丹漆煥然  
惟新過者咸拭目而加聳敬矣先是已為神樹梓枲

曰頌坊以臨通衢廟之右舊有八蜡祠亦重葺  
之其在為道覺碑泐流宅之以事灑掃拂拭侯既刑  
牲告成父老咸曰是功不可泯宜有紀以昭示於後  
之人乃走京師求予文于石予為述其事如右而系  
以銘曰噫嘻

皇明統有萬方訓符分土重開國防因丘為城塹地  
為隍皆有神靈默護其疆矧茲固安 筆較之旁神  
祠弗飭易編瞻望未侯初率顧力未遑化成政洽絃  
誦琅琅迺新輪奐迺官牆歲時裡祀於薦牛羊神  
祐下民時雨時暘大功不宰遐邇播揚勒石昭遠曷  
不可忘

皇明興化府鄉貢進士題名記 黃仲昭見本傳

永樂丙戌南郡學堂立進士題名之石閩參政瑞安  
楊公景衡記之然鄉貢及進士參錯並列歷歲既久  
後來者無所於書今教授廬陵王君鏞謂茲石之立  
所以表著前人風厲後學不可無繼也乃謀於郡守  
或諸公折進士別為一石考其履歷大槩而併刻之  
仍以楊公之記并其首復樹一石專勒鄉貢氏名而  
簡仲昭為之記仲昭世莆人忝與名茲石亦欲有以  
告鄉之來者且自警也遂不敢以不文辭敬記之曰

吾前科第時自唐之貞元迄於五代僅十有三人而已宋三百年間舉進士者九百七十餘人預諸科特奏者六百四十餘人其間魁天下者五人登宰輔者六人有文武拜魁首有魁亞聯擢者其盛極矣然此未足深羨也仲昭獨慕其時元夫鉅人相繼而出為宰輔則相業光明宗社嘉賴為諫官則議論忠讜夷夏知名或侍經筵則盡啓沃之職或司民社則效撫字之勞臨大節則蹈鼎鑊而不顧決大議則觸權奸而不恤有倡關洛之學而不變士風者有紹考亭之緒而深入理奧者雖所遭不同所就亦異而其純正篤實之學崇傳光大之行皆卓乎其不可及也當時稱吾前之盛有曰地不大於曹滕俗已幾於鄒魯其謂是歟有元九十餘載俗淪於夷豪傑之士出乎其間者亦衆矣然終不能如宋時諸君子之盛也我太祖高皇帝奉天命汛掃萬方乃更定學校科舉之制作新人材用臻至理列聖相承益隆繼述百有餘年于茲前之歌鹿鳴而升春官者日以益盛有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者有父子叔姪兄弟同升者合八郡解額吾前得三之一比年以來位六卿列禁近中外臣工有以清修端謹奇偉磊落名天下者往

往多前人也其復宋時諸君子之盛殆亦權輿於此乎亂是登名茲石者皆當為前自重其立朝也必求如古之所謂大臣其治民也必求諸古之所謂循吏世道隆平則崇禮讓勵廉恥表然立天下之軌範萬一不幸則抗節義死忠孝毅然樹國家之楨榦使他人日論人才之美者必先吾前稱風俗之淳者亦必先吾前則吾前果復宋時之盛而號於天下曰邇魯又奚愧哉若徒誇科第之榮侈爵祿之盛而以為儒者之事業止是而已則非仲昭所望於前之人亦豈賢守或師儒所以表著風厲之意哉是為記

守株記

鄭瑗

汲江陳君幼業儒頗有志取科第既壯忽慨然悟人生適意之可樂而區區軒冕不足榮也遂取韓非子釋耕待免之旨著號守株子將隱處終其身焉君之言曰天下之事無其理者不可徼其必得有其理者可以覬其或得儼慕於地出火於燧隨取而復如探諸囊而置諸市者惟有其理故耳若鑽燧而索水坎地而覓火即不復有是理矣故宋人守株而待免世所鄙笑以為迂且拙者吾意獨不然以株為無兔則曷為昔者之獨有也夫以昔者之獨有庸詎知繼是



之終無也然則株之有鬼不可謂無是理明矣既有是理雖窮日夕以須其再獲亦不可謂大惑也以為大惑者時俗計功欲速之心也一有意於計功欲速則說遇以復禽狐疝以得車蔑不為矣吾非不知為是也顧有所不屑焉無寧守吾株而已矣鬼之獲不復非吾所當預測也其友鄭瑗聞其言而韙之曰篤哉守株子之志也愚公移山精衛填海徒取其有志爾焉求其必得哉昔漢陰丈人非不知鑿木架梁之便也而卒不憚於甕汲巧者王承福非不知薄功厚享之逸也而竟不更其素業居易以俟命固君子所

取也守株子於是乎賢於人矣因稍緝其語遺之俾歸以為記

三功祠記

林俊

正德庚午予起征藍道夔之下關所謂白帝城者問其祠公孫述也予曰越矣哉非鬼之祭也古者慎制祀以為國典無謂加典為非宜况賊而神祀之到持綱常曠名教乃爾可既矣方述起成都以輔漢為名乘亂稱帝馬伏波見而少之曰子陽井底蛙耳故不受偽命專意東方用能佐世祖立功異域為中興名臣而述竟漢賊以死述可祀則漢莽可祀晉敷可祀

他日藍馱亦可祀亂賊之臣亦何憚而自沮耶嗚呼世道大關也政而系之教焉淫祠之當毀有先于是者乎常惟述生盜名器既誅死猶土偶南面縲竊血食者千數百年少陵東坡徒寄春秋之筆而諸葛武侯張忠定范忠宣事任是方猶未及是正意者將有待于今耶固世道者之責也既命毀其像易其額為正所宜祀者土神江神而伏波亦與焉昔共工氏之伯有九有也其子后土氏能平九土故祀以為社書曰宜于家土下關雖一里之社土之人其世依以生也川澤以出財用而祝融玄冥河伯江瀆具在祀典

路公所修益州江瀆之祠故在也書曰望于山川

又江之襟喉民命至要也皆蒙被功德所宜報而祀而以告以祈又胥聚于此焉若乃炎精中微奸偽移柄當是時述能如援擇漢肖自依則述將與賈鄧等伍望蜀之萌何自而起蜀之赤子何名為從賊浮橋覆溺八北之慘亦何因而至哉述名教罪人貽蜀人之禍至于今為烈也故毀述而進伏波與顯也亦祀典也嗚呼君臣父子天地之大經也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無赦者況于叨討賊之權者乎植人心扶世教毀賊述之祠以殺討藍之端道之大關若此無

謂然乎哉是秋仲月嘗曰見素子林俊記

槎村范氏祠堂記

前人

范春秋時晉士會采于范遂因為姓至義永相唐以顯其後居嘉州則文正忠宣文蕭居長安則忠文石湖尤顯者居豐城自平始獲永六世孫也子姓繁衍散居殷墟上郊槎村固庄富銅赤塘聯緝疊繁至清敏為盛槎村派也入國朝州守束察使鋪大參鑣父子第進士修譜建祠衷志也譜屬鋪鋪成之祠屬鑣力未逮也鑣之子貢士珪又成之助以祭之租百石計族之田盈畝十其升出之以供祠費董以族之

材者七次正德戊辰祠成奉平主于中始祖也先祖則各差其主祭之日題紙附之畢則燬懼僭也始祖祀以冬至大宗主之先祖祀以立春各小宗主之祭畢舉族燕數百年曠祀續之今盛事不可無記珪既令吾仙則請於子禮謂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唐制一品二品四廟三品三廟五品二廟適士一庶人祭於寢宋王堯封議平章事以上四廟副相政府至東宮少保三廟餘皆祭於寢廟惟襄齋嫡子得祭子孫官微不得祭事竟不行夫五服貴賤同之限于廟則大夫不得祭高祖士庶人不得祭其祖伊川謂有

服皆可祭一廟寢廟無害祭高祖晦翁以為得祭祀

本意伊川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晦翁亦據行之後疑近禘祫而廢議者謂伊川以義起重本也晦翁以疑廢明分也然禮從宜從伊川也記大傅士大夫大事祫及高祖則未嘗無祫也先代始為飲食亦祭而始生不祭非人情似未害為禘也夫物品之豐殺貴賤自分因心孝敬其未始異也惜宋已無定論伊川謂無可考子惡敢臆說哉然近世高祖之祭家行之合族非祭無以致其聚故先祖始祖之祭族行之所謂無可奈何之法也而易廟名祠同堂而異室則

亦不失祭寢遺意而范參以專主暫主名分允嚴蓋又合程朱而折衷者可為族祀式矣然有屬者渙則萃萃則說將無多行可法與已不自愧而人愧之者乎與斯祠者歆均此而無彼也載德象賢又將無私淑文正忠宣忠文為烈者乎若石湖間有餘喙則斯祠也崇對越聯疏戚廣孝愛寓規箴可無微乎可無畏乎范嗣茲益有聞矣

陳先生石齋祠堂記

前人

白沙陳先生石齋之崛起南粵也不階一命甘草命以老薦書連絡迫部檄不得已起起而又去

憲皇帝知其賢特授翰林檢討先生受不辭又去竟未嘗一日立于朝無得于言無所施于其政以收有尺寸之功然而孤風遠韻上溢旁流盡一世而仰服之身領者神降聞風者意往賢者式不賢者愧以阻且化惟埋骸篋脂貌漆中之流聽下風而馴素節黜浮鎮雅名儒高士後先焉先生於名教可謂兩澤枯水熄燭風奪炎其盛矣乎先生歿十有四年內江高君大和以名御史來按部惻然曰大賢君子身之所生政之所臨與凡過化之鄉莫不有祠表先民崇道化也先生白沙之祠顧獨無立非曠典抑非吾人責

徵謀之大參君伯望翁憲王君 為立祠堂又

求先生故嘉會樓而修葺之舊門下士為市田合若干畝以充祀置侍御君以俊尊先生知書來屬記嗚呼元氣會而名世生在我南服楚春陵閩建安嘗戴當其盛而黃雲紫水亦宇宙川岳于今矣氣之會意者其時先生蓋當之也先生身長八尺右臉有七黑子開穎絕人舉于鄉棄而從康齋吳先生學康齋之有先生猶挺之之有康節先生始求之博父之曰維矣又求之靜父之曰偏矣維佛老而超佛老張朱二夫子先迷而後獲也遂以宋大儒為依歸其立志甚

專嚮道甚勇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酒以獨超造物牢籠之外寓言寄興于風烟水月之間與天地同流擊壤同其自得舞雩相始終焉先生之隱與措施之大致于是其待御君首及是舉其風神意氣有相感乎二君相成亦具知其趣矣正德甲戌春仲甫晚學見素子林俊記于雲庄青野

誌齋記

前人

查君原博在童孺時獨檢押不狎戲尊府主事翁一愚擇所宜諸子授之遺從祝郎中惟貞遊祝君遠大器之成取進士為主事吏部上其績 天子褒嘉

補遺文獻卷三

元

之尚加忠懋見之制詞者如此而一愚翁之義方祝君之心較率無易于此焉君取誌以名其齋以上本三事之訓以持循而致重也視臬吾闔謁予雲庄求記君樸訥沉末剛中而柔畜實過於華有紫道焉按志慎也以侈對則約以怠對則敬滿對則謙疎對則密夫約則鮮失敬則吉謙則受益密則不至害成蔽以一言畏而已慎所以繼畏也易震之象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恐懼畏也修省其慎也君子有所警懼修正其身思省其過咎而改之有周身之防有克治之勇有制事決幾之豫有所畏有所慎也無所

畏惡不至哉自夫淫營飢飽勞逸之無節病入之然  
後實勝理固元陽始不慎而終慎也抗懸流爭怒  
曲折以濟如砥之川而舟溺馬險則慎慎則濟夷則  
不慎不慎則不能以濟戒慎之明其容斯須離耶治  
身如治疾防欲如防盜臨事如臨虎涉水如張機審  
括無敢有苟焉耳夫然後存省功密日改月化優入  
賢君子而無難若虞若顯委時命而聽之無容心焉  
樹奇節還古風發彪炳之文以茂弘光偉之盛誰禦  
哉君曰謹受教

兩浙提學書院端範堂題名記 陳仁

分職廉訪觀風類兩所署以學名所寓以書名所出  
政以端範名名之學之書有所因也不覺為異名之  
端範無所因也若高以自標然有所取焉且自懼懼  
人自懼人約 聖諭端範一言以蔽期弗違乎  
崇奉至意然則以是標為目以紀其人而名之其有  
弗與者乎我 國朝誕興文教作成士類崇文學錄  
以師承之至正統時復網維是南北二畿以御史各  
省以臬司副使會事授之璽書深惡喜事侵職之臣  
弗與之俾專且重專則難徒自誣重則思強其力以  
求勝要之無忝厥職則固有在焉故於視事必高一

門牆闢一路庭以肅進趨以恪藏脩今茲備美始于  
弘治已未亦既立石以歲月之其總臺署亦先有刻  
名石亦既爵邑除拜參錯群宋間矣復何為乎是題  
義固有取無見為重複也昔在儒先文獻是崇金石  
有言厥惟舊矣其見於名世之賢則凜凜乎指議忠  
許直回三四語後世踵其事因其意政不必家自論  
議夫標其人不顯暴其跡至繫乎人心之公醜好自  
別以榮以辱以予以奪則又不可移易是亦屬世之  
一端也今之所取則不盡然前乎吾事其事者嚴實  
俱稱無不善可議後乎吾事其事者聲實俱稱無不  
善可議前者既賢難乎為後後者亦賢難乎為前此  
吾恒栗栗焉惧夙夜祇畏無敢自暇逸也或曰子以  
子之前嚴實俱稱固矣後乎子未事其事曷從而知  
之曰吾以吾之前之賢而知之其性同也吾以吾為  
前之後而惧弗稱則又知之其心同也吾曷為不惧  
乃若磨礪雖鏤鱗次宿羅則援據前修而不為異觸  
偵監觀幾萌激奮則義善將來而有於同若但云醜  
好能彰彰瘴是寓則儆儆無補汚缺而指摘瘡  
疵洗索瘡垢則亦何取於是刻哉此子之意也此石  
之所以立也

重建烏巖灘伏波將軍馬侯廟記

彭州 字在巖化中其巖上

公治已未冬先總督鄧公有事廣州還道橫州至烏巖灘為伏波將軍馬侯祠慨其地壤遂以軍門餘費屬先知州事俞文煥為之且命索記於明年公煥文煥亦去而其事未究也又明年辛酉予試士于橫今知州事何璋進曰伏波祠且完請記歲月以圖不朽且以畢公志焉按漢史光武時交趾女子徵側徵二反寇略嶺外而侯以是時拜伏波將軍督樓船由合浦緣海而進隨山刊道破賊于浪泊上尋斬側二

傳首洛陽又肇敗其餘黨嶺外悉平侯之封自茲始也

侯所過郡縣輒為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德之為之立廟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與然廟不立於郡邑而獨於山川險急舟楫往來之處蓋侯為人慷慨明事必於是乃可以妥其靈且俾四方之人自是過者皆有所以知侯功不獨一州一邑之人知之而已或者昧其本肯以為侯之神祠於濟險舟上下懼失勢往往匍匐乞靈以徼一時之幸其配食左右又皆活僻之神其為媒瀆亦甚矣夫死生禍福自有定命侯能奪天之命而移易於其間邪况生為正直臣死當為正直鬼苟不

問人善惡徒以禳禱之故輒陰祐之使之去禍就福是豈侯所為哉若夫歲時饋奠牲醪豐潔廟宇崇奉此則食土者之職所以報侯而不容或慢者也是廟以某年月日始事越某年月日告成規模宏爽視前趾有加而簷檻矯舉丹堊鮮爛又皆昔之所無松桂幽陰塵寰旬邑侯歸然南面凡非祀之神一切屏去灘舊以烏巖今從宋慶曆間知州章伍粹更正為烏巖云

蓮峰石記

陳伯獻

出甫城西四里許有山曰象峰自西南數千里博換而來其支為太平岐而為梅峰為烏石而城峙焉甫文物之盛迺山之鍾屯山之腰為石室其巔則有石加芙蓉高數丈袤數圍辨顯突岬孕蕊亭聳清而奇幽而壯離列而坐可十人石比則山坪有田數十畝予嘗之因築室以居時至石上盤旋忘歸石常蓄雲霧或值冥晦則茫然如汎太乙之舟駕鴻蒙憑瀛氣與造物將天朗氣清俯視城郭村溪畢效于前若堦若穴若簇若練若聚米若堆瓦聚隄而望大海橫于東烏山環乎北壺公峙于南紫青縹白莫窮其巖然後知是山之高峻為甫之宗而石則山之宗也予嘗質諸士夫或有未知者或知焉而未之奇奇焉而未

之至其至者樵夫牧豎耳樵夫牧豎至之而未知知之而未奇然則知之奇之至之者非予其誰歟予又謂是石有君子之道三焉其聳峭拔起下伏諸峰則有特立不群之操其燦輝如蓮不為仙翁佛子之宮是有潔身自隱之義其為文物之宗能使士夫不知而不奇是無誇名表傑之心皆可取也使其置諸中州京洛之間吾恐薦紳遊客嘯歌吟雅交揚喧嘩之不暇大率不能重於雍九華不能擅於池矣余嘗於海濱而雜群萃之間宜乎人莫知而莫奇也予泅沒於時蓋深有感於是者遂為之記

遊西山記

高江字一龍私治於吳興上會於海濱按察使

始予抵京師則聞西山之勝雅欲遊而未暇也今年夏始大周章甫邦立二先生將南還乃拉予及陳玉疇柯其孝尚彬三君子約以五月廿三日偕往而托錦衣陳廷爾克彼供其偶延贖之甥吾鄉林華仁亦會焉凌晨騎出阜城門里許外皆沿溪行林木掩映恍然如入江南西抵大潭涵泓渟渟色深如紺上有龍王祠旱時禱雨處憩道傍小庵見壁間有次尚彬之尊甫學士公詩者因記其韻又數里為西湖尚尚朱花而葉香襲人雜以蒲荇菰荷可愛有鷗鷺鸕鶿

來往水際如與遊人相狎湖之盡為功德寺外有三廢其間之知為元人遺趾主僧出迎禮甚恭因隨詣諸佛刹循兩廊行壁堵繪畫俱極閎麗登浮屠頂東望城闕隱隱如雲霧中出從前堂有松栢百株拳曲膠結風籟泠然又里許為華嚴寺壘山為洞上下凡五處深者二三十步淺亦不下十餘尺有石榻可坐石道最宜然地陰氣溫日幽而絕人入之莫不眩且駭山下有泉散出亂石間噴薄滂濂少遠乃曳而長演迤徐去手掬飲之特香冽異他處寺僧云中宮間取以供御日既中廷璽乃就僧舍設饌酒酣或奕或射傾倒真率滴而下喧哺時復構壘於旁之王東寺登望湖亭望呂公洞其間為繼賞之廬者五六處皆面水依山相比而居其景勝大都不至相別是夜還宿於華嚴明公後西行山百路崎嶇十餘里乃抵香山山益峻招提在絕頂隱隱與功德寺相峙下有泉甚剽疾因泉為池金魚百餘尾投以餅皆出浮水而其南傍有巨石二對立垂首瞰如蝦蟆狀石下二井相去丈許水深才三四尺俯手可得望見底沙石壁壁可數不竭不溢近寺之家取給馬亦靈泉也蓋自此抵城三十里二日之觀惟此為最聞其

上復有元通寺尤奇峭而僕馬已倦且西北有雨意不可復往遂舍舊道取捷而還是行凡得詩共若干首第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以見茲遊之不虛焉耳一周先主因哀而錄之而以記屬予夫山川之勝亦因人以傳往時右軍之蘭亭安石之東山六一之醉翁亭皆僻在一方面而至今稱之以有三若人也足山獨雅峙都下四方之文士至者無不遊遊則無不當且歌詠之其為遇當在蘭亭諸山之右然自餘年未有以人稱者豈以泛而不專耶抑未值其人耶因附書之且以待後之遊者必有為山靈解嘲也詩

林氏錫封記

李廷梧

正德己巳四月今參軍林毅齋先生獻前順天通判三年之績于朝既考最還職吏部復以推恩為請制曰可於是封母姚氏為太安人是歲臘月望雨書至爾時太安人壽七十有七乃大合媵眷拜迎如禮翟冠未服坐堂上開宴受賀酒再行客酌而進曰惟太安人朝夕劬勞訓迪厥子宜其有茲榮請以為壽太安人歛衽對曰嘻匪于克顯繫迺父之訓惟迺父

率德迪善曰為可繼也才可輔世長民乃止一校始終敦學罔敢怠惰及人曰吾後世其興乎囊書然而或勸盈架曰惟後之貽今天書臨門願弗遂諸君乃以慶予予何德之承客曰惟父母於子也雖巧作教不能必其成子於父母也雖均於養不能必其壽參軍清雅該博檢身如處女宦轍所至成能展采錯事士夫之望歸之是雖先府君寵靈亦太安人協輔之力也太安人懿則茂著榮壽並臻是蓋天之所以勵世旌淑上之所以命德勸忠非無脛而至者矣顧猶謙讓弗居何耶太安人聞客言詞色漸怡客又進而言曰吾聞福輕如羽莫之能載太安人中年喪所天調辛甘定震撼以待天道之終定凡不足於前者茲將補之而靈承謙受不懈益虔參軍翌翌小心壯老一節予以戡滋至之休將見天之錫嘏也俾厥俾熾上之錫命也至再至三且使世之為母為子者皆將於是乎觀德觀孝矣太安人輒然笑曰諸君幸進予於古之道敢不拜嘉雖然遠圖者忠也惟諸君終教吾子俾敬共厥職以求綏天子之寵命乃受爵成禮而退于時家君省庵先生於太安人為甥亦在賀客之後因書命廷梧曰小子識之客之

為詞也婉而大信而足徵太安人之為志也思而不  
二齒而有禮語曰匪交匪教福將焉往廷梧受教惟  
謹其載于簡錄其副遺林氏伴志家範

清陽文獻卷之十二終

清陽文獻卷之十二

五八

清陽文獻卷之十三

奏議

上真宗乞置東宮師保

陳靖

臣伏見皇太子光踐承華照臨方內海雷成象正位  
於青宮五輅和鈴炳儀於清廟禮賓察之具爾獨師  
保之闕如且夫師者師法其規模保者保安於德義  
苟曠厥任未協前經臣是以展轉三思揣摩群籍莫  
有確論上贊昌朝粵自五帝選賢三王授子雖揖遜  
之或異在訓導以攸同虞舜之書則曰教胄子姬周  
之典則曰延冲人著于格言莫重尊教雖然服冕裘  
陳鹵簿此可以莊禮容於外也至若就道德敦孝恭  
此可以發知理於內也伏願 陛下隆邦家之本考  
公襲之文延揖公台充備師傅體二聖之基緒副三  
靈之宅心人謀大同知有尊於調護神器光厲亦共  
貫於守成又惟 陛下頒列藩房夙昭聖範歷試京  
邑之繁重備管稼穡之艱難雖勿用以居濟已重  
而令照故 太宗皇帝美心奮斷大畧制禮請六傳  
而可虛俾庶務而從簡今皇太子適膺儲位方在妙  
齡是宜設彼師臣豐其禮數恢七教已興之德業廣  
五行俱下之聰明春誦夏弦徧遵行於故事左輔右



彌率未賴於正人臣謹按漢書始元五年六月八詔曰朕以眇身復係宗廟戰戰兢兢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傳傳者是保衛之重不可不備也又伏觀唐貞觀十七年散騎常侍劉洎以謂皇太子初立宜尊賢重道以昭聖德遂上書論列亦有憲章然而師傳之名未聞沿革之制臣學誠寡陋罔測津涯伏乞陛下選載筆之洪儒俾其檢討召策約之元輔計之久矣庶使左右周儲類且與之耆德羽翼漢室彌園綺之高蹤上符宗社之靈下副華夷之頌臣適當暮齒尚玷周行請老歸田案禮經而愧晚封章言事表臣節之有終倘蒙宸鑒俯回離明增耀不獨臣死生幸甚抑亦使兆庶同歡

天德元年上持為兵部員外郎直史館

請增置諫官書

蔡襄

臣伏見朝廷選用王素余靖歐陽修等增備諫官是三人者皆特立之士昔以直言觸忤權臣擯斥且久今者一日並命人無賢愚萬口相慶皆謂陛下特發神斷擢任不疑蓋陛下深憂政教未舉賞罰未明群臣之邪正未分四方之利害未究故增耳目之官以廣言路此陛下為社稷生靈大計也臣竊思任諫非難惟聽諫之難聽諫非難惟用諫之難如

素靖修等忠誠剛氣著信於人況蒙陛下獎拔之知必能箴闕政獻明謨摠回邪擊權倖思所以報效也然邪人惡之必有禦之之說不過曰某人也好名也好進也彰君過也或進此說正是邪人欲蔽天聰不可不察臣請為陛下陳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務盡其心事有必須切直者則極論之豈好名哉若避好名之說而無所陳施則土木其人皆可備數何煩陛下選揀如此之至況名者聖人以之勵世俗分善惡豈可廢乎借使為善近名陛下試思今之人遠權利敦潔行以近名者亦有幾人哉二曰好進前古諫臣之難者遭逢昏世上犯嚴威旁觸勢要身鑊居側斧鑽在前死且不辭安得好進乎蓋近來諫官進用太速故世人皆以之謂好進今諫官有盡忠補闕之効陛下但久任勿遷使其人果忠且義雖死於是官亦無恨矣三曰彰君過凡諫諍之臣蓋以司乎過舉也緩則密疏急則昌言期於必正若人主從而行之適以彰乎從諫之美安得謂之彰過乎然諫官亦有奸名好進彰君過者異於此巧者之為諫臣事之難言者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言之就令不行不復再議而曰某事我嘗言之矣此可謂之好名

也容容默然無所恥媿踐歷資序以登貴仕此可謂  
之好進也凡人主之有過諫官最為近密或不盡言  
人主何從而知且變更乎傳之當世垂之於後終以  
為過此可謂之彰君過也臣之所論乃忠臣巧者之  
分願賜者覽今陛下出於聖慮自推諫官必自主  
之若有陳迷於理適當即賜施行無使天下之人謂  
朝廷有好諫之名而無好諫之實使其言有訐切亦  
願優假無為姦邪構間致有斥逐使天下之人指  
朝廷有拒諫之夫臣迹遠言近不任兢惶激切之至  
臣某冒死再拜謹上

言用韓琦范仲淹書

前人

臣伏見去月以來陛下拔任諫官都下會然稱慶  
又數月罷夏竦樞密使用韓琦范仲淹作樞密副使  
制命一出士大夫賀於朝庶人喜於路至有飲酒呼  
號以為樂者謂陛下去邪任忠可刻日以觀太平  
矣臣聞易泰之彖辭曰內君子而外小人君子道長  
小人道消否之彖辭曰內小人而外君子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然則君子進則天下泰小人進則天下否  
陛下退一邪臣進一賢人而舉國歡忻者豈一邪一  
賢獨能關天下利害乎蓋以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

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而天下不太平者  
無有也雖然臣切憂之頃年莊獻明肅太后初棄六  
宮陛下親臨庶政一日出令邪臣沮氣天下觀聽  
洒然快意期於一變以臻大治自後數年方內無事  
左右之臣易於襲常而恬於苟安陛下憂勤之心  
日亦少懈已而西羌背違舉兵寇邊遣將興師屢戰  
屢敗饋運賦歛百姓困窮北虜乘勢窺我強弱遣使  
求地京師震駭幸而增賂以得暫安四海嗷嗷日憂  
一日以將來之患當如何也然猶指忠賢之士而屬  
望焉幸而進用庶其叶力而大有為以解焦勞之急  
陛下奮發剛斷博采物論援拔而任之人人歡欣而  
臣獨竊憂者誠恐進用之後或有讒間或徇舊例使  
之不盡所長而去則天下必有遺材之恨所損不細  
矣當今天下之病臣請譬諸病者其安時調護適宜  
固不病矣病在皮膚醫者能早去之病且安矣此二  
者皆已不及而病在支體若得良醫可速愈也天下  
之病勢如是於可醫之時陛下又選任良醫倘信  
任不疑聽其施設非徒愈病又致民於壽若於此時  
使良醫不得盡其術則天下之病愈深雖有和扁之  
妙難責速効矣願陛下思祖宗社稷之重矜四海

主民之困憤西北二虜之耻法乾剛决之道故野  
村收聚策不憚改作之以成大功天下幸甚幸甚某  
昨死再拜謹上

上哲宗乞寢罷編排元祐臣寮章疏指揮  
陳次升見本傳

臣近奏乞宣諭大臣遵守敕榜其餘一切不問之語  
未見施行今聞差官編排元祐間臣僚章疏仍厚賞  
以告藏匿採之與議實有未安須至再瀆天聽臣嘗  
觀漢光武誅王郎收文書得吏人與郎交關毀謗數  
千章光武不審會諸將軍燒之曰令反側子自安後

補賜書卷三

世書之以為美談恭惟陛下即政之初揭榜許其  
自新是亦光武安反側之意今又張官置局吹毛求  
疵考人一言之失致於有過之地是前之詔令乃所  
以誤天下也後之敕榜又所以誑天下也命令如此  
何以示信於人乎昔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為珪以  
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請擇日立叔虞王曰吾與  
之戲矣史佚曰天子無戲言於是封叔虞於唐夫  
成王非輕其爵命也以王言惟行弗惟反爾矧今御  
史臺榜示朝堂進奏院遍牒天下惟患人之不知非  
特戲言而已戲言尚踐而行之豈有明指榜示曉諭

臣庶可反之乎伏望聖慈念光武安反側之言思成  
王逐削桐之封所有編排章疏指揮乞行寢罷聖旨

論瑤華之獄不當付閹宦之手 前人

臣伏觀詔書以皇后孟氏旁惑邪言陰挾媚道追從  
究驗證左甚明而陛下斷以大義不牽私恩奉承  
兩宮慈訓廢皇后孟氏為華陽教主降詔以告中外  
命下之日士庶惶惑謂后無可廢之罪而陛下廢  
之成相與為之咨嗟彈指良可嘆也蓋以所治之獄  
不經有司難聞追驗證左而事迹秘密朝臣猶不預

補賜書卷三

聞士庶惶惑固無足怪臣竊謂后之廢立事體至重  
非若臣下一言一青廢之逐之不足深恤自古獄訟  
皆付外庭未有官禁自治高下付閹宦之手陛下  
特見案牘之具耳安知情罪之虛實萬一冤濫為天  
下後世譏笑臣欲乞陛下親選在廷侍從或臺諫  
官公正無所阿附之人專置制院別行推勘庶得實  
情如后之罪在所不容雖廢之人自無言今事不經  
有司欲成閹宦此天下人心不能無疑也伏望聖慈  
特降睿旨施行聖旨

上徽宗封事

方軫見本傳

大觀元年月日 太廟齋郎方軫奏伏惟司空尚書  
左僕射燕門下侍郎魏國公蔡京睥睨社稷內懷不  
道效王莽自立為司空效曹操自立為魏公視祖宗  
神靈為無物玩 陛下如嬰兒持紹述之說為自謀  
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恐嚇天下威震  
主上禍移生靈大臣保家族不敢議小臣護寸楮不  
敢言顛倒紀綱恣意妄作自古姦臣未有京之甚爰  
自崇寧以來交通閹寺結托宮禁蠹國用則如糞土  
輕名器以市私內而執政侍從外而帥臣監司無非  
京之門人親戚政事不令於天心法合徒結於民怨  
若設九鼎鑄大錢置二衛興三舍建樂府又於國門  
外祭天地於兩郊如此之類非徒無益京有所為必  
持兩說以劫人主一曰此三代之法也一曰此熙豐  
之遺意未及行也天下事無常是亦無常非可則因  
否則革惟其當之為貴京不學無術妄以三代之說  
欺 陛下豈不為有識者所笑神考十九年與章文  
物粲然大備豈有未及施行之事豈京不得馳騁於  
當年今又誣罔在天之神靈每有奏請盡乞作御筆  
指揮行出語士大夫曰此上意也明日或降指揮更  
不施行則又語人曰京實啓之也善則稱已過則極

君必欲 陛下欽天下怨豈 宗社之福乎元豐二  
年廢殿解宇二十四百六十間造尚書省分六曹設  
二十四司以總天下機務落成之日 車駕親幸命  
有司立法諸門窓牆壁無增修改易者徒二年京惡  
白虎不利宰相盡命毀拆收入禁中是欲移害 陛  
下乎是謂之紹述乎括地數千里屯兵數十萬置  
四輔郡遣親信門人為輔州總管又以宋高年為京  
畿轉運使窺諷兗州父老詣闕下請 車駕登封意  
在為東京留守萬一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  
不知 宗廟社稷何所依倚 陛下將措聖躬於何  
地乎臣嘗中夜思之不覺涕泗橫流也近聞京議建  
立方田法欲擾安業百姓借使行之豈不召亂乎又  
況數年間行鹽鈔法未旬浹又報鈔法變矣鈔為故  
紙益為棄物家財蕩盡赴水自縊客死異鄉孤兒寡  
婦號泣籲天者不知其幾千萬人皆歸咎於 陛下  
所幸者祖宗不馳一騎以得天下仁厚之澤涵濡生  
靈幾二百年矣四方赤子不忍生事萬一有壘上之  
耕夫等死之亭長嘯聚亡命於一方天下響應 陛  
下何以支吾之乎內外臣僚皆京親戚門人將誰為  
陛下使乎京乘此時談笑可得 陛下之天下也元

符未年 陛下嗣服之初忠義之士明目張膽思見天下太平投匭以陳已見者無日無之京欲鉗天下之口塞天下之耳目分為邪等賊害忠良天下之士以忠義為諱方且全身遠害之不暇何暇救 陛下之失乎奈何 陛下以京為忠以忠義之士為謗訕詆誣或黥配遠方或除名編管或不齒仕籍以言得罪者萬人矣誰復肯為 陛下諫哉 蔡攸者垂髫一頑童耳 京遣攸日與 陛下從遊嬉戲必無堯舜文武之道啓沃 陛下惟以花栽怪石籠禽檻獸舟不絕道路今日所獻者則曰臣攸上進明日所獻者則又曰臣攸上進是欲 陛下愚而不知天下之理亂也又虛諫院不差人自除門人為御史京有反狀 陛下何從而知臣以是知京必反也臣與京皆壺山人也古識云水遠壺公山此時方好看京諷部使者繫渠以遠山字星見西方日餽正陽之月天意所以啓 陛下聰明可謂極矣 陛下畧不省悟止於肆恩赦開寺觀避正殿減常膳舉常儀以答天戒而已然而國賊尚全未聞梟首以謝天下此則臣民共憤祖宗含怒在天之日久矣 陛下勿謂鴛鴦于鼎殺生于朝不害高宗大戊之德九年水七年旱不

神聽覽念藝祖創業之難思履霜堅冰之戒今日冰已堅矣非獨覆霜之漸願 陛下早為之後悔何及臣此肝為紙瀝血書辭忘萬死叩天關為 陛下力言者無他所重者祖宗之廟社所惜者天下之生靈而自忘其迫切 陛下殺之可也赦之可也臣一死生不繫輕重願 陛下上體天戒下顧人言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

上皇帝書

鄭樵

正月十一日興化軍草萊臣鄭樵昧死百拜獻書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結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遠矣欲讀古今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忽忽三十年不與人間流通事所以古今之書稍經耳目百家之學祖識門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償一不圖晚景獲見太平松筠之節不改歲寒而葵藿之心難忘日下恭惟 皇帝陛下誠格天地孝通神明以天繼之聖以日新之德君臣合道一言而致中興自書契以來未之聞也臣切見兵火之餘文物無幾 陛下留心聖學篤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東觀於是內外之藏

始有法理百代之典燦然可觀臣伏觀秘書省歲歲  
求書之勅臣雖身在草萊亦欲及茲時效尺寸願臣  
究心於此始有年矣今天下圖書皆有若無臣雖不  
一一見之而皆知其名數所在獨恨無力抄致姑能  
紀記之耳謹披盡東南遺書古今圖譜又盡上代之  
書彙與四海之銘碣遺編闕簡各有彙論天篆梵書  
亦為整正於是提數百卷自作之書徒步二千里來  
趨闕下欲以纖塵而裨嵩華以涓流而益滄海也念  
臣困窮之極而寸陰未嘗虛度風晨雪夜執筆不休  
厨無烟火而頌殷不絕積日積月一簣不虧十年為  
經音之學以其所得者作書考辨訛作詩傳作詩辯  
妄作春秋傳作春秋考作諸經序畧作刊謬正俗改  
三年為禮樂之學以其所得者作議法作運祀議作  
鄉飲禮作鄉飲駁議作系聲樂府三年為文字之學  
以其所得者作象類書作字始連環作續汗簡作石  
鼓文考作梵書論作分陰之類五六年為天文地理  
之學為蟲魚草木之學為方書之學以天文地理之  
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圖作春秋列國圖  
作分野記作大象略以虫魚草木之所得者作爾雅  
註志作詩名物志作本草成書作木草外類以方書

之所得者作鷓頂方作食鑑作採治錄作畏惡錄八  
九年為詩論之學為圖譜之學為亡書之學以討論  
之所得者作群書會紀作校讎備論作書目正訛以  
圖籍之所得者作圖書志作圖譜有無記作氏族源  
以亡書之所得者作求書開記作求書外記作集古  
系時錄作集古系地錄此皆已成之書也其未成之  
書在禮樂則有器服圖在文字則有字書有音讀之  
書在天文地理則有天文志有郡縣遷革志在魚虫  
草木則有動植志在圖譜則有動植氏族志在亡書  
則有亡書備載三二年間可以就緒如辭章之文論  
說之集雖多不得而與焉奈秋先蒲柳景逼桑榆兄  
弟淪亡子姓亦殤惟餘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倏先  
朝露則此書與此身併填溝壑不惟有負於平生亦  
有負於聖時謹繕寫十八部百四十卷恭詣檢院投  
進其餘卷帙稍多恐煩聖覽萬一臣之書有可採望  
賜睿旨許臣料理餘書續當上進微臣遭遇文明之  
世豈無奮發之情使臣得展盡底蘊然後鵬歸蕙帳  
狐正首丘庶幾履 陛下之地食 陛下之粟不辜  
為 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聖慈特賜睿覽  
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皇懼之至不宜臣樵昧

死百拜

繳奏沈瀛除知梧州詞頭 林光朝

三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沈瀛差知梧州替張績躬臣竊見沈瀛昨為樞密院編修官而無立惟知于進為王質所搖動王質唱之沈瀛從而和之此亦公論之所不容前日沈瀛無故復來見者切齒謂如此等人幸而得祠祿閉門自訟豈應便求進今若與之州郡何以示勸懲沈瀛得郡則王質之輕儇狡險且將攀緣而至矣臣恐公論自此不立為害甚大欲乞睿斷將沈瀛差知梧州指揮特賜寢罷以為浮踪不知耻者之戒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

繳奏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詞頭

前人

臣昨蒙 陛下記錄派遠召臣於嶺外遭遇臨雍實緣從素臣之僥冒亦已太過當此晚節非有好名十進之疑事或可言雖死何憾臣竊聞王安石欲以李定為監察御史裏行宋敏求知制誥不敢具草今月二十六日送到錄黃一道謝廓然可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此在公論有所未安臣職當書行若畏禍忍耻不得已書之他日 陛下必然有所悔則臣為欺

君首臣之殘年尚在人數中宜應負此名此臣所以不避誅斥而略陳大槩臣備數詞掖凡再行謝廓然詞未嘗不備述上意以謝廓然為能吏 陛下賜以太常之第命以御史之官是科目太泛名器太輕非所以開張正塗誘來讜論也前日常欲以李太正為六察官未幾復寢豈謂科目出於至公不以輕予人也謝廓然之所長者可以治財賦理獄訟至於耳目之司紀綱之地則有所不可六部寺監所係者一職

御史府所係者國體天下以為可畏者諫官御史也非御史可畏可畏公議也安得如范純仁呂大防者除書之下公議自定苟或人人皆可為御史則公議不立公議不立則天下亦何所畏哉是國體輕重在於此不可不早定也中書號令所自出令出惟行弗惟反今此一伴臣若書行不知中書所當繳者為何事然 天子擇言事之官而臣以本職有所可否則為犯雷霆之威無復生全臣已闔門待罪所有錄黃臣未敢書施行

端平三年七月分第一劄 方大琮

臣至愚極陋起至遠方三十年間八書吏考雖田廬之日最久而畎畝之忠不忘大化更新誤叨收擢退

然衆後惟有靖共屬者內出手書俾司言責力小任重  
重曉夕驚憂陛下何取於臣而拔之散冗耶抑以其  
其草野少類或能盡言無隱耶然未信而諫交淺言  
深雖蘇軾猶以為疑若夫柔行巽入以涵養為大體  
陰諷密諭以歲月為深功此平世事也臣自立朝以  
來每見群臣論議始則言成敗中則言安危至于去  
歲夏五之後景象頃異則以存亡言矣今也亡之一  
字慣熟於上下之口然後知天下有將亡之形不知  
古今有不可亡之理者何綱常是也綱常者天地  
所以付宗子祖宗所以遺後人臣民所以戴君上夷  
狄所以畏服中國者也微失之則敗重失之則危終  
失而不悔則亡竊迹當世之故極北小夷越數萬里  
干我王畧覺我境土此天地之大變也以臣觀之蜀  
口之敗雖捷也而終蕩於潰兵之擾襄州之失非捷  
也而實壞於叛兵之變州縣之兵則饑其守將京畿  
之兵則疾其長上以至遐方赤子皆眈眈然有作惡  
之念其為綱常淪數不既多乎陛下豈願其至此  
哉出御經筵惧形于色朝問群臣憂見于言六字之  
銘未嘗不欲飭已十二條之戒未嘗不欲教吏減斛  
面停稅畝未嘗不欲寬民優廩給戒措剋未嘗不欲

恤軍且心者綱常之所自出陛下之用心若此而  
危形急證相尋不已臣廢食忘寢思所以消惡運遏  
亂原而不符其說陛下隱之於心其猶有不安者  
乎恭惟本朝立國度越古昔  
太祖皇帝之授受不以私其子而感趙普金匱與弟  
之一誓高宗皇帝之選立不以私其近屬而悟姜  
寅亮立曷陵後之一言一祖一宗為我宋聲興再造  
之主皆自其不私天下一念者基之臣在田野側聞  
寧宗皇帝嘉定選擇之時追記先朝眷念魏邸之意  
故陛下之立必自魏來寧考此心其與後世猜防  
多忌者異矣用能絲三千載無疆之休以啓佑我  
陛下者亦此一念也是以陛下踐祚之初朝享原  
廟而郁人大悅則人與之也始見園立而月星明概  
則天與之也曠敢貪天之功以自為已力致彼故王  
之退守藩服變出不測雪川之事深可痛也臣嘗記  
真德秀之奏曰前有避匿之跡後與討捕之謀又記  
洪咨夔之疏曰雪川之變非濟邸之本心濟邸之死  
非陛下之本心魏了翁直前之疏徐清叟火災之  
疏皆可謂得其情矣胡夢昱一疏尤為惻怛貫穿百  
代之興亡指陳天人之感應讀之令人流涕當是時



也天地祖宗猶有以察 陛下之有所制黃壤沉鬼  
猶有以亮 陛下之不得已亦既十載天斃老妖端  
平凶絃威福自出非昭冤雪枉之時乎臣恭觀元年  
六月御筆有曰帝任陷逆又曰復爵抵瑩而立嗣一  
事則曰關繫家國難以輕議又恭觀二年七月御筆  
有曰衛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又曰札付宅之兄弟  
自今臣僚毋復構撫一則牢關固拒如待深仇何其  
重於繼同氣之後一則丁寧覆護如拊愛子何其厚  
於保姦孽之家合二筆而觀有人心者宜何如哉故  
王之跡非若秦邸而秦邸子孫至今蕃盛此 太宗  
皇帝保全之力今也西流荒阡麥飯無主孀廢孤寄  
抑墮緇流獨不以 太宗之待秦邸者待之乎賊遠  
之罪浮於姦槍而槍死之日諸子勒令致仕此 高  
宗皇帝果決之斷今也宅之頑童班索錫第超玷名  
郡敢抗公評獨不以 高宗之處槍者處之乎 陛  
下勵精之始如逐二凶人寢二賊吏召諸賢求直言  
以至禁戢苞苴止過干請每一札出萬目贊觀四方  
傳誦交讚聖明獨此二筆讀者無不慨然失色聞者  
無不黯然吞聲德於其非所當德怨於其非所當怨  
一念之私綱常倒植大原既失他美莫贖驕卒安得

不在悖兇氓安得不跳擲叛將安得不飛颺豈皆無  
秉彜之心蓋有以召之矣 陛下必以遠為功則臣  
請有以辯之昔漢大臣議立文帝之時特曰齊王母  
家矣惡代王母家長者以善人則大臣安史所載本  
說如此大臣之意不過謀身豈料得一文帝遂為三  
代以後不可及之主哉 陛下天賦粹美不下文帝  
遠之自謀亦猶漢臣既見聖質高邁乃復時進妖麗  
欲以昏其明而益其權所賴藉藉靜定不墮機穽遂  
有今日之謔若遠者豈容生免繫獄之辱而死反冒  
極美之謚乎 陛下必以故王為疑則臣又有以釋  
之昔漢淮南之驕僭非復有愛死之道文帝哭甚哀  
以益解而止及聞斗粟尺布之謔則還地封子不遺  
餘恩豈終膠於益之說哉 陛下天性友愛與文帝  
同故王之脅與淮南異小臣剽聞謂故王嘗從 陛  
下會朝待班同榻共食情愛倍至使無遠先入之言  
寧不捨念疇昔之好若故王者豈其生有友睦之義  
而死不忘經紀之恩乎臣愛助孤忠惟終始以漢文  
帝望 陛下也矧自更化之後凡逐臣罵士見扼於  
權姦者無枉不白獨天倫大冤不能自明一婦茹屈  
枯旱三年匹夫非辜飛霜六月而况先帝之子 陛

下之兄乎臣聞德秀垂歿語其家以不能申前言為大恨又見咨變僅對臣言曰上意未回則天意亦未回今二臣已矣獨慶昱所謂冤不散則禍不消自今觀之其言皆驗是竄海濱弟兄基骨今雖官其一子未足償一門之痛是不惟故王之冤未散而昱之論亦不明也然則解釋 陛下之疑啓寤 陛下之聽此非舊學大臣之責乎此非耆老大臣之責乎此非二三執政之責乎此非講筵從容啓沃之責乎此非侍從論思獻納之責乎此非諫臣繩愆糾謬之責乎詳臣之議一語及此搖手吐舌指為深譚是殆以齊人敬王也然而臣知 陛下有可回之機者何也小臣奏疏間及此事 陛下雖微詰之亦不罪之草茅對策間發此語 陛下雖稍抑之亦不棄之是機也苟有以開導而疏滌之則油然而一念固在也臣愚欲望 陛下豁然開悟出於真誠特下明詔敷釋本心正權臣之罪洗故王之冤則端平德刑之大者明矣是必發暴奸伏絕貪功抑孽種而奪守符收宸札而裁龍數費克之謚別議里克之惡始彰是必改營高燥亟謀紹承幸伉儷之猶存庶精爽之有托若敷之鬼不饒新城之巫永消則天心之悔禍有期人

心之厭亂有日持在 陛下一念間耳或曰四郊多壘未暇議也不知腹心不洽何以望膚革之安或曰皇嗣未衍未遷議也不知麟趾不歌何以致螽斯之盛事固有甚難百物翔踊而楮日輕則曰吾力不能救強胡荐食而兵日困則曰吾身不能玩此不過一說今轉移之易而 陛下猶難之且事與天合與祖宗合與先帝合與天下之心合無復他慮之有若易者猶難臣恐難者愈難矣宋文帝何如主猶能還三代之家正徐傅之戮而况九京之下所望於英明之主哉通天地間一氣耳今也戾氣流行在天則為妖星在地則為洪水在朝廷則為二相不咸在邊方則為諸閭不協去歲叛兵之變自南而北治遍天下去夏殿旅之闕市扉晝開相恐以走此無非戾氣之流注激射也臣曩讀清叟火災疏曰若有所驚而言問其故頗異昔鄭人驚伯有之厲子產以為鬼無歸之故或者類是臣又近聞宅宇以其父三十年聚怨之華室一旦捨之為僧廬採其事尤異昔王安石捐居第于鐘山而記者以為觀雩囚之故殆亦類是事雖涉怪理有或然遠之家不足恤而關於 宗社者甚重若一念之歛橫於胸中而不化則一氣之戾鬱

於兩間而不消誠能宣明洞達此歎不留將見精神感召此戾自弭不然運化推移無往不復刻忍謹謀其製難狀瑤華之位終復紫京之後終錮而光景迫促已無救於粘幹長驅之禍矣吁可畏哉臣素拙且賤始進辭言遽觸雷霆罪在不赦然漢武帝有言高靈將以啓聖心而開治運歟先儒嘗謂夷狄為中國患由中國先無三綱故臣以綱常為弭亂之本又謂一念覺處便是天理故臣以一念為綱常之本然則宗社存亡夷狄向背之機人以去留之會在陛下今日之一念覺則高廣神靈之賜否則小臣積誠不至請伏妄言之誅惟 陛下財幸

八月分第一劄

前人

臣頃者冒進愚戇輕犯雷霆敢謂聖度如天猶獲瞻威咫尺窮子見父且喜且悲所謂大綱大本之說臣申言之則近於激不言則流於欺不激不欺以觀陛下之心焉請以今日經惟誦說之書而推明帝王正心之大法以告其說若稍緩矣然雖緩而亦切也心一大關紐也書曰無怠無荒此待夷狄法也惟難惟危此畏小民法也甘嗜峻雕未或不亡此警省一

身法也天下皆樂而一人獨憂天下皆奉而一人獨危以一人之憂危所以保天下之奉且樂也若昔明良護持此法重門累鍵值立甚嚴自管仲始破其為謂謂穀色酒肉不足嘗霸賈誼微寬其繩束謂為治而乏鐘鼓之樂不如勿為誼之言循婉而仲之說且謂把控於外者有定力則安意肆志於內者為無損是以成公負其強力而溺內變惑刁牙以啓國中之變文帝安於所性而罷露臺止驂乘以成富庶之效至唐太宗以雄心伯氣孩撫一世外而鞭笞剪伐無不如意內而縱情長慾肆其所為哆然志其臣曰是欲使國家不役一人不收一租官人無髮乃稱其意善乎魏證之諫曰憂人之言不絕於口樂身之事實切於心深中帝病帝亦歛容謝馬合三君而觀文帝恭儉量已甚明二君外操內縱自謂奇策卒不免貽後嗣患况於外無把控之力而內為安意肆志之事可乎帝王治法止一塗轍持心身者乃所以持天下也今天下未易持也如支老屋補壁而離仆如駕漏舟操首而尾濡鳩工烝揖合力扶救猶惕然有壓溺之虞而為主人者出有懼色入無戒心反使工慵棹情得以有辭於其主臣固不敢以魏證之語窺陛下

下而其迹則有不能掩人之疑者何也三邊功賞有  
頻年未下者而後宮新封數十之宜雖不一夕取辦  
未遲也五閭將佐循有待激勸者而肺腑近親雙節  
之命雖不同日並拜未害也襄蜀流移糠粃不飫而  
進獻豈群貂之所宜爭媚哉江北居民千里清野而  
木妖豈內庭之所宜時有哉 陛下憂勤之念未孚  
四方而佚樂之聲頗傳道路而或者猶曰事有不可  
為未免興退飲醉酒之歎此前世中主事也聖明豈  
有是哉然而消疑釋謗抑豈無說布衣帛冠豈足與  
衛而文公之志自此立新寢膳食豈足疆越而勾踐  
之志自此堅 陛下倘以喪失為耻則其志必在復  
襄以蜀敗為憊則其志必在保蜀以荆擾淮危為憂  
則其志必在牢固疆場以民愁兵怨為慮則其志必  
在護養根本用志不分樂事自息書不云惟疾敬德  
緩則不及事矣無皇耽樂雖欲為而無其暇矣是故  
惡旨酒必真如建隆經宿之悔斥寵嬖必真如慶曆  
女口之遺戒省嬪御止如雍熙三百之數檢制奄寺  
當如景德過分之戒節縮浮費則韓琦宮掖之議可  
行也停罷力役則歐陽修土木之疏可復也非惟消  
釋天下之疑亦足以助成 陛下大有為之志孝子

者善繼人之志也以先皇帝躬履之奉辭衣之御此  
不過禁庭間事耳而幽閨深谷民到于今稱之當慶  
泰禧定以來天下非少事也所以銷一時之變結數  
十年之人心敬仁勤儉之一念耳帝王大法祖宗家  
法森乎三尺之不可越也憂者樂之對危者安之反  
嗜樂而喜安人之情也臣乃欲奪其所樂而遺之以  
憂禁其所安而投之以危豈情也哉蓋有漂乎朽索  
之危而後有平成之安有若涉淵水之憂而後有垂  
拱之樂豈惟天下安樂之而一人之至安真樂孰大  
焉不然則欲安而危迫之則反失其安欲樂而憂乘  
之則反不得其樂明者可以計利害按此矣今也當  
把握之機而有縱放之形當憂危之會而為逸樂之  
事所以使 陛下負此疑謗於天下必有分任其責  
者理亂安危自君心出格其非者大臣也救其源者  
諫臣也若夫阿意曲從務為容悅今日曰誠如聖諭  
明日曰非臣等所及固恩戀寵此大臣之耻也嬰鱗  
自疑更進他說前疏則格不下後疏則又訖了學淺  
膽怯臣實有罪焉先民有言宰相導行其道諫官卑  
行其言必引君於當道必納君於無過使天下不得  
以竊議吾君則道與言俱行也否則言之不行非行

道者之貴乎故臣於陛下與二三大臣皆有望焉  
取進止

嘉定乙亥應詔封事

陳宥

臣聞天人之道本無二致人事乖刺則天變頻仍去  
秋日食盡晦太白經天考之載籍外必有在陛下  
憂形玉色震駭國眾而群臣不能將順至意顧委之  
天數歸之分野使求言弭災之典因循不舉乃入春  
以來時雨不降孟夏過半種未入土遐方遠徼或以  
潦告而京畿輔郡乃獨亢旱天意震怒蓋亦可見

陛下日夕焦勞疏食拜跪並走群祀精神懇切獨祖

嘉慶陽文獻卷五

五

已責赦過宥罪凡可以感人心回天意者畢舉無遺  
而旬月以來驕陽彌甚求言之詔於是始下聖訓諄  
懇凡在臣子孰不傾越況臣世受國恩忝綴班末其  
敢以卑賤為解而默然無言乎臣聞應天以實不以  
文而天意未回人心莫喻臣嘗出位而思意者內而  
官閣儀刑猶有未至乎外而朝廷權柄抑有所分  
乎大而政令刑賞尚有舛逆乎疎賤之臣得之傳聞  
宮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予為數浩穰一人疏食  
而嬪御不廢於擊鮮邊事方廢而椿楨又資於妄用  
倖門寢啓請謁賦行祖宗在天之靈豈能無怒閭闔

下理之賤亦至有言夫天之於人主猶父母之於子

也子方且怒作父母而為其喜者亦宜憂懼惕息

若曰一人當憂勞而後宮無與焉臣恐上天之怒未

易遽已而災異有不可回矣昔成湯六事之禱拳拳

於女謁之盛所繫非輕臣所謂官閣儀刑有所未至

者此也陛下即位以來二十餘年政事一付之中

書然而天下之大事機之繫有非宰相獨力之所能

辦必求察樞以分其勞而委任之間易流偏黨何者

大權所在孰不奔趨自非至公寧能無蔽臣聞之眾

庶咸謂比年以來所用之人非親則故姻婭之外貽

嘉慶陽文獻卷五

五

譏三同大而執政必擇易制之人要而臺諫必用謹

默之士都司樞屬機政所繫無非親暱之私逢迎之

黨交相納結根據要途爵賞視其苞苴黜陟由其毀

譽奸貪之吏苟能媚寵則無不得志廉正之士不能

由徑則動輒招充大臣唯其言是從而不知為其所

誤人心胥怨同然一辭昔卜式謂天旱乃弘羊所致

殆幾類此臣所謂朝廷權柄有所分者此也政令

之行凡上之所喜皆下之所惡如蠶紗之變易幣之

秤提安造所之創立回執已見動失人心敗軍之將

驩宜殿嚴肅鄙之夫久尹京兆監司郡守爭事苛刻

內外總戎公梓括欽倅或有何勞績較施爵賞縣令不候為徒遽復陞遷官將有城守之功乃以小過而罪逐三簡無汗馬之勞或託公勤而超擢游士謗議罪狀未白遽重刑備官調選既遭吏辱復加錮斥賞罰失平若此豈不有以傷和氣乎昔淳化中旱蝗寇準以為祖吉王淮同罪異罰刑政偏頗之所致信不可証臣所謂政令刑賞或有舛逆者此也臣前所陳皆當今時政闕遺之大者欲望 陛下交教內外一正紀綱亟及其失以為後圖如此而猶不雨臣請伏面說之罪干犯天威罪當萬死

申請延平書院救額劄 前人

竊謂事有關於斯文之統紀風化之本原者守臣之所當上聞也惟道統之傳遠自羲黃迄于孔孟秦漢以來不絕如綫至皇朝之盛始有濂溪周惇頤明道程顥伊川程頤相繼挺出而孔孟之統以續二程傳之楊時楊時傳之羅從彥羅從彥傳之李侗李侗傳之朱文公熹而其學益盛楊時自崇觀以來歷事三朝居法從入諫省侍經筵嘉言善行學者師之朱熹發蒙孝宗簡知光宗屢加擢用遭遇聖明初政嘗以大學入侍親蒙顧問俞旨琅然至於發明正學辨拆

群疑者為成書其有功於斯文也尤備曰從彥曰侗則固窮守道肥遯山林雖顯晦迹而道統賴以有傳其揆一也爰詠譜謀楊時羅從彥實本郡將樂人李侗則浦人朱熹雖居鄰郡亦主於本郡尤溪之寓舍伏自漢唐以來幾二千年而未有與道統之傳者今以斗大之州不數十年之內出而宗主斯文者有四豈惟一邦之創見實皇朝之盛美也至今文獻典刑猶有存者士大夫過其境慨嘆興慕而祠像弗立誠為闕典況其山川秀傑人物英毅自陳忠肅公瑾而下名人輩出使有以風厲而作新之必有相繼而興起者矣某忝竊郡符職在宣化惟是到任以來竊於荒政今稍寧息始得地於州城之南創延平書院一所援白鹿洞比建立禮殿旁祀楊時師生遺像以慰往來士君子之思分立四齋以聚生員薄餼廩給以待讀書修身不脣課試之士某先以俸錢兩月為之經始繼節浮費以落成之少見尊崇道統之意於聖朝風化或有小補載惟白鹿嵩陽睢陽徽麓所謂四書院者皆蒙祖宗崇尚襲表分之官書賜之扁榜矧此師儒之鄉道統所係又非四書院之比而隱然不聞某則有罪謹昧死條上除已具錄奏聞外欲望

朝廷特賜數奏乞勅賜延平書院四字為額如或可  
行乞下禮部如議施行

廢謚議

劉彌正

附見劉氏傳

義曰謚古也復謚非古也謚法曰謚生於行者也苟  
當於其行一字足矣矣復哉故侍講朱公汲於爵未  
得謚上以公道德可謚下有司議所以謚謹獻議曰  
六經聖人載道之文也孔氏沒于思孟軻更述其遺  
言以持斯世文章未墜漢末諸儒未振以資文墨鄭  
司農王輔嗣輩又老死訓詁謂聖人之心真在句讀  
之間隋唐間河汾講學已不涉聖賢間真韓愈氏復

陳情復

三

出持其文近道爾蓋孔氏之道賴于思孟軻而明于  
思孟軻之死明者復晦由漢而下闇如也及本朝而  
又明濂溪橫渠剖其幽二程子宿其光程氏之徒嗟  
其炳至公聖道粲然矣公之學以誠持中敬持外其  
於書拾六籍則諸子曲說不得干其思其於道不敢  
深索也恐入手幽不敢過求也恐汨其統讀書初貫  
穿百氏終也縮以聖人之格言自近而入微由博而  
歸約原心於渺忽析理於錙銖求眾說之精而遺其  
粗集諸儒之粹而去其駁嗚呼醇矣哉孟氏以來不  
多有也公中科第循少也薄游徑隱閉門潛思朝

廷每以好官召公莫能屈不得已而出惟恐去之不  
早尚官簿書考者九而閒居者四十餘年山林之日  
長問學之功深也平居與其徒磨切講貫皆道德性  
命之言忠敬孝愛之事由公學者必行已莊與人信  
居則安貧而樂道仕則尊君而憂民重名節而愛出  
處合於古而背於時若此者真公之學也嗚呼師友  
道喪人各自是公力扶聖緒本末宏闊而弄筆墨小  
技者以為迂靡於山澤與世無競而汨沒朝市者以  
為矯自童至老動以禮法而跡弛於繩墨者姍以為  
誕世嘗以是病孔孟矣公何恨焉初太常議以文忠

謚公按公在朝之日淺正主庇民之學鬱而不施而  
著書立言之功大暢于後合文與忠謚公似矣而非  
也有功於斯文而謂之文簡矣而實也本朝歐蘇不  
得謚文而得者乃楊大年王介甫介甫經學非醇也  
其事業亦有可恨楊公正復文士爾文乎文乎豈是  
之謂乎世多評韓愈為文而非也原道謂軻之死不  
得其傳斯言也程子與之公晚為韓文立考異一書  
豈其心亦有合歟請以韓子之謚謚公謹議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聖朝洪武三年開闡學校選臣俊秀充邑庠弟子員

陳情復姓

陳彥回

見本傳

四年舉臣父秀才赴京選授保德州牧七年調除應州牧九年以累左遷廣西博白令十一年為事釋放十六年起取降授浙江歸安丞當年被事典刑任所家小沒為奴婢原籍舉家抄提十七年二月到京轉發雲南臨安充車祖父七秀母塗氏男善需沿途病故熱遺臣祖母郭氏年七十至蜀欽遇三月二十七日大赦釋放聞貧病相仍進退俱毋孫對泣死在旦夕幸見同里人黃積良任合州定遠縣知縣憫臣窮途孤苦收養為家人遂改黃禮姓名二十八年本官為事又問充軍例不釋放竊負祖母轉依鄉親南充縣丞于中和十一月閏中教諭嚴德政舉臣保寧府學訓導三十年二月給由到吏部考功貢舉中式隨朝觀政四月二十三日

太祖高皇帝御在順門陞授臣湖廣平江縣正三十一一年七月為喪禮進香慰到京蒙吏部先為欽係官員事戶科給事楊惟中舉臣文學庶能湖廣按察司經歷白師道舉臣為政勤謹岳州府知府徐友和照磨張賢舉臣清廉材能愛民巴陵知縣王質華容知縣居中保臣公平廉幹為政勤謹杭州臨安縣學教諭李益古新城縣學教諭張浩同保臣清廉直幹臨

相縣學教諭王應原係臣庶能才幹而平江民人充吏部令史羅照前軍都督府掾史劉昇戶部廣西清吏司典史嚴必成以臣撫民有方具奏保留八月初三日東甬門引見陞除徽州府知府 元年正月朝賀以考覈稱職欽賜下程酒肉米賞鈔三十錠本年十月祖母郭氏任所病故臣丁憂間休欽給溪等縣民汪理仇成等百有餘人赴京及本府保臣清正恤民奏告舉前雖小民不知孝治通喪之義然臣不負任使為國愛民之微效亦槩可見臣任所去家三千餘里水陸險阻無家可歸買地營葬安居已畢廬墓卒哭間因見思念前項情罪祖母在日恐貽憂累不敢自明今蒙 皇帝陛下沛恩海涵春育皆係革前凡天下囚奴皆已疏放軍伍材能皆已擢用奈臣版籍未復父祖未能收葬弟妹等奴配未曾給聚晝夜號慟肝腸摧裂淚盡繼之以血恐遂隕絕無自表白終為天地間一罪人無以見祖宗於地下乃自奮曰願天扣地無益何如自投君父之前除其狀赴通政司首實外干冒天威待罪闕下伏望聖慈垂察矜而憫之復臣姓名版籍給臣弟妹俾得收葬父祖奉承宗祀實 陛下再造天地之恩死生咸被非啻環



結草所能上報 陛下倘錄臣已試之微勤仍通名  
仕籍臣誓自服闋之後至於有生之日隨所任使皆  
臣致身報國之秋也雖於傳說中淹敷業之隆不敢  
妄擬然犬馬區區報効之誠得於天性者似亦有同  
焉如置臣行伍亦當効其智力所及抱關擊柝以圖  
報萬一或退臣曰里猶能教率鄉族子弟讀書為善  
沐浴膏澤歌咏聖化惟 陛下裁擇之

薦舉

彭韶

竊聞名德之賢成就甚難儲之 朝廷關係實重是  
以古昔聖帝明王咨詢搜求周闕遺逸小或致之六  
或起之動則賴以成顯者之事功靜則因以係士心  
之向慕叢望風采麟為國華大學所謂惟善以為寶  
是也切見廣州府新會縣依規監生陳獻章心術正  
大識見高明涵養有素德性堅定立志願學於古人  
榮辱不足以介意談高世之儒也往者成化五年應  
試春闈偶失甲第給假回還杜門養志沉潛聖賢之  
書實覽要洞達事物之理有見精微才雖未試行  
則可保今年五十餘矣讀書踐履愈覺純熟孝義為  
聞人皆感動臣等曰度才德不及獻章遠甚猶且叨  
食厚祿顧於醇儒及不見用非惟臣等之心誠切不

安亦恐國家不及收用坐失惟善之寶也伏見天順  
年間

英宗皇帝聞撫州民人吳與弼文行高古特加禮聘  
處以宮僚奈緣老病辭不供職是以未見作用之效  
今獻章年力盛強大非與弼之比伏乞聖明以禮徵  
召量處以在京儒官職事則必有以補助聖德風動  
士類矣

陳言政治終始

前人

伏聞邇者星變既發於歲暮又形於正旦此天心仁  
愛之至欲 陛下善始善終而示於不言之表者也  
蓋歲暮者天道之終正旦者歲事之始天象兩見於  
此豈無意哉昔唐太宗特魏徵獻言有言 陛下志  
業比真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十事太宗嘉納至今稱  
為盛事臣愚妄謂今日之治不在他求惟守成化之  
初足矣茲於歲首廣開言路禁止奢僭斥逐異端杜  
絕傳奉次第施行所謂漸不克終者非有如唐太宗  
之多然臣子之愛心無已所望於聖明者不止於前  
數事也伏惟 陛下嗣位之初廢立中官特詔天下  
正家之禮嚴矣數年以來聞諸鎮守內臣貢獻土物  
於皇妃位下或加中宮之上又褒陞其家幾與先帝

時后家相等此 陛下正家之禮有未終者也悠悠  
萬事惟此為大天意所以不豫人心所以湮鬱殆為  
於此臣伏見 陛下至聖至明若俯念四海為家之  
義少納臣子家眾之言以時裁正俾藝倫攸叙則陰  
陽不調災害不弭未之有也成化之初內侍近臣進  
用稀簡防微之意蓋有在矣至於近年日有增益聞  
今大小名數將以萬計求之於古未見其比利源兵  
柄多付其手違禁犯科少有加罪所求能得所請輒  
從此 陛下慮防之意未終者也夫貴近之臣人所  
畏憚久預外事便成重臣伏見 陛下臨御歲久

洞察事機宜及此時斟酌裁省俾內外事務各還職  
守立為定制以傳於後實萬世無疆之休不然異日  
故事已定偏重之勢遂成雖欲更張不可得也成化  
之初天下貢獻悉皆禁止儉約之德著矣至後數年  
鎮守公差諸人爭求珍異以充進貢海內臣庶實有  
憂心焉者又詔鎮守內外等官貢獻方物悉照天順  
三年以前例行不許因而科害軍民竊惟天順年間  
當無事之時今遇灾荒乃警戒之日古人遇有天灾  
皆欲減膳徹樂宜轉令貢獻此 陛下持儉之德  
有未終者也先儒謂好貨之心乃天理之所有人情

不能無然公劉好貨與百姓同之故國富而民足今  
前項官員不過剽取軍民之財以充貢奉之名豈有  
出己物哉而乃水陸勞擾人畜疲頓怨歸公家思  
被私室誠無益也伏望 陛下畏天是圖將此貢獻  
盡行罷免則天下幸甚成化之初保傅六卿未嘗輕  
授用人之慎至矣至於近年邊方多事內郡流移而  
公卿輔臣無故而加併傳寺監衙門多以高官兼掌  
及其致仕恩澤又月與之米歲給之力無非所以禮  
大臣也然以是施於忠賢勞烈使人有所感奮若泛  
為行之則人孰不思阿順從欲以圖日後之恩寵哉

此 陛下用人之道有未終者也自古平治天下責  
在大臣苟大臣自任既輕百司從而觀望後進一律  
世事將何賴耶伏望 陛下慎重任使必忠賢而後  
優禮有勞烈而後加官不惟其官惟其人則群賢幸  
甚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又曰德日新萬邦惟懷  
此真 陛下大聖人事也臣蟻蟻微命殞越妄言不  
勝戰懼之至  
應詔陳言  
前人  
漸者節該欽奉勅諭自冬迄今亢旱踰時雨等宜痛  
加修省革其背公循私之弊整其因循怠惰之習固

其蘇靜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  
革者仍條奏來聞欽此欽遵臣等除痛加脩省外謹  
以四事昧死上陳伏惟 陛下留神裁處庶幾少俾  
聖治之萬一近該本部為造意欺君謀為不軌交通  
朋黨妄報宗枝貪淫違法等事覆奏欽差太監等官  
韋寧等會本事情至今半月有餘未奉勅旨及他奏  
請聞有旬日方纔得旨者臣等竊聞自古聖明之君  
當無虞之日周慮天下無時政忘大小幾務隨與裁  
決豈好勞而惡逸哉誠以制治乎未亂保邦乎未危  
也今海內雖稱承平然山東河南災荒相仍陝西貴  
州亦有邊報正兢兢業業一日二日驚幾之時若優  
游少斷不惟事見停滯亦恐志生驕惰群臣左右安  
於故常不敢有所論列矣四方傳聞甚非細故此時  
政之得失一也又該本部先為人命事節問犯人王  
朋苗通商承係內使內官犯該毆死妹夫等項絞罪  
俱各累訴冤枉荷蒙聖慈饒死發充淨軍訖臣等切  
聞自古帝王不能去刑而為治故有罪紀雖貴近必  
刑所以彰天討之至公也況於人命所係甚大若殺  
人不死復何所畏今各犯俱已發落事在既往無別  
施行但乞後來勿輕縱爾合無今後內臣若有毆死

外人犯該重罪者果被誣陷結勘明白方可辭理如  
情真罪當朦朧訴屈仍令監候聽決庶得法度均平  
人心悅服此時政得失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勤政  
守法圖治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廷視為一體  
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本部又先  
為人命事問得犯人謝原招稱弘治五年十月內管  
領隊軍河三等往昌國公墳上做工何三脫逃累原  
替納工錢不還將何三脚踏身死犯該闖殿殺人絞  
罪奏蒙發落訖臣等看得世情艱難則重命輕殺人  
犯法時常有之固非為此一事但聞道路傳言今脩  
已故皇親昌國公張鬱墳塋比諸往年勲戚之家相  
去懸絕凡百制度務為宏壯差遣武職大臣領軍萬  
數輪流用工計年不足恐非人臣之所敢當也計昌  
國公之在地下豈能自安是則雖曰愛之非所以美  
之矣上工官軍畏怕搖楚不得已出錢顧人中間貧  
乏者隨到隨逃而管工官員既少復計前後展轉不  
得休息豈能無怨讎者哉此軍民之利病一也本部  
又為違法科派等事問得犯人朱華米志招係東安  
等縣知縣各違例將長陵等陵之戶雜泛差役不與  
優免被神官監官奏拿問罪發落訖臣等看得順天

府所屬州縣人民有限差使無窮里甲正役屬易應當雜泛差徭實為浩瀚有等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克陵廟項戶及勇士校尉人匠各色身役以避民差致將見在入戶重疊加役富者累貧貧者逃竄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何日可以息肩哉語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合無將墳陵等戶定與優免幾丁餘者仍發州縣相兼見在入戶均當差使彼此之人各得其所此軍民之利病二也伏望 陛下畏天恤民思前慮後將昌國公墳墓裁去工程如式修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推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臣等不勝拳拳之至伏乞聖明裁處

弭災保治疏

陳音

臣聞災異者天心仁愛人君使之兢業恐懼以興邦者也雖堯湯之聖不能免焉自古君天下者不患於有災而患於不能弭災宣王憂旱周道勃興文帝憫災漢治日昌今雨暘愆期災異疊見臣願 陛下修所當為任所當用則天變可消盛治可保臣伏讀宣宗章皇帝勅諭有曰翰林處思論之地必仁義是陳故謹竭愚衷上塵睿覽伏望寬斧鉞之誅采芻蕘

之論則天下後世不勝幸甚今將所言事件開坐說具奏聞一曰養德臣聞養德之要莫先於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今 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臣願 陛下退朝之際早膳之後擇一二儒臣有學行者日引對便殿或從容賜坐或旁立咫尺搜求經典有疑輒問務使聖心渙然如天開日皎則以之正心以之齊家以之正百官正萬民而億萬年太平之業具於此矣二曰進人才臣聞人才難得自古為然國家養士百年于茲求其可用者亦不多得而一二可用者又未嘗用之是可為長歎也姑舉臣所知者如致仕吏部尚書李秉侃侃公忠忘身徇國雖小過不能無而大節則可許如養病翰林院修撰羅倫編修張元禎皆抱經濟之學辭不得施故托疾引退以免素餐之耻如新會縣舉人陳獻章所學醇正所養充大臣願 陛下起李秉復為吏部尚書起羅倫張元禎復為侍從徵陳獻章寄之堂諫則賢才得用而治效日臻矣三曰開言路臣聞明目達聰虞治以熙從諫弗咈殷業由隆今

朝廷雖置言官多緘口不言者以嘗言者有損斥之辱也臣願取回判官王徽等評事章懋等復其舊職以彰陛下天地之量仍勅自今臺諫凡政事得失生民利病一切直言無隱言雖狂背不加之罪則求言以誠事無壅蔽而邦家永太平之祚矣四曰闕異端臣聞異端者正道之反害道之大者也嘗今號佛于法王者無寸善可述稱真人者無一長可取名位尊隆賞與濫溢臣願陛下降其位號杜其恩賞仍詔自今有請脩造寺觀者悉置諸法永為定制則妖妄可絕正道復明而民興行矣

扶植國本

林俊

臣惟君人之德莫大於聽納臣子之罪莫加於欺罔今年以來災異迭興兩京地震陵寢搖動日月繼食野熊入城鑿成之昭莫此為甚而醜虜陸梁犯我北鄙邊氓騷擾戍卒恣誠不可不為之慮也臣愚謂此尚手足之疾耳陝西山西河南連年飢荒陝西尤甚人民流徙別郡及荆襄等處日數萬計甚者闔縣無人可者十去七八倉廩罄懸拯救無法樹皮草根食取已竭餓殍填路惡氣薰天道踳闕之莫不流涕而巡撫巡按三司等官肉食彼土既知荒旱自合先

期聞奏伏候聖裁顧乃慈不加意勢至若此尚循循苟徘徊專事蒙蔽視民飢饉而不恤輕國重地而不言夫物極則變草澤之中禍深難測是誠腹心危急之疾治之當如救焚拯溺不可少緩者也乃者大學士萬安等具言將生負人等納米是固救荒之一策然此等欲事輕齎則彼地空乏買米無從欲他方轉運則困於劫掠道里難進臣恐緩不及事為今之計宜下寬恤之詔重欺罔之罪以收人心即遣才力大臣并科道部屬庶能等官分齎內帑之財星馳前往臨清等處聽其地里近便有運到官糧或郵封積蓄

不請賜

聖

宮為舊車裝運無程以徇隨在賑濟則未死之餘民猶或可及然臣又有說焉孟軻有言死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避也臣說一行則可泯天地神人之憤快聖祖神宗之心彰陛下為聖明聽納之主奠宗社萬億年無疆之休萬一忤旨禍止臣一身耳臣何惜一身之禍不為陛下陳之臣聞脩養之說怪誕無徵佛氏之教幻妄無取故其事不見於堯舜禹湯之世其誣每見於唐宋儒先之論史冊所稽不可泯也謹按僧繼曉本一儉險小人市井無賴曩者猥指邪術欺誑楚府及至事敗撲拿却乃

慮身逃罪不圖自新益加縱誕潛住京師多方貨錄  
謀蒙聖養學鳴異口五尺兒童切齒唾罵敢復肆無  
忌憚惑亂聖聰發內庫銀數十萬兩蓋大鎮國永昌  
寺臣細思之 陛下聰明齊聖斷不為此是必繼曉  
小人倡為誕說謂此寺一建則聖壽益綿國祚益昌  
民命益永遂境益寧而以此啗 陛下耳曾不知以  
有用之財供無益之費國計且日削矣以 陛下超  
三邁五之資蹈唐憲梁武之轍聖譽且日損矣下人  
師師爭先事佛聖政且日壞矣居民重遷工役不息  
人怨且日興矣縱如繼曉之言先王之政斷不為此  
況萬無是理顧有大害者乎臣謂不新繼曉異日之  
禍未可言也然繼之者梁芳也梁芳頤覆除很引用  
邪佞排斥忠良輔之者驟得美官觸之者動遭寃遂  
欺罔如趙高奢侈似石崇數年之間假以進貢實辦  
為名盜祖宗百餘年之府藏殆盡家貲山積尚銘不  
足多所在風擾汪直莫能過乃復薦進繼曉除求蓋  
寺虛耗內財飛語外人謂其極意不肯為是彼 陛  
下再四過 陛下只得屈從是畏天下議已微 陛下專  
擅誇耳夫臣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今梁芳欲文已奸  
而以過歸 陛下即此一事已不容於詠矣臣斷謂

清陽文獻卷五十一 四十五

粉梁芳之身不足償其罪之萬一耳臣德不足信職  
非言官然知自然可以固位顧乃不自揣量與此二  
權奸抗可否是猶螭觸山蛇赴火已不可言智矣然  
臣惟牛司耕犬司守走獸之微亦以勞而食也臣食  
於 陛下且七年矣近以年勞復蒙增秩感愧無地  
中夜以思涕泗交流謂人主深居九重利害豈能悉  
知而祖宗在天之靈亦望臣等以言進於 陛下也  
今內而大臣次而百官以及閭井之徒亦皆痛心飢  
民之死欲食梁芳繼曉之肉卒之不敢以此言進於  
陛下者所惜者官所畏者死耳使臣不復言則 陛  
下終不寤祖宗在天謂臣等何如人天下後世謂臣  
等何如人秉筆史官必譏笑臣等恐將及 陛下矣  
惟 陛下留神聽覽熟計而必行之則祖宗之光社  
稷之福臣民萬世之幸如臣言非是甘受顯戮以昭  
欺罔臣不勝激切

清陽文獻卷五十一 四十五

慶幸討賊末綏國祚

前人

臣在得漢軍中聞賊臣劉瑾謀逆事覺 陛下特正  
典刑以大洩天地祖宗臣民之憤為我明萬萬年至  
計臣驚喜慶幸祖宗在天之靈 陛下嗣大歷服之  
光其有是盛舉矣初賊瑾無故駕朋黨之說以戕賊

大臣控殺言官凌鐵同類推剝羅織天下之人民臣謂此奸臣弄權之故智然由古無是甚也此聞榮王之國修行宮致 陛下外寢臣撫心出涕謂此賊必反無疑故事太子未舉舉未立立未長親王一位不之國宋仁宗高宗未有子聽司馬光婁寅亮諸臣之言求宗室之賢養之宮中所以杜亂源為國家深計夫庶民忠奴循慮主人之孤立況 陛下為華夷民物之主賊瑾容置之孤立耶即榮王已之國賊瑾當循司馬光婁寅亮故事輔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在國家謂之杜亂在時俗謂之益子侯皇太子誕生而立而長遣之歸國未晚也 孝宗時陛下為皇太子已長尚未遣榮王之國今皇太子未生賊瑾容徑遣榮王之國耶其陰謀逆計謂必致人主孤立孤立則易圖噫聞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自古君門九重所以嚴人君之衛非觀美也庶民之家高垣重戶夫婦夜同寢處以防寇偷我 太祖夜起竊聽四外無人敵方就安寢著之祖訓非過慮也夫物貴者誨盜況天位至貴者耶人間腹心惟夫婦最為可恃帝王之家容庶民之家比耶 陛下所恃腹心僅三宮豈能離

深宮就外寢寄命他人藉身於孤危之地者哉其陰謀逆計謂必置人主淺使淺使則易圖噫亦寒心况賊瑾舉此等事耶臣等夜不得睡草一疏為急除大逆以禦大亂事既與御史陳茂烈私議無一人可托藤道無一人可托寫本相對飲泣及起四川稍續所聞今教諭范府騰淨臣自分必死家分必滅無疑惟念川民久罹賊禍方履家憂緩俟平賊隨上此奏又不知其私造御寶御袍官牌牙牌火藥軍器反形逆跡若是其狂悖也天幸假手張永先發其奸 陛下神武英斷立決此獄為國家大幸然徐忌之為危亦至矣固不得不自寒心預防而早辨也昔叔沙衛殿國楊思勗平亂春秋綱目書之謂功出闕寺國為無人今賊瑾謀逆國勢如千鈞垂一髮舉朝文武無一人言之猶幸內臣一承也幸一永傷文武之無人也傷文武之無人亦以見 陛下信文武之臣之不如永也信文武之臣之如永容不有早發其姦致板蕩土崩若是之危迫耶此春秋綱目之深意也臣僻遠不如永請討瑾之後曾請 陛下如仁宗如高宗擇宗室一二位十餘歲之賢養之別宮曾請 陛下撤行宮回內宮倚三宮為腹心夜同寢

處使禍患消弭福履蕃盛其未然是永尚未知杜亂之源也抑永固未學宜夫論也文武之臣無一人言之無過耶臣聞近文武大臣有缺與二三內臣會推誠有是豈不以前是之腹心專託一瑾故致亂今是而無託諸人以杜亂耶不知前是之腹心專託瑾其致亂顧今是之無託容保無墮者乎臣不敢遠引竊就本朝論之王振之後保無有振也而有言祥吉祥之後保無有吉祥也而有劉瑾夫得隴望蜀窺竊宮貴有何紀限人心者可盡信乎周官六卿分職而百官統於冢宰九伐掌於司馬今吏兵二部是也使內

臣應預周制之矣我太祖稽古建官又制之矣其未然宜皆有說弊之端其未自我始也夫陰陽日月寒暑各有分職而同成歲功侵則災而不成歲人君體天其未可改也臣又聞吏部取榜一清當矣其他或失舉正賊瑾之黨當矣宥二黨魁猶失刑夫為戶部莫如韓文許進為內閣莫如劉健林瀚謝遷王整春秋舉離舉親方撥亂反正之始而不引忠亮端謹不可忍之人徒取固執治未可望也黨魁弗正亂何時用弭乎累朝大臣不忍加罪累朝厚恩獨忍忘耶身任舊臣甘心新主狡佞回遁贊逆賊以亂人國

睥睨神器不可忍耶春秋誅奸諛於既往生未宜失賊也誰為陛下畫數策者非誠無識則有所私方是時猶言官不言文武大臣不言輔臣不言噫可畏矣觀治者未可以息憂矣伏望陛下法古為長慮遠而慎微特時以專任賊瑾之誤為戒循用孝宗舊人修復孝宗舊治正二黨魁與吞舟而網漏者則聖德日光聖智日清天位日固人心日安祖宗造明之盛業永以昌茂臣雖死猶生之年謹錄前奏蒙隨本上進非欲衛事後之贊詞亦欲天下後世知忠憤之激雖久開老病踈遠之臣猶不能已制治保邦之

主所以信文武之臣者不得不專杜塞禍亂者不得不早賊臣逆子尚知憚而易意矣無任慶幸愛助之至  
正大綱以存國體 陳茂烈  
臣惟朝廷之尊莫先於嚴體統體統之嚴莫先於正名分故朝廷莫如爵為政必先於正名所關其重如此我祖宗以神武戡禍亂以文德綏太平文武並用名實相須體統尊嚴樞機周密貽謀遠矣洪惟陛下繼統勵精圖治法祖用賢文武効力天人協應華夏蠻貊咸仰陛下如天之尊誠宗社萬年之慶也



夫何日者太常寺卿崔志端考滿假被尚書之擢彼固非文非武特一羽衣之流諛佞之輩爾不附尺寸濫叨金紫幾二十年榮幸極矣若以其熟於典禮耶郊祀省牲復命夫儀典禮乖矣若以其出塵而離俗耶賦私之污被人評發清規玷矣 陛下當對越之時秉精明之德自足以感天地而格祖考何取於異端邪行之人哉乃復冒此高爵是以道士為天子之喉舌股肱辱國之甚何以加此文武兩班大小庶職當其拜恩咸失色而吞轂及至退朝皆私議而切齒臣等與之同朝六卿恥與之並列賢者將有求退之心邪黨將有希進之念况近年以來災異相仍兵甲屢興外夷之順逆特窺中國之時勢爾其使臣朝貢在茲者豈不曰堂堂天朝尚書極品亦可以道士為之耶寧不輕中國之無人而起狼子之心也哉伏願 陛下以社稷為重以祖宗為法仰承天意俯順人情追回新命則名分以正體統自嚴朝廷自尊人心咸服天意可回若必憫其年勞亦乞聖明別為區處雖天地有包荒之量而彼大馬當有滿足之心矣豈可壞我國家之綱維哉茲非細故實關大體臣忝耳目若事蒙蔽則天下後世視臣為何如人恐將

上及 陛下矣伏望宸漸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陳情辭免資養

前

正德五年為處置終養官負事該吏部訪臣家貧改臣晉江縣儒學教諭以便祿養親終仍以原職起用題准給憑前來臣具疏辭免仍舊終養外近為優禮孝庶事吏部題該福建布政司左布政使陳珂并巡按廣西監察御史舒晟等奏臣孝行及貧苦等情本部覆奏奉聖旨是陳茂烈既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欽此欽遵移文司府支給道路傳聞仰頌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臣

亦荷收卹皆相傳為快豈獨臣一家之幸而已哉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毋自安於臣之養而臣亦得以自遺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庶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為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亦因貧加寡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之養竟未酬涓滴之恩且年今已八十有六來日恐亦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臣輾轉思惟拜受前項資養月米心竊不安伏望聖明俯察愚懇收回成命以遂臣私推所以卹臣之意以惠天下臣不勝感切慶幸之至

還民財以消民怨

方良永

臣待罪承宣自慚無補偶有所激不忍緘默固知事涉權貴言出禍隨然竊計脂韋之罪重於強弱而一身之患害輕於萬姓之荼毒故昧死為陛下言之誠以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國家財賦盡出東南而浙居其半故愛國必愛民愛民必惜財而浙之民之財尤當愛以惜也陛下聰明天縱豈不知此若曰我有大臣可付託也我有親臣可倚任也臣則以為有大臣而不能有用有親臣而不能為用雖謂之無臣可也陛下環視左右最親且信莫如朱寧寧也出自賊氓甘為民養陛下一旦假以義子之寵擠諸公侯之列勢傾中外富擬封君其親之也至矣為寧者粉身碎骨以圖報稱尚不能萬分一乃忍攫取陛下之民財戕賊陛下之邦本以自速其不臣之罪乎臣於正德九年十月初二日到任即聞朱寧寧鈔害人心甚惡之無何舊鎮守太監劉璟語臣及三司諸臣曰寧寧鈔價意欲倍增如何臣茫無以對細詢之先是分發十一府每鈔一塊易銀二兩傳報朱寧怪其太輕故欲增至四兩耳次日復語如初臣堅持不可璟離席立誓曰我受朝廷厚恩豈不知此事貽害百姓哉顧勢不得不為耳我即不為他人必

為百姓依然受害而我之禍立至矣言與泪俱至不能自禁又次日復語如初竟增至三兩計鈔一萬一千九百九十六塊該銀三萬五千九百八十八兩臣退而思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心雖憤激力不能拯亦失職也乃自劾求去繼聞新有禁例勢豪惡鈔害人者必罪臣竊喜此事徐當中止故棲棲不去以待其變今既數月矣例格不行而有司追價急於星火或緣為奸倍而又倍推庸剝髓民不堪命新鎮守太監王堂知民怨且作亦覺然不安乃出巽詞謂寧寧好人初不知需鈔之難如許可以已完二萬四千兩截解少慰其意前頭太監既為之飲我不得不為之解二臣所稱寧寧指朱寧也其勢焰之熏灼可知矣臣及復思之今四方群盜甫息瘡痍未瘳邊塞多虞餽餉或不時繼浙東西諸郡自冬徂春雨雪為災蚕麥不利此何時也戶部不能為陛下畫萬年長策以去京師之冗食乃遣官四出坐索數十年之逋稅亦總功之察也然豈得已哉冗食不可去而奇禍隨之矣臣故曰陛下有大臣而不能用此猶可諉也劉璟王堂皆陛下腹心之臣其在浙也皆有愛民之譽宜其却此無名橫斂於談笑間而二臣者

徒能涕泣感額付之無可奈何一則曰不得不為一則曰不得不解是亦豈得已哉橫斂不可却而隱禍中之矣事勢如此臣於此苟猶隱忍不為陛下言則一次之計必入朱寧之手而民心傷矣心傷則本傷本傷則枝幹凋瘵根柢蹶拔陛下其能晏然於上乎今人有一飯之恩必報陛下之待朱寧豈一飯比哉不圖報則亦已矣反取陛下之邦本而動搖之客不顧惜此臣之所未喻也故跡其所為在法所必誅無赦者也臣所謂陛下有親臣而不肯為用者此也然臣惟朱寧席寵以來陛下之賜予無

前陽文獻卷之三十五

弄四方之魄遺不貲篋笥之中必不少此又不病狂喪心何忍為負陛下之賊犯此必誅之刑意必真愚而為人所使未可知也伏望陛下剖偏私之愛奮獨斷之勇定詰朱寧以懲鈔害民之故如果愚不解事誤聽人言而請罪祈恩之不暇則剝奪官職薄示懲戒根究上使之入坐以重罪可也如其飾非諛短不肯服辜是敢於欺罔也下之詔徵明正典刑以昭示天下為臣子悖逆之戒也仍乞急勅都察院行巡按浙江監察御史會同鎮守三司等官將已斂鈔價盡給還民未斂隨即停止并查究奸吏影射多科

侵犯之弊悉置諸法則民怨未甚猶可慰解邦本未搖猶可培植陛下誠如是臣死且甘心其他利害固不遑卸也臣不勝敷切病憤之至

脩人事以弭天變

黃顯

臣意人事之修莫先於節財用財用之費莫先於與土木邇者司禮監太監鄧敏傳奏聖旨皇親夫人金氏房屋年久不堪住坐著內官監同工部便辦物料修理蓋造欽此夫以金氏誕生聖后重延國本朝廷待以殊恩固不為過但祖宗之待外戚自有一定之制大爵尊之重祿養之恩至渥也至於陛下

前陽文獻卷之三十五

特隆重鴻臚延齡並列侯伯視祖宗之爵已崇欽賜庄田動以千計視祖宗之祿已厚向壽寧侯張鑾病故既極葬祭之儀夫人金氏給告祭掃又出內帑之賜死哀生祭恩寵無比今又有脩造房屋之舉臣恐天下皆疑陛下於外戚過厚於私恩過隆也且今年變異迭出四方災傷加以二年之間親王之國者三近畿人民已不堪命但以事出當然雖勞不怨目下萬春宮等處修造半載未完當財用缺乏之時修此不急之務固已非宜况張家房屋欽賜未久未至不堪住坐縱有一二缺漏亦宜自行修補何必妄費

朝廷之財上累聖德下困民力以駭京師之耳目以惑天下之心且此例一開將來援例乞請者不可勝數財用將何以仰給 陛下將何以抑止之哉天之生財有限人之受福亦有限鶴齡兄弟年未弱冠已享極品之富貴自今而後但宜慎擇嚴師訓之義理儉以節用仁以積德可也宋太祖因公主衣貼綉鋪翠襦戒之曰汝生長富貴當念惜福豈可造此惡業之端 陛下於鶴齡兄弟曷不訓以聖人節用之言示以宋祖惜福之戒使之為忠臣為孝子而享此福祿於悠久哉臣又訪得壽寧侯造墳之時役以民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第五十五 帝制 十一

疲已有不堪造墳國家舊典猶且如此况此房屋之脩又出於意外之舉制命一出人心惶惶罔知攸措至興工之後人心不知又將何如臣恐於張家之陰德未能無少損 陛下保全外戚之道亦非所宜行也昔魯人為長府閼子焉以為何必改作漢文帝欲作露臺惜中人十家之產而止古人之愛民節用有如此而况於非露臺非府藏獨不可止乎臣反覆致思不容自己言死言之非惟為祖宗惜法為國家惜財而亦為張家惜福也伏冀 陛下俯察愚誠下恤民隱收回成命即為停止誠所謂益脩人事者矣誠

所謂不事虛文者矣天意自此而可回災異自此而可弭修省之道孰有切於此哉臣不勝戰慄頓首越之

至 惜老成宥任直以全聖德 陳琳

臣切惟君之遇臣貴盡其禮臣之事君貴竭其忠故古之聖帝明王於大臣隆師傅之敬於小臣敦回禮之愛古之良相忠臣必於官守效股肱之勞於言責殫耳目之力此所以上下相資而德業以成臣竊見陛下臨馭之初遵先帝之顧命優禮大臣下求言之明詔樂聞忠讜臣固知 陛下必欲追縱古昔躋世

宋史 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 第五十五 帝制 十一

休明而不以後世之盛治自足耳比者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欽蒙聖恩准令休致 陛下之心固憐其情詞之懇切而待以優老之禮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顧命老臣素無大過一旦驟去不無有輕遺壽考之疑邇者南京給事中戴鏡等遠蒙駕帖差擊送問 陛下之心固懲其言辭之狂悖而震之以戢下之威也然天下臣民之愚則以為論諫專職宜赦小過一旦獲罪不無有杜塞言路之懼臣伏見南京冬月之雷非時屢震來歲正朔之日自天告凶推數度理咎徵匪微修治攘災方今所急 陛下當此之

時正宜委心元老圖維化機博采忠言深培治本而老臣之不慙狂直之不容甚非所以回天變而固人心之道也且如人之生也必服眩完固耳目聰明然後身得安焉今大臣不宜去而去是自痿痺其股肱也於諫官所宜容而不容是自蔽塞其耳目也欲求天下之安何可得哉伏望重柱石之寄寬斧鉞之誅追還劉健等復柄鈞衡以來大臣以道事君之誠屈有戴銑等得逃天憲以作天下忘身事君之忠則有以上慰先帝在天之靈下副天下人心之望天變可消聖德可全而宗社永固矣臣督學南畿叨竊微祿

清陽之賦表士

黃鞏

日夜皇皇無以報適觀故事安忍忘言惟望憫其愚而恕其妄臣不勝感戴慙慙之至

陳言圖治

黃鞏

臣等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為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科自事陛下以至于今徒冒寵榮曾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符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為報是為負恩誤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馭以來祖宗之綱紀法度一壞於逆豎再壞

於佞倖又再壞於逆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邇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為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嘗聞先儒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甚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眾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為能主靜惟君子為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闕異端遠佞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而聖學惟新聖政日舉矣迂濶之論世所厭聞惟明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

其以言復罪而以他事復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於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執之臣 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烏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開過為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祖宗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於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係重哉 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嘆以為怪事 陛下聰明智勇上結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奈宗廟社稷何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天下不以 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 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胡銓所謂寧肯處小 朝廷求活者臣等切實耻之伏望 陛下俯垂采納謂戲無益謂臣等之言有理即日削

去鎮國公等項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禮法以正而 朝廷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不號為獨夫與欽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 陛下惜焉其詞曰戒遊幸嘗聞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觀魚終綱曰書遊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時遊戲不出大建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出縣驛然至使民間一夫一婦不能相保 陛下為民父母何忍使民至此虧損盛德貽譏萬世 陛下自視以為何如主也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飢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况又重以蹙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欲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上官親昵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傍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彼誠愛 陛下

者獨忍使 陛下馳逐蒙塵而莫之救止也伏望

陛下深惟往車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之詔與

民更新縣南巡撤宜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

江淮之飢散邊軍以歸卒伍并不馭之女以各還其

家雪既往之謬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

也惟 聖明念之其五曰云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

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

也謹按今之小人簒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有徒

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使 陛下勞天下之力竭

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未已者則江彬之

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

其有可誅之罪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

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

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

下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

亂必自彬始 陛下亦何惜一彬而謝天下哉伏望

陛下大奮乾綱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

邪小人之戒但如彬者 陛下信之舉朝臣工禁不

敢言臣等亦知言出而身危矣然使臣等不言則

陛下不知 陛下危矣臣等危則 陛下安臣等亦

何惜以一身報 陛下哉激切之情惟聖明察焉其

六曰建儲或嘗聞漢人有言曰天子天下本本一搖

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况於無本其何

以安洪惟 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

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親遊屢犯不測之區

此必危之道也 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

不能豫建親賢以示大業臣等以為 陛下殆倒置

也伏望 陛下早及是時上告 宗廟之靈庶請毋

后之命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

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

大議即於宗室中遴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

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

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

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為臣等一得之愚

以為方今急務莫有出於此者然此六事之中而崇

聖學又其要也臣等芹曝愚忠蟻蟻微命死生進退

不足顧惜伏惟天下安危治亂之機誠不忍使 陛

下自取覆亡為後世突此臣等二人所以相對痛哭

流涕臨楮嗚咽不知所裁者也

奏為懇乞聖聽以絕邪妄 林有年

林有年

林有年

臣竊傳有曰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若佛老之流乃神怪之其非類之尤者陛下聰明聖智洞察物理其於異端神怪之說宜乎絕而弗信禁而不行今乃不以夷狄為非不以外國為遠不有司供應為費勅遣內臣迎取活佛於人所不到之地不惟不拒而且信之如此是豈所以表正萬邦之道也哉臣以陛下宵衣旰食遠遯圖治之時而輒為無益之舉以驚駭天下必以佛法神靈必能福祐聖躬綿延國祚惟是疑似于懷信惑莫置而未之悟乎臣不得而知之也臣

蕭陽文獻卷五十一

讀書有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患迪吉從吉凶則福善禍滿天之道也陛下若欲徵福於妖誕不經之事孰若反之於身而致力於脩治之本也哉夫陛下下一身實天地百神之主國家安危所係果能早視朝以向明出治動經筵以涵養德性立儲君以安大計去奸惡以振肅朝綱重師保以講明治道乃若宴安之適蔽色之娛奇巧之說遊畋之佚能為治之大蠹者悉置之而不行而所行者皆長治久安之計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善積厥躬德備罔覺百祥併集天休濫至用垂國祚於億萬年無疆

之休者亦惟曰作善惠迪而致然者爾若曰妖誕佛老而能轉移禍福於國家者非性愚臣之不信天下之人略有知識者亦必曰無是理也昔梁武帝前後三度捨身為佛家奴其後竟為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而反得禍佛之不足信也明矣況聖朝頒律凡師巫邪術及妄稱彌勒佛白蓮社白雲宗等會左道亂正之術者治以重法天下軍民遵守不敢犯今陛下以天縱之聖嗣大歷服祖宗成憲罔知所遵夷狄佛教反為所惑抑獨何歟伏望陛下明天地之性察萬物之情稽古正學重絕妖妄

蕭陽文獻卷五十一

特勅該部會議如以臣言是即將原差內臣取回供職內廷其隨行番僧悉遣歸外國則天下幸甚斯道幸甚如臣言謬妄願受誅殛臣待罪言官悲憤填臆言無論次不知死所無任震懼殞越之至

待罪上言

林大輅

字崇以御史中丞

臣切見近奉內降有南行巡侍之命詳言成進言願留聖駕昨蒙聖恩將兵部武選清吏司郎中黃鼐等六人同下詔獄及將吏部等衙門官員俯伏待罪闕下獨如臣等不及臣等竊實耻之夫職雖各有所然食祿均有國憂衆皆越職觸罪危言敢諫臣等何



人不能一言以效死耶臣等誠有靦面目矣臣等  
陛下宜當進言者而罪不言者蓋進言者忠君愛國  
奮不顧身者也言者雖出位縱不賞猶當宥之不言  
者雖不罪實當罷之而邪正分而賞罰明而國家定  
矣臣竊以今日雷霆之威震駭如此雖京師小民皆  
以為陛下自今決罷巡幸矣然未賜施行猶疑有  
所蒙蔽而不知今既罪言者則已明知衆臣皆以巡  
幸為不可矣又豈得獨違衆以行耶聖慮回則是數  
臣雖死而使宗社獲安天下受福忠讜之心真足以  
報祖宗於地下矣臣等復何敢愛一身之命而不與

六 蕭湯文獻卷三十一

李六

之同死哉然諫官者天下之元氣元氣宜通不宜塞  
人身之元氣塞則人病國家之元氣塞則國傷伏願  
陛下垂寬容之聽廣忠直之路將黃鞏等所奏俯加  
詳察哀其懇懇之誠特賜寬宥毋使後世有殺諫臣  
之名則幸甚幸甚臣等不勝倦倦出一旦之命待罪  
闕下

應詔陳言以答天譴

黃體行

頃者上天示戒災及寢宮 陛下憂惶深用祇慎勅  
諭群臣詔告天下其敬天之心茂以加矣然必懇懇  
於求言者蓋以變不自生惟人所召願九重深遂非

博學詳言不能悉知大小臣工祇承德意普竭忠誠  
以圖報稱於是大臣言焉繼而科道言焉捨民隱弗  
陳而指切 陛下之身者不謀同辭此非有所諱而  
故揚 陛下之過也亦非天下之民舉安而 陛下  
之身獨未盡理也蓋 陛下一身天下仰望其正與  
否實天下之治忽所關群臣有言不歸諸 陛下之  
身而又誰歸哉迺今旬月不見舉行臣定愚昧不察  
謂何 陛下御極九年于茲五年以前逆孽竊柄敢  
作亂階百姓惶惶懼無生路幸而國祚猶為元惡成  
擒噫亦危矣然危而可持此可為一幾也 陛下其

六 蕭湯文獻卷三十一

李七

能為之乎六年以後逆孽塗烈滋熾未已蓋取於民  
者既窮則民不聊生勢無所歸自相率而入之盜一  
旦劉六劉七之徒挺身以出而亡命之人爭應之北  
關一呼聚盜成丘鼓星之焰以燎南北之原者幾不  
可戒幸而國祚猶為天兵壓境江神助順而賊舸隨  
風以飄噫亦危矣然危不終危又可為之一幾也  
陛下其能為之乎方今川江餘黨猶未悉平而劇寇  
之受招者間或復叛正 陛下兢業勵精之時也不  
此之當聽番僧義子遺軍之屬遞相兒戲而皇店內  
市打毯錢無名之征背此馬出而又信童豎數十人

扈從聖駕潛出外市移時始入庶民之家有千金之  
 子猶知自重其身而坐不垂堂况 陛下一身天地  
 祖宗之付託萬方黎庶之攸歸視彼千金之子輕重  
 不侔可計童豎之手以自召不虞者乎即今幸免所  
 損已多此臣歷為 陛下惜也此心既縱凡百就荒  
 朝禮廢而不修宮務疏而不行威重損而不知儲位  
 虛而不慮上天監臨特示切身之戒 陛下始雖警  
 悟而畢竟受蔽雖有大臣糾道部屬之言猶以為瀆  
 亂聖聽前有進者報而不行後有進者留而不報豈  
 不以群臣皆外人也勢隔情離任意投擲夫人之情  
 莫親於母子莫密於夫婦仁壽坤寧兩宮為 陛下  
 之親且密者也群臣之言不足聽兩宮之言獨不足  
 聽乎臣本一芥儒生謬登甲第在 孝廟末年而竊  
 祿在 陛下初年而錄官其荷國之恩誠厚矣始欲  
 少効愚衷願八十歲老母在堂賴以送終理難許國  
 逮今老母不幸無祿而猶顧戀蒙耻不為 陛下盡  
 言此身雖存備行尸也伏望 陛下特清聖慮大回  
 宸斷念今日之天下皆祖宗勤勞之天下不可以或  
 輕今日之人民皆祖宗勤勞之人民不容以或易出  
 番僧屏養子遣邊軍凡皇店內市打毬錢無益於天

南陽文獻卷之三  
 六九

下無補於生民而非君上當為之事者一切罷去撒  
 行殿而深居以為誕育皇儲之地息遊幸而早朝以  
 杜潛移政柄之門召親王而入輔以絕姦邪窺伺之  
 路如是則群臣之言次第舉行而 陛下之身正矣  
 陛下之身既正生民將有所恃以為安川江餘黨聞  
 之自將息然解散而劇寇之復叛者轉為安帖 陛  
 下此時可以奠居而收永清之治矣借使不聽群臣  
 之言仍蹈覆轍天下將來之事未可知也雖然君之  
 於臣猶父之於子父或有過實子之責 陛下偶陷  
 有過之地而臣尸素之愆亦有不吝遣者乞將臣放  
 歸田里以答上天之譴萬萬無悔于冒天嚴不勝警  
 懼慙慙之至

南陽文獻卷之十三

南陽文獻卷之三  
 六九

莆陽文獻列傳

梁陳

鄭露傳第一

鄭露字恩叟其先出榮陽過江入閩遠祖昭嘗過泉之莆口愛其風土因遷祖墳於南山葬焉至陳時莆猶未為縣人未知學露與其弟莊淑自福之永泰徙莆廬護墓側採南山之勝構書堂以修儒業時作篇章以訓子弟自是莆人化之始興學矣四輔源謂露豪傑士也業儒於比屋未為儒之時事詩書於舉國不事詩書之日而後之十室九書堂龍門半天下皆

以湖山之絕響振之莆之衣冠文物實自露兄弟開

先之也後人因稱為南湖三先生云

鄭露傳第一

唐

林蘊傳第二

林蘊字彥復曾祖元泰瀛州刺史祖萬寵饒陽太守父披字茂則書經目輒記手抄六經子史約千餘卷以明經擢第授臨汀曹掾郡多鬼著無鬼論刺史樊混奏署臨汀令以治行遷別駕復以御史大夫李栖筠奏授檢校太子詹事兼蘇州別駕贈睦州刺史子九人葦藻著薦蘊家邁既官皆刺史司馬長史號九牧林家兄藻少有志尚恥為退服農人其言曰張九齡生於韶陽陳子昂出於蜀郡彼何人斯因戒諸

弟以明經進士各專其業與歐陽詹讀書於龜巖學成乃負策而西薦蘊相次明經及第藻以詞賦擢貞

元七年進士省試合浦還珠賦藻成假寐恍惚見人語曰何不敘珠去來藻悟援筆脩之曰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氛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川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果中第及謝主司杜黃裳曰敘珠去來豈有神助耶莆人第進士自藻始官至殿中侍御史蘊亦嘗應賢良方正科其策曰臣遠祖比干忠諫而死天不厭直復生微臣語大而肆故不見取貞元四年以明經及第西川節度

使韋臯辟推官臯卒劉闢代之有反謀蘊曉以逆順不聽復遺書切諫闢城于獄且殺之將就刑大呼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得死為幸矣闢亦惜其直陰戒刑人第抽刀磨其頸欲脅之蘊叱曰死即死我頸豈奴輩礪石邪闢知不可屈捨之斥為唐昌尉及闢敗蘊名重京師李吉甫李絳武元衡為相蘊貽書諷以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今臂不附體比彌函郊西極汧隴不數百里為外域涇源鳳翔邠寧三鎮皆右臂大藩擁旄鉞數十百人惟李抱玉請復河湟命將不得其人宜拔行伍之長使守秦隴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今權臣制樂曲自立喪紀舜命契作司徒令以臯佑鏐季安為司徒官不擇人盧從史于臯甚罪大而刑輕農夫一人給百口蠶婦一人供百身竭力於下者饑不得食寒不得衣邊兵菜色而將帥縱侈自養中人十戶不足以給一無功之卒百卒不足奉一驕將六事皆當時極弊蘊亦韋臯所引重嫉其專制感憤關說而宰相置不用也滄景程權薛平書記權上四州版籍請吏而軍中習熟禮地畏內屬挾權拒命不得出蘊陳君臣大誼諭首將人人釋然於是權得去蘊遷禮部員外郎刑部侍郎劉伯芻薦之於

朝出為邵州刺史陸元鼎書

林蘊傳第二

南陽文獻傳三

林攢傳第三

林攢字會道披之從孫也舉進士不第從事塞垣貞元初為福唐尉母羸老及迎而病攢聞棄官還母卒每一痛哭水漿不入口舉葬事自埏磚甃與兄弟同負土作塚未定有白鳥來甘露降既空虛墓不去州上其事觀察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里人失色攢哭曰天所降靈禍我耶俄而陰雲四合欵成甘露移時不消白鳥復翔集事聞德宗降詔褒異厚其祿賜命立雙闕表其闕曰唐貞元旌表林氏門閭時號闕下林家出唐史本傳詩書

林攢傳第三

黃璞黃滔傳第四

黃璞字德溫其先光州固始人晉馬南浮隨徒候官至璞始遷莆之涵江黃巷登大順二年進士初尚衣監主簿乾寧初改崇文閣校書郎致仕初黃巢剋建州軍中謠曰逆儒則辱師必覆及入闕過璞家令曰此儒家也戒炬弗焚璞善於詩歌一特著述藩鎮無不傳誦所著有霧居子見唐藝及闕中名士錄傳于世子五人仁藻著作郎仁渥太子正字仁滔御史裏行仁渭著作郎與璞同時館職號一門五學士庶子仁渥擢武舉出方志

黃滔文獻傳

黃滔字文江璞之從弟由候官遷莆之東里號東黃滔乾寧初擢進士第除四門博士尋遷監察御史裏行充威武軍節度推官王審知據有全閩而終其身為節將者滔規正有力焉未幾朱梁移國足跡遂不復西中州名士若李洵韓渥羅隱崔道融輩避地閩中悉主於滔其文字雖不顯於中朝而僅見於閩中所為碑碣然至今推論莆文章家以滔為初祖宋志  
名公傳有泉山秀句集行於世見唐藝文志

黃璞黃滔傳第四

許稷徐寅傳第五

許稷字君苗少因入關遇陳舍人誦等會飲有輕穰

語稷投孟憤排入終南山隱學三年出就府薦遂擢

貞元十八年進士工歌詩嘗為江南春三首詞甚綺

麗後歷南省員外郎終衡州刺史出何志

徐寅字招夢博學經史尤長於賦朱温以梁國兼制

四鎮寅投所業引見間無雲而雨温索詩寅立成一

絕有若教陰朗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之句温大

喜乾寧元年第進士授秘書省正字時温欲移唐祚

擬稱夢韓信授以兵法又與李克用讎敵寅因飲醉

觸温諱懼遂製遊大梁賦以獻温讀至千年漢將感

精魄以神交一眼胡奴望英風而膽落愈喜今兵士

諷之一字酬一縑不責前慢寅得免歸卜居延壽溪

上有詩曰賦就神都振大名斬蛇功與樂天爭如今

延壽溪邊住終日無人問一殷泉州刺史王延彬以

禮招寅一見如布衣交日會諸名士以詩酒為樂久

之辭歸以疾卒有詩賦及探龍等集行於世出何寅

詞賦綺麗不類古體遭值唐亂間關盜賊中遜辭避

禍不可為典則七世孫銳鐸同舉熙寧九年進士鐸

第一時有龍虎榜頭孫嗣祖鳳凰池上弟熙元之稱

此事鐸官終吏部尚書出何志

許稷徐寅傳第五

翁承贊傳第六

翁承贊字文亮父巨隅榮王府諮議參軍承贊乾寧三年進士擢宏詞科任京兆府參軍天祐元年以右拾遺受詔冊王審知為瑯琊王梁開平四年復為闕王冊禮副使尋守右諫議大夫福建鹽鐵副使就加左散騎常侍御史大夫因相閩主賜其鄉曰文秀里曰光賢又賜漆林莊曰畫錦有詩集及宏詞等集行於世孫鑑宋景祐元年進士建昌軍判官載熙寧六年諸科希愈紹聖四年特奏名承贊從子乾度在補闕有子六人處厚處易處朴處廉處恭處

林相繼登宋建隆開寶雍熙進士第時稱六桂處厚

孫損天聖二年進士終殿中丞操亦登第亦諸科處

朴子緯景德二年進士終新會令有翁氏父子詩等書

翁承贊傳第六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鄭良士字君夢仙遊縣人性沉厚寡默博學善屬文昭宗景福二年獻詩伍百篇授國子四門博士累遷康恩二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天復元年棄官歸隱于白巖故墅後閩王審知辟為建州判官累遷左散騎常侍無御史大夫有白巖文集詩集中壘集見唐書同邑陳來乾寧初擢進士為秘書郎後退居里中每與良士及王延彬徐寅輩以詩相唱和良士子八人元弼初仕閩為禮部員外郎閩主昶遣元弼貢方物于晉致書執政辭旨不遂晉昶怒以元弼屬吏獄具

引見奏曰昶夷貊之長不知事君之禮得其善言不足為喜得其惡言不足為怒陛下方敦示大信懷柔四方臣將命無狀頓伏斧鑕以贖昶罪晉昶奇之賜帛遣歸後任職為諫議大夫曠嘗欲杖御史中丞劉

贊贊將自殺元弼諫曰古者利不上大夫中丞不宜加董楚曠釋之加禮部尚書判三司嘗以掃除不平

為事會朱文進殺曠自立元弼抗辭不屈歸田里

將奔建州依王延政為文進所殺弟元恭秘書省校

書郎元素官至別駕元龜第太平興國二年進士官

至司馬元禮官至推官元振官至員外郎元瑜官至

秘書郎元忠官至正字兄弟俱博學能文時號鄭家

八虎出漢志

楊在堯其先自華陰入闕右僊遊登唐天祐二年進士第終右補闕有文集子崇岳為陳洪進子婿歸宋

授明州推官終大理寺丞知惠州出清源志

鄭良士楊在堯傳第七

金剛陽文編卷七

宋

陳靖傳第八

陳靖字道卿祖沆梁開平進士為天雄節度巡官知梁政必亂以父喪在嶺表棄官南走負喪歸王審知欲辟以官堅不起父仁壁任陳洪進為泉州別駕宋初勸洪進納土太祖嘉之授檢校膳部員外郎泉州錄參及洪進率僚吏入覲仁壁獨以老辭靖好學頗通古今授陽翟縣主簿契丹犯邊王師數不利靖遣從子上書求入奏機略詔就問之上五策曰明賞罰撫士眾持重示弱待利而舉帥府許自辟士而將帥得專制境外太宗異之改將作監丞未幾為御史臺推勘官時御試進士多擢文先就者為高等士皆競浮華尚敏速靖請以文付考官第甲乙俟唱名或果知名士即實上科遷太常博士太宗務興農事詔有司議均田法靖議曰法未易遽行也宜先命大臣或三司使為租庸使或兼屯田制置仍擇三司判官選通知民事者二人為之貳兩京東西千里檢責荒地及逃民產籍之募耕作賜耕者居室牛犁種食不足則給以庫錢別其課為十分責州縣勸課給印紙書之分殿最行賞罰候數歲盡罷官屯田悉用賦民然



後量人授田度地均稅約井田之制為定以法頒行四方不過如此矣太宗謂呂端曰朕欲復井田願未能也靖此策合朕意乃召見賜食遣之他日帝又語端曰靖說雖是第田未必墾課未必入請下三司雜議於是詔鹽鐵使陳恕第各選判官二人與靖議以靖為京西勸農使命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祿寺丞何亮副之選等言其功難成帝猶謂不然既而靖欲假緡錢貳萬試行之陳恕等言錢一出後不能償則民受害矣帝以羣議終不同始罷之出靖知婺州再遷尚書刑部員外郎直宗即位復列前所論勸農事又言國家禦戎西北而仰東南東南食不足則誤國大計請自京東西及河北諸州大行勸農之法以殿最州縣官吏歲可省江淮漕百餘萬復詔靖條上之靖請刺史行春縣令勸耕孝弟力田者賜爵置伍保以檢察姦盜籍游惰之民以供役作又下三司議皆不果行歷度支判官為京畿均田使出為河南轉運使極論前李氏橫賦於民凡十七事詔為罷其尤甚者又歷京西京東轉運使知泉蘇越三川以秘書監致仕靖平生多建畫而於農事尤詳嘗取淳化咸平以來所陳表章三十條通目曰勸農奏議經國集然其

說泥古多不可行出宋史循吏傳靖嘗遜宅為興化軍治若于撤攬巷即今陳宅是也致仕後天聖三年進穎州郡開國伯熙寧元年諫臣以靖勸農奏議進呈神宗嘉獎贈尚書左僕射子六人長甲咸平三年進士累官大理丞餘皆以父任補官何志出惟德字微之靖之孫以靖任補太廟齋郎為長樂縣尉隣縣民有鬪自服毒死檄惟德覆驗惟德察屍色有異內銀釵喉中出之若傅墨鞫之果得所服餘毒於其家誣者得釋知雷州以公田歲入數百斛還之官罷州採珠戶終其去未嘗取一珠遷太子中舍知長洲縣以法絕富貴并其子弟一無所阿縱轉國子博士知連州州之東湖舊例入州守為圭租惟德不取歲收其息以抵公帑之費以虞部郎中致仕卒惟德清謹剛介孝友儉約先疇多以調諸父昆弟之貧者二子啓期啓宇皆擢進士第出方志中復字從道仁璧之曾孫靖之從孫也祖端大中祥符五年進士太常博士中復年十八與兄孝純同登熙寧六年進士調懷安尉監建州茶務植茶百萬本國課立辦呂嘉問吳棫相繼尹京辟為參謀官歷國子監丞兩除提舉京畿西路茶鹽香事時朝廷議行

茶法當塗有欲括利原者以中復嘗任茶務令悉陳利害欲進用之中復謝曰吾豈以身計為權利作備者乎累遷提舉廣西黔南常平事黔南賊熾師出輒敗中復自提軍決戰賊遂平遷吏部功者奏奪變境置從允二州築城防禦中復以為得其人不可教得其地不可守徒靡費國用為他日禍胎力奏罷之歷廣南東路提舉刑獄事屬劉花三嘯聚湖梅循惠皆騷動又與連冠合勢徽宗手札委規畫不踰月平之累轉中大夫召還卒中復簡淡冲粹言不妄發篤族誼重交契所得祿賜養親外悉以給族屬之貧者按

蕭陽文獻傳八

四

十

蔡廣東日為提學戴安仁立後以金帛遣役吏王猷歸潮就學卒致通顯凡八歷外臺如張天覺朱勝非諸人皆其所獎拔者及卒有挽以詩曰南北建牙多故吏東西開府半門生

出方志等書

### 陳靖傳第八

### 蔡襄傳第九

蔡襄字君謨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因家僊遊至襄又遷莆之城南曰蔡宅年十八舉進士為開封第一天聖八年登進士甲科為西京留守推官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不言由是三人者皆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謗書者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過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竝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將造為禦之之說必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必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又必曰彰君過夫諫臣司過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不然事難言則喑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

容容無所愧耻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若  
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  
掩此之謂彰君過顯陛下察之時有旱蝗日食地震  
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上下闕失不顯聽斷不  
攬威權使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  
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  
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  
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  
張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  
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

疏出聞者悚然進直史閣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  
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唐佛舍利詔取以  
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  
福不可徵幸今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  
奈何專信佛法或以舍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  
尚不能護何有於感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傾大興  
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軍國事宰  
相以下就其第議政襄奏請罷之元昊納款始自稱  
元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  
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耶夏竦罷樞

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  
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  
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  
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竝退衆賢竝進海內  
有不泰乎雖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  
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  
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效矣保州  
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輩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  
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今必開驕慢暴亂之  
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

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免  
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  
時丁口稅之半復脩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感怒襄  
趨進曰介誠狂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  
又上疏以為此必死之謫得改燕州温成后追冊請  
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御史呂景初吳  
中復馬遵坐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有除授非  
當者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綬冠帔以示寵又  
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被姦發隱吏不能欺以

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穰  
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倍重其事其  
恭浮屠會賓客以盡禮豐侈為孝至有親亡秘不舉  
哭必破產辦具而後敢發喪者下令禁之徙知泉州  
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  
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蠟於礎以為固至今賴焉  
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  
學士三司使校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剋剔蠹  
弊簿書紀綱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  
輔臣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榮惑而近臣知各

亦前陽文林傳

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  
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  
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  
年三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  
愛之製元舅隴西王岷文命書之及令書温成后父  
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朋友尚信義聞其喪  
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會靈東園坐客誤射矢  
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辯為文  
章清道粹美有莆陽居士集行於世乾道中賜謚忠  
惠出宋史本第高字君山第景祐元年進士調長溪

縣尉縣媼二子漁於海而亡媼指某氏為讎告縣捕  
賊縣吏難之皆曰海有風濤安知其不水死乎且雖  
果為讎所殺若屍不得則於法不可理高獨曰媼色  
有冤吾不可不為理乃陰察讎家得其迹與媼約曰  
吾與汝宿海上期十日不得屍則為媼受捕盜之責  
凡宿七日海水潮二屍浮而至驗之皆殺也乃捕讎  
家伏法民有夫婦偕出而盜殺其守令子者高亟召  
里民畢會環坐而熟視之指一人曰此殺人者也訊  
之果伏眾不知其以何術得也遷開封府太康縣主  
簿府尹吳遵路素剛好以嚴憚遇下吏高年少位卑

亦前陽文林傳

能不懈屈而得盡其事之詳遵路獨喜以高為能未  
幾以疾卒于官高嘗與歐陽脩言曰天子以六科策  
天下士而學者以記問應對為事非古取士之意也  
吾獨不然乃晝夜自苦為學及其亡也其兄發其遺  
稿得十數萬言皆當世之務踰年天子與大臣講天  
下利害為條目其所改更於高之稿得其五六因相  
與嘆高果天下之奇才也高卒時年甫二十八其妻  
程氏一男二女皆幼縣人哀其貧以錢二百千為其  
賻程氏泣曰吾家素以廉為吏不可以此汙吾夫拒  
而不受脩銘高之墓稱其能以惠愛其縣人而以廉

化其妻妾云襄三子勻旬曼皆蚤世襄卒朝廷錄其子孫以旬之子傳守將作監薄時方二歲毋劉氏撫教至于知書六經子史皆務貫穿志在學古務實以養母卒不遊場屋而學行益力歷朝奉郎通判南京留守司年四十三即上章乞致仕著述頗多見藝文志子三人長懋守子強大觀三年與從父佃同登進士歷官朝奉郎直秘閣知泉州乃襄舊治補為政得襄之家法人謂有祖風烈官至朝奉大夫次樞以政和五年同從父仲登第歷官西京提舉學司主管文字御史常安民在黨籍人多疏之樞獨事以師禮提舉湖南崇寧時殿中侍御史張所教授潭州未知名會所白事問曰時事如此度今誰可任國事者所舉劉安世樞瞿然曰自崇觀來禁錮元祐之學子為教官乃敢伸公論若是耶即薦所後果知名年四十五慨然嘆曰先公掛冠之年吾已過之時方多事其可無功冒寵乎丐致仕宣和末與燕雲之師主兵者欲引樞為謀議官樞以書止之子頤孫師言數言皆登第次林字子堅欽宗朝以父任尉會昌視事數月遇贛賊犯境林領鄉兵數千人與賊相持兵潰林力戰不支遂遇害贈承奉郎官其子頤後贈朝散大夫出何仲

字仲道襄季子曼之子也仲與兄佃佃入太學俱有聲號三蔡佃宗寧初進士第二時從祖京當軸力欲羅致門下竟不能屈曾星異上疏論宰相非人宜舉漢汲黯故事以應天變責監温州稅官至朝奉郎仲政和五年進士遷通判徐楚饒真四州在徐州時禁卒謀亂約夜半舉火仲聞之部分他營密為之備仍戒故緩更籌叛卒火舉則黎明矣眾無應者遂逃去仲追捕盡擒之在真州日火延燒千餘家民露處雪中老幼號呼盈道仲關寺宇官解分處之且發常廩以賑給守者不可仲曰此國家所以備非常也如得咎請獨寬之事聞朝廷釋不問未幾移滁州改知徐德安和四州初仲與秦檜同舍又同年後仲以趙鼎黨丐祠者累年檜一日訪仲有念舊語仲不肯干之檜不樂除浙東帥司參謀官建炎紹興間盜賊遽起仲嘗曰國步多艱中原未復豈能以書生餘技取爵祿耶時戚方既降而復叛仲單騎至其麾下說以禍福方素聞仲威望即出就招一州賴以全活官至左中大夫卒贈特進子洸居雲川以父任補官以襄未易名請于朝得謚忠惠所得俸每以賑親族之貧者去朝之日囊無餘貲官至戶部尚書徵猷閣學士從

孫戡居昆陵軋道中第進士官終寶謨閣直學士

志等

蔡襄傳第九

傅楫傳第十

傅楫字元通其先自光州固始從王潮入閩數傳至高祖仁瑞始徙家仙遊楫少自刻厲於學未冠試廣文館第一不第而歸從孫覺陳襄游襄門人許安世江衍之流皆以文藝冠多士襄不之取獨曰傅元通金石人也以其女妻之治平四年第進士調揚州司戶守過僚屬暴甚屢以難集事委楫裁決如流未嘗希意苟合至捕其從者寘諸法守內不能平乃欲以煩劇困之檄攝天長令發摘隱伏奸猾屏跡轉福清丞帥曾鞏負材倨視天下士獨與楫釣禮歷大谷

清陽文獻傳九

清陽文獻傳十

令帥曾鞏曰是吾兄所知者率部使者交薦改知龍泉縣孫覺為御史中丞語之曰朝廷欲用君盍少留楫曰仕宦所樂居中者免外臺督責耳今俯首樞門與外臺奚擇且外官已所當得也遂去不顧道除太學博士居四年未嘗一跡大臣門既滿徑赴銓曹時曾鞏為太常博士神宗時議北郊至是有衛賞養之類使得其中上之及施行卒如其議徽宗就資善堂學擇師傅為說書楫進侍講翊善中人蒞事于府者多與官僚狎楫獨漠然不可親一府嚴慄

之五年不遷鄒浩得罪貶楫以曠行免官徽宗即位召為司封員外郎權監察御史論內侍郎劉瑗恃寵專恣不報累遷中書舍人時曾布當國自以於楫有汲引恩冀為之用楫略無所傾下凡命令有不常用人有未厭悉極論之雖屢却不為奪布大失望帝以舊學故多所延訪楫每以遵祖宗法度安靜自然為言歸則削稿雖至親莫得而聞一日李清臣勸帝清心省事帝曰近臣中惟傳楫為朕言甚詳然後人始知其所以啓迪君心者切至如此楫在朝歲餘見時事寔異竊歎曰禍其始此乎聞者甚之楫笑曰後當

南陽來錄傳

本

信吾言遂上疏丐去以龍圖待制知亳州卒年六十一一 出宋史本傳諒友誼夫謙受諒友字冲益博學善詩文第元祐九年進士調吳縣主簿歷膳部員外郎知和州未赴而卒諡夫元符三年進士官至兵部侍郎謙受亦博學能詩以父蔭補承務郎倅新鎮靜不授官至夔州轉運判官從姪權求希龍同登元祐六年進士號傳氏三龍權任太學錄時太皇太后高氏外家求師有旨令太學選德行文藝兼著者祭酒司業以權應命高氏尊之曰傳夫子及登第唱名日傳宣許特謝恩太皇太后宴饗甚厚希龍字廷允知

漳浦縣時二蔡當國不肯附崇寧間詔具元符上書姓名入邪等籍希龍與馬從孫知柔字德治宣和三年由上舍登第調循州判官有盜曾少龍道境知柔教民造弩及砲石之屬寇至乘城發弩寇潰去部使者聞于上改秩知龍巖縣處寇發聞知柔威名卒不敢犯調泉州僉判海寇林元仲猖獗帥葉彞得檄知柔往出幟示寇招撫元仲遂降官終朝請部福州僉判出方志權子共三薦奏名亦以文詞稱嘗註釋東坡和陶詩出仙志

南陽來錄傳

本

傳字凝遠楫之諸孫也年十八入太學登重和元年進士第授無棣縣主簿會金虜陷全燕衆虛南下兩河皆震郡檄行餉軍行書生不習兵事初咸意其難之而傳得檄即行飛芻輓粟軍以無乏調南安縣丞歲大饑民棄妻子者相屬傳請出常平錢米設安養院且糜粥食之民不失所明年歲豐悉訪所親歸之還知晉江縣會詔造戰艦傳躬督其役勞費半他邑而事獨先辦帥張浚聞于朝特減磨勘二年除茶司幹辦公事轉南劍州通判卒傳仕宦三十年先疇無所增益疾革猶戒諸子曰吾平生無愧俯仰歿後汝曹居官主清治家主嚴奉先主敬敘族主恩造次

顧沛必主忠信能用吾言雖貧賤猶為有德君子不  
然曷取光顯奚為哉官至朝奉大夫累贈金紫光祿

大夫子汶淇皆自有傳出方

傳汶字子汶以父竹陰補官初調清流縣尉捕盜改秩  
知將樂縣時朝廷以軍興滿僧負之縣他邑視民產  
均敷之汶遣吏齎度牒往三山減直而售官出餘直  
以足數劬建之俗生子多不舉汶令里正籍記家給  
錢米活者以萬數多有以傳名其子者尋倅廣州帥  
司馬後以捕盜賊滿三獄申審覆奏動淹數月為慮  
汶答曰容某以三日辦之帥以為喜而未深信汶退

滿陽文獻

召獄吏具見禁劫盜分為三類一傷被主賊滿一不  
傷被主賊滿一無被主賊滿次日引鞠具得其情遂  
白帥惟以傷被主賊滿者申憲臺餘皆減等分遠近  
決配帥大喜悉如其言尋知貴州郡僚月俸積壓汶  
至悉撥錢還之帥張南軒聞之曰祗此一節便見施  
為遠率部使者交薦而司馬後召還亦力薦之遂除  
提舉江西茶榷事繼知德慶府所至以仁政稱終朝  
請大夫出方  
傳淇字元瞻仲之子也年十九豫鄉薦第紹興三十  
年進士調潮陽縣尉前後復盜登賞格者凡十數未

嘗自言會參政葉慶復提刑廣東為上其事改秩之

平陽縣雖治淇以豈悌中和為政民有垂曲直者  
徐以理開導其皆心服去已而被檄校士滯臺丞相  
虞允文方以經略中原為意招徠豪傑欲與其功因  
以書見丞相論天下事言自古建功立事必須非常  
之人一時誕謾爭言富強者其意不過竊取爵祿非  
能為國家深長計也丞相大喜秩滿奏除幹辦諸司  
糧料院淇雖官中都足跡未嘗一造權要之門適孝  
宗命有司具六院姓名時淇以替去不預上閱班簿  
獨指淇名命奏事及入對敷奏稱旨即除監察御史

平陽縣志

初人臺六察官皆闕止淇一人糾察庶務風采凜然  
上喜謂近臣曰傳淇朕自擢也于時上有汴掃河洛  
之志常患儒臣謹畏特崇獎武臣以振起之於是乘  
間倖進者多以文階易武爵驟致貴顯淇嘆曰是豈  
可長哉疏論其事上悟即日出其疏於外自是無敢  
求換武者未幾遷太府少卿每因輪對勸上擇端愿  
誠懇之士以備官僚又言川廣去朝廷遠守臣不可  
輕畀上皆嘉納除中書門下檢正諸房公事時方擇  
專對材以使虜廟堂進擬數人中批特命淇為賀生  
辰使未行除宗正少卿樞使王淮見淇曰此行盡出



淵表及還上詢比事甚悉其言河北河南之所以然上曰卿言是也又之淇馬外上不欲其遠去除浙東提刑時兄汶亦提舉江西母夫人年九十更迭迎養人皆禁之甫一年移節浙西淇君官不求赫赫名蒞職兩年政平訟理上嘉其功除直龍圖閣再任半載改知寧國府淇以母老樂聞中力請使郡歸養遂易知泉州尋丁母憂服除無復任進意光宗即位起為廣西提刑復除知温州竟以疾卒官至中奉大夫直龍圖閣甫田開國男志出方

傳誠字至叔汶淇從子也幼知讀書有雋聲年十九

以書見泉之鄉先生黃維之大奇之後嘗從朱文公游淳熙八年第進士誠平生自讀書外它無嗜好所與語者率皆好學清介之士非此弗與之交初調永春尉力辨陳介珪之寃與上官忤因納劄于憲臺求去其寃卒得直侍郎黃文被旨使北壯誠有守奏辟以行凡表奏之類悉以委之歸除廣東監許改知青陽縣尋除提轄文思院時參政張巖開督府于京口奏辟戴溪與誠同模凡有著述皆出其手後歸朝不一跡權內累循常調遷太常博士具德秀時為正字每數日輒相過談論古今事移畧方去寧宗朝論

對其略曰今日之事奄奄如氣息僅續之人略無一朝奮起之勢寢有百年消微之憂或有聞而嘆息者或有聞而竊笑者嘆息者有憂朝廷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良由縉紳風俗之不振節章節富貴之心有餘而感慨自立以身許國之意不足顧光景而計升沈風迹淪胥人心輕玩其弊固至此也未及沾激阿諛之弊言頗鯁切先是子彥卿博學能文以疾卒誠哭之過哀輪對間忽卒于殿下縉紳咸悼惜之相與請于廟堂欲官其次子而誠素與時相不合僅以負外郎致仕誠性其清貧俸入不殖產業悉以

置書自號雪澗翁弟誠字友叔少孤母與兄贊之讀書至于成立事其兄極恭順淳熙十一年以太學生登進士第倖無為軍召監六部門寧宗以丙寅伐金之後淮西民多流徙知誠有材略改除宗正寺簿將命往安集之還朝又以誠熟於淮事擢淮西漕召為同封郎中遷尚左郎中尋被旨使北歸以疾卒從子大声字仲廣淳熙中以太學生登進士第主福清簿帥辛棄疾頗嚴憚傲大聲往詢問長溪盜囚大聲釋其株連者五十餘人僅留十數人于獄邑令不樂其翻異獄案凡諸香券食及囚糧皆不給大聲自質

衣食之及帥親詰問皆如大聲言調貴州教授帥  
絃每稱之曰教授古君子也禮部尚書黃由舉天下  
致官以大聲為第一改秩知武平縣催科不迫而財  
賦自辦遷通判循州適寇發守稱疾大聲調發諸軍  
悉力鏖戰賊皆潰去未幾餘黨復猖獗諸司專委大  
聲督捕乃上禦賊策漕使劉強學謂其句句可行  
頒行于廣東十四州遂劾守不職以大聲攝州事尋  
奏為真閣城驩呼曰傳父再番吾屬有依矣前數月  
郡圃有老松數株日出紫氣如雲騰空而止及大聲  
拜守人以為德政所感守上日有例用錢子緒悉歸  
之郡倉米斛增大大声首減小之在循四年民樂其  
政相率立祠官滿力乞官觀無復有仕進意官至朝  
奉大夫子瑜通直郎通判靜江府

出仙溪志

傳輯傳第十

余象來後車次升傳第十一

余象德人父積守職方員外郎致仕象第慶曆六  
年進士歷官光祿寺丞首奏王安不議於詭辨名實  
眩耀雖為一時之文人終為異時之巨蠹安不識之  
因與左右傾象出通判宜州又奏安石小人終累大  
事若果亟用必至紛更一時出安石之門者皆惡之  
得蔡襄余請力辨復免仁宗亦知其直就加秘書丞  
尋除太常博士英宗即位召見特授屯田員外郎謂  
近臣曰余象敢言朕常畏之卿等宜自謹勿使之有  
言也儉黨咸側目出通判宣州與民無擾州民至登  
聞鼓院乞象領州事英宗以問司馬光呂公著對曰  
余象乃陛下之汲黯內則面折廷爭外則以治社稷  
臣也即授都官員外郎知宣州神宗即位除屯田郎  
中通判南劔州遷禮部郎中薦胡安定門人錢藻孫  
覺錢公輔范純仁遂力求致仕象好為詩尤耽書於  
論語嘗著集解中庸則有大義呂公著薦其書於朝  
神宗欲大用之而卒范純仁狀其行從子授熙寧六  
年進士初調候官縣尉捕盜改秩李清臣作告詞有  
曰格盜忠勇不孤所職遷校書郎博學能文官至京  
西提舉

出方志

朱紱字君貺其先唐古田令璣由光之固始居莆之水南三傳至曾祖珙又遷仙遊兄紱字君與元祐六年特科終漳州司戶紱治平四年登進士甲科元祐二年以李常孫覺陸佃曾肇列薦除玉宮大小學教授尋外除紹聖初章惇當國欲真元祐諸君子于死地紱被旨召對首陳正心誠意知人安民之說除諸王宮侍講再遷翊善元祐初除都官員外郎時鄒浩以論元符后不當立宸新州貧甚紱率親舊出金贖行上聞之悉下臺鞠治以紱贖金特厚追一官勒停徽宗登極以藩邸舊臣召赴闕緊遷右諫議大夫給事中時范純禮劉安世等屏黜於外悉為論列有旨後苑作所奏甯山園陵支過錢帛更不供報戶部紱謂戶部主財賦出入豈宜有不預聞陳師錫自穎移廬自廬移蘇吳伯舉自蘇移滑紱謂監司郡守宜謹擇久任不宜數易馬消送吏部與合入差遣紱謂洎任堂官魚進士第一人無他過犯送部非朝廷崇重臺官之體蔡王府獄興有司捕逮株連甚衆江公望論列頗切黜外郎紱封還制書言公望杜塞間隙以全陛下兄弟之義今若以言罪之雖篤信不惑之士亦不敢以直道自任况非其人邪論駁再三以是忤

大臣意出知壽州崇寧元年上思其忠進寶文閣制真定府路安撫使二年中丞石豫力肆詆誣落職提舉杭州洞霄宮入元祐黨籍五年上以星變凡隸黨籍者悉蒙洩洗起知福州蔡京復相紱遂罷大觀元年依舊落職提舉洞霄宮卒于家官至左朝請大夫初紱在後省凡四月論駁無虛日政府遣人諭意曰上眷待如此不日當在此地紱不為動時紹述說與紱以書責京曰彼為紹述之議者豈毫髮為朝廷計特借是固寵位復恩讎爾自公秉政中外屬望今乃持之益堅行之益峻是知有私恩不知有國恩知肆情得意取快於一時不知基禍於異日為可畏也京得書大怒始力謀所以去紱者臺官喻意始扶其細故并以合黨王回締交鄒浩罪之建炎間始復舊職贈少保姪真元豐二年進士為秘書丞以紱入黨籍併罷免政和元年起知南雄州辭不赴尋卒紱之子也子宗字成德以父任授長社尉改秩有薦于朝者累遷吏部員外郎時銓曹法廢事皆留滯宗視職之始有士人在任被賞轉官俾任滿赴部自陳吏扼以須會問元任宗索素視之一時該賞五六人立叱吏行賞人服其果決累除太府卿徽宗尊寵潘之

誣仿十多超進大官父綬亦舊學之臣宗不自  
亦為宗言者太師蔡京同州里持國柄逾二紀  
宗未嘗造其門靖康初近臣薦宗才堪治劇淵聖召  
見欲用宗為開封尹而宗奏事觸宰相遂止紹興元  
年召為大理少卿建安盜起高宗勅制置使發兵補  
誅師屢無功除宗直秘閣福建路轉運使且趣入對  
宗曰愚民窮困無聊弄陛下兵將吏養寇弗除誅歛  
益急將盡驅齊民以為盜陛下第追還制置使付臣  
綬集之可毋戰而平也陳便宜十事上嘉納之制置  
司方奏募兵檄取錢米數萬宗遺書責之曰檄兵  
彌年州縣轉餉費巨萬而謀責不已民在壑矣吾不  
能復為下石公自為之會朝廷更遣它將而盜平卒  
如宗策官至右朝散大夫累贈中散大夫宗子元飛  
字希實任官三十年不營一金產所得俸即買書籍  
每部三本分遺其三子官至福州通判初承同安時  
朱文公為簿因通族系子澆漏澆俱遊其門所著有  
歸樂堂文公為之記家藏手帖猶存澆官終廣東帳  
幹出方  
陳次升字當時入太學時學官始得王安石字說招  
諸生訓之次升作而曰丞相豈秦學邪美商鞅之能

行仁政而謂李斯解事非秦學而何坐屏斥既而第  
進士知安丘縣時州從事攝政告以繫囚頗眾當斥  
大獄屋次升曰子不教我期於無刑乃教我廣獄耶  
未幾從事行縣而獄空於是歎服轉運使吳居厚以  
聚歛進檄尉罔征稅於遠郊得農家敗絮捕送縣次  
升縱遣之居厚怒將被以文法會御史中丞黃履為  
為監察御史哲宗立使察訪江湖先是寒周輔父子  
經畫江右鹽法為民害次升舉劾之還言額外上供  
之數未除異日必有非法之歛願從熙寧以來創行  
封樁名錢悉賜豁免又役法未定人情榮惑乞速定  
差顧及均數之等先為之節而審行之提點淮南河  
東刑獄紹聖中復為御史轉殿中論章惇蔡卞植黨  
為奸乞收還威福之柄禁中火禁出西方次升請修  
求言以彌天變掖庭鞠魘魅獄次升言事關中宮宜  
付外參治今屬於閣寺之手萬一有冤濫貽後世譏  
濟陽郡王宗景請以妾為妻論其以宗藩廢禮為聖  
朝累初惇卞以次升在元祐間外遷意其不能無怨  
望下又與同鄉里故延寘憲府欲使出力為助擠排  
眾賢而一無所附時方編元祐章疏毒流縉紳次升  
言陛下初即位首下詔令導人使諫親政以來又揭

勅榜許其自新今若考一言之失致於譴累則前之  
詔令適所以誤天下後之勅榜適所以誑天下非所  
以示大信也又論下客周種貧鄙鄭居中檢仗由是  
惇卞交惡之使所善太府少卿林穎致已意嘗以美  
官次升曰吾知守官而已君為天子卿士而為宰相  
傳風旨邪惇卞益不樂乘間白為河北轉運使帝曰  
卿臣易得耳次升敢言不當去更進左司諫宣仁有  
近廢之議次升密言先太后保佑聖躬始終無間頭  
勿聽小人銷骨之謗帝曰卿安所聞對曰臣職許風  
聞陛下毋詰其所從來可也呂升卿察訪廣南次升

不遺次升累章劾章惇皆留中帝嘗謂向章惇文字

言陛下無殺沛人之意而遣升卿出使升卿資性慘  
刻喜求人過今使逞志釋憾則亦何所不至哉乃止  
帝王心也心所不知則耳目為之得達既知之何以  
耳目為君數日復入見帝中前旨乃以筆語對帝曰  
然願未有代者爾說不克去京師富家孔婢怨其  
主坐兒於上而高呼者三邏繫獄次升乞戒有司無  
得觀望帝問大臣何謂蔡卞曰其謂望陛下爾誣  
其毀先烈擬謫監全州酒稅帝以為遠改南安軍徵

宗立召為侍御史極論惇卞曾布蔡京之惡竄惇於  
雷落卞於池出京於江寧初諫官鄒浩以言事得罪  
親舊饋送多坐次升言聖朝仁明親友恩義烏可  
絕今與改正中丞鄧綰嘗為王安石求賜第薦安石  
于零及其婿卞館職神廟謂其持心頗僻賦性凶邪  
今卞欲報館私恩襲飾妻父故真洵武於史院令同  
脩正史洵武豈能公心直筆以發揮神考之盛德而  
不掩其父惡乎曾布許將轉官告詞皆云參領命次  
升言陛下紹天命承大統發謀定策盡出皇太后今  
掠定策之美名掩太母之威德其累非細上嘉納之

建中靖國元年擢左諫議大夫道稽古脩身仁民崇

儉節用六事言多規切會右司諫陳祐以言曾布解  
職次升入對上章救祐上不顧左司諫陳瓘以書見布  
極論其過乞早寬黜出知秦州次升上疏乞留不報  
尋出使契丹曾布進紹述之說於是上決意用京及  
使還以寶文閣待制出知穎昌府奸言日至降克集  
賢殿脩撰屢移循州編管入元祐黨籍蔡京深相復  
寶文閣待制累官朝散大夫宣和元年終于真州私  
第年七十六次升三居言責建議不苟合劉世安稱  
其有功於元祐人謂能遏呂升卿之行也他所言曾

肇王觀張廷堅賈易李昭玘呂希哲范純禮蘇軾等  
公議或不謂然姪孫拱之廣州戶曹曾孫湯撫州通  
判曾姪孫墳伯昭州法曹立伯泉州察推並登進士  
第出宋史本

余象朱紱陳次升傳第十一

南陽文獻傳十一

方黃吳林徐鄒方傳第十二

方儀其先本歛人至廷範歷知長溪古田長樂三縣  
居前刺桐巷六子皆仕閩王氏仁逸檢校水部員外  
郎仁岳秘書少監仁瑞著作郎仁遜大理司直仁載  
穆部郎中仁遠秘書正字儀仁岳季子也咸平三年  
與從子慎言同登第初興化軍未有學儀伏闕上書  
乞建軍學立夫子廟得旨賜地儀入賞助成之復與  
弟能及慎言奏請脩三禮堂步廊崇閣及學制之未  
備者由是蒲之學校日盛歷官大理寺丞遷著作佐  
郎卒鄒學繪其象祀焉

南陽文獻傳十一

黃君俞字廷僉璞之玄孫父問字公裕博通五經創  
上林義齋以聚英俊之士立為五規一曰脩身謹行  
二曰立志抗節三曰潛心經術四曰留意世務五曰  
限日收功卒左丞皇甫泌誅之曰義成逸士君俞幼  
強學著書一百卷名動京師試開封進士第一四黜  
禮部鄭儼滕甫王珪陳襄交章論薦歷官崇文院校  
書改館閣校勘卒

出何志

黃隱字仲元璞五世孫也與從父理同第治平四年  
進士是歲族父君俞先試開封第一四黜禮部上書  
乞以所得恩命命君俞君俞遂得召試除撫州司戶

隱知無錫縣以景開元豐中遷殿中侍御史剛直敢言無所畏避初召對神宗問學術時尊尚王氏學而隱以司馬光對不稱旨及問福建茶鹽利害條對甚悉上嘉納之元祐初守國子司業力排王氏新語取三經板火之出守泗州謝表云韓莊之風不衰秦晉之患將起猶為王氏發也歷監司郡守凡七任坐尊司馬氏學入元祐黨籍臨終戒家人毋得請致仕徽宗聞而異之與壹子官五世孫黼乾道五年進士歷給事中改殿中侍御史慶元初韓侂胄攻偽學愈急黼上言治道在黜首惡而任其賢使才者不失其職而不才者無所憾各入黨禁終權刑部侍郎

黃穎字仲實嘗從陳襄學于毗陵襄愛其文行置于經社元祐間舉經明行脩科時天下弗就者二人穎其一也哲宗以弗至問孫莘老為中丞因條其學行以對詔降袍笏就其家起之更三期毋促之始調清溪尉歷劔浦簿郡守方全道以改官薦穎力辭請以界同列轉儒林郎知長泰縣脩治學舍晨治邑事日中與諸生講肄經旨逮暮而歸又以職田穀三百餘石與耕民悉不取尋權龍溪尉奉二縣士民齎金以贖其子公坦一無所受公坦宣和六年生

通直郎 吳世延景祐五年進士授朝奉郎屯田員外郎知梧州最為周濂溪所親重常相與唱和有詩集行世

林緒藻六世孫也五代末杜門避世常慕陶靖節嚴光之為人窮索古典脫從於功名之途大中祥符七年詔舉草澤州郡以緒藻舉詔書云朕網羅遺逸崇獎風化苟一善之可稱俾釋巾而筮仕以爾居閩越之俗為鄒魯之儒頗飭行藏聞於鄉黨宜舉鹿澤任教州庠特授將仕郎本軍教授中書侍郎向敏中之

徐復字復之一字希顏寅三世孫也幼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行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適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於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氣求之遂悟大樂於八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侈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志於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鍾磬大變方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

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復尅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京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期當小過也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前年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凶豫王喪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冲晦處士補其子發志云帝曰子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高潔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萬松嶺山名每與林和靖往來杭人稱二處士翰學沈遼榜所居曰高士坊太守蒲宗孟題其舊隱云冲晦先生不肯官布衣謁帝布衣還尚嫌姓字騰人口惟恐文章落世間大隱不妨居市井高吟何處問家山平生寄意江湖上雲自無心水自開後十年卒出何晞賢直清慎恬於分義最為士林所推重云

方漸其先居游洋後遷郡城此諸父伯通伯鎮伯進俱登第浙政和八年進士紹興中通判韶州知梅湖南思積官至朝散郎平生清白無十金之產所至以書自隨積至數千卷皆手自寫定就寢不解衣林光

朝賢之答曰解衣擁衾會有所檢討則懷安就寢矣為小閣三間以藏其書榜曰富文鄭樵嘗就讀其書以詩美之子林鄉貢進士孫其義字同甫與族子昂鳴齊名大學博聞強記嘉定七年特奏名終從仕郎嘗游江浙館于金壇名卿王遂因授業焉在學一日心動裹裝徑歸未入門而母歿為好問洛書工詩文出備

鄭伯玉字寶臣露之後後埭人八歲時叔父殿中丞試之曰伐木斧聲聞谷口隨答曰過橋影映波心叔父奇之景祐元年第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淮南節度掌書記七年改大理司直充撫州觀察推官韓魏公薦為殿中侍御史為人端直不屈權貴好為詩所作有三百餘篇名曰錦囊集時人以一者作琪方提舉孝寧詩類為一集號烏山三賢九執政得失士夫臧否皆託之詩如欲輕賦歛則製老夫吟嘲新法則味蕭田作嫉邪說則著閑居書懷恤民力則作豪家吟之類異已者多嫉之年未五十以親老棄官歸郡守俞希孟高其亭曰綠野閑居二十餘年卒子叔明叔僑孫至道亨道事道相繼擢第伯玉皆及見之後贈通直郎出何



方惟深字子通文龜年景祐元年第進士與蘇絨齊名仕至屯田郎中所著有經史解題群書新語卒葬姑蘇惟深曰居焉舉進士不第晚為興化軍助教王安石輩愛其詩精於警經謂元白陸皮有不到處趙志

方黃吳林徐鄭方傳第十二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慎言字應之廷範第五子仁載之孫也第咸平三年進士知信豐蘭溪二縣號稱神明祥符初以殿中丞受詔往滿青數郡均給蠶賦使還稱旨許擇近地便處通判福州仁宗即位改侍御史屬丁謂貶崖州遣慎言籍其家得士大夫干請書問悉焚之人稱其長者請復郡知泉州歲饑大發官廩以貸民又奏免丁稅全活者衆父老相泣曰微方公我輩無以生又何有子孫哉自是生子多以方兒名歷兩浙轉運使浙河之滯歲百萬石順指而集景祐初錢塘江決數十里慎言親庀工授材壘石列大木以殺潮勢賜蠶書褒美改知潭州處劇而裕潭人僚而祠之入為諫議大夫會擇重臣鎮南越遂以朝請大夫知廣州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慎言既貴先推恩於從父昆弟而後及其子道沒而孫尚白衣人服其義從孫适元符三年以特奏對策殿庭乞復元祐皇后上不加罪命收實後名尋又上書謂秦人絨口腹誹而享國日蹙東漢宦官擅權而桓靈以降所存者位號武王數紂之罪在於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百姓所言皆讖切時政衝替求不得改官詔籍上書邪等人而适與焉

孫述熙寧六年以明經第歷遷親賢宅博士徐師福國夫人馮氏安康郎王孝鸞母也謫居瑤華通語王惟勤孝足以動天地感恩神因為草奏啗哀請命于上朝廷為之惻然遂矜宥有出知睦州以散間除王府翊善坐子軫上書論劾蔡京謫官以朝請大夫老于家

軫以父任太廟齋郎蔡京復相天下事滋壞軫疏列其過千二百餘言其略云京脾胃社稷內懷不道專以紹述為自媒之計上以不孝劫持人主下以謗訕詆誣天下交通閣寺納結宮禁靈國用則若糞土輕

名器以市私恩尚書省元豐所造京惡其地不利宰相盡命毀之建四輔郡屯兵數十萬遺門人為總管又以宋喬年為京畿轉運密諷兗州父老詣闕請登封意在為東京留守乘輿一動投間竊發呼吸群助不知宗廟何所依倚乎又建方田法欲擾百姓而鹽法朝行夕改鈔為故紙鹽為棄物號泣籲天赴水自縊者不知幾千萬人元符末年陛下嗣服忠義之士投匭自見者無日無之京分為邪等踪配縶置不齒仕籍則誰肯為陛下言哉又遣子攸日與陛下遊戲惟以花石禽鳥為獻欲愚陛下使不知天下治亂自

古人臣之奸未有如京今日之甚陛下安可愛一國賊而忘社稷生靈之重乎詔以疏宣示東京請付有司推究於是命御史臺鞠治獄具詔貸死編管嶺南靖康元年軫詣登聞鼓院上書陳訴始得收叙

方慎從字惟之慎言弟也景德二年登進士甲科受秘書省秘書郎歷知弋陽懷寧同安懷安導江蘭溪六縣通判饒州荆南府知潮漳嘉三州再知漳州改都官郎中以老歸卒慎從所至有德於民在導江日有楠木連理嘉禾九穗之祥重書褒異守漳日適慎

言守泉州旌麾相望二州人榮之及再至漳人夾道歡呼曰吾父復來矣子諫臣侍官于漳手斷合水孽蛟死漳人憐而祠之封清水侯孫价初名儼熙寧六年進士大觀初知安豐縣用薦召赴都堂審察蔡京以价不肯私謁罷復知候官縣已而掛冠里居二十餘年終曾孫為殿中侍御史初慎從在嘉州手植荔枝于郡圃賦詩有留取清陰待子孫之句至大觀中禱持節按蜀部學嘉父兄擁車誦慎從詩為賀族孫旬紹聖四年進士除太學博士歷提舉廣東京西學事通判建州時劇賊范仙桂嘯聚境內旬躬督

捕揭榜許自新賊徒殺仙桂以降移衢州卒贈中奉大夫有文集藏於家

據出方志等書

陳侗其先穎川人遠祖邁唐武德初令莆田始家刺桐巷曾祖正則從陳洪進入朝以詩為太宗稱賞祖絳咸平二年進士甲科累遷工部郎中知河陽府移福州先是夏竦與絳同試制科舉賢良有憾於絳及竦執政絳展轉外任卒絳子動之說之同登天聖八年進士官竝至秘書丞侗與弟睦俱動之子也侗嘉祐二年進士英宗朝韓琦文彥博諸名公交薦侗宜在館閣富弼守汝州辟侗為從事會弼歸執政即召

蘇軾嘗送以詩繼知湖州

試除館閣校勘出知陝州

劉摯亦送以詩皆極推重之睦嘉祐六年進士第二累遷史館脩撰判尚書刑部進鴻臚卿命草書慰問高麗嗣王神宗稱美之以寶文閣待制知廣州卒贈少保睦子彥文以職事登對稱旨賜進士出身歷戶部侍郎顯謨閣直學士知慶洪楚江四州在江州時盜張遇犯州城彥文擊走之建炎初除江淮制置使許入都堂議事卒侗之子彥恭州志謂侗之祖絳後

彥恭字子愿元祐三年中進士乙科調太平州司法

擢編脩勅令所刪定官以事忤蔡京改宣議郎通判

保州代還京當國復通判代鞏二州鞏被邊官吏習

用庫錢彥恭獨守法具條兵宿駐十餘萬其風為變

熙州姚雄請以弓箭手墾田實邊宣撫使童貫忌雄

陰沮之州縣莫敢忤彥恭推行之歲得米九萬斛貫

至鞏守帥以下屬嬰鞏鞏拜道左彥恭獨朝服揖貫滋

不悅會鞏歸除提轄河東坑冶鑄錢京以其黨王桓

兼之桓欲增監鼓鑄其數倍經彥恭曰山澤之利不

可竭祖宗之額不可踰以此病民吾不忍也桓怒以

擢罷歸以之提點九路坑冶地綿百餘州前職率俸

險遠家居可否事彥恭冒風濤瘴癘周行萬里至課

贏十倍知壽春會金人寇京師王室求告難彥恭讀

詔書泣下悉禁株而西或曰世亂如此空一府無兵

可乎彥恭曰陛下安在而守臣欲留兵自衛耶既而

叛將李安提兵及疆剽賊李全亦竝城宵掠彥恭單

騎叩安營諭令討賊安聽彥恭乃安以兵會之

斬全師還厚犒安等趣其兵西州以無事歲餘復請

祠連上至會精請老卒葬平江

徐確字居易寅二世從孫曾祖昌嗣以明經除秘書

郎陳洪進辟掌書記末初首勸洪進納土洪進欲害

之遂走京師及江南平洪進始悟其忠乃命其弟昌  
圖與陳仁璧奉表上版籍確元豐五年試禮部第四  
策丙科尉求泰俗喜屠牛確嚴禁之會今之子病思  
嚼牛心屠者市一犢特殺之憤嚼刀奔尉治確適造  
縣庭憤走縣庭下確令跡所往為驗治屠者送牛承  
天寺為長生牛提點刑獄祖無頗刻石記其事時蔡  
京以官祠寓居與確有鄉舊確既改官京入相欲留  
置講議司確辭從吏部選知象山縣久之召為宗正  
丞出使兩浙提舉常平適大水歲飢確考禹貢三江  
之說得吳淞古江以為太湖東注入海吳淞江在下

流向者潮泥湮塞水溢為患請自封家渡古江開洩  
至大通港直徹海口計七十四里役徒二百二十萬  
米千餘人以常平錢米一十八萬三千餘貫石充和  
糴之費水道遂通明年三月詔以役人死亡者象水  
仍為害百姓怨咨皆坐貶降事見宋史後確守江州  
中貴人使具舟載花石以貢確拒之司諫陳瓘方請  
居確時往來且書抵蔡京曰瑩中久廢宜平前寃少  
伸忠義之氣入為尚書刑部員外郎轉朝奉郎致仕  
卒子師仁壽仁雜出何  
師仁字從聖幼敏悟甫七歲過外祖家外祖讀霍光

傳疑光何以為不學無術師仁曰伊尹放太甲而光  
不知非不學耶外祖大驚大觀二年年十八與從叔  
昭同登第任泉州司法參軍調素州司曹召為秘書  
省校書郎時脩史極天下之選得四人倪若川劉大  
中汪藻而師仁居其一除編修遺史檢討官兼次崇  
文總目閱再歲遷著作佐即在東觀因得未見之書  
晨夕披讀文章益汪洋落筆數千言追配古作者有  
集行於世出何志壽仁字子由天資曠達好讀書投  
羅今古為文欲追古作尤長於詩嘗遊場屋不偶遂  
束書遊四方遇佳山水必極興而後返晚乃傍所居

築坡種菊自號菊坡叟中葺數椽命其卷曰憂蝶軒  
曰觀魚臺曰漉酒陳正獻俊卿梁文靖克家王龍學  
十册皆有詠贊年八十餘卒出何志  
方偕字齊古隋泉州長史叔達之後也父鼎太平興  
國初從陳洪進入朝累贈工部侍郎借十四歲能為  
文二十及進士第為温州軍事推官歲飢民欲隸軍  
就廩食州不敢擅募借乃請提點刑獄呂夷簡曰民  
近流亡不早募之將聚而為盜矣夷簡從之籍為軍  
凡七千人後遷汀州判官唐肅使福建以建安多訟  
日數千百人檄借權蒞旬月而訟清縣產茶每歲先

社日調民數千鼓譟山旁以達陽氣借以為害農奏  
權之緊遷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杜衍判審官院以  
借唐肅所慰薦必其才行卓於人薦為御史堂推直  
官澧州逃卒傭民家自給一日誣告民事魔魘神歲  
殺十二人以祭州建其族三百人繫獄久不決借被  
詔就劾令卒疏所殺主名按驗皆無狀事遂辨幸以  
誣告論死御史知雜事龐籍薦為御史裏行再遷侍  
御史南京鴻慶宮災借引漢罷原廟故事請勿復脩  
元昊寇塞門郡延副總管趙振遠燒不出救詔借往  
按之法當斬借奏兵寡不敵苟出以餌賊無益也振  
由是得不死為開封府判官奉使安撫江南東西先  
是轉運使第民產高下給以乳香令民輸絹償之吏  
緣為奸民輸絹者率空手去三司出錦綺下州郡鬻  
之促期斂錢而帛無所用借奏罷之擢天章閣待制  
江淮制置發運使知杭州遷刑部郎中借以吏事進  
治杭州有能聲遷光祿卿卒本傳等書  
林積仁字充美蘊之後幼而傑異身長七尺豐額駢  
齒聲如鐘登紹聖四年進士歷知甌寧縣甌寧巖邑  
民稍失職則竄去為盜積仁諭以人情三歲益萬五  
千餘戶時以八最四善課群吏而甌寧為第一徙知

北海縣河歲決積仁伐石障水自是無患民疾病轉  
徙無歸者為之具醫藥秩滿再留凡五年尋改提舉  
河東路河東歲惡積仁發廩賑流民存活者益眾  
屬靈夏用兵轉餉盡出河東持轉中奉大夫尋知平  
陽府纔歷旬朔革去蠹壞及移京畿提點刑獄人皆  
牽衣泣送之靖康初平陽父老走闕下乞積仁為守  
以中大夫直秘閣再領平陽望馬首而拜者合當至  
寫像家置之夫幾以疾乞致仕紹興初起知筠州封  
文興縣男解去起為廣南東路計度轉運使卒于官  
初潮陽有健令楊耆年之獄累歲不辯逮至數百人  
積仁過潮一日而決及是置東下潮人醉哭之甚哀  
贈左光祿大夫積仁天性疆直若不可化與人交必  
呈寫肺腑僚屬或過差未嘗輒加怒辱婚戚之空乏  
者悉分祿賜之林艾軒嘗狀其行云出何志  
林之平字國鶴十世孫也崇寧五年擢第累遷監  
察御史建炎初隆祐太后南渡特詔臺官議察州縣  
之平乞降麻首存撫州縣以彰主上慰安太后之意  
深契上心洎朝見太后乃撫恤軍民群情感悅浙右  
州縣有非汎科率者即按罷之三年二月車駕南渡  
之平由海道徑赴行在上以長江守禦之策適論詳

臣議者陳招募海舟為不虞之備復謂之平為福建  
廣南路招募使之平歷開廣募六百餘艘由溫台赴  
行在適移碑求嘉海道支費無關之平有力焉時朝廷  
議福建行鈔益權酷之法之平奏請全闕不過數郡  
州縣藉益綱以為供億之費編民資勉蕪以為伏臘  
之養上可其議悉罷之召赴行在除右司員外郎時  
金虜犯浙右朝廷以所募破賊推恩轉朝散大夫遷  
左司上以防秋軫慮欲選朝臣出守求嘉執政薦之  
平忠力可倚除直龍圖閣知温州至則奉安諸殿神  
御戒嚴守禦尋以疾丐祠上念其功特授泉州卒于

官終左朝請大夫

出何志

方陳徐林傳第十三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方峻字景通延範之後有名衡者與其弟彬始居白  
杜峻衡之子也天聖八年進士為建安簿景祐初試  
秘書郎福州左司理嘉祐中請老分司南京居于家  
榜所居曰植德堂堂之南曰小隱聚徒講學嘗於所  
居東北鑿井既及泉峻禱曰願子孫居官清白如此  
水初峻官潤州識程珣及卒珣之子願既為狀其行  
又托范祖禹為撰神道碑子三人 士寧子容元宋  
士寧字彥昌少聰敏強學時方習尚詩賦士寧推究  
經史沈江古文詞凡四上鄉書第慶曆六年進士嘗  
為劔浦有治績三司使蔡襄薦其才從而薦者十餘  
人官至都官郎中 出宋史 子容字南圭皇祐  
五年甲科歷守惠州蘇東坡謫惠州相與倡和東坡  
嘗為點勘六經及書峻神道碑額官終朝請大夫 出  
同遊潤學至老書問不絕家藏伊川真跡十餘紙有  
比得二書皆有與世背馳求合古聖賢之語足下非  
混俗之流其志道之士乎願愚無他能斷聖人之  
道有年矣非徒自盡其心而已思欲天下之心吾心  
也故因足下之言探足下之意欣然不能已願足下

精心致志期於至而後已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得其門而入無遠不可到也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待勉而不能自止矣元家官終威武軍節度推官字子容絢字君素子容之子也篤學力行好為古文尤工詞賦壯年嘗一再至京師然非其志晚年部使者以八行舉辭不就工於書篆詩亦清婉允嘉集古嘗隱居西山草堂門人號曰濯錦先生字子容略字作謀子容之孫也大觀中由崇德尉召除剛定官累遷脩書局請外提舉廣東常平官和初在京東以不附燕雲之議忤王黼貶知瓊州先是累政不治略下車之始恩威並行為文勸諭黎蠻使不為民擾民德之改知潮州建炎中秩滿而歸年方四十八上章丐祠平生居官廉貧惟喜貯書有萬卷樓弟昉字文耕以略奏補官紹興中知長溪以廉謹聞葉顯嘗對人稱其清貧既而得替到京得潮州通判未上卒初昉無居室寓華嚴寺中及是貧無以為喪郡守鐘離松出俸三百緡給之而族人復相與出貲助焉出備志翁字汝雲元家之孫父舍與鄉書終其身不至都下者六歲而孤多所通解書一過目即貫穿下筆有軼

語其從兄略作萬卷樓儲書千二百筒語翁曰汝雲才性不出戶十年可移吾書入肝膈矣及登紹興八年進士第調閩清縣尉到官未一載歸閩戶十八年盡讀其書無干進意一第三十年所書藝三考有旨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凡九月以風聞論事聽外補卒于家初者翁與林文軒俱在錢塘艾軒喜李太白石曼卿之為人又愛晉人風度不俗調翁曰此數人來孔門恐一日者脚不得艾軒遂愧悟以翁為先聞道兄事之蓋楊龜山之學傳之王信伯信伯傳之藍官施廷先翁與廷先居最久至是艾軒亦定交焉及翁歸益與文軒講明道理以淑後進韓文公集未字耕道元家之曾孫少孤苦學弟子來者皆自教之每歲輒具終歲之糧兄弟杜門不出親朋罕見其面既而師事朱文公于建安乳道中登第調潭州善化尉復謁張南軒南軒深喜之謂世之可與共生死同禍福者未一人耳後南軒帥荆南辟未及游九言為厲曰是二人者能攻吾過矣未感激知已遇事無隱改知攸縣終宣教即知連江縣禾字耕叟亦登文公之門文公告以改過脩己之方莫切於論語弟子入則孝一章未佩服之出朱子集

壬字若水元家之曾孫淳熙中遊太學往返建安必  
參謁朱子十四年推第除長泰縣主簿朱子適守漳  
請壬上學事壬條上講說課試差捕等十事朱子令  
屬邑皆傲之學舊取陂塘穀以廩士壬以學校道  
義之地不可納無名之賦請於朱子以廢寺租代其  
輸又請蠲僧寺子斗錢罷科茶錢皆如其言及朱子  
召還出大學章句付壬俾刊示學者明年龍巖有變  
卒殺人獄吏抑同行者誣伏漳浦有僧斃於佃而鞠  
驗者皆曰服毒壬以郡委閩實抵卒及佃罪朱子聞  
之與壬書曰龍巖之行使無罪者不以冤死有罪者

無所逃刑此非細事秩滿除知寧鄉縣未上卒壬性

孝友篤守家法與弟申居終始無間言家人議析先  
世田廬既具草壬流涕不忍視而止出事之泰字嚴  
仲壬之孫紹定五年第進士歷英德府教授課試略  
如中州士習一變方大琮為閩漕辟幕府與洪天錫  
徐明叔號三賢幕還知長溪縣以邑前輩楊楫楊復  
及師儒黃幹竝祠馬法序冗職增弟子員民間懇  
米價重取例錢盡蠲之終袁州通判嘗哀拾其外祖  
林光朝遺藁為二十卷出通  
方嶠字次山與兄峻皆贈金紫光祿大夫世稱白杜

二金紫嶠景祐元年進士初調平陽尉改福州司理  
參軍州民難以誣繫獄守促令引服嶠力辨其冤  
不能奪鄭感泣畫像祠之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山  
陽縣移知循州吏多狡悍不法嶠廉得首惡數輩流  
之邵中肅然改秘書丞就遷太常博士知潮州潮與  
循隣民熟知其治行不待教而服兩州皆為立祠而  
潮以配韓愈改屯田員外郎通判淄濰二州遷都官  
員外郎舊歲荒安撫使命權密州嶠撫循有方密人  
德之故相龐籍學士孫沔交薦可用余靖韓宗彥又  
舉才行遺逸會遣使寬恤諸路民力適以嶠使福建

嶠詢訪利病條上多見施行英宗即位改職方員外

即通判吉州時汀虔私盜冠發遷知汀州嶠至鈎得  
酋長三人獨其宿負令捕賊自贖未幾各獲賊首以  
獻嶠許其自新給以袍帶悉之守捕自是賊發輒獲  
遷屯田都官郎中汀有巡檢與賊戰死其部卒懼誅  
遂謀為亂嶠謀知其首謀三人斬之餘悉奏免所  
活數百人遷司封郎中改太常少卿被旨赴闕方欲  
大用之以疾求散地得分司南京尋乞致仕歸卒子  
六人長伯鸞補候官尉有盜殺人追捕無驗伯鸞聚  
里民詢其姓名至曾忍著熟視之曰殺人者若也一



詆而服修建湯承道部使者行縣欲據今事風伯嘗  
使言且許薦之伯嘗謝曰墮人自進所不敢為且  
實不知知亦不當言也官終會昌今次仲字少穎悟  
日誦數千言十二從胡安定學諸生常千餘人較藝  
屢居上列擢治平四年進士官至著作即知南安縣  
次叔完元豐中補候官令民以築港澌水害懷安民  
田二邑交訟叔完往按之曰吾為令豈私吾民耶乃  
命改築以曾肇薦移知祥符號繁劇叔完治之無留  
獄官至廣東運判次宙熙寧六年進士由京東檢法  
召對除司農丞耻為草萊所舉乞補外遂提舉京西

常平奏乞給還程伊川舊買汝州荒田又以范伯揆  
唐義問皆名臣之後乞加獎推出方志曾孫審權初  
遊江湖所至交其豪俊及歸慨然罷舉業趨搢物外  
有以自樂與王邁方蒙仲劉克莊友善性好吟咏蛙集

方會字子元嶠之從孫少穎悟年十二為文賦十五  
通經義十七首鄉薦第熙寧九年進士調揚州司法  
參軍移建州教授學政大脩八州之士詳至朝廷陞  
十帥府選守臣以會知越州充兩浙安撫使繕城  
隍創樓船上所撰水戰法其法方員縱橫用六六舟

為無行不究八陣之意以時禁習進退疾徐如在平  
地會存志五年其私謁簡厨博省追呼人以不因政  
和二年召選入對徽宗曰卿場屋程文士人傳誦浙  
東政蹟列郡推先獎諭再四累爵文安郡開國侯卒  
贈太師會性孝友為待制時以郊恩奏季弟俞為登  
仕即子昭崇寧四年銓試第一官至駕部員外郎暄  
光州司法然軍始會在壽春愛羅山之境因塋馬建  
突初虜治維揚散兵兩淮發人塚墓暄恐會墓不免  
號泣赴援遂遇害出方志

士繇字伯謨會之曾孫也父豐之工詩朱文公嘗稱

其豪壯士繇早孤依母家邵武呂氏屢試有司不偶  
已而徙家崇安從文公遊遂廢進士業直以學古為  
事薰陶涵養日進高明方是時及文公之門者百千  
人而士繇年甚少學甚敏不數年遂稱高第六經皆  
通尤長於易聰明絕人而持之以孝謹將之以謙厚  
嘗有無一不掛口其氣貌簡遠涉世若甚疎而講  
論治道援古證今瞭然明白紹熙間文公之門人有  
至行在者公卿廷致惟恐後士繇在遠聞之曰異時  
必為學者禍未幾學禁果作矣又嘗勸文公少著書  
以文公教人讀集註為未然其憂深思遠多類此云

出中  
宰書

方峻方嶠傳第十四

蕭陽文獻傳四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余祖奭字景召初名祖禹其先由下邳遷遂安又遷建陽至唐校書鑄始居蕭之黃石父振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奭幼穎悟絕人未冠補太學生為學官鄭穆范祖禹及同舍生胡安國宗澤所器愛登元符三年進上第歷秀福清三州教授再轉通判建州鄉人林孝淵母老遠倅于邠慨然請易之自邠移蘭州會地大震山崩城郭廬舍盡陷祖奭若有神扶護置之隙地者亟拯傷殘活數百人廛死賑饑恩郵備至蘭人德之代還主管福建轉運司文字時建卒葉儂叛祖奭挺身諭以逆順賊遂退以功轉朝散大夫知南恩州屬海寇卓全高聚眾為暴祖奭控制有道賊不敢犯召對指陳時弊忤秦檜意遂引疾丐祠歸封文安縣開國男祖奭性至孝母喪廬墓父喪過時猶毀瘠其露降于塋林者兩月因名其墳卷曰甘露城東有白湖港祖奭捐資倡鄉人伐石梁空輾為十道行者便之于武弼紹興四年應法科中第一人移福建檢法官時臨汀嘯聚成禽多武弼之策轉承議即知南安縣民甚戴之至祥符禁祠祝其勿遽去以父老力丐歸養初武弼三歲喪母事繼母尤恭謹居父喪哀

毀蕪蕪食不下咽未及期而卒林艾軒狀其孝行

方志

黃琮字子方璞之後桓元符三年進士第調長溪尉  
或史便民丁父憂邑令憫其貧鳩錢幾千緡以贖琮  
却之徒步護喪歸知閩清縣時方與道藏安撫黃裳  
命為縣敘民貧谷數百萬琮獨不應命自隸郡以已  
俸四月輸之民立生祠改知同安縣民復祠之繼以  
漕臺檄攝候官縣縣有金太宰香火寺倚臺不為上  
供銀每後增給諸利琮嚴加徵督時謂其有廉無比  
執物有餘除通判漳州時鄉人方翼為守琮與之可

方志

方志

否相濟卒成美政未幾致仕給事中傅崧卿薦之于  
朝曰政宣問邑令以治行稱者黃琮陳麟翁谷閩部  
號三循吏而琮為之冠乞起用不報居母喪哀瘠不  
食其露降棺德情郡縣庶訪琮曰豈敢以冥漢要人  
欺君耶歷官三十年無一夫之田五畝之宅退休衡  
門十八年處之泰如也年八十卒於家 出何志  
黃彥輝字如晦璞之後少嗜學弱冠已有俊聲以伯  
祖隱名在元祐黨籍禁銅不得應試既而星變黨禁  
解始得貢太學第宣和三年進士攝候官尉時方募  
兵以衣糧不給作亂監司促附城三尉捕賊甚急彥

輝獲七十餘人而二尉一無所俘當坐譴彥輝乃分

首級畀之俱獲免差知羅源縣先是邑有不逞者冒  
衣冠子弟請托紛然官稍清嚴則浮言嗾扇彥輝至  
務清心守已不問其他偶首惡者冒名投牒輒加顯  
辟以警眾其風遂息宗室有不塾者陵轢官長豪奪  
民財彥輝榜諸邑人告不塾暴橫事迹中安撫使追  
還自是無抗政者轉奉議即差丞未春縣會朝命濱  
海諸縣置造戟州牒彥輝權知晉江縣事彥輝至  
令主吏曰民賦有定不可加斂縣帑有所謂本錢者  
盡刷出以坑其用縣例造九缸其成獨先差知同安

方志

方志

縣裏山表海寇盜陸梁彥輝中安撫司創築城壁周  
環六里安撫司奏保與減磨勘二年尋以使牒監納  
軍倉苗米剷除積弊奸人不得逞乃擢拾專斗誣誤  
欲以汗彥輝已而監司榜覈果於彥輝無毫髮瑕疵  
可指卒贈太中大夫 出何志  
吳公誠字君與大觀三年進士調古田縣尉政和初  
谷公誠掄利真諸法盡散其黨改承奉  
一悉因鄉里市政未嘗取之民奉祠日  
用之外餘悉委於官至千緡死之日

家無餘貲云出方志

李持正字季秉少與諸父宗師馳名大學號大小李  
宗師政和二年進士第正五年進士歷知德慶  
南劍潮陽三郡在南劍日適魔寇入州境諸將督捕  
急持正力爭以愚民無知戮其渠魁數人餘悉令歸  
業孫揆以祖蔭為於潛尉屬孝宗為高皇舉慶典揆  
上頌亮賦文詞奇古有旨宣付史館改知永春縣轉  
承議郎通判泰州陳俊卿惜其有翰苑才方欲大用  
未之任而卒家有休農亭內闢一書室朱文公書敬  
義齋三大字以扁之出方志

蘇燿字天寵與弟棫同入太學聲華籍甚元符三年

同登進士第提舉成都府學事乞便親移淮東時棫  
適提舉淮西至是父老二子迭迎養人為築華萼亭  
于兩淮界上入為園子司業所取程文與新經不合  
補外知泉福建三州及順昌府乃為禮部侍郎馬祠  
祿欽宗即位再以禮部侍郎召適時多故乃戒諸子  
曰吾不能死君難而苟竊君祿非吾志也乞致仕加  
太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卒棫字公美入太學時以  
書謁蘇軾軾喜而延之與叙宗盟官終園子司業以  
文學清介為徽宗所獎棫孫績以遺澤補官知沙

縣時有黔涅者數十百操戈鼓譟而出陌上無番行  
績徐起束帶盛服徒而往令三數輩前導眾知為績  
來却立不敢動績曰長官獨不可白乃弄兵俱死耶  
即汝一來吾能更活汝明日自外來無遠色悉令言  
狀得所為主者名乃於庭下撾殺之謂吾殺是則汝  
甫更活也林艾軒銘其墓稱其為海內豪雋云雜出

林伸字伸之孝子擢之後兄偉天聖五年進士承事  
郎楚州錄事叅軍伸嘉祐二年進士內侍程昉陳也  
曰實邊之策欲閉舊河開新葫蘆河於孟家口滄景

德隸四州俱被其害伸條以聞昉幼伸號一官知新  
會縣民有以復盜賞迎合其子者伸知之責其子曰  
朝廷數路求賢汝不能讀書應選乃欲陷我欺君耶  
竟寢之邑多諸司職田歲歛伸放其租稅十之九吏  
持不可伸曰不過為民一衝替耳後果符吏言伸恬  
不為意見弟七人其三貧不能自給伸推俸入為畢  
婚嫁族黨窘乏者悉周之以朝奉即致仕出方志  
黃宣政和二年進士任辟雍博士出知遂平縣時李  
彥附蔡京力助公田脅制州縣有奸民王時乞籍遂  
平之租以供延福內藏凡三奉御札專委檢按宜厚

為執奏至遣中使周訥到縣覈實宣復以身扞之得  
免由是蔡州十邑惟遂平獨無公田後召為太學博  
士卒出志

余黃吳李蘇林傳第十五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鄭濟字興梁露之後未冠遊太學文藻穎拔第  
五年進士調潮州司理就移端溪今先是縣官踵死  
濟至詢其故曰縣解有古木妖當具牲牢禱之濟戒  
工伐木妖遂絕中丞石豫蔡京客也欲薦之臺職濟  
力辭居即官不遷者四年出知海州移衢州改亳州  
皆出蔡意毫境接陳宿盜滿數濟推行保伍之法道  
無拾遺召赴闕改提點荆湖南路刑獄陛辭徽宗曰  
湖湘多盜賊卿以何道處之濟以元豐保伍為對上  
曰神考此法正為盜賊設也卿其勉之濟至湖湘力  
推行之盜賊屏息受代起闕上慰勞甚厚除知泉州  
尋得祠請致仕卒出何志  
方廷實字公美長官廷範之後由舍選政和五年賜  
進士出身累遷御史臺檢法官時相秦檜方主和議  
虜使張通方來議和一時名士大夫皆以為不可廷  
實流言臣每論和議之無益徒沮將士之氣故檜雖  
之亦今使人以江南詔諭為名或傳陛下欲屈膝受  
詔則臣不知所謂也嗚呼誰為陛下謀此也天下非  
中國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非  
陛下之天下陛下有祖宗積累之基有長江之險有

甲兵之衆群臣萬姓三軍皆一心欣戴陛下陛下縱  
未能冠復神州尚可保守江左何遽欲屈膝於虜乎  
陛下縱忍為此其如中國何其如堯王之禮何其如  
天下之心何除監察御史翰林師說餉廣東與循州  
韓京交奏事下御史廷實坑疏言韓京有方面功或  
外置有中真民心常移林師說於是移師說廣西京  
語及則曰方非婚事於林者平心乃爾佛地位人也  
幸以宗正少卿被旨宣諭三京淮北廷實至京西先  
朝謁陵寢見求昌陵而下皆遇驚犯秦陵至暴露廷  
實解衣而覆之比還檜預使人戒之曰見上幸無言  
及他事且約以美除廷實曰欺君之事吾不忍為及  
見上歷歷涕泣言之遂求外補不許請益力除直徽  
猷閣提點福建刑獄至則首疏請解官贖胡銓罪檜  
蓋銜之時海寇竊發廷實謂必得習歷風濤之人用  
之此以盜禦盜法也有鄭廣輩由此途得武弁廷實  
延見詢究不以往事遇之其人得自竭盜相繼遁去  
先是福建有月輪列肆行戶等第謂之鋪例亦曰免  
行錢既入委府又設為和買廷實奏削其例泉州未  
上丁內艱服闋除廣南東路提刑有挾槍勢為威福  
者廷實廉得其實案之章再上不下遂上章納祿未

報卒于官廷實負才識善鑒裁歷官所薦多知名士  
如林安宅龔茂良何大圭傳自得林孝澤吳進宋藻  
黃濟皆一時選也尤攻詩律有集行於世世方  
王晞亮字季明莆田今係隆之後從兄晞韓宣和六  
年進士紹興間樞密樓炤宣撫關陝辟為屬還改京  
秩屬朝廷欲借兵西夏倚角金虜差管押生番三百  
余口歸夏國道無跡虞崇遷大理少卿方廷實宣諭  
陝西嘗贈以詩晞韓和之曰誰構定遠不生還驕騎  
翩翩出漢關未肯西風回馬首要傳飛檄過千山時  
秦檜方主和議深疾之誣以他獄欲寘之死上閱其  
勞移漳州赦歸卒晞亮宣和初貢入太學連中九魁  
陞上舍紹興元年釋褐賜同進士出身歷建汀教授  
福州宗教初秦檜為太學正晞亮為學錄及檜當國  
冀為已助晞亮歸然守正檜知其不附已罷授福建  
安撫司幹官兩任會山寇發請兵于朝帥委晞亮從  
軍俾授諸將方峇晞亮調護諸將區處得宜寇皆束  
手請命諸司列薦檜終憾之復差通判台州自右選  
調十九年方改秩既又投閑五年檜死始以國學博  
士召甫半年除吏部員外郎奏乞優取經義之士詞  
賦人才不得過十分之三遷工部侍郎前國子祭酒

不四年拜給事中全亮渝盟據淮甸晞亮舉李寶於  
偏裨中為水軍統制卒焚虜萬艘晞亮稍介一時繳  
駭倅人觀聽尋以定奪朝士忤權要出知漳州終更  
以秘閣脩撰致仕卒晞亮天性忠純長身方面為高  
宗所器平日自謂立身當有本末最惡進不由道故  
多積忤尤粹經術所著述多取講解六藝是非而折  
衷之前後稟集詩賦序記等文百五餘篇號過庭遺  
錄子五人皆蔭補官姪棟淳熙八年進士晞韓子也

太冲字元遠晞亮曾孫也擢嘉定元年第為湖陽尉

歷湖北浙東提刑司檢法官識議平恕不苛知吉水  
縣兵饑按產敷糴官不抑價巨室樂從從桂帥趙師  
恕辟經略司幹辦公事會宜卒據城叛以帥檄攝州  
事併力夾攻梟賊全城知梅州力爭不收浮鹽改大  
宗正丞輪對言陛下何不以太平責宰相以讜言責  
臺諫侍從以富強責主兵財者又言今君子屢招而  
不至得無有後漢魏仲英之嘆者乎漢書魏桓字仲英友陽人桓帝時徵為郎其為人動之行恒嘆曰今後宮千數其可  
隱身除考功郎中以即班對言括田權契遣使與利  
非使無禮部郎中丞尋燕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

輪對言頃考太學秋試參詳省闈論體貴精圓而今  
麤疎策體貴明整而今繁冗賦亦引語錄殆類方言  
宜有以變之理宗他日語大臣曰王太冲所論文体  
誠是以風聞罷奉祠除知汀州需次卒太冲性方疎  
倖入奉親外與諸弟共之自少擅聲律多通古書惟  
以理學為質但而非之有奏議等集凡數十卷

鄭濟方廷實王晞亮傳第十六

潘孝陳游傳第十七

潘慎脩字成德父承祐仕閩後歸江南仕李景至刑部尚書致仕慎脩少以父任為秘書省正字累遷至水部郎中兼起居舍人開寶末王師征江南李煜遣隨其弟從鎰入貢買宴錢求緩兵留館懷信驛旦夕捷書至邸吏督從鎰入賀慎脩以為國且亡當待罪何賀也自是每群臣稱賀從鎰即奉表請罪太祖嘉其得體遣中使慰諭供帳牢餼悉加優給煜歸朝以慎脩為太子右贊善大夫煜表求慎脩掌記室許之煜卒改太常博士淳化中秘書監李至薦之命以本

官直秘閣俄與直昭文館韓援使淮南巡撫緊遷倉

部考功二部郎中咸平中又副邢昺為兩浙巡撫使俄同脩起居注景德初上言衰老未外任真宗以其儒雅宜留秘府止聽解記注之職數月擢為右諫議大夫翰林侍讀學士初寇準數毀慎脩及準守鄧有告其不法者詔慎脩驗治乃密疏準才堪將相所坐皆註誤不足罪時稱長者慎脩風度醜藉博涉文史多讀遺書善清談先是江南舊臣多言李煜闇懦事多過實真宗一日以問慎脩對曰煜或情理若此何以享國十餘年他日對宰相語及之且言慎脩溫雅

不忘本得臣子之操深嘉獎之當時士大夫與之

者咸推其素尚然頗恃前輩待後進倍慢人以此少之子汝士官至工部員外郎直集賢院李欣字公愉後埭人也曾祖丹唐宗室蔡王蔚八代孫為隰州刺史貶莆田令咸通十五年以金州刺史召還方被命卒葬松嶺茅洋遂家于莆子崇校書郎梁改唐祚崇嘆曰吾寧能為劉國師耶棄官歸欣其孫也第太平興國八年進士歷階州推官自知州以下皆坐買馬得罪欣獨免由是以清謹聞召對擢通判耀州時關輔盜賊充斥欣陳討捕之策踰月悉平

改知儀州忽傳寇至民將避去欣登城顧瞻笑曰何

任寇敢犯我邪及探騎至果渭州兵討虜遂耳拜屯田員外郎出知解州久雨壞鹽池欣繕治溝塹課大羨詔留再任以屯田即中知福州有善政民繪像冲靈觀祠之歷廣東廣西京西轉運使始仁宗為太子欣處師儒及即位賜重書褒問除衛尉卿遷諫議大夫卒子八人宗元宗閔相繼登第餘以奏補入官李德昭字子晉其先自會稽徙溫陵至評始遷莆之北郭德昭之曾祖也德昭第崇寧五年進士歷兩浙



提舉國子博士除和州朝廷議選常平官令赴闕  
親諭遣之諸路凡八人而德昭提舉廣東賜對稱旨  
留除度支郎官建炎初差知建州州卒三百人先屯  
廣州至是聞葉儂賊平徑還郡疑其從叛或請殺之  
德昭力言不可而止三年叛將苗傅劉正彥敗走入  
閩韓世忠追獲正彥而傳逸德昭分兵守隘獲傅檻  
送京師時提刑林杞爭功朝廷不能決僅論功轉朝  
奉郎德昭尋謝病歸隱于北山築庵名待盡戒諸子  
毋得陰叙占仕版陳俊卿列其事狀於朝而賞格竟  
不行後建太思之祠于白鶴山弟德暉字子光政和

八年進主任陽江令

陳鶴字聞野天資醇謹宣和六年第進士調海陽尉  
授建安丞秩滿轉惠州僉判惠俗僻陋士風不振守  
吳達老與鶴同志大興學校鶴親典教事執經者歲  
數百人鶴乃捐僉判廳所得鹽倉籬頭利市錢置學  
田以增廩又表置學官自後文士彬彬惠之倡學實  
自鶴始轉朝奉郎廣州通判海寇倡厥帥遣鶴督捕  
鶴歛兵示以無事俄而掩襲擒三百餘人兵官貪功  
請悉誅戮鶴原其脅從者二百餘人逾年以疾卒于  
甯

宣教即知潮陽縣值梅州倭賊起朝廷特除知梅州  
輔威名夙著比入境辟盜歛迹遁去郡治肅然未  
憂解官詔定復知象州卒

潘李陳游傳第十七

林蘇王陳林傳第十八

林宋卿字朝彦仙遊縣人崇寧五年以合選登進士  
 第初娶三山鄭俠孫女所獲奩資不為已有寒賤出  
 京者例厚贖之西歸道出通州與年友廖剛拜陳了  
 翁求教了翁徐曰頭項直宋卿言下領悟所得為多  
 又嘗從楊龜山游故立朝行已多遵二先生之槩履石  
 試秘書省正字權直翰林學士院出知茶州時邊臣  
 多以開拓蒙賞瀘南帥司因奏開溪費州南通辰沅  
 西抵瀘戎置一州二縣夔梓二路聽其節制宋卿上  
 疏反覆數千言其略曰溪費州檢踏劫恐生夷疑惑  
 別致生事大率得其地不足耕得其民不足治若不  
 杜窒其源則按武邊功者展寧不斷喪六十州生民  
 之命脉乎徽宗覽奏惻然詔罷其役帥臣禡官命宋  
 卿兼提舉夔州潼川府路兵馬都監仍知茶州時二  
 漕皆出龜山之門隨亦合奏開陳其不可龜山聞之  
 曰觀復和卿朝彦三子學同方真百鍊鋼也未幾思  
 州納土夷官田祐恭與弟祐祥為怨家告密憲臺欲  
 寘極刑朝命宋卿瀦其獄宋卿至察其誣誤者釋之  
 以事干邊防乞從末減奏至上大喜時尚書省令變  
 路十萬緡克燕山軍需末御粟漕以保障繭絲當推

輕重變門至隘人心易搖未產下戶當為蠲削故恭

氏德之尤深官滿運判張深與部使者薦宋卿治行

乞界再任上曰是嘗奏罷溪費州役者姑與再任以

寬朕西顧憂宋卿蠲恭民宿逋二十萬八千四百五

十餘緡米十五萬四千三百石有奇自受俸非祿令

所著者一介不取家繪生祠奉之靖康中以頌言得

旨衡管諸公賦詩祖饒馮時行詩云並游英俊顏如

甲頌德變謠口即碑假使當時頭項縮了翁泉下也

相嗚僑寓涪陵之朝亭日與其士大夫唱酬歌咏以

自適涪人以宋卿才學出處與黃太史相先後因號

為小涪尹和靖見之曰溪費一奏皆自養氣中得之

後薦於張浚浚以元樞宣撫川陝辟宋卿參謀軍事力

辭建炎三年詔四川監司舉流寓之才能者以聞涪

守王擇仁薦宋卿學識純正氣節剛方可備中興任

使遂召赴闕河北帥臣奏兵興機密帥幕參謀以儒

知兵以節全城無出於林宋卿者得旨差充湖南帥

司參議浚復由相府出都督泉復推宋卿赴督府稟

議嘗條湖北事宜及兵籌五利等集浚視師江上欲

辟為宣撫判官宋卿辭以家累寓涪欲挈東歸浚還

朝首薦之蒙召力丐祠歸里終朝請大夫弟末臣宋

徵皆宋卿自教導後同時登第出何志有之字公信

宋卿之曾孫也嘉定十年第進士授賀州司法居民

以茅竹為屋有之請于州代以土丸賀民之有棟宇

自有之始再調肇慶司理獄訟平允郡守賢之命攝

教官條陳修城誣賴察佐受詞畫船稅重脩火政築

舊壕六事以獻守轉聞上允之劄示二廣民蒙其惠

通判建昌軍攝郡總所網運不辦有之積俸錢補發

秩滿知南雄州未至而卒同邑有丘斲宇渭夫少嗜

讀書尤明於周禮繇鄉舉補大學實慶二年進士第

五人調昭慶軍節度掌書記再調江東提刑司幹官

諸公交薦其賢除大學錄尋除大理寺司直卒于官

斲為人長厚與同列無間言鄉人葉大有尤敬重之

官至奉議即出何志

蘇欽字伯臣與前侍郎輝同祖自都統領軍使益入

閩子孫散處泉之屬邑至欽始自德化遷居仙遊宣

和六年登進士第歷惠州錄參時盜賊充斥郡將務

立威捕至輒寘之法欽白曰盍少須之審讞得實加

戮未晚郡將怒以為縱賊將劾之欽不懾會審者至

果平民得免丁外艱哀毀骨立廬墓六年不忍置墨

衰調知閩清縣帥張浚嘉其廉退且有治劇才易治

閩縣與漕使賀允中交薦之改知新建縣時諸邑多

積欠郡責盡數催徵欽獨爭之曰民力告竭二稅分

赦及常歲足矣若加筭筴責辦為民父母何忍為之

吾有去爾守不能屈辟廣州機幙攝倅事會預押船

例賞一資應之同僚改江西帥屬值贛卒叛帥憲爭

致之寇平論功以欽若首權守巴州陞辭高宗論之

曰臣當先布朝廷寬大之恩期於不擾上首肯之巴

無逆兵例出脚粟三千緡欽悉封還以代輸賦改知

閩州自俸給外例錢互送皆不受尋除利路轉運使

時吳璘也重兵於興元知欽出張浚之門深加敬愛

每行部至其州輒厚禮迎稿留館於第宴饗之外饋

遺甚厚一無所受璘愈敬之尋以疾終欽廉儉出於

天性政事甚精文學割俸市田分給諸弟扁其堂曰

富義自為記以示子孫俾引而勿替云出方志

沈字澄若以父欽蔭補官調餘干尉時令丞簿皆不

事事監司郡守委送叢至沈于决精敏丞相趙汝愚

其邑人也時方魁天下喜沈廉介有守折節與交改

秩知臨川縣縣有述陂久廢沈勸富民分治之民蒙

其利時經錢缺解至捐俸代輸秩滿質錢治裝俸資

州張南軒帥桂林知其父為魏公所知且喜沈有父  
風檄攝帥府又攝高州尋以廉吏舉之經略劉淳  
繼至又攝桂府武弁陳姓以高爵為邊吏交通諸  
蠻納賄巨萬事覺逐獄當路有為之地者觀望莫能  
決厲沈治之卒正典刑一府肅然除知雷州時母頽  
八年七十七聞沈治獄事多所平反喜曰昔人以平  
反悅其親今吾可無憂矣秩滿赴闕面陳三劄一乞  
折納徐聞丁米以便民二乞籍海舟以戢奸盜三乞  
戒約廣西軍寨不得差人回易孝宗嘉納除知新州  
陞辭賜對便殿又陳二劄一請易常平陳米除豁耗  
折虛數一請降旨經理邊江被水民田租稅上稱善  
久之趣之郡比至百姓歡呼迎之歌曰蘇使君來何  
晚使我夜不寐朝不飯州賦額儉帑無羨餘月給廩  
俸皆先屬吏去日持空券出嶺移封州首請減放丁  
米及經制無額之數丁內艱服除知辰州辰舊無貢  
院惟附常德試至沈始試于州士子便之尋退休扁  
所居之軒曰止足親戚或有請托者謝曰吾居官曾  
不以己徇人其可強人以徇已乎年七十八卒沈冢  
次坦夷表裏洞徹為政務與利除害不以發擿為聰  
明故所至民安所去民思稱廉吏云此方志權守元

中少侍父沈侍賓州嘗從張南軒學從父國學博士  
總憲為鄉名儒權復參和焉故其學問日積錄太學  
登淳熙十一年第調梧州推官帥蔡鼓聞權世有廉  
名檄攝帥屬調三山教官訓迪不倦改秩知餘干縣  
沈厲治也至官卒人多痛惜之權子國台從瓜山潘  
柄受學從孫三英早登洪天錫徐明叔之門克世其  
家學云此方志  
王回字景深曾祖導駕部郎中父惠守太理寺丞回  
小事親孝第熙寧六年進士累官松滋縣令荆沔俗  
用人祭鬼回捕治甚嚴其風遂革監陳留縣酒提點  
刑獄羅適以回不自表裸率其顧臨等共薦之改知  
鹿邑縣歲餘邑人狀其治行乞留者萬餘人召為宗  
正簿充睦親宅講書回與鄒浩相友善哲宗立賢妃  
劉氏為后浩將論之以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  
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之素志也及浩  
南遷人莫敢顧回欵交遊錢為之治裝往來經理且  
慰安其母事聞建請詔獄眾為之懼回居之晏如御  
史詰之對曰實嘗與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  
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徒步出都城行數十里其子  
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官權監察御史

數日以疾終年五十二侍從臺諫上章乞錄其子恤其家以獎勸忠義召除其子渙老郊社齋郎蔡京為相奪之仍列名黨籍宋史本

陳開字發明以太學生登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密州

教授時太守蘇軾深器重之諸生力番更七年而後

代密州儒風之盛自開始後入為太學博士召對進

兩制其一排新法其一去小人進君子言議激切當

國者忌之出為維州通判尋除宗正寺丞官至朝奉

大夫累贈金紫光祿大夫蔡襄狀其行子華元符三

年登第出河志

陳覺民字達野柘山人第熙寧九年進士元祐間詔

蔡賢良方正林希錕總以其名聞時方紛更神宗法

度人莫敢言覺民陳役法則乞復願役邊事則乞勿

棄地其則切時議欲罪之并坐舉者賴言者復免

知建明縣以救養得民心家畫像生祠之累遷宗正

丞將大用覺民以母老乞補外歷知漳建二州摧福

建路轉運判官移知福州故樞密安惇舊與覺民為

同舍生情好甚焉元符間任諫議大夫中執法曾無

片言援引及謫守長沙乃欲以覺民自代今小史持

文書為驗意規厚利覺民笑而遣之惇由是不樂及

居政府言者承惇意劾深尋起知泉州時有司建欲權六郡酌覺民陳五不可且移書約他郡同論之

事遂寢尋遷本路提刑兼三路都轉運使并提舉河

渠復知泉州廣州所至有治行兩為御史使者凡過

郡邑未嘗與僚屬妄交一談其風采嚴峻如此官至

中奉大夫諫議陳瓘狀其行子璘大觀元年賜上舍

及第官至吏部郎中宋輔政和二年進士因論二蔡

貶餘姚縣主簿宋史本

林豫字順之熙寧九年登進士第授惠安縣尉改集

慶軍判官淮南賊嘯聚連水軍朝廷下外臺求部使

能措置者眾奏豫為本軍使多設耳目賊遂就擒餘

黨入海州復檄豫攝倖事亦殄滅紹聖初時相以

豫善謀議奏授內藏副使先是朝廷既棄地和戎至

是復寇麟州豫建議謂宜先脩葺蘆米脂安羗浮屠

諸寨通都延路以為麟州應援後卒行其議歷知保

德軍邠州四年虜人撤霸橋深入陰豫河北治邊安

撫使豫乃乘間與衆虜人無能為也後因陞對哲宗

褒獎再三元符三年除都延路兵馬知鄜州黃河北

決移守冀州盡收老弱幼穉廩以官粟募少壯者築

堤厚與之傭民賴以全活崇寧二年除真定府兵馬

知邢州力議鈔面錢陝西銅錢之弊及朝廷下本路折糴豫格不行數年時宰期年罷去徽宗終思之大觀四年知邢武軍凡歷七郡悉有遺愛邢臺邵武之民各畫像立祠初豫受知於二蘇最深軾嘗薦之有云勇於立事常有為國損軀之意試之盤錯必顯利器儼亦嘗薦之有云吏幹強敏長於應變更試迭用必有可觀及軾以作詩譏切下御史獄豫適賜對神宗問所薦謂誰豫曰蘇軾問何以識之曰臣經由杭州固會容識之又曰是日所談何事曰臣子所言無非忠孝詞氣從容略不避李定筆側自及軾貶惠州軾貶雷州章惇恨豫餒餒詞有怒髮衝冠壯心比石之句左遷雲騎尉後竟坐二蘇所薦入元祐黨籍所著有華峰草錄出何志

師蓋豫之次子也兄師舜靖康中以守職不肯避虜全家死於難官至中大夫師蓋以父任奏補三班借職授樞密院宣差維澤縣尉上書論邊防利害議切時政番京師聽責金虜深入臣僚以師蓋所論多可采有奇差充京畿第十四副將累授武翼郎閩門宣贊舍人提舉京城四壁守禦使司後軍統制虜犯京師侍從孫傳等薦舉差充京畿第一副將訓練馬步

軍陳番縣駐劄楊時在講筵奏師蓋曉達軍政使專督訓練必有績效可觀授京畿第一正將守禦鄭州原武虜至不克攻去既而虜自滑州渡河再犯京師諸將皆遁惟師蓋孤軍守原武不動劉詒為丞相何桌謀亟召師蓋兵入援師蓋行次封丘遇虜迎戰大破之明日虜兵大至師蓋謂其副曰虜衆我寡誠不敵然此吾致命之秋尚何顧哉遂奮力戰死之一男若淵甫時一女九歲妻葉氏及男乳母襁負南歸流離道路凡五六載抵家若淵稍長痛父暴骨原野刻沐招魂葬歸僊後有留題於其墓亭曰虎踞龍蟠經幾春靖康孤節照蒼旻至今凜凜有生氣愧死當年膜拜人即長元也弟師臯通直郎後亦死於王事朝廷特官其一子出何志

師說字箕中豫之第三子也少舉進士知名以父蔭屢當補官遜於從兄師文及弟師龍故入仕最晚試銓曹第一調嚴州司士時青溪盜初平作新寨聚兵驕甚郡請師說攝理官以經畫之悍卒帖服遷知德化縣還道桐廬會盜發支邑民遮道乞番郡白之朝因改建德縣賊平倅新定虜犯二浙新定民大恐師說入白郡將請靜以待之乃自擁十餘騎出城遇虜

騎謀曰吾受命主帥以城降者賞師說叱之曰吾聞  
國家命不聞賊命檢斬于市以故新定之民嬰城死  
守累遷兵部員外郎知建昌軍丞相趙公力薦之其時考之疑鼎也拜廣東運判韓京以武將立功知  
衛州頗驕慢不可制師說上其姦狀後京謂人曰監  
司直須還此老第於我少恩爾除浙東提點刑獄山  
陰為畿內貴人多肆豪奪為民害師說一繩以法以  
忤權貴力請祠歸居九年卒林光朝嘗言林郎中出  
語大率如富鄭公徒截無他表裏只是一箇人其為  
先正所推許如此等書

林蘇玉陳傳第十九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葉賓系出吳都尉惟由丹陽徙閩因家仙遊之北岩  
遷遷古瀨賓景德二年進士宋初縣之登第者自賓  
始知南安縣民有訴盜截牛舌者賓陽叱去陰令屠  
之果有告私屠牛者賓謂之曰截牛舌者汝也訊之  
伏罪官至都官員外郎南劔州通判從子確元豐八  
年進士時鄉人蔡京當國確與朱宗皆其內姻知其  
必敗未嘗一詣其門後欲除確蘇州守令人約一見  
然後上請確脩然掛冠以去未幾京果敗終河北提  
舉確曾孫立志字仲恩淳熙十二年進士調南安縣  
蘇縣有死穢穢往驗視一屍無首人皆難之立志焚  
香告天夜設榻屍側夢神人曰死者之首投於溪北  
殺之者已遁於潮之小江矣明發急詣溪北尋之果  
獲移文至小江捕之見一人磨刃江側捕者詰之曰  
汝非南安殺人者乎其人驚怖刃墮地於是就擒一  
鞫即服人稱其神改知上饒縣有廉聲官至惠州通  
判子衮奉議即通判泉州志出方  
陳闡字伯通皇祐元年登進士第歷武平縣令洞獠  
販鹽挾刃久為民患闡立斥候訓丁壯境內晏然知  
廣德縣縣舊多滯訟闡與民面議可否立決辟監建

州豐國監時庚恩嘯聚閩嶺一路騷然安撫司檄關  
經畫其置水口倉立鎮港均定八州益估以弭寇攘  
皆自闡發之在任六年歲課增三十六萬緡未嘗自  
言知建州歲饑境內有競糶者令疑為盜以狀白于  
州者數十聞曰一日之聚至數百人此何盜而遽如  
許邪不過以饑故爭食耳已而推驗果然遂檄縣杖  
而釋之促令出粟賑貸眾遂復業知萊州郡人德之  
相與繪像立祠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出方志

林正字明輔藻七世孫也本莆田人高祖文煥太子  
校書曾祖儻協律郎父茂宗為都官葉宿招致師席

遂家于德遊之石碑正以大觀四年釋褐及第歷廣  
西提刑先是陳感稔惡高雷間搔擾沿海諸郡正親  
至海上招諭感聞正至果出迎遂盡散其脅從者數  
千人親押首領數十人歸于桂林及奏功自屬官使  
臣以下各遷官正獨不肯受賞遂除廣東轉運副使移  
兩浙運判累遷左司即卒子一飛一鳴皆以父蔭補  
官一鳴字聞卿累遷樞密檢詳諸司文字尋以頌言  
去國與林彖為忘年交請論倡酬略無干進意後梁  
克家當國起一鳴知南雄州以母老丐祠未幾丁母  
憂服闋知惠州請發常平倉賑糶饑民奏罷賣口食

塩滄造鹽鈔紙官酷為民病者十數事又為文諭民  
力學種麥墾荒田脩陂塘去喪樂禁殺牛等事居民  
有殺牛者方揮刃間牛掣斷繫索奔至廳下若有所  
訴見者驚異一鳴命飼其牛為治屠者人以為仁化  
所及官滿之日惟有書數擔而已改知常德府卒官  
至朝請大夫姪一枝一鶚初正既官其二子及致仕  
恩則以叔氏二子皆白衣遂奏補人高其義一枝後  
官至朝奉郎潭州命判一鶚字雲卿第紹興二十一  
年進士父歿衰經廬墓三年知南豐縣頌聲載道朝  
廷聞其治行擢審計院出通判汀州官至朝奉郎孫

濬字同叔一鳴子也為建州幕職以廉勤自持朱文

公喜其操行刮目待之書問往復相期甚厚知崇安  
縣清靜不擾士民為之立祠姪孫渙一鶚子也知鄞

昌縣出方志

陳可大字齊賢父汝器性友悌賞產盡遜其兄家居  
積善一夕飛錢滿其家汝器與妻朱氏焚香祝曰頭  
一子光顯門戶錢乞減其半可大其季子也後果以  
政和二年登進士第再調泉州工曹兼右推時龍巖  
解上死罪強盜七人可大明其非辜得不死知長樂  
縣大脩陂塘縣人立碑紀其德後知肇慶府民不忍



欺相與繪其像祠之歸囊無餘貲惟衣衾書籍而已始僊遊縣學自宜和以來頽圯殆盡可大率族黨聚金新之且以其餘貲買田為後日葺治之計又於縣南溪流所會之地造僊溪橋以家貲為里人倡且丐祠祿以畢其事至今利之積官至朝散大夫累贈中大夫子伯上仲珪皆以父蔭補官伯玉承議郎邕州通判仲珪朝奉郎漳州通判姪孫堯道登端平二年進士第奉議郎國子監丞出方志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四

張許郭許陳黃洪朱陳傳第二十

張式字景則僊遊縣人天聖五年登進士第調將樂縣簿縣有銀治坐歲課不足繫者常數百人式籍其人使負富財力相無亡者釋之課更以羨呂許公夷簡罷相以許州觀察推官辟之尋擇河北吏當道者舉式知洺州又以選知虔州三司市舶緡十餘萬疋非經數拒而弗市復知濠壽二州出何志

許慎兄程與從子章同登慶曆二年進士第終尋州司戶參軍積第景祐五年進士歷都官郎中通判德

州仁宗朝舉天下廉吏凡四十九人積其一也除監

葉陳林陳傳第十九

察御史來造朝而卒該致仕恩國初凡該致仕者差

官未到不敢欵子異曰人子不能自致功名希致仕

恩以累仕者可乎卿人賢之積三子異貴異孫堯夫

堯臣皆相繼登第章字潛道歷官知建州除屯田郎

中為政能治煩劇而不問苛細所至有聲由筮仕至

師位薦之者凡五十二人官終朝奉郎出何志

郭琪慶曆二年登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兵

部郎中有貴戚曾姓者奪民田累政不敢決琪判歸

之民竟為其所陷而死蔡襄以詩哭之有如山判筆

心常壯為國忠魂勢莫驚之句復銘其墓姪孫曉紹

興十二年進士調廣州司戶崇賊死之從玄孫子力  
守業行以大學舍選開禧元年進士授肇慶府教授  
時郡守事撻斂子力從容以言箴之守感悟且刻薦  
于明番調惠州教授校文程江監試飲私其所親以  
有憂于夕且邑却之其人忿恨置毒于酒子力夜夢  
神人為將其賜其毒卒不行官至漳州通判卒邑人  
王遵銘其墓

許懋字敏修慶曆六年登進士第元豐中為兩浙轉  
運副使徇民坐私釀繫獄久不決懋至為明其冤悉  
出之民感泣競詣佛寺飯僧祝壽時其露降于州人

謂德政所感作甘露頌山方志 同邑有鄭少連字儀

魯少力學能文累舉不第嘉祐二年特奏名調劍浦  
主簿歷攝五縣民畏服之改許州判官以老乞致仕

有詩學出

陳大下字仲循父公言皇祐元年進士邵武司法叅

軍知上虞長樂二縣大下第治平四年進士歷宜興  
尉武平今汀州錄參知江寧縣以廉潔稱嘗與章惇

有舊及惇當國屢招以書竟不往以明堂恩得封二  
親拜且泣曰吾不能與時俯仰勉仕官者正為吾  
親耳今恩封既及可以休矣遂致仕時年五十六友

人游醉贈詩其略曰即今年纔五十餘脫去簪紱弊

屐如聖時搜選動空谷策足要路爭先趨廟堂故人

握重柄偃者可植瘦可腴惓惓風義數寄語掉頭不

顧耳如愚贈太中大夫三子安仁元祐六年進士官

至江寧府法曹性仁大觀三年進士官至奉議郎知

南城縣顯仁遷居莆田紹聖元年登第調古田縣尉  
大臣有知顯仁者以其文行可領袖諸儒遂除教授  
嘉禾士多成就累遷朝請大夫攝宗正少卿初大下

著萬言書未及上而終至是顯仁上其書不報屢乞  
外補宣和九年以直秘閣知漳州官至朝議大夫

黃沔字朝宗其先莆田人唐季有曰巨源者始遷于僊

遊從父顯字景儒登紹聖元年進士不求榮進太宰

余深於榻前特薦之改秩歷提舉廣南西路學事知

儋州凡四考官至朝請大夫沔元符三年登進士第

徽宗奇其才嘗以江南豪士稱之官至朝請大夫秘  
閣修撰出

洪天賦字亡從祖中元祐六年進士歷國子司業甫  
中年勇退天賦幼敏悟通六經應童子科入太學寶  
慶三年登進士第歷知陽江古田連江三縣通判循

州居官所至聽民之訟不施鞭朴諄諄然論以理道  
 民胥向化以循良見稱出志從弟處厚其初補大學  
 內舍以父範廢調鬱林州推官時欽州守倅互相詆  
 訾置獄禁勘連年不決于訟一百七十餘人處厚司  
 其獄審獄明允悉得其情盡釋之憲使大喜再任漳  
 浦縣尉弟處寔淳熙二年特科孫葉以舍選登紹定  
 二年進士第出志  
 朱泳字子游紱之族孫也登乾道八年第調連江尉  
 以捕盜改秩知海陽縣代者以月解虧減拘晉於州  
 泳篤交承誼出私橐代償之為政優撫守而拙催科  
 人感其德賦不勞而辦尋除福建運管董試漕關當  
 路囑私其子泳正色拒之竟被其捃拾卒於官士類  
 悲慨姪首諒穎之聯中特科首諒調龍巖縣簿汀寇  
 衝突長官巡尉棄縣去招捕使陳詳喜首諒守職悉  
 以縣事委之首諒感紳知己身率士卒督戰盡擒賊  
 黨縣賴以全紳上其績首諒無意榮進出志力丐祠歸穎  
 之歷知香山縣以通直郎賜緋致仕出志  
 陳夢烈紹熙元年登進士第調連江尉海寇犯境親  
 登賊舟捕之以功擢知尤溪縣之財計取辦於鬻  
 益乃家給一牌寬立限期俾自輸納民以為便授兩

浙運管漕使薦于朝除建昌軍陸辭言州郡兵財  
 利害王育垂問奏對如響卒于官民甚惜之出志  
 陳珙字子重以太學內舍登嘉定元年進士第歷復  
 州教授未春丞時秤提楮幣郡守真德秀檄珙行之  
 區處有方人賴以無擾德秀愛之俾入郡懷後試教  
 官科擢首選授西外睦宗院教授尋知永春縣屬庚  
 寅汀寇焚蕩之後究心民瘼初朝旨蠲租州縣以支  
 吾窘迫不克奉行珙樽節月會社苞首之費為錢八  
 千緡以補之民不知其賜遷兩浙路運管卒出志

張許部許陳芳六隊傳第二十

方林陳黃重傳第二十一

方次彭字公述興化縣人借之族孫也父泳叔父洞俱以詩賦名天禧間創義齋于虎頭岡以來四方學者沫冉領鄉書洞三魁鄉貢次彭年十二喪父哀毀如成人悉以先疇付其兄乃率二弟次臯次夔刻苦力學皇祐元年兄弟三人同預鄉薦次彭登進士第調劍浦福清主簿遷合州參軍每與州將論辨疑獄雖屢見折而氣不可奪改知長樂縣濱江有渡舟人嗜利重載多覆溺者次彭始置官舟限以人數自是無患移知望江縣時有為盜所殺者尉捕其隣人鞠之獄且具次彭謂事起無情命釋之尉力爭不已旬日果獲真盜改著作佐郎知海陵縣歲大饑次彭悉心賑貸所活甚衆權知惠州移梅州首興學校躬教導之梅人始知學登第者相繼秩滿士民乞留再任凡六年兩被褒詔元祐初上章致仕嘗賦詩曰自顧衰齡七十餘農間方爾佩金魚行囊羞澁知何有床上下封天子書次臯元豐二年特科次夔熙寧三年進上次彭子醇道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孫畢紹興十二年特科潮州推官鄭炎添稱其文高於天下行高於鄉閭紹興十八年進士知海豐縣歷官俸

入悉以賙族黨之貧及女之不能嫁者嘗買婢得少所從師之文育之如已出擇名族嫁之出方志

公衮字汝補次彭從弟也元豐初用薦者以布衣上殿條奏十事曰教太子舉實才獎清吏擢恬退禁鼓

鑄嚴茶商恤民困寬州縣減丁錢益戶口神宗嘉納命以官為潮州教授復登元豐二年進士擢諸王宮

教授與韓魏公相從最密魏公語曾公亮曰方公衮論事剴切正而不阿立已公忠清而不撓豈多得哉

公衮嘗錄韓言行曰魏公遺事年未五十卒出方志

亞夫字幾仲公衮從子也三舉禮部再推第一博士

林自謂幾仲文章警拔源流賈馬觀所著述隱然有諷諫意大觀三年有司復以不行舉遂以甲科賜第

與從祖彥回同榜官終平江府教授子宋賓重和元年進士官至縣丞彥回之孫監號需軒嘉定十三年

進士漳州教授有集五卷王邁劉克莊每推敬之起萃起學皆中特科從孫雷震亦繼登第出方志

林迪字吉夫少讀書于香山陳聘君易與為忘年交稍長兼通六經工辭賦再舉于鄉遂入太學登上舍

優等第紹聖元年進士授福州左司理古田縣上劫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盜五人迪曰此以年荒竊食法不當死縣吏文致其

罪耳既而獄具帥疑焉再上再卻迪持愈堅帥竟從之  
之差知龍溪縣平易近民有古循吏風縣人請臺府  
頭番因任九年丞相祭京林出也嘗欲因是內交於  
迪迪以非同族拒之歸自龍溪縣請祠建炎中朝廷  
舉道才迪與秘監李朴列在文學之科年七十有六  
卒迪操履端方甚為鄉人所推重鄭夾深與魏永書  
曰向見字文樞密言古夫耆老碩德在崇觀間仕不  
進進所在以治效稱達夜窮年卷不釋手與人言終  
日不及世事居此邑者累年曾不請托門寒官冷晏  
如也又與唐令書稱其風流灑落器識過人隱然揮

今蒲陽文獻傳三

酒之文而不示人以穎令亦每言吉夫乃吾平昔師  
事者也凡著詩文百餘卷又詠唐史別為一編皆寓  
褒貶之意自為叙以示子孫云出方志

陳惟剛字公執一字毅老其先光州固始人唐五代  
之際入關遂居于興化縣之谷日山惟剛少補太常  
生弱冠由舍選第崇寧二年進士知頤城縣燕薊之  
役與有勞績後從舉鼎澧路弓弩手逆賊鍾相擁眾  
萬餘攻辰州惟剛率衆鏖戰掩捕無遺官至朝散大  
夫卒惟剛性喜賦詠所著有燕山集出志  
師立字可構惟剛從弟也天資穎悟元祐中西塘鄭

俠兒而器之長游京師章貢李朴文行高峻非其人  
不及其門師立師事之第崇寧五年進士嘗知連江  
縣有妖僧自言其前知人爭趨之師立曰我為邑長  
奈何縱左道以惑眾耶僧聞之亟遁去遷順昌縣在  
官四考民愛其政師立入仕十五年猶在選調嘗獲  
劫盜十有七人因愾然曰民貧為盜豈其本心忍速  
其死而優吾秩耶乃緩其獄會赦得減死建炎中遷  
知官告院未幾請老自號宜僊翁師立於文無所不  
工有集藏於家五子皆仕而昭度知名出志  
昭度字元矩少穎異不群年十九擢紹興五年進士

今蒲陽文獻傳三

第為尤溪主簿師立移檄令據撫屬吏細過昭度  
憮然不悅曰吾其忍為是耶乃拂衣去聞居以讀書  
著文為樂十餘年不調自號西軒子鄉大夫林迪與  
為忘年交艾軒林光朝正字劉夙方者弱著作劉朝皆  
嘗至其家登堂拜母誼均兄弟既而教授藤州藤去  
中州絕遠俗尚庠陋昭度至勵以致知謹獨之學跡  
是士競於學知所指歸改奉議郎知福州長樂縣未  
上而卒昭度淵源濂洛之學有所造請為文得古法  
簡嚴閑淡理致深遠艾軒志其墓謂其學不緣師授  
視橫渠為同時獨曉者君子不以其言為過云出志

清選字道山惟剛從子也博學善持論為詩文有清壯秀傑之氣入太學為上舍生未廷對而卒孫詔翁

巖翁槐翁並中童子科出

黃鐘字器之自號定齋居士唐忠義司徒燭之後評事寵之孫也父脩宣教郎知韶州翁源縣樂何巖山水之勝遂家焉鐘從舅氏陳昭度學得濂洛淵源議論一出於正推乾道五年進士第調德化縣尉遲次間居里之人率從之游日相與稽經訂史所以啓迪之者甚至性喜著述每出必以筆硯典籍自隨繇三皇至五代皆作紀傳曰史要又選集唐宋諸公文粹

南陽文獻傳五

曰唐宋類文其他著述尤多所作詩文神閑思遠有超然自得意其詩尤為元樞鄭僑所稱賞晚歲頗究心內典又作傳燈節錄鐘平生於逢迎請謁泊然不經意德化秩滿調漳州錄事參軍以歸丁內艱卒

志

董公偃字安義博物洽聞操行純正大觀中轉運陳覺民表奏以八行舉大司成考行如章未及官卒公偃嘗作靜軒於家鄉大夫林迪詩曰寂、峯巒千古意溶溶花木一家春聘君陳易遊石所題于軒壁曰酒吸陽春入肺腸茶罷清風生肘腋安知石所洞

中人不是武陵溪上客觀此蓋不俟身履其地目擊其人而其高風雅韻已宛然在眉睫間矣

出備志

方林陳黃董傳第二十一

南陽文獻傳五

誌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薛利和字天益興化縣人祖鸞登宋太平興國伍年  
進士時軍治在興化縣而郡人登第莫自鸞始官至  
殿中丞利和弟贊元元年進士歷知春潮韶三州累  
遷也田員外郎熙寧二年于安石議推茶欲罷利和  
提舉廣東茶事利和作詩謝之曰一路生靈陟頓貧  
願堂康濟豈無人君侯若問茶租法請把茶租乞與  
民遂就常調通判廣州茶法卒不行卒贈金紫光祿  
大夫子五人皆由蔭補官孫倬字孝廣為大學生獨  
心非王氏新經困頓二十餘年終不肯作新進士語

金虜犯關生徒解敵掠正色昌言曰諸君死時裝被  
教育今捨此將安之耶從倬留者僅三人建炎二年  
從高宗幸維揚以恩旨免舉擢第自大理司直遷為  
丞以獄空被重書褒諭出知興國軍終朝奉郎從曾  
孫琦字卓然該貫群書文章雄偉如二鄭謂鄭厚第  
紹興十八年進士終永福主簿嘗著邊防十論及考  
古集珩字景行少與弟璆力學相為師友既而聯鄉  
薦珩紹興十二年進士歷廣東湖北路檢法官疑鼎  
州鞠盜華五等非辜與憲臺爭不合欲投劾去未幾  
果獲真盜憲臺交薦之凡四為法官平反者百餘人

璆字景徐乾道二年特科出身監廣州西南道場有

鬻私鹽至陸萬斤者吏捕以告法當得賞璆嘆曰刑  
數十人易一京官吾不忍為遂論吏以十之一聞官

餘悉投水中皆得輕坐終南恩州推官雜山何

李良字傳叟珩之曾孫廣東運判元肅之孫也以祖

澤補官調廣州左司理番禺民怨女為崔王彭選夫

婦所戕獄具府檄李良審鞠李良密使人庶之得女

前舊主家權鋒軍叛印城帥臣曾治鳳逃崔與之交

李良招諭事平以勞績免磨勘歷知閩南安二縣通

判漳州折至有聲績帥漕交薦召赴都堂審察輪對

乞脩實德實政以回天意未天命除登聞鼓院奏

言檢院乃肺石路鼓遺意今民庶以為嘗試州縣視

為具文臣謂凡違狀宣索案予決虛者反坐遷司農

寺丞馬外知潮州慨郡計窘乏專以廉儉節縮為事

搢使疑潮盜有遺利欲增筭季良抗論寢其議嘗自

扁其居曰廉村所著詩文號千林謾藁出備

陳鑄字師回第天聖五年進士康定初知南雄州秩

滿以母老不復請郡求通判福州以便親一時名卿

大夫皆作歌詩以重其行蔡忠惠為序謂足以勸夫

為人子者鑄至福州贊其守延良師增腴田以教育

後進而文風遂盛忠惠復紀其事再通判陳州會有水患悉力拯援全活者甚衆部使者上其勞朝廷嘉之歷知潮州登州以恤刑被勅書獎諭官至朝散大夫守光祿卿開國伯卒葬宣州

林成材字擇之文國輔以諸科為將作監主簿成材早入太學以文行名第元祐六年進士擢國子博士歷祠部吏部員外郎轉國子司業學校之法多建明

歷知明濟汝三州卒出傳吳珪字仲玉少游鄉校疑然有俊聲淳熙十四年特科出身尉南海縣以捕盜應格改承務郎知龍巖縣

節洋費以益學廩郡僚有建議增諸邑轉輸者珪力爭罷之會有詔造戰艦州下取材珪拒以非故例不獲免則高其直以市不以擾民簽書寧國軍節度判

官有娖婦無子或以戶絕告將殺入其質珪曰利毫末以絕人將墜之緒仁者不為也請聽其立嗣通判漳州未行而終珪天性孝友勇於為善其官龍巖時

奉兄以行事之曲盡其謹鄉人梁林店溪珪曰是雖非吾往來所經然利已利人無間也助錢十萬縣人由進士特恩官至丞郡者惟林允與珪人為榮

出

鄭廷芬字國華早以詞藝試漕臺第一遊上庠月書季考率在高第升上舍生詔賜進士出身廷芬願就廷對登大觀三年第自太學博士提舉漳州路常平

加直秘閣歷成都路轉運副使卒于官廷芬為文華瞻雅正自成一家有易索隱字書藏于家

謝洪字範卿文穆周儻有大志嘗市書既建經史閣藏之列盡漢晉間隱居于自園形其間號盤軒士人力學教子人目之為書司洪聰悟絕人自其童非時已有文名鰲軒嘗以事忤縣令洪亟走救之令指庭中梅謂曰能賦此乎洪操筆立就詩云朔吹颼颼

春古梅寒枝冷落俟春回可憐雪裏無人問乞借陽和早放開令異之後擢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主海鹽

縣簿時督賦吏多取於民曰鈔頭錢洪亟除之謂信州永豐縣丞時林枏為守以莊厲臨僚屬獨引洪到

幕下一旦偶有所不樂遂浩然引歸乃廢徐寅人主幾何賦以見志有文集藏于家

薛陳林吳鄭謝傳第二十二

出

洋志



莆陽文獻列傳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陳俊卿字應求幼莊重不妄言笑父死執喪如成人紹興八年登進士第授泉州觀察推官服勤職業秩滿秦檜當國察其不附已以為南外睦宗院教授尋添差通判南劍州未上而檜死乃以校書郎召孝宗時為普安郡王高宗命擇端厚靜重者輔導之除著作佐郎兼王府教授講經軌寓規戒王好鞠戲因誦韓愈諫張建封書以諷王敬納之累遷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首言人主以無聽為美存心必本於至公

人臣以不欺為忠論事必達於大體御下之道恩威並施抑驕將作士氣則紀綱正而號令行矣遂劾韓仲通本以獄事附秦檜寃陷無辜檜寃遂而仲通獨全劉寶總戎京口恣掎剋且拒命不分戍二人遂抵罪湯思退專政俊卿言冬日無雲而雷宰相上不當天心下不厭人望詔罷思退時災異數見金人侵軼之勢已成俊卿乃疏言張浚忠蓋因請對力言之上始悟數日以浚守建康又言內侍張去為陰阻用兵且陳避敵計搆成算請按軍法上曰卿可謂仁者之勇矣除權兵部侍郎金主亮渡淮俊卿受詔整浙

西水軍李寶因之遂有膠西之捷亮死詔俊卿治淮東堡砦屯田所過安輯流亡金主雍新立申舊好廷臣多附和議俊卿奏和戎本非得已若以得故疆為實利得之未必能守是亦虛文而已今不若先正名名正則國威強幣可損國陳選將練兵屯田減租之策擇文臣有膽略者為參佐俾察軍政司戎務以儲將材孝宗受禪言為國之要有三川人賞功罰罪所以行之者至公而已願留聖意中書舍人時孝宗志在興復方以閩外事屬張浚以後卿忠義光靖有謀以本職克江淮宣府判官兼權建康府事奏曰

吳璘孤軍深入虜悉眾拒戰久不決危道也兩淮事勢已急蓋分遣舟師直搗山東彼必還師自救則璘得乘勝定關中我及其未至潰其腹心此不世之功也會主和議方堅詔璘班師亦召俊卿至秦檜十事定規模振紀綱勵風俗明賞罰重名器遵祖宗之法杜邪枉之門裁任子之恩限改官之數蠲無名之賦隆興初元建都督府俊卿除禮部侍郎兼管軍事張浚初謀大舉北伐俊卿以為未可會謀報敵聚糧邊地諸將以為必至宜先其未動舉兵浚乃請于朝出師已而邵宏淵果以兵潰浚退保揚州主和議者

幸其敗橫議搖之浚上疏待罪俊卿亦乞從坐詔貶兩秩諫臣尹穡對思退議罷浚都督改宣撫使治揚州俊卿奏浚果不可用別屬賢將若欲責其後效降官示罰古法也今削都督重權實揚州死地如有奏請臺諫沮之人情解體尚何後效之圖議者但知惡浚而欲殺之不復為計願下詔戒中外協濟使浚自效疏再上上悟即令浚都督且召為相卒為思退穡所擠遣視師江淮俊卿累章請罪以實文閣待制知泉州請祠提舉太平興國宮思退既竄大學諸生伏闕下乞召俊卿乾道元年入對上勞撫之因極論朋黨之弊除吏部侍郎同修國史論人材當以氣節為主氣節者小有過當容之邪佞者甚有才當察之錢端禮起戚里為參政窺相位甚急館閣之士上疏斥之端禮遣客密告俊卿已即相當引共政翼日進讀實詞適及外戚因言本朝家法外戚不與政有深意陛下宜謹守上首肯端禮憾之知建寧府逾年授吏部尚書時上未能屏鞠戲將游獵白石後卿引漢桓靈唐敬穆及司馬相如之言力以為戒上喜曰備見忠諫朕決意用卿矣朕在藩邸知卿為忠臣俊卿拜謝受詔館金使遂拜同知樞密院事時曾觀龍

大淵帖昔嘗為福士大夫頗出其門及俊卿館伴大淵謂之公見外不交一語大淵納謁亦謝不接洪邁白俊卿人言鄧開除右史某當除某官信乎詰所從邁以開觀告其以邁語質於上上曰朕苟嘗謀及此輩必竊聽得之有旨出淵觀中外稱快金移文遣吏取前所俘俊卿請報以誓書云俘虜叛亡是兩事俘虜發已多叛亡不應遣且本朝兩淮民上國俘虜無慮數萬本朝未嘗以為言恐壞和議使兩境民不安或至交兵則屈直勝負有在矣鎮江軍帥戚方刻削軍士俊卿奏內臣中有主方者當併懲之即詔罷方以內侍陳瑤李宗回付大理究贖狀十一月當郊而雷上內出手詔戒飭大臣葉顥魏杞坐罷俊卿參知政事時四明獻銀鏹將召冶工即禁中鍛之俊卿奏不務帝王之大而屑屑有司之細恐為有謀所窺從官梁克家莫濟俱求補外俊卿奏二人皆賢其去可惜於是劾奏洪邁姦險讒佞不宜在左右罷之減福建監鈔罷江西和糴廣西折米監錢綱諸道宿逋金穀錢帛以巨萬計於是政事稍歸中書矣龍大淵死上憐曾觀欲召之俊卿曰自出此兩人中外莫不稱頌今復召必大失天下望臣請先罷遂不召殿前

指揮王珙被旨按視兩淮城壁還薦和州教授劉甄  
夫得召俊卿言薦兵將官乃其職教官有才何與珙  
事會揚州奏珙傳旨增築城已訖事俊卿請於上未  
幸有是命俊卿曰若詐傳上旨非小故因奏言人主  
萬機豈能盡防開所恃者紀綱號令賞罰耳不誅珙  
何所不為珙削秩罷官先是禁中密旨直下諸軍宰  
相多不預聞內官張方事覺俊卿奏自今百司承御  
軍處分事須奏審方行從之既而以內諸司不樂收  
前命俊卿言張方王琪事聖斷已明忽諭臣曰禁中  
取一飯一食必待中審豈不陷滯臣所慮者命令之  
大如三衙發兵戶部取財豈為宮禁細微事臣等備  
數出納陛下命令耳凡奏審欲取決陛下非臣等欲  
專之且非新條申舊制耳已行復收中外惶惑恐小  
人以疑似激聖怒上曰朕豈以小人言疑卿等耶同  
知樞密院事劉珙進對爭辯激切忤旨既退手詔除  
珙端明殿學士奉外祠俊卿即藏去密具奏前日奏  
札臣實草定以為有罪臣當先誅珙之除命未敢奉  
詔陛下即位以來納諫諍體大臣皆盛德事今珙以  
小事復罪臣恐自此大臣皆阿順持祿非國家福上  
色悔久之命珙帥江西俊卿退自劾上手札留之且

曰卿雖百請朕必不從四年十月制授尚書右僕射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樞密使俊卿以用人為已任  
所除更皆一時選獎廉退抑奔競或才可用資歷淺  
實薦於上未嘗語人每接朝士及收守自遠至必問  
以時政得失人才賢否虛實文宣撫四川俊卿薦其  
才堪將相五年五月上召文為樞密使至則以為  
右相俊卿為左相文建議遣使全以陵寢為請俊  
卿面陳復手疏以為未可上御歎夫慈激致目昔六  
月始御使俊卿疏曰陛下經月不御外朝口語籍  
籍皆輔相無狀不能先事開陳虧損聖德陛下憂勤  
恭儉清靜寡欲前代英主所不能免者皆屏絕顧於  
騎射之末猶未能忘臣知非樂此志圖恢復故俯而  
從事以閱武備激士氣耳願陛下任智謀明賞罰恢  
信義則英毅義烈不越尊祖固已震懼敵人於萬里  
之遠豈待區區騎射於百步間哉陛下一身宗社生  
靈之休戚係焉願以今日之事永為後戒曾觀官滿  
當代俊卿預請處以浙東總管上曰觀意似不欲為  
此官俊卿曰前此陛下去二人公論甚慚願損私恩  
伸公義親快快而去樞密承旨張說為親戚求官憚  
俊卿不敢言會在告請於文得之俊卿聞勅已出

語更留之說皇恐來謝允文亦愧猶為之請俊卿竟不與說深憾之吏部尚書汪應辰與允文議事不合求去俊卿數奏應辰剛毅正直可為執政上初然之後竟出應辰守平江自是上意向允文而俊卿亦數求去明年允文復申陵寢之議上手札諭俊卿亦數奏陛下痛念祖宗思復故疆臣雖疲駑豈不知激昂仰贊聖謨然於大事欲計其萬全俟一二年間吾之事力稍充乃可不敢迎合意指誤國事即杜門請去以觀文殿大學士帥福川陞辭猶勸上遠佞親賢修政攘敵廷使未可輕遣既去允文卒遣使終不得要

領魯觀亦召還建節鉞躋保傅而士大夫莫敢言俊卿至福州政尚寬厚嚴於治盜海道晏清以功進秩轉運判官陳峴建議改行鈔法俊卿移書宰執極言福建益法與淮浙異遂不果行明年請祠提舉洞霄宮歸第弊屋數楹怡然不介意淳熙二年再命知福州累章告歸除特進起判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召對垂拱殿命坐賜茶因從容言曰將帥當由公選聞諸將多以賄得曾觀王抃招權納賄進人皆以中批行之賊變已經勘結而內批改正將何所勸懲上曰卿言甚當初辭奏曰去國十年見都城較賤人安惟

士大夫風俗大變上曰何也俊卿曰向士大夫奔覲拈之門才一二尚畏人知今則公然趨附已七八不復顧忌矣人才進退由私門大非朝廷美事上曰拈則不敢覲雖時或有請朕多抑之自今不復從矣俊卿曰此曹聲勢既長侍從臺諫多出其門毋敢為陛下言臣恐壞朝廷紀綱廢有司法度敗天下風俗累陛下聖德命二府欲餞浙江亭俊卿去建康十五年父老喜其再來為政寬簡罷無名之賦時御前多行白札用左右私人持送俊卿奏非便上手札獎諭除少保判建康府如故八上章告老以少師魏國公

致仕十三年十一月薨年七十四方屬疾手書示諸子云遺表止謝恩勿祈恩澤及功德勿請謚樹碑上聞嗟悼輟視朝贈太保命本路轉運司給葬事賜諡正獻俊卿孝友忠敬得於天資清嚴好禮終日無惰容平居恂恂若不能言而在朝廷正色危論分別邪正斥權勢無顧避凡所奏請關治亂安危之大者雅善誦應辰李壽允敬朱熹屢嘗論薦其薨也熹不遠千里往哭之又狀其行出宋史子守定必俱從宋文公學守字師中寬弘剛直用蔭補官歷太府寺丞工部員外郎凡六受命符三持使節俱以廉靖介特稱

晚為將作監以卒定字師德彖秀異年十二三已知為己之學林文軒許與特甚及見文公告以聖賢之學必自近而易者始定遂反而求之旋以苦思感疾平生未嘗應舉以父任為右承奉郎性至孝事父母曲盡愛敬於昆弟尤友愛卒年二十五文公銘其墓

進出大

字師復號復齋少登文公門長從黃榦遊以父任歷泉州南安鹽稅知安溪縣嘉定七年入監進奏院時無敢慷慨盡言者必上封事言官中宴飲或至無節非時賜與為數浩穰一人蔬食而嬪御不廢於

進出大

進出大

鮮違事方殷而椿積反資於妄用此宮閣儀刑有未正也大臣所用非親即故執政擇易制之人臺諫用慎默之士部司樞掾無非親昵貪更靡不得志庶士動招怨尤此朝廷權柄有所分也鈔蓋變易皆帶稱擬安邊所創立固執已見勸夫人必敗軍之將躡躡殿嚴庸鄙之夫久居京兆將有守城之功以小過而貶三衛無汗焉之勞托公勸而權政令刑賞多所外逆也若能交飭內外一正紀綱天且不雨臣請伏面慢之罪奏入丞相史彌遠不樂而中官慶壽三牙獻遺至是為之罷却尋遷軍器監簿九年轉對言

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之言貴乎直陛下臨政雖勤而治功未舉奉身雖儉而財用未豐愛民雖仁而實惠未徧良由上下相蒙務為欺蔽其言也而有司惟取專攻上躬與移咎牧守之章騰播中外以答觀聽今赤地千里蝗飛蔽天如此其可畏猶或諱晦以早不為災蝗不害稼其他誣罔抑又可知臣故曰人主之德貴乎明大臣施設浸異厥初凡建議求言之人則以他事逐諫官言事稍直則以他職徙忠憤者指為不靖切直者目曰沽名眾怨所

進出大

進出大

萃則相繼超升物論所歸則以次疏外某人之遷是豈重人罪以快同列之私忿者某人之擢是嘗援古事以文適日之天變者直節重望以私嫌而久棄老姦宿賊以巧請而牽復使大臣果能杜倖門塞邪徑則舉措當而人心服臣故曰大臣之心貴乎公臺諫平居未嘗立異遇事不敢盡言有如金人再通最關國體近而侍從下至生徒莫不力爭冀禪廟算獨於言責不出一辭筆殺之下乾沒巨萬莫之誰何州縣之間罪僅毫髮撫以塞責大臣所欲為之事則遂之所不右之人則排之仁宗時有宰相奉行臺諫風肯

之譏今乃有臺諫不敢違中書之請豈祖宗設官之初意哉臣故曰臺諫之言貴乎直三者機括所係願陛下幡然悔悟昭明德以照臨百官大臣臺諫亦宜公心直節以副望治之意指陳故事視前疏尤剴切焉必遂請罷歸在告日擢太府丞不拜出知南康軍請史彌遠別彌遠曰子言甚切當第愚昧不能行殊有愧耳至官歲大侵奏蠲其賦十之九會流民群集宓就後之葉江隄而給其食時造白鹿洞與諸生討論改知南劍州大旱疫蠲逋賦十數萬且弛新輸三之一躬率僚吏持錢穀藥餌戶給之創延平書院後白鹿洞之規改知漳州未行聞寧宗崩嗚咽累日聞理宗即位遂請致仕寶慶二年除提點廣東刑獄章復三上迄不就除直秘閣主管崇禧觀宓拜祠命而辭職名卒進職一等致仕三學諸生以起宓為請而宓已聞月矣初宓之在朝也寺丞丁焞往使金宓嘆曰世讎未復何以好為餞詩有百年中國豈無人之語復數年間關外不靖以書抵焞曰蜀口去關外雖遠實如一身近事可寒心皆士大夫之罪豈非賄道不絕之故耶焞服其言宓天性剛毅信道尤篤嘗為朱墨銘謂朱劄陽墨屬陰以驗理欲分寸之多寡

自言居官必如顏真卿居家必如陶潛而深愛諸葛亮身死家無餘財庫無餘帛庶乎能蹈其語者端平初殿中侍御史王遂首言必事先帝有論諫之直而不及俟聖化之更宜復其身後以勸天下之為臣者帝為感動詔贈直龍圖閣所著有論語註義問荅等書并文集藏于家世孫均均字平甫不尚貴習力學好古足不出書室口不及世事雖預薦書肄業太學及以累舉恩當大對不骨就嘗參稽宋史及司馬氏稽古錄徐氏國紀李氏續通鑑長編諸書用朱文公通鑑綱目義例輯成宋編年舉要備要二書舉要猶綱也備要猶目也起太祖建隆庚申迄寧宗嘉定甲申凡數十卷端平初有言于朝者下福州取其書勅賜迪功郎不受所居容膝妻啼兒號處之泰然郡守楊棟時枉顧諮問帥王居安延請至園甚禮過之年七十餘卒鄭性之題其墓曰篤行君子純齋陳公之墓

陳俊卿傳第二十三

葉顥傳第二十四

葉顥字子昂賓之玄孫也登紹興二年進士第調南海縣主簿攝尉盜發州檄巡尉同捕巡檢獲盜十餘人歸其勞於顥顥曰掠美欺君倖賞三者皆罪不忍為也帥曾開大喜之知貴溪縣時詔行經界郡議以上中下三等定田稅顥請分為九等守從之令信之六邑以貴溪為式知上虞縣凡繇役令民自推貨力甲乙不以付吏民欣然皆以實應催租各書其數與民約使自持戶租至庭親視其成便之帥曹泳令今歲夏租先期送什之八顥請少緩其期泳怒及麥

葉顥傳第二十四

大熟民輸租反為諸邑最泳大喜許薦于朝顥固辭賀允中薦顥端方靜退遂召見顥論國儲未復中原之民日企饗與之返其語剴切高宗嘉納除將作監簿知處州青田令陳光獻羨餘百萬顥以所獻克所賦湯恩退之兄居處州家奴辱酷犯禁一繩以法思退不悅備常州進緜錢四十萬守坐免移顥知常州金犯邊高宗視師建康道毗陵顥賜對舟次因言恢復莫先於將相故相張浚久謫無恙是天留以相陛下也古人謂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臣謂天下危亦在注意相蓋非謂何無以知韓信也臣聞逆

葉顥傳第二十四

亮死虜之諸將統二三十萬人馬北歸帖然而無變是虜將未可輕也今日爭言進取更在陛下審之上曰卿言極是顥初至郡無旬月儲米及一年餘緡錢二十萬或勸獻羨餘顥曰名羨餘非重征則橫斂是民之膏血也以利易賞心實恥之召為尚書郎除右司奉宗即位詔求真言顥上疏謂陛下以手足之至親付州郡之重寄是利一人害一方也時秀王伯圭為台州故顥及之除吏部侍郎復權尚書顥言典選一事衣冠清濁之所由出也而吏胥得以操其柄是使之入銓曹與吏為市出銓曹與民為市可不思所以革之乎乃與郎官編七司條例為一書上嘉之令刻板頒示皇兄居廣請以初除儀同應得親屬占射差遣恩例畀王若純顥爭之曰啓一若純則百若純至矣僉樞洪适請以已覃恩二官勉高祖父母顥言追秩高祖禮經所無皆格其請乾道初召對便殿因問卿當官何以為先對曰真宗皇帝所製文臣七條盡之矣清廉固臣子之本分臣每以公忠為先上曰卿無忘此言時上好鞠戲顥奏曰竊聞陛下以萬乘之尊為鞠擊之戲有如馬驚為之奈何上曰無他但欲不忘鞍馬爾除端明殿學士拜參知政事兼同

知樞密院事武臣梁俊彥請稅沙田蘆場帝以問顯  
對曰沙田乃江濱地田隨沙漲而出沒不常蘆場則  
臣未知詳也且辛巳軍興蘆場田租並復今沙田不  
勝其擾上曰誠如卿言顯至中書召俊彥切責之曰  
汝言利求進萬一為國生事斬汝不足以塞責俊彥  
皇恐汗下是日詔沙田蘆場並罷時有上白劄者顯  
言事若可行彼胡不顯其名示人以公乞勿行之甫  
郡苦輸猶剝米顯因守臣張允蹈之奏乞歲減其半  
後盡除之江陰軍判官受賂上曰貪吏朕欲用漢法  
誅之顯曰本朝自祖宗以來未嘗殺一士大夫史冊  
書之天下以為美事臣願陛下以唐虞三代為法漢  
法安足道哉戶部侍郎林安宅請兩淮行鐵錢顯力  
持不可安宅不能平及權諫議果論顯之子受宣州  
富人周良臣錢百萬得監鎮江大軍倉御史王伯庠  
亦論之顯乞下吏辯明乃以資政殿學士提舉同書  
宮上下其事臨安府時王炎知臨安上令炎親鞫置  
對無秋毫跡欲奏上以安宅伯庠風聞失實並免所  
居官仍貶安宅筠州召顯赴闕入見上勞之曰卿之  
清德自是愈光矣除知樞密院事未拜進尚書左僕  
射兼樞密使上以安宅向者章疏得之鄭昂欲加責

顯曰大恩未報務脩小怨實非臣事陛下之本心帝  
曰不念舊惡卿有焉顯遂引薦汪應辰王十朋劉珙  
陳良翰周操陳之茂王佐王秬萬煒林光朝等可備  
新政待從臺諫給舍之選又與上論自古明君使賢  
使愚使奸使盜惟去太甚上曰虞有禹臯亦有共驩  
周有旦奭亦有管蔡惟在用不用耳顯言今在朝雖  
未有如共驩管蔡然有竊弄陛下威福者臣亦不敢  
隱時方召見鄭聞落擬除右史而外已傳播命未下  
陳俊卿以語顯顯問所從來俊卿云聞之洪邁邁聞  
之龍大淵顯乃於上前極論大淵曾觀竊弄威福上  
曰朕不憚去此輩後有事大於此者卿當極言之是  
日大淵覲俱被斥中外相慶上以國用未裕詔宰相  
兼國用使參政同知國用事顯乃言今日費財養兵  
為甚兵多則有冗卒虛籍無事則費財有事則不可  
用顯曰汰之旋即招之欲足國用當嚴於汰緩於招  
可也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政自行  
於其間若欲生財祇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殿前  
軍帥王琪每於上前妄薦人材一日上問顯胡與可  
可用否顯對曰陛下何以識之上曰聞之王琪顯言  
與可奴事諸宦官朝士切齒琪之職將也應薦武臣



何預與可臣不敢奉詔願速與可至中書令條具  
本朝故事何人受將臣為得何官與可無以對蹶蹠  
而去大將威方利軍士結宦官上欲窮治願曰方之  
罪固不容誅然有主之者上曰陳瑋李宗回其尤也  
二人皆責既而御筆籍威方家財三之二以勞軍願  
又言諸將若此者眾恐人皆自疑不若止籍其所白  
放散官錢之數則邦刑可伸物情亦安明日上見願  
曰卿所議賊方事深得體上又曰建康劉源亦嘗賂  
近習命王抃廡其姦願對曰臣恐廡者甚於姦者乃  
止上嘗謂願曰朕思祖宗法度創之甚難壞之甚易  
願曰臣見元祐三年進士第一人李常寧廷試策其  
首曰天下至太宗社至重百年成之而不足一日壞  
之而有餘當時以為名言蓋壞者非一日速能壞也  
人主一念慮之間不以祖宗基業為念則事事不省  
馴致敗壞上稱善願每除吏上必曲加咨訪願嘗啓  
擬王拒左司郎官胡元質右司上曰胡元質固佳士  
王拒曉事否願曰拒極有才及退朝與諸公言上求  
治核才如此無不登惟三年日南至上有事于南郊  
雷雨偶作願引漢故事上印綬乃除左正奉大夫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官願即日出門抵前一夕就寢忽

覺整衣端坐而薨年六十八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  
表聞上追悼久之贈持進累贈少師謚正簡願為人  
簡易清介與物若無忤至處大事則毅然不可奪每  
言當官不可不明不可察察下不可不嚴嚴不可  
刻又曰抑強扶弱為政之道然尋事以抑之彼必怨  
示機以扶之彼必驕驕且怨知為政何與林師說高  
登氣槩相高登嘗上書譏切秦檜檜捕之急願與同  
郎擿今逸去登曰不為君累乎願曰以此獲罪因所  
願也與同年林宋弼厚善約以兒女為婚既而宋弼  
死家單弱而願仕寔願然必踐前約自初仕至宰相  
服食童妾田宅不改其舊云出宋史本傳  
願之兄願政宣間與願徒步入京師並隸太學博士  
弟子負金虜入寇朝廷始設武藝謀略科願平日尚  
義好謀習騎射至是首中其選授承節郎隨大將劉  
延慶為京城東北守禦官然是時天下事壞已極金  
兵攻圍日急願度其勢必不可支召願謂曰吾兄弟  
被義方之訓當勉於忠孝然是不可兩全吾以受命  
當登陣死戰以盡臣節爾其歸養父母以供子職可  
也願曰兄言及此吾亦何憾因相對涕泣而別願遂  
登陣力戰死之出宋史本傳

崇字次魏顯之孫也以祖澤授承務郎崇遷知邵武軍陞辭泰事乞法崇宗上問法孝宗何先崇奏孝宗二十八年之治不出仁孝勤儉四字崇人物魁偉奏對詳緩上初頗納之遷太府丞外知台州紹定元年夏大水城幾圮崇冒風雨極力勸衛期與城相存亡而城卒賴以全選委屬僚檢禾蠲放既及分又增放一分捐公錢遣官糴米浙西以充濟民愛之如父母守備浙東提舉明年九月台城陷於水朝廷以崇得台民之心亟發常平錢米遣崇措置振卹至即請于朝乞撥紹興府官會五萬貫米二萬石給濟

紹興府文獻傳

七

官召會山陰謀帥廟堂將有啓擬上曰葉崇在浙東甚熟請無以易之進直徽猷閣知紹興府充浙東安撫使尋地有不和樂者乃屢上詞請改知太平州未幾提舉成都府玉局觀以將作監召命下而歿自號萬竹子彥軻歷司農寺丞知邵武軍紹定大有守謙大願之從曾孫也以春秋應紹定三年鄉試五年省試皆中第一授興德府教授大新邵學秩滿出國子錄輪對上首以國計諸務為問大有歷歷指陳玉音褒獎累遷秘書郎出通判嚴州召赴闕丁外艱服闋歷著作佐郎除正言無侍讀力辭上批擢卿言職出自朕意益彈忠藎自結主知循懇辭上面諭自卿初對朕已識卿乃拜命首疏論儲嗣紀綱人材為國家命脉反覆數百言又乞救民饑寬民力遷左司諫奏抑內降保直臣罪外戚授官因奏事乞歸上曰留卿主臺綱即當遷擢遂授中侍御史奏今日根本之慮一曰惜名器二曰惜財力三曰惜民命四曰惜天時不可以有警則畏無警則玩尋監省試燕知貢舉遷侍御史因侍經筵御筆大書教忠等字賜之周易徹講錫衣帶鞍馬及賜詩皆異寵也大有獻備邊三策薦浙東憲臣蔡杭可大任遷右諫議大夫

紹興府文獻傳

七

辭除刑部尚書累辭御筆云卿性質醇雅議論和平  
擢之大常伯職之大司寇所以示優寵也朕之待卿  
有加無替大有方以母病辭除寶章閣學士知温州  
上又批諭云朕之用卿以其中和又云朕之念舊難  
釋眷懷大有不獲已奉母之官未幾丁母憂感疾終  
于家年四十七遺表聞上為不懌者累日大有出入  
館閣言路凡十餘年前後敷陳百二十餘奏皆士論  
所歸但其排擊程公許黃師雍年子才諸人議者不  
以為然上梁翁志等書

蒲陽文獻傳五

葉顥傳第二十四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龔茂良字實之紹興八年登進士第為南安簿邵武  
司法父母喪哀號擗踊鄰不忍聞調泉州察推以廉  
勤稱改宣教郎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累遷吏部  
郎官張浚視師江淮茂良言本朝禦敵景德之勝本  
於能斷靖康之禍在於致疑願仰法景德之斷勿為  
靖康之疑除監察御史江浙大水詔陳闕失茂良疏  
曰水至陰也其占為女寵為嬖佞為小人專制崇視  
政和小人道長內則懷腐竊弄外則姦回充斥於是  
京城大水以至金人犯闕今進退一人施行一事命  
由中出人心譁然指為此輩臣願先去腹心之疾然  
後政事關失可次第言矣內侍梁珂曾覬龍大淵崇  
用事故茂良及之遷右正言會內侍李琦沒贈節度  
謚靖恭茂良諫曰中興名相如趙鼎勳臣如韓世忠  
皆未有謚如朝廷舉行亦足少慰忠義之心今施於  
琦為可惜竟寢其謚嘗論大淵覲姦回至是又極言  
之曰今積陰弗解滂雨益甚熒惑入斗正當吳分天  
意若有所怒而未釋二人害政甚可百倍上諭以皆  
潛邸舊非能近習比且俱有文學敢諫爭未嘗預外  
事翼日乃疏言唐德宗謂李泌人言盧杞姦邪朕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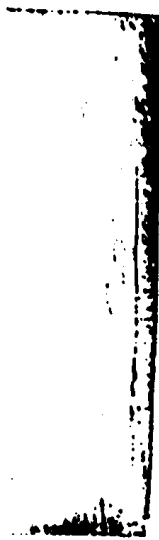
不知何耶必曰此其所以為姦邪也今大淵觀所為行道之人能言之而陛下更頌其賢此臣所以深憂疏入不報即家居待罪章再上除太常少卿五辭不拜除直秘閣知建寧府自以不為群小所容請祠不允上後知二人之姦既遜于外起茂良廣東提刑就知廣州即番山之址建學又置番禺南海縣學既成釋奠行鄉飲酒以落之城東舊有廣惠菴中原衣冠沒於南者莫之歲久廢茂良訪故地更建海會浮圖兼寄暴露者皆掩藏無遺召對崇政殿左丞相陳俊卿欲留之右丞相虞允文不樂浚復卿亦罷除直顯謨閣江西運判無知隆興府上以江西連歲大旱知茂良精忠以一路荒政付之茂良戒郡縣免積稅止戶止索逋發廩賑贖以右文殿脩撰再任疫癘大作命醫治療全活數百萬進待制敷文閣賞其救荒之功召對奏潢池弄兵之盜即南畝負耒之民今諸郡荒田極多願詔監司守臣條陳募人從便請耕民有餘粟雖驅之為寇亦不從矣除禮部侍郎上亟用茂良手詔問國朝典故有自從官徑除執政例明日即拜叅知政事奏事賜坐上顧葉衡及茂良曰兩叅政皆公議所與衡等起謝上從容曰自今諸事毋循私

若鄉曲親戚且未須拔引朕每存公道設有誤卿等宜力爭君臣之間不可事形迹茂良曰大臣以道事君遇有不可自當啓沃豈容遮見於外請詔有司刊定七司法淮南旱茂良奏取封樁米十四萬委漕帥賑濟或謂救荒常平事今遽取封樁米母乃不可茂良以為淮南咫尺敵境民久未復業饑寒所逼萬一嗷聚患害立見寧能計此米乎他日上獎諭曰淮南旱荒民無饑色卿之力也潮州守奏通判不法得旨下帥臣體訪通判茂良鄉人也同列密以省吏付棘手推鞠欲及茂良奏事退同列留身出獄案進上茂良不知也上厲聲曰叅政法無此茂良遜謝不復辯葉衡罷上命茂良以首叅行相事慶壽禮行中外親恩茂良慨然嘆曰此當以身任怨不敢愛身以獎天下若自一命以上覃轉不知月添給俸與來歲郊恩奏補幾何將何以給宣諭獎用庶退茂良奏朱熹操行耿介屢召不起宜蒙錄用除秘書郎群小乘間讒毀未幾手詔付茂良謂虛名之士恐壞朝廷嘉迄不至錢良臣侵盜大軍錢糧累數十萬茂良奏其事手詔令具析俄召良臣赴闕駁駁柄用其後茂良之貶良臣與有力焉茂良之以首叅行相事也踰再歲上

亦不置相因諭茂良史官近奏三台星不明蓋宵艱其選年淳熙四年正月召史浩於四明茂良亦覺卷衰因疾力求去上曰朕以經筵召史浩卿不須疑時曾說欲以大資錄其孫茂良以文武官各隨本色除補格法繳進觀因茂良入堂道問俾直省官賈光祖等當道不避街司此之曰參政能幾時茂良奏臣固不足道所惜者朝廷大體上諭觀往謝茂良正色曰參知政事者朝廷參知政事也觀慙退上諭茂良先遣人作觀衝替而後施行茂良批旨取賈光祖輩下臨安府撻之手詔宣問施行太遽茂良待罪上使人宣諭委曲令繳進手詔且謂卿去雖得美名置朕何地茂良即奉詔謝廓然賜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廓然附魯觀者也中書舍人林光朝繳奏不喜黃遂謂外茂良力求去上諭曰朕極知卿不敢忘欲保全卿去俟議恢復卿當再來是日除職與郡令內殿奏事乃手疏恢復六事上曰卿五年不說恢復何故今日及此退朝甚怒曰福建子不可信如此謝廓然因劾之乃落職放罷尋又論茂良擅權不公矯傳上旨亂斷賈光祖等罪遂責降安置英州父于卒于貶所觀與廓然死後茂良家投醜訟冤遂復通奉大夫周必大

獨進呈復職上曰茂良本無罪遂復資政殿學士謚莊敏茂良平生不喜言兵去國之日乃言恢復事或謂觀密令人誅之云若論恢復必再留茂良信之廓然論茂良亦以此為罪茂良沒數年朱熹從其子得副本讀之則事雖恢復而其意乃極論不可輕舉猶平生素論也深為之嘆息焉拙解史弟史良友良皆進士子安致皆升朝最值史彌遠當國修先世故怨屏不用最亦安於退處最後除知汀州不赴孫曾甚頃等皆殖學有名云

前陽文獻傳手本 五  
 龔茂良傳第二十五



鄭僑傳第二十六

鄭僑字惠叔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庶侍御  
之後也僑幼上禮部為舉首與兄萬壽同升及自太  
學再薦第偶亦貢于鄉乾道五年廷試進士有司奏  
僑策居第二孝宗覽而異之擢第一簽書鎮南軍節  
度判官歲春就佐帥守講求荒政凡數十事後以為  
法特著作佐郎兼國史實錄院屬官吏部司封介然  
以靜重自守不一至執政之門以左氏春秋侍講東  
宮為陳大義而志拳拳於父子君臣君子小人之際  
請外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振綱剗弊不嚴而肅

淳熙八年淮浙歲凶遴選常平官孝宗以淮東首處  
宗室貴戚多不得人心擇一士為之僑方丁內艱未  
終禫而命下服除過闕奏事首勸孝宗責躬求言遂  
請米得四萬石以繼常平之乏既入境宣布上意令  
民皆知有情以活而無轉徙之思倒廩勸分增廣諸  
郡舉籍循行州邑損益其未盡善而督課其不如法  
淮益賦入甲天下歲久積弊本錢益賸所負數十萬  
亭戶重困先之以身弊盡自除踰歲所給累三百九  
十萬緡疲瘵以蘇濬治漕渠五百餘里凡所罷行一  
於便人利物孝宗詢知僑風績召歎以為言官數對

甲寅

宰輔問其來期僑以有妻之喪累丐祠未幾復提舉  
江東入為禮部郎中兼太子侍講天少雨應詔上封  
事孝宗以僑言面戒大臣會高宗崩孝宗欲行終喪  
之制僑與聯事者參稽古今以求其當時孝宗在德  
壽宮大臣欲先表請還內又表請聽政首僑曰喪不  
離次禮也今雖不克如古詎可專以此請聽政  
為詞則意自及之矣除起居舍人館伴金平祭使奏  
言陛下追復古制欲編素三年而弔者不易服請詰  
之孝宗曰夷狄禽獸何足與爭於是太子參決啓擬  
官僚孝宗曰鄭僑自好故遷侍從者皆罷兼職而僑

獨以太子請留為左庶子尋又兼權給事中適姪容  
陳氏父以墨詔遷官僑封還之孝宗為寢其命殿前  
副指揮使郭棟交通貨朝無敢言僑因其進秩及  
于請數四論格嘗直前奏事孝宗曰卿屢獻忠諫朕  
甚開納遷中書舍人六押制勅悉由僑手訓詞有體  
大下誦之差克金國賀正使至則虜王已寢疾其下  
匪不以告將入門宣徽使傳言感胃未能視朝令使  
人就東上閣門進書於是館伴使十餘輩趣入僑捧  
書屹立徐曰東上閣門臣寮進表章之地某等恭持  
皇帝書來乃於此投進他日使還復命失職之罪首

領不保不若死守以全職分虜知不可屈即密告以  
其主病篤之意僑守益堅自朝至于日中敵邑愈厲  
久之宣徽使復來曰使人且歸館及暮復遣吏休僑  
且謂書不進何以得歸僑曰若固強我微軀且不足  
顧何歸之云元日將啓傳命遣回至中山聞虜喪至  
境光宗已受禪道除給事中入見光宗嘉獎他日從  
官同對重華宮孝宗頌僑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  
兼侍講修撰實錄僑在門下諫官左遷降胡建節隨  
龍人醫官內侍橫恩論駁不道餘力疏姜特立之姦  
驟添差總管除命權吏部尚書光宗曰卿在瑣闥所  
論公正銓曹繁劇今以付卿進兼侍讀僑每以畏天  
進德孝敬問學親君子遠小人開廣言路謹惜名器  
脩政重令愛民節用為光宗言光宗常嚮納之先是  
僑請更迭外任光宗不許曰潛藩舊人宜在班列事  
有缺失得相裨補闕半載又一再伸懇除顯謨閣學  
士知建寧府平決無留事以公使錢為下戶代夏輸  
而力請損諸縣版帳之太重者移知福州尤以簡靜  
致理罷義倉和糴之需戒古田偏重之賦改知建康  
府過闕召見勞問僑舉時事之大而可憂者反覆以  
諫再命賜對所言益切光宗方虛副樞以待而僑竟

以直不果留至建康久早之餘歲仍不登講求荒政  
參以所宜蠲賦招商公私融廩所活甚眾召還吏部  
辭不允三上祠請詔復任以畢荒政進龍圖閣學士  
孝宗即位復以尚書趣召恨來之晚即日命侍讀尋  
知實錄院脩撰日已晏再御書進拜同知樞密院事  
明年參知政事僑登二府命益盛會不市思不干鞅  
不立黨與不私好惡欲以清靜和平輔天子玄默之  
治既而屢以疾求退孝宗亦屢諭留之又明年進知  
樞密院事選將練兵討論軍實謹防邊備操執紀綱  
法度以抑僥倖頃之復懇求辭位寧宗數遣使趣入  
詔有司毋受章奏又還所上劄子僑請不已寧宗手  
書牘尾曰忠誠重厚朕所倚毗累丐退閒殊拂眷意  
且固諭以特大用甫三月再上章求退除資政殿大  
學士知福州辭日寧宗猶示以復召之意僑請平國  
論而無偏聽嚴邊防而無輕信移知建康府僑先已  
兩上祠請及是還里固辭提舉洞霄宮三疏告老以  
觀文殿學士致仕卒僑孝友端重簡澹無他嗜好平  
生所為皆有常度故受知三朝見謂忠實或以僑常  
板棧韓侂胄指為韓黨云子守仁寅守正 等書 寅  
最知名

宙字子敬號肯亭僑游洋之潯陽人晚居郡城東于  
孫遂為前人實以父任捕官歷知吉州召對言濟邸  
冤狀指斥權臣端平初召為左司郎中兼權樞密院  
副都承旨又請為濟邸立廟且言三邊無備宿患未  
除宜正綱紀抑僥倖汰冗兵以張國勢竟以執法守  
正出知漳州卒宙靜重博洽藏書數萬卷名賢真德  
秀李結陳忠皆與為友歸葬薦海內名士十二人于  
朝實其一云

鄭僑傳第二十六

前朝文獻卷三十六

五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林光朝字謙之少有聲場屋再舉禮部不第不復以  
得失為意聞吳中陸子玉嘗受學於尹焯因往從之  
游自是遂專心聖賢踐履之學通六經貫百氏出入  
起居必中規矩稱為南夫子四方來從學者歲亡慮  
數百人其為教不專於詞章為進取計蓋以身為律  
以道德為權輿故自紹興以來四五十年士知洛學  
而以行義修飾聞于鄉里者光朝作成之也平生未  
嘗著書其於聖賢微言有得於師傳者惟口授學者  
使之心通理解嘗曰道之全體存乎太虛六經既發

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後增加道愈遠矣孝宗

隆興元年光朝年五十始以進士及第授左迪功郎  
泉州司戶參軍未上乾道三年龍大淵曾覲以潛邸  
恩侍進光朝與劉朔以名儒薦對頗及二人罪白是  
光朝改左承奉郎知永福縣而大臣論薦不已召試  
館職為秘書省正字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官  
六年四朝會要書成遷著作佐郎進國子司業兼太  
子侍讀史職如故九年張說再除奏書樞密院事光  
朝不往賀遂以直顯謨閣出為廣西提點刑獄淳熙  
元年移廣東峯寇自荆湘剽江西薄鎮南其鋒銳甚



光朝督二將遮擊連敗之賊宵遁帝聞之喜曰林光朝  
儒生乃知兵耶加直寶謨閣召拜國子祭酒兼太子  
左諭德四年帝幸國子監命講中書帝大稱善面賜  
金紫不數日除中書舍人兼侍講是時吏部郎謝廓  
然由曾親薦賜同進士出身除殿中侍御史命從中  
出光朝愕然曰是輕臺諫差科目也立封還詞頭天  
于度光朝決不奉詔改權工部侍郎請外以朝散郎  
充集英殿脩撰知婺州引疾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  
年六十五卒謚文節光朝老儒通練世務負士望甚  
重在後省又未有建明呂東萊私謂所知曰未知此

老若為收殺及繳駁謝廓然除命乃喜曰此舉過江  
後未有也光朝既歿未文公嘗嘆曰某少年過蒲見  
林謙之方次雲說得道理極精細為之踴躍鼓動退  
而思之忘寢食及後來再過則二公已死更無一人  
能繼其學者矣光朝所著文詞有集二十卷陳忠序  
之謂其森嚴奧美精深簡古上參經訓下視駢詞他  
人數百言不能道者先生宜數語雍容有餘劉克莊  
亦謂高處過檀弓毅梁平處猶與韓並驅世亦不以  
其言為過云姪成季從朱文公遊有學行嘉泰中特  
科終興國軍判官

劉夙字賓之蒲自林光朝倡聖賢踐履之學夙與第  
一師事之得其傳夙極經與二十一年第調吉州司  
戶參軍添差定州教授以弟朔為溫州司戶迎母侍  
氏就養因之與溫州教授莫冲兩易以便親從之作  
養人才多所成就考宗即位召對除秘書省正字後  
遷書院編修官以親老養求去無何兼國史院編修  
官夙曰求去以便親也其職可因而得乎力請不就  
除著作佐郎輪對首論賦時近付備淮一帶人以江  
浙水本詔陳得夫乃上疏曰陛下與曾親前大淵革  
勝味唱酬罷宰相易大將待其言而後決嚴法守裁  
俟俾當自官掖近侍始又及黃門滋格宰相臺諫不  
振職及議邊防辨才德凡六事丐外章再上以為荆  
湖北路安撫司參議官以興化猶剝米病民請蠲  
之乾道年以親老丐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三年差知  
衢州期年政平訟簡會觀賀金正旦道衢謁夙  
不納復求去徙知溫州明年引疾歸甫一年卒是歲  
王龍學薨於蒞司業燁俱卒而夙復繼之呂祖謙悼  
以詩曰今年襟上淚三泣萬夫雄林光朝答士友慰  
弔之書有云賓之愛君均於愛親憂國過於愛身古  
有遺直今難其人其為一時名賢之所推重如此餘

見弟朔傳中夙二子彌正彌邵

彌正法熙八年進士嘉泰初為考功郎嘗為朱子定論曰文韓侂胄兵禍有萌使彌正如兩淮還言無故而先發天理不順無豫而輕舉人謀不從侂胄怒官終吏部侍郎子克莊

彌邵字吉翁夙方盛年效家貧有書數厨彌邵慨念先澤田疇其間不為舉子業惟以學古為心自六經以下莫不抄纂考論古今制義理一以洙泗開洛之語為法事必求通理欲實踐自童至耄確然不移少以貧食於學後棄去郡博士俞來致學俸邵不受

郡守楊棟劍尊德堂於學宮以處之亦不久留及棟

提點福建刑獄復論薦于朝未報卒年八十二子歲由科第知古田縣遇程需例授彌邵京秩詔已下憚不敢自彌邵性狷介嘗質經於陳宓評史於鄭寅問

易於蔡淵自是之外罕與人接臨卒猶為諸孫講張

栻集解孟子一章所著有易藁漢考等書藏於家

克莊字潛夫少有異質日誦萬言為文立就嘉定二年郊恩補將仕郎調靖安簿以宣教郎知建陽縣新考亭祠祀朱范劉魏四賢于學羅賑糶倉二千斛方以邑最聞而言官李知孝梁成大笈其所詠落梅有

朱三鄭五之句以謗訕據其罪鄭清之乃為辨釋得

通判湖州改吉州端平初元有旨都堂審察除將作簿為副帥真德秀參議官改宗正簿二年除樞密院編脩官兼權侍右郎輪對言服天下莫若公今失之私鎮天下莫若重今失之輕又言權臣壞朝綱開邊

募兵騷擾賤食鬻僮僕之俗不可回諸賢起而當之天人未應願堅疑初意無使邪說搖正論又言若川之事出於迫脅向止議其罪不原其情近雖復其爵未雪其冤皆人所難言尋除知漳州嘉熙元年改知

袁州坐先言濟王事為御史蔣岵所劾與方大琮生

邁同罷歸既而于祠遂擢江西提舉改廣東就刑禮

禱舶奉給例券皆邵不受買田二百畝以贍仕於南

而以喪歸者淳祐四年除江西提刑訪求民瘼獻釋

獄寬除將作監改直華文閣因舊任六年今赴行在奏事道除太府少卿既至面對三劄首言委任之失次言謀誤之誤次言當上法祖宗使善類常合言路常通御劄劉克莊文名久著史學尤精可特賜同進士出身除秘書少監令與尤焞同任史事次日兼權國史院編脩實錄院檢討官又三日兼崇政殿說書轉對言今日之深憂莫如國本未建援引漢晉諸

中書舍人史嵩之限閱御筆除職于柄令克莊行詞  
克莊奏嵩之有無交之罪四無君之非七舊相致仕  
各有詰詞今行嵩之之詞未知為褒為貶論奏不  
已為殿中侍御史重璣劾罷七年除直龍圖閣主管  
明道宮八年除宗正少卿依舊職知漳州就除秘  
閣脩撰備建拔刑以便養甫及月丁內艱方禫除秘  
書監有旨趣行既至兼太常少卿直學士院兼崇政  
殿說書史館同脩撰時事多內出克莊言祖宗盛時  
內降絕少今中外除授不由大臣啟擬求者予者未  
行者習以為常臣竊惜之言忤當國尋除起居舍人  
復兼侍講進言愈切力奏不草史宇之答詔十二字  
除右文殿脩撰知建寧府改福建轉運副使以鄭發  
疏被職寢新命提舉明道宮景定元年賈似道還朝  
歷遷龍圖閣學士知建寧府五年除煥章閣學士守本官致仕  
度宗咸淳四年持除龍圖閣學士仍舊致仕明年  
八十三卒謚文定克莊學問充積尤長吏事而為文  
名所勝真德秀嘗以學貫古今文迫騷雅薦之守官  
舉職不負所知晚年為賈似道一出君子惜焉所著  
後村居士前後續新四集行於世

劉朔字復之紹興三十年試禮部第一廷試中科調  
温州司戶參軍與風俱不輕許可學者輻輳其門篤  
歲饑疫火焚千餘家守家乎以朔董其事饑者與粟  
病者與劑寒瀆死者與楮被為坊二命僧主醫療日  
一至以藥囊粥釜自隨所活數萬人收道傍棄兒募  
乳飼及聽無子者擇取孝宗初立與林光朝同召對  
曰陛下何不延納憤激敢言之士而聽訐直難堪之  
言因以自考察成敗得失且及曾覲龍大淵罪狀改  
宣議郎知福清縣以至誠待民聽訟無留滯市食掛  
錢於門民當其物持錢去會病作請祠歸再召入對  
於是虞允文替孝宗恢復士多嚮之朔極諫以為宜  
選兵將廣儲時責成於端重堪事者從容以待其變  
不可憑虛蹈空過為指料決天下於一擲孝宗竦然  
免試除秘書省正字以疾丐外除福建安撫司參議  
官行至信安傳舍卒朔與其兄夙皆為時望所推夙  
性挺特不以色假人朔則濟以和易至於輕祿位而  
重出處厚名義而薄勢利盡言於朝盡心於官飭廉  
隅公是非殆不相讓云朔二子起晦字建翁擢淳熙  
五年第知貴溪縣召試秘書省正字兼益王府教授  
對有時望識者謂其材行不忝於其父而言官指為

偽學劾罷之起世推慶元二年第

起世之子希仁嘉定四年進士因郊有雷雨電之異  
庶謂謂付授非材處置失當輕動干戈憂起蕭牆上  
誤國家下詔蒼生天威警戒抑在是歟且據七事以  
獻於人才尤致意焉又曰論事之臣惟知攻上躬任  
事之臣惟知舉權要所言皆磨拂貴近時論壯之在  
仕途六十年進為之日少間散之時多所薦士如徐  
鹿卿皮龍榮輩多貴達而希仁乃屢以謗退官告大  
夫平生每遇遷推必有論建身雖屏處猶上箴闕失  
倦倦忠愛賦不忘君云出備

陳士楚字英仲少篤志問學長從林艾軒游乾道八

年登進士第調臨江戶曹攝新喻縣政大治改秩調  
候官縣丞相周必大薦之以國子監簿召對孝宗獎  
其誠實十六年差樞密院編脩官紹熙初兼司封郎  
除宗正丞兼嘉王府直講一日百官已趨班雪大作  
宰相索衣稱賀士楚援筆立就朝士皆稱嘆言官聞  
經進士楚講周書無逸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一章其  
說曰百穀麗于土麥萌既敷方有實三農力于田莠  
草既除方有秋以喻小人有妨君子之意壽皇傳諭  
曰陳直講說書議論精詳理致深奧誠得師儒之道

賜以金樽玉甌金錢歷軍器少監提舉江南東路茶

鹽公事歲儉民饑不憚巡訪全活者衆再除侍右郎  
右史退葺御書閣扁陽春堂楫壺樓觀稼亭皆宸筆  
揮洒慶元改元除侍講四月以疾卒贈儀甚厚林希  
逸守甫祠艾軒綱山樂軒于城山後人以士楚侑享  
云出村  
黃錫字泰時少從艾軒學志行高古同遊士自劉夙  
劉翔林亦之而下皆推讓焉一第而天僅止懷安縣  
丞

卓先字進之少從艾軒游年十五後卿解屢試南宮

不利紹興四年年四十以特科調龍溪主簿歲旱疫  
施藥多所全活遷未慶軍節度推官郡倚以治為建  
軍軍節度推官歲亢旱松溪政和建陽浦城四邑仰  
食下流客米府禁米舟出城先爭曰四邑非建民耶  
守史彌堅以是重之後以倦遊歸里卒先平生居官  
廉靖言論據經是古與人寡合陳必鄭燭許與特甚  
而傅伯成尤器重之出備

林劉陳黃卓傳第二十七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厚字景章興化縣人唐右散騎常侍兼侍御史積  
之晉山歲書一覽十言輒成誦七八歲通解經旨  
稍長下筆成章援引古今議論時舍法行士子惟通  
一經原獨兼之自太學歸講學翰林從游者衆與從  
弟樵俱物理之學字文虛中一凡異之嘗貽以書曰  
士弊於計舉又夫安知亦有淵源深取不為俗學所漬  
如二公者乎紹興五年再舉禮部奏賦第一廷對六  
子言指陳無隱高宗聞厚姓名有詔特備兩資與陞  
擢差遣授左從事郎泉州觀察推官嘗上奏三事曰

國勢治體兵修紹興八年以趙鼎薦召對因言御將  
固本攬權之方高宗嘉納會鼎去國詔任滿日改合  
入官明年至泉適鼎為泉守事皆屬厚尋以郡吏次  
死獄誤以甲為乙與守佐皆連坐解去踰年除廣東  
路茶鹽司幹辦公事歷昭信節度推官與守將討平  
齊述之亂掩骼埋胔賑給流離郡賴以安改左承事  
郎知湘鄉縣縣號繁劇厚臨之以公吏民畏愛郡守  
部使者皆待以賓友與之談論經理未及代卒厚器  
局宏遠學問該博尤善屬文以左氏為法嘗著存古  
易去象象文言大傳以為皆後之學易者所作又嘗

著書號藝圃折衷指湯武放代為亂臣賊子之首論  
伊尹放太甲周公相成王攝政為啓後世篡逆之禍  
詆孟子誦仁義而賣仁義為儀秦之雄其他立論與  
古聖賢相特者尤多當時蓋嘗坐是為臺官所劾十  
年不調云

鄭樵字漁仲厚之從弟也父國器太學生嘗鬻已田  
築蘇洋陂人食其德没于姑蘇時樵年拾陸盧可友徒  
步護喪歸葬自是謝絕人事結廬越王山下閉門誦  
習既又築草堂夾滌山以居久之乃遊名山大川搜  
訪古遺藏書家必借留讀蓋乃歸書理簡編夜觀

星象飲食寒暑俱忘專以討論著述不為文章自負  
不下劉向揚雄一時名人若李綱趙鼎張浚皆器重之  
初為小學經旨禮樂文字天文地理昆蟲草木方書  
之學皆有論辨紹興十九年上之詔藏秘府復還草  
堂益厲所學從者二百餘人尋喪母哀毀廬墓三年  
部使者舉孝廉者三舉遺逸者二比不就紹興二十七  
年以侍講王綸賀允中薦應召明年上殿奏言臣處  
山林三十餘年脩書五十種皆已成之書其未成者  
臣取歷代之籍始自三皇終於五季通脩為一書名  
曰通志參用馬遷之體而異馬遷之法謹擬其要覽

十二篇名曰脩史大例帝曰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授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力乞還山自監南岳廟還家論著閱四年通志成紀傳世家載記用舊而以年表為譜以志為畧十五畧不涉漢唐諸儒議論五畧雖本前人之典亦非諸史舊文蓋平生所考論者弘綱機要皆聚於此乃詣闕請對上之會車駕幸建康戒嚴樵未得見以為樞密院編脩官尋兼權檢詳諸房文字時虜勢張甚樵言歲星分在宋金主將自斃後果然明年春高宗至自建康命以通志繳進會病卒年五十九學耨夾漆先生樵於學無所不通其論書則先按伏生孔壁之舊與漢儒所傳唐世所易以辨其古今文字之所以訛傳春秋則首考三家之文參以同異而斷其簡策傳寫於口耳授受之互有誤說詩則辨大小序之文別風雅頌之音正二南王化之地明鳥獸草木之實類皆信而有證居鄉累歲不一請守令門人束脩一無所受筆劄雖從官給未嘗取也見人寸善推譽如不及有來質問者苟可告語為之傾倒數於當路薦林光朝林彖增築蘇陂以紹先志作求賢橋過米菴苟一有利於人必力為之詩文之屬有谿西集五

十卷于翁歸出宋史本傳及事考等書

鄭厚鄭樵傳第二十八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鄭可學字子上號持齋露之後少孤貧由鄉薦兩浙  
漕試再貢禮部皆不利道武夷見朱文公從學自以  
業注下急於懲忿工夫尤久之最稱得文公精  
要入公守臨漳賓禮可學以教其子弟晚年刪定大  
學一經曰此書欲付得人惟子足以當之凡四方  
學者疑問多使可學是正而士友之南者必見可學  
而後行當代聞人如曾逢曾建與為忘年交呂祖  
儉李孟傅廖德明皆敬禮之前後三奉大對嘉定  
四年始授忠州文學是歲廖德明帥廣招致郡齋湖

南漕使曾槃檄攝衡陽戶曹道卒所著有春秋博議

出事迹

鄭耕老字毅叔父安正少負才學篤志訓諸子嘗築  
書堂率開里子弟講學一時名士多從之游耕老登  
紹興十五年進士第主懷安縣簿母喪調温州法曹  
改明州教授四明自女真焚蕩之後學陋教弛耕老  
更營學區為講說科舉之外者侍從多以通經術薦  
召見奏言太祖嘗問趙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曰道理  
最大知道理為大則必不以私意而失公中孝宗悅  
親擢國子監主簿添差福建安撫司機宜文字滿秩

徑歸南陂素履聲律浮靡讀詩易靡乾語孟味其深  
微皆有訓釋榮利澹如也兄箕老特奏名出前陽也

鄭獻翁字帝臣伯王之裔也少從鄉先生黃績學嘗  
與朋儕私自較藝一日作三十餘論衆皆驚服第咸  
淳元年進士終漳州推官至元改物故官例起叙用  
而獻翁以老病免為人語達表裏洞然偉容貌眉目  
疎秀頰長至腹見者拭目方是時前輩舊德多已淪  
謝後生頗習胡俗獻翁獨以所學傳於人故家子弟  
猶賴之不墜其業顧長卿兄弟皆出其門復與黃績  
之子仲元及其徒林應成輩倡仰止之學續東湖之

祀齋田數畝為春秋釋奠之費年七十餘卒正德

黃士毅字子洪自莆徙居吳不忘故鄉因號壺山幼  
知嗜學為向上事業方慶元詆排道學士毅徒步趨  
闕師朱文公命日觀一書夜叩所見文公嘗告以靜  
坐勿雜喚醒勿昏居數月授以大學章句終其身從  
事於斯著述甚富類註儀禮撰次文公書說及文集  
又因語錄成書分門序次為語類嘗言孔孟之道至  
周程而復明至朱子而大明識者以為知言出通  
方大壯字履之延範之裔少穎悟操筆成章艾軒二  
劉成推重之年長不事場屋專心求道朱文公至莆

舉新學就正焉得其親傳之懿日與同志講明自號

德齊又公為書其扁大壯性孝執父喪三年不出戶

既沒勉子姪養其母戒治喪無用浮屠冠衣束帶而

沒學者稱德齊先生子大東字東叔弱冠文藝絕流

年五十始與二子消孫澄孫同拔漕解明年第進

士乙科調泉州未春縣主簿卒出等書

澄孫字蒙仲以字行少能文落筆若宿構者淳祐七

年廷對萬言終始欲聚君子以續國氣脉明公論以

強國精神又請立涪陵後錮秦檜子孫竄史嵩之以

謝天下擢甲科為邵武軍學教授實禮者宿作成後

秀會學原贏錢及校官例券置貢士在秩滿監激寬

所酒庫以基去辟淮西制置司幹官入為國子監庫

官校藝南宮坐商論去取不能下氣去添差通判南

劍州改泉州辟淮西制置司參議官適虜渡江治法

征謀悉咨之而行虜退知邵武軍邵武歲三易守蒙

仲博節以繼乏絕拊柔獲俗表倡儒行請立樵川書

院以廣教養郡最聞增一秩尋以秘書丞召卒蒙仲

初年挾才乘氣既乃務為謙和一時諸賢皆折節與

之友方大琮王邁劉克莊尤愛厚之始以文字見知

賈似道及似道相蒙仲獨求外補自效終其身子公

權字立道以遺澤補將仕郎權咸淳元年第先是蒙

仲臨終以世業勉公權果以詞賦魁福建漕試歷廣

州教授太常寺主簿以歸景炎間興化再被元兵甫

罷房戮故官遽變衣冠求見元帥唆都公權獨以大

義責之唆都反降勢禮遇然公權竟不仕卒平生著

述甚富時稱石巖先生出等書

方符字子約大壯兄子少投學於叔父以鄉試上春

官道考亭拜朱文公於精舍留語累夕為作字說第

慶元己未進士文公以書賀大壯云符清苦自勵窮

達得表惟命之安歷潤衡二州教授知瀏陽縣通判

徽州未上卒出等書

黃補字季全號吾軒洎之後父端第紹興十二年進

士歷惠州教授終安溪縣令補侍官惠州時永嘉陳

鵬飛適謫居于此因得師友之其為學專用心於內

而世間利達不少動其心已而以其學教授于鄉及

門者數百人特林光朝講學城南補在城東幾與齊

名乾道八年登特科授高州文學調高要縣尉卒有

九經解等書出八閱

黃績字德遠洎之裔兄績寶慶二年進士績少凝重

稍長棄舉子業慨然有求道之志始遊淮浙遍參諸



老中年還里聞陳宏清柄從黃幹得朱子之學遂師  
 事之與同志十餘人集陳氏仰止堂旬日一講宏柄  
 卒績與同門友葉東湖書堂於望仙門外東畔請田  
 于官春秋祀焉讀約聚講如二師在時向之同門友  
 又皆相與就正於績故績雖布衣然為鄉先生三十  
 年門人著錄以數十百計郡守佐博士皆加敬禮  
 先是邵守楊棟即學宮建尊德堂以處劉補邵暨彌  
 邵卒後虛其堂無敢居之者至是邦人相率推績繼  
 之泗江書院始賜額又以績無其山長然皆非其好  
 也晚聞趙以夫作易通與之上下其論以夫謂為盛友  
 績兄弟皆與劉克莊善克莊目績曰愛友績曰畏友  
 績以獨不懼名齋克莊為記所著有四書遺說等書  
 藏於家平生不喜作韻語時有感興亦自得風人之  
 趣云績前卒有星隕書樓之西及卒又有雷雨之變  
 君子謂績匹夫而岳死之際天變若是殆異於眾人  
 耶

字天叟又併改四如之號而以韻鄉聲翁彥安為稱  
 怡然窮居深入理奧學文必擅弓較梁學詩必三百  
 篇陶韋柳州推廣先志凡其口講心授莫非仰止傳  
 習之懿而尤嚴東湖之祠晨必謁朔望必參二仲釋  
 菜暇則課守者洒掃風雨則視其蓋障雖老不少廢  
 年八十二卒仲元說經問與先賢異同其為文亦類  
 繁深至於奇古處殆不可句云有四書講稿等書藏  
 於家

出

鄭黃方黃傳第二十九

張林余林鄭謝傳第三十

張弼字舜元僊遊縣人性恬淡好學尤刻意於易以爲繁辭者聖人所以翼易始意其大例當在於此乃置諸家之傳註獨執經誦之凡三十年忽有所悟久而益信乃以所得大例幾百條推明爲書根象數原義理得與民同患之實用雖與前此談易者異同而用於爻象之辭一字皆有所本出漢書是以上極道德性命之理下及昆蟲草木之微禮樂典章法度可指吉凶悔吝動靜先知有漢晉易家所不到者出前漢書紹聖初丞相章惇以其名聞并上所著書賜號葆光

慶士三年朝奉郎林伸等百五十三人列薦于守師

部使者轉以上奏勅授福建司戶參軍筑泉州州學

教授翁薛然若不樂者未赴官而卒出事述

林彖字商卿幼孤隨母鞠於外祖陳次升家以故得

盡讀六經百氏之書多聞元祐名臣出處大節與宋

累朝典故後遷居真州又得事劉安世任伯雨陳瓘

諸公而與任申先象兄弟爲忘年友所得益加於

前紹興初嘗爲簽樞徐俯禮致而終不肯受其薦奉

母歸閩菽水盡歡母沒終喪不謀婚娶曰吾有弟不

至絕先人世不問家事曰吾以付二弟若復以家事

相關自安能遂吾志哉寓跡龍華寺法華菴榜所居

軒曰聽雨小園曰意足日怡然於其間縣官希見其

氣味或可語者時一見之非其所好扣門不納也處

之四十年如一日平生身不接俗人口不談世務足

不踐舉場隆興元年春監司帥臣列薦有旨召赴行

在力以疾辭其秋丞相陳康伯樞密黃祖舜再取旨

令監司郡守敦促之復引疾不就於是陳孝則林孝

澤皆泉蔚偉人適以憲漕會閩中相繼率三數百人

以彖名聞參政周葵以重望鎮泉山即以孝則孝澤

之狀止孝宗爲再促召亦不赴乾道四年詔特與進

士出身漆差興化軍教授未一考而卒年七十自號

彈齋出書

林肅字恭之淳熙三年登進士第少有文名從游艾

軒之門試教官科中首選調臨安府學教授卒同邑

有傳蒙者字景初少亦從艾軒學工詞賦兼五經孝

宗朝嘗著萬言書上之退而講學龍池以淑後進自

號與軒後以子矩恩封從政郎出仙

余元一字景思淳熙五年以詩學魁南宮登進士乙

科娶勉齋黃幹之女弟而幹則朱文公壻也因得親炙

於文公始見之日以仁義禮智信分作五論及自著

文集為藝文公頌敬愛之膏有答余景思書見文公別集歷官知同安縣號稱清嚴終池州通判同邑有林德遇者字若時性質頗鈍一日忽發憤窮產糶走武夷山中拜文公求救今日誦論語集註久之覺有所開悟發於文辭亦明暢可觀文公卒復往赴葬家居與賈齋陳沂相友善切磋漸磨卒為鄉名士云

出山  
林礪字豈猷嘉定十三年登進士第少負雋聲從游者衆雁軒王邁嘗師事之官止海陽縣尉同邑林蒙亨字宿西其學於天文地理諸子百家之書無不該賈齋泉學者多從之遊而遊尤敬焉兩預鄉書不第後以子有之恩贈朝請郎

出山  
鄭暢新字中實先世自建之浦城遷于僊遊以太學生登嘉定十六年進士第知晉江縣建問政堂輯論語繫於政者二十四章書于壁以便省覽又建縣學文宣王廟闢一堂扁以尊道時真德秀守泉頗敬重之邑民相與立生祠于紫澤宮尋通判處州監右藏東庫遷國子書庫授都大提管卒遺命治棺衾一以儀禮從事賜新少授業黃餘之門答開甚詳嘗考究禮書成編名曰禮學舉要亦參質於蘇及楊復諸先生

又撰禮學從宜一集居家好義有家塾義莊德秀嘗為之記

出山

謝升賢字景芳少篤志義理之學以太學生然端平二年進士第調洽光縣尉會教官闕員守委攝學事廣州應泉書堂新成帥漕方大琮檄為堂長提刑楊大異又檄為桐江書院堂長其後大琮大異皆薦于朝乞充師儒之選官至與寧縣令所著有太極西銘說易通庸學語孟解大意皆推本朱文公之書嘗曰窮道之所入而反其始則必先四書而後三書自號

張林

張林余林即謝傳第三十

方信孺傳第三十一

方信孺字季若儀七世孫父崧卿擢隆興元年進士知上饒縣以政績聞通判明州秩滿知南安軍律身處蒞事勤平易得民移知吉州罷未遑力勝錢歲萬餘緡減放諸邑月糾錢歲六萬八千緡作六一室於祁沁東北隅祀歐陽文忠公授遺墨八卷刻石其中除廣西轉運判官改定鹽法奏罷歲解鄂靖錢十一萬緡採訪鹽課利害編為書十二條上之崧卿自治嚴接人一團和氣平居常以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之語戒飭子弟所得祿賜半為抄書之費家藏書四萬

卷第手自校讎嘗校正韓昌黎文集又譜其經行次

第為韓詩緝年凡十五卷刻南安部齊江州志信孺有雋材未冠能文周必大揚萬里見而異之以父蔭補番禺縣尉盜劫海賈信孺捕之盜方沙聚分囚獲惶駭欲逃舟信孺已使人負盜舟去矣悉縛盜不失一人韓能胃舉恢復之謀將偵軍邊警不已韓廷尋悔金人亦厭兵乃遣韓元龍來使而都督府亦再遣壯士遺敵書然皆莫能得其要領開禧三年近臣薦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粵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何以答之使買雙然假朝

奉即樞密院檢討文字克樞密院參謀官持督帥張

歲書通問于金國元帥府至濠州金帥統石烈于仁止于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於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忍言于仁怒曰若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門時已實死生度外矣至汴見金左丞相都元帥完顏宗浩出就傳舍宗浩使將命者來堅持五事且謂稱藩割地自有故事信孺曰昔靖康倉卒割三鎮紹興以太母故暫屈今日顧可用為故事耶此事不獨小臣不敢言行府亦不敢奏也請面見丞相

決之將命者引而前宗浩方坐幄中陳兵見之云五事不從兵南下矣信孺辯對不少詎宗浩斥之曰前日稱兵今日求和何也信孺曰前事與兵復讎為社稷也今日屈已求和為生靈也宗浩不能詰授以報書曰和與戰候再至決之信孺還詔侍從兩省慶諫官議所以復命衆議還俘獲罪首謀增歲幣五萬遣信孺再往時吳曦已誅金人氣頗索然猶執初議信孺曰本朝謂增幣已為卑屈况名分地界哉且以曲直校之本朝與兵在去年四月若貽書誘吳曦則去年三月也其曲固有在矣如以強弱言之若得除濠

我亦得泗連水若誇胥浦橋之勝我亦有鳳凰山之捷若謂我不能下宿壽若圍廬和楚果能下乎五事已從其三而猶不我聽不過再加兵耳金人見信孺忠懇乃曰割地之議姑寢但稱藩不從當以叔為伯歲幣外別犒師可也信孺固執不許宗浩計窮遂密與定約復命再差克通謝國信所參謀官奉國書誓草及許通謝百萬緡至汴宗浩盡變前說怒信孺不曲折建白遞以誓書來有誅戮禁錮語信孺不為動將命曰此事非犒軍錢可了別出事自信孺曰歲幣不可再增故代以通謝錢今得此求彼吾有隕首而已將命曰不爾丞相欲留公信孺曰留於此死辱命亦死不若死於此會蜀兵取散關金人益疑信孺還言敵所欲者五事割兩淮一增歲幣二犒軍三索歸正等人四其五不敢言侂冑再三問至厲聲詰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冑大怒奪三秩臨江軍居住信孺自春至秋使金三往返以口舌折強敵金人計屈情見然憤其不屈議用弗就已而王柎出使定和議增幣函首皆前信孺所持不可者柎白廟堂信孺辨折敵首於強慢未易告語之時信孺當其難柎當其易柎每見金人必問信孺安在公論所推雖敵

人不能掩也乃詔信孺自便出宋史尋通判肇慶府復奉議郎峒寇竊發被吉同廖德明措置收捕就命知韶州至郡即封崇巖九齡余靖墓擒赤水峒賊首戮之轉承議郎知道州首窺不檢士號十虎者歸瀛溪河作太史闕表元次山遺跡俄提點廣東刑獄奏縱屬郡久不決之訟數百千人前政所發摘竄繫守令考罪虛實多奏釋之轉朝奉郎轉運判官遂踐其父世職深知鹽筴利害操幹裁搏自出新智以漕計之餘新學官增士廩創類試院又蠲諸郡鹽逋二十六萬緡歲舉必先孤寒小校裨將有不孝者必歸其喪與擊遷淮東轉運判官兼提刑知真州即此山匿水築石堤表二十里人莫知其所為後金人薄儀真守將決水以退敵城乃獲金山東初內附信孺言棄堡不可以虛名駕馭武夫不可以弱勢彈壓宜選威望重臣將精兵數萬開募山東以主制客以重馭輕則可以包山東固江比而兩河在吾目中矣宗真降三秩再奉祠稍復官信孺性豪爽揮金如糞土所至賓客滿其後車使比時年總三十既齟齬歸營居室囂實自放於詩酒後費用竭賓客益落信孺尋亦死矣雜事本傳

陳居仁宋柴林枏傳第三十二

陳居仁字安行父太府少卿青娶明州汪氏女因家  
 焉青初為汾州教授佐守臣張克戡捍金人後知惠  
 州單騎造曹家壘譬曉降之鄧僧王法恩謀逆事覺  
 或請屠城青方為御史力論多殺非聖世事脅從者  
 悉寬宥居仁紹興二十一年舉進士秦檜與青有故  
 有劾以一見可得美官居仁曰是有命焉終不自通  
 詔脩高宗聖政妙選寮屬與范成大並克檢討官准  
 面交兵魏杞以宗政少卿使金辟居仁幕下時和戰  
 未決金兵駐淮北人情恟懼突騎大至營中夾道居  
 仁上馬猶從容舉酒屬杞天寒且醕此觴觀者壯之  
 乃諭金人開道入李成禮減歲幣而還及杞求國柄  
 居仁忍貧需遠次未嘗求進虞允文欲引以為用不  
 就允文欲與論兵謝不能退而貽書謂有定力乃可  
 立事若徒為大言終必無成幸成亦旋敗允文為之  
 色動嘗轉對言立國須定規模陛下非無可致之資  
 而規模未立孝宗初頗不憚曰朕未嘗不立規規居  
 仁奏陛下銳意恢復繼乃通和和戰守三者迄今未  
 定孰為規模耶允文曰此正前日定力之論某今益  
 知此言之當也進秘書丞入對論文武並用長久之

銜陛下獎進武臣深得持平救偏之道然未必得智  
謀勇之士或多使佞輕躁之徒將復有偏勝之患  
帝姑納惟禮部郎官嘗言臺閣宜多用明習典故之  
士帝問其人居仁以李壽真濟對甫數日召壽居仁  
力請外乃知徽州帝令陞辭慰諭遣之至郡告以天  
子節經費以惠險瘡不能推廣聖德吏則有罪乃招  
三衛軍植二表于庭有輪納中度而遭抑退者抱所  
輸立表下親視之人無留滯吏不能措手輸說者恒  
裝藏以歸鄰州有訟多請臺啗乞決於居仁秩滿邦  
人挽留由間道始得去入對帝舉新安之政獎之請

編類隆興以來寬恤詔令有曰法久則易玩事久則

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儆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  
帝曰名言也又言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  
輕此曹出萬死策勲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  
丐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全終始念功之意暨  
後生圖報之心帝覽之嘉歎會駕大閱白石即命再  
添差兩任衣糧全給三軍為之呼拜留為戶部右曹  
郎官命未下朝方推會要賞帝曰陳居仁治行為天  
下第一可因是弁賞之特轉朝議大夫會樞屬闕員  
方進擬帝曰豈有人才如陳居仁而可久為郎乎即

授樞密院檢討文字尋為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  
書門下省諸房公事歷兼左藏諸庫居仁親視案牘  
嘗謂有罪幸免則究者何告誣枉者七人嘗當叙復  
執政難之居仁退疏其冤狀上之帝曰居仁精審尚  
復何疑詔以早求言居仁乞命公卿務行寬大假吏  
部尚書使金還無權中書舍人泛恩濫賞封緘無所  
避因言恩惠不及小民名為寬通負實以惠頑民耳  
名為赦有罪實以惠奸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戶身  
丁四等戶一半從之安定王子彤乞封妾為夫人居  
仁繳奏帝喜迎謂有補風教又論君人之道遺在執

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順精神詰且令清中書之

務權直學士院帝曰內外制向委數人今陳居仁一  
人當之不見其難乞詔大臣博議絕浮費汰冗兵計  
當省之數定蠲除之日此富民之要術也以集英殿  
脩撰知鄂州築長隄并江新安樂寮以養貧病之民  
撥開田歸之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  
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時零餉稅有因告糴  
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為惡  
遂誅之觀察推官柳某貧死不克歸二子行丐于道

聞而憐之予之衣食買田以養之擇師以教之鎮江  
大旱又移居仁守鎮江請以緡錢十四萬給兵食不  
報為言以表誠丞相然後許發時密往覘之聞遣雜  
理於荆楚商人商人口是陳待制耶爭以粟就羅居  
仁區畫有方所存蓄數萬計因饑民治古海鮮界港  
為石堤用茨境上富源以時以通漕運治江陰姦僧  
加實文閣待制知蒲州入境有饑民嘯聚部分逐兵  
遮擊之首惡計窮自經死治宗室之暴橫申懲毒之  
舊禁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卒贈金  
紫光祿大夫居仁夙度饑遠處已應物二以誠信臨  
事毅然有守所至號稱循吏皆立祠祀之有議奏制  
彙詩文行世子卓字立道紹熙元年進士其後知江  
州移寧國府丞相吳潛以故欲其一見卓謝不往潛  
益器之在詞掖草疏叛臣李全爵詔書至淮人益自  
厲又草太廟災罪已詔京師為之感動端平初簽書  
樞密院事未幾丐祠以資政殿學士還里平生不營  
產業以贊書所酬金築世綸堂間居十有六年卒年  
八十六葬事不能具潛聞之貽書制置使以助其孫  
定孫力請謚于朝迺謚清敏出宋史本傳

縣盜張過方蹂躪旁郡驅掠向餘干棐率民臨水植  
幟聲鼓若將出迎敵者盜疑引去徙知邵武縣鄰郡  
寇范汝為毛涅龍始出就招所過需下壯負擔殘虐  
甚棐先寇令民遁去寇既剽掠無所獲群謀持兵乘  
夜入卧內棐諭之去不為調一夫民得全活去邑二  
十年有語及輒涕下者紹興中入為金部員外郎扈  
從幸建康時方用張浚韓世忠圖恢復棐請詔中外  
臣僚採訪勇力權畧之士不時舉薦以備採擇從之  
因留總大軍錢糧適有司奪用度兩軍號百萬棐為  
調度兵食不擾而辦秦檜專政頗忌棐棐奉祀者再  
及起知通州以治最聞用薦累遷主管淮東安撫公  
事召為太府少卿充金國送正旦使還錄其語以  
聞上嘉其有專對才遷太常少卿兼史館直學士院  
顯仁太后崩斟酌典故一出棐手遂權禮部侍郎會朝  
廷謀帥以棐為集英殿脩撰知紹興府兼浙東安撫  
使明年虜入淮甸聲搖近輔或欲調兵積粟嚴備非  
常棐鎮以無事一方晏然力祈去除敷文閣待制提  
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凡五年上章納祿詔以通議大  
夫致仕卒贈少師弟椿紹興五年別試第一衢州教  
授子煜歷知循賓惠三州皆有惠政官終朝議大夫



直徽猷閣由是召以祖蔭入官歷知程鄉歸善二縣遷通州汀州史蒲茂當國罷歸端平初起通判廣州權節軍士皆亂帥臣曾治風棄城遁謂力備御且以聞有命崔與之領州事謂佐之賊奔他境與之薦謂蒲茂已深廉介有守權知循州進直煥章閣知潮州未上卒

藻字去華吳之從子也弱冠兩貢辟雍合法改復與從父椿預計偕紹興初同試禮部時號二宋尋進中興十君論高宗語執政云藻所進篇篇可採遂以布衣召見占對如響高宗悅欲爵以京秩試編脩官

政府以上書不先白阻之注廬陵尉登八年進士改邵武軍教授添差福建轉運司幹官藻以汀虔循梅山賊嘯聚進銷寇六策被旨應辦大軍錢糧兵食不之詰闕上書指陳時政抵牾相累年不調久乃補英州學官改秩知益陽縣連丁家難進時議二十篇除江南西路轉運司主管文字會金亮渝盟朝廷分遣屯戍以藻充湖北京西招討司機宜與主帥分畫形勢西屯襄陽則觀登州東屯德安則向蔡州中駐鄧州則上可赴唐城東西可援蔡鄧主帥如其請及虜犯信陽果一劔而退不復窺漢上乃悉引兵職瓜

州藻言於主帥奏乞畫戰艦防江而虜既殺亮以還朝廷遣五招討使分路追襲藻至楚泗密伺虜班師有律恐茂軍謀利深入為所掩乃馬上占奏上之高宗即命班師惟藻知江陰軍金兵繼擾淮甸居民日夕渡江藻勞東安集至者如歸督府分屯義兵五千人藻在營嘗時製糧金兵既退諸州米價翔湧疫厲盛行獨江陰無恙父老守闕上書頌治狀孝宗即位除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陞辭慰勞甚悉至官未期重造明越梁湖廢堰更勅三衢義倉罷捐

行阡陌瘞死骸七千餘發粟寬租捐竹木之稅便民興造又奏以絕戶之產分恤孤惸勞績上聞四府召對所敷陳無不聞納坐彈劾温州守臣為權貴所擠力丐休致得祠而歸藻自布衣寤主以忠鯁自奮則設寡合其在室雖妻子不見笑容居官以身臨民未嘗少自恕後除守漳州又除提舉江東皆不拜歸廬囊山先塋之側以讀書自娛比沒告諸子曰余平生操履無負所學今老矣復何恨但易解未成耳年八十二卒贈太中大夫

眼不忘登紹熙四年進士調晉江尉瀕海多盜鈞捕  
有方以能賞改承務郎授高門軍簽判移廣德軍討  
寇征賦源委告部使者裁其額知南海縣考核精明  
丁口登耗升降必以實民不餘賦吏為奸教育秀艾  
鵠鋤奸強政聲奕起通判饒州楮幣更列郡過於奉  
行告訐滋熾鈞抗疏極言展收換之期寢編籍之科  
召為太府寺主簿尋知嚴州首疏乞歸淳安經總制  
錢五千緡次第調損他邑無名征歛起義得買田  
以贍其用課最累遷右曹郎官改左曹總領淮東軍  
馬錢糧寇入光州鈞策虜無能為當下詔進討重賞

以招降附清野以待饑勞分兵迎敵東擊西應毋專  
守地分人自為謀又言宜籍江淮之高工罷溫福之  
防托別造防江輕艦數百艘上下采石瓜洲間以備  
策應多見采納就遷司農少卿後以朝奉大夫直敷  
文閣再知泉州泉舊隨歲產穀納台信建昌邵武上  
供銀大為民病鈞手疏乞泉與四州從初賦從之泐  
局講荒政乞借撥椿積及通放平江糶舟小商貸本  
巨家勸分而米大集斟酌便宜分等糶濟幼薦乳疾  
與醫道恙者續粥藥所活萬計除海苔蠹房莖葉鹽  
鮓等稅蠲閣諸色逋賦捐俸代輸畸零之戶民畫像

祀之以父喪罷歸服闋直顯謨閣經略廣東進秘閣  
修撰憲民隱恤下情以發族悍戾刺為權卒成壽昌  
南人善水既除境內之盜又免番更之勞一舉而三  
得會房校淮甸朝廷以鈞暢曉邊事趣還未行卒年  
五十八鈞性孝友其學問以行已為本濟時為用三  
國六朝得失成敗之數歷歷如身履凡江淮攻守大  
勢援古訂今具有本末以實學圖實政君子惜其所  
施未竟其蘊云子應先朝請郎通判泉州

林栢字子方孝子橫九世孫也伯父孝淵崇寧五年  
進士歷秦州南劍教授王黼當國以同年屢遷臺吏  
屈一見曰要職可得也孝淵曰有命竟由選格歷建  
州通判改泉州時福建二州殺其守將泉卒亦習亂  
屢犯郡守而信孝淵一言不敢暴提舉船事部邦建  
以其材術疏通吏事詳練有緩靖兵民之功特薦之  
嘗按收船貨歸吏循例取一匣腦以納孝淵及船  
庫父孝澤宣和六年進士歷知南康軍提舉廣東市  
舶有番姬蒲持珍異以賂禁掖為子求官中人助之  
孝澤曰他日三佛齊以非時請入貢明主猶謝遣之  
今以一賈婦使朝廷廢二百年互市成法可乎上書  
力爭固持不遣就除轉運判官知漳州清介特甚至

不用官燭於私室遷提點廣東刑獄力辭除直秘閣  
與祠朝廷每選守重名必及孝澤以老不欲勞  
之年八十餘卒折棺紹興二十一年第召對首言持  
祿固寵之臣似無過而緩急無所用骨鯁難直之臣  
似無用而大節不能及又言兵強財盡未足恃所持  
者得人心得人心者脩德而已翼日孝宗語宰執曰  
林圻儘忠實除秘書省正字與脩中興會要遷校書  
郎求補外知信州能解論清議者忠臣節士之所慕  
而權倖說諂之所憚也奈何惡之又言祖宗之法不  
用武人為大帥必用文人為總帥以總制之今內郡  
之守百里之宰皆用武臣參之則方面專制又將付  
之何異唐之季世乎柝至郡裁驕兵以法斥公帑代  
輸物力錢民德之提舉廣東常平茶鹽就為轉運判  
官移使江西發漕司緡錢三萬六千助諸縣歲計廩  
豫章疫死者浮腫三千為塚六百九骨函五百餘窆  
其士大夫貧不能自窆者三百匱會泉州缺守臣孝  
宗於班簿中求一風力之士補之遂以授柝泉為會  
府訟牒盈庭剖決無留舉行荒政條其病民者剗之  
立三賢堂祀姜丞相秦隱君歐陽四門召除直秘閣  
福建路轉運判官中詔汀州無類經總制錢等第減

放寧化泰寧兩縣苗米論漳州于斗司收諸絕產為  
除豁諸縣稅色有青蕪領泉州光宗即位召拜吏部  
郎中未幾除直煥章閣江東轉運副使奏鑄廣德建  
平和買多取之額改知慶元府直徽猷閣知福州甌  
城四千丈卒於福州柝官雖不登禁從而持節分閩  
所至有聲剛方廉介所以仁慈吏畏民懷為當世所  
稱道云

陳居仁家棊林柝傳第三十二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方大琮字德潤慎從七世孫也祖萬孫紹興三十年進士大琮以詞賦為開禧元年省試第三人授南劍州學教授首封羅仲素墓為江西轉運司參議官決獄平允改知特樂縣武楊時盛犯八賢于學丁外艱服除知未福縣值兵饑守隘立柵禁港發原無虛日時延名士講論文義丁內艱起復累遷大府寺丞蘇氏被圍田久不決張椿年為王府掛佃堂帖下所給據大琮曰椿年直欲奪吾姓餽益耳惡知愛國愛王

川之喜向也天地宗祖續歷陛下之不得已今威福自已出矣而元年御筆有曰立嗣一事難以輕議二年御筆有曰王功茂深欲保持其家一則如待深一則如待愛子又曰秦王子孫蕃盛今家餽無主惟死勒燔致仕今班索賜第又曰通天地間一氣耳二相不感諸國不協叛卒之變毀旅之關皆整氣之流注激射也誠能宣明洞達此數不留將見精誠感召此盤自弭矣別疏言故王之寃不靈他日所屬意者皆可保乎權奸之罪不討他日豈無貪功者乎因極論天下大勢適理宗不御殿封上之踰月入對理

宗曰懼卿言官論當體國大琮曰臣所言無非體國

出疏奏之有曰理亂安危自君心始格其非者在大臣其源者在諫臣又以女寵侈費為戒遷起居舍人直前奏事且曰淮南之封尚稽輪臺之悔不聞陛下何不自為其所易然後賞群臣以所難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奏乞還魏了翁以重朝廷兼併直舍人院先是有諫言綱常者竄謫相望及理宗親政大琮敢言復故王爵召用諸老於是言路稍開殿中侍御史蔣峴惡之疏劾王邁劉克莊等以大琮為魁傑請置重辟大琮遂罷去注管紹興府千秋鴻

稽觀尋起知建寧府中寢嘉熙四年除秘閣脩撰福建路轉運判官時歲荒首發常平倉賑糶自鄉郡始上四川委寓士蔡杭措置羅事淳祐元年改集英殿脩撰知廣州廣東經略四年加寶華閣待制并升使六年進直學士因任大琮在廣五年百度具舉以燕司休盡送三學用朱子所定更造冕服爵組樽俎等器蓋蓋鑄編鐘以足其數取英韶石為磬行釋奠鄉飲以禮義化人期盡變其故俗增推鋒軍春衣錢給借水軍出成糧米改創清海軍門樓改知隆興府命下卒謚忠惠大琮外溫而內方嚴平居抑畏言不

出口至立殿陸爭是非可否雖貴育不能奪第大鑄  
大興蚤卒大琮經紀孀幼恩義無盡有奏議外制維  
著若干卷子演徐字景行弱冠與其群從十一人同  
拔甲午曹薦調建康府糧料院從王埜辟制置司幕  
官以秋苗例入返府為脩倉之助添差通判南劍州  
剖決滯獄如流攝邵武軍屬江閩告警外鎮內撫人  
情帖然增郡帑儲二十倍創學田百餘畝景定更  
化除諸司審計當對傷父大琮坐言濟王事老死遠  
方乃疏曰舜有有庠之封周公有蔡仲之命陛下之  
聖豈愧古人三十年間因循未行者存亡繼絕之一  
事耳反覆數百言累遷太府丞請外知建昌軍度宗  
即位陸辭為上言皆關繫新政之大者復申繼絕之  
請至郡首尊李曾二先生之學以表厲其風俗革關  
社結集新推排圖帳計所復賦入及積鹽酒息得楮  
三十五萬以代四邑下戶之輸并補前此預借之數  
孽婦張氏倚勢為一方害亟聞于朝盡籍其產移守  
贛州為張婦擠罷然張卒抵罪演孫歸奉雲臺崇道  
祠俄而蕪湖潰師國事不可支演孫雖家居猶運粟  
以助京師集民丁以固鄉邦之守禦即家除工部郎  
官廣王襲位福州召除軍器監司農少卿進大司農

演孫權宜措置以輸危急用是病日亟景炎元年九  
月卒年六十四演孫律身宦官名能守法侍父大  
琮跬步不離大琮鎮廣命演孫入京銓注既發大琮  
卒演孫走回扶匱悲號哀動行路至於置義倉建義  
學為時所重云出名公  
吳叔告字君謀水南人曾祖翊成忠郎建州都作院  
使父元度累贈中散大夫叔告與兄伯脩同貢于鄉  
端平二年理宗始親政策士于廷叔告以發強密察  
為言理宗覽而異之權為第一簽書威武軍節度判  
官廳公事累遷秘書郎輪對首言今冰合未來交  
口談清野之效裸享偶霽動色稱格天之祥大臣百  
執事循默容身者多慷慨許國者少又言邪封曲徑  
借曰御筆奏篇束閣報曰旨依室垂磬而襲承平之  
用度家四海而事藩邸之繕營四年差考公試遷著  
作佐郎蕪權都官郎官以親老丐外知撫州其治以  
正風教扶善長為先積簿書覈隱漏以佐糴本造官  
舟代募冊以貲為郎者代郡胥部押言者以為罪叔  
告丐祠不允尋除刑部郎以不善迎合為中外所攻  
寢新命貶一秩淳祐三年復元階六年差知袁州明  
年召奏事十年再除刑部郎知漳衡常三州改嚴州

自臨川罷歸食祠者三召者再予郡者五皆不果行  
景定二年始召除尚右郎官入對言天下萬事其本  
在人主之一心心不一於我則二於物向湖廣淮蜀  
四面皆敵今瀘城歸連海復山東版圖再入職方微  
戒之意得無因是少怠樂身之事得無有切於心乎  
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差殿試覆考官四  
年除大理少卿丐外除直寶章閣提舉浙西常平事  
有仕者挾權貴求辟舉叔告曰冗員不可增某人不  
可舉是冬召奏事再祈免得請歸裝滿然明年卒叔  
告性狷介少和寡合器重之者多而仇疾之者亦不

必云

李丑父字良翁德昭從曾孫也父宗之通判邵武軍  
以文名諸史百家口荅疑問人以書厨目之丑父幼  
穎悟讀書迎刃而解出語輒驚人既授室獨寢夜誦  
達旦善屬文劉克莊王邁方大琮見大奇之年四十  
一始領鄉薦端平二年擢第調邵武司戶參軍添差  
通判福州丑父嘗攝福州教授士聞其來皆喜遂兼  
領學事丁大全當軸丑父忤其意遂罷予祠遷著作  
郎權禮部郎官踰月班對草兩疏首言苛征戚曉贖  
貨聽讒四事次言競侈二習皆切時弊理宗悉嘉納

之請外提舉湖南常平義倉務存繼絕戶決廢婦人  
訟條社倉舊規桂陽有王媪者虜禍時八口為豪龔  
所殺丑父為直其冤方謀欲劾西全寶慶兩守會嘗  
事露為臺疏劾罷畀祠卒丑父篤實清脩溫良和易  
習次灑然與人無新故一語必用情所得祿賜僅自  
給而銖積其餘為義廩與弟姪共詩文溫潤清新有  
集藏於家

丁伯桂字元暉祖彥先景祐五年進士官終秘書郎  
知縣事伯桂兄弟八人伯林伯樟伯梅有聲場屋皆  
貢于鄉伯桂卒於大學生伯桂擢嘉泰二年進士累

遷樞密院編脩官端平改元拜監察御史二年冬除  
秘書少監三年遷監遂為起居舍人兼中書舍人嘉  
熙初除權吏部侍郎遷給事中皆兼史職方史彌遠  
當國陳宓鄭寅之流皆不安於位於是朝無庸人彌  
遠使伯桂始為御史在言路二年諫疏盈篋皆力扶  
世道切中時弊後雖出臺然轉對奏事指陳愈峻  
輒入冠伯桂言不宜傍徨動色宜凝定以應事變又  
言陛下本好賢受諫近者言官忤旨至形詞色疏多  
留中易置諫官御史如奕棊此致異之大者又言韓  
休后戚除節度使致仕議者謂曷不移此募戰士以

取鞋首之首閩美人進封親屬奈何加恩至百餘人  
咸人所難言未幾卒出  
南一字宋傑伯杞子也少為伯桂所奇平生頗控場  
屋寶祐元年年五十七始奏名別院廷試以累舉恩  
陞兩科調福州懷安尉公族有僦居以婦墮胎告屋  
主者南一辨胎以藥墮坐誣民有負逋自經者子訟  
債主南一曰汝父繼死矣誰斷其舌搜其家得舌於  
面民有溺死者父訟主家南一曰兩手有沈沙自溺  
也人皆服之然以介特忤外臺改東莞監稅帥使謝  
手曰此非所以悅儒者欲凌以他職力辭尉卒捕  
盜盜兄以為辱已播弟至死誣失主殺之南一辨盜  
與失主未嘗交手高師臘衣墮水死毋誣紅主南一  
視衣果在手子強薦之于朝復以忤外臺劾罷貧不  
能出嶺嶠南士人率子弟行束脩師事之漕使鄭協  
辟為廉泉書院山長洪天錫至檄攝海陽州學教  
燕文公元公兩書院山長潮州方喜得師而南一以  
悼亡歸矣自號十軒嘗彙伯桂諫草為若干卷出備  
林彬之字元質其先福州人徙居浦彬之少與王邁  
方大琮齊名端平二年擢進士第擢監茶御史兼崇  
政殿說書首疏天命人才民心次言括田之害曰今

興利於利源既竭之後立法於法意將盡之餘主以  
一樞翼以詳小恐利未興而害先及又謂皇祐中太  
常博士張述請立皇嗣語且曰今陛下春秋過於仁  
宗皇祐時決大議立大本尤不可緩又言彌遠用鄭  
損棄關而基蜀漢之禍嵩之召北兵入城而兆襄樊  
之變今主兵之臣以閉門自守為上策運米浙江以  
餉兀坐之兵竭財大農以守不耕之野徒曰虜來自  
去可以苟安豈不中其滅水困魚之計九年春雷雪  
大作積陰彌月彬之以為必有召怨於民者民怨釋  
則天意回矣遂極陳科抑權法括田三害其夏四月  
朔日食彬之又抗言扶陽抑陰三事十年遷左司諫  
會仲冬雷又言一陽方復內卦為震而有雷聲之異  
豈天以此示警為國本計乎理宗曰朕志已定十一  
年春將有事於明堂史嵩之規為相彬之力言乞扶  
公論讀疏未畢上曰嵩之斷不復用十二年除殿中  
侍御史仍侍講首疏攻臨安尹標利病民卒移尹越  
州又言繼尹余晦不當以私意辱右庠士致三學棧  
堂而去罷之後言感嘆數人除權工部侍郎徑出關  
上遣都司諭旨乃就職為殿廬詳定官每緣經義以  
規切君德時政會遣余晦諭蜀彬之言晦不可遣丐

外以集英殿脩撰年婺州景定三年以先朝舊傳即  
家除實意問待制命未至杉之事變母孝始終無  
違言居家有檢求立朝無附麗平日謙信若無異同  
者及至榻前階下爭辨是非寧忤不辱安於貧食  
不重味身無鮮衣自少至老不輟披讀云

方吳李丁林傳第三十三

今南陽文獻三十三

九

王陳丘許余傳第三十四

王邁字實之自號雁軒居士僊遊縣人父鑑擢紹興  
元年第終古田主簿邁幼穎悟強記儼儼有奇節年  
十一二下筆已驚人既冠以文謁鄉先正傅誠誠嗟  
異謂他日以文名世嘉定十年進士第四人授潭  
州察推再調浙西帥幹考廷試詳定官王元春欲私  
所親直高第邁顯擢其謬元春怒嫉李知孝誣邁在  
殿廡語聲高免官調南外睦宗院教授真德秀再守  
泉州邁竭忠以裨郡政召赴都堂審察丞相鄭清之  
曰學館筆數不足先吾實之屬德秀知真舉邁為初  
考德秀以邁請快見快允予奉升降參咨焉俄召試  
學士院策以楮幣援據古今攷究本末謂國貧楮多  
弊始於兵乾淳初行楮幣止二千萬時南北方休息  
也開禧兵興增至一億四千萬失紹定有事山東增  
至二億九千萬矣議者徒患楮窮而弗懲兵禍姑以  
今之尺籍校之嘉定增至二十八萬八千有奇用寡  
謀之人試直突之說能發而不能收能取而不能守  
今無他策核軍實室邊舉救楮幣第一義也又言脩  
內司營繕廣內帑宣索多厚施緇黃濫予嬪御若此  
未嘗裁樽徒聞有括田權鹽之議者向使二事可行



故相行之矣更化伊始奈何取前且所不屑行者而行之又因循以及時事言君子之類雖進而其道未行小人之迹雖屏而其心未服德秀病危在告謂陳琮劉克莊曰實之策好進德未已數月喬行簡再相或傳史嵩之復用邁上封事曰天下之相不與天下共謀之是必冥冥之中有為之地者且舊相奸險刻薄天下所知復用則君子空於一網矣又言吳知古陳洵益撓政輪對言人主不可效天人臣不可欺君陛下亦嘗自省惡旨酒果如高乎不遵聲色果如湯乎戚里果皆陰與乎此司果皆君強乎抑猶未也非欺天欺又言陛下厚權臣之恩而怒然於同氣之念此欺天之尤者邁由疎遠見帝空臆無應帝為改容言者勸邁論遣事過實改通判漳州會裡祀雷雨求言邁應詔畧曰天與寧考之怒久矣趨藥致疾妖冶伐性初秋踰旬曠不視由道路憂疑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隱刺覆絕攸壇尊龍編淪法數上行下效京率外兵狂悖迭起此天與寧考之所以怒也陛下不是之思方用漢災異免三公故事環顧在廷莫知所付選相崔與之臣恐與之不至政柄他有所屬此世道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機也於是臺官李大同勸邁

交結真德秀魏了翁洪咨夔以收虛譽削一秩免將峴劾邁前疏妄論倫紀請坐以非所宜言之罪削二秩久之復通判贛州福州建康府信州皆不行淳祐改元通判吉州右正言江萬里袖疏榻前曰邁之才可惜不即召將有老不及用之嘆帝以為然有尼之者遂止知邵武軍在郡詔以亢旱求言邁驛奏七事而以撤龍翔宮立濟王後為先時清之再相以左曹郎官召立辭以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亦辭改侍右郎官諫官焦炳炎論罷于祠卒贈司農少卿邁以學問詞章發身尤練世務易被戒潭人曰此君不可犯奪勢家胃占田數百畝以還民李宗勉嘗論邁然邁諫近世宰輔至宗勉必曰賢相徐清叟與邁有違言邁晚應詔謂清叟有人望可用世服其公云出宋本陳謙字正仲祖驥字德純少與直講張讀參政李邴相厚善元符三年以舍選登進士第歷官宗學博士時附蔡京者皆得美官與京同里不肯一見外除通判溫州以清白聞父豐字宜中以父蔭補官少工文詞嘗作蟠桃賦贊見李柄柄大奇之初調建州戶曹既而以詞賦魁福建漕薦第紹興十八年進士乙科又中博學宏詞科差泉州教授丞相陳康伯薦其

學識高明足以通達國體文章典雅足以潤色皇猷除  
刪定勅局方有所纂修或勸豐供職即得改秩豐不飲  
踈進以疾辭廟堂高之次冬書成奏上改宣教即累遷  
國子博士時宰執皆知已豐每進見必推引寒峻未嘗  
少及私孝宗登極令諸路監司各舉循吏二人豐居其  
首朝廷處以湖北提舉豐不欲遠去俯就南恩守自效  
燕官清儉無絲毫擾適歲旱瀝詞禱雨有云願俾微臣  
特損數年之壽乞令闔境普沾三日之霖天果大雨是  
歲卒于官民為巷哭立祠祀之累贈特進諱年十二為  
山寇掠去露刃脅之不為動官軍至賊驅迫以前歸伺  
間投峻崖下以出無毫髮傷賊平而歸宗族鄉黨皆壯  
之弱冠入大學力辭父捧表恩所得官以予其弟諒隆  
興元年登進士第主旣寧縣簿調泉州教授累遷右司  
郎中寧宗知其誠實可用除殿中侍御史因事而言不  
許人過不獲已有所論擊亦但直指其事不傍及私惡  
以論劾忤時相陳自強意徙太常少卿猶兼侍講俄遷  
起居舍人力引退直寶謨閣奉祠而歸居華載起家江  
西提刑召為太常卿尋除兵部侍郎與權臣惟臣不許  
其各以其時考極陳用兵利害大畧謂虜勢雖弱未可  
輕視故疆可念未易立取方今之計莫若先守禦之備

後攻取之圖庶幾有萬全而無一失不見聽遂乞補外  
以集英殿修撰知寧國府未幾除敷文閣待制提舉江  
州太平興國宮嘉定初元再乞致仕封清源郡侯食邑  
二千一百戶年八十二卒贈通議大夫諱於群籍無不  
該貫賦詩屬文不為險語而雅有典則尤工書法其大  
字造勁處不減蔡君謨與人交無隱情而樂道人之善  
家素清貧有田數十畝兄弟共之力成安利石馬二橋  
以惠行者自少至老士林推重惟嘗攻偽學為世所少  
云弟諒字友仲以父蔭補官調永春縣尉改金書清海  
軍判官遷知古田縣意無字不取人號為佛子  
及解歸帑歲無贏餘司財賦者以此沮諒朱文公言  
於帥曰陳宰應吏也若以此過道何以為善者之  
勅通判循州慶元初改知漳州郡舊無貢院士冒江  
灘之險附試于藤諒至始為申省部立貢院潯士德  
之帥李大異嘉其能辟知象州卒于官出名公  
丘負字明遠祖惟溥嘗勸陳洪進納土叔祖隨慶曆  
中蔡襄將漕本路舉八行不就勅授將仕郎守本軍  
助教負個儻有大志嘗過紹興守李光館之一夕有  
告州卒為變者光倉皇咨所以處之負告以急取兇  
首二人首標置城門諸營帖然紹興初詔舉山林遺

逸有謀議可裨國事者赴都堂議事部以負克選進  
考數千萬言皆恢復大計得旨察見丞相呂頤浩  
乞留諸軍於鄱陽池陽兼引淮東全軍退保鎮江建  
康太平諸軍及論上流軍募防秋度湖賊利害二十  
餘劄頤浩大奇之傷淮向有警頤浩都督八路負以  
布衣入帳有功奏授迪功郎除湖北安撫使司幹辦  
公事丞相張浚辟克都督府管田司幹官改秩除三  
京宣諭司幹官時逆虜王威寇掠郡縣乃請於宣諭  
方庭實單騎造威寨諸賊露刃以俟負撫諭有方威  
即擁衆羅拜曰生我者宣諭也後劉錡帥荆南奏辟  
榘下嘗與論兵錡喜曰吾生長兵間知兵者惟子子  
蓋天授非紙上語一日沅州解降囚四十七人闔府  
咸謂宜殺錡曰溪洞嘯聚間或有之既降而戮永絕  
招懷之路信者萬世乾坤也此而失之何以立大事  
錡感而聽焉曰參議當於古人中求之奏貸其死分  
隸諸軍後多立功至顯官者除登聞鼓院因言事忤  
權臣出守真州累贈中大夫孫微之字夢錫登乾道  
二年進士第授廣州番禺尉嘗有監扶胥鎮者以權  
稅苛取為蒙民訴丁漕臺命微之庶其事微之謂武  
人舉事動觸典憲理在可恕委曲具上漕使謂其屬

曰丘對君子長者人也廣多糶發凡三獲強盜未嘗  
希貴及調肇慶校官湯邦彥謫新昌日以啟遺徵之  
有高若于貢不受賞清哉鄭虔為廣文之句官至循  
陽通判以朝奉大夫奉祠出仙  
許巽字少陽以禮學魁鄉薦第乾道五年進士知歸  
善縣尉有捕民為盜者巽驗問非實不為理尉囊橐  
上下必欲成賞太守入其說廷詰巽巽曰行法在太  
守執法屬有司守不能強調提點坑冶司主管文字  
泉使宋之瑞欲薦巽以書今條上泉慎利害巽曰某  
信生安敢言利之瑞敬嘆秩滿累遷秘書郎力請補  
外知滁州時監司及郡郡皆有互送每月不下三百  
餘緡巽以非法所當得盡歸之公帑胥吏畏服有以  
白金餽吏亦不敢受曰秘書知之措身何地除成都  
提點刑獄固辭乞郡改知漳州縉紳高之未上召赴  
行在卒於建安道中巽嘗曰居官之要清字作根本  
鷄不食便了一生何暇積聚為子孫計人號為兩  
貧翁官終朝散大夫子彥為嘉定元年登第出仙  
余崇龜字景望與凡元一同年登進士歷官尚書丞  
賜對便殿除秘書丞兼權工部郎官特韓侂胄專權  
蘇師且寄聲邀崇龜一見欲處以要津崇龜曰是

身御史古人所耻今日言路不得行志况一登廨役之門則遺臭百世歸潔吾身可也蒞職甫垂旬進書恩賞在即力丐補外知江州歲旱舉家蔬食為民祈禱已而果應累遷樞密院檢討文字佐曹收丞相史彌遠奏曰自權臣專政士夫趨附中立不倚在朝士中獨崇龜一人即日除監察御史入奏其畧曰名器天下之公共也比年以來率以私壞權臣奴隸官或至於建節內官家奴寵或至於僭踰有自權即不歷州縣徑尹天邑有自初官不歷外任徑登內地名器冗濫有如此者士夫風俗之倡也私意一起廉耻道喪伺候於權要之門庭廢職辜賂典客冀得一見以為榮歸按於權臣之廨役稱門生呼恩府敗壞風教而不恤或身叙譜系或結姻連士氣卑陋有如此者上可其奏嘉定改元令侍從臺諫稟議北虜議知要求韓侂胄首事廷臣盡主其議崇龜獨以為侂胄之罪固不可逭然函首送虜辱國甚矣遂不置議尋除兵部侍郎兼權給事中辛年六十一贈通奉大夫子日華字君實第嘉泰二年進士歷官知潮陽縣以除強宗不勝為其所隔邑人惜之日華平生嗜讀書尤工文翰所居有槧英閣藏書萬卷雜以法書名

晝日坐其間繙閱吟詠以自娛樂云出傳

王陳立許余傳第三十四

卷之四

姚宗之薛元鼎傳第三十五

姚宗之字元仲興化縣人早歲以文學為鄉先生鄭厚所稱許第紹興二十七年進士授吉州司戶參軍諸司知其才交章論薦乾道五年擢國子學錄稍遷太常博士無權吏部郎官請禁援例乞陳之弊惟一遵成法進將作少監輪對上言三事一論今日法令貴嚴而不貴寬制度貴質而不貴文任相貴遠業而不貴其細謹用將貴成功而不貴其無過試人貴職事而不貴其空言謀事貴十全而不貴其欲速二論節度之官祖宗未嘗輕授今之將帥爵極欲滿一旦

有事間外處高堂大厦者難於行陣驅馳渴飲童舞女者難於士卒甘苦願陛下以奔走豪傑為用將之術無極其爵而滿其欲三論國家方經畧中原之使必時遣焉用非其人徒辱命耳乞特置奉使一司選擇堪任者儲之以備緩急之用上稱善再三左司張栻兼侍立官聞其奏對語稱其議論剴切有古爭臣風宗之以親老求外遂提舉福建路常平茶事復改東浙嘗承詔覈實常平米因建言平糶廣儲乃所以賑貧乏救水旱而追呼箠楚怨之聲上干和氣或至於召水旱昔號為仁政今轉成弊法願以新易陳

每歲必易支遣庶幾實數常存以為荒政之備上可

其奏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以母老請祠便養未遂而母卒宗之尋亦卒宗之剛方廉直事親孝與人忠嘗與時宰書以為鱗次香蠅頭細字繆為恭敬去忠信逾遠願以此取怒於人宗之略不之卹有戚里進位樞筦慶者盈門而宗之獨未嘗至每語人云事惟公故明惟勤故敏運使方松御梅其言可以為蒞官之範子架建州錄事參軍潮陽縣尉  
薛元鼎字叔雲祖蕃宣和三年持科元鼎幼警敏四歲日誦論語數百字十二三歲能屬文鄭厚嘗命之

為文嘆曰此郎學根於道後來之俊也第紹興三十年進士調惠州教授以母老請祠歷兼樞密部左曹郎官轉對上面諭之曰聞卿頗留意職事民戶詞訟一一料理書生能如此可喜也元鼎奏謝進陳民事利害劄子五上上又曰卿不惟留意職事議論亦自疏通翼日有旨薛某留意職事昨日輪對觀其議論不似閩人遷秘書丞除軍器少監兼太子侍講是時泰安在東宮泰安元宗為太子元鼎講解卦大象泰安首肯之喻元鼎曰講解甚明深有開發淳熙元年兼權國子司業元鼎力援更迭之制乞先外補踰年除



黃公度翁點黃文陳輝鄭鑑傳第三十六

黃公度字師憲唐御史滔八世孫紹興八年省

御試賜進士第一人初任簽書平海軍節度判官兼

南外宗簿有流民數百輩自汀虔下守將疑其變繫

之公度力辨其非悉縱之代還除秘書省正字時秦

儉當國公度坐與趙鼎往來又貽書臺諫譏切時政

儉街之居數月以言者罷主管台州崇道觀十九年

差通判肇慶府備陶思守增學廡擇秀民與之登降

揖遜學者用勸南恩自唐貞觀置郡至是始有梁作

心者登第邦人像而祠之二十五年檜死高宗更化

始召還因詢以嶺外弊事公度曰廣東小郡有十年

不除守臣者權官苟且郡政廢弛民受其弊高宗曰

若卿歸吏部當無此弊遂以公度為考功員外郎兼

金部官終左朝請郎累贈正奉大夫公度工詩效杜

甫古律格并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雜出文獻通

翁點字沂伯乾道二年登第歷湖南轉運判官盡弛

本道酒權提點江東刑獄常平使首行役法饒力多

貧下民不謂便點貽書請意止之開禧初有旨召

赴行在御史徐紳韓侂胄當也劾點貪黷等事

寢召命點聞之上章自辨謂柎私托不行所以貽怒

且侍郎楊輔書劉起晦皆今之望也方籍以為國

家元氣揚轉赴召已到使寺值漲未能出峽起胸向

與柎作縣相隣職事相關一旦報怨併及兩人皆論

罷之中外無不失望臣恃與柎有平昔之舊遂乞轉

以言勸之由是大不相樂侂胄見其章大怒於是追

三官送新州安置已而點卒于貶所人皆傷之

黃文宇伯青乾道八年廷對第二累歷清要朱文公

知漳州奏行經界朝議未定文轉對入劄子言今日

以天下之大公卿百官之衆商量一經界三年而不

成使更有大於此者將若之何光宗即付出行之

熙末以秘書丞充嘉王府贊讀已而補外王即位召

為右正言兼侍講遷左司諫改權工部侍郎仍兼侍

講會朱文公罷講筵文因進講問逐熹之驟寧宗曰

始除熹經筵耳今乃事事欲聞文悃請再三不聽除

中書舍人明年充金國正且使遷改刑部侍郎以待

制終方盛年人咸惜之出宋史

陳煒字光仲淳祐中為監察御史首論不才執政有

令換疏者煒答以頭可斷疏不可換除太府少卿不

拜而行召奏事力辭除廣東轉運判官出通志

鄭鑑官著作郎立朝敢言孝宗謂其直出於肺腑非  
矯偽者後卒朱文公祭之以文謂其有古爭臣之風

統五

黃公度翁點黃文陳煒鄭鑑傳第二十六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許搏字公執建炎三年進士調泉州教授兼宗教以  
茶政謝克柔薦召對改秘書省正字累遷監察御史  
檢察無苛南渡後典稱文物十無一存歲當科舉故  
事無所於考欺偽者衆時以搏多所諳練特遷禮部  
員外郎搏辨決真偽士流清肅初宣和間嘗以事忤  
秦檜至是檜得政丐祠以宣教郎終時同郡方擴林  
廷彥亦有聲擴字端立登紹興二年第歷知閩平陽  
二縣部使者上治狀有旨增秩特授臨安府判知岳  
州居官奉養如布衣時惟以周貧恤舊為急廷彥字

朝美本路類試第一登紹興三年第調連江縣尉改

永春縣當官俸餘不入私室屬草寇倡儼代者辭難

凡四書考百里按堵民祠之雜出何志等書

歐陽直卿字溫叟四門廩之後詹晉江人來莆讀書

於靈巖精舍後其子孫皆居莆直卿少嗜學能屬辭

調劍浦縣簿張魏公出鎮福州檄直卿決長樂縣滯

囚材之薦為惠州軍事推官白郡守以河源餘款麥

令輸送而海豐瘠三聽輸直歲率以為常自清潭以

南山谷多剽閩守將尸居龍川卒有警而他郡分屯

者不即下直卿數走龍川歷阻隘見將校道勞苦自



是多感既為之擊賊遷海陽令改知漳浦縣直卿素  
有能聲所至號為易治第清卿紹興二年進士終建

寧府教授出文

王悅字習之與晞亮同族第紹興十二年進士為人

性直孝宗即位嘗召見極論不可講和上喜謂好議

論遂除官歷國子監丞兼權吏部郎出知衢州乾道

四年七月因請早憂卒而卒衛民德之為立廟事聞

贈直龍圖閣出文

方應發字君節高祖漸南恩守藏書最富扁其書樓

曰富文子孫相傳為富文方氏應發幼孤感奮自立

稍長有文名第淳祐庚戌進士授臨江軍教授累遷

宗學諭史館校勘差主別頭試時相丁大全有密客

力囑以子峻却之除太學博士董宋臣方用事應發

與學官徐庚金等六人伏闕言之且曰宋臣不死臣

等無生不報補外添差通判建寧府召除國子監簿

復申前請語益峻切遷國子監丞秘書即時賈似道為

相遣其幕客諷應發為文以獻壽不答坐以言者罷去

起知潮州適潮陽盜起應發急赴郡招撫皆帖服聽命

召入無權禮部郎官國子司業出知漳州漳城尤倡

厥聞應發威名皆投戈效順吉賊鍾先久窟漳之蔡

山及是遁去應發遂為定南寨於其地聽民取利裝

山不禁龍巖巨賊開維石亦聞風遁汀界會除應發

江東提舉不行坐聞丁朝發成將老繆者易之薦有

威望者為統制督兵以捕之雖為所擗坐劾于祠不

為動卒成擒乃歸奉祠里居而僊遊石手挺諸賊方

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文仁怒思意諒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

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

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

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文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浙東提舉景炎時為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

明毅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

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文仁怒思意諒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

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

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

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文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浙東提舉景炎時為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

明毅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

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文仁怒思意諒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

人鄭鉞記陳文龍事謂文龍以閩廣宣撫繕守興化

時元兵攻圍急應發勸文龍降文龍手劍逐之司業

吳源著莆陽名公事述亦載其事如此出文

許歐王方傳第三十七

浙東提舉景炎時為刑部侍郎累陞禮部尚書以端

明毅學士充福建招捕使宋亡後十年卒年六十六

應發以文章進身而排難折衝尤有過人者平居孝

文仁怒思意諒然當事剛果決烈有奇男子風獨

鄭茅林陳蔣允陳傳第三十八

鄭昇字元舉淑之後也淑自壽之南湖遷于僊遊其子孫遂為僊遊人昇登皇祐元年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終蒲陽理林華官有能聲昇自少刻苦問學於書無不諳而尤深於易春秋皆有著述以發其疑義詩文亦工或可觀

可復昇孫字彥脩嘉定七年登進士第調東陽縣尉縣人喬行能方慮要路族黨恃勢法可復屹然守正不少屈行簡深器之官至朝奉郎可復性儉朴他無所嗜好惟喜古書嘗修爾雅及刊戴氏禮祿傳餘皆悉以市書手自編錄晚年積至數千卷

茅知至操尚介潔不求聞達博通墳典倡六經孔孟之道以開明人心潛使靡籍疏其德行薦于朝景祐四年勅補國子助教知縣皇甫常記其事蔡襄書之

林大有字亨之自號紫陽翁江州倅一鳴之孫也年十六即棄舉子業千里求師授六經不為章句之學招捕使陳韓將闢于朝授以官大有搖手止勿破戒咸淳初以子雷龍預薦賜迫功郎命書下僅一御冠裝拜於庭退即易褐他日語子孫曰生稱善人死表

於墓曰處士吾願足矣及卒四如黃仲元書其墓曰隱君子云

雷龍大有子字伯雨魁梧坦易博通經史天文地理貫穿融液甚為陳韓所奇咸淳初預鄉薦僊遊寇起逃艱郡城北山方應發檄為錄事參軍遷莆田令尋以宣教郎通判興化軍至元改物以治中署郡事安集流離震憾以定年餘棄去自號清逸處士長於詩有耕吟前稿醉吟漫吟後稿又工字學有春山草韻一百有六字一萬七百有奇

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大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傳稱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時有紫芝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之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

經思援筆數千言鄉先輩宋藻以經傳書疏扣門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屢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蒲陽十先生紹興十四年試詞賦兼春秋舉于鄉越六年罷無經科以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

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大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傳稱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時有紫芝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之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

經思援筆數千言鄉先輩宋藻以經傳書疏扣門隨問隨答每以南方夫子稱之設席郡庠戶外屢常滿與林光朝同時十人俱知名號蒲陽十先生紹興十四年試詞賦兼春秋舉于鄉越六年罷無經科以詞賦再薦登進士第教授泉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

符三年進士第召試除大學錄祭酒龔原司業傳稱薦其潛心經術尤深於易遷太醫學司業時有紫芝對產於北堂之左應制撰雙芝之記累上封事以切直忤鄉相蔡京慨然力請休致卒官至朝奉郎

加賞識遂與定交雖因作夢僊賦以獻十朋稱其詞  
 新意古蓋長卿賦大人太白賦大鵬之比嘗撰時政  
 十議十朋見而嘆曰經世之文也泉舊無貢院雖白  
 守即郡西創焉後知江陰軍乞將歲料綿絹本色內  
 下力疇零端兩疋數並無估折細民便之知通州以  
 郡人張次山坐與程明道邵康節同好惡得罪及陳  
 學中任德翁嘗選謫于此合為堂祀之以履風俗扁  
 曰三賢秩滿入覲首言江東鹽課較之淳熙七年出  
 入之數虧二萬緡時主鹽者方以行課增秩上覆  
 然曰某人欺朕因訪本末雖口誦指畫應對如響上  
 曰卿材通練當以藩郡處卿雖拜謝上目其背曰方  
 面材也將除贛州為執政所沮遂退居樸鄉十餘年  
 凡四請祠以壽終子祈字子舉以父任補官儻有  
 大志博洽有文才嘉定元年借朝奉即充持書金國  
 軍前副使三至虜帳議和請還淮陝侵地既而和議  
 成朝廷方推賞而祈即世矣祈所與交游者皆一時  
 名士而方信孺王居安尤相親密云從子有秋字力  
 父嘉定十年登進士第與王邁同年最相友善居官  
 所至有廉名終朝奉郎知未春縣出德  
 尤彬字叔文家貧苦學攻詞賦有聲一時名士如知

崇安縣志卷之九  
 立伯相...  
 主簿卒于官...  
 未老即掛冠隱居大飛山中以詩與郡人陳安相唱  
州志

陳冲飛字季翼經學該貫尤精於易紹定二年特奏  
 名調寧德尉帥曹勳器其才各不敢以屬吏目之號  
 存軒從子堯道登端平乙未第...  
 陳之亮字漢傑長於詞賦有聲場屋與雁軒王邁為  
 友後學多宗師之舉于鄉以試禮部不第淳祐七年  
 特奏名調歸善主簿出德

鄭茅林陳蔣尤陳傳第三十八

方林何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方秉白字直甫號草堂隱居教授林光朝方翥劉夙

劉翔諸名士皆其友也孝宗朝憲臣以孝薦薦不起

傳家惟書數府而已郡守趙彥厲嘗辟脩莆陽志後

以子卓恩贈朝散大夫有草堂文集同時翁亢字

柔中一字子西號荔枝臺隱居漆林教授後學亦嘗

與脩莆陽志

卓鳴字子默嘉定元年由特奏名調泉州僉判時真

德秀為守卓鳴嘗言滅門刺史破家縣令此衰世事

古人惟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而已德秀擊節嘆賞

改鎮南軍僉判卓鳴宿儒而兢畏抑損特甚於他人

性清儉居官秋毫不苟取德秀每以其仕晚用小為

恨云

方汝一字清卿曾祖東侯與其群從秉白同時有隱

標父頌子登端平二年第為南海尉汝一幼奇逸考

古著書自娛所著易論二十篇江東將相論十篇評

兩漢史贊若干篇又有詩文號小園僻藁嘗袖所評

班書謁劉克莊克莊曰范史罕讀者僕欲稍添注脚

病牝未能君有意乎汝一遂接讀范史著新評甫脫

棄卒

林大雅字梅卿九世孫也登紹興五年進士秦

薦用之由諸王宮大小學教授兼秘書省校勘書籍

官遷太常寺簿燕尚書郎歲率一還山簿為丞由丞

為監察御史又擢殿中侍御史俄拜右諫議大夫兼

侍講率歲中再遷遂擢吏部尚書檜以高宗且屬意

大雅亦頗忌之問一歲遂出知泉州丁外艱服除以

左朝散郎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尋卒大雅初識林

艾軒於逆旅艾軒方感暑疾陽結胸滿紫雲然枕席

視之者毛豎不自定大雅獨取藥囊曰一再往為之

執劑餌無厭去意士多義之平生好書卷奇篇隱秋

行辭要語悉能道之劉著作夙狀其行謂公與鄭湘

州厚皆為場屋業義有名稱者湘鄉出語險處視蜀

道易處抵秦川公乃扶奇摘恠窮討極取枝枝相亞

自以為王勃吳融如可作未應獨步也艾軒亦謂建

炎之初元祐聲律翩翩然復起當其時諸老先生散

落無幾有以蟲鳴卉木樓臺煙霏尺杖寸量珠旋玉

積抵杜牧吳融若不足道惟公為然耳子四人寶慈

寶儉皆以父任補官

柯慶得字東海屢上春官不第嘉定七年以特科入

官一生苦吟古詩學孟東野有抱甕集及選唐絕句

行世出通

趙庚夫字仲白舉進士不第以宗子取應得右選平生志業無所洩一寓於詩嘗自剛取五百首既歿劉克莊擇百篇為山中集屬趙以夫序而傳之于時願權進士甲科仕至工部侍郎趙志

余謙一字子同祖奭之玄孫師魯之子也謙一與弟士明進中江西漕試而謙一第咸淳元年進士士明亦以進士得官按事進不言其弟進士在何年而謙一

調泉州石井書院山長召為國子監書庫官除太學博士改宗正寺簿差知化州元孫阮後不仕士明亦

知泉州南安縣謙一好為古學辭語渾成而警切名文章家其言曰七日之文易也而易腐千古之文難工而難腐著述數十卷兵後多散逸出近

鄭鉞一名少偉字夷白號雲我露之裔也咸淳中特奏名與黃仲元郭陞俱關中之望仲元號四如自有

龍遺事其言甚痛憤激烈詳見文入元不復仕嘗與陳子修讎校通志略盡復夾深懸比銓次之舊詳見

傳入元著孔子年譜仲元序之謂是譜首以聊大夫二事歷卷前書所未有謂儀封人請見為由魯適衛

時謂魯公問政及荅季康子數問皆歸魯以來專此見又確謂夫子未嘗師刻子謂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斯言非知夫子者此論又高又鉞所著詩文有雲我存稿亦仲元為序

方林柯趙余鄭傳第三十九

首陽文獻傳

陳文龍陳瓊傳第四十

陳文龍字君貴高祖宋卿與丞相俊卿為初從兄弟  
 陳至俊卿始大文龍濡染先訓厲志殫學工文詞有  
 氣節初名子龍咸淳五年廷對第一度宗易其名文  
 龍丞相贊道愛其文雅禮重之由鎮東軍節度判  
 官歷崇政殿說書秘書校書郎數年拜監察御史皆  
 出似道力然自十數年似道所置臺諫皆聞其臺中  
 相承凡有所建白皆呈彙似道始行至文龍為之獨  
 不呈彙已忤似道知臨安府洪起畏請行類田似道  
 主其說文龍上疏以為不可似道怒寢其疏襄陽人  
 被圍似道日恣淫樂不少加意時陽請督師而陰使  
 其黨留已竟矣襄陽文龍上疏極言其失范文虎總  
 師無功似道庇之以知安慶又除趙滯知建康黃萬  
 石知臨安文龍言文虎失襄陽今反見擢用是當罰  
 而賞也滯乳臭小子何以任大閫之寄萬石政事怠  
 荒以為京尹何以能治請皆罷之似道大怒熱文龍  
 知撫州旋又使臺臣李可劾罷之未幾呂文煥導元  
 兵東下文虎首迎降與文煥俱東似道兵潰曾港潯  
 最先遁以故列城從之皆遁始悔不用文龍之言起  
 為左司諫尋遷侍御史時邊事甚急王爚與陳宜中

不能盡一策而日坐朝堂爭私意潛說友以平江降  
 臺臣其家爚以為可宜中以為不可張世傑諸  
 將分四道出師而大臣不監護臺諫論之爚請行邊  
 下公卿雜議宜中請出督師又下公卿雜議文龍上  
 疏曰君言三后協心同底於道北兵今日取某城明  
 日取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疑譬猶探弱採焚  
 而為安步徐行之儀也請召大臣同心圖治無滋虛  
 談其後宜中與爚終不相能而去至十月始來事已  
 不可為矣是冬累遷文龍至參知政事於是張世傑  
 之師敗焦山文天祥之師敗獨松關朝廷急徵二人  
 入衛而元兵已進至杭北關外文龍請身督殿旅合  
 江下義丁決一死議不合張世傑等遂以益王廣王  
 趙聞衆議降元文龍乃上章乞歸養既出國門而悔  
 之復上疏求還不報乃歸五月益王稱制于福州改  
 元景炎復以文龍參知政事八月漳州畔以文龍為  
 閩廣宣撫使討之文龍以黃恮前守漳有恩信辭為  
 參謀官救兵泉恮使恮入招撫之恮至民皆頓首謝  
 罪與化有石于軍者能擲石中人議者以其不足用  
 罷之石于軍亦畔復命文龍為知軍平之十一月元  
 軍文炳阿剌罕等以兵至福州益王趨廣州命文龍

依前官充調廣宣無大使於是殫家財募萬兵即興  
化軍開闢已而將王世強復導元兵入廣建寧泉  
福皆降知福州王剛中遣使與化文龍斬之而縱  
其別以選使持書責世強剛中負國遂發民兵自守  
與生為宋臣死為宋忠兩大旗植軍門巡城則命持  
以前導十二月太學主簿澤命諭降文龍斬候卒  
注其頭繫上而前澤逸去叛將陳淵林華潛附于  
元軍為之嚮導說文龍援兵至開閉納之計議官李  
琪首倡軍民迎順小校黃泰躍馬突至設廳稱有太  
皇太后詔逼驅文龍出併其家盡俘以去按宋史本  
傳云時賊

中兵不滿千元兵家攻不克使其婦翁持書招降之  
文龍笑曰斬其使乃使林華俱伺殺上華即降且  
兵至城下通州府丞孫開門降統文龍與其家人文  
至軍中北與多述所屬使不同蓋記有詳界也  
龍至福州見董文炳等不屈左右凌挫之文龍指其  
腹曰此皆節義文章也可相逼耶尋命左右引就館  
元帥峻都往來論意見以母老子幼感動之文龍曰  
宋無失德三宮北狩二郅深入瘴煙何必窮兵至此  
我家世受國恩萬萬無降理母老且死先皇三子岐  
分南北我子何足關念情詞慷慨峻都愀然改容乃  
械繫送杭州文龍去興化即不食至杭餓死其母繫  
福州尼寺中病甚亦不肯服藥左右視之泣下母曰

吾與吾兒同死又何恨哉亦死眾嘆曰有斯母宜有是  
兒為收瘞之按事述三原文兩字為述其母語前蒲壽  
與必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知民何聞  
者笑之始文龍答侍即許自書曰國事至此惟當決一  
死以守又曰不愛一身死不愛一家死但欲存趙氏一  
脉又復峻都書曰平生讀書但識孟子效死勿去向左  
傳有頌無二句他非所知也又有風其納款者文龍曰  
諸君特畏死耳不知此生能不死乎文龍死志素定故  
卒能以身殉國而無少係累焉後計聞行朝詔諡忠肅  
賜廟號昭忠按宋史本傳元至正間朝廷特遣宣使  
及事出宋本傳

李文虎齋詔至郡尋訪文龍子孫將錄用之而卒無  
人應之者蓋其流風遺烈傳至其子若孫而猶未艾云  
郡人鄭鉞號舒堂文龍客也嘗者文龍遺事大禁俱已  
本傳  
有曰初蒲壽庚以泉州降宜中督贊方應發有異志勉  
公少屈公責以大義手劍逐之及林華等說稱印家兵  
赴援公開開延之小校黃泰躍馬至稱太皇有詔公朝  
服西向再拜曰臣得死報陛下矣瞑目叱泰曰奴敢殺  
我乎遂抽刀欲自裁而肘已為左右所執有奪力以去  
者遂擁公上馬至營二十五大将掣甲出公下馬據胡  
床睨視忽民間火發公延頸進曰速殺我無害百姓甲

者博傳令偵縱火者斬之既明盡室俘以行先是抗  
人夢兩街騎開傳言岳武穆代者至密視之則公也  
及至杭謁岳王廟一慟幾絕語監者曰吾病矣留宿  
廟下以其夕卒時年四十六又曰公負六館盛名魁  
天下士下八年起登政府時事且急惟以皇帝所賜  
馬自隨每控轡輒於邑淚下及被執薨馬亦尋斃公  
為人敦信義初授蔭補不以澤其子而以澤其弟繼  
執政推恩不以恩其門館而以恩其故人即之謙謙  
若甚懦及當事乃更不草草亦天性自爾景炎公入  
覲督相文天祥自金陵來會相與勸哭國事首議分  
重臣出督不報既而北警傳至即報可而國事去矣  
公竟不屈死杭文公竟不屈死燕宋三百年其未造  
也江閩兩大寇出俱以節死嗚呼公死國于負公子  
負公因記憶述公遺事如右使于幾年不死假有物  
色前代逸史者使我遺事得自公大節吾不死又何  
待哉掛書撲陳璜淚下沾土

已危列郡皆圍兵自守此不足以討賊適足以餌賊  
也為今之計莫若勸上蓋召天下之兵屯聚沿江要  
害擇賢王與文武才幹之臣分督之敵若來戰併力  
悉奮則國猶可為也文龍撫然曰叔父之策固善然  
極國非人恐不能行是行也某必死之德祐丙子五  
月某世傑以益王即位福州八月廣州亂以文龍  
充閩廣宣撫討之十一月帝趨海命文龍開閩興化  
以官璜曰吾為忠義所激而來豈買爵耶不受辭  
歸十二月叛將林華陳淵與通判曹澄孫以城降元  
文龍被執北去璜曰吾姪不負國吾當不負吾姪即  
陰部署賓客募民義景炎二年二月晦以兵攻林華  
等誅之復興化軍以其首告于祖廟遂獻于朝端宗  
嘉其忠義命以通判權守興化且令乘勝與世傑犄  
角復福泉二郡九月元唆都以兵攻興化璜號令嚴  
整每巡城必南向號慟士皆感奮十月既望元兵  
附登城璜力不能支又率家丁民義五百人巷戰元  
兵死者千餘璜被執唆都欲降之璜罵不屈唆都大  
怒車裂於五門以徇屠城三時血流有聲張世傑以  
其事聞贈兵部侍郎謚忠武子二長若水張世傑



為督府架閣次景濟

陳文龍陳瓚傳第四十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林冲之字和叔係出晉晉安太守祿其後自晉安徙居蕭之長城至唐殿中侍御史謹又析居刺桐巷兒深之熙寧九年進士調松溪尉南劍州録事參軍侍御史張汝賢察訪閩部見建劍訟牒堆積委深之理之時他郡連起大獄追逮相屬于道二州獨賴深之以免及為福建觀察推官其使無鉅細事一聽深之處裁以朝奉即致仕冲之元符三年進士調邵武軍司戶參軍崇寧中詔群臣舉中外學官冲之以諸名卿交薦得杭州教授秩滿諸生復請留之在杭六年為代去

歷御史臺檢法官太宗正丞都官金部郎以不能阿當路滯省者十年出守臨江南康靖康初召為主客郎中金人再來侵詔副中書侍郎陳過庭使金所厚者咸危之勸使勿行冲之曰人臣事君生死以之此何時而可辭王事耶遂行同被拘執初猶給乳酪迨宇文虛中受其命金人亦以是邀之冲之奮勵見詞色金人怒徙之奉聖州既二年過庭卒金人逼冲之仕偽齊不屈徙上京又不屈置顯州極北洹寒之地幽佛寺十餘年漸便飲茹以養命自安髭髮遷黑衫坐語同難者曰某年七十二持忠

入地無恨所恨者國雖未復耳南面一慟而絕僧空  
之寺隔洪皓還朝以聞詔與二子官此下更忠鄭樵  
哭以詩曰官似馮唐能老去節如蘇武不生還蓋深  
悲之子郁從子震震郁宣和三年進士調解州司刑  
叅軍州兵以衣賜不均訕訕謀為變郁言於部使者  
均之乃定咸曰生我者司刑君也再調福建茶司幹  
官靖康初建州勤王卒自京師還求卸甲錢郡守張  
勳持不與曰事屬計司衆恚取庫兵為亂殺轉運使  
毛奎判官曾存主管文字沈昇郁聞變急入諭卒曰  
爾不見江寧錢唐事乎周德輩今皆安在爾等自父  
祖隸禁軍衣食縣官國家何負於爾危急不能立尺  
寸功尚不知為性命計耶衆業已殺轉運官徑前取  
郁郁且罵且叱至死不絕聲事聞詔各與一子官震  
父渙之官至朝奉郎震累官左正言權給事中以論  
諫不得其言遷太常少卿除直秘閣歷知鎮江府時  
蔡卞王夫人得請賜地建閣儲御書因取素所不快  
者腴田并有其禾震俾償之王恚上其事朝廷移震  
守汝州部使者祝林受中人首籍魯山民田五萬頃  
入御府以為冒耕官田民謗亡命謀為變震遣錄事  
戶謗諭以禍福令輸租佐御府列上其狀詔部使者

復政定俱召入除起居郎遷秘書少監卒震志在攻  
京卡多論利自號介翁震父澤之冲之弟也震登第  
太宰余深侍即許將欲妻之震曰若人之女安能  
事吾母兩辭之累調為江永縣舊有河歲久湮蕪權  
賞舉為田震斥而導之無所畏避溉田數千頃歲以  
大檢邑人祠之靖康初從父冲之被命使金震三上  
書請代往不報還里不復仕紹興中泰極以震有廉  
序之舊召為詳定司勅令所刪定官震見檜曰公忍  
以二帝置萬里外易一相位乎力辭去檜死轉承議  
郎通判衢州遷湖州以二帝姊年垂八十不欲遠宦  
皆老而歸震篤行義未嘗干進入仕四十年歷官五  
任而已在南陽時與趙不群同僚有監司逞私憾以  
事囑趙趙謀於震震曰吾人初委質行已之道當  
此始其可以一生名節而徇他人乎及趙知建州  
震書曰不群終身不墜小人之域者賴公南陽之一  
震博學深象數入謂邵堯夫之後惟震得其傳也  
樵為金石交林光朝嘗師事之聚書數千卷皆自  
雖謂子孫曰吾為汝曹獲良產矣莆人稱其忠義  
氏寶慶三年即其所居立祠寶祐中又給田百畝使  
備祭享以勸忠義宋史中何志等書

阮駁字千里祖遵慶曆進士節度推官父之才元豐  
特科知南雄府駿紹聖元年進士監台州稅方臘犯  
台州守委以防禦事駁率兵射賊路死五百餘人賊  
亟引退置書囊焚轉朝散即建炎元年除河南少尹  
無西京留守是冬金人南寇駁與孫昭遠率兵拒戰  
不利駁以神御在府亟收兵護神御殿以餘兵再戰  
又敗乃抱神御指賊大罵死之事聞朝廷褒贈三官  
進朝議大夫雜出宋史方臘之難金寇之禍死事者  
又有葉居申徐澆居申元符三年進士通判睦州賊  
臘方起居申不避難而前到官與戰不利死事聞官  
其二子澆字叔清奉議大夫銳之子以世賞入仕高  
宗幸維揚虜騎侵逼臣僚奔潰澆以國子監丞護駕  
渡江殞於難紹興初特授將仕郎官其一子雜出此  
陳淬字君銳紹聖初下第挾策西遊時呂惠卿帥鄆  
延淬戎服往見惠卿問相見何事淬曰大丈夫求見  
大丈夫又何事乎惠卿器之補三班奉職與西人接  
戰于烏原手殺十餘人擒其若主奏為左班殿直鄆  
延路兵馬都監累遷武經郎丁外艱宣和四年召赴  
闕授真定路分都監無知北砦河北第一將尋拜忠  
州團練使真定府路馬步副總管七年金人入真定

淬以孤軍禦之妻孥八人皆遇害建炎元年辟諸軍  
統制宗澤命擊金人於南華敗之無大名府路都總  
管兵馬鈴轄摧知恩州王善者金之種落也擁兵十  
萬長驅兩河遂襲恩淬與長子仲剛拒戰賊飛刃及  
淬仲剛以身蔽刃死之明年善復圍陳州淬大敗善  
兵拜宿州安撫使李成叛詔以淬為御營使六軍都  
統淮南招撫使討之三戰三捷未幾金人犯采石又  
激淬回援建康淬將中軍戚方將前王瓌將後淬曰  
彼眾雖多然止有二十艘一艘不越五十人每至不  
過千人吾伏兵葭蘆駭蒼間俟其旋濟旋復前後不  
相知訖濟當盡獲矣杜克不從金兵遂犯板橋諸軍  
皆潰淬獨與戰勢窮力盡據胡床大罵刃交於背而  
色不動與其從子仲敏俱死詔贈拱衛大夫明州觀  
察使官其一子雜出宋史  
宋旅字廷寶第大觀三年進士累官奉議郎知劍縣  
方臘既陷欽睦杭衢婺五州且犯越越盜亦起應之  
縣艾多遁旅獨與民據守以忠義激勸部勒隊伍為  
豫備計俄而盜眾大至躬率壯銳冒矢石雖頗殺獲  
終以力不敵死之刻人悲哀為立廟帥劉韜上其事  
詔贈朝散郎錄其四子雜出宋史

方喜字良翰提舉臨之孫辟燕山工曹祿燕雲南虜  
今一時隔沒者悉易告喜南望寶湯盡取出身文字  
焚之惟留承奉即告置衲衣中道梗不得歸始與講  
好防禦少弛喜變姓名携數程間道逃歸抵廬江遣  
守以聞得旨特轉一官改差泉州監稅比還家鄉人  
環視嘆息以為換世人形之詞詩至比蘇侑國言其  
在燕十九年後通判廣州終于官僕家政有詩云八  
十里外望歸雲十九年間送落腫書至上林無別語  
孤臣有死不忘君

林興宗字景復父叢乾道二年進士知橫州興宗以

閩陰補官調泉州節度推官李全既降命興宗為淮  
安州法曹遷淮安令未幾全復叛已而兵敗其妻楊  
氏俘南官以去興宗流落梅州膠西青社十餘年採  
稻拾橡以克饑或賣卜教小童以自給家人不知其  
存亡淳祐中趙葵在淮閩遣間物色得之興宗屢以  
帛書報虜機事庚子遂自拔而歸葵驗其縣印告身  
如故奏乞旌擢以勵臣節喬行簡等議置之朝列不  
果詔改宣議即通判海州改淮安州乞解官追服毋  
喪服除改通判廬州呂文德辟准西安撫參議官改  
參議湖南知南恩州在郡三年境內稱治擢知韶州

清約而豈弟以積勞致疾卒興宗豪爽磊落嗜義輕  
財平生不為身計例應轉秩賞皆耻自言喜為詩在  
兵火不廢自號全壁有集若干卷

卓得慶字善夫號樂山五世祖厚游洋人熙寧進士  
崇寧間修樂書厚與討論卒官吏部員外郎祖成童  
始徙居苻得慶登紹定五年甲科教授道州歷秘書  
著作即兼沂靖惠王府教授左曹即官以忤賈似道  
出知漳州平奮寇次年嘉禾產一莖九穗最上賜詔  
褒寵召選授兵部郎中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檢討  
官不拜提舉雲臺觀德祐丙子以大理卿趣行辭以

疾景炎三年便旨除右文殿修撰戶部尚書兼福建  
制置司參謀官是冬十月元兵逼城得慶與家人訣  
曰柱頰維絕雖千百年何益寧前一尺毋却一寸與  
其藏溝瀆而生曷若守家廟而死俄甲士至執得慶  
并二子規權殺之黃仲元銘其墓稱為忠孝父子得  
慶早以詞賦名晚深於易丞相江萬里深器之仲子  
準承直即監福州海口鎮

林阮陳宋方林卓傳第四十一

鄭勳陳吉老傳第四十二

鄭勳字景周僊遊縣人嘉泰二年第進士知博羅縣將改秩能喬部下田成卒焚掠惠感直賦其邑邑人驚遁或勸勳避其鋒勳曰吾去知百世何正衣冠坐廳事以待之寇至諭以禍福不聽賊首迫以白刃勳不為動罵賊不絕已遂死之時丞相崔與之侍郎李邦美奉命招討以勳發於王事聞于朝乞旌之以勸忠義贈朝奉郎官其一子邑人思其遺愛為之立祠靈跡甚著漕使以問勳賜額惠澤

陳吉老字子州先世許州人有名魯苗者為福州招討使遂家候官繼遷僊遊祖浩父無逸名相繼登

進士第吉老以父任補官少通春秋三傳學孫吳兵法慨然有志事功紹興初虜騎寇淮汀贛群盜竊發辟吉老清流丞贛冠萬餘掠郡境吉老整衆而誓士皆感奮大破之後以胡保鍾花之寇長子希造先登死焉吉老忍痛悉衆長驅竟殲其黨比還郡將以下迎勞為之惻然吉老笑曰馬革裹屍前入男兒古人所慕大夫死患不得其所耳吾寧復生又奚足悲哉自是賊徒遠遁不敢犯汀界六年卒其父子祠之陞本州別駕召除京東提刑收復密毫徐海

四州入對陳練將卒廣儲蓄修城堡紓民力嚴策應五事高宗諭曰且為朕緩懷京淮之民尋除揚州安撫使賜鞍馬金帶御前大刀以寵其行吉老始至嚴關渡之禁剝策應之法樽節郡計大修州城捐俸以助其費又遣仲子希錫取延陵私租千緡市汀布以為軍裝時韓世忠守楚州與吉老相厚善吉老奏乞命世忠來相其後詔從之不數月而事集嘗書白太夫人尹氏曰渾家飽煖盡是國恩萬一總師恢復自當效節又書付希錫云吾萬一死於邊汝他日出官不得取俸外錢謂之有例上負君父下辱祖先秦檜

當國力主和議吉老累疏爭辯其略曰講和之辱是陛下為劉豫舉國為陪臣所約兩宮來期及許還關陝諸路皆從偷相調引決不可信乞罷斥奸桎專責臣以恢復二期御筆褒答云御奮武淮壩國勢增重鄰壤震懾朕實賴焉未幾卒于官高廟聞之嘆息不已累贈中散大夫出何希造字賢卿以父蔭補官吉老教子詩書之暇必令讀百將傳習騎射每自今中原擾擾正臣子捐軀報國之秋非文武兼資未易了此虜隔京口希造年十六被虜至北庭令其牧馬一日北師南向希造擇平時所調

郭最良馬乘以歸父益奇之每目為定亂器調揚州  
 按參紹興初侍父官臨江每戰必居前鋒屢奏凱捷  
 明年賊又入寇帝遣乘勝而前賊屢示不戰及于又  
 罕口朝廷稱其忠節告詞曰朕聞夫忠義之士捐身  
 賊手不得終於脯下肆加恤典并及其孤特贈承事  
 郎累贈奉直大夫子光祖字世德以父没王事  
 補官好儒重禮知英德府日上供泛輸幾倍光祖奏  
 編第四戶以寬民力滇陽渡滯惡舟多覆溺更創巨  
 艦以濟廖德明行部嘆曰陳公可謂依本分君子也  
 尋改知邕州州歲市蠻馬給邊其峒有奉議坊者先  
 為措置官擅移其利於他峒遂開巖端互市不通光  
 祖以恩信招徠網至益數峒首李萬雄霸一方久為  
 邊患光祖密遣思明州誘而擒之梟以徇諸峒帖息  
 事聞特除廣東提刑光祖作欽恤編以戒僚屬新瀛  
 溪祠以崇教道又捐故錢三千緡以代給邕兵之廩  
 而凡一切無名之征悉蠲除之積官朝奉郎子沂自  
 有傳同邑又有陳大亨字文通紹興三十年進士為  
 人清勁歷五任貧無居室惟寓僧舍官至泉州通判  
 沂字伯澡以父光祖蔭補官調州推官郡倉受納  
 志等書

監官例取斛面沂笑麾之會州有梁龜從等寃獄太  
 守必欲寘之死沂力為爭辯因得不死竟獲譴罷去  
 沂自弱冠侍官南遊始篤志紫陽之學徧參劉燡廖  
 德明李方子揚至諸先生之門而陳淳又沂所終身  
 卒業者凡一時及門之士皆推沂為嫡嗣繼復受書  
 易於蔡淵蔡沉若陳宓潘柄蔡和劉彌邵蔡模則皆  
 其交遊也平居以禮法自將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  
 淳嘗為名其書室曰貫齋且為之記云

陳勳陳吉老傳第四十二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薛英字世顯興化縣人利和之從子也熙寧九年武舉第一是年徐鉉以進士第一神宗御製詩賜之有云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授鳳翔府都監遷正將元豐中銀川寨之役英死之贈防禦使子安靖以英死事補官靖康元年假河北制置使京城失守安靖將金和海州事紹興初來聞殺其守將王其略曰身雖在猶胡心常存於王室總領義師擒滅醜類凡陷沒之郡開風響應各籍土地奉上本朝者實汝有以倡之也賜會稽田十頃以宗室女妻之紹興五年除武節大夫業州刺史閣門宣贊舍人知全州兼充本州沿邊溪洞事都巡檢使卒出方志詳書

林子立字伯與甫弱冠通經學為士類所推升貢辟雍凡十二試俱中第二同舍贈以詩有云博陵公子真文虎占斷儒官第二人登政和二年進士再調知茶陵縣靖康元年詔諸道以兵勤王子立募集民兵二千餘人率赴南道總管司至荆門遇胡騎接戰衆寡不敵中流矢卒帥司上其事于朝出方志

陳自仁字克廣七世祖德字敏功仕唐為員外郎自

仁第宣和六年進士調吉州永豐縣尉屢捕盜有功不官自陳以廉節著建炎三年金虜犯洪吉州隆祐太后護衛兵叛所過殺掠楊世雄梁世美等遂犯縣境自仁集尉卒調民兵激以忠義戮力拒討兩分其兵一自間道統賊後一據險要以寡誘之見賊則偽遁至所據與之合戰伏發於後夾擊之轉鬪逐北其衆披靡會賊別將繼至兵疲援絕自仁與知縣事趙訓之皆戰死郡上其事制贈通直郎官其子孫出方志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薛林陳傳第四十三

郭徐彭龔鄭劉夫傳第四十四

郭義重字處仁早遊太學以標尚稱年四

十餘客義塘聞母喪徒跣歸每一動輒嘔血家貧

其故人有所饋不受聚土為墳手時松竹而廬于其

傍甘露降于墓上烏鵲馴集郡上其事紹興十三年

詔旌表其閭於所居前安棹檣左右建土臺高一丈

三尺方止下廣上狹歸白間以赤仍植所宜木殊快

義重節古心不雜視不過尋丈口不及時事其旌孝

時猶未始與仕紹興二十一年始以特科奏名補官

右迪功郎漳州司法參軍調德慶州錄事參軍年六

十始娶以高年終鄉士大夫為之孝子祠而秘諡為

孝節公述事四世孫道卿

道卿母徐病劇哀泣願天祈以身代母尋愈後母以

高壽終景炎元年元兵至旁盜亦起道卿日抱母柩

泣曰兒在此無恐俄卒入至殯所失跌墮及知其為

孝子也為白大將遣一矢為後卒飛倖無毀其家又

因盜至居人竄匿道卿與弟佐卿獨守義重孝子祠

不去遂俱被執盜將殺佐卿道卿泣告曰吾有兒已

長弟弱子幼請代弟死佐卿亦泣告曰吾家事賴兄

以理請殺我道卿固引頸請及盜相顧曰汝孝門兄

弟如此吾何忍害兩釋之道卿年八十子廷煒字景

文為建寧路平準行用庫使歸侍養持兵禍酒未解

廷煒扶道卿出避賊倉卒相失吳水許一晝夜有碑

校心哀廷煒為迹道卿舟歸之道卿嘗病危甚廷

煒憂悴扶護一夕髮盡白道卿卒疑死者兩日苦塊

中偶夢道卿並枕牀汗浹呼燭視之左頰生二黑

子與道卿肖號慟幾絕每夜三鼓即炷香悲天烏亦

群集哀鳴芝產園中事聞武宗勅有司旌其門閭詳

徐膺字思文弱冠登名於禮部不報退念其母年高

不忍離因閉門讀書定省溫清無違禮儀而母病躬

侍湯藥不解帶既奴摧毀骨立下奠于虎嘯巖負土

為墳寢其旁蔬食三年時陟巖顛焚香額天哀號震

地虎為遊去烏亦翔集甘露一再降既卒從父狀元

鐸題其墓曰有宋孝子徐公之墓述志

彭受為太學士親製廬居墓側有白鵲之祥郡表其

苦曰孝行卓異坊又有黃布閱提舉國鎮之子父歿

廬墓人號孤孀黃家述北

龔珣初為泉州銅場從事調福建提舉司屬官父疾

不解衣帶不入房闈連丁家報盧子墓節者九六年



日食自蘆菜外無他皆婦病還令命醫自於戶限外  
視之戴星還山亦未嘗自言謂之善居者自鄭明清  
燭後鮮有及之者出備

鄭獲字成之希閩之孫應進士舉至輩下會詔罷去

遇王元之留獲俟秋而行獲曰褒有老母向之去數

千里別數百日者欲干名而顯親故雖遠且久若王

母左右今詔下將及閩吾母必計程以待遲一日即

為之泣而賦詩曰褒也既聞士文高行益修干名逢

詔罷計遲親憂臨鳥終相狎公卿設欲留刺桐花

下宅蘭菊春長蓋後登成平第判福州以便侍養

劉洵直字子浩年十二父亡十六失母時已知苦學

篝燈几筵之旁號慟即誦書率至夜分嘗一夕族父

聞哭聲甚哀問故曰讀馬周傳至其言少失父母犬

馬之養無所施為之悲感不能自止諸父奇之兩以

鄉舉試禮部為第七人登紹興二十一年第調錄春

縣主簿秩滿授漳州教授終通判平江府贈金紫光

祿大夫子渠棠皆登進士第此北

吳稟字可中父世寧客遊西蜀卒於渝川稟年未冠

家居聞訃日夕悲悼沿峽扶輿以歸舟危於旋渦若

有物負之者時號孝子出何

鄭徐彭龔鄭劉吳傳第四十四

陳傳郭黃許傳第四十五

陳亨運字俊民仙遊縣人性最孝父母繼及盛基三年常倚墓木而哭木為之枯鄉人張德有詩曰生易淨潔全清節老栢焦枯為孝思乾道間朝廷舉孝廉然率鄉人白之縣令陳景肅以其名應詔亨運以廬不起今不能奪健粟帛以旌其孝

傅孝明字起敬嘉定己卯秋母蔣氏疾為孝明割股粥以進疾遂瘳陳侍郎讀書孝感二大字名其堂作詩以紀之今許伯翎偕同官載酒宴其母子盡歡族

姪知循州大鼓記其事王少卿邁為跋

郭濟家貧至孝寶祐五年父病割股以進病遂瘳庶母病篤亦割股者再鄉人以其事白之令趙與必給錢米以旌其孝

黃廓字大器興化縣人太常博士中庸之曾孫平江令徹之子也事親孝之庶于廬者三鄭夾添樵為文

紀之

許天麟字仁甫崇福里豪林人父應祥喜佛好施天麟家甚裕病族人貧富不均闢居仁堂以處之又與共爨平生事父甚謹會父疾憂鬱百方冠衣不脫及卒古塊三年葬而廬墓側又三年扁墓亭以永思嘗

刺血寫佛經某千僧誦經以資冥福是日雷電四方其繞壇五里天朗日明人以為孝感竹圃何舉白郡守將聞于朝天麟曰彼雨此晴偶然爾吾何德哉夫求聞于上者慕名也吾將為名乎乃寢後生母蔡氏卒送終廬設一如父死之日至正中年七十四一日召于姓與弟沐浴更衣書偈端坐而逝

陳傳郭黃許傳第四十五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吳興屯田員外郎祭之從弟時號長官唐神龍中以家資築延壽陂溉田萬有餘頃復墜海為田築長堤以障海水開溝大小六十餘條以導其流為泄六十餘所以殺其水特有蛟為孽坑數潰與穀然其眾欲除其害遂搗以入蛟潭斬之卒與蛟俱死潭中鄉人建祠祀之宋咸平初進士鄭褒為之傳紹興十九年郡守陸渙奏封義勇侯至今莆田稱水利比洋曰吳長官南洋曰李長者云出題

李宏有唐裔也其先有因安史之亂避地來閩者遂

居侯官之福星坊世推於財宏輕財好施人稱為長者初永春仙遊三縣水合趨于莆入海言利者謂橫而堰之可灌田數萬畝治平間長樂錢氏女提金大如斗來據溪上流築陂甫成而壞繼而進士林從世捐貲十萬緡築溪下流亦壞熙寧八年宏應詔而來有僧智日者為相地於木蘭山下宏乃率眾錢七萬餘緡為之陂遂成乃開溝大小百有餘條以導陂之流作斗門以啓閉諸溝之水設涵泄以疏通斗門之所不及者復築塘為田由是莆南洋之田萬有餘頃皆賴以灌溉民食其利立廟於陂上春秋祀焉景

定三年詔封惠濟侯降置書褒論郡人夾添鄭樵尚

書林大雅皆有記今子孫居於廟之左右食宏之田以奉祀事官仍復其家又有吳誠者莆田人唐屯田員外郎祭之後初官司選土著大家食陂之利者輸差正副以司財穀以時巡視而脩治之時在選者十有四人而誠與焉十口人者朱氏三人陳氏林氏子孫繼是役者年有酬勞自有食錢蓋以先世有功於陂故特加優厚迄今猶然每歲春秋祭宏其十四人者皆得與享云出題弘治間邑人御史周進隆疏

於朝檄下本府縣春秋致祭

李富字子誠唐游擊將軍尚吳之裔也避武氏亂由泉州南安徙游洋後復遷于莆之洋尾富好施與嘗於郡境內造橋梁凡三十有四所出南郭五里許建亭以慰行者凡二所又助郡庠之役築瀕海之隄前後捐金銀累鉅萬以祈母壽母享年九十有八而終人以為施與之惠建炎初粘罕犯順富率義兵隸韓世忠麾下授承信郎宜使張淵聞富材略辟充殿前統制司幹官弗辭歸養年七十八卒至今莆稱樂善之士必曰李制幹云子二人廷輝保義郎廷耀承務郎廷麟將仕郎

林國鈞字公秉早嘗游場屋率不利自三合法罷遂不復有仕進意高宗朝以其子嘗由里選版較功即加承議郎賜緋衣銀魚致仕國鈞為人好施與務以積陰德為心聞鄉鄰之貧乏者取資財遺人投諸暗中以助之不使其或知也嘗建紅泉義學延族子光朝為師置義田以贍四方從學之士白湖去城三二里舊有浮橋紹興初更造石橋一時有力者又欲移建於木蘭陂下謂是處江流且縮而尚隄突起國鈞以為此說正相反惟江濶岸平則無喧聲撞擊之患遂傾貲倡眾以相其成又伐石砌抵城之路凡二十餘里年九十齒髮落而復生作亭名曰回年陳俊卿為書其扁因以自號既歿光朝銘其墓于二人充南安軍司戶參軍建寧府司法參軍孫恂如少嘗從光朝學後選前舊家十四人為木蘭陂正副而恂如與馬恂持誠秉公以民事為已事陂南岸隄決數十丈恂如傾貲彈力而修築之水以無患至今與十四人者並祀饗李宏之祭而子孫亦世食酬勞之利云

志

方祐字天既慎從之曾孫也為人恭約好禮爵已厚人高價買產賤價糶糶值荒歲則傾困無吝色每幅

中野服徜徉道旁野叟村童歡喜出迎曰長者來矣饑食寒衣病藥死棺人人滿意有持疏以橋通請者靡不遂其求石延壽迎僊二橋脩建皆厚施之其孫萬少時讀書至已所不欲勿施於人祐語之曰此吾平生受用得力處小子識之祐之存心如此故時人以長者稱之英福平山後人又因以福平長者為號

云其出所記遺事

吳李林方傳第四十六

元

陳宗顯黃傳第四十七

陳族字眾仲父子脩號博古時朝廷遣使購鄭樵通

志略得焉本監使方廣嗣家庶訪使孫澤屬子修與

同郡鄭某其校離之盡復然照比詮次之舊上於朝

廷致其學官兄震亦有文行由教官歷泉州踞經歷

同安縣其終焉清州知州致仕卒出邑公旅勿孤資

而須其其外大父趙氏學有源委撫而教之旅得所

依篤志於學於書無所不讀稍長負笈至溫陵從鄉

先生傳古直游嚴名日著用薦者為閩海儒學官適

御史中丞馬祖常使泉南一見奇之謂旅曰子館閣

器也胡為留滯於此因勉游京師既至翰林侍講學

士虞集見其所為文慨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

斯文者矣即延至館中朝夕以道義學問相講音自

謂得旅之助為多與祖常交口游譽於諸公間咸以

為旅博學多聞宜居師範之選中書平章政事趙世

延又力薦之除國子助教居三年考滿諸生不忍其

去請于朝再任馬元統二年出為江浙儒學副提舉

至元四年入為應奉翰林文字遷國子監丞卒旅於

文自先秦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無所不究故其文與

惟峻潔必求合於古作者不徒以徇世好而已有文

集十三卷旅平生於師友之義尤篤每感虞集為知

已其在浙江時集歸田已數載歲且大比請于行省

規奉片言常謂集文詞劇欲為問候計乃衝冒交首

千里訪集于臨川某感其來留旬日而別慙倦以斯

文相勉惓然若將永訣焉集每與學者語必以旅為

平生益友也一日夢旅舉枉相向曰旅甚思公亦知

公之不忘旅也但不得見耳既而聞旅卒集深悼之

鄭杓字子經僑之玄孫寅之曾孫與陳族為文字友

筆者春秋解義表義覽古編次夾添餘鼓樂府又有

行極五篇衍極記載三篇衍極書事評字書吳康齊與鈔

左善大字詳南安縣儒學敦論福建宣撫使齊伯亨

嘗采其所著行極書上之子學字宗齊至正末為福

清州龍江書院山長洪武中辟興化縣儒學訓導天

才逸出八分書能世其學云出倫

朱文憲字元道登至治四年進士授建寧縣尹有憲

政及人遷汀州路推官陞福建等處儒學提舉以永

州路總管致仕卒文憲居官行事多有可稱尤博學

善屬文有葵山集宋景濂為序稱其言醇而理彰子

善屬文有葵山集宋景濂為序稱其言醇而理彰子

潘洪武初進士第任兵馬大使出傳

顧長卿字子元祖孺俊與兄孺履同第宋嘉定四年

進士長卿少時其父嘗謂子史無所不聞人目之為書

府應部使書然其後南平也其學教論福州路教

授長卿雖居官不廢脩讀所得俸專為者述費後書

助教陳亦責其不許遼金宋三史族以書示學士虞

集曰江南有此秀才大不易得既而長卿恐族未能

任此遂自為之及謁選京師會朝廷開局脩三史長

卿即以所著藁上中書得許史屬以議不合移疾出

又以朝廷郊祀禮成進南郊慶成頌一十五章不報

所著三史頗希世不嚴華夷正閏之辨而書遼金之

事皆與漢唐宋並例故其書竟無傳云出傳

黃方子字潛剛泊之後慨然以家訓世德為念博學

強記及汲於其所歆為者嘗攝武城縣學職禮部尚

書宋本以使事至莆見之驚喜還朝將論薦之會本

病卒不果方子好著書有東家書目載所著書數十

種然所說多異朱子故不為人所尊信云出傳

陳朱顧黃傳第四十七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陳紹叔字克甫唐御史大夫稜之後也其先世居大

浮山之西曰西陳後有析居金沙者故紹叔為金沙

人而猶以浮丘為號學者因稱為浮丘先生紹叔幼

好學博覽群書洞達性理終日危坐一室俯而讀仰

而思有得則喜而不忘或中夜起爇燭書以識之從

游日眾則教以篤行謹信為先文辭問辯為後嘗為

學者說書璣衡遂採木為儀象以示之既而鑄銅做

古制又別制器象天體虛其中而糝之上刻周天度

數而以鈿螺填之揭南北二極凡天河星宿皆列其

名其色絢爛使夜視之與天象合圍四尺五寸有奇

極其精微名曰小天由是名重當時有欲白之郡府

表章于學有勸達于朝者紹叔皆謙不敢當至於河

圖洛書太極通書律曆制度靡不研究有外集百餘

卷題曰浮丘集歷代紀年大元官品競辰切字擇日

又若干篇諸子百家之書咸覽誦而考訂之圖中庸

大學周易於東西壁浮丘書室之左為尊經閣以虔

奉先聖身未嘗衣絲帛深衣大帶以為常所居僻陋

處之澹如也有田數十畝供饑粥而已母家不振有

喪莫能舉紹叔負土立石表以鄭塚有詩曰土堆埋

玉起慈雲立石栽松洒淚痕敢效大夫題鄭塚竟遺  
一女嫁陳村石田茅屋誰為主麥飯茶盃外有孫寄  
耕犁莫相及免教過客見銷魂孝友之心類如此  
其居鄉與人言必稱孝弟忠信言語平易使人易曉  
忽一日思其親友過至其家既而得疾越七日卒年  
七十有一出林氏所

有定字能靜其先與夙朝同出元豐進士似之遠  
孫也少貧性任直不嗜榮進沉潛志學與溫陵趙伯  
暉遊而陳旅鄭杓輩皆其友也工於詩嘗著原範吟  
三十七章論易通學者因稱為原範先生司業吳源

謂原範吟推闡圖書之秘發揮象畫之妙究極先後  
體用之所以然乃知此老胸中有一部全易也又作  
泮宮嘆百韻以譏議路教葉應禮又嘗箋解杓所著  
衍極書五篇皆梓行于世出人物志

方德至初名臨生以字行公權之孫也擢元至正十  
一年第為人敦厚不妄言笑家甚貧教授生徒以為  
養而與其妻廖氏相安於窮苦澹泊之中後廖氏雙  
育父母欲去之臨生感然婉諫曰婦無故奈何去之  
其他行事亦多有足尚者授官永嘉縣丞代歸不及  
再叙卒出史

林以辯字子泉積仁之後祖應成字汝大嘗受學於  
黃績得潘柄陳宓之傳成淳中與長子棟同登第歷  
官宗正寺簿宣撫司機宜宋亡不仕父柄贈曲陶郡  
伯以辯通易書春秋尤善說詩皇慶中詔以科目取  
士以辯不苟求合完心程朱之學福泉之士爭聘為  
師方在永山一日促歸未浹旬卒朱文憲稱其明死  
生之際出史

弟以順字子木擢至治元年第廷對不諱幾黜左丞  
張士瞻直之收真榜末除海寧丞調慶元縣尹縣有  
弟殺兄陰以賂免以順發其獄誅之移浦江尹平反

死獄新作夫子廟秩滿改台路推官總管焦陽建招  
安海寇之議以順沮之慮以姑息亂天下後果如其  
言陞江西儒學提舉改知福清州時元政失經豪強  
橫起海港中劫殺尤多以順漸拔除之亦思巴奚之  
黨監福清州為眾所殺其首賽甫可擅省政因以順  
首收去乃得歸尋除同知福州路總管府事致仕

陳劉方林傳第四十八

首陽文獻列傳

國朝

吳源傳第四十九

吳源字性傳曾祖鳳舉博學多才第宋咸淳元年進士歷官貴州司法封州教授至宗學博士入元故官例通授府縣之職鳳舉亦強起知興化縣數月辭歸扁其堂曰修初以見志源早孤自致力學通諸經尤深於易博禮好義學士大夫皆推下之至正末舉泉州路訓導

太祖皇帝洪武三年復以明經授興化教諭遷府學

教授三年以薦特賜詔徵之其略曰朕聞君天下

以圖治為本安黎庶以得賢為先故令百司各舉所

知今中書舍人林延綱薦爾學精德邁智志過人特

遣使齎符命有司禮送至京朕當試用焉於是與杜

敷龔教遊民望李祐俱應召至命為四輔官兼太子

賓客位列公侯都府之次屢降制諭欲其均調四時

繼令各司春夏季上中下旬而源則司夏季中旬每

講明治政必以得賢才教教化養黎元為圖治之本

甚見嘉納

上問遊東苑命五人侍相與聯句為七言近體詩一章

上先倡首句曰踞盤龍虎肇豪英五人者遂繼之曰

五色卿雲炫日明此王氣瑩然垂景象此民風樂

爾此斤平此難此山河百二金陵最此宇宙千秋帝

業成此上復繼之曰暗憶六朝興此替事此臣此杜此敦此遂

足之曰禎祥未盡又加禎詩成上呈恩禮優裕冠于

一時源尋以老歸明年上念其賢復賜詔曰此若

朝臣薦卿學行是用召卿至此廷官以四輔而卿告年

老難於步趨遂命還鄉今者朕選公侯子弟入國子

學司業缺員生徒無所矜式卿其為朕一來講道授

經無筋力之勞而有成就後學之益亦儒者之素志

其速來勿有所讓源復赴京授國子監司業未幾卒

于官此備此從此語此姪陽保舉鄉薦為國子博士陽保之

孫昭成化戊戌進士官終廣西按察副使

吳源傳第四十九



林圭陳賢傳第五十

林圭字信玉曾祖棟與其父應成同第宋咸淳進士  
祖固孫與其弟以順聯登元延祐至治進士稱為聯  
桂林家父師說蔭授縣尉洪武初圭舉明經為首岸  
訓導陞寧國教諭滿九載以科第不及數復教其邑  
勤於為教風雪不寒其去也諸生塑像學宮祀之居  
儒官三十餘年前後六為考試官永樂間應召脩大  
典以老請賜冠帶致仕圭治經有師法工古文詞推  
重一時進官至耆者必禮其廬鄉後進多問業焉平  
生篤倫紀敦道誼元季兵起祖母方避難山中與兒

璜瑛瑛繼沒圭辛苦負葬其從父兄外父母凡

幾喪孤幼盈室撫教成立及致仕歸視其子教諭乾  
於如臯經蘇杭遇道殣善視之與同食飲其人賴以

全活年九十四而終志雖出一統林為前望族久而可

徵者惟志臣蘊之後最盛岡孫之孫瑤珩瑛皆起儒

術珩為桂林知府瑤珩並郡縣學職諸孫泰吳川知

縣以順之孫曾洪武甲戌進士官終廣東僉事有廉

名圭之孫宗越皆舉鄉薦宗斬州學正揚州教授有

師道斬人祀之於學宗之孫俊成化戊戌進士歷官

刑部尚書今以太子太保致仕其學行風節別當立

傳侃僖同舉鄉薦侃終南雄通判僖終壽州知州俊  
之子達正德甲戌進士今為南京吏部郎中

陳賢字廷傑靖之後兄觀陝西參政賢洪武末舉儒  
士為興化訓導秩滿遷右府教諭求樂中召入館閣

頗修大典改任湖口致仕賢為人嚴毅方直安貧好  
古其學以躬行為先雅志怡物勤心職事及門弟子

成就者幾輩焉古道先生湖人塑像於學沒因以祀  
之泰和楊文貞公士奇為墓表稱其士行可質於神

明蓋實錄云子法以孝行著

淮子巨淵幼有至性在父母側必親視膳服有疾侍

湯藥頃刻不離永樂間官南康淮隨任每日鷄鳴  
而起孳孳承志所須皆先辦洪熙元年賢告致仕卒

于京師淮迎柩歸至寧化決于河許夜宿柩旁岸多  
虎或使避之淮曰吾父在此竟不去夜大雨懼河溢

柩且歿撫柩呼號雨忽止姊媪母方出有贅婿方欲  
析居淮重寤其情涕泣引外媪媪服美器而取其

棄餘母乃脫復許同爨淮後為國子生值限年例眾

謀為減年籍淮曰籍可減心不可欺也寧黜而歸置

弟懿訓鄉子弟家門肅睦遠祖僕射結墓被人侵毀

淮焦苦十餘年百計陳懇上官卒復之縣上其孝卒

年八十三于大同亦有孝行出彭林司寇見素題其  
居曰述孝里

林士陳賢傳第五

彭林司寇見素題其

三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方徵字可久大琮六世孫洪武五年中鄉試送授給  
事中兼齊王府錄事蒞官恒思效職志節甚偉

太祖皇帝一日晚朝謹身殿退顧徵問知有母在次

日賜白金五十兩給驛歸省嘗奉旨廣西徵行改監

察御史月餘陞懷慶知府時因星變求言徵條上數

事首言風憲官以激濁揚清為職今乃計其績多

寡定為優劣故不聞旌拔廉能專務羅織人罪多徵

賍罰此大患也又言朝廷賞罰明信乃勸懲之道去

年各行省以用空印罪其官吏而河南參政安然山

東參政朱希俱有空印反皆陞為布政使其何以示

勸懲哉其餘皆關係時政上諭旨安然率齊東海軍

民內附朱參政鄉里舊人有才幹故議功議能而擢

用之且爾言羅織人罪者何人多徵賍罰者何官宜

具實以聞徵言如河南僉事彭京不坐被告知事于

觀而逼令招賍琴人出金二十兩銀一百兩代納此

臣所知者坐是降心陽驛丞十三年以事逮至京卒

年三十二嗣子璿舉鄉貢任諸暨訓導出彭志

林仕敏名世懋以字行祈五世孫也父善同工詞賦

張冠魁堂試尋領鄉薦第七授泉山書院山長元社

既屋遂不仕洪武初例起開良官以祖母年老辭既而復起之行至建州時所作顧氏義妾詩有有妾猶知護禮我此身願骨負綱常之句竟死於道仕敏幼端重聞名於文洪武二十六年領鄉貢入太學明年署大理少卿尋授戶部郎中以言事貶南丹衛軍史永樂改元權拜南康知府寒暑衣服取給於家屬蝗蝗壯敏率屬罪已懇禱翼日蝗盡飛去以母憂去官服闋改知淮安府清介愈厲時部臣至淮街仕敏與之抗禮乃以不防水患劾之貶南寧府銀巡檢以捕盜功不願陞遷改宜興縣教諭所著有芹邊集

匡廬小稿示勤由鄉貢歷任奉新教諭以學行稱

林長懋字景時益之後父獻中泉州府學訓導長懋

永樂三年舉鄉試除南昌教諭陞青州教授十八年

擢翰林編修侍 皇太孫讀書洪熙時轉春坊中允

長懋以老成自處凡小愆違多所匡救仁廟崩從

臣扈從東宮赴京長懋不便鞍馬乃以舟行既至

宣廟已即位從臣皆進官長懋陞知靜林州因上言

官僚遷擢同異者數人且言二弟一為部屬一為監

生路遙母孤願降繁難京職積忤下錦衣獄一繫十

年溫習不廢 英廟登極遇赦之寢以恩信撫下自

清儉朝夕食惟菹菜人因呼為林菹米年六十卒於官無子長懋為人剛嚴得陝非其人不交往僚友間少不合輒面斥其過法入戶部郎中定以吏晉進絕不與通性耽書手不釋卷為文質而有味出彭弟志道節永樂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長懋下獄時調平樂通判遷知瀘州以賢能著稱奉勅陞鶴慶知府以母喪解官卒于家志出一

方徵林仕敏林長懋傳第五十一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陳繼之澠頭人革除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以江南僧道多占腴田蚕食百姓乃奏僧道人給田五畝餘以賦民從之時靖難師起繼之間有建白輒肆指斥洪武二十五年六月京師平與太常寺卿分宜黃子澄兵部尚書梁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翰林侍講寧海方孝孺等俱族誅

陳彥回龜唐人父立誠洪武初舉秀才再除歸安縣丞以罪被刑家屬謫戍雲南之臨安至蜀遇赦無資以歸時同縣積良知定遠縣收彥回為其家人因

改姓名曰黃禮會閩中教諭嚴德政以彥回明經舉保寧訓導九載考績

太祖親擢為平江知縣洪武戊寅高廟晏駕彥回捧香進京師給事中楊惟中等舉彥回文學庶幹宜加擢用陞徽州知府丁祖母郭氏憂徽民汪侃等百餘人詣闕奏留未報庚辰春彥回乃疏其改姓歷官情罪首實于朝乞正名籍得宥為民尋有旨復其原官留治郡事明年三月復蒞徽逾年會北兵起彥回召募義勇赴援壬午詔械送京師棄市

陳繼之陳彥回傳第五十二

林環揚慈傳第五十三

林環宇崇德後塘人唐九牧葦之後幼儻不羈聰慧過人凡閱書多成誦下筆成章方在泮時文章已為人所重求者相踵求樂四年廷對第一授翰林修撰明年陞侍講預修永樂大典為書經總裁官兩考禮闈會試藏名籍世三十年扈從巡幸卒于北京年四十環負材學曉世務特為

文廟所器一時儒碩亦厚望之迨沒無不悼惜焉弟珪亦有文行舉泉州府學訓導子繼舉鄉貢為考城教諭珪子思承景泰五年進士選為御史辭

弗就除冀州知州州有蕪田二千頃歲賦如常民益流徙思承奉同官奏蠲其半漳河數為州患增築堤堰以禦之廷表百餘里選部郎中陳雲之弟佐冀屬邑政嚴平民思承被委驗治或為祈免歎曰以人命婦人惡在為民父母卒正其罪滿九載民詣闕留之木果從遷淮安府督糧同知年未六十引疾致仕歸幾二十年年七十九卒彭司寇從吾銘其墓稱其為廉退君子云孫作俊同舉鄉貢偃縣教諭似國子助教思承子茂達弘治十五年進士今為四川布政使俊子禮禎皆舉鄉貢禮瑞金知縣禎宣春教諭

楊慈字惠叔城右人伯父寶壽陽知縣慈少孤性穎悟不甚讀書為文間有論辯變出人意表凡所賦作操筆立就蓋天才絕高非學力所能至也永樂六年鄉試第一明年會試第二九年廷對第四選翰林庶吉士是年七月卒年才三十慈軀幹豐偉志氣軒昂恒以科第文詞為儒者末事人惜其早夭有文集五卷孫元以鄉貢授休寧教諭

林環楊慈傳第五十三

六甫陽文獻傳五十三

二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黃壽生字行中東黃人潛之裔孫也兄和中行在禮曹郎中壽生莊重孝友洪武末舉鄉薦以親老求歸侍養水南諸賢率從之學若曾元陳中進士徐資用輩皆門下士也親終入太學再試京闈第一永樂九年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預修性理大全諸書成授檢討九載將滿考試禮闈得疾卒續出一統志等書于時故官類焚殖以歸壽生子子嘉獨負樞還葬安福教諭徐安祖聞其孝行舉為其學訓導用薦知東鹿縣王統已已之變胡寇焚掠畿甸子嘉率眾保障縣賴以完初邑戶不滿二千後乃至三千餘戶滿九載邑民保固加六品俸復任職乃歸長子深字仲淵景泰二年進士升監察御史卒次仲昭自有傳深之子乾亨成化十一年進士任行人奉使滿刺加遇海禍朝廷遣官諭祭贈行人司副子如金字希武弘治十八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御史提學南畿終廣西提學副使希雍舉鄉薦自壽生至乾亨如金三世解元為科目盛事彭司寇惠安公謂自乾亨而上居官立身皆廣約恭慎學問文章世濟其美為莆名族之冠詳見陳用字時顯城右人也舉鄉試第一登永樂九年進

六甫陽文獻傳五十四

三

上平選翰林庶吉士特行在開東館徵天下名儒蔡  
修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諸書用所馬書成授本院  
檢討丁外艱起復留南京宣德間補清陞脩撰正統  
初轉侍講凡掌院事二十餘年用其人實實醇厚言  
動不苟身後竟無一息士類為之盡傷云

陳道潛字孔昭東洋人華蓋進士授給事中調

夷陵州判未幾初復為監察御史預脩性理大全諸

書于時脩書諸儒翰林奏坊多不得預部屬寺監亦

無幾人御史獨道潛以行已恭慎學問該博在選道

潛與兄道亨相友愛兄以子少諒財產不受會元陳

中常稱其家仕者可為居官之法隱者可為族里之

法道潛孫岳字孟申成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卒

孟綱上饒教諭輪廣州教授曾孫元綱衢州教授

玄孫文滔弘治己未進士終江西按察僉事文淮舉

鄉薦磁州學正論者謂道潛與陳繼之同舉進士同

居給舍靖難之師至繼之族道潛但薄誦而已蓋不

能無憾云

黃壽生陳用陳道潛傳第五十四

東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陳中宇舜用黃石人大下之後未樂十八年鄉試第

二明年會試第一賜進士出身資性簡率才思豐贍

登第後歸家嘗與諸名士遊壺山真淨巖次盧希韓

詩律一類二十首頃刻而就詞致清新人服其敏文

章健直類其為人正統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就留史

館預修

文廟仁廟實錄成陞本部員外郎滿九載無意榮宦

遂致仕幽棲貧居吟咏自樂公門關節終身未嘗及

之卒年八十三姪孫孫舉鄉貢威縣教諭陞國子學

正璉之弟璉為邑庠生兄弟俱有文行而相繼天卒

士林惜之

方澥字源深仁岳之後以諸生貢入太學舉應天府

鄉試第七正統四年登進士第授行人澥時年出五

十隱然老儒猶執經講說不已扣問者紛如酌告問

倦尤遂禮學動止語默必不苟嘗嘆文公家禮一書諸

儒註釋而去取或晦朝代遷改而冠服不同於是著

旁棚圖於首條析於下其高第殿元柯潛嘗序行之

未六十求致仕歸抱經固窮未嘗輕入城府學者稱

為柳東先生卒年八十二蒲俗自水南徐資茹先生

家冠婚喪祭依約家禮而行著為規範實文可視至  
 漸又篤好是書考究服誦春秋家祭不事浮屠名古西  
 慶市抑奢從儉鄉人亦多化之弟新野州府同知子  
 和叔領鄉貢為石渠致論孫安有文名成化五年進  
 士亦為行人瀕瀕及見之後轉南京監察御史以言  
 事左遷秦州判官世常州府同知山嶠及新之孫宜  
 賢皆鄉貢士喬景州訓導山雷州府同知宜賢  
 吳川知縣宜賢子一桂一蘭同第嘉靖二年進士  
 李廷脩鄉莊人曾祖允寶武城知縣伯父璣萊州知  
 府有廉直名廷脩登宣德八年進士第除中書舍人  
 性穎敏每厭時俗不務讀書嘗曰後村先生文集今  
 日全不識終日咿呀程文如何得長進故於為學多  
 通強記詩文清麗正統末陞太僕寺丞天順改元陞  
 少卿皆以滿九載而遷蕭自洪武以來登朝士大夫  
 未有秩正四品者自廷脩始得之人以為榮志出彭  
 王偉字士俊第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大理寺評事陞  
 雲南府知府以仁厚為政夷民悅服嘗遇歲旱禱雨  
 有應兵部尚書王驥征麓川道經其郡美以聯句曰  
 三旬亢旱黎民悴一雨滂沱太守功鎮守雲南都督  
 孫昂尤重其為人及卒民哀慕之備述經學工文辭

宣德正統間蒲諸老在翰林者凋謝已盡惟偉與陳  
 會元中並以文章擅重一時云出景泰志

陳方李王傳第五十五

蒲陽知縣傳第五十五  
 三

鄭方奈何林傳第五十六

鄭雲字行從伯王之後登洪武二十一年進士

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改山西以事左遷兗州府同知復陞廣東右叅議為人廉慎仁恕詩詞文采亦有過人者年未五十卒

出彭志

林時字學敏唐侍御史謫之後永樂十三年進士陞

陝西按察僉事巡歷邊荒辨反疑獄甚多寧夏甘涼地寒少布歲發鳳翔延安等府粟以餉卒時奏聽民

與戍卒自相對輸大布一端抵粟一斛中布三端抵粟二斛至今便之又奏設武學令軍中子弟得由科

前陽文獻卷六

員隴於是禮部推行天下皆設衛學秩滿陞貴州按察司副使甫進士釋褐為方面時與余文林坦三人

文由山西僉事轉知常州府坦歷湖廣廣西僉事陞貴州按察使然風槩皆不及時第祥敏道州訓導子

純內丘教諭姪續潼川州訓導

出彭志

曾孫世明

方鯉字廷訓大琮之後永樂十六年進士授南京監

察御史南宋諸名臣家自遭元世以來皆零落不振獨鯉能邁往趨俗以紹前芳郡人推仰性資剛果遇

事必為居六察日風采凜然號為村御史遷彰彰德

府丁內艱服闋改知紹興府相越皆大部鯉以嚴明蒞之史畏民愛號為吳二千石以疾致仕卒孫瑄程御訓導

鄭述字季述少貧力學永樂十九年登進士第授刑部主事宣德中參事坐累調惠州府通判郡員山濱海有鹽鐵之利兵民商竄濬難治述有精力為政

端平清訟雜均徭賦禁暴絕亂民不敢犯政聲大著他郡有難決事亦以委之擢知南雄府地狹民貧且

苦役繁述權鹽商定賦取息息輕積衆舉以雇役餘代民雜需民既安業乃重新郡縣廟學每五日輒一

前陽文獻卷六

辰學宮規諸生所業而激勸之士風為之一變郡舊有凌波溉田五十餘頃久廢述重築之民蒙其利又

郡自張九齡奏開使嶺植松數十餘里久多摧枯述補植之人懷遺愛比以為棠陰云及致仕郡民乞留

不果從兄子儒龍川知縣

出彭志

余耀字叔炫登永樂十三年進士第知進賢縣為人勤敏廉介力正上官和買之弊九年秩滿行李蕭然

民思之為立德政碑吏部考最例當陞職待次間以母老告歸省宣德十年少師楊文貞公薦之馳傳赴

召至授吉安府通判掌泰和縣文貞泰和入以其劇



邑故特薦權臺無巨細一斷之以義主之以公雖富  
勢不可奪人目之為沉水缸邑以大治毋喪解任服

闕改通判饒州部運京權卒于東河  
何誠水樂末貢入太學正統間拜虹縣知縣廉正性

梯每詣村落教民版築植桑久而民賴其利後以疾  
卒囊橐蕭然虹人共買棺殮之其妻南京人其性

欲即父家塋之虹人懷其德不忘乃遷塋于縣之  
山川壇右復建祠焉出通志

林和字致雍前堞人洪武中登鄉貢授博羅知縣為  
政寬恕不尚鞭朴增修武村堤以防水患民受其利

繼學官終戶部郎中

鄭方祭何林傳第五十六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林文字恒簡號澹軒與環同出宣德五年廷對第三  
授翰林編修正統初預修宣廟實錄成轉修撰時

年已五十官將九載僅循常調不為優叙不計也下  
內外艱服闋復除舊職景泰三年陞春坊諭德兼翰

林侍講四年修歷代君鑒成七年修天下郡誌成陞  
庶子仍兼侍講天順元年英廟復位罷康定特官

僚文改尚寶司卿兼職如舊時翰林應轉學士者七  
人上疑其多兵部尚書陳汝言進曰唐有十八學士

是不為多遂拜學士四年請老上謂內閣李賢曰林  
文老成忠厚不可放去仍留供職八年憲廟即位

以舊講讀官陞太常寺少卿兼翰林侍讀學士再乞致  
仕歸文雖年逾七十然神觀清爽應對精明安靜守

禮接人無大小皆以誠意朝野士大夫踵求詩文酬  
之無倦也體格溫淳自成一家縉紳推為醇儒咸自

謂不可及也兩考會試一讀廷試卷學者稱為上林  
先生卒年八十七贈禮部左侍郎遣官諭祭營葬于

載孫制曾孫渠希範皆舉鄉貢載中書舍人釗金華  
知縣遷錦衣衛經歷出彰渠建水知州希範漢陽同

知

陳音字師召別號槐齋江人宋明州觀察使湊之

後天順八年進士選為翰林庶吉士授編修與修

英廟實錄成進侍講擢南京太常少卿命兼掌南京

翰林院事陞本寺卿卒音為人和易坦率細事無可

不可至分別義利則界限截然在翰林時嘗上疏陳

時政數事直不阿權璫黃賜有母喪省寺院監岡

不吊祭翰林亦有倡議欲行者音查曰堂堂翰林相

率而拜內豎之門奈天下笑何議遂止西廠初建太

監汪直方用事勢張甚其爪牙韋英者夜率邏校入

兵部主事楊仕偉家收縛仕偉并掠其妻眾悚汗莫

測音與比居亟乘痛大呵曰爾何人乃擅辱朝臣其

人曰爾何人音曰我翰林侍講陳某也其人為之少

戰太學士劉吉之起復也音移書止之其後當路有

缺吏部欲擬音吉曰陳某腐儒也不可用其為少卿

滿九年乃進鄉音問學深博學者至席不能容登高

第顯名于時者甚多為古文肆筆而成率平實有理

致求之者無虛日遺策累數十卷弟員子舉華俱領

鄉薦華登進士第員嘉興府通判

林文陳音傳第五十七

柯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柯潛字孟時號竹巖自幼警敏嗜學十歲喜賦詩七

五能為舉子業弱冠領鄉試入太學景泰二年廷對

第一授翰林修撰益自淬礪學行日以進明年陞春

坊中允兼脩撰預修歷代君鑑天下郡志成累受賞

賚七年陞司經局洗馬天順元年例罷官僚潛改尚

寶司少卿兼職如故充東宮講官八年陞翰林學士

成化元年修王牒三年修英廟實錄成陞詹事府

少詹事兼翰林學士四年命日侍經筵未幾丁父憂

踰年母沒既葬詔起復為國子祭酒懇求終制不拜

九年服闋將赴京忽得疾卒年五十一遣官諭祭營

葬潛質貌俊偉容止雅飭為文章平妥整潔詩尤清

婉接人外若樂易而內實狷介鄰郡有中貴人寵冠

一時士大夫欲求速化者爭趨其門潛獨不往其人

素慕潛文詞屢欲屈致一見將有所求而潛卒不往

天下學士大夫仰之以為異人期以大用天順中李

文達松引共事以資尚淺而止成化初吏部屢薦入

內閣南宮皆不果從考兩京鄉試者一禮部會試者

再所著有竹巖稿弟江通州學正子宗文以蔭授中

書舍人

吳希賢傳名衍以字行更字汝賢別號靜觀唐屯田員外郎登之後希賢幼敏異登天順八年進士第選為翰林庶吉士時同年李東陽號稱神童希賢才思敏贍獨與之相用遂拜檢討預修英廟實錄時有貴家子冠姓者密以賄丐希賢致半詞於其父希賢厲色拒之曰苟為此他日何以見董狐諸公於地下耶進修撰陞左春坊左諭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卒於官希賢性豪邁負奇氣於人少許可為其所可者恒頌不輟口兩考會試所得多俊偉士為文章意新諸詩亦清俊奇崛每俸友宴集或聯句或分韻倉卒累數百言立就第希達姪彰德俱領鄉薦希達常州府教授彰德湖廣按察司僉事出府志

河潛吳希賢傳第五十八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翁世資字資甫號水崖父瑛舉鄉貢官至翰林檢討掌國子監助教事累贈戶部尚書性喜酒樂易烟黨無小大咸恩視之世資幼穎敏自其遊鄉學時器識已如老成人侍父官京師因乞入太學應正統陸年順天府鄉試七年禮部會試俱中第七授戶部主事政暇輒繙閱舊案究其利弊涉躡廣記且明習國朝典故凡條例因革悉所諳練大為部堂諸卿佐所敬禮嘗以部檄往通州監收軍士冬衣布花因奏言所以貯庫歲轄於通州諸衛宿弊極多宜改屬有司則其弊可革從之丁外艱歸景泰改元本部尚書金濂以時方多艱求可以裨謀議者因奏起復世資固辭終制明年服闋復除戶部遂委世資專典各司章奏有大議必與商確未幾陞署本部即中適江南水災部以屬世資勘驗因奏免應天太平寧國安慶廬州等府及建陽宣城等衛稅糧五十餘萬石芻束倍之且檄所司賑恤英廟復位之元年會試同考試官時大臣多罷上謂姚夔翁世資俱可大用遂批夔禮部世資工部俱右侍郎三年命往淮徐督運大木回內織染局上言先遣官往蘇杭等五府提督織造上

供文綺七千疋未完今計各項賞賜等用又合別遣  
 官督併加造七千疋世資謂東南水潦民苦艱食宜  
 當樽節以甦疲困與尚書趙榮左侍郎霍瑄議減其  
 半榮瑄皆有難色世資曰倘得罪某請以父子三人  
 當之疏進上疑其要譽推主議者下世資錦衣獄貶  
 知衡州府先是郡有疑獄數十人世資至悉為直之  
 治郡汲汲以革宿弊厚風俗為務新廟學修石鼓書  
 院立便民倉凡郡政所不可少者皆以次修舉衡衛  
 帥有不循理法者世資稍抑之遂誣世資怨望逮至  
 京師上不直衛帥削兩階調任復世資官成化初陞  
 江西左布政使適廣東寇發王師南下有獻計欲令  
 江西轉餉計當用十萬人世資議齎銀就廣中糴穀  
 以餉民以不擾屬大旱軍民多轉徙乃大發倉廩賑  
 之且為奏蠲民賦百七十餘萬石仍免一應雜泛差  
 科境內以安五年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  
 明年秋東土大饑世資日夜講求荒政發廩勸分遣  
 官分道賑恤民賴以濟八年遷戶部左侍郎十三年  
 奉敕提督京通等處倉場明年進本部尚書職掌仍  
 舊十七年召掌部事世資父處計司財賦出入劑量  
 盈縮罔不懸合事宜以年及再上疏懇求去遂加太

子少保致仕行至儀真卒年六十九贈太子少傅遣  
 官諭祭營葬世資居官四十餘年謙約和厚善兄弟  
 廣交友家無餘貲所著詩文有水崖集若干卷兄世  
 用正統戊辰進士官終貴州參議諸人父子兄弟同  
 時登朝自世資家始世之子澄孫機皆舉鄉貢任知  
 縣世資子洪第進士為工部主事泳舉鄉貢維出誌及家

翁世資傳第五十九

不備原史傳卷五十九

三

陳俊傳第六十

陳俊字時英號愚庵父珪舉鄉貢為文昌教諭俊少負才厲志中正統丁卯鄉試第一戊辰登進士第授戶部主事父珪卒解官迎喪海商富土物一無所取服闋仍除舊職景泰甲戌差督天津等衛舊欠秋青草束俊上言採取舊有額已難徵辦況歲增耶漁不可以竭澤朝議是之得減增數三十五萬東蘇松諸部負上供銀七十餘萬兩復受委往徵不數月告完部長貳奇其才俾典閩部章奏轉郎中兩廣用兵遣俊督餉餉假以便置邊分時廣中鹽利甚夥鹽商往往越界以規利俊令凡越界鹽每引輸米二斗以餉兵公私俱便丁未臺邑守制不允師還始奔喪總兵監軍合百金為賄却之成化紀元復任郎中於其部未幾陞南京太常寺少卿時郎官久無拜卿少者俊以賢譽得之戊子召為戶部右侍郎俊於戶部號素練至是邊事動四方奏災傷文移選集諮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俊佐之凡所裁處悉合事宜部屬相謂諸稿有陳公筆如鍊金然其重之如此京師畿奉詔平糶大倉粟百萬斛以利民俊慮權貴乘時射利乃請石以下許糶多者禁不與壬辰命總督邊

餉于陝西時邊庾空竭歲且不登芻粟價湧而榆林

延綏糧道險遠輸者病之俊乃請出內帑銀助邊且

修西安韓城同官徑道以便飛輓軍興無乏諸將成

功凱還俊加食從二品俸改吏部轉左滿九載拜南

京戶部尚書改兵部參贊機務轉吏部丙午又滿九

載赴闕請老 憲廟不允賜羊酒寶鈔俾還任與子

天啟入冑監俊復乞休遂加太子少保致仕逾年改

元弘治以疾卒年七十計開遣官諭祭營壘賜謚康

懿俊為人沉毅簡重孝友異慎蓋終身之行也故哀

樂時異云 孫應之正德丁丑進士任南京戶部

員外郎

陳俊傳第六十

彭韶傳第六十一

彭韶字鳳儀自號從吾父思孝為鄉耆儒累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韶幼莊重警敏少長趣向已端景泰七年領鄉薦明年改元天順會試第七人拜刑部山西司主事署員外郎時有張岐者自外臺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協管院事韶以其人非才疏論其不可且願收召王竑李東葉盛以伸公論忤旨下錦衣獄都給事中毛弘等上言韶持論雖過心實懷忠得宥復職尋進廣東司郎中是司素稱繁劇所按事多涉

近韶既持正不少屈外戚周遊者與畿內民爭

田詔擇公正法司官往勘衆推韶詔至田所環視周匝徑歸上自劾之奏曰田本民有雖其籍報未盈管業之數然地有高下歲有旱潦細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早則資汗下以補高仰潦則資高仰以裨汗下豈可以民田給貴戚重傷國本復下錦衣獄科道交章言其無他得釋俄而復有請荒田者上顧左右曰彼不見周遵之事奈何又請耶六年陞四川按察副使開縣有劉姓者戶先析為二一徙一留後徙者復業與留者爭里役不得遂陰嗾安岳扈氏兄弟焚滅其家凡二十一人有司以事無證佐尼不行詔行

韶至邑聞之大駭捕得扈氏并其徒十餘人一訊款

服實於法定遠縣民一日忽聞盜至空邑而逸有曾姓者弟乘機入兄室掠其資兄迹知之訴於官弟夜聚群不逞盡殺其家十有二人乃偽為不知持狀訴於韶勸之得兇黨七人斃於獄十一年陞本司按察使疏乞各王府祭葬省差內官及行人等官以免勞費從之十四年陞廣東左布政使特農民補吏率視其房分高下令納銀有差名曰公堂韶嘆曰取其財而責以不貪可乎乃選俊秀善書者克之積弊遂革鎮守內臣顧恒歲有貢獻韶疏言自古明王不寶遠

物廣東民力竭矣守土之臣以此事上為恭不知周

陽國本遺害及大也監舶內臣韋眷請以均役餘剩六十戶隸舶司以辦貢獻韶疏言今之官民富強不及於昔者蓋因害財之多故也使及今加意樽節猶恐無以難況又益以雜用其何以善後哉眷所奏餘戶乞暫與一年以後俾罷有詔減其半廣人陳獻章以學行有聲于時韶抗疏薦之凡廣南一時名士皆加敬禮以激勸後進太監梁方有弟為錦衣衛千戶在鄉國私採禽鳥諸物進貢官民俱罹其害韶復上書言狀忤旨調貴州布政使啓行之日廣父老泣送

河下如去慈父母至有遺送數百里外者慈貴藩僅  
九閱月因俗為政貴人安之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巡撫蘇松嘉湖等處惟鎮以簡靜而吏自不敢犯科  
召為大理卿未上坐論鎮守內外等官貢獻非宜道  
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順天等處兼整飭薊北軍務陳  
時政以弭天變議糧運以便軍民累有所建白  
孝宗登極臣僚交薦召為刑部右侍郎屬浙西不靖  
勅詔巡視至則誅其渠魁數人而劾罷守臣一方晏  
然既而戶部言兩浙鹽法久壞因命詔以本官兼左  
僉都御史留治之詔發夜講究利病陳便宜數條取  
旨行之又潤煮海之氓貧苦以其山場草蕩晒淋煎  
熬折閱征陪之狀略分八節具圖以進還朝轉吏部  
左侍郎弘治三年彗見天津詔群臣言軍民利病時  
政得失亦有二曰正近侍曰慎官爵時左右侵權者  
眾詔於正近侍條有曰內臣出入左右言語輕重能  
為禍福人所畏憚今兵馬錢糧人匠柴炭盡付其手  
分例相沿更相做虛名實支濫掄外觀誰能詰之  
比見凡有章奏無不先允而後下於該部該部承行  
不復審處是失政體也及至有犯多從寬免有毆人

至死者竟不提問或有提問成獄旋復宥之是失刑  
威也耗財妄費不惟不禁而反助之死者或有給還  
葬銀八千兩在者或有許其蓋祠覓地第宅踰制服  
食求奇於斯極矣聲勢移人望風震懾伏望陛下靜  
思及此大公至正以服其心克勤克明以折其氣上  
法祖宗乾剛獨斷褒良善而親忠良遠佞媚而斥奢  
縱事務歸於所司威福必由已出則萬世永圖也終  
始又言臣獲隨午朝竊念日奏尋常起數於事無補  
臣願自今年朝惟議經邦急務如吏部有大陞除禮  
部有大災異戶部兵部有緊急錢糧邊報工部法司  
有紫閣工程囚犯之類許令先期開具事由奏乞聖  
駕定日出御左順門侍衛一如午朝之儀事該各衙  
門會議者各官就於御前公同計議如吏部陞除太  
臣明言某官才德堪任某官資望未可之類內閣輔  
臣亦同議可否事體既定就行口奏取旨奉行次日  
補本備照若係本衙門自行者亦就御前逐日陳說  
有無故事兩疑情由請旨定奪若事體重大一時難  
決者聽各官先行博議於下候至朝時再議奏行仍  
乞溫顏俯詢曲折如此不惟世事日熟聖明耳目而  
群臣高下邪正亦自可見則凡時政得失軍民利病

自可次第張地矣上嘉納之五年陞刑部尚書安遠侯柳景綱或兩廣都御史秦紘發其賦鉅萬詔抵景干法奏疏其辭景懷戚慨十內降欲破公議以擠紘詔執奏不易後景賊追及八百兩有旨免其餘欠詔復言景應追賊數十未及一乃盡行蠲宥此匪直祖宗時未有雖前代亦未之見唐宣宗時元舅鄭光官租不入京兆尹韋澳械其莊吏將實于法宣宗欲寬之澳謂如此是法獨行於貧戶宜候徵足乃釋之彼唐宣宗時尚能如此豈以聖明顧及不及耶況景既無元舅之親賊銀又非官租之比監追未久遂得寬釋是臣等守法有愧於澳也左右有不樂詔所為者摘其官屬細過以深詆譏然由之終不為疑沮會亢旱求言詔復因事納忠條陳四事以本部為荆庶人事會本覆奏已踰半月未奉勅旨及他奏請間有旬日方得旨者內使內官王萌苗通高末犯該絞罪俱各稱寬宥死發克淨軍臣聞自古帝王雖貴近尤刑者所以彰天討之公若殺人不死復何所畏憚伏望勤政守法事至物來隨即予奪宮中外庭視為一體推廣他類無不皆然何患時政之不善哉道路傳言今脩皇親昌國公張巒墳塋比諸往年勳戚之家

相去懸絕凡自制度務為宏壯計巒在地下豈能自安順天府所屬州縣丁多殷實之家往往投克陵廟墳戶及勇士校尉等役以避民差致將見戶重疊加役富者累窮貧者逃窟村里蕭條人無生意伏望畏天恤民將昌國公墳塋減去工程体式脩造俾得早完仍勅該部將陵戶等役優免事例酌量定奪以便遵守惟此及彼由近及遠何患軍民之不安哉時所難言者以疾在告方起視事而二子三孫相繼夭亡坐是憂鬱疾日浸加遂上疏乞休上勉留再三疏復連三上始得俞旨命乘傳以歸家居歲餘卒年六十六計聞贈太子少保謚惠安仍遣官諭祭營塋詔蒞官忠誠懇至在外臺則務平冤滯剔奸蠹敦風俗恤民隱在內臺則謹於守法不為利疚不為勢回而亦常有法外之意其事親至孝友于二弟甚篤教養其子同子至於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是以上則九重知之愈深下則賢士大夫望之愈重以至行旅走卒亦皆知名云所著有名臣錄贊等書行於世

彰昭傳第六十一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楊琅字朝重黃石人天順三年鄉試第一八年登進士  
第拜監察御史初憲廟登極詔各處鎮守內臣俱  
停罷不復設一時民情大悅成化元年傳言有內侍貢  
獻希復差鎮守者琅即上章友覆言內臣不可以預  
政律門不可以輕啓政留中不出然鎮守亦不復差  
兵部尚書馬昂疏時浮沉翰林學士倪謙以罪去官  
經營復入眼累與同官陳選等言之前兵部尚書王  
茲素負重望沮語於時因引疾家居琅上言宜起用  
之以獎恬退給事中王徽等以直言斥邊方修撰羅

倫以正論補外職琅亦上疏乞留之俱不報其他所  
論列尤多時流敢言御史二年差清軍江西四年復  
差巡按浙江皆寬簡行事不吹毛索瘢以沽名六年  
擢山東按察司僉事未幾改提調學校斟酌教條寬  
嚴適中而一以至公行之士心悅服適歲歉癘疫大  
作巡撫大臣遣藩臬佐貳分道賑恤時以地廣民飢  
恐緩不及事因并遣琅以行盡心竭力無少顧避行  
至東阿染疫自起更衣冠端坐卒於舟中諸生哀感  
厚賻其喪以歸年四十六琅居家以孝友稱居鄉以  
長厚稱居官以端介稱人無間言尤篤學善文攻書

法所著舉業經義世傳錄以為程式云從弟鐸弘治  
庚戌進士官至知府從子清渤皆鄉貢士清訓導渤  
知州

吳智字宏哲第景泰二年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丁  
外艱改工部以學行簡陞四川僉事提督學校端楷  
範嚴考校公去取其鄉宦有居政地者人爭附之智  
一無所私士論帖然陞湖廣副使仍董學事其教法  
不異在蜀時以老乞致仕歸囊橐蕭然門人有為  
御史按前者時智已病御史即卧內拜之屢叩以所  
欲言智卒無所干乃嘆息而去沒後家計益落其清

操有足尚云

黃璉字汝器別號求我第成化二年進士授南京戶  
科給事中丁外艱服闋改南京禮科滿九載陞浙江  
布政司右叅議巡視溫處銀場弘治五年上慮各處  
銀場礦脉或微或絕歲課未免取盈於民乃詔所司  
體究裁豁凡官為是設者俱調別用璉於是改雲南  
其偽衛糧儲多衛僚攬之輸不以時巡撫大臣乃以  
屬璉因嚴設禁限桀驁者真之於法自是七八年通  
負悉輸納轉貴州叅政璉以其地夷獠雜居鎮以簡  
靜撫按交章以操履端方政事脩舉薦之陞本司右

布政使尋轉左屬晉安英叛朝命大臣率兵征勦特委總督糧儲璉處置有方饋餉賴以不乏賊平方將論功而璉以疾卒于官璉天性淳實且有量在浙時年勞當選巡按御史張文意不滿於璉敘考有貶辭遂不果遷後璉在貴州文以他事謫本司照磨璉略不介意且薦其才於當道識者多之所居里東南諸村落土田歲常苦旱璉乃白諸郡邑發民鑿渠由金家扒麓引水灌田數里引水闌延壽餘水既之遂變曉瘠為膏腴鄉人德之居官三十餘年不以生產為念自奉極儉約死之日家無餘貲遺孤奔官所扶柩歸

未免稱貸於人庶幾清白之遺云

出府志

方守宇宜約年十八舉鄉薦成化己丑進士授戶部主事累遷郎中嘗兩奉勅督理餉米及延寧二處邊餉出納無絲毫汙洩當權京堂僅出雲南參政其部長不能平以質太宰三原王公怨答曰吾豈不知方邪顧雲南萬里外官邪賂章用若人以刻滌其弊耳時林見素俊亦為其地憲副二人相與修明要束以拊循其人土酋爭官奪印歲相讎殺撫以恩信卒以寧妥修堡立學遣夷兒就業其風一變以連歲出入瘴鄉耳漸失聰轉湖廣右轄未幾以母喪歸貧不自

給常稱貸千里人親舊強起就道疾加重遂致仕御史宗彝給以田不受既卒見素言於官助其塋事官二品而一貧至是世所謂清白吏者非邪弟憲成化庚戌進士終知縣子彥舉鄉薦今為溧水教諭同時有林漢者任江西饒州通判以清介自厲勢家有占湖田者上司委勘漢據法奪還之民勢家啣之屬以考察落其官憲使侯某抗言曰林漢去江西官無可留者竟去朝論大譁僉民號泣追送之境上家居清約以壽終

遺

楊吳黃方傳第六十二

清陽文獻傳全

四

林黃頤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林黃宇魯瞻藻之後洪武末舉鄉貢授蘇州訓導九載秩滿諸生頽卒業詣闕乞留又九載陞程鄉教諭丁外艱改仁化移疾歸岳為人簡儉自得冬一裘夏一葛飯蔬一味遇良辰美景携朋四出悠然吟賞家無甌石之儲不計也弟子業成或以金帛為求修亦不受曰我職然正每歲大比交聘文衡赴者以得人為智詩文敏速信手而成妙書法凡名家屏障士夫卷軸不得與書相誚以為俗其為人所重如此家宰魏文靖公驥與岳同職教同考文交遊三十年每多

其有益子祥鳳亦舉鄉貢為鄆城訓導重義善教正

統十年擢監察御史十四年扈從北狩死於土木之難詔與一子入官監岳弟講天台教諭康京衛經歷

黃謙字益甫祖思永洪武初以明經薦授福安教諭謙登永樂二年進士第授魯府伴讀朝夕勸講因事納忠恐其好獵則有諫獵之書見其作字別誦筆諫之言嘗曰使吾王無愧於東平河間則謙亦可以無忝於董賈矣謙詩文平妥字書尤清雅可觀與林教諭岳並以辨翰為士林所重云所著有頭學齋稿藏

千家出府

顧文宇在中別號在軒長卿之姪孫初穎敏日記四五千言及長該貫經史時稱博學為文章簡明秀整有長卿機軸洪武中以儒士薦為興化訓導秩滿遷教諭歷任將樂金華九江三邑典文衡于江西湖廣皆名得士宣德初致仕正統間卒祭酒李時勉為作小傳族子孟喬正統四年禮部會試中式引病告歸在甲是於登科第官年多古十餘歲授刑部主事丁內艱改戶部秩滿遷郎中未歸省改南京刑部致仕

方仕時雖處刑名錢穀不廢傳習經其指教多所成

就若吏部尚書尹公冕乃其家食日親炙者士大夫咸仰其善教云孟喬丁叔龍亦領鄉薦入太學授廣州府通判未兩考部使者疏其治才薦之陞肇慶府同知掌德慶州事卒于官方熙字孟明鯉之族叔宣德五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方會試時熙當為次卷主司以其語奇置第五示與諸經魁齊熙才高志大群試翰林屢居優等然言議英發人頗憚之出為潮州府通判因目疾致仕熙既仕不得志益以文章為事晚歲尤加意於古詩賦

有東軒集弟杰姪臨以順以嘉孫師禹臨子瑤皆

舉鄉貢承登進教諭臨章丘教諭以嘉潛山知縣

周鑾字次正號鶴洲少有文名正統十年進士拜南

京工部主事陞撫州府知府不教載解官歸閑居幾

三十年前之時學舊有師承正統間漸失其傳瑩力

以興衰復古為任居官不廢吟咏音調清濂書法亦

流譽有郡齋新稿行世謂姪轍軫俱第進士轍戶部

主事軫以詩經魁禮闈為人質訥無害不能與特偃

仰嘗選疏為用事者所忌任戶部主事九年遷郎中

陞山東運使進江西按察使致仕

林庭芳先世福清人父震徙居莆之橫塘庭芳未樂

十六年進士知新會縣罷歸敦朴能詩尤善選體柯

殿元潛早從之學姪祭天順元年進士終廣東僉事

子啟成化二年進士終韶州知府祭子沂博學強記

十七年進士終貴州叅議甫人父子登第者十數家

庭芳一門居其二其他若翁世資子洪黃深子乾亨

乾亨子如金譽子穆林輝子誠誠子近龍思承子茂

達元甫子有孚俊子達堪子應驄鄭紀子主敬暖子

登高陳音子華周瑛子大謨彭甫子大治高昂子江

馬思驄子明衡柯英子維熊維騏姚赤子文昭稱為

衣冠盛事

林黃顧方周林傳第六十三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曾景修名生以字行在泮歲久屢試不利為學好深  
沉之思持辨博之論以實踐為功不事浮靡嘗著大  
學中庸詳說行於世未樂三年應貢入太學授玉山  
教諭秩滿陞德安教授與諸生處情同家人篤意講  
解終日不倦故出其門者才質高下各有所成就宣  
德元年浙江鄉試聘考試官卒葬德安

山彭志

黃穀字聲叔兄勉第正統元年進士為戶部主事諫  
以明經薦授仙遊訓導惇義篤教有知縣王彝者嘗  
以白金二百兩寄諛雖愛妾莫之知也彝死穀呼

一

其子授之陞廣元教諭與僉事董應軫同入蜀董船  
覆呼近岸小舟莫肯前諛曰是欲得財耳乃自出囊  
中金以招之眾乃亂流而進董獲免廣元為蜀北鄙  
學政久廢諛以義倡其人士相與修學舍建文廟每  
日衣冠坐堂上授諸生以詩書符誦覆講如法諸生  
有貧無資則解衣推食以助之故廣元人樂從其教  
及諛致仕歸乃即學宮之旁立祠肖像以祀之  
出調  
元初黃姪綸舉鄉貢順德教授孫頤弘治庚戌進  
士授戶部主事諛晚有請拓其賜第者費甚鉅頤疏  
止其役不報顯為人有志識篤於倫紀居官所至有

治績終廣東叅政綸之孫待顯正德丁丑進士官戶  
部郎中

林未齡初名齡以字行旣之喬天順二年以郡庠弟  
子員選升國學授翁源教諭以興學作人為已任嚴  
立課程貧者助粟病者給藥邑之令丞事有齟齬者  
得其一言而決滿九載翁源父老疏其學行世任民  
牧守臣以英德縣僚供缺員檄未齡往攝縣事先是  
嶺南巨盜黃蕭養作亂列郡俱被荼毒英德尤甚未  
齡至乃招狹散亡賑恤貧寡緝盜征賦不暇邑復舊  
乃募義民築城垣徙廟學於城內暇則集生徒講學

一

以疾卒父老哭之慟為歸其櫬於閩翁源生徒尤念  
之二處俱建祠祀焉  
林智字若濟蘊之裔領正統年鄉貢授宜興訓導每  
蚤作燃燭坐齋中課諸生至夜乃息歷九載以為常  
遷銅梁教諭以憂去比起復適宜興教諭缺員前諸  
生德其教者又相與薦智補之南畿提學御史陳選  
薦智自代吏部格於例擬注縣令智力辭少宰葉公  
盛高其行特以蘇州教授處之滿九載諸生群白巡  
撫懇留再任而智請老歸矣智司教幾三十年作人  
為多若太學士徐公溥王公整其尤顯者子季瓊弘

治已未進士授監察御史

出府

鄭循初字子初領正統十二年鄉薦授餘杭訓導循

初嚴條約以身先之雖祁寒暑雨必衣冠端坐為諸

生講解竟日無怠容滿考 英廟詔吏部選循為

學問老成動止可法者一人為駙馬周景府學錄吏

部合試得循初以應詔人有以莊田獻景者重賂循

初為通循初峻拒之且戒景毋輕聽其後果有貴近

請是莊而獲譴者景由是益敬重之秩滿還南京國

子監博士尋陞曾府右長史啓陳六事內一事言肅

宮闈必清內治頗忤王意未幾以外艱歸王竟坐是

事得罪乃深悔不用循初言及起復王特奏乞還循

初舊任而循初先已拜秦府右長史矣隨事匡正多

所裨益居五載以老懇求歸進階中順大夫致仕卒

年八十一循初孝友簡靜家居十六年讀書著文足

迹不輕至公門士論重之子嘉祐登鄉貢卒知縣

林大猷字子道任敏之曾孫也舉鄉薦授新建教諭

勤於啓迪待諸生有恩遷國子監學錄關洛晉魯之

士執經從游者無慮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大猷為

之編次俾輪番聽講又以一日通集在監諸生聽講

言之普講祭酒耿公裕待以賓禮進監丞盡別宿弊

新舊規而與諸生講學益勤弗替諸生有貧者授以

衣病者給以藥死者則躬詣哭奠之或屬其鄉人挾

其喪歸或捐俸為買地京師以瘞久而力弗能給又

以陳告于好義君子俾出資助為滿九載陞翰林檢

討仍掌監丞事以疾乞休官歸大猷上行端謹學

問該博而慕古好義若嘗然議論懇惻與後進

有前輩之風居大學久規範嚴而一歸於正卒之日

六館諸生成哀悼之子夔有雋才第弘治庚戌進士

終戶部員外郎同時大學有林祥者字世祥始由鄉

薦為博雅教諭誠心教人視諸生如子諸生亦終身

佩服不忘滿九載為立生祠祀之遷饒州教授其教

一如初滿考諸生立去思碑准王為之製文刻之遷

大學助教與館下士講解不倦會淮府缺長史王奏

乞祥補之未幾王薨世子幼祥盡心匡輔以年勞陞

四品服色告老歸所居闔閭斗室靜坐人莫見其面

祥存心悻慎言動必以禮事叔如父待姻族有恩庶

幾古君子也在大學與大猷及學正陳遂皆以學行

推重璉字子佩舉鄉薦為威縣教諭改高陽以身先

諸生每晨升堂授書作課午後講書夜讀盡二鼓乃

休諸生始苦而終化之束修節儀多謝却奔父喪歸

率諸弟一從家禮服闋二邑人士爭欲得遂終其教  
太宰王端肅公賢之特選國子學正從學者戶履常  
滿名重六節躋立志高古於義利界域甚嚴今師儒  
中求如璉輩蓋絕少云補

陳鉞字廷威號古崖大下之後會元中之從姪高祖  
鏞元興化教諭曾祖祥洪武初浙江試僉事左遷合  
江主簿鉞以邑庠弟子員應天順八年歲貢入試大  
廷中高第授麻城教諭師道嚴正作人為多每嘆近  
時為郡縣者多拘於文法無前輩風韻乃勸縣大夫  
倣文潞公在洛故事建者英堂遇節假日延致縣中

諸老為會以敦薄俗又考求前輩德行文章政事可  
為師法者二十有一人各為之傳使學者有所考據  
取法滿考遷瑞州府教授其為教如麻城時未幾以  
疾卒於官鉞於舉業外汎濫諸家書積蓄淳澁詩清  
曠微婉序記銘誌諸作亦博雅其在學淹滯最久至  
今甫人蹶下科者多以鉞自解云性行耿潔一言一  
動不苟士林以是尤推重之有古崖詩選梓行于世  
志府

曾黃林鄭陳傳第六十四

鄭紀傳第六十五

鄭紀字廷綱號東園仙遊人淑之後天順庚辰進士  
選庶吉士授翰林院檢討與同年各易劉健南昌張  
元慎為莫逆交劉嘗誦之曰鄭廷綱有經濟之才未  
幾以親老移疾歸後浦江鄭氏家範固自來公為國  
治生冠婚喪祭悉從文公家禮延孝子劉子晉之洞  
講肄成給穀數十斛以明其貧往時縣官科率無藝  
紀為立定規戒省冗費率鄉人修復諸處橋梁家食  
凡二十年再起供職遷浙江提學副使令諸生兼誦  
五經白文行鄉射禮召人為國子祭酒教規甚嚴壯

絕干請監有賸餘銀不例取同僚以絕形其短術之  
紀以前輩自處遇科道官不能折節為禮因相與搢  
撫其事論劾 孝廟謂紀到任未久未宜有此令條  
所以開改南京通政司左通政陞太常寺卿戶部右  
侍郎適南畿災紀以漕米權宜水兌積出餘米二十  
餘萬石賑濟又將月糧放支本邑以平米價奏革京  
儲冗食盈鈔攬納之弊皆有惠利及人然竟以前被  
論踵襲言之不已紀亦屢疏乞休時劉公健在內閣  
重其才固留之最後進南京戶部尚書致仕邑舊無  
城垣紀力請于官修築之人賴以安卒年七十六賜

祭墓如儀仙之人才宋時與莆埭入國朝科日常之  
官亦不顯獨紀歷清華至八座為其邑之冠詩文清  
新敏澹有東園文集吟稿歸田錄奏疏若干卷子主  
敬正德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卒

道補

鄭紀傳第六十五

不補陽文傳卷五

二

黃巖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黃巖字廷水父宦南安教授巖少有志操剛果自  
立正統中科場文體散緩舉獨變為新奇簡淨一時  
翁然宗之甲子舉鄉試第一登戊辰進士授南京監  
察御史遷浙江僉事所至推茲去暴流括地黃喻除  
草盡絕也材高氣烈人敬憚之擢浙江參政改湖廣  
卒三子穆秀秩皆舉鄉貢從弟謹宦之子也景泰甲  
戌進士亦為南京監察御史陞湖廣僉事卒元謹子  
鐸成化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頗有志尚穆登丁未  
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編脩為人侃侃有父風俱早  
卒穆孫大經第正德辛巳進士授戶部主事出府志  
嚴淦字宗源先世成籍于莆淦領鄉薦入太學時柯  
殿元潛在太學擅名因相與剗製造詣日益深一時  
太學之士以詩書名者皆取正於二人而莆二經之  
傳因益有聞景泰五年進士第改翰林庶吉士同  
脩寰宇志拜御史督學南畿嚴考校絕請託權門要  
路謗憾雖多弗卹也陞浙江憲副仍理南畿學政以  
不便行事改湖廣撫流民復提學秩滿陞廣東憲使  
湖廣右方伯暨轉左命下而淦卒矣淦性狷毅蒞官  
守法與人不苟合先輩會景脩以書經倡莆教授德



安父子繼歿僅一孫隨母改適塗物色得之資其歸  
以奉會祀出府志

朱寬字宏裕璣之後第天順元年進士拜南京禮科  
給事中成化改元同官王徽與寬等五人陳言五事  
內一事言保全內官貴近街之繼而太監牛玉有罪  
黜居南京寬復與徽等上疏論玉有當死之罪四宜  
梟首街市且謂內閣大臣阿徇不言亦有黨惡欺君  
之罪未復申前疏保全內官之說一不許與聞國政  
二不許與外官私相交結三不許弟姓在外任事并  
置立產業反覆千餘言尤為切直用事者因媒孽之

欲寘之極地特貸左遷潼川州判官既至官與教勸  
農舉利剔蠹被省檄進賀表京師取道歸省還任道

卒出府志

方珪字純潔第成化五年進士拜御史嘗巡督蘇松  
常鎮及兩浙鹽課時有錢學士之子鬻販私鹽巡撫  
都御史檄蘇州府為之給民倍收其價事覺珪寘于  
法因劾其父貪利蠹法都御史附勢剝民知府朋姦  
不職自是元豪宿猾斂迹避去巡按真定諸郡其地  
密邇京師號難治珪巡歷所至擊貪吏剗弊政無敢  
干以私者卒年三十三出府志弟璋第進士珊舉鄉貢

林正字克全成化二年進士授監察御史勒敏有風  
力嘗巡視山東直抵儀真河道首縛泮潭令兩涯植

柳以固堤岸以庇行人往來舟楫便之沿河舊設淺  
鋪夫出誘芻而以者民掌之率受賂欺蔽正令民視  
芻償減半折納弊遂革又措置造橋一十二所巡按  
蘇松常鎮四郡繩違雲枉持法甚嚴丹陽蔡知縣者  
善交結權要正按其不法事權貴交口為之救解竟  
奪其職巡按廣東首詢民瘼輒形於詩曰鳳鸞自古  
高鷹隼雄郡邑干今尚爾絲豪黠之吏方聞風斂迹忽  
避疾卒於行臺年四十一珪與正皆有志操時稱名

御史而相繼天卒士論惜之出府志又同時御史林誠  
嘗因星變上言內閣大學士商輅當康定易儲時不  
能執節宜策免憲廟謂商輅時有諍言外人不及

知誠復疏論之下詔獄撻于朝而釋之誠既忤當道  
遂引疾歸養母居家凡十餘年成化末起復職性聰  
警精於吏事以疾告致仕祖英兵部員外郎父輝求  
樂二年進士誠天順八年進士子近龍正德三年進  
士授南京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司僉事出府志  
黃巖朱方林傳第六十六

林元甫吳繹思楊瓚傳第六十七

林元甫字秉仁蘊之後成化乙未進士選為工科給事中詔充冊封占城使以建言罷遣後代使者俱得重禍又一日內出言官數人姓名付吏部外叙元甫以內艱獨免人以其為大授器矣服除改注南科又以外艱去補禮科等陸都給事中嘗請建國本斥遠物及省費恤患之類皆切於時政遷山東布政司左叅政值歲儉議者欲稅額石加五升以備賑濟元甫謂加賦害民不如勿賑宗藩妃葬欲大拓塋域元甫以非制且奪民田堅持不可以是東人咸德之

元甫傳第六十七

瑞州有年衡州俱知府一門衣冠最盛云  
吳繹思初名敷以字行更字思周奈之後第天順元年進士授饒之德興知縣凡賦稅差科聽訟一處之以公政暇輒與學集諸生親課督之士風為之一變遷瑞州府同知德興民為立德政去思二碑陞惠州知府屬邑有巨壺怙勢虐民繹思繩以法守禦軍政為上官所更張卒伍忿其不便將為變繹思往諭以禍福皆羅拜丁內艱起復適饒缺守饒人乞繹思守饒不允乃補潮州海寇竊發繹思躬率吏民激以忠義遂殲其渠魁捷聞有寶鈔羊酒之勞滿考陞浙江叅政尋轉右布政使繹思手神秀整處心樂易於宗族親舊情義最篤早以經學名及門多所造就若戶部尚書周公經工部侍郎張公憲都御史汪公奎位遇通顯猶終身不忘其教云繹思同年進士楊瓚宗器初授吏部考功主事時家宰王公翱性剛烈屬僚多曲意取容瓚獨持正初不甚見知終遇以殊禮進本司員外郎即中乃作歲寒亭以寓晚節嘗語人曰楊震以卻金名世吾竊憾焉夫舉茂才而得懷金之人其智或有未盡也卻金而存四知之畏其廉感有未誠也遷湖廣叅政改河南以不能徇時歸瓚歷

元甫傳第六十七

居要地田不增畝歲廬風雨則略葺之亦可謂貴而能貧者矣出府志

林元甫吳繹思楊瓚傳第六十七

林元甫

三

鄭照字元陳旋陳遷傳第六十八

鄭照字孔昭儂遊縣人性梗介不苟阿隨正統間由

太學生授安遠令未幾以憂還起復改德安為政以

節用愛人為主一錢不妄費一民不輕用有大事必

為者老商確可否議定然後行故終照之任邑無失

政無冤民焉持身皎如玉雪時都御史韓雍巡撫江

西沙汰弱僚十去八九獨稱照為廉官第年五十三

致仕歸郡人柯內翰潛遺之詩有云聞因投笏早貧

為守官廉一瓢願子樂三韭果之賢人以為實錄云

卿大夫士私謚之曰清介先生出保錄

顧元字體仁正統間貢入太學授長沙府通判有能

聲巡撫都御史劉廣衡奏旌異之時長沙府知府缺

員藩臬奏補元不報滿九載陞高州府同知時高州

賊環其疆用兵無虛日藩鎮撥元管運糧秣于外城

守失陷家讎焉元還遂無意世事請老而歸到家人

李蕭然出像錄

陳燮字廷輔本莆田人至父顯始卜居儂遊羅峰山

之下景泰元年領鄉薦卒業太學會兩京御史多

缺員有詔嚴考肖監而拔其尤者與進士相兼補之

燮名在優等遂拜南京監察御史嘗巡視在京及鳳

陽倉儲別竟割弊豪強不得逞乃託鄉人謝瑚等行  
百金求寬縱瑚等約其人而遂沒其金燮發其奸狀  
置瑚等於法由是燮之清操益白江以南有勅盜當  
路微燮捕之燮畫策勦獲無遺吏部上其最遷廣東  
僉事憲度益謹廣東地瀕海番舶互市諸司皆有微  
燮獨不受未三載卒於官燮質貌魁偉資性穎異自  
其少時治舉子業已有聲稱及入太學執經從遊者  
甚眾若冢宰倪公岳其尤著者前四書經義習舉業者  
爭傳錄以為式出府志

陳遷字漢崇號倦飛少以經學鳴天順甲申進士歷

南京戶部主事郎中江西布政司右參議以外艱歸

遂不復出遷有意慕古善持論閒居幾三十年未嘗  
輕跡城府嘗著仙谿新志補

鄭照顧元陳燮陳遷傳第六十八

周瑛黃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周瑛字梁石號萃林以鎮海衛學生應景泰癸酉鄉

試主司卅六年得其文大奇之寘詩經第二卷上春

官不第乃益汎濫群籍務鈞深探曠與南海陳公甫

遜左賀克恭上下其議論且相期以退隱為高第成

化已丑進士知廣德州倣古為治興文教絕淫祠表

死事之忠而嚴不舉女之禁教民有錄祠山有辨廣

德人為立生祠祀之滿九載陞南京禮部儀制郎中

又三載陞撫州知府興水利著政本第輸納著政均

力行保伍之法權石或以為不便調知鎮遠因俗為

政不鄙夷其民以書滿歸省毋孝廟初三原五端

毅公為吏部即家起為四川參政尋轉右布政使丁

母憂服闋乞致仕給事中楊廉吳世忠交章以學行

薦吏部覆奏起用瑛堅以引年請迺進階資善大夫

致仕瑛手神雕古其學不專於該博而於天文地志造

化物理皆嘗究心體索為文章渾深雅健有根派詩格

調高古字畫初學晦翁變為奇勁應酬至老無倦意所

著有經世管箴律呂管箴字學纂要詞學筌蹄地理著

龜晚年允注意周易參同契作本義屢加刪定詩文有

翠渠類稿若干卷所修有廣德志蜀志漳州府志又與

黃未軒同修興化府志議論間有不合自謂前陽物  
史云卒年八十九先是壺山石隨意必有名士當之  
既而瑛卒平生急義謀入以給內外期功之孤貧墜  
其不能葬者十數喪不計其家有無沒未幾家益落  
子大謨博學能文以詩經魁禮闈告歸終養亦繼卒

遺補

黃仲昭名潛以字行號未軒祖壽生見前傳仲昭成  
化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甫三月被命翰林官  
各賦元宵烟火詩且出舊製令擬述以進仲昭以其  
詞多鄙俚近俳優非儒臣所宜為與同官章懋檢討

前陽文獻傳卷九

狂果共疏論之調補外仲昭得湘潭知縣時有翰林  
三君子之謠言官交疏請復其官乃改南京大理寺  
評事不例改隸卒顧直有富室弟訴其兄匿先世遺  
貲者計所世多違禁物法當沒官富人廣行賂求免  
仲昭持不可卒沒之有盜劫一婦共汗且鬻之法司  
以盜未得財止坐首惡一人仲昭謂盜汗良人當死  
且鬻而得直非財而何卒從其議陞署寺副連丁內  
外艱遂引疾家居會廣東提學員缺太學生簡進等  
乞起仲昭補之不報弘治初元御史姜洪等言仲昭  
學問淵源恬退可嘉令所司以禮敦促三年赴京陞

江西提學僉事奉教人以行實為先值額例行簡

汰太嚴物論譁然仲昭亦自以時下合再疏乞致仕

仲昭前後所居官不滿三考家居之日最久儒雅醞

藉為卿邦儀表平生刻苦為學於書無所不讀精於

校閱嘗修八閩通志延平邵武府志南平縣志又與周

翠渠共修興化府志文詞雅正有未軒集若干卷孫

希英與從孫如金同第進士今為都勾知府希韶希

茂俱舉鄉薦希英今為保昌知縣遺補

不端儀字孔時號立齋祖勸以太學生授沐陽訓導

溫厚沉默訓教諸生條約不煩而真意勤懇以毋老

解官歸養父汝勤舉鄉貢授安州學正學政入弛汝

勤一變之人才遂盛嘗考江西鄉試時莆今江西人

也重賂求私其子汝勤峻却之父喪解官服闋改濮

州終國子監助教出端儀自幼莊重簡默不與群兒

伍年十三四雅志慕古舉業之暇輒取鄉郡先輩考

論其世其於賢否邪正悉錄之以為法戒時郡守潘

侯琴以郡學所祀鄉賢或濫因發策詢諸生端儀所

對品藻詳明大為潘所嘆賞成化戊子小試偶不利

衆咸為稱屈其祖舅學士林先生文欲為書白之當

道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耻之識者已知其

道端儀曰出處素定奔走乞哀吾耻之識者已知其

為遠夫器矣歲甲午鄉試第七人辛丑舉進士廷試  
 第六人拜禮部精膳司主事丁內外艱服闋改本部  
 祠祭司遷主客司員外郎端儀三任禮部持身清慎  
 且諳練國典甚為部堂諸公所器重公暇惟以校讎  
 著述為事其家人生產略不加意官主客三年四夷  
 朝獻之使多奉贄以見一芥無取其或有所求請則  
 歷舉典故以開諭之其人亦徃徃心服以去弘治丙  
 辰陞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至則躬歷列郡較其行  
 藝課其勤怠雖瘴鄉海島無所不至其教人務欲以  
 為表率而痛抑其浮誕奇險之習考較黜陟一以至  
 公處之在廣五年未嘗立赫赫之威而列郡之士翕  
 然知所嚮方年甫五十六卒於官今祀於學端儀居  
 家孝友動循禮法內外無間言性淳靜無他嗜好惟  
 一意耽學稽經訂史汎濫淳蓄而於程朱微言緒論  
 無不究極肯歸平生不作韻語間有議論皆根據義  
 理闊涉世教不規規藻麗之工而已所著有考亭淵  
 源錄莆陽人物備志鄉賢考證莆陽遺事莆陽舊事  
 偶錄立齋問錄祠部典故高料考備遺錄藏於家  
 志子元翰弘治乙卯鄉試第一授潮陽知縣

周瑛黃仲昭宋端儀傳第六十九

鄭黃陳吳傳第七十

鄭瑗字仲璧前隸人露之後父儀和歷具川六合二  
 縣訓導瑗少穎悟過人書過目輒成誦年十三四援  
 筆作古文詞識者交薦於部使者遣入郡學一時名  
 士多出其下成化十三年領鄉薦第三人十七年會  
 試廷試俱第七人未幾外艱歸足不踰戶限雖親  
 舊罕接其向服除赴任曹當道聞其名欲處以禁近  
 司上事滿三載陞署本部即中以疾卒于官年僅四  
 十有一瑗天賦淳靜於物無所好惟一意嗜學自六  
 七諸史下至百家之書無不涉獵或談道古今故實  
 悉鑿如身履而日擊者為文詞渾雄深粹略無贅語  
 亦穩潤有唐人風致在稠人中恂恂若無能者一  
 名公鉅人咸敬重之及其歿也惜其學未盡用而  
 不滿德云出府志子登高正德辛巳進士今為戶部  
 主事

源字源續號壺陰少治經業工力倍人於諸經子  
 無不攷涉論筆尤長與鄭瑗為文字友亦名膠庠  
 提學僉事周孟中於人少許可得瀾文亟為延譽中  
 成化庚子鄉試卒業太學為祭酒立文莊公所器名

益重從之遊者常數十百人傳錄其口授語彙而成  
帙名為資講傳布四方於後進多所成就第弘治癸  
丑進士選庶吉士授翰林編修以母老告歸十餘年  
毋終復起供職轉國子司業遷南京翰林侍讀學士  
以疾乞致仕卒淵學問淵未儀度閑雅平生寡慾無  
媵妾於仕進亦不數數然子肯堂中鄉試第八人有  
敏名早卒

陳仁字子居號三渠少從其從父兄翰林庶吉士邦  
瑞治書經多所通解任提學彥常按莆試士摘史命  
題時莆人專治經通史者尚少仁援據精博議論層

八甫陽文獻傳七

出任公得之大驚成化癸卯發解第一丁未第二甲  
進士授戶部主事歷江西司印中在部久明習條格  
郎堂有大事輒與咨議洪洞韓公文充倚任之屬陝  
西邊餉緊急因奏調仁為陝西司印中未幾逆瑞劉  
瑾擅政深忌韓公因摘其屬官細過仁坐降鉤州同  
知轉汝州知州遷南京兵部員外郎掌武學事誅誅  
權浙江提學副使浙信喜生謗仁按試不以吏胥從  
手自披閱去取惟公上論大取博本肯察政以疾乞  
休吏部奏言本官又歷中外學行有聞例應加秩詔  
進本司右布政使准致仕命未下而仁卒矣仁質重

沉敏議論向正嘗疏止給事中林廷玉外謫追復御  
史彭程官闕里及禮部災條陳時弊言多剴切政暇  
輒討習文事晚年造詣益深文章奧美有機軸時譽  
歸之陳氏自邦瑞舉進士以經學擅名弟邦器亦舉  
進士官至雲南副使仁之子懋舉鄉薦

甫

吳仲珠字純夫後吳人少精舉業中鄉試第三人再  
上春官期必得魁元竟以第三甲進士出宰義烏仲  
珠涉世甚疎居官惜於吏事以公錢助喪為御史所  
按乃嘆曰士何往不自得即家居授徒亦足自給遂  
歸每歲從游常數十人遠方亦往往有來學者經傳

八甫陽文獻傳七

三

與語衆不能講解者仲珠體貼分析明白發之為文  
語新意到嘗自謂詩不如古文古文不如經義所著  
有詩經四書講說刊布士之攻舉業者資焉以故海  
內多知其名云子文忠舉鄉薦今為温州通判

甫

鄭黃陳吳傳第七十

方郭伍黃吳朱傳第七十一

方樸字時舉初名槐生次彭之後少資稟過人長通

詩書春秋元至正末行省以隱逸薦不起授比溪書

院山長泉州路教授俱不赴方與其友郭維貞宋貴

誠輩作壺山文會以進修為事而文名益著洪武初

舉興化府學訓導推所學以淑髦士不以位卑為意

謹慈有禮平居未嘗去衣冠與人交薰然和聞人善

揚之不置先賢蔡忠惠林文節劉文定墓久圯壞皆

陳於上官葺完之郡丞李景齊敬禮時舉民有怨

丞者誣訟于憲司詞連時舉既遣歸矣御史疑其獄

有賍復逮之時舉不能再辱乃辭孔廟先祠夜沉于

井年四十八嘗修莆陽人物志未卒稿人咸惜之

志詩文清峻有法度文會諸人皆推下之

郭完字維貞自號滄洲宋武翼即彥華之後也完言

信行謹學術純正工五七言古近體詩以雜於許渾

薛能集中未易辨也當元至正之季隱約於壺山泉

石間與方時舉輩二十二人結壺山文會以氣節相

高詩酒自娛家無子惟以教授生徒為業疾且革

會友方用晦王孟寬釋清源輩許為營葬完乃自為

擴志陳誠中哭之以詩曰有妻正斜被無子紹殘編

東野詩名在樊川誌稿傳吳源為跋於擴志之後

著詩文惟間出於壺山文會集中蓋無全稿云

伍衡字時敏學博氣淳工古文詞尤工古近體詩其

文平實穩順時出新意詩七言歌行麗縟奇崛頗有

溫庭筠李長吉之風律詩充瞻華美不為雕鏤語要

其歸蓋已自成家非近世規模倣剽竊以為奇者

此也元末兵亂依同知柳伯順入國朝始以為起為

增城知縣其出處亦未聞有玷缺云所著詩又多散

逸無全稿出府志

黃約仲涵頭人永樂間以楷書選赴行在預修五經

性理等書詞臣有薦其能詩者試中優等授翰林典

籍陞檢討卒于謙舉鄉薦約仲之詩語意清婉

音調和適得唐人門徑至今人傳誦之有集藏於家

國初徵前代繁縟之敝文尚簡易其流遂至淺俗讀

之無味時有余師孔着下余人由儒士舉為本府訓

導善於教迪工文詞一時撰述出其手又有鄭彥斌

東廂人由明經舉為閩縣教諭學精於易詞賦亦豐

蔚可觀

吳稔字時耕水南人叔告之後性穎悟嘗賦廬山瀑



布詩有八雲盤作雨狀地色涵秋之句初從黃檢討  
 行中學詩經後從盧縣尹質學書經講習之下皆  
 能逆意而解嘗試鄉闈不利遂不復應舉後進迎以  
 為師舉業詩課立為改定諸生以其學取科第者甚  
 衆中年以知者兩薦為訓導以母老辭不就同里有  
 朱煜者字體光龍巖縣令健之曾孫也煜始育而嚴  
 及長自分不堪世用乃閉戶讀書以脩身善行為  
 事年十七輒為鄉人師經其指授為顯官者雖若太  
 子少保翁世資侍講學士吳希賢布政使周瑛參議  
 朱文環按察副使丘山僉事楊琅皆出其門里嘗有  
 疑獄太守潘本愚以書請曰先生盛德厭人心願得  
 一言而決煜陳說無隱情潘深然之繼又以事請竟  
 以疾辭後以子愷貴累贈南京戶部郎中愷與弟悌  
 同領成化戊子鄉薦愷乙未進士卒官馬湖知府為  
 人樂易誠篤雅有父風蒞官所至有勞績悌戊戌進  
 士拜行人遷南京監察御史陞浙江按察僉事其為  
 御史時有真武土木銅鼓畫工諸命悌率同官疏乞  
 罷之京尹同僚不協而闕疏論去之選曹簞篋不飾  
 者復疏論出之士論稱快云出府志往時水南鄉塾有  
 詩課士大夫結為詩社延縣丞魏時敏處士張元紳

白首不廢吟咏時有佳句今此風頓廢補

方郭伍黃吳朱傳第七十一

浦陽文獻傳七十一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林長清宋紹興進士瀛八世孫正統乙丑進士歷行人戶部員外郎天性廉儉未六十致仕母鄭氏八十餘歲嬰疾輾轉床褥者數年長清設榻於其側嘗視湯藥不離左右一夕數起皆親扶持之為操溺器家不甚裕遇有美味具以養母奉身糲食而已每歲母生日輒夙興代母梳洗背負出中堂與家眾上壽行禮母閱其勞謂之曰我既不良于行何須如此對曰使長清歲得以為常豈非大願耶及母歿哀毀骨立士大夫見其老而篤孝咸嘆仰以為不可及云

補陽文獻傳卷三十一

一

志

林淮字長深蘊之裔成化十一年進士拜刑部主事即奉母入養京師且就郎署必戒婦飲食盡恭久之母念家鄉切遂引疾歸日相與周旋桑梓既三載官府趣淮供職淮以京師苦寒非母高年所宜居廼疏乞改南京刑部選員外郎弘治初元陞雲南僉事淮曰吾所以棄北就南為養母也今雲南去京師萬里吾母豈宜往乃陳情願為近地學職以養母朝議謂此風教所係宜從淮請乃奏淮為常州府教授親終復注僉事如初以慰淮之子母以勵臣子忠孝制曰可居二年母以病卒淮哀毀扶柩到家亦卒淮初入

刑部永平有疑獄一家十八人坐死前官持兩端不決淮一訊立辯人服其明允嘗當盛夏掛獄令人汛掃臭穢及剪剃者囚髮日晡父湯與浴彌月囚無瘦死者淮有女弟適人母愛之每迎養必挾與俱大槩淮操行於倫理為最重云

出府志

林長清林淮傳第七十二

補陽文獻傳卷三十一

二

李必陳春傑劉閔傳第七十三

李必字叔英城北人幼謹愿好學長而多聞元李隱居不仕與友人方特舉等為壺山文會平居恂恂言若不出口及與商確古今沛乎不窮其父早卒事母盡孝母卒哀毀盡禮獨居三年紈綺不至身酒肉不入口司業吳源嘗作述孝以美之洪武初舉倦遊訓導卒無子

陳春傑早夫怙事母盡孝母嘗病春傑稽顙天刺股肉和粥以進病隨瘥母老患目疾雙淚淋漓春傑效春傑每旦以舌舐之終母之身不怠母年既老春傑左右扶持不少離所御衣被或污穢必躬滌之至

於溺器亦然其後就物幾絕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既而撤粥蔬素以終其喪忌履及生日極其悲痛終日不食蓋其年雖老而哀慕之情不衰一時鄉大夫士咸稱其孝云

劉閔字子賢幼有至性少長知學即絕意科舉求古聖賢親身訓家之法率而行之動循古禮造次不苟家甚貧極力養母定省溫清疾不解帶母或患怒則衣冠跪床下竟夕不敢起以父早亡與祖母二喪不克葬遂斷酒肉遂居室訓徒隣邑朝望歸則號哭於

殯所如是者三年隣族憐之為助其塋母及哀毀骨

立廬護墓側哀經疏食終其喪祭祀必齋沐率男婦

與獻一如文公家禮閔嚴肅妻失愛於母出之終

身不復娶林見素起留臺疏于朝曰劉閔學行高古

雖詞藻不逮而德宇道風人自難及宜徵侍青宮講

讀不報御史宗彝知府陳效又薦之詔授本縣儒學

訓導職銜前後按部大吏及守令率與鈞禮時致餽

以明其之于嘗謂閔之約身苦行敦尚倫紀雖張湛

之矜嚴好禮江革之貧窮養母元魯山之不近女色

殆不能過云所著有家禮考註招穆圖宗子說五倫

啟蒙孝經刊誤等書藏于家

李必陳春傑劉閔傳第七十三

陳茂烈黃華傳第七十四

陳茂烈字時周號如賓先世浙之瑞安人曾大父伯洪以軍功注興化衛總旗遂居郡城之梅峰茂烈年喪父繼成役厲志邁俗不與群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嘆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弘治丙辰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迺謝曰吾窮時嘗授徒兩泉司尚不欲規利千人況今日邪於是往拜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

南陽文獻傳七十四

其直且告以為學湏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初授吉安府推官吉俗健訟一詞所逮多至百十人迺下令曰告者不出則詞不行逮者事有干則至無則免及訊鞠親召至膝前以理辯折不妄施敲朴民亦往往輸情服罪以去吏部考其治行為理官第一召入為御史恪慎共職冠服淡素借人一牝馬乘之時大臣有縱子受賅者言官交劾不退茂烈申糾其罪勒致仕崔志端起道士為尚書再踈論之不報乃以母老乞歸終養所居無廳事增構尋丈四歲入甚薄養母甘旨外與家眾共蔬食畜一蒼頭採

薪給爨出則挾一傘自隨臥榻不備布帷其清苦無

與為比而處之裕如也克養沉粹與人不為崖異見之者自然愧慕交際取與一毫不苟官府事閑耳不聞終日危坐一室以讀書窮理為事嘗語人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土苴耳吏部以茂烈養母清苦奏改為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授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著有司月給米三石以資孝養又具疏辭制又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詩給月米以資養贍不惟辭茂烈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夜以為憂方抱

南陽文獻傳七十四

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友吾弟如不可諱惟身後是託見素為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為後海內大夫士聞而傷之御史王應鵬以府衛所列事狀上聞詔賜坊牌用表宅里備之曰孝廉記於鄉賢祠仍優恤其家補黃華字伯固號后峰後黃人唐刺史岸之裔弘治乙丑第進士初筮德安府推官法理有聲部使者交薦之以考結留為刑部主事清勤共職部堂咸遺子就學今掌一部太牘尚書何公鑑轉兵部奏調鞏為其部主事倚任尤專正德甲戌進員外郎克會試同考

官得今吏部馬理等三十餘人皆知名士歷車駕職  
方二司郎中以母喪歸服除時 武宗北狩人心危  
疑或尼其行鞏題其書室曰茅屋石田為生太拙鴟  
夷馬革自許何愚蓋有志於殉國也至京補武選郎  
中已卯春有旨南巡時寧藩蓄逆上下以為憂大臣  
科道交流不聽諸部寺司屬咸起而諍之鞏以其事  
出於還將江彬誘惑彬方廣寵擅權生殺出其口無  
敢及之者鞏獨疏六事曰崇聖學通言路正名號戒  
遊幸去小人建儲貳言極痛切海內爭傳誦之詳載  
奏議集中其去小人之條專指彬為亂首法所必誅

八甫陽文獻傳三十四 三

車駕員外郎陸震見其疏稿願同署名以進疏既入  
自分必死為書別知友託以後事及收拾遺文彬果  
大怒欲必寘之死乃下詔獄廷跪五日杖百餘除名  
陸竟死鞏體極修羸幸得甦以詩遺弟曰不用汝謀  
方至此須知我道固當然蓋萬死不悔也自是杜門  
著述家素貧客至留款貸米隣村日中未舉火亦不  
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今上登極以南京大理  
寺丞徵屢法明恕廷中稱平屬議禮未定鞏進疏大  
略謂陛下既承孝宗之嗣當明為人後之理既承天  
下之重則當明二親繼反覆千餘言皆關係細常嘉

靖元年秋南京九卿例須一人持表入賀聖旦鞏當  
行忽病作稍愈強就道既至京縉紳慕其名延接無  
虛譽病復作竟不起自公卿而下無不傷悼其平生  
知友若門生爭厚割俸金為賻南都士夫亦然見素  
與予既治其喪且合諸莫賻約三百金為歸買田立  
嗣給事中劉世揚御史黃國用疏其忠節請加卹典  
詔特贈大理寺少卿與祭一壇蓋異數也鞏嘗言曰  
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十十年惟立身行道  
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邪其素志如  
此沉敏好學雖疾病支離手不釋卷詩文清粹和婉

八甫陽文獻傳三十四 四

幾自成家甫一時人物輩與茂烈名行相次惜未究  
其用又皆無子而鞏年七人雖然觀二人所樹立亦  
可與天壤俱歎矣

陳茂烈黃鞏傳第七十四

附鄭山齋公傳第七十五

鄭岳字汝華號山齋南湖先生露之後先世自桃源徙蒲坂高祖以貨雄於鄉被訟戍甘州因之破家一再傳蓋落父朴菴徙入城僦居金橋岳七歲而孤賴母林允嶠食貧而撫教之岳踰弱冠登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考績馳 恩遂移疾歸蓋其父起補刑部主事錦衣千戶張福同監市囚福恃勢越坐岳奏論語涉中貴 孝宗怒下 詔獄堂官疏救以免轉負外郎時邊事孔棘侍郎許進督師大同貴近惡其剛方議代前副總兵趙景僨事坐廢謀復起京軍

岳抗疏論列人咸稱允擢湖廣

屢出無功又議自遣岳抗疏論列人咸稱允擢湖廣按察僉事 宗藩侵民田奏勦不決岳竟歸之民施州夷民忿爭雙殺衛帥以亂聞岳勦首事數人餘悉論遣他若辨盜鑄土官印信及追獲縛賣客民男婦百餘人皆異政刑岳歲饑無備設法以賑全活甚眾常德守刑貨瀆濫捕其信任者寘之法守解印緘去南京十三道會薦天下方面官十七人岳與焉 武宗初擢廣西兵備副使征里松洞奏捷及撫諭土酋岑猛連受 褒賜築足灘廣運昭平三堡屹為府江巨鎮調廣東副使滯獄為空治稱第一尋擢江西按

察使宸濠結逆瑾復護衛諸司承順勢益熾岳至力

振風紀為濠所忌連擢本省左右布政使宸濠橫奪民田億萬計民設寨聚守濠諷總制以兵勦岳沮止李副使夢陽江御史萬實相計奏下藩臬會勦岳欲平其理而夢陽務求勝致其怒濠從而嗾之乃執岳察司僇後門款誣用公堂銀鍛詞送濠禁錮事聞下鎮巡勦報濠左右夾持成獄家人擒捕殆盡子泓未寇亦被執人心憤惋不平科道暨撫臣交疏其枉於是遣大理寺卿燕忠給事中黎奭覆勘濠收質事證妻子脅無異詞眾環泣曰王府費萬金陷公公必欲

白我輩無噍類即公亦禍叵測岳乃自誣服坐罷濠

反事敗內外臣工交章論薦起岳四川左布政使以母喪未終制不赴嘉靖初制滿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至則民擁道聚觀手額相慶岳奏賑恤受兵郡縣定次討逆軍功及贈祀死事之臣皆報可甫三閱月擢大理寺卿輔臣以擁立 世宗功議封伯岳遺書內閣所厚將冕勸其辭避林見素俊以司寇召至協衷守法一無所假勘事陝西正總兵官李隆罪蓋隆與都御史許銘不協而嫁其禍也道見北人不知水利乃相度還奏為定國之計前後凡四上

疏皆切時政陞兵部右侍郎無何轉左侍郎大同兵  
變赦而復叛岳主議管軍官各報首惡姓名誅之  
可立定乃密令總兵桂勇斬首惡數人主兵者奪其  
功與奏帶大瑞弟廷御史王官輒為覆實岳署部事  
駁行改正內侍崔文方用事其姪指揮崔昂欲踰陞  
裨將岳又執不用權倖由茲側目岳嘗議大禮忤  
旨奪俸及是群小媒孽眷寢衰會寧夏總兵種劬行  
賄求調為東廠捕追金幣劬嘗失事被岳劾禮帖獨  
無岳名言官風聞論之岳上疏自白因力乞休致  
世宗聽之歸歸凡十五年薦起者六竟格弗大用云

八甫陽文獻傳主五

岳事寡母甚孝念兄鞠哀恩罄官俸以報逮罷官兄  
割贖產之半構浦坂祖祠益祭田又與族子公奇等  
別創南山始祖祠暨脩治先世諸墓至於開渠造橋  
遷社有利於鄉族者樂不惜費倡逸老會以登臨酬  
唱為娛好禮劬書老猶不懈為詩文暢達醜藉所著  
山齋淨稿吟稿奏議駁稿甫陽文獻甫陽志略尤喜  
獎掖後進士夫家食者勸其著書為不朽事業聞者  
有所激厲享年七十二卒泓字士流初為寧濠所陷  
克成赦回蔭授詹事府錄事疏終養親終不出享年  
七十三卒逸老會做古真率膜則罰飲大斗預者七

人皆鄉國之望林都憲茂達年七十五林處士嘉績  
吳副使希山俱年六十七林御史季瓊宋知縣元翰  
俱年六十五林副使有年年六十四鄭司馬年六十  
三七老繪為圖司馬為記謂老成典刑風教之助豈  
但謙遊為耶最後預者二人林侍郎富李寺丞廷梧  
諸老多享壽云

邑人南京戶部主事柯維騏撰

鄭岳傳第七十五

八甫陽文獻傳主五

四

莆陽文獻十三卷列傳七十五卷

福建巡撫採進本

明鄭岳編黃起龍重訂岳字汝華宏治癸丑進士官至兵部左侍郎事迹具明史本傳起龍萬厯戊戌進士並莆田人是書取莆田仙遊二縣自梁陳迄明著作詩文輯爲十三卷又取名人事蹟成列傳七十四卷文以體分傳則不分門目後倭變書燬起龍爲之重錄并附柯維騏所作岳傳一首爲卷第七十五岳書採摭繁富義例頗仿史裁然起龍譏其文內不載楊琅林誠兩御史之奏疏及黃仲元之郭孝子祠記墓表傳內載仕梁之徐寅翁承贊及永樂初梃榮獻策之林環而於林光朝傳但紀其文集而不及所著之易解尚書解語錄說詩等書去留不無遺憾則固確論也



# 東嘉錄二十卷

〔明〕王朝佐撰

杭州大學圖書館藏清影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嘉先哲

錄二十卷》提要

## 東嘉先哲錄序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止齒云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使之以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而馨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

### 東嘉錄序

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溫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泚所鍾人物之生其來尚矣晉唐以前志載無考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

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與  
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厥後真  
儒彬，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  
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  
粹然營無瑕類其氣象何如耶使上  
有如是之君下皆如是之臣尚以善治之  
不可復哉特所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  
故所就之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

東嘉錄序

二

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在上  
可稽然散而弗屬雜而弗著鄉之沒學  
罔繇詳考率美自知吾溫人物多以其  
盛名博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  
之本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為材且實矣使  
散而置之抑孰知吾為一方一率之所產  
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東虞部負分  
郎平陽王君廷望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吾儒事也況生長吾地見聞  
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  
書子史傳記集錄所述言行若論妙許  
可之辭足為後學矜式者彙次裒輯革  
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錄既自為首  
引捐俸錫梓與學者共之矣以數郡  
人也復命贅一言于末簡數觀其采擇  
審證據以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

東嘉錄序

三

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之實森然在目  
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  
止景行止廷望君之謂也願數無似於  
道罔聞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結  
而願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  
主事後學瑞安李敷拜書

題東嘉先哲錄後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晉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遠而於世何所闕乎誠使反其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昭示無窮

後序一

一

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舍其切於己者而徇夫為諸人者是可惜也南齊虞部負外郎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輒蒐輯溫之昔今名公儒碩德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垂世者彙成一錄為卷二十首之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

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焉題曰東嘉先哲錄一郡之文獻於此焉足徵矣間辱以示暘深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迥絕博聞強識自其弱冠時吾郡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筮仕以來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

後序

二

其取重於公卿而見推於士夫有由然矣是錄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俗之淳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一脉未嘗斷絕焉而東嘉之先哲所賴不朽者實在於此視彼泛用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茂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

顧學夫子者也諸先哲之目有不  
 瞑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  
 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時也而  
 賜獨云者亦秉彝好德之誠觸  
 於所見而不可遏云  
 正德丁卯春正月阮望樂於鄒陽  
 書于南系之翰林院

後序

三

後

凡例

- 一 是編攷之史傳諸書及名賢集中可徵者悉以郡邑志錄之如其已詳不復引用郡邑志
  - 一 他書載有而不見於郡邑志者收入如郡邑志所載他無可考証此不收
  - 一 名節玷闕者此不收
  - 一 諸公著述書目悉附於其人言行之後惟人言不稱與無可考証者並不收入
  - 一 有姓名略見於其書而不可攷其言行之詳但有關於永嘉之學者此亦附收其姓名否則互
- 見他錄中
- 一 或一人一事而各有紀載則並錄之雖重複不削蓋考証貴衆故也其或一人兩見而名與事微有不同亦並存之而各從本文
  - 一 諸公姓名籍貫見於某書俱分行旁注竊祖朱子名見唐錄之義庶免妄冒貽誚如止注以郡邑志者亦以他所紀載互見焉
  - 一 諸公俱以時之先後編次每卷自為類
  - 一 此編主於先哲例不收女德獨王梅溪收其令人擴誌不依常例

一名字稱謂見於群書者或不能同今各從本文

庶見傳信之實

一後學於先哲依程子稱官爵謚號無則稱先生

一引用群書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孝順事實

大明一統志

周易會通

宋史

二程全書

凡例

朱子伊洛淵源錄

朱子名臣言行錄

呂東萊文集

王梅溪文集

陳龍川文集

周平園文集

林霽小文集

吳草廬文集

陳子上存稿

誠意伯文集

春秋會通

元史

儒志編

二

朱子語錄

晦菴文集

張南軒文集

陳止齋文集

葉水心文集

樓攻媿文集

方蛟峰文集

虞邵菴道園學古錄

宋太史文集

蘇平仲文集

文山先生文集

胡祭酒文集

楊東里文集

擊壤集

章恭毅年譜

皇朝名臣通錄

文獻通攷

玉海

周密齊東野語

水東日記

凡例

元文類

詩林廣記

歷科登科錄

進思錄

金華府志

平陽州志

余忠宣青陽文集

遜志齋文集

楊鐵崖文集

章恭毅文集

戴仔家傳

東都事略

合璧事類

通鑑節要續編

陶九成輟耕錄

晦庵同年錄

三

詩話

瀛奎律髓

天順日錄

八閩通志

温州府志

一未閱之書多所收不無遺漏宜俟續錄

東嘉先哲錄目錄

卷之一

先達

王儒志

開祖

林塘與

石

蔡八行

元康

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恭叔

劉起居

安節

劉侍郎

安上

鮑敬亭

若雨

沈先生

躬行

程子門人

元禮

卷之三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景衡

陳先生

經正

陳迪功

經那

謝先生

天中

潘先生

旻

少伊

瑞安

貴一

平陽

貴叙

平叙

貴叙

瑞安

貴叙

平叙

貴叙

平叙

貴叙

平叙

目錄

元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永承

嘉承



卷之五

朱子門人張氏門人附

目錄

林龍圖

澁

蔡先生

懋

沈先生

個

錢先生

木之

曹文肅

叔遠

周先生

個

戴益運

蒙

黃先生

顯子

蔣先生

叔蒙

敬之

永伯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永嘉

徐先生

容

寓

卷之四

朱子門人

葉祕書

賀孫

陳潛室

植

西

山

徐先生

寓

寓

寓

卷之四

趙先生

霄

宋尚書

之才

戴臨江

迷

平陽

廷鑑

永嘉

彦昭

永嘉

明嘉

仲嘉

周郡倅

去非

永嘉

卷之六

名儒

薛常州

李宣

永嘉

鄭龍圖

伯熊  
伯英景元

永嘉

卷之七

名儒

陳文節

傳良  
止齋

君舉  
瑞安

蔡文懿

卷之八

目錄

名儒

葉文定

適心  
溪

正則  
永嘉

戴文端

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溥

忠甫

陳說書

鵬飛

少南

薛恭翼

叔似

象先

林葵州

拱辰

岩起

徐潮州

定

德煥

卷之十

名儒

葉先生

仲堪

永嘉

朱先生

翮

文昭

徐教授

元德

瑞安

王東巖

與之

樂清

錢少卿

文子

樂清

姜教授

得平

樂清

陳先生

季雅

永嘉

黃先生

仲炎

永嘉

呂先生

大主

永嘉

薛先生

據

永嘉

章清所

仕克

永嘉

史先生

伯球

永嘉

徐教授

興祖

永嘉

張學正

謙

永嘉

朱學正

謙

永嘉

卷之十一

名臣

王忠文

十朋

樂清

原缺第五至七葉

四

卷之二十  
金上舍

九萬

詞章

倪司勳

濤

林太常

李仲

潘轉菴

程

趙靈秀

師秀

李秘書

孝元

汪桐陽

五峯

鄭處士

昂

高都事

目錄

林長史

明

蘇編修

伯衡

李耻菴

應祁

平陽

巨濟

永成

德久

永嘉

紫芝

永嘉

李和

樂清

進卿

平陽

平陽

瑞安

東嘉錄卷之一

後學王朝佐編

先達

王儒志

王景山永嘉人統志

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穎悟書經目輒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闕下試六論賢良趙彥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

東嘉錄卷之一

並不取人景山幡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言復者性之宅死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真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也吾何取已哉是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間定興未百年經術



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  
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大淵源也後  
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紹熙二年春朝請大夫  
寶謨閣待制永嘉後學陳謙撰見備志編

公登皇祐癸巳鄭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城東山設塾倡鳴  
理學於濬洛未作之先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備志  
伯術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  
盛道術之懿固莫如於乾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

東嘉錄卷一

二

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術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  
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  
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輒從問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冊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  
術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  
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維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  
足以得其緒餘矣於乎慶曆以前固有斯人乎鄉達  
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群聖人之道至濬溪  
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  
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  
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  
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  
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  
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  
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  
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見蘇平仲文集  
王開祖儒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東嘉錄卷一

三

林塘奧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見一統志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吳越而士未有聞者熙寧元豐  
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  
清獻公與其子岍景仁所遺詩次其歲月則先生名  
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何  
如肯仕否耶先生方挈孳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  
未暇出也客至竹床瓦豆具酒款以延之佳山水無  
不至持罕趨郡見陳止齋文集  
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不

講先生少從管師常與孫覺革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內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

東嘉錄卷一

四

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並止齋文集

### 蔡八行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規郡志

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爾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崇寧中下第忽不樂謂其友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如此得非吾親有不安乎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已淹時尋亦愈見許景衡撰墓志其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優游涵養日趨自得一時賢

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在京師逆旅失金有得之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為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並墓志

東嘉錄卷一

五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質諸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周恭叔字行已永嘉人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

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文雙瞽

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

事伊洛淵源錄

周以官事來求洛中監水南種場以就伊川會伊川

有涪陵行見伊洛淵源錄

東嘉錄卷二

程子奠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

勿陷人於惡見胡氏

張思叔見道楷禪師說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

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

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洛淵源錄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

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泊才好

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

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伊洛淵源錄

行已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

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豐司業稷騶從闕敦

化堂下行已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

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

之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

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

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規郡

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伊洛淵源錄

周氏行已恭叔錄伊川先生語見周易

周行已集十九卷見宋史

浮址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

東嘉錄卷二

永嘉周行已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

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

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所居謝

池坊有浮址書院見文獻通考

劉起居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見伊洛淵源錄

兒時已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

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弟令徽歆閻待制安上相

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遊太學元符三年

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

青

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  
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  
擇官屬雖左右超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  
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  
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眾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特  
公方謁告省親既陞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  
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  
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  
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  
荐饑公至大發原賑之又撤旁郡無遺糶軍儲不足

東嘉錄卷二

三

他日皆強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  
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  
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察屬化之未幾饑者充  
乏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煩俾  
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  
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者老以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  
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方遣其屬具舟  
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  
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開佛廟以處之發原以活之無  
一失所者其將發原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

亦待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  
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  
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  
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  
始云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  
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  
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然  
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  
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  
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

東嘉錄卷二

四

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  
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  
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  
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  
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  
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逾百口上下  
愛信雖戚獲無間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  
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  
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  
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嘗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既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為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為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為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間有聞者將憇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答朴伊洛源錄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東嘉錄卷二

五

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茶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間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錄

予官吉之永豐簿治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嘆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二程全書

劉安節文集五卷

見宋史藝文志

劉左史集四卷陳氏曰起居郎才嘉劉安節元承撰

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為監察官左史晚知宣州以歿文獻

劉侍御

劉安上字元禮永嘉人志

公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俱以學行為鄉里所推縣薦於鄉同遊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伊川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行選除太學博士大觀元年提舉兩浙學事陸輝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臨籍有大臣體即日除監察御史有推鞠多以屬公持

東嘉錄卷二

六

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擔日為去計二年六月遷侍御史性謹密凡風聞事皆反覆詢究或遣親厚叅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可謂詳審屬蔡京竊弄成福黨與蟠結無敢嬰其鋒公抗章極言其罪數十條至謂斬臣頭以謝蔡京斬蔡京頭以謝天下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報又與中丞石弼率同列廷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公遷右諫議大夫逾月丁母憂政和元年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京落致仕至都堂治事公乞補外以微制知壽春府

坐以所差試官撰號差互罷奉祠再起知婺州奏減六尚衣造花羅數仍乞不為後例市田以給浮橋民刻石紀之移邢州以祖母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饑活民以殿官罷宣和元年起知舒州遂以疾致仕公有至性事親孝居父母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惟恐後未嘗私謝在御史不為許直名論事退削稿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見周恭叔撰集誌

劉安上文集四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給事集五卷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

東嘉錄卷二

七

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鎖閣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

中有彈蔡京疏見文獻通考

### 鮑敬亭

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見伊洛淵源錄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見和靖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和靖曰賢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和靖曰曲禮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亦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見祈寬記和靖語二程全書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縲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先生答云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問陰

東嘉錄卷二

八

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器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先生答云如是涵養

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見我乎云云觀此一  
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教有激而云不  
得不然先生答云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孟子曰不  
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  
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先生答云何以  
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並二程全書  
鮑君商霖率二三子自永嘉來學于伊川先生勤苦  
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人以君為畏  
友也一日謂予曰永嘉素號繁麗而雁池又其衝也  
吾家作亭於其南而中間大湖浩然若千里江濤之

東嘉錄卷二

九

阻吾將彩衣婆婆其下雖繁華於我何加予應之曰  
噫子言過矣使子有主於中雖坐諸紛華中可也不  
然持形苦而心馳一勺之水柰子何昔吾聞諸先生  
曰學之道始乎敬而已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  
予推是言而求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期年而未  
之得也雖然嘗以是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  
而不悖自謂含醲泛化亦將庶幾乎先生之門矣子  
無意乎言未既商霖起拜曰予無敢言矣吾今而後  
知夫子之道大而予不予欺也請命其亭曰敬見張敬亭記

有谷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湘澤錄

沈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瑞安人志

甫冠遊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為古學嘗貢  
禮部不中即歸侍丁憂哀毀骨立始效古正棺衾饋

奠哀服之制斥佛事不用

始從塘奧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  
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為依  
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

東嘉錄卷二

十

奪並邵志

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  
公興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數千里外從

程呂問學文見此齋

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温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  
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  
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水心

西入闕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  
年矣

元豈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遠志開道蔚為之前宜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

並水心文集

東嘉錄卷二

十一

東嘉錄卷之三

程子門人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

本宋史

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為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

東嘉錄卷三

一

其貪婪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寇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鹽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鹽之法當以食之眾寡為歲額之高下今收復之後戶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鹽比較不減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權免茶鹽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貪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緣賞僥倖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鹽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巖夫以私書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維亨以達維亨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魚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解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

東嘉錄卷三

二

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已甚且開封宗廟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必請問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高宗以問景衡曰脩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閩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

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謀報金人攻河陽汜水景衡又奏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賜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憲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林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

東嘉錄卷三

三

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本傳許景衡之議論剴切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諂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史論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已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見

攻媿

文集

許景衡橫塘集三十卷見

宋史

橫塘集三十卷陳氏曰尚書左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  
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  
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見文獻通考

### 陳先生

陳貴一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叙同受學永嘉人名

見唐錄

淵源錄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弟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  
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先生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  
以賂之爾故拒之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先生曰日  
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

### 東嘉錄卷三

四

及也問興於詩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少諷誦如今詎  
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今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  
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  
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  
來不然則猶正牆面而立問据貴一所見盈天地間  
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

飽公無餒乎見二程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  
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伊

淵源錄

### 陳迪功

陳經邦貴叙名見唐錄淵源錄

陳經邦大觀三年進士終迪功郎見平陽州志

貴叙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  
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  
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  
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  
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  
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  
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見二程全書

### 東嘉錄卷三

五

### 謝先生

謝用休名天中永嘉人名見唐錄淵源錄

謝用休問溫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先生曰不然  
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  
認溫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狹却氣象也凡看文  
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  
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  
無憾顏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  
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  
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

理會得聖賢氣象問北郊之禮先生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稿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答曰相公見聖人不如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改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

東嘉錄卷三

六

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婿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禮當如何答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言耶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時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生曰數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先生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

者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見二程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受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見伊洛淵源錄

潘先生

潘子文名旻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子文問田之瑟矣為於丘之門如何先生曰此為子

東嘉錄卷三

七

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問如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先生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人之交又問主忠信母友不如已者如何先生曰母友不忠信之人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生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見二程全書

戴臨江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見郡志

孝友直諒為文操筆立成試廣文館擢異等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為己者遭父憂廬墓終

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

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方沈涵充擴日進未已友朋鄉黨期以有為于世而年終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見周摠

誌墓

從伊川求成己之學仕至臨江太守弟迅亦以文學

稱見一統志

趙先生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志郡

東嘉錄卷三

八

周行己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

十歲為猛虎行鄉大人先生莫不奇之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兄異財稍長日非也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入太學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長葛簿以選為濟州教授道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之變名聞京師除辟雍正向用矣不幸有疾卒于官

並志郡

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

集卷文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温州多有人親錄子語

宋尚書

宋之才字廷佐平陽人見平陽州志

政和間從楊龜山學得程氏正脉性恬靜操履潔白難進易退自號雲海居士有雲海獎帚五十卷見一統志

瑞安縣學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紹興十二年數

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

見止齋文集

雲海少師乃碩其獲見林霖山文集

東嘉錄卷三

九

東嘉錄卷之四

朱子門人

葉說書 西山

葉味道初諱賀孫以字行更字知道温州人見宋史儒林傳

少刻苦好古學師事朱熹試禮部第一時偽學禁行

味道對學制策率本程闕無所避知舉胡紘見而然

之曰此必偽徒也既下第熹於武夷山中學禁開

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調鄂州教授理宗訪問熹之

徒及所著書部使者遂以味道行誼聞差主管三省

架閣文字遷宗學諭輪對言人主之務學天下之福

東嘉錄卷四

一

也必堅志氣以守所學謹幾微以驗所學正綱常以

勵所學用忠言以充所學至若口奏則又述帝王傳

心之要與四代作歌銘之旨其終又曰言宣則力減

文勝則意虛從臣有薦味道可為講官乃授太學博

士兼崇政殿說書故事說書之職止於通鑑而不及

經味道請先說論語詔從之帝忽問鬼神之理疑伯

有之事涉於誕味道對曰陰陽二氣之散聚雖天地

不能易有死而無不散者其常也有不得其死而鬱

結不散者其變也故聖人設為宗祧以別親疎遠邇

正所以教民親愛參贊化育今伯有得罪而死其氣

不散為妖為厲使國人上下為之不寧于是為之立

子洩以奉其後則庶鬼有所知而神莫不寧矣蓋諷

皇子坊事也三京用師廷臣過閩交進機會之說味

道進議狀以為開邊浸潤應援倍難料配日繁餽餉

日迫民一不堪命龐勳黃巢之禍立見是先搔其本

無益於外也經筵奏事無日不申言之而洛師尋以

敗聞於是人謂味道所奏無一言不開導引冀求切

於君身旁引折旋推致於治道遺秘書省著作佐郎

而卒訃聞帝震悼出內帑銀帛贈其喪升一官以任

其後故事所未有也所著四書說大學講義祭法宗

東嘉錄卷四

二

廟郊社外傳經筵口奏故事講義並宋史儒林傳

問在鄉如何讀書賀孫云少失怙恃凡百失教既壯

所從師友不過習為科舉之文然終不肯安心於彼

常欲請聖賢之書自初得先生所編論孟精義讀之

至今不敢忘然中間未能有所決擇故未有定見先

生曰大凡人說要去從師然未及從師之時也須先

自着力做工夫及六七分到得間緊要說話易得長

進若是平時不曾用力終是也難一項下手觀錄

答味道書曰所喻既耐之後主不曾復于廢此恐不

然向見陸子靜居母喪時力主此言其兄子壽疑之

皆以書來見問因以儀禮註中之說告之渠初乃不  
曾細看而率然立論及聞此說遂以為只是註說初  
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當時嘗痛闢之考訂甚詳且  
以為未論古禮如何但今只如此卒哭之後便除靈  
席則孝子之心豈能自安耶其後于壽書來乃伏其  
謬而有他日負荆之語今不見當時往還舊牘因便  
以他書考而論之如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  
者皆玄服則是三年大祥之後既除喪而後遷矣其  
詞但告遷而不言祔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而至此  
方遷于廟矣如穀梁云易檐改塗禮志更蒙其廟則

東嘉錄卷四

三

是必先遷祖於太廟夾室然後可以壞釁其故廟而  
納祖考之主又俟遷祖考於新廟然後可壞釁其故  
廟而納新祔之主矣如左氏云特祀於寢而國語有  
日祭之文則是主復寢後猶日上食矣但穀梁所謂  
練而壞廟乃在三年之內似恐太遠禮志所謂釁廟  
而移故主乃不俟其廟之虛而遽壞之恐非人情左  
氏所謂祔而作主則與禮經虞主用桑者不合疑左  
氏所說乃當時之失杜氏因之遂有國君卒哭而除  
服之說皆非禮之正大率左氏言禮多此類也皆不  
足信而國語日祭月祀時享既與周禮祀天神祭地

示享人鬼之名不合韋昭又謂日上食於祖稱月祀  
于曾高時享於二祧亦但與祭法略相表裏而不見  
于他經又主既復寢而日祭之則其几筵未知當俟  
臨祭而後設耶或常設而不除也此類皆無明文更  
當詳攷又古者廟有昭穆之次昭常為昭穆常為穆  
故祔新死者於其祖父之廟則為告其祖父以當遷  
他廟而告新死者以當入此廟之漸也今公私之廟  
皆為同堂異室以西為上之制而無復左昭右穆之  
次一有進避而群室皆遷而新死者當入于其稱之  
故室矣此乃禮之大節與古不同而為禮者猶執祔

東嘉錄卷四

四

於祖父之文似無意義然欲遂變而祔于禰廟則又  
非愛禮存羊之意竊意與其依違牽制而均不免為  
失禮曷若獻議於朝盡復公私之廟皆為左昭右穆  
之制而一洗其繆之為快乎見晦菴文集  
省闈想甚得意奏名必在前列但尚未見後場題目  
不知主司意鄉如何要之得失已有定分人徒自為  
擾擾爾改字不若只就舊名之為安門生之禮若在  
高等恐例須謁見即不可廢若只在行間亦不必詣  
之也禮書未能得而哀病日侵恐未必能究竟此  
事也漢卿必時相見四方更有何朋友在都下凡百

宜以謹密為上事了能一過此相聚否李敬子尚留  
此志尚堅苦不易得但看義理未甚明做細密爾文

賀孫辛亥以後所開池錄七八九十一朱子語錄

### 陳潛室

陳植字器之永嘉人見周易會通

少穎悟久從朱氏子武夷所見超卓四方學者從游  
數百人尊為潛室先生起郡

器之問嘗讀孟子求放心章今每覺心中有三病統  
籠不專一看義理每覺有一重似簾幙遮蔽又多有

### 東嘉錄卷四

五

苦心不舒快之意曰若論求此心放失有千般萬樣  
病何至於三然亦別無道理醫治只在專一果能專  
一則靜靜則明明則自無遮蔽既無遮蔽須自有舒  
泰寬展處這也未會如此且收斂此心專一漸漸自  
會熟熟了自有此意看來百事只在熟且如百工技  
藝也只要熟熟則精精則巧器之又問先生往時初  
學亦覺心有不專一否曰某初為學全無見成規模  
這邊也去理會尋討那邊也去理會尋討向時諸前  
輩每人各是一般說話後來見李先生較說得下有  
落說得較縝密若看如今自是有見成下工夫處看

來須是先理會箇安着處譬如人治生也須先理會  
箇屋子安着身已方始如何經營如何積累漸漸須  
做家計若見未有安着身已處雖然經營畢竟不濟  
事為學者不先存此心雖說要去理會東東西西都  
自無安着處孟子所以云收放心亦不是說只收放  
心便了收放心且收斂得箇根基方可以做工夫若  
但知收放心不做工夫則如近日江西所說只如守  
箇死物事故大學之書須教人格物致知則以至於  
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節節有工夫見語錄

### 東嘉錄卷四

六

答器之書曰所示四條第一第三兩條得之但以公  
為仁似未精伊川先生明言仁道難言惟公近之非  
以公便為仁又云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竊詳此意  
公之為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通流然便謂無壅  
塞者為水則不可更以此意推之可見仁字下落也  
又中之為義固非專為剛柔相半之謂然當剛則剛  
當柔則柔當剛柔相半則相半亦皆自有中也試更  
思之如何見晦菴  
又答器之曰性是太極渾然之體本不可以名字言  
但其中含其為理而剛理之大者曰故命之曰仁

義禮智孔門未嘗俗言至孟子而始倫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詳著其條而說自具至孟子時其端蓋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惧是理之不明而思有以明之苟但曰渾然全體則恐其如無星之秤無寸之尺不足以曉天下於是別而言之界為四破而四端之說於是而立蓋四端之未發也雖寂然不動而其中自有條理自有間架不是籠侗都無一物所以外邊絳威中間便應如赤子入井之事感則仁之理便應而惻隱之心於是乎形如遇廟朝之事感則禮之理便應而恭敬之心於是乎形蓋由其

東嘉錄卷四 七

中間求理渾其各各分明故外邊所遇隨感而應所以四端之發各有面貌之不同是以孟子析而為四以示學者便知渾然全體之中而燦然有條若此則性之善可知矣然四端之未發也所謂渾然全體無聲臭之可言無形象之可見何以知其燦然有條如此蓋是理之可驗乃依然就他發處驗得凡物必有本根性之理雖無形而端的之發最可驗故由其惻隱所以必知其有仁由其羞惡所以必知其有義由其恭敬所以必知其有禮由其是非所以必知其有智使其本無是理於內則何以有是端於外由其有

是端於外所以必知有是理於內而不可誣也故孟子之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謂善也是則孟子之言性善蓋亦迥其情而逆知之爾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關鍵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猶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不兩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爾仁義雖對立而成兩然仁實貫通乎四者之中蓋偏言則一事

東嘉錄卷四 八

專言則包四者故仁者仁之本體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斷制智者仁之分別猶春夏秋冬雖不同而同出乎春春則春之生夏則春之長也秋則春之成也冬則春之藏也自四而兩自兩而一則統之有宗會之有元矣故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是天地之理固然也仁包四端而智居四端之末者蓋冬者藏也所以始萬物而終萬物者也智有藏之義焉有始終之義焉則惻隱羞惡恭敬是三者皆有可為之事而智則無事可為但分別其為是為非爾是以謂之藏也又惻隱羞惡恭敬皆是一而底道理而是非



則有兩面既別其所是又別其所非是終始萬物之象故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氣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由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胞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

文集

有禹貢辨洪範解王制章句木鍾集 郡志

潛室木鍾集

會通

徐先生

徐寓字居父永嘉人

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四

九

庚戌五月初見先生于臨漳問前此從誰學寓荅自少只在鄉里從學先生曰此事本無峴崎只讀聖賢書精心細求當自得之今人以為此事如何秘密不與人說何用如此問者易曰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意慮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少時光不如且先讀論語又問請詩曰詩固可以興然亦自難先儒之說亦多失之某枉費許多年工夫近年於詩易略得聖人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待讀

此四書精透然後去讀他經却易為力

寓臨漳告歸稟云先生所以指教待歸仔細講求曰那處不可用功何待歸去用功古人於患難尤見得着力處今夜在此便是用功處

郡中元自出公牒延郡士黃知錄想施允壽石洪慶李唐資林易簡楊士訓及淳興永嘉徐寓八人入學而張教授與舊職事沮格至是先生下學僚屬又有乞留舊有官學正有司只得守法言者不止先生變色厲聲曰郡守以承流宣化為職不以簿書財計獄訟為事某初到此未知人物賢否風俗厚薄今已九月矣方知得學校底裏遂欲留意學校所以採訪鄉評物論延請黃知錄以其有恬退之節欲得表率諸士人延請前輩士人同為之表率欲使邦人士子識此尚背稍知為善之方與一邦之人共趨士君子之域以體朝廷教養作成之意不謂作之無益美得未沒合殺教授受朝廷之命分教一邦其責任不為不重合當自行規矩而今却容許多無行之人爭訟職事人在學枉請官錢都不成學校士人先要識箇廉退之節禮義廉耻是謂四維若寬廉鮮耻雖能文要何用某雖不肖深為諸君耻之

東嘉錄卷四

十

孝親弟長等事皆吾所自得而行之者慮有照管不到時節當據守之而勿失則吾之所得者實矣依於仁則全其本心之德而不間於人欲之私生之体自流行不息工夫至此亦云熟矣此三節自立脚大綱以至工夫精察如此忠道即夫子志學處以等級次第言爾據大略是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之類謂其能守也依仁如貧而樂富而好礼謂其不違仁也游於藝是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未知此說通否答曰此段看得好但所引貧富者不相似孝弟為仁之本章註謂仁者心之德愛之理顏淵問仁章又謂仁者心

東嘉錄卷四

十二

之全德合二處推明其說未審當否心德則生道也蓋天地以生物為心故人得之以為心者謂之仁其體則同天地而貫萬物其理則統萬善而包四端論其名狀則冲和溫粹渾龐涵蓄常生之不死乃得謂之仁焉此即乾之元在四時而為春者也以仁而主四者則隨其地分發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莫不各當其所若不以仁為主而以別箇為主則但見不相對副但見乖隔不順且天地失其所以為主而人亦不得其所以生者矣此所以言仁者一心之德者豈不以其無綱紀管攝之妙乎敬愛之理只從孝弟上

發明自孝弟而推原其本則惟有此理爾所謂以仁為孝弟之本是也孝弟是廣充其用則為仁民愛物之事所謂為仁以孝弟為本是也寓恐心之德以專言愛之理以偏言專言之本則發為偏言之用偏言之用則合於專言之本不可以小大本末二之也自仁道之不明也人惟拘於氣蔽於私欲則生有息而天理不行否隔擁塞不能貫通如人疾病血氣不運於四肢則手足頑麻不知痛痒而醫亦謂之不仁人有以体乎仁必無一毫之私得以間其生之体使之流行貫注無有不達無有不徧然後為能全其心

東嘉錄卷四

十三

之德愛之理也此顏子之克己仲弓之敬恕與聖人居處恭執事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等處正欲使工夫縝密也必磨洗蕩滌其私使無一毫之留所以喚此仁使之充長條達無不周徧則心德自全而仁斯在我矣伏乞嚴喻答云此段大意得之但愛之理未可以用言之爾使味之久當決洽自見得失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蓋夫婦則情意密而易於陷溺不於此致謹則私欲行於玩狎之地自欺於人所不知之境人倫大法雖講於師友之前亦未保其不壞於幽隱之處倘知造端之重隱微

之際恐懼戒謹則是功夫從裏而做出以之事父兄處朋友皆易為力而有功矣答云本只是說至近處似此推說亦好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恐非謂天能生覆而不能形載地能形載而不能生覆人猶有憾處只在於陰陽寒暑之或非其常吉凶災祥之或失其宜品類之枯敗夭折而不得遂其理此雖天地不能無憾人固不能無憾於此也答云既是不可以望其全便是有未足處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都是就善說如斷獄一人以為當死一人以為當罰今酌其中而行之是也答云然所謂中非如子莫之所

東嘉錄卷四

十四

執也鬼神之為德註云体物是其為物之体不知此体字是体用之体還復是体質之体答云鬼神者氣之往來也須有此氣方有此物是為物之体也晦菴文集徐寓度成以後所聞池錄二十二十一饒錄四六殊

語

徐先生

徐容字仁父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仁父問知禘之說則理無不明誠無不格治天下不難如何曰天地陰陽生死晝夜鬼神只是一理能明祭祀鬼神之神則治天下之理不外於此七日戒三

原缺

東嘉錄卷之五  
朱子門人張氏門人附

林龍圖

林澁字正甫平陽人見水心集

為富陽尉虜亮之亂部弓手截隘處已豪乘時販鹽行劫公捕擒之代歸教授明州朝廷會其勞改官知泉州晉江縣州分造戰船公曰負郭豈有羨錢耶何忍歛百姓將捨去諸番義公之為助其役舟先就而民不知滿秩攀留空一城通判南劍太守議官自賣酒公爭曰賣鹽已病矣又益以酒且民地俱萬戶也

東嘉錄卷五

一

今始自南劍他郡效之君不畏八郡民怨已乎守諱其功自為奏朝廷視無通判署親之乃下公條上言者亦謂閩近瘴故二稅有酒錢而民自酤今創禁之非舊制也守奏遂格汀州賦輸無法吏多取自入為百姓患帥漕請均節之以委公公索其征有公庫昨脯食次冊差出貼支等錢皆數千計他多此類守俸俸數倍矣小官薄復別貸以給公約其歲用增損適平省緡錢四萬還之民紹熙元年遷監察御史公久官南方無中援既入朝召人善士一見如舊識相謂曰今士大夫去就常以

臺諫官賢否為卜是公格應入臺符如斯人者庶幾  
乎至是竟用公

故事臺諫官居同宅相愛助厚甚彈劾論諫必相參  
審好惡指越不少異曰所以共持綱紀公獨喟然曰  
吾不惟賢與善是親正人之愠於眾人是助好惡去  
取不以公論為歸而曰共持其綱紀也夫綱紀者豈  
臺諫為私之地歟他日見上奏曰陛下托股肱於宰  
執而除授多小人寄耳目於臺諫而彈擊多君子治  
亂之大無過此也執論移尋侍立舍人言於眾曰今  
日察院爭何事反覆不已也自是與其長不合矣時

東嘉錄卷五

二

小人知公意頗自為計公與同列三人論劾甚銳至  
一日罷數人內外皆僻方依公為重而上以覺察過  
數詔諭公為殿試詳定考官直言者居第一而上  
不用及殿中侍御史劉德修下遺公曰吾可以去矣  
劉公蓋公所謂親而助之者也公奏直劉公不報錢  
之望知靜江府公再論之上罷之望出公提刑浙東  
宰執合前願少留不聽

移江西轉運判官免贛州科罰罷龍南安遠折變減  
興國淮水緝南安聖節銀及水滄州縣案名之在漕  
司者皆除之歲損數萬而漕計稍省於舊

孝宗崩上內禱公使金入禱首以奉親歡杜諤口為  
勸上俯聽首肯數四謂吏部侍郎彭龜年曰朕初即  
位未識群臣此老成重厚人也在道繫帶及國通名  
有未合者連却虜議至賜衣以其服被公公揮擲去  
虜人曰君命何慢也公曰宋正統相承群目服視其  
品今易左衽有死而已爭辨甚久虜趣入謝公盛服  
如故虜不能屈復命上迎謂曰卿守禮甚堅國体不  
失朕所知也遷司農卿

慶元初韓侂胄始專國朝士多自引去呂祖儉上書  
爭之敗嶺外公見余丞相曰呂子約勿南行奈何

東嘉錄卷五

三

叔世不宜有執奏收回大臣責也丞相可不勉乎語  
喧一時權近側睨  
性淡泊散朗雖居官精敏遇事立斷而平居但教諸  
生誦說若不涉世故者於善惡賢不肖明白而尤護  
惜善類世所謂善人君子常欲以一身同其榮悴去  
留故議論多激發見忌於人以是齟齬廢斥而終不  
悔

朱公元晦既諱士諱其學公執弟子禮不變未歿數  
月猶走書問題義云並水心文集  
正甫同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曰祭先如在祭外神亦

如神在愛敬雖不同而如在之誠則一吾不與祭而他人攝之雖極其誠敬而我不得親致其如在之誠此心終是惘然見朱子語錄

盤隱類稿十卷水心文集

蔡先生

蔡懋宇行夫平陽人語錄

訓懲曰大凡學問不可只理會一端聖賢千言萬語看得雖似紛擾然却都是這一箇道理而今只就緊要處做固好然別箇也須一一理會揆得這一箇道理都一般方得天下事硬就一箇做終是做不成如

東嘉錄卷五

四

莊子說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須是理會得多方觀算得起且如蓮豆之事各有司存非是說蓮豆之事置之度外不用理會動容貌三句是自家緊要合做底蓮豆是付與有司做底其事為輕而今只理會三句蓮豆之事都不理會萬一被有司喚蓮做豆若不曾曉得被他瞞又如田子方說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他說得不是若不明得音如何明得官次第被他易官為高也得所以中庸先說箇博學之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且看孔子雖曰生知是事去問人若問禮問喪於老聃之類甚多只是官名不

曉得莫也無害聖人亦汲汲去問鄭子蓋是不曉的須去問人始得因說南軒洙泗言仁編得亦未是聖人說仁處固是仁然不說處不成非仁天下只有箇道理聖人說許多說話都要理會豈可只去理會說仁處不說仁處便掉了不管子思作中庸大段周密不易他思量如是德性五句須是許多方該得盡然第一句為主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此上一截是尊德性事如道中庸盡精微知新崇禮此下一截是道問學事都要得纖悉具備無細不盡如何只理會一件

東嘉錄卷五

五

一日因論讀大學答以每為念慮攪擾頗妨工夫曰只是不敬是常惺底法以敬為主則百事皆從此做去今人都不理會我底自不知心所在都要理會他事又要齊家治國平天下心者身之主也撐船須用篙喫飯須用匙不理會心是不用篙不使匙之謂也攝心只是敬終敬看做甚麼事登山亦只這箇心入水亦只這箇心

蔡懋壬子所錄饒錄二十三並朱子語錄

沈先生

沈憫字莊仲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莊仲問尋常遇事時也知此為天理彼為人欲及到  
做時乃為人欲引去已却悔如何先生曰此便是無  
克己工夫這樣處極要與他掃除打疊方得如一條  
大路又有一條小路明知合行大路然小路面前有  
因物引着自家不知不覺行從小路去及至面前荆  
棘蕪穢又却生悔此便是天理人欲交戰之機須是  
遇事之時便與克下不得苟且放過此須明理以先  
之勇猛以行之若是上智聖人底資質不用着力自  
然循天理而行不流於人欲若賢人資質次於聖人  
者到遇事時固不會錯只是先用分別教是而後

東嘉錄卷五

六

行之若是中人之資須大段着力無一時刻不照  
管克治始得曾子曰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又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  
今而後吾知克夫小子直是恁地用功方得

沈憫戊午以後所聞池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  
一並朱子語錄

錢先生

錢木之字子山永嘉人見朱子語錄

問承先生賜教讀書之法如今看來聖賢言行本無  
相違其間所以有可疑者只是不遂處研究得通透

所以見得牴牾若真箇逐處逐節逐段見得精切少  
間却自到貫通地位曰固如是今若苟簡看過只一  
處便自未嘗理會得了却要別生疑義徒勞無益  
器之問中庸首三句先生因舉性者道之形体之語  
器之云若說道者性之形体却分曉曰恁地看倒了  
蓋道者事物常行之路皆出於性則性是道之原本  
木之曰莫是性者道之體道者性之用否曰模樣是  
如此

木之丁巳所池錄三十六並朱子語錄

曹文肅

東嘉錄卷五

七

曹叔遠字器遠温州瑞安人見宋史

學于陳傅良登紹熙元年進士第久之李璧薦為國  
子學錄迂韓侂胄罷通判涪州後守遂寧營卒莫簡  
苦總領所侵刻相率稱亂勢張甚入遂寧境輒戢其  
徒毋肆暴曰此江南好官員也入朝為工部郎出知  
袁州以太常少卿召權禮部侍郎遇事獻替多所裨  
益終徽猷閣待制謚文肅嘗編永嘉譜識者謂其有  
史才本傳

問器遠所學來歷曰自年二十從陳先生其教人讀  
書但令事理會如讀周易便理會三百六十官如

何安頓讀書便理會二帝三王所以區處天下之事  
讀春秋便理會所以待霸者予奪之義至論身上  
工夫說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  
有道不是兩樣須是識禮樂法度皆是道理曰禮樂  
法度古人不是不理會只是古人都是見成物事到  
合用時便將來使如告顏淵行夏之特乘殷之輅只  
是見成物事如學字一般從小兒便自曉得後來只  
習教熟如今禮樂法度一齊散亂不可稽攷若着心  
費力在上而少間弄得都困了諷誦于  
公適來說君舉要理會經世之學今且理會一件要

東嘉錄卷五

八

緊事如國家養許多歸明歸正及還軍年老者費糧  
食供之州郡困乏展轉二三十年都縮手坐視其困  
器遠且道合如何商量去之則傷恩養之則益困若  
壯資其力老棄其人是不可預有箇措置器遠言  
鄉間諸先生嘗懷見先生之意却不涉面會剖析使  
這意思合一曰某不是要教人步相循却來入這  
圈套只是要教人分別是非教明白是的還他是不  
是的還他不是大家各自着力各自撐拄各自行到  
大路頭自有箇歸一處是乃不同之同乃所以為真  
同也

問先生所解致知格物處某即就這上做去如未能  
到貫通處其也無害否曰何謂無害公只是不曾學  
豈有不貫通學得熟便通且如要去所在須是去到  
方得若行得一日又說恐未必能到若如此怎生得  
到天下只有一箇道理緊包在那下撒破便光明那  
怕不通並朱子語錄

周先生

周佃字伯莊永嘉人文公亦稱莊仲見周易會通

戴藍運

戴蒙字養伯永嘉人見郡志

東嘉錄卷五

九

紹熙庚戌用戴勳牒改名堃應試遂中第調麗水尉  
棄官從朱晦菴于武夷再調藍官丁父憂服除自念  
假途易名之非復舊名應鄉舉再試不中遂止楊守  
簡薦于朝黃度帥金陵起以察幕外舅汪遠援例以  
己澤改奏皆不就最後御史王穎叔言諸朝詔以初  
名復官子仔伺即志  
戴勳為閩門舍人祖竹溪君與舍人有舊又同邑同  
姓故先父更名从琳从土視舍人諸子行以試中國  
于舉明年余復榜唱第因其名而字子家見戴仔家傳  
學于朱文公文公以論語孟子中庸大學集註授學

者差一字輒正色譙責皆懼不敢難先父曰即如是買之書坊歸誦之爾非所為來也且學者不更折難安能有發文公曰今後唯許子家問先父亦隨疑明辨不蓄于心

初學于文公也以棄官之志實為文公曰子有父在若言于上必不免于罪是遺之憂又質于水心葉公公曰天下有不可改之過有不得不遂之非此類是也若之何也謀之平陽君以書譬止之先父曰某之身思之二十年矣朝得解之夕死無憾父母在時不敢為此者恐不免于罪而憂戚之也今養則不及憂

東嘉錄卷五

十

則無預于是而不為則無羞惡之心矣卒行其志郡上其事于朝既報免遂應鄉舉再試不中曰年可以止矣老子合溪之上浩如也並家傳侗也聞諸先人曰學莫大乎格物格物之方取數多者書也天地萬物古今萬事皆聚于書之多學者常病乎不能盡通雖然有文而後有辭書雖多總其實六書而已六書既通參伍而變觸類而長極文字之變不能逃焉故士惟弗學必先六書古之教者子生十年始入小學則教以六書六書也者入學之戶門學者之所同先也以為小學者過矣由秦而下

六書之學遂廢雖有學為者往往文雖傳會而不通於通至與曲藝小技下為曹伍故士益不屑而其學益不諳千載而下殆無傳焉夫不明於文而欲通于辭不通于辭而欲得于意是聳于律而議樂育于度而議器也亦誣而已矣先人既以是教于家且欲因許氏之遺文訂其得失以傳于家塾而不果成小子惧先志之墜爰披舊聞輯成三十三卷通釋一卷其所不知固闕如也載同六書故序見元文類

黃先生

黃敬之名顯于見朱子語錄

東嘉錄卷五

十一

賀孫幹先生同黃敬之歸鄉赴舉先生曰仙里士人在外孰不經營偽牒二公獨遂還鄉試殊強人意敬之向好仁惡不仁至我未之見也此不出兩端好仁者是真知得分明此身常在天理上下面說有能一日用其力及力不足者皆是正當分別天理人欲處着工夫又說里仁前面所說都是且教人涵養別須更有下工夫處曰工夫只是這箇若能於此涵養是甚次第今看世上萬物萬事都只是這一箇心又曰今夜說許多話最要緊所謂講學者講此而已所謂學者學此而已敬之問一貫曰一貫未好便將忠



怨壓在上說因及器之夜來所問云曾子正不是守約這處只見聖人許多實行一一做工夫得到聖人度得如此遂告以吾只是從這心上流出只此一心之理盡貫衆理並錄于

蔣先生

師友之門在同郡則葉君知道陳君器之蔣君叔蒙

見載仔家傳

叔蒙問韶盡美盡善武盡美未盡善曰意思自不同觀禮記所說武王之舞始而北出周在南商在北此便做箇向北意思再成而滅商須做箇伐商意思三

東嘉錄卷五

十二

成而南又做箇轉歸南意思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呂公右又分六十四箇做兩處者此舞可想見樂音須是剛不似韶純然而和武須有些威武意思又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為否曰聖德益盛使之自服爾然到得不服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又如黃帝大段用兵但古人用兵與後世不同古人只趨將退便是贏那曾做後世樣殺人或十五萬或四十萬見錄于問子貢通博明達非止於一能者如何却以器目之莫是亦有窮否曰畢竟未全備問夫子安仁類淵不

違仁子路求仁曰就子路顏子聖人只是見處有淺

深大小爾皆只是盡我這裏底子路常要得車馬輕

裘與朋友共據他熟是有工夫了輕財重義有得少

物事與朋友共多少是好今人計較財物這邊是我

底那邊是你底如此見得子路是高了顏子常要顧

無伐善施勞顏子工夫是大段縝密就顏子分口口

恰好了也只得如此到聖人是安仁地位大抵顏子

無伐善施勞也只與願車馬輕裘與朋友共敝相以

夫子安老懷少信朋友也與無伐善施勞相似但有

淺深大小不同就子路地位更收斂近裏便會到無

東嘉錄卷五

十三

伐善無施勞處就顏子地位更極其精微廣大便到安老懷少信朋友爾錄于

周郡倅

周去非字直夫行已族孫見郡志

答直夫書曰甚矣學之難言也毫釐之差則流於彼

淫邪遁之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于其

事可不畏與世固有取異端之說者然不知其說

乃自陷於異端之中而不自知此則學之不講之過

也試舉天理人欲二端言之學者皆能言有是二端

也然不知以何為天理而存之以何為人欲不克之

此未易言也天理微妙而難明人欲洶湧而易起君

東嘉錄卷之六

子亦豈無人欲乎而莫非夫命之流行不可以人欲

後學 朝佐編

言也常人亦豈無一事之善哉然其所謂善者天必

名儒

非人欲也故大學之道以致知格物為先格物以

薛常州

知則天理可識而不為人欲所亂不然雖如異端談

薛季宣字士龍永嘉人見宋史

高說妙自謂作用自在知學者視之皆為人欲而已

始六歲伯父敷文閣侍制弼收鞠之從弼宮將及見

矣孟子析天理人欲之分深切著明如云今人乍見

渡江諸老聞中興經理大略喜從老校退卒語得岳

孺子匍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

翰諸將兵間事甚悉年十七起從荆南帥辟書寫機

交於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於鄉黨朋友也非

宜文字獲事不溉溉嘗從程嗣學授之季宣既得究

惡其聲而然也蓋見而怵惕惻隱形焉此蓋天理

學於古封建井田鄉遂司馬法之制靡不研究講書

東嘉錄卷六

五

東嘉錄卷六

所存若內交若要譽若惡其庸一萌 其間是

皆可行於時

欲矣雖然怵惕惻隱蓋其苗裔發九爾由是而體

金兵之未至也武昌令劉錡鎮鄂渚季宣白錡以武

其所以然則有以見大體而義理可窮也 交要

昌形勢直淮蔡而兵寡勢弱宜早為備錡不聽及兵

惡其聲亦舉一隅使學者推之爾上明之間精

交稍稍資季宣計畫未幾汪澈宣諭荆襄而金兵趨

舍則工夫趣味將有非言語可及者某愚而所從事

江上詔成閔還師入援季宣又說澈以閔既待蔡有

者在此願高明細細而反覆焉庶幾其有益也念無

破竹之勢宜守便宜勿遣而令其乘勢下穎昌道陳

以復來意不覺多言伏帝悚載見張南文集

汝趨汴都金內顧且驚潰可不戰而屈其兵與澈

嶺外代答十卷陳氏曰永嘉周去非直夫撰去非琴

聽時江淮仕者聞金兵且至皆預遣其奴而繫馬于

未進士仕至郡行所記皆頗西重文獻通考

庭以待季宣獨留家與民期曰吾家即汝家即有急

吾與汝偕死民亦自奮縣多盜季宣患之會有伍民

之令乃行保伍法五家為保二保為甲六甲為隊因  
地形便合為總不以鄉為限總首副總首領之官族  
士族富族皆附保蠲其身俾輸財供總之小用諸總  
必有圃以唱射禁蒲博雜戲而許以武事角勝負五  
日更至庭閱之而賞其尤者不幸死者予棺復其家  
三年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徧百里縣治白鹿  
磯安樂口皆置戍復請于宣諭旬得戰艦十甲三百  
羅落之守計定詎兵退人心不搖樞密使王炎薦于  
朝召為大理寺主簿未至為書謝炎曰主上天資英  
特群臣無將順緝熙之具幸得遭時不能格心正始

東嘉錄卷六

二

以建中興之業徒僥倖功利夸言以眩俗雖復中夏  
猶無益也為今之計莫若以仁義紀綱為本至於用  
兵請俟十年之後可也

江湖大旱流民北渡江邊吏復奏淮北民多歎塞宰  
相虞允文白遣季宣行淮兩叔以實邊季宣為表廢  
田相原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二莊於黃州故  
治東北以戶授屋以兵授田領牛及田器穀種各有  
差原其家至秋乃止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慶黃  
州合肥間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季宣謂人曰吾非為  
今日利也合肥之圩邊有警言因以斷柵江保巢湖黃

州地直蔡銜諸莊輯則西道有屏蔽矣

光州宋端友招集北歸者止五戶而雜舊戶為一百  
七十奏以幸賞季宣按得其實而劾之時端友為環  
列附托難越季宣奏上孝宗怒偏大理治端友以憂  
死季宣還言於孝宗曰左右之人進言者其情不可  
不察也託正以行邪偽直以售佞薦進人物曾非誦  
言游揚中傷乃自不意一旦號令雖自中出而其權  
已歸私門矣故齊威之霸不在阿即墨之誅賞而在  
毀譽者之用刑今觀朝廷非無阿即墨之誅賞奈何  
毀譽之人自若乎帝曰朕方圖之季宣又進言曰日

東嘉錄卷六

三

城淮郡以臣所見合肥板榦方立中使督視卒一成  
之臣行過郡一夕風雨墮樓五堵溧陽尚壁闕而居  
巢庫陋如故乃間有糜鐘鉅萬而成城四十餘丈者  
陛下安取此然外事無足道咎根未除臣所深憂左  
右近侍陰擠正士而陽稱道之陛下儻因貌言而聽  
之臣恐石顯王鳳鄭注之智中也又言近或以好名  
棄士大夫好名特為臣子學向之累人主為社稷計  
唯恐士不好名誠人人好名畏義何鄉不立帝稱善  
恨得季宣晚遂進兩官除大理正自是凡奏請論薦  
皆報可以雲允文諱闕久不樂之居七日日出知湖州

會戶部以厝付場務錙銖皆分隸經總制諸郡束手  
無策季宣言於朝曰自經總制立額州縣鑿空以取  
贏雖有奉法吏思寬弛而不得聘若復額外征其強  
半郡調度顧安所出殆復巧取之民何以勝戶部  
譙責愈急季宣爭之愈強臺諫交疏助之乃收前令  
改知常州未上卒季宣於詩書春秋中庸大學論語  
皆有訓義藏于家其雜著曰浪語集並儒林傳  
公之學蒞事雖謹宅心唯平其燕私坐必危然立必  
巍然視聽不側款雖所狎授言不以戲自著抄書及  
造次訊報字書不以行草几篋筆硯衾枕屏帳皆有

東嘉錄卷六

四

銘毫釐靡密若若節然要其中坦如也見止齋文集

內郡發粟輸邊縣當俾信陽公部以往先是諸將出  
師部勒無法或侵苦之道瑾相望文吏董役者則又  
甚焉民見調輒與父母為死訣公語父老曰子弟相  
從者吾受其無咎皆憮然陽應既發隊伍次舍悉放  
行軍親與役夫同苦樂病者扶醫護視始輕所負劇  
則皆弛之增劇則以馬若輿載之病者未至隊長勿  
得而安號令齊一道上擔肩相差如引繩無敢少蹉  
跌觀者相語曰此誰將軍部也耶乃整肅如是既而  
知為武昌白丁相視歎息斯役也在行者千有八百

役罷死者一人跌傷者一人餘還昇其父母妻子如  
初約當是時諸公爭知之舉辟交至公一無所受見棟集

公行淮西持節勞來耄稚滿車下為之表廢田相原  
隰復合肥三十六圩立二十有二莊於黃州故治東  
北以戶頒屋以丁頒田二丁共一牛犁耙鋤鍤鑿鍊  
具六丁加一釜刀每甲輓軸二水車一種子錢丁五  
千粟其家至食新罷凡為戶六百八十有五分處合  
肥故黃適等而合肥贏故黃三戶戶授二室受田之  
丁合肥八百一十有五故黃六百一十有四會其錢

東嘉錄卷六

五

若米之費財二萬緡六千石流民已為大姓有者仍  
隸其主戶就撫之並邊歸正者振業之合三千八百  
餘戶始公以乾道七年十二月至淮西及命以明年  
之夏計道里往來與察邊郡檢麥田之屬專於田事  
者僅數月墾築治鑄斲削皆受成於公賦役省而功  
堅度可支數十年位置向背絳緜條達民生所須不  
外索而足淮人謂耳目所未觀隆興以來經理兩淮  
受遣者且數十輩發御府金贖聽施置自便閱十年  
鮮有當上意者及公使事有緒恨得公晚道進官二  
等除大理正側席遲其至顧同細詳奏請論薦皆報

可

自周季絕學古先制作之原晦而不章若董仲舒名  
田諸葛亮治軍王通河汾之講論十有餘年端倪蓋  
時一見也國朝程顥氏程頤氏張載氏相與發揮之  
於是本原精粗統紀大備門人高第既盡晚出者或  
驚於空無不足以涉事編箋識者憂之公之學既有  
所受博擅精思幾二十年百氏群籍山經地志斷章  
缺簡研索不遺過故墟廢壘環步移日以驗其蹟參  
繹融液左右逢原  
少年豪舉既知學銷落不留省其私泊如也本於簡

東嘉錄卷六

六

反

易行於敬恕而學志強力以充踐之善類方共倚屬  
公而公則死矣並東萊文集

卷薛士龍書曰熹竊伏窮山誦服盛名之日久矣去  
年邂逅林擇之歸自宣城又能道餘論一二皆成已  
成物之大致區區益願承教於前願以憂患之餘屏  
跡田里而執事名聞方昭德業方起隱願異趣私竊  
揣料未容遽遂鄙懷則亦悵然太息而已茲者林擴  
之之來乃知榮膺春春出試輔藩宣布之初譽處休  
洽深以為慰又蒙不鄙遠貽書翰所以告教甚悉擴  
之又以所聞相與推說皆平日所深欲聞者感幸之

東嘉錄卷六

七

至不容於心然而三復來教則有熹愚不敢當者二  
焉請陳其說而左右者察之熹自少愚鈍事不能  
及人願嘗側聞先生之餘教粗知有志於學而求之  
不得其術蓋舍近求遠處下窺高馳心空妙之域者  
二十餘年比乃困而晦始復退而求之於句讀文義  
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而亦未有聞也方將與  
一二同志一二友朋并心同力以從事於其間庶幾  
銖積絲累分寸攀躋以幸其粗知禮義之實而不為  
小人之歸而歲月侵尋齒髮遽如許矣懷然大懼日  
力之不足思得求助於當世有道之君子以速其進  
而未得也執事乃不知此而友以講道教人之事期  
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一也至於聖賢出處之義  
則亦略聞之矣願以材智淺劣自知甚明又學無所  
成不堪酬酢故自十數年來日益摧縮不敢復有當  
世之念雖作來奉親之日急於甘旨之奉猶不敢自  
強其所不足以犯世患矧今孤露餘生形神凋喪懶  
廢無用益甚於前誠不忍復為影纓結綬之計以重  
不孝之罪是以杜門空山甘忍窮寂以遂區區之志  
而庶幾或寡過焉執事又不知此而反以濟時行道  
之事責之此熹之所以不敢當者二也感服至意無

以為謝敢布腹心伏惟加憐察焉繼此僅未斥絕尚冀有以警悔之使不迷於入德之途則執事之賜厚矣他非所敢望也湖學之盛甲於東南而其湮廢亦已久矣蓋自熙寧設置教官之後不復得自擇師是以學校之政名存實亡而人材之出不復如當日之盛今得賢太守身為之師其必將有變矣然竊嘗讀安定之書考其所學蓋不出乎章句誦說之間以近歲學者高明自得之論校之其卑甚矣然以古準今則其虛實厚薄經重厚薄之效其不相逮至遠是以嘗竊疑之故因垂問之及而請實焉因風見教及此

東嘉錄卷六 八

幸甚又聞慶曆間取湖學規制行之太學不知當時所取果何事也求諸故府必尚有可致者得令書吏錄以見賜則又幸甚相望之遠無由造前請益所欲言者何啻萬端遙想郡齋之間伏念不勝引領見文

集  
兼屏居窮陋幸無他若而涉春以來親友喪亡弔問奔走不得少安殊無好況此外無足言者海論諄復仰荷不鄙之意然無不可之教則非初學所敢自期而待禮而應者尤非哀陋所敢萌意也區區之懷前書蓋已盡之矣萬一諸公終不察則不過恭俟嚴

謹而已無他說也蒙愛念之深而其問頗有未相悉者故敢及之然不足為外人道也垂諭湖學本未不勝感嘆而所論胡公之學蓋得於古之所謂洒掃應對進退者尤為的當警發深矣竊意高明所以成已成物之要未嘗不在於此而廣大精微之蘊其所超然而獨得者又非言之所能喻也跼伏之蹤未由承教於前徒切嘆仰儻不棄外時得與音以鞭策之實為萬幸而來教之云倒置已甚請之愧汗踧踖不知所以自容萬望矜察自此書來有訪死生之外削去虛文直以道義啓告誘掖此真區區所望於門下者

東嘉錄卷六 九

鄙懷性亦得無所慚而悉布之以求樂石之誨

不審尊意能容而聽之否文海

薛季宣論語小學二卷見宋史藝文志

薛常州地理叢攷一卷藝文志

春秋經解指要共十四卷陳氏曰知常州永嘉薛季宣士龍撰指要列譜例於前其序專言諸侯無史天子有外史掌四方之志而職於周之太史隱之時更周歷而為魯史季宣博學通儒不事科舉陳止齋師事之季宣死當乾道九年四十其為此書實紹興三十二年蓋甫二十歲云見文獻通考

風后握奇經一卷陳氏曰薛季宣校定自晉馬隆三百八十四字續圖三百十五字合標題七百字又有馬隆讚述多所發明并寫牌圖於後馬隆本奇作機

見文獻通考

薛士龍書解多於地名上有工夫見朱子語錄

昔朱子在時永嘉之學方興意氣之軒昂言辭之雄偉自非朱子孰足以當其鋒哉自是以來以功業自許者足以經理于當世以詞章自許者足以風動于斯文至于六經之傳註得以晚畧凡近直造精微如薛常州春秋等書實傳註之所不可及而足以發明

東嘉錄卷六

十一

于遺經者也山川文物之美遺風流澤之傳彬然濟然誠杞梓之茂林而鳳麟之靈囿也見道園學古錄季宣之奇博而有得於經道園學古錄

鄭龍圖弟景元

永嘉二鄭公長曰伯熊字景望季曰伯英字景元見水

心文集

大鄭公恂少而德成經為人師深厚悃悃無一指不本於仁義無一言不闕於廊廟而景元俊捷果決論事憤發思得其志則必欲盡洗紹聖以來弊政復還祖宗之舊非隨時嘿苟為祿仕者也

景望徇道寂寞視退如進官至宗正少卿而止初景

元中進士第第四人少卿喜而笑曰子一日先我矣

然既任秀州判官遂以親辭然其身二十餘年不復

仕朝廷亦卒不徵用何者諸公貴人知其才大氣剛

中心畏之方以其自重不浪出無能害己為幸而不

暇以廢格科目摧折名士為己責故也豈不悲哉夫

孔翠鳳鸞矜其華未顧景自耀為世珍惜是既然矣

若夫蛟龍之興雲雨則雷電皆至靈靈對百里豈區區

然露小技街細巧而已哉

昔周恭叔首聞程呂氏微言始放新經黜舊疏挈其

東嘉錄卷六

十一

儔倫退而自求視千載之已絕儼然如醉忽醒夢方

覺也頗益衰歇而鄭景望出明見天理神暢氣怡篤

信固守言與行應而後如今人之心可即於古人之

心矣故永嘉之學必競省以禦物欲者周作於前而

鄭承於後也並水心文集

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古人經

制治法討論尤精魏林傳

示諭明道程文不必見於正集考求前比因多如此

然先生應舉時已自聞道今讀其文所論無非正理

非如今世舉子何時徇俗之文乃有愧而不可傳也

愚意只欲仍舊次第不審台意以為如何書題景望

集

家祭禮三策井上不知可補入見板本卷中否若添入即孟誥徐潤兩家當在賈頊家薦儀之後孟為第七徐為第八而遞備以後篇數至政和五禮為第十一而繼以孫日用為第十二乃以杜公四時祭享儀為第十三而遞備以後至范氏祭儀為第十九又於後序中改十有六為十有九仍刪去孟誥徐潤孫日用七字不然即存舊序而別作數語附見其後尤為詳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更俟論也

東嘉錄卷六

十二

跋鄭景望書呂正獻公四事曰右中國呂正獻公四事見其家傳而故建甯太守鄭侯書之齋壁以自警者也侯書此時已屬疾間不兩月而終啓手足時清明安定執禮不懈如常日是以驗其平日學力果能踐斯言者非一時偶書壁屋而已也夫呂公之行高矣其可師者不止此鄭侯亦無不學顧其舍其大而規規於其細如此哉誠以理無巨細精粗之間大者既立則雖毫髮之間亦不欲其少有遺恨以病道體之全也侯之莫府趙君彥能將撫刻置府學以視學者而屬書其本末喜不得辭也侯名伯熊字景

望永嘉人其為此邦號令條教必本於孝弟忠信學者傳之馮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旦州民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書

跋鄭景元簡曰六經紀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為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事為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為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

東嘉錄卷六

十三

而不亂我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固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馮熙辛丑秋八月乙巳朔丹陽朱熹書

集

師儒輔導之官舉天下皆以為莫宜於公而公亦庶幾出其一二以上論三代之英及舉手之少異已多言之足懲雖空國之較寧有志之竟成將所存之高而事不下接抑道之興廢不可以人力為憑耶同前錄鄭



東嘉錄卷之七

名儒

陳文節止齋

陳傳良字君舉温州瑞安人儒林傳

初志科舉程文之弊思出其說為文章自成一家人

爭傳誦從者雲合由是其文擅當世儒林傳

當是時永嘉鄭伯熊薛季宣皆以學行聞而伯熊於

古人經制治法討論尤精傳良皆師事之而得季宣

之學為多及入太學與廣漢張栻東萊呂祖謙友善

祖謙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條序而主敬集義之功得

東嘉錄卷七

於栻為多自是四方受業者愈衆登進士甲科教授

秦州參知政事龔茂良才之薦于朝改太學錄出通

判福州丞相梁克家領帥事委成于傳良傳良平一

府曲直壹以義強禦者不得售其私陰結言官論罷

之後五年起知桂陽軍光宗立稍遷提舉常平茶鹽

轉運判官湖湘民無後以異姓為嗣者官利其貲輒

沒入之傳良曰絕人嗣非政也復之幾二千家

除吏部員外郎去朝四十年至是而歸鬻髮無異者

都人聚觀嗟嘆號老陳郎中傳良為學自秦漢三代

以下靡不研究一事一物必稽於極而後已而於太

嗟長公之山立儼獨矜於細行蔚羽儀於廟廊樹後

學之審訂越仲子之膺揚慨砥節於清勁不充拙於

崔嵬無幾微於躋登祭龍景元母夫人文

公及從渡江諸老尚有典刑之學本之躬行加之講

肄析義利於秋毫蕪博約而獨詣

龍圖經明行脩名重天下南渡以來張呂之比而景

元潔廉忠信邁往而絕出譬之天球琬琰和弓垂矢

燦然房中重英襲美並見止齋文集

鄭伯熊集三十卷鄭伯英集二十六卷觀宋文獻

東嘉錄卷七

伯熊六經口義拾遺語若干卷皆究極本原達於

事物記聞若干卷前輩楷模及時人美惡凡涉理道

書畢載志

鄭景望集三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永嘉鄭伯熊景

望撰見文獻

歸愚翁集二十六卷陳氏曰秀州判官鄭伯英景元

撰近世學者推二鄭伯熊紹興乙丑進士自隆興初

館職王府東宮官至少司成宗正卿用矣每少不合

輒乞去卒於建寧守伯英癸未甲科第四人以親養

三十年不調竟不出二人皆豪傑之士也文獻

祖開創本原尤為潛心及是因輪對言曰太祖皇帝垂裕後人以愛惜民力為本熙寧以來用事者始取太祖約束一切紛更之諸賂上供歲增于祥符一倍寧宗重修上供額頒之天下率增十數倍其他雜欵則熙寧以常平寬剩禁軍闕額之數別項封樁而無額上供起於元豐經制起於宣和總制月椿起於紹興皆迄今為額折帛和買之類又不與焉茶引盡歸於都茶場並鈔盡歸於推貨務秋苗斗斛十八九歸於綱運皆不在州縣州縣無以供則豪奪於民於是取之斛面折變科敷扣配賦罰而民困極矣方今之

東嘉錄卷七

二

患何但四夷蓋天命之永不永在民力之寬不寬耳豈不甚可畏哉陛下宜以裒民窮為己任推行太祖未泯之澤以為萬世無疆之休且言今天下之財竭於養民而莫甚於江上之軍都統司謂之御前軍馬雖朝廷不得知總領所謂大軍錢糧雖版曹不得與於是中外之勢分而事權不一施行不專雖欲寬民其道無繇誠使都統司之兵與向者在制置司時無異總領所之財與向者在轉運司時無異則內外為一體內外一體則寬民力可得而議矣帝從容嘉納且勞之曰卿昔安在朕不見卿久矣其以所著書示

朕退以周禮說十三篇上之遷秘書少監兼實錄院檢討官嘉王府贊讀紹熙三年除起居舍人明年兼權中書舍人

初光宗之始黃氏有寵李皇后妬而殺之光宗既聞之而復因郊祀大風雨遂震懼得心疾自是視章疏不時於是傳良奏曰一國之勢猶身也瘳底則致疾今日遷延集事明日阻節某人即有姦險乘時為利則內外之情不接威福之柄下移其極至於天變不告邊警不聞禍且不測矣帝悟會疾亦稍平過重葉宮而明年重明節復以疾不往丞相以下至於大學

東嘉錄卷七

三

諸生皆力諫不聽而方召內侍陳源為內侍省押班傳良不草詞且上疏曰陛下之不過宮者特謀有所疑而積憂成疾以至此爾臣嘗即陛下之心反覆論之竊自謂深切陛下亦既許之矣未幾中變以誤為寶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真而成不療之疾是陛下自貽禍也書奏帝將從之百官班立以俟帝出至御屏皇后挽帝回傳良遂趁上引裙后叱之傳良哭于庭后益怒傳良下殿徑行詔改秘閣修撰仍兼贊讀不受

寧宗即位召為中書舍人兼侍讀直學士院同實錄

院修撰會詔朱熹與在外宮觀傳良言熹難進易退  
內批之下舉朝驚愕臣不敢書行熹於是進寶文閣  
待制與郡御史中丞謝深甫論傳良言不顧行出提  
舉興國宮明年察官交疏削秩罷嘉泰二年復官起  
知泉州辟授集賢殿修撰進寶謨閣待制終于家年  
六十七謚文節有詩解詁周禮說春秋後傳左氏章  
指行于世林傳

永嘉薛氏考訂千載凡今名士得其說者小之則擅  
場屋之名大可以臨民治軍之際惟公游從最久造  
詣最深以之研精經史貫百民以斯文為己任綜理

東嘉錄卷七

9

當世之務改竅舊聞於治道可以興滯補敝復古至  
道條畫本末粲如也本朝名公鉅卿不可縷數然自  
常布而名動宇內者不過數人公自為舉子業其所  
論者如六經論等文所在流播幾於家有其書蜀中  
文學最盛讀之者無不動色文體為公一變至傳入  
夷貊視前賢為尤盛始入太學士無賢不肖故衽下  
風既登甲科朝野想望風采見樓文集  
公抱負偉傑類非今人所可企及求之古人亦未易  
多得名高多忌卒不得究其經世之學  
風度高遠動輒過人詩律之精深字畫之道媚登覽

高致吟詠低昂親之則使人意消王謝韻度尚可想  
也方主上在宮邸時察宋以詩為壽惟胡善黃公與  
公之詩皆有諷諫上為置酒各親書所上詩謝之公  
後嘗奏知以御札登諸石而跋其下以其稿示倫未  
及刻而公歸訪求此稿不可復得猶記其畧云李札  
觀樂歌頌而曰哀而不愁太史公讀虞書至於君臣  
相教維是幾安未嘗不流涕也成王作頌推已懲艾  
可不謂戰戰恐懼者守善終哉蓋頌者不專於美或  
德之形容皆救戒之義秦斯以來此義殆絕鑰讀之  
為之感咽於乎此又先儒之所未發也

東嘉錄卷七

五

大學錄闕宰相龔茂良曰臣欲擇取名儒為士林所  
推者上問為誰以公對上曰是朕所素知者命下果  
無異辭

以奏事再入脩門鬚髮如雪丞相留公正一見嘆曰  
幾年陳君舉尚可使外補耶奏留為吏部負外郎初  
對上曰卿去國幾何朕時欲見卿久矣知卿學問深  
醇有所著書進來時上臨朝淵嘿罕有聖語公敬謝  
而退以周禮說進擢秘書少監訓詞曰朕日御便朝  
延見郎吏有郎白首色爽而氣溫饋者贊其名則汝  
傳良也朝列傳誦

溫居瀛儒學之淵間氣所鍾挺生斯賢並樓文

初講城南茶院時諸老先生傳科舉舊學摩蕩鼓舞

受教者無異辭公未三十心思挺出陳編宿說披剝

清敗奇意芽甲新語懋長士蘇醒起立駭未曾有皆

相號召當動從之雅縻他師亦籍名陳氏由是其文

擅於當世公不自喜悉謝去獨崇敬鄭景望薛士龍

師友尊之入太學則張欽夫呂伯恭相視遇兄弟也

公之從鄭薛也以克己兢畏為主敬德集義於張公

盡心為至古人經制三代治法又與薛公反復論之

而呂公為言本朝文獻相承所以垂世立國者然後

東嘉錄卷七

六

學之內外本末備矣公猶不已年經月緯晝驗夜索

詢世舊編史牘蒐斷簡採異聞一事一物必稽於極

而後止千載之上珠貫而絃組之若目見其身相旋

其間呂公以為其長不獨在文字也見葉水文集

答陳君舉書曰晝自頃寓書之後南來擾擾未能副

音至於懷仰德義則無日而不勤也乃蒙不忘專人

枉教此意厚矣何感如之垂諭詩說向見二君能道

梗槩大指畧同意其必有成編故以為請今承語及

乃知爾雅森魚決非磊落人之所宜注也唐突負愧

如何可言誨示之勤尤荷不鄙然嘗謂人之為學者若

從平實地上循序加功則其目前雖未見日計之益

而積累工夫漸見端緒自然不假用意裝點不待用

力支撐而聖賢之心義理之實必皆有以見其確然

而不可易者若晝之愚自信之篤向來之辨雖至於

遭說取辱然至于今日此心耿耿猶恨其言之未盡

不足以暢彼此之懷合異同之趣而不敢以為悔也

不識高明何以教之惟盡言無隱使得反覆其說千

萬幸甚老病幽憂死亡無日念此一大事非一人私

說一朝淺計而終無面寫之期是以冒致愚悃鄉風

引領不勝馳情

東嘉錄卷七

七

前書所扣未蒙開示然愚悃之未能盡發於言者亦

多每恨無由得遂傾倒以求鑄切近曹器之來訪乃

得為道曲折計其復趨函丈必以布露敢丐高明少

垂采擇其未然者痛摺擊之庶有以得其真是之歸

上不失列聖傳授之統下使天下之為道術者得定

于一非細事也惟執事圖之並見晦文集

陳傳良周禮說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陳傳良春秋後傳十二卷又左氏章指三十卷

陳傳良漢兵制一卷備邊十策九卷

陳傳良止齋集五十三卷

陳傳良建隆編一卷一名開基事要

陳傳良兩漢史鈔十七卷並藝文志

陳君舉周禮說三卷陳氏曰其書曰格君心正朝綱均國勢各四篇中與藝文志稱傳良之言曰周官之綱領三養君德正朝綱均國勢也鄭註之誤三王制漢儒之言今以釋周禮司馬法兵制今以證曰制漢官制皆襲秦今以比周官徐鉉學於傳良記所口授而為書曰微言傳良為說十二篇專論綱領觀通止齋春秋後傳左氏章指共四十二卷陳氏曰陳傳良撰樓參政論為之序大畧謂左氏存其所不書以

東嘉錄卷七

實其所書公羊穀梁以其所書推見其所不書而左氏實錄矣此章指之所以作也若其他傳良序文畧見之

建隆編一卷陳氏曰陳傳良撰蓋長編大祖一朝節略也隨事或訂併及累朝之始末慶元初在經筵上讀書譜一卷陳氏曰陳傳良撰自伏羲迄春秋終以書詩春秋諸經考世代而附著之共和而下始有年數

止齋集五十二卷陳氏曰中書舍人永嘉陳傳良君舉撰三山本五十卷並藝文志

陳傳良續通鑑節要十卷見玉海

吳徵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春秋九三家陳止齋後傳附三傳九二家止齋章指附見吳草

蔡文懿

蔡幼學字行之温州瑞安人見宋史

年十八試禮部第一是時陳傳良有文名于太學幼學從之游月書上祭酒芮燿及呂祖謙連選拔輒出傳良右皆謂幼學之文過其師孝宗聞之因策士將實首列而是時外戚張說用事宰相虞允文梁克家皆陰附之幼學對策其略曰陛下資維聰明而所存

東嘉錄卷七

九

未大志雖高遠而所趨未正治雖精勤而大原不立即位之始美太平旦暮至奈何今十年風俗日壞將難扶持紀綱日亂將難整齊人心益搖將難收拾吏慢兵驕財匱民困將難正救又曰陛下取名相之不正更制近古二相並進以為美談然或以虛譽或聽自許立功或以緘默容身不能持正蓋指虞允文梁克家也又曰漢武帝用兵以來大司馬大將軍之權重而丞相輕公孫弘為相衛青用事弘苟合取容相業無有宣元用許史成帝用王氏哀帝用丁傅率為始元之禍今陛下使婁子領兵柄其人無一才可取

宰相忍與同列曾不差恥按其罪名宜在公孫弘上  
蓋指張說也帝覽之不懌虞允文尤惡之遂得下第  
執政薦于朝帝許之且問年幾何矣何以名幼學泰  
政施師點舉孟子幼學壯行之語以對上佇恩慨然  
曰今壯矣可行也遂除敕令所剛定官首言大耻未  
雪境土未復陛下睿智神武可以有為而苟且之議  
委靡之習願得以緩陛下欲為之心孝宗喜曰解卿  
意欲令朕立規模爾

光宗以疾不朝重葉宮幼學上封事曰陛下自春以  
來北宮之朝不講比者壽皇愆豫侍從堂諫叩陛請

東嘉錄卷七

十

對陛下拂衣而起相臣引裾群臣隨以號泣陛下退  
朝宮門盡閉大臣累日不獲一對清光望日之朝都  
人延頸遷延至午禁衛飲恨市廛軍伍謗誹籍籍旁  
郡列屯傳聞疑怪變起倉卒陛下實受其禍誠思身  
體髮膚壽皇所與宗社人民壽皇所命則嗜音惡愛  
有感乎心可不獨出聖斷復父子之歡弭宗社之禍  
疏入不報

寧宗即位詔求直言幼學又奏陛下欲盡為君之道  
其要有三事親任賢寬民而其本莫先於講學比年  
小人謀傾君子為安靖和平之說以排之故大臣當

與治而以生事自疑近臣當效忠而以忤旨損棄其  
極至於九重深拱而群臣盡廢多士盈庭而一籌不  
吐自非聖學日新求賢如不及何以作天下之才自  
熙寧元豐而始有兌役錢有常平積剩錢有無額上  
供錢自大觀宣和而始有大禮進奉銀絹有贍學糶  
本錢有經制錢自紹興而始有和買折帛錢有總制  
錢有月椿大軍錢至於茶鹽酒榷稅契頭子之屬積  
累增多較之祖宗無慮數十倍民困極矣幼學既論  
列時政其極歸之聖學帝稱善將進用之時韓侂胄  
方用事指正人為偽學異論者立黜幼學遂力求外

東嘉錄卷七

十一

補  
朱熹居建陽幼學每事咨訪遂為御史劉德秀劾罷  
奉祠者凡八年起知黃州改提點福建路刑獄未行  
有勸侂胄以收召海內名士者乃召幼學為吏部員  
外郎入見言高宗建炎間滅婺州和買絹折羅事因  
翰輔臣曰一日行得如此一事一年不過三百六十  
事而已陛下除兩浙丁錢視高宗無間然而兵事既  
開諸路罹鋒鏑轉餉之艱江湖以南有調募科需之  
擾惟陛下以愛惜邦本為念遷國于司業宗正寺卿  
皆兼權中書舍人侂胄既誅餘黨尚室正路幼學次

第彈繳竄點九眾號稱職

嘉定初同樓鑰知貢舉時正學久錮士專於聲律度  
數其學支離幼學始取義理之士習漸復於正薰  
直學士院內外制皆溫淳雅厚得體人多稱之

趙師畢除知臨安府畢辭故事當有不允詔幼學言  
師畢以媚權臣進官三尹京兆狼籍無善狀詔必出  
褒語臣何辭以草命遂寢改魚侍讀師畢命乃下

進福建路安撫使政主寬大惟恐傷民福建下州例  
抑民買益以戶產高下均賣者曰產益以交易契紙  
錢科數者曰浮益皆出常賦外久之遂為定賦幼學

東嘉錄卷七

十二

力請蠲之不報提舉司令民以田高下藏新會子不  
如今者籍其質幼學曰罔民而可吾忍之乎惟有去  
而已因言錢幣未均秤提無術力求罷去

先是朝廷既遣歲帛入金境適值其有難不果納則  
遽以兵叩邊索之中外洶洶皆言當亟與幼學請對  
言玉帛之使未還而侵軼之師奄至且肆其侮慢形  
之文辭天怒人憤可不伸大義以破其謀乎於是朝  
論奮然始詔與金絕幼學因請固本根以弭外虞示  
意向以定眾志公汲引以合材謀審懷附以一南北  
帝稱善

幼學早以文鳴于時而中年述作益窮根本非關教  
化之大由情性之正者不道也器質凝重莫窺其際  
終日危坐一語不妄發及辯論義理縱橫闡沛然  
如決江河雖辨士不及也嘗續司馬光公卿百官表  
年曆大事紀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凡百餘  
篇傳于世並儒林傳

公雖幼以文顯無浮巧輕艷之作既長益務闡教化  
養性情花卉之炫麗風露之凄爽不道也詞命最溫  
厚亦不自矜貴惟於國史研貫專一朱墨義類刊閏  
齊整各就書法為續司馬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

東嘉錄卷七

十三

備志辨疑編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今代之完  
書也天資凝重危坐竟日或不通一詞龍窟陳同甫  
言吾嘗與陳君舉極論往往擊枵案聲撼林木行之  
在旁避若無聞吾頗訥之眾亦云素無短長於間也  
一日夜盡散忽語吾道一爾奚皇帝王霸之云吾方  
辨數而行之橫啓縱闡援今證古釐為十百聚為一  
二抵夜接日若懸江河吾謝不能乃已則復不言默  
默如故故雖並舍連榻不知也然則昔人謂得人於  
眉睫定士於俄頃亦豈盡然歟公之中深隱厚可  
驗於是矣見水心集

蔡幼學育德堂集五十卷

見宋史藝文志

蔡幼學宋編年政要四十卷又宋實錄列傳舉要十

二卷

蔡幼學續百官公卿表一十卷又續百官表質疑十

卷

並宋史藝文志

育德堂外制集八卷內制集三卷陳氏曰兵部尚書

永嘉蔡幼學行之撰成童穎異從同郡陳傳良君舉

學治春秋年十七試補上庠皆選陳反出其下明年

陳改用賦冠監舉而幼學經魁又明年省闈先多士

而陳傳良亦為賦魁一時師弟子雄視場屋莫不歎

東嘉錄卷七

十の

美見文獻通考

蔡幼學皇朝宰輔拜罷圖一卷建隆元年至紹熙五

年宰執拜罷月日為圖年經而官緯親玉

蔡幼學為續公卿百官表年曆大事記備志辨疑編

年政要列傳舉要等百餘篇表凡二十卷質疑十卷

自治平迄紹興五年

蔡幼學國朝編年政要四十卷起建隆止靖康記政

事大略其體皆編年法惟每歲先列宰執拜罷為異

又國朝贊銀列傳舉要十二卷起國初止神宗並見玉海

東嘉錄卷之八

名儒

葉文定水心

葉適字正則温州永嘉人

見宋史儒林傳

葉適英發擢淳熙五年進士第二人授平江節度推

官丁母憂改武昌軍節度判官少保史浩薦于朝召

之不至改浙西提刑司幹辦公事士多從之游參知

政事罷茂良復薦之召為太學正遷傳士因輪對奏

曰人臣之義當為陛下建明者一大事而已二陵之

雖未報故疆之羊未復而言者皆以為當乘其機當

東嘉錄卷八

一

待其時然機自我發何彼之乘時自我為何彼之待

非真難真不可也正以我自為難自為不可耳於是

力屈氣索甘為退伏者於此二十六年積今之所謂

難者陰沮之所謂不可者然制之也蓋其難有四其

不可有五置不共戴天之讎而廣兼愛之義自為虛

弱此國是之難一也國之所是既然士大夫之論亦

然為奇謀秘畫者止於乘機待時忠義決策者止於

親征遷都沉深慮遠者止於固本自治此議論之難

二也環視諸臣迭進迭退其知此事本而可以反覆

論議者誰乎抱此志意而可以策勵期望者誰乎此



人才之難三也論者徒鑒五代之致亂而不思靖康之得禍今循守舊模而欲驅一世之人以報君仇則形勢乖阻誠無展足之地若順時增損則其所更張動搖關係至重此法度之難四也又有甚不可者兵以多而至於弱財以多而至於乏不信官而信吏不任人而任法不用賢能而用資格此五者舉天下以為不可動豈非今之實患歟治習牽制非一時矣謀利害明虛實斷是非決廢置在陸下所為耳讀未竟帝蹙額曰朕比苦目疾此志已泯誰克任此惟與卿言之耳及再讀帝慘然久之除太常博士兼實錄院

東嘉錄卷八

二

檢討官嘗薦陳傅良等三十四人於丞相後皆召用時稱得人

會朱熹除兵部郎官未就職為侍郎林栗所劾適上疏爭曰栗勅熹無一實者特發其私意遂忌其欺矣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利害所存不獨熹蓋自昔小人殘害忠良率有借名或以為好者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創為道學之日鄭內倡之陳賈和之居要津者密相付授見士大夫有稍慕潔修者輒以道學之名歸之以為善為玷闕以好學為己愆相與指日使不得進於是賢士憚懷中材解體銷聲泯影

穢德垢行以避此名栗為侍從無以達陛下之德意志慮而更罷用鄭丙陳賈密相付授之說以道學為大罪文致語言逐去一熹自此善良受禍何所不有伏望摧折暴橫以扶善類疏入不報

光宗嗣位由秘書郎出知蘄州入為尚書左選郎官是時帝以疾不朝重葉宮者七月事無巨細皆廢不行適見上為言父子親愛出於自然浮疑私畏似是非而豈有事實若因是而定者廢於上號令愆於下人情離阻其能久乎既而帝兩詣重葉宮都人懼悅適復奏自今宜於過宮之日令宰執侍從先詣起居

東嘉錄卷八

三

選時兩宮聖意有難言者自可因此傳致則責任有歸不可復使近習小人增損語言以生疑惑不報而事復浸異中外洶洶及孝宗不豫群臣至號泣攀裾以請帝竟不往適責宰相留正曰上有疾明甚父子相見當俟疾瘳公不布告使臣下輕語君父可乎未幾孝宗崩光宗不能執喪軍士籍籍有語變且不測適又告正曰上疾而不執喪將何辭以謝天下今嘉王長若預建參決則疑謗釋矣宰相用其言同入奏立嘉王為皇太子帝許之俄得御批有歷事歲久念欲退閑之語正懼而去人心愈搖知樞密院趙汝愚憂

危不知所出適告知閣門事蔡必勝曰國事至此子為近臣庸坐視乎蔡許諾與宣贊舍人傅昌朝知內侍省知閣門事韓侂胄三人定許侂胄大皇太后甥也會慈福宮提點張宗尹過侂胄侂胄覘兵意以告必勝適得之亟白汝愚汝愚請必勝語事遂遣侂胄因張宗尹閱禮以內禪議奏太皇太后且請垂簾許之計遂定翌日禪祭太皇太后臨朝嘉王即皇帝位親行祭禮百官班賀中外晏然凡表奏皆汝愚與適裁定臨期取以授儀曹郎人始知其預議焉遷國子目業汝愚既相賞功將及適適曰國危効忠職也適

東嘉錄卷八

○

何功之有而侂胄恃功以遷秩不滿怨望汝愚適以告汝愚曰侂胄所欲不過節鉞宜與之汝愚不從適嘆曰禍自此始矣遂力求補外除太府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及汝愚貶衡陽而適亦為御史胡紘所劾降兩官

知泉州召人對言於寧宗曰陛下初嗣大寶臣嘗申繹卷阿之義為獻天啟聖明銷磨黨偏人才蘇庶幾復合然治國以和為體處事以平為極臣欲人臣忘已體國息心既往國報方來可也帝嘉納之初韓侂胄用事志不附一時小人在言路者創為偽說支名

舉海內知名士竄貶殆盡其後侂胄亦悔故適奏及之且薦樓鑰岳嵩黃度三人悉與郡自是禁網漸解矣

侂胄將啟兵端適奏曰甘弱而幸安者衰改弱而就強者興陛下申命大臣先慮預笑思報積耻規灰祖業蓋欲改弱以就強矣竊謂必先審強弱之勢而定其論論定然後脩實政行實德弱可變而為強非有難也今欲改弱以就強為問罪驟興之舉此至大至重事也故必備成而後動守定而後戰今或謂金已衰弱姑開先舉不懼後報求宣和之所不能為紹興

東嘉錄卷八

五

之所不敢此至危至險事也且所謂實改者當經營瀕淮沿漢諸郡各為處所守敵兵至則阻於堅城彼其策應而後進取之計可言至於四處御前大軍練之使足以制敵小大之臣試之使足以立事皆實政也所謂實德者當今賦稅雖重而國愈貧如和買折帛也類民間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輸納者况欲規恢宜有恩澤乞詔有司審度何名之賦害民最甚何等橫費裁即宜先減所入之額定所出之費既脩實政於上又行實德於下其所以能屢戰而不屈必勝而無敗也除權工部侍郎侂胄欲藉其草

詔以勳中外改權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以疾力辭  
兼職會詔諸將四路出師適又告侂冑宜先防江不  
聽未幾諸軍皆敗

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適謂三國孫氏嘗以江北  
守江自南唐以來始失之建炎紹興未暇尋繹乃請  
于朝乞節制江北諸州及金兵大入一日有二騎舉  
旗若將渡者淮民倉皇爭斫舟纜覆溺者屢建康震  
動適謂人心一搖不可復制惟劫皆南人所長乃募  
市井悍少并帳下願行者得二百人使米石將徐肆  
統以往夜適半過金人蔽茅葦中射之應弦而倒夫

東嘉錄卷八

六

盡揮刀以前金人皆錯愕不進黎明知我軍寨未退  
則已在舟中矣復命石跋定山之人劫敵營得其俘  
械以歸金解和州圍退屯瓜步城中始安又遣石斌  
賢渡宣化夏侯成等分道而往所向皆捷金自滁州  
遁去時羽檄旁午而適治事如平時軍須皆從官給  
民以不擾淮民渡江有舟次止有寺給錢餉米其來  
如歸措置屯田遂上堡塢之議初淮民被兵驚散日  
不自保適遂於墟落數十里內依山水險要為堡塢  
使復業以守春夏散耕秋冬入堡凡四十七處又度  
沿江地創三大堡石跋則屏蔽米石定山則屏蔽靖

安瓜步則屏蔽東陽下蜀西護溧陽東連儀真緩急  
應援皆尾聯絡東西三百里南北三四十里每堡以  
二千家為率教之習射無事則戍以五百人一將有  
警則增募新兵及抽摘諸州禁軍二十人并堡塢內  
居民通為四千五百人共相守戍而制司於每歲防  
秋別募死士千人以為劫若焚糧之用因言堡塢之  
成有四利大要謂敵在北岸共長江之險而我有一  
堡塢以為聲援則敵不敢窺江而士氣自倍戰艦亦可  
以策勦和滁真六合等城或有退遁我以堡塢全力  
助其嚴逐或邀其前或尾其後制勝必矣此所謂用

東嘉錄卷八

七

力寡而收功博也三堡就流民漸歸

適志意慷慨雅以經濟自負

並儒林傳

所喻二說之未安具悉雅意但熹則以為舊聞者中  
也獨得者過也賢者之所以未然者不及也其詳雖  
有未得盡聞者然大約當不出於此者破則千里同  
風不待片言而群疑決矣

答葉正則書  
見梅菴文集

葉適習學記言周易述釋一卷

見宋史  
藝文志

葉適習學記言四十五卷

葉適名臣事繫九卷

葉適文集二十八卷

並藝文志

水心集二十八卷拾遺一卷別集十六卷陳氏曰吏部侍郎永嘉葉適正則撰淮東本無拾遺編次亦不同外集者前九卷為制科進卷後六卷號外臺是論時事末卷號後總專論買田贍兵通考正則之明麗而不失其正學道錄

戴文端

戴溪字肖望永嘉人觀林傳

少有名為別頭省試第一監潭州南獄嗣紹熙初主管吏部架閣文字除太學錄兼實錄院檢討官正錄兼史職自溪始

東嘉錄卷八

陞博士奏兩淮當立農官若漢稻田使者括閑曰論民主出財客出力主客均利以為救農之策

開禧時師潰于符離溪因奏沿邊忠義人湖南北並商皆當區畫以銷後患會和議成知樞密院事張巖督師京口除授參議軍事

召為資善堂說書由禮部郎中凡六轉為太子詹事兼秘書監景獻太子命溪講中庸大學溪辭以講讀非詹事職懼侵官太子曰講退便服說書非公禮毋嫌也復命類易詩書春秋論語孟子資治通鑑各為說以進權工部尚書除華文閣學士嘉定八年以宣

奉大夫龍圖閣學士卒贈特進端明殿學士理宗紹

定間賜諡文端並傳

戴少望謂顏淵子路死聖人觀之人事則鳥不至河不出圖聖人察之天理不復憂見周公聖人驗之吾身夫然後知斯道之果不可行而天之果無意於斯

世也這意思也發得好見朱子

戴溪易總說二卷藝文志

戴溪續讀詩記三卷

戴溪曲禮口義二卷學記口義二卷

戴溪春秋講義四卷

東嘉錄卷八

九

戴溪石鼓卷問三卷

戴溪石鼓孟子卷問三卷

戴溪歷代將鑑博議十卷

岷隱續讀詩記三卷陳氏曰戴溪撰其書出於呂氏

之後謂呂氏字訓章已悉而篇意未貫故以續記為

名其實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見文獻

石鼓論語卷問三卷陳氏曰戴溪岷隱撰溪初仕領

石鼓書院山長所與諸生講說者也其說切近明白

晦者亦稱其近道通考

東嘉錄卷之九

名儒

張監獄

張淳字忠甫永嘉人

見郡志

忠甫為人嚴重深博善刃事鎮物絕有材智抑不使出其氣貌沉沉備然丈夫也年方少連丑試禮部不中蓋晚而學詩書誦數年既大通風人美刺與古喪祭上下之交立教微意以為天下國家可推此而理此孔門之所教而傳也蓋負其學自刻苦貴愛或言諸朝祿以監獄忠甫謂徒費縣官亡誼歷三任不

東嘉錄卷九

一

食其祿亦不書考執母夫人黃氏之喪自飯舍至于既寢凡所以誠信其親者自括髮至于既祥凡所以哀慟其身者實諸士喪禮無不合也見嘉齊忠甫與其交薛士龍鄭景望齊名而二人皆仕矣士龍一見人主語意合且大用而為政者不悅去之以卒景望三人朝二十餘年其卒也位不過九卿二人嘗勉忠甫不廢久之而道不行功業不就也則未嘗不壯忠甫之失而推遜其高嗚呼是可謂之賢歟

止齋文集

張淳儀禮識誤一卷見史文志

古禮十七卷釋文一卷釋謨三卷陳氏曰永嘉張淳

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童貫曾速仲躬刻之首有目

錄一卷載大小戴劉向篇第異同以古監本巾箱本

杭本嚴本校定識其誤而為之序謂高堂生所傳士

禮爾今此書兼有天子諸侯卿大夫禮決非高堂所

傳其篇數儒同自陸德明賈公彥皆云然不知何所

據也見文獻通考

朱子曰張淳云如劉歆所言則高堂生所得獨為士

禮而今儀禮乃有天子諸侯大夫之禮居其大半疑

今儀禮非高堂生之書但篇數偶同耳此則不深攷

東嘉錄卷九

二

於劉說所訂之誤又不察其所謂士禮者特略舉首

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至於天子者蓋專指冠婚喪祭

而言若燕射朝聘則士豈有是禮而可推耶

朱子語錄曰儀禮人所罕讀難得善本而鄭注賈疏

之外先儒舊說多不復見陸氏釋文亦甚疏略近世

永嘉張淳忠甫校定印本又為一書以識其誤號為

精密

張忠甫所校儀禮甚于細然却於目錄中冠禮玄端

處便錯了但此本較他本為最勝又謂漢初未有儀

禮之名疑後學者見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

之遊文獻

陳說書

陳鵬飛字少南末嘉人志見郡

陳少南某向雖不識之看他舉動煞好雖是有些踈却無而今許多纖曲賀孫問少南雖是踈到在講筵語論實有正直氣象曰然近日許多人往往到自議論他

秦檜居温州時陳嘗為館客後入經筵因講公羊母以子貴之說為非是因論嫡妾之分是時大母還朝遂忤太上意安置惠州張宋卿於彼從之誅錄

東嘉錄卷九

王

陳鵬飛書解三十卷觀宋史

紹興時大學始建陳鵬飛為博士發明理學為陳博士書解秦檜子嬉嘗從之遊在禮部時嬉為侍郎文書不應令鵬飛輒批還之嬉浸不平鵬飛說書崇政殿因論春秋毋以子貴言公羊說非是檜怒謫惠州以歿今觀其書紹興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驪山之禍申侯啓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償怨鄭桓公交死於難而武公復娶于申君臣知此而望其振國威難矣嗚呼其得罪於檜者豈一端而已哉見文獻通考

陳氏詩解二十卷晁氏曰陳少南撰

陳鵬飛詩解二十卷陳氏曰不解殷魯二頌以為高頌當闕而魯頌可廢通文獻

薛恭翼

薛叔似字象先其先河東人後徙永嘉見宋史

初登對論祖宗立國之初除二稅外取民甚輕自熙寧以來賦自增而民困滋甚孝宗嘉納因曰朕在宮中如一僧叔似曰此非所望於陛下當論功業如何正使海內富庶如文景不過江左之文景法度修明如明章不過江左之明章陛下即位二十餘年國勢

東嘉錄卷九

四

未張未免牽於苟安無事之說上默然復數日宰執進擬朝士上出寸紙書叔似及應孟明姓名嘉其奏對也

金主殂太孫景立叔似奏規模果定則乘五單于爭立之機規模不存則恐成丑胡迭起之勢先宗受禪時傳金使入界使名未正叔似奏自壽皇一正匹敵之禮金人嘗有南顧之虞使名未正而遞受之祇以重其玩侮翌日復奏謀國者畏敵太過上奮然開納初末相周必大請擇侍從臺諫忠直者提舉太史局蓋用神宗朝司馬光與王安石故事躔度少差預圖

消弭遂命叔似提舉尋兼樞密都承旨

除兵部尚書安撫使叔似方乞然降官會分撥綱運

募兵鬻馬辟致僚佐而皇甫斌唐州之師已敗矣遂

勅斌南安軍安置叔似料敵必侵光黃委總領陳謙

按行五關發鄂卒守三關金果入寇

叔似雅慕朱熹窮道德性命之旨談天文地理鐘律

象數之學有藁二十卷並宋史本傳

薛叔似通儒也不幸以開邊之事累之史論

**林葵州**

林拱辰字岩起初名一鳴平陽人見册志

東嘉錄卷九 五

淳熙戊戌武舉轉文歷太府丞借工部尚書通金國

謝使除戶部郎准西安撫直寶謨閣淮東運判兼提

舉知揚州後知婺州廣東經畧安撫立朝剛介不附

史韓有春秋傳刊于婺州郡志

林拱辰春秋傳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潮州**

徐定字德操永嘉人見册志

知邵武縣通判太平州宣州妖民胡木匠誘聚數千

人守適去盜縛一巡檢貫其耳以狗人心骨恐漕司

伴定揭州事定馳入境今日汝等苦不飽爾能自首

葉仲堪親即

葉仲堪親即

亡罪衆咸從令胡木匠亡命遠遁州境遂安權守潮

州卒郡志

徐潮州春秋解十二卷陳氏曰知潮州徐某德操撰

水心序畧曰賤傳之學惟春秋為難工經理也史事

也春秋名經而實史也專於經則理虛而無證專於

史則事礙而不通所以難也年特閏朔禘郊廟制理

之綱條不專於史也濟西河曲丘甲田賦事之枝葉

不專於經也薛伯卒經無預然杞滕邾莒之興廢固

明也詭諸卒史無預然戊寅甲子之先後固察也觀

潮州此類皆卓信明而篤矣至於受霸者之權彼與

東嘉錄卷九 六

此奪錄炎狄之變先畧後詳諸侯群誅大夫衆貶凡

春秋始終統紀所繫自公設以衆畫於義例名分字

別族貴人微其能本末相顧隱顯協中如潮州殆鮮

焉然則理之熟故經而非虛事之類故史而非礙歟

古人以教其國而使人知深於是書者歟雖然詩書

禮所以紀堯舜三代之盛而春秋衰世之竭澤也示

不泯絕而已或者遂謂一事一義皆聖人之用則余

未敢從也見文獻

葉先生

葉仲堪親即

葉仲堪親即

葉仲堪親即

葉仲堪六經圖七卷見宋史

六經圖七卷陳氏曰東嘉葉仲堪思文重編按館閣書目有六卷昌州布衣楊甲鼎卿所撰撫州教授毛邦翰增補之易七十今百三十書五十五今六十三詩四十七今同周禮六十五今六十一禮記四十三今六十二春秋二十九今七十二然則仲堪蓋又以舊本增損改定者耶見文獻通考

東嘉錄卷九

七

東嘉錄卷之十

名儒

朱先生

朱黼字文昭平陽人魏郡

文昭自為諸生知名一世屢舉不第而業益脩謝客深居而士益附見止齋文集

紀年統論一卷紀年備遺一百卷陳氏曰永嘉朱黼文昭撰從陳止齋學嘗著紀年備遺起陶唐終顯德為百卷蓋亦本通鑑稽古錄而擷其中論正統者為統紀論水心葉氏序曰平陽朱黼因通鑑稽古錄章

東嘉錄卷十

一

別論著始堯舜迄五代三千餘篇述呂武王莽曹丕朱溫皆削其紀年以從正統曰吾為書之志也書法無大於此矣報讎明耻貴夏賤夷其次也凡民人家國之用制度等威之異皆為說以處之衆言之滄亂則折而一之訛謬之相承則釐而正之南北華戎之離合爭奪之碎人所厭聞亦備論之該括既多而條目衆矣所以存世次觀興壞本經訓原事實艾理蕪蔓顯發精隱扶樹正義蒐舉墜逸不以華為辨不以意為覺無偏駁之說無新特之論反而約之知其能費而隱也特而措之知其能典而當也嗚呼此豈非



學者之所當盡其心歟文獻

初陳公君舉未壯講學文昭年差次最先進及後來取名官弁冕接踵而文昭遂累耕南蕩山水疊重聲迹落落人不知其能傳陳公之業也一旦此書出義理所會寶藏克斥遂為成學而陳公卒久矣相與論舊事追念愴然則文昭宜徒以博習自是而已

哉見水心文集

朱黼紀年備遺正統論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徐教授

徐元德永嘉人見八閩通志

東嘉錄卷十

二

淳熙末福建軍學教授嘗開講堂之東初李忠定祠

米文公為記雅稱重之八閩通志

朱子語錄曰於丘子服處見陳徐二先生周禮制度

精華下半冊徐元德作上半冊即陳君舉所奏周官

說文獻

陳傳良徐元德撰周官制度精華二十卷見五海

王東巖

王與之字次點樂清人見郡志

從松溪陳氏學盡傳六典要旨遂著訂議八十卷郡

守趙汝騰進之朝云與之踐履無玷守節不渝皓首

著書真經明行修之士其書精粹可裨聖明之治遂授賓州文學

知縣鄭滌孫建宗晦書院行卿飲酒禮以祖與

東巖王公為大賓見郡志

王與之周禮訂議八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吳徽學統教法一曰經學治周禮註疏王東巖訂義

九二家見吳學集

錢少卿

錢文子字文季樂清人見郡志

篤學明經為儒林巨擘

以兩優程揭授職官其後把麾持節皆以循良介特

著稱推宗正少卿見郡志

祖泰既賤道出潭州錢文子為醴陵令私贖其行

傳祖泰

錢文子白石詩傳一十卷又詩訓詁三卷見宋史藝文志

錢文子中庸集傳一卷

錢文子論語傳贊二十卷

錢文子孟子傳贊十四卷

錢文子補漢兵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錢文子兩漢志一卷又漢唐事要二十卷觀玉

白石傳二十卷陳氏曰宗正少卿樂清錢文子撰

所居白石巖因以為號觀文獻

姜教授

姜得平永嘉人見郡志

姜得平論語本旨一卷論語指南一卷見宋史

姜得平詩書遺意一卷藝文志

論語本旨一卷陳氏曰建昌軍教授永嘉姜得平撰

觀文獻

陳教授

東嘉錄卷十

陳季推字彥群永嘉人見郡志

質靈氣邁隨聞而思過見能述自高其材不樂師授

與人論無所降人亦未之然也異日州將薦季推高

等讀其書道熟如素誦往往加以新意出人上始大

歎駭中淳熙第又中為隆興府教授轉漳州教授未

上益開門盡抽古今文字且誦且索務為周覽通學

鈎得其要年四十五卒有兩漢博義等書葉水心銘

墓誌

陳季推兩漢博義十四卷見宋史

兩漢博義十四卷陳季推所撰閩涉尤大觀文獻

黃先生

黃仲炎永嘉人見郡志

春秋通說十三卷陳氏曰永嘉黃仲炎若悔撰端平

中嘗進之于朝見文獻

黃仲炎春秋通說一十三卷見宋史

呂先生

永嘉呂氏大圭樸卿見春秋

薛先生

薛據字叔容平陽人見平陽志

永嘉自許少伊右丞周恭叔太博劉元承給事受業

東嘉錄卷十

程門為最先一輩而義理之學始於此矣生而晚者

雖不及成德達材之列而亦竊聞私淑之教見知間

知成功一也薛氏世學蓋三百年最後玉成公學於

慈湖楊敬仲刊華據實摘程門緒餘偽學禁興隻手

衛道著伊洛源流各為譜傳書成而化更生人之類

不為夷狄禽獸吾道力也見林齊山文集

其子叔容志弘力殺負荷十年念聖遠言湮為孔子

集語二十卷念國家內外治跡為采微天保末議二

卷念伊傅周召之業不復見隨世蹇淺不能登其主

於三代為宅揆成鑑二十二卷薦紳剡進上經乙覽

藏之秘府以詔厥來

水心嘗曰為學而不接統緒雖博無益也為文而不

關世教雖工無益也二先生之學之文豈徒博而工

哉統緒之的教化之要於此乎在並齊文集

弱冠名譽已彰諸老爭相延致嘗采諸子百家裡官

歸紀之書輯為孔子集語二十卷又撫古今輔相經

畧開濟之學稗為宅揆成鑑一編二書既成中書舍

人劉克莊秘書監謝子強見而愛之率同列進之朝

略云藩垣置筆葉皓不衰上可禪乙夜之覽觀次可

實崇文之藏貯其為特賢賞激如此志

東嘉錄卷十

六

### 章清所

章任堯字時雍號清所平陽人親郡

通經史深入四書闡奧研精覃思章分句析發明傳

意釋然通暢嘗曰時之治亂由於人心之邪正心之

邪正由於學術之醇疵識者以為名言彭廼堅蔣允

文趙次誠等皆其弟子至今言義理之學必稱任堯

志

史氏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者難知三王已

然後聖未茫然者難知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

爾清所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不足知意無疑無惑

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大見中

史先生

史伯璿字文璣平陽人親郡

自幼嗜學強記博通經史及諸子百家之說精究四

書深得朱子之旨特饒氏輯講許氏叢說胡氏通旨

陳氏發明與朱子背馳者乃著四書管窺以辯明之

又著管窺外編論諸經史天文地理古今制度名物

學者傳誦焉郡

文璣之學出於水壺鄭氏有四書管窺行于世親

集

東嘉錄卷十

七

四書管窺序曰聖賢之言夫豈徒言而已哉道所存

也故凡求道者不可不得於其言不得其言而欲以

明道譬之適國而不由其途未有能至焉者矣然聖

賢之於言也或近而指遠或約而義做大而無乎不

周細而無乎不貫載諸方冊宏深簡奧而其理實具

於吾心學者不可以易而觀之亦不可以僻而求之

也夫以易而觀則鹵莽而踈略以僻而求則穿鑿而

牽附若是則日誦其言而不達其意其於求道也不

亦遠乎孔曾思孟之書載道之言也自朱子為集註

章句釋其義理要其指歸而其說大明於世其辭詳

以密其趣悠以長天下學士所共尊信至於受業私  
淑之徒又為之發其緒餘演繹增廣紛然聞見而層  
出背而違者亦或有焉文日繁而辯日起岐愈多而  
道愈幽使讀之者不啻源而尋流則棄同而即異君  
子蓋病之也吾鄉鄉先生史君文璣苦志於學篤信  
堅守朱子之說反覆研究殆三十年遂取諸家纂輯  
之編而去取焉乖戾者拆而闢之隱昧者引而伸之  
旁通曲暢著于簡牘名曰管窺抑可謂有功於朱子  
也已嗚呼立異以為高好奇以為尚為學之大弊也  
管窺之作蓋為是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及

東嘉澤卷十

八

說約也學者由是以明朱子之說然後自詳而反約  
以究聖賢之言則其於道也庶幾矣見陳子  
上存彙

### 徐教授

徐興祖字宗起其先閩人五代時避亂來橫陽遂為

橫陽人見胡荅  
酒文集

先生自幼持重好學不倦嘗受書於鄭伯玉受詩於  
周可仁受易於史文璣文璣之學出於冰壺鄭氏有  
四書管窺行於世先生盡得其學故於義理尤極精  
粹至於子史百氏亦靡不研究遂以其學行為一特  
賢士大夫所譽愛因其所居稱之曰橫陽先生示尊

敬也

洪武六年以薦授郡學教授其教人有法諸生自以  
為得師

衡之守將嘗以郡城北枕江託潮患請改築當道者  
朱數其事眾歷於勢心知其非莫敢出一言先生獨  
奮然抗說其城奠未及潮未嘗為患辨甚力其役遂  
寢民賴以不勞

處有寇嘯聚山谷間蔓延平陽瑞安 朝廷遣將殄  
除之徵郡丞王全率民為鄉導全就先生問計先生  
曰民患出迫脅一特註誤無由自新若開其生路招

東嘉澤卷十

九

諭之來即為良民如此則烏合之眾自當解散渠魁  
必成擒不然則玉石俱焚虞詡之悔後將何及全用  
先生言全活者甚眾

二十九年較藝江西人服其公後秩滿起天官得致  
事郡列狀上聞乞留復故職洪武三十五年二十有  
一日得疾語諸子曰吾至此足矣遂却藥物越十有  
三日卒

先生收行孝弟待母弟篤於義白首無間言與人交  
久而益篤雖鄙夫儒子來謁接之皆有禮意未嘗幾  
微及人過失

文藁若干卷藏于家並州文藁

張學正

永嘉張謙見易本義

吾友同郡張先生謙潛心易學篤信朱子本義反覆研究蓋亦有年嘗以明經舉太學正講授之暇取諸家之說剪其繁蕪撮其精要間或附以己意融會貫通自成一家附於卦文本義之下名曰本義集說先生學識該洽又通書蔡氏傳詩朱子傳在太學三經諸生各以所業請益先生隨問隨答尊聖忘倦獲造就者居多多有著述予未及盡見爾見徐橫陽文集

東嘉錄卷十

十

朱學正

朱謚字思寧永嘉人志府

性敏嗜學與人談論皆極性理之奧行誼修飭鄉邦式之有四書述義正義述解刻梓郡齋庸言集周易啓蒙解太極圖西銘解述義朱謚撰並志

朱子解太極圖說西銘廬陵黃瑞節附錄永嘉朱謚述義見太極圖說西銘解

東嘉錄卷之十一

後學王朝佐編

名臣

王忠文梅溪

王十朋字龜齡温州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穎悟有文行聚徒梅溪受業者以百數本傳

秦檜死上親政策士諭考官曰對策中有朕朝政切直者並寘上列十朋以權為對大畧曰攬權者非欲

銜石程書如秦皇傳餐聽政如隋文彊明自任不任宰相如唐德宗精於吏事以察為明如唐宣宗蓋欲

東嘉錄卷十一

十

陛下懲已往而戒未然威福一出於上而已豈有鋪翠之禁而以翠羽為首飾者自若是宜法令不可禁乎抑宮中服澣濯之化衣不曳地之風未形於外乎法之至公者莫如選士名器之至重者莫如科第仕歲權臣子孫門客類竊窺科有司以國家名器為媮權臣之具而欲得人可乎願陛下正身以為本任賢以為助博采兼聽以收其効幾萬餘言上嘉其經學淹通議論醇正遂擢為第一學者爭得誦其策以擬古晁董

授紹興府簽判既至或以書生見之十朋裁決如神

吏森不行時以四科求士師王師心謂十朋身兼四者獨以恩詔

金將渝盟十朋輪對言自建炎至今金未嘗不內相  
殘賊然一主斃一主生苟嘗為中國利要在自備如  
何禦敵莫急於用人今有天資忠義材兼文武可為  
將相者有長於用兵士卒樂為之用可為大師者或  
投閒置散或老於藩郡願起而用之以寢敵謀以圖  
恢復蓋指張浚劉錡也又言今權雖歸於陛下政復  
出於多門是一檜死百檜生也楊存中以三術而交  
結比司以盜大權漢之禍起於恭顯王代之相為終

東嘉錄卷十一

二

始唐之禍起於北軍藩鎮之相為表裏今以管軍位  
三公利源皆入其門陰結將相為黨樞樞密本共  
之地立班甘居其後子弟親戚布滿清要臺榭論列  
委曲庇護風憲獨不行於管軍之門何以為國至若  
清資加於增伍高爵濫於齊門諸軍承受威福自恣  
甚於唐之監軍皇城邏卒旁午察事甚於周之監防  
將帥剝下路上結怨三軍道路捕人為李結怨百姓  
皆非治世事上嘉納  
秦檜久塞言路至是十朋與馮方胡質登齋奉浩相  
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

李宗受禪起知嚴州及對首言太皇非倦勤時而以  
大器付陛下賢於堯舜陛下當思以副人上者今社  
稷之安危主民之休戚人才之進退朝廷之刑賞宜  
若舜之協克斷然行之以盡繼述之道

遠國子司業言今居位者往往職之不舉宜有以革  
之人主有天賦三任賢納諫賞罰是也上嘉之  
見上英銳每見必陳恢復之義及將北伐上既曰天  
子之孝莫大乎先祖宗安社稷因前五祖成而守者  
周成康漢文景是也先君有耻而雪之漢宣帝臣單  
于唐太宗停頓利是也先君有讐而復之夏少康滅

東嘉錄卷十一

三

澆漢光武謀莽是也迹雖不同其為孝一也靖康之  
禍自古未有陛下英武慨然志在興復竊聞每對群  
臣奏事則曰當知創業時又曰當以馬上治之又曰  
某事當俟恢復後為之比因宣召語及陵寢聖容側  
然曰四十年矣陛下之心真少康高宗宣王光武之  
心奈何大臣不能仰副聖必願戒在位者去附和之  
私心贊國家之大計則中興日月可冀矣  
論史浩八罪曰懷姙誤國植黨盜權忌言蔽賢欺君  
訕上上為出浩知紹興府十朋再陳謂陛下雖能如  
舜之去邪未能如舜之正名定非紹興密通行都浩

嘗為屬吏姦賊彰聞亦何顏復見其吏民遂改與祠  
史正忠與浩族異拜浩而父事之林安宅出入史浩  
龍大淵門十朋拜疏其罪皆罷去

王師失律張浚上表自劾主和者乘此唱異議十朋  
上疏言臣素不識浚聞其誓不與敵俱生心實慕之  
前因輪對言金必敗盍乞用浚陛下嗣位命督師江  
淮今浚遣將取二縣一月三捷皆服陛下任浚之難  
及王師一不利橫議遽起臣謂今日之師為祖宗陵  
寢為二帝復讐為二百年境土為中原帛民伐罪非  
前代好大生事者比益當內脩侯疇而動陛下恢復

東嘉錄卷十一

志立國不以一劫為群議所搖然異論紛紛浚既待  
罪臣其尚可居風憲之職乞賜寬假因言臣聞近日  
欲遣龍大淵撫諭淮南信否上曰無之又言聞缺以  
楊存中充御營使上嘿然

移知慶州饒民走諸司乞留不得至斷其橋乃以車  
從間道去東葺新橋以王公名之移知湖州召對劉  
洪請留之上曰朕豈不知王十朋顧湖州被水非十  
朋莫能鎮撫至郡戶部責虛通三十四萬命吏持券  
往辦不聽即請祠去  
九歷四郡布上恩恤民隱士之賢者詣門以禮致之

朔望會諸生學宮講經詢政僚屬間有不善反覆告  
戒俾之自新民輸租俾自紫堂間者相告宿通亦頗  
備訟至庭誼詞曉以理義多退聽者所至人繪而祠  
之去之日老穉攀留涕泣越境以送思之如父母饒  
父早入境即雨至湖積霖入境即霽凡禱必應其至  
誠不獨感人而亦動天地鬼神

事親孝終喪不處內友愛二弟郊恩先奏其名沒而  
二子猶布衣書室扁曰不欺每以諸葛亮類其鄉冠  
準范仲淹韓琦唐介自比朱熹張栻雅敬之子聞詩  
聞禮皆篤學自立為治能守家法人亦思慕之並本傳

東嘉錄卷十一

五

十朋歷詆姦倖直言無隱事上忠而自信篤足以當  
大任者惜不盡其用焉史論

王十朋守泉初到任會七邑宰勸酒歷告以愛民之  
意出詩示之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

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見合璧

與王龜齡書曰素窮居晚學無所肖似往者學不知  
方而過不自料妄以為國家所恃以為重天下所賴  
以為安風俗所以既滿而不可以復淳紀綱所以既  
壞而不可以復理無一不係乎人焉是以聞天下之  
士有聲名節行為時論所歸者則切切焉以不得見

乎其人為歎及其久也或得見之或不得見之而喜之拳拳不少衰也聞其進為時用則私以為喜聞其既窮廢置則私以為憂及夫要其所就而觀之則始終大節真可敬仰者蓋無幾人而言論風旨卒無可稱功名事業卒無可紀者往往而有以此喟然自歎知天下所謂聲名節行者亦未足以定天下之人而天下之事未知其果將何寄也當是時聽於士大夫之論聽於輿人走卒之言下至閭閻市里婦女兒童之聚亦莫不曰天下之望今有王公也已而得其為進士時所奉大對讀之已而得其在館閣時上奏布

東嘉錄卷十一 六

讀之已而得其為任史在臺諫遷侍郎時析論諫事讀之已而又得其為故大丞相魏公之誅文及楚東酬倡等詩讀之觀其立言措意上自奏對陳說下逮燕笑從容蓋無一言一字不出於天理人倫之大而世俗所謂利害得喪榮辱死生之變一無所入於其中讀之真能使人胸中浩然鄙吝消落誠不自意竟頑廉懦立之效乃於吾身見之於是作而歎曰士之求仁固當以反求諸己為務然豈不曰事其大夫之賢者云哉今日前日夫數公者自懲是以一噓而廢食也於是慨然復有求見于左右之意而永獲也昨

開明公還自夔州撫臨近甸而熹之里閭交遊適以得佐下風者因以書賀之蓋喜其得賢大夫事之而自傷無狀獨不得一從賓客之後以望大君子道德之餘光也不意夤緣與其向來鄙妄無取之言皆得徹聞於視聽明公又不以凡陋為可棄狂僭為可罪而辱枉手筆以抵宋倅盛有以稱道竊惟明公之志豈非以世衰道微遺君後親之論文作肆行無所忌憚舉俗滔滔思有以障其橫流者是以有取於愚者一得之慮因有不求其素而借之辭色也耶明公之志則正矣大矣而熹之愚未有稱明公之意也雖然

東嘉錄卷十一 七

有一於此其惟益思砥礪不敢廢其所謂諸明体察求仁格物之功者使理日益明義日益精操而存之日益固擴而充之日益遠則明公之賜庶乎其有以承之而幸明公之終教之也雖然明公以一身當四海士大夫軍民一面之責其一語一默一動一靜之間所係亦不輕矣伏惟盛德大業前定不窮其剛健中正篤實光輝者固無所勉強以熹之所親記則右語所謂行百里者半九十明公其亦念之况今人物眇然如明公者僅可一二數是以天下之人青望猶切而明公尤不可以不戒不審明公以為何如哉熹



杜門養親足以自遣昨嘗一至湖湘出資交遊講論之益歸來忽被除命既不敢辭而拜命矣然明公未歸朝廷兼亦何所望而敢前也引領才彞未有瞻拜之期向風馳義日以勤止輒敢復因宋倅相為介紹致書下執事以道其拳拳之誠伏惟照察見也卷代序梅溪文集曰知人之難堯舜以為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親行之戒然以予觀之此特為小人設耳若皆君子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其所以通

東嘉錄卷十一

八

幽明之故類萬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予嘗為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踈陽間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為威如雨露之為澤如龍虎之為猛而麟鳳之為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澆忍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蟻蝨如鬼域狐盜如盜賊咀咒閃倖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况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燦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於是又嘗求之古人以驗其說則

於漢得丞相諸葛忠武侯於唐得工部杜先生尚書顏文忠公侍郎韓文公於本朝得故叅知政事范文正公此五君子其所遺不同其所立亦異然求其心則皆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磊磊落落而不可掩者也其見於功業文章下至字畫之微蓋可以望之而得其為人求之今人則如太子詹事王公龜齡其亦庶幾乎此者矣公始以諸生對策廷中一日數高言被遇太上皇帝親擢以冠多士遂取其言施行之及佐諸侯入冊府事今上皇帝於初潛又皆以忠言直節有所裨補上亦雅敬信之登極之初即召以為

東嘉錄卷十一

九

侍御史納用其說公知上意以必復疆土必雪讐耻為己任其所言者莫非脩德行政任賢計軍之實而於分別邪正之際尤致意焉尋以邊兵失律廷議不成上疏自劾除吏部侍郎不拜去為教郡布上恩恤民隱晝夜孜孜如飢渴之切於己去之日民思之如父母其處閭門鄉黨則又親親敬敬信義務教模維家人孺子亦皆篤然有忠厚廉遜之風乎若無所嗜好顧喜為詩渾厚質直懇惻條暢如其為人不過浮靡之文論事取極己意然其規撫宏闊骨格剛毅出入變化俊偉神速世之盡力於文字者往往反不

能及其他片言半簡雖或出於脫口肆筆之餘亦無不以忠孝仁義為歸而皆出於肺腑之誠然非有所勉強慕倣而為之也蓋其所稟於天者純乎陽德剛明之氣是以其心光明正大踈暢洞達無有隱蔽而見於事業文章者一皆如此海內有志之士聞其名誦其言觀其行而得其心無不欽衽心服至於小人雖以一時趨向之殊或敢巧為謗詆然其極口不過以為迂濶近名不切時粉至其大節之偉然者則不能以有毫髮點污也嗚呼公之必為君子蓋不待孔孟堯舜而知之矣公遺文三十二卷屬于序之予獨

東嘉錄卷十一

十

論其心如此列於篇端以告天下之士使有以識其所謂光明正大踈暢洞達者言言凜凜初未嘗隨死而亡也以是勝私起懦而相與師慕其萬一在朝廷則以犯顏納諫為忠仕州縣則以勤事愛民為職內外交脩不遺餘力使君德日躋于上民生日遂於下國步安強隱然真有恢復之勢則公雖云亡而其精爽之可畏者為無憾于九原矣嗚呼其亦可悲也夫

開詩亦好學有立能守其家云

文集

公作令人墳銘曰令人姓賈氏溫州樂清人曾祖某祖爽父如訥皆有隱德王賈同邑且世姻故令人賜

也欲挈諸夏合南北大慮也必行其所知不以得喪壯老貳其守大節也春秋戰國之材無是也吾得二人焉永康陳亮平陽王自中規龍川有孫子新畧前後序歷代紀年王政紀原厚軒文集郡志

東嘉錄卷十一

十五

東嘉錄卷之十二

名臣

陳侍郎

陳補字季溫州平陽人見宋史

政和二年廷對第三授文林郎冀州兵曹參軍累遷

尚書虞部員外郎宣和七年提點福建路刑獄福州

調發防秋兵資糧不滿望殺帥臣復生倉卒吏民奔

潰闔城震駭捕入亂兵中諭以禍福賊氣沮邀捕奏

帥臣自斃捕詭從其請間道馳奏以前奏不實待罪

朝廷以捕知變釋之叛兵既調行乃道追殺首惡二

十餘人一方以安本傳

紹興三年為金部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畧大

利害柄抗言今當專請治道之本脩政事以據敵國

不當以細故勤聖慮如平時也又言刺史縣令滿天

下不能皆得人乞選監司重其權久其任除太常少

卿又陳攻守二策在於得人修軍政五年除直龍

圖閣知泉州明年改兩浙西路提刑乞置三縣卿老

以厚風俗凡宮室車馬衣服器械定為差等重靡靡

之禁八年遷福建路轉運副使復召為太常少卿適

編類御書成詔藏教文閣捕以為舊制自龍圖至教

猷皆設學士待制雜厥者令龍圖在朝請大夫之上

至微疎在承議即之上每闕相去稍遠識者疑其不

倫直敷文閣者綴微猷則與諸閣小異降之則班列

太早欲參酌取中並為一列不別相遠庶幾名位有

倫仰稱陛下嚴奉祖宗議訓之意又言拾祭用大牢

此祀典之常駐驛之初未能備禮止用一羊乞檢會

紹興六年詔旨復用大牢

普安郡王出閣奉詔興吏部太常寺討論典故捕等

議以國本未立宜厚其禮以繫天下望乃以皇子出

閣禮例上之或以為太重詔以其不詳具典故專任

己意懷姦附麗與吏部尚書吳表臣禮部尚書蘇符

即官方雲翼丁仲寧太常屬王普蘇籍並罷

十五年知襄陽府充京西南路安撫使襄漢兵火之

餘民物凋瘵捕請于朝以今之戶數視承平時隸二

十之一而賦項尚多乞重行蠲減明年金房兵叛捕

遣將平之而後以閩漢水決溢漂蕩廬舍躬率兵民

擇築隄岸賴以無虞

捕寬洪醞藉以誠按物而恬於榮利當秦檜用事以

永嘉為寓里士之資綠攀附者無不躡登顯要捕以

立矯之舊為人主所知出入頓挫晚由奉常少卿擢

權小宗伯復以議禮不阿忤意遂罷其節有足稱自  
號無相居士有文集十六卷並本  
陳楠守禮知變咸足紀焉史論

### 薛起居

薛徽言字德老温州人見宋史本傳

紹興二年遣使分行諸路徽言在選中以權監察御史宣諭湖南時彬道桂陽旱饑徽言請于朝不待報即諭漕臣發衛永米以賑而以經制銀市未償之所刺舉二十人使還他使皆進擢宰相否頌浩以徽言禮易守臣而移經制銀出知興國軍人為郎遷右司

東嘉錄卷十二

事

擢起居舍人時秦檜與金人議和徽言與吏部侍郎晏敦復等七人同拜疏爭之一日檜於上前論和徽言直前引義固爭及復數刻中寒疾而卒高宗念之贈絹百疋特與遺表恩本傳

薛徽言其才猷皆可以經邦其風節皆可以勵世然皆論議不合奉祠去國可為永慨矣史論

### 張忠簡

張闡字大猷温州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幼力學博涉經史善屬文將命名夢神人大書闡字曰以是名爾父異之力勉其為學未冠由舍選貢京

師登宣和六年進士第

調嚴州兵曹掾蕙治右獄時方臘作亂闡倡守禦計有義士請身督戰既戰稍却州將怒付闡治將殺之闡力爭曰是士以義請戰官軍却勢不得獨前非首奔者殺之何罪州將意解士得免李回帥江西席益帥河南皆辟置幕下群盜據洞庭官軍俱西北人不開水戰闡建議造戰艦以大艦為營小艦出戰乘水洄直擣賊巢賊勢以衰

紹興十年詔侍從各舉所知給事中林待聘以闡開召對時金人議和歸闡中地關首言關中必爭之地

東嘉錄卷十二

四

古號天府願固守以蔽巴蜀圖中原次言監司郡守薦舉之弊又乞嚴禁遺羅以濟江浙水患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遷校書郎蕙具益王府教授時諸將恃功邀爵賞有過則姑息又兵布於外禁衛軍寡闡上疏極論之後稍進退諸將必當其實且召諸道兵以益禁旅皆如闡言

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已意嘗謂闡曰秘書久次欲以臺中相處何如闡謝曰丞相見知得老死秘書幸矣檜默然竟罷主管台州崇道觀

孝宗在王邸帝妙選官僚謂莊重老成無踰闡者改

命祠部蕙建王府贊讀

三十一年春大雨無麥苗荆浙盜起詔侍從臺諫條陳禦盜弭災之得闡上疏日和議以來歲有聘幣民不堪命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因中國可乎歸正人時有遺迷之命怨聲聞道路臣願陛下毋以金人得以甘心可乎州縣吏職卑地遠漁奪之禍被于編藉臣願陛下嚴賊吏之誅可乎蠲租之令已救復征寬大之澤例為虛文臣願陛下申詔令之禁可乎是數者能次第行之則足以動天地召和氣災異盜賊不足慮也又言金主亮將入侵宜守要害防海道三邊不

東嘉錄卷十二 五

可無良將督視不可無大帥疏奏帝嘉納面諭曰卿所言深中時病但遣人北歸已載約書朕不忍渝也孝宗即位闡權工部侍郎蕙侍講入謝言諸將以敗為捷冒受爵秩州府禁軍因軍需敗謀希厚賞不可不正其罪時悉為施行金主亮死葛王哀復求和再議遣使闡言宜嚴遣使之命正敵國之禮彼或不從則有戰耳如是則中國之威可以復振帝曰使者報聘故事也舊約不從朕未死矣是冬給札侍從臺諫條具時務闡上十事皆剴切當將應詔數十人惟闡與國子司業王十朋指陳時事斥權倖無所回隱明

日召兩人對內殿帝大加稱賞賜酒及御書時進太上皇帝太上皇后冊寶工部例進官闡辭或曰公轉一階則澤可以及子孫奈何辭闡笑曰寶冊非吾功也吾能為子孫冒無功賞乎頃之除工部尚書蕙侍讀

金副元師紀志右烈盛以書諭通好三事國書歲幣已定惟割唐郡海泗未決將遣王之望龍大淵通問而衆言紛紛不已闡謂不與四州乃可通和議論先定乃可遣使令彼為客我為主我以仁義撫天下彼以殘酷虐吾民觀金勢已衰何必先示以弱朝

東嘉錄卷十二 六

論題之帝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官二員通宿學士院以備顧問闡入對尤數屢引疾乞骸骨帝不忍其去二年闡請益力乃除顯謨直學士提舉太早與國宮陞辭帝問所欲言闡奏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違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惟陛下毋忘老臣平昔之言其指時事尤諫切帝眷益篤諭以秋涼復召加賜犀帶特許佩魚居家踰月卒

朱熹嘗言秦檜挾敵要君力主和議群言勃勃不平檜既推折忠臣義士之氣遂使士大夫懷安成習至癸未和議則知其非首詳矣朝論間有建率雜言利

害其言金人世讐不可和惟胡右史銓張尚書聞耳

正本

張開論事無避皆一時之良為檜所忌而不撓者語

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信哉史論

公推工部尚書兼侍讀初上用真宗故事命經筵宜

二員通宿學士院朝夕宣召商榷古今詔訪政事公

入對尤數知無不言屢引疾丐開上曰朕所以知外

事皆賴工部尚書相從何忍言夫耶周平

公莊重出於天性誠信濟以學力在王即讀資治通

鑑至脩身治國必反復誦說壽皇每嘉納名臣言行錄

東嘉錄卷十二

七

朱文公戊午諫誅序曰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臣子痛

憤雖萬世必報其讎太上皇帝受命中原誓雪父兄

之辱至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屢捷恢

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

以沮吾計而宰相秦檜歸自虜建力主其事當時人

心尚正人倫尚明天下人無賢愚貴賤交口合辭以

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鈍嗜利無耻者數輩起而和

之清議不容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

於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藉口攘却衆謀

榮感主德然後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

是以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依宴安之樂

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以遂姦謀而向

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

乃踵檜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經地義所謂民

彝者不復聞於搢紳之間矣士大夫徂於積衷之俗

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檜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

顧以忘讎忍辱為事理之當然主和議者慕為檜遊

談者慕其徒一雄倡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

廷其曰虜世讎不可和者獨張公與胡公銓而已自

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為說不出乎利害

東嘉錄卷十三

八

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

為讎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

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

士之大言耳烏乎檜之罪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

贖者正以其始則倡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

君使人心不正人倫不明而未流之弊遺君後親至

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係

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為安斯亦有識之士所為

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

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公曰士大夫是和者之

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眾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以人之眾寡為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為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雅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頑反夾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耻者之餘謀此已墜之

東嘉錄卷十二

九

三綱所以未能復振已廢之萬事所以未能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安強之勢也錄言行

吳尚書

吳表臣字正仲永嘉人見宋史本傳

登大觀三年進士第推通州司理陳瓘謫居郡中一見而器之盛章者朱勔黨也嘗布婢有武臣強而取之章誣以罪繫獄表臣方翰之郡將曰知有感待制乎表臣佯若不知者卒直其事

高宗詔臺諫條陳大利害表臣請措置上流以張形勢安輯淮甸以立藩蔽擇民兵以守險阻集海船以

備不虞其策多見用帝方向儒術表臣之選講官以裨聖德且於古今成敗民物情偽邊防利害詳熟講究由是詔開經筵邇臣有請用蔡京王黼之黨者侍御史沈與求乞明指其人顯行黜責執政不悅奪其言職表臣爭曰臺諫為天子耳目所以防壅蔽杜姦邪若答其切宜而默之後誰敢言非國家福也請還與求以開言路時防秋議選守邊者急乏才表臣曰唐蕭復言于德宗陳少游任蕙將相首敗臣節帝幸幕府下條獨建忠義以阜代少游鎮淮南善惡著明則天下知逆順之理初不以阜名賤官卑為疑今取

東嘉錄卷十二

十

忠義不屈有已試之驗者不次而用豈特可以勸扞禦方略亦堪倚杖於是陳敏等十數人寢以錄用

紹興元年召為司勳郎中遷左司詔百官陳裕國強兵之策表臣條十事以獻曰蠲稅役以懇閑田汰惰卒以省兵費罷漆差以澄冗員停度牒以蕃生齒拘佃租以防乾沒委計臣以制邦用獎有功以厲將帥招弓手以存舊籍嚴和買以絕弊倖簡法令以息瘡痍宰相擬表臣為檢正帝曰朕將自用之遂除左司諫給事中胡安國以論事不合罷表臣上疏留之前宰相朱勝非同都督江淮軍馬表臣力言都督不可

罷除侍讀又累疏爭之不聽

召為秘書少監同修哲宗實錄帝如建康詔表臣兼  
留司叅議官除中書舍人給事中兵部侍郎建崇二  
國公就外傳蕙翊善帝曰二國公誦習甚進卿力也  
徙禮部侍郎遷吏部尚書蕙翰林學士時秦檜欲使  
使金議地界指政事堂曰歸來可坐此表臣不答又  
以議大禮忤意罷去

起知婺州會大水發常平米振貸之然後以聞郡人  
德之課最除敷文閣特制

自奉無異布衣時卿論推其清約並本傳

東嘉錄卷十二 十一

表臣交於陳雍其師友淵源有自來矣故其議論謹

直剛嚴艱峭不惑異說不畏強禦史論

紹興中吳表臣於經筵講孟子海 玉

東嘉錄卷之十三

名臣

婁察院

婁寅亮字陟明永嘉人宋史

政和二年進士為上虞丞建炎四年高宗至越寅亮  
上疏云先正有言太祖舍其子而立弟此天下之大  
公周王堯章聖取宗室育之宮中此天下之大慮也  
仁宗感悟其說詔英祖入繼大統文子文孫宜君宜  
王遭罹變故不斷如帶今有天下者獨陛下一人而  
已屬者椒寢未繁前星不耀孤立無助有識寒心天

東嘉錄卷十三 一

其或者深戒陛下追念祖宗公心長慮之所及乎崇  
寧以來諛臣進說獨推濮王子孫以為近屬餘皆謂  
之同姓遂使昌陵之後寂寥無聞奔迸藍縷僅同民  
庶恐祀豈下昵仰違天監太祖在天莫肯顧歆是以  
二聖未有回鑒之期金人未有悔禍之意中原未有  
息肩之日臣愚不識忌諱欲乞陛下于子行中遴選  
太祖諸孫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俾牧九州以待皇嗣  
之生退處藩服并選宣祖太宗之裔材武可稱之人  
升為南班以備環衛庶幾上慰在天之靈下休人心  
之望帝讀之感悟樞密富直柔薦之紹興元年召赴



行在以其言宗社大計也既入見復上疏曰陛下轍  
迹所環六年于外險阻艱難備嘗之矣然而二聖未  
還金人未滅四方未靖者何哉天意若曰天祚宋德  
太祖不私其子而保之不幸姦邪誤國而壞之將使  
嗣聖念祖思危而後獲之乃所以伸其永命也臣誠  
狂妄去歲上章請陛下取太祖諸孫之賢者視秩親  
王使牧九州誤蒙來聽赦而不誅茲益在天之靈發  
悟聖心為社稷計非愚臣之所及也伏望宣告大臣  
行之他日皇子之生使之退處清暇不過增一節度  
使耳陛下以太祖之心行章聖之慮自然孝弟感通

東嘉錄卷十三

二

兩宮回蹕澤流萬世改令入官權監察御史時相秦  
檜以其直柔所薦愚之諷言者論寅亮匿父喪不舉  
下大理鞠問無實猶坐為族父冒占官戶罷職送吏  
部由是坐廢並見本傳

上虞縣丞婁寅亮上書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  
伯宇行下有賢德者視秩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  
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歡悟直柔從而薦之召赴  
行在除監察御史於是孝宗立為普安郡王以寅亮  
之言也見宋史富直亦傳

婁寅亮請立太祖後為太子能言人臣之所難言而

高宗亦慨然從之君仁而臣直乎宋汝為歸自金國  
論事切直與寅亮俱廷秦檜一則誣以罪譴一則逃  
遁以死於乎怖矣史論

徐忠文

徐誼字子宜一字宏父温州人見宋史本傳

孝宗臨御久事皆上決執政惟奉旨而行群下多恐  
懼顧望誼諫曰若是則人主日聖人臣日愚陛下誰  
與共功名乎及論樂制誼對以宮亂則荒其君驕商  
亂則破其官壞上遂改容曰卿可謂不以官自惰矣  
知徽州陞辭為光宗初受禪誼奏三代聖王有至誠

東嘉錄卷十三

三

而無權術至誠不息則可以達天德矣至郡歛縣有  
妻殺夫繫獄以五歲女為証誼歎曰婦人能一掌致  
人死乎緩之未覆也會郡究實稅于庭死者父母及  
弟在焉乃言我子欠租父繫饑而大叫役者批之墮  
水死矣然後寃者得釋吏皆坐罪合郡以為神

孝宗疾浸棘上又稽定省誼入諫退告宰相曰上慰  
納從容然目眩不瞬意思恍惚真疾也宜禱祠郊廟  
進皇子嘉王參決丞相留正不克用孝宗崩上不能  
喪祭奠有祝有司不敢攝百官皆未成服誼與少保  
吳玘議請太皇太后臨朝扶嘉王代祭及將禫正憂

懼仆於殿庭而去誼以書譙汝愚曰自古人臣為忠則忠為姦則姦忠姦雜而能濟者未之有也公內雖心惕外則坐觀非雜之謂歟國家安危在此一舉汝愚問策安出誼曰此大事非憲聖太后不可而知閣門事韓侂胄憲聖之戚也同里蔡必勝與侂胄同在閣門可因必勝招之侂胄至汝愚以內禪議遣侂胄請于憲聖侂胄因內侍張宗尹閉禮達汝愚意憲聖許之寧宗即位誼遷檢正中書門下諸房公事兼權刑部侍郎進權工部侍郎知臨安府

東嘉錄卷十三

四

患宜飽其欲而遠之不聽汝愚雅器誼除授建明多咨訪誼隨事裨助不避形跡怨者始衆嘗勸汝愚早退汝愚亦自請名在屬籍不置又司揆事願因阜陵訖事以去寧宗已許之侂胄出入禁中無度誼密啓汝愚無計防之乃直而諷侂胄侂胄疑將排已首謁誼東裝真誼還謁留之通殷勤誼不往吏部侍郎彭龜年論侂胄罪狀侂胄疑汝愚誼知其情益怨恨以御史劉德秀胡紘疏誼責惠州團練副使南安軍安置移袁州久之許自使初金攻廬楚不下留兵緹濠州以待和時抄掠與宋師遇殺傷相當淮人大驚

復進流江南在建康者以數十萬計誼晝夜拊循益嚴備禦請專捍敵勿從中御朝廷懼生事移知隆興府以卒誼嘗與紹興老將接於行陣之法分數竒正皆有指授自為圖式後謚忠文並本傳

蔡知閣

蔡必勝字直之其先自莆徙為平陽人見葉水心文集孝宗立公以武學進士對策第一授江東將領故事將官謁師皆小袖衫拜庭下至公獨袍笏肅揖帥因請以賓禮見水心文集

東嘉錄卷十三

五

召試閣門舍人曾親用事真公見已故召衆舍人飲輒差會期同列屢趣公公不肯往既得對陳六事移晷詰難反覆公辯奏從容手筆付外多施行者知澧州毋畏不赴知邵州論擇方面人材及天下大計孝宗尤異之曰觀卿一表前程未可量也勉之命周丞相留公館伴公辭至郡言州起總領所錢歲八萬溪惡舟販詔易以銀在邵二年公私便之邵人乞更留一年勒碑紀政公皆禁止還知光州未至光宗召復為閣門舍人遷帶御器械未幾武德卒上數問蔡某何時服除召復為帶御器械時御帶負足公辭詔負

外供職光宗之在東宮聞公不見曾觀對宮僚嘆息  
言佳士難得退朝嘗目招公自邵州還也光宗方參  
決見於議事堂謂公向在閣門 有人稱道今去幾  
何比來安否

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喪太皇太后命今上即位上却  
避再三公與同列韓侂胄扶抱登御榻涕淚被面庭  
中驚悚

出知池州建德縣解強盜十人囚稱冤公疑之官吏  
爭獄已具矣公閱其案有弓手坐他事同繫教囚始  
自誣服幸速見太守急呼至屏人曰若知真盜乎趨

東嘉錄卷十三

六

禽有厚賞盜果得十人泣拜去人以為神

徙知楚州北神鎮少年以剽境外為業前後不能禁  
公日與錢米什伍伺察用其豪為總首旬一按試兩  
界以安有劾用張喚聚眾越淮自稱元帥謀取桃園  
寨邊人克懼公外示不知者密設方計俾喚以歸斬  
于市然後以聞諸將嗟服自謂不及也

公既領方鎮經度又遠議於今新城斗梁月城中間  
合築相連創二水門增建康戍軍徙其家勿更戍浚  
肥河修築湖西口閘以通漕且造戰艦於巢湖並湖  
民願為水軍者籍焉湖有孤姥山急難可保聚乾道

中為寨屋五百教倉七十今浸廢而兩淮民馬官可  
給直聽自養歲大閱以賞激之朝論相持又方行而  
公已歸死矣合肥椿積錢七萬待非常朝廷意帥以  
侵用徙置漕司公以自節郡費者別儲之更遇其奮  
厲有楊椿數至光州獻攻守策實覘我守不悟輒上  
聞公奏拘縻內地從之

公為政求下度苦審郡利病條盡修發先後必倫未  
嘗立名字歛財而嘗以其餘與民歲持寒苦贖其尤  
貧不自業者親至學官課率諸生勸教有義士人興  
起在廬封馬亮包極之墓因墓作祠趙立魏勝死戰

東嘉錄卷十三

七

於楚新其堊廟以公田給祀徐誼子宜公之友也謫  
居南安公時守池將乞宮觀祿歸為徐公奉其母徐  
公驚嘆固止之四方名士損于家者不以密跡存問  
無虛歲蓋公以忠孝發其剛毅慈良成其密察故凡  
所立必得其大者至其小者尚皆可紀而余不盡錄  
也

紹熙初光宗已不豫雖御朝猶再未平外庭不知  
之多諫上宜過北宮省候如禮疏積几上言或訐至  
上寬優不加怒然亦不能從也自是中外訛言相  
動無不譏切過宮者甚至群以相率攀上衣裾

壽皇死也陛下合上輩一出隨至福寧殿不退上亦泣曰此非卿等行處也急還內綉織為裂有責宰相上有疾明矣父子相見宜俟疾瘳公不播告使臣下輕議君父可乎宰相悵然曰君殆未曉天上實有疾然諱言疾日御朝自如茲所以為疾也且人臣無自以疾名上身之理既而孝宗大漸上成服宮中中外訛言益甚或言某將叛奔赴或傳某軍私聚哭大抵皆反矣朝士潛遁者前後教人私竊以家去者甚東近幸富民競匿重器村舍中都人朝夕不自聊或又責宰相上雖疾不臨喪無以辭於天下今嘉王長若

東嘉錄卷十三

八

棟建叅決則疑謗釋矣宰相又悵然曰他日嘗降出一草茅書言儲副事吾袖進取旨上變色曰儲副不棟建建即代也朕欲卿知其妄耳然試合辭以請上再報曰甚好朕欲退閑久矣屢乞奏事不獲命憂懼無所出公自爭過宮至孝宗崩晝不食夜不寐私念曰天梓宮無主而上疾不瘳請儲不獲計且窮倘白太皇太后遂立元子代執喪養上疾其可獨與知樞密院趙公汝愚往返定議時韓侂胄同在閣門公素善侂胄曰公於太皇甥也吾欲以公至趙公所侂胄知指許諾公遂挾侂胄見趙公叅諾因知省閣禮

白太皇太后趙公又約工部尚書趙彥逾戒郭杲餉宿衛起居舍人彭龜年告嘉邸備進發皆定矣五年七月甲寅禫祭時臺諫官有待罪城外者孝宗崩不敢復入而學官須祭畢將歸曰里太皇太后遂引宰執至簾下詔曰皇帝疾至今未能執喪自欲退閣此御筆也嘉王可即皇帝位於重華宮躬行喪禮百官泣拜起而今上已立天下晏然復軍者公本致侂胄於趙公定策遂立元子公之力也

東嘉錄卷十三

九

侂胄恃功專盜立黨論為傾者方因之而知閣劉致又內忌公即脅說侂胄曰蔡直之素厚諸名士今內叅密畫外扶正論非君福也侂胄由是疎公出為池州公嘆曰吾受太上深知不幸太上有疾命懸漏刻而吾判宋族出此所以報也事屬安定何安分彼我乎禍今作矣亟去絕口秘前事侂胄果為飛語中趙公賤死衡陽士不附者盡以趙公黨坐之自為大師郡王擅國命絕席卿相而公連刺外州默默以卒悲夫公不矜功不徇利似矣然而以立君為難者雖通乎百世猶將難之也故余不敢闕以待信史焉

東嘉錄卷之十四

名臣

周侍郎

周端朝字子靖行己族孫見即

孝宗崩光宗以疾不能執喪時趙汝愚知樞密院奏請太皇太后迎立寧宗于嘉邸以代喪禮朝野晏然遂命汝愚為右丞相登進耆德及一時知名之士有意慶曆元祐之治韓侂胄竊弄國柄引將作監李沐為右正言首論罷汝愚中丞何澹御史胡紘章繼上竄汝愚永州國子祭酒李祥博士楊簡連疏採爭俱

東嘉錄卷十四

一

被斥宏中曰師儒能辯大臣之寃而諸生不能留師儒之去於誼安乎眾莫應獨林仲麟徐範張衡蔣傳周端朝五人願預其議遂上書曰自古國家禍亂之由初非一道惟小人中蕩君子其禍尤慘君子登庸社絕邪枉要其虛心實在於愛君愛國小人得志仇視正人必欲空其朋類然後可以肆行而無忌於是人至孤立而社稷危矣黨錮散漢朋黨亂唐大率由此元祐以來邪正交攻卒成靖康之變臣子所不忍言而陛下所不忍聞也臣切見近者諫臣李沐論前宰相趙汝愚數談夢兆擅權植黨將不利於陛下以

此如誣實不其然汝愚乞去中外咨憤而言者以為父光權呼蒙蔽天聽一至於此章穎力辨其非有遭斥逐聞者已駭既而祭酒李祥博士楊簡相繼抗論毅然求去告假幾月善類皇皇一旦有外補之命言者思其扶植正論極力敵排同日報罷六館之士為之憤惋涕泣今李沐自知邪正之不兩立而公誼之不直已乃欲盡去正人以便其私於是托朋黨以周陛下之聽臣謂二人之去若未足惜殆恐君子小人潰長之機於此一判則靖康已然之監豈堪復見於今日邪陛下厲精圖政方將正三綱以維人心來群

東嘉錄卷十四

二

議以定國是遠聽奸回槩疑善類北臣等之所未論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之禍懲靖康之變精加宸慮特奮厲斷念汝愚之忠勤察祥簡之非黨灼李沐之曰邪明示好惡旌別淑慝竄李沐以謝天下回祥簡以收士心臣雖身膏鼎鑊實所不辭書奏不報則繳副封午臺諫侍從侂胄大怒坐以不合上書之罪六人皆編置以宏中為首將竄之嶺南中書舍人鄧駟上書教之不聽右丞相余端禮拜於榻前至數十丐免遂徙上惻然許之乃送太平州編管天下號為六君子端朝字子靖嘉定三年試禮部第一終刑部侍郎

薰侍講見宋史中傳

入對言人主之學與士大夫之學不同士大夫一心之有亡繫於一身之是非人主一念之操舍驟閱天下之休戚復言近歲經筵例成薰職今抱道篤學之士列在庶官守道不苟之賢栖置散地乞廣加收召以備其選於是蔣重珍徐清叟葉味道相繼進用端平初時相怵於浮議遽興三京之師端朝力言其不可既而師徒撓敗卒如所料規即周端朝冠婚喪祭禮二卷集司馬氏程氏呂氏禮親史藝文志

東嘉錄卷十四

三

端朝桂陽志五卷藝文志

林樞密

林畧字孔英温州永嘉人見宋史

慶元五年舉進士歷饒州太寧監教授辟幹辦四川茶馬司公事崔與之帥蜀目之曰此臺閣之瑞也遷武學博士國子監丞太常寺丞奉祠拜宗正少卿薰崇政殿說書遷右司諫薰侍講告于帝曰虛心以為從諫之本從諫以為求治之本拜殿中侍御史升侍御史試諫議大夫嘉熙三年以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以言罷提舉洞霄宮以資政殿學士致仕

淳祐三年八月卒贈宣奉大夫本傳林畧所謂虛心從諫者有益於人主矣史論

劉叅政

劉叅字聲伯樂清人見宋史本傳

早有令聞讀書為蕩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試入太學儕輩已翕然稱之特下大全方為臺屬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國將奪其位叅率同舍生伏闕上書大駭言朝廷進退大臣須當以禮書上竹執政送南安軍安置歸別其母解氏解氏曰為臣死忠以直被貶分也速行叅至南安盡取瀘洛諸子之書

東嘉錄卷十四

四

摘其精切之語輯成書十卷名曰瀘洛論語

還太學未幾侍御史陳垓誣劾程公許右正言蔡榮誣劾黃之純二公罷出六館相顧失色叅又率諸生上書言叅等蒙被教養視國家休戚利害若已痛癢朝廷進一君子臺諫發一公論則彈冠相慶喜溢肺腑至君子嚮而不獲用公論沮而不免仲則憂憤怵結寢食俱廢臣聞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論陛下在位幾三十年端平間公正萃朝忠讜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毒屏迹善類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來培養佛

護之初心不能不為之轉移祖宗建置臺諫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論而杜私說乃今老養自肆姦相仍以諂諛承風旨以傾險設機阱以洪忍盜宮爵陛下非不識拔群賢彼則忍於空君子之黨陛下不容受直言彼則勇於倒公議之戈不知陛下何負此輩而彼乃負陛下至此耶當陛下詔起彙髦之而公許起自家食正君子覘之以為進退之機乃今坐席未溫彈章已上一公許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諸賢見機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絕矣比年朋邪扇煽緘然成風奏事者不過襲陳言應故事而已幸

東嘉錄卷十四

五

之純兩疏差彊人意乃今軟媚者全身鯁直者去國一之純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輒沮而公論之脉自此絕矣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為少可攻之惡不為不多術窮彘孔沒有逼上之嫌勢挾全張濫慶牧民之職以乳臭騃子而躡登從索以光範私人而累典輔藩錢神通靈於旁蹊公器反類於互市天下皆知之豈陛下獨不知之正惟為陛下紀綱者知為身謀不為陛下謀陛下燭事幾詎可墜此輩蒙蔽術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風憲之司而壞於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騰陛下之剝向也則以忠鯁斥

臣子才臣棟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則以功直罷逐使淳祐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幾為之一空彼誠何心哉高宗紹興二十年之詔有謂臺諫風憲之地年來用人非據與大臣為友黨濟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竊觀近事不獨臺諫為大臣友黨內簡相傳風旨相諭且甘為鷹犬而聽其指嗾焉宰相所不樂者外若示以優容而陰實頡指臺諫以去之臺諫所彈繫者外若不相為謀而陰實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許之召也天下皆知獨斷於宸衷及公許之來也天下亦知嘗得罪於特宰豈料陛下之恩終不足恃宰

東嘉錄卷十四

六

相之頃竟不可逃耶陛下萬機之暇試以公許之純與瑛榮等熟思而靜評之其言論孰正孰邪孰忠孰佞雖中智以下之主猶知判別是非况以陛下明聖顧不察此近見公許奏疏嘗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瑛則以秘密之說惑上聽公許嘗告陛下以寵賂日章官邪無警欲塞梓門絕曲徑瑛則縱使客以兜攬關節持閣局以脅取舉狀開賂門以簞弄按章至若之純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辨明斥媚相之非塞嘗諤諤流出肺腑榮身居言責開其風聲自當愧死尚敢妄肆婁菲略無人心乎且陛下擢用臺諫若臣

磊卿臣咨愛臣應起臣漢弼臣凱臣燧光明俊偉卓  
為天下稱首然甫入而遽遷一鳴而輒斥獨煇榮華  
貪饕頑忍久汙要津根據而不拔劉向所謂用賢轉  
石去倭拔山者乃今見之可不畏哉矧今國嗣未正  
事會方殷民生膏血版削殆盡所賴以祈天命係人  
心惟君子與公論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為無忌  
憚之事其意不過欲爵位日穹權勢日盛以富貴遺  
子孫耳豈暇為國家計哉自首天下之患莫大於舉  
朝無公論空國無君子我朝本無大失德於天下而  
乃有宣靖之禍夫豈無其故哉始則邪正交攻更出

東嘉錄卷十四

七

迭入中則朋黨翼為陰陷潛詆終則例置是非變亂  
黑白不至於黨禍不止向使劉安世陳瓘諸賢尚無  
恙楊畏張商英周秩輩不又據臺網其禍豈至此烈  
古語云前車覆後車戒今朝廷善類無幾心懷姦險  
者則以文藻飾佞舌志在依違者則以首鼠持圓機  
宗社大計孰肯明目張膽為陛下伸一喙者則其勢  
必終於空國無君子舉朝無公論脫有緩急彼一二  
儉人者陛下獨可倚仗之乎若按之罪又浮於榮雖  
兩觀之誅四裔之投衛為輕典陛下留之一日則長  
一日之禍異時雖借尚方劍以殲其首尚何救於國

事之萬一哉又曰自昔大姦巨孽投閑散地惟規朝  
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  
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  
覆局而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  
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  
之上今右轄又虛姦人垂涎有日矣聞之道路餽遺  
不止於鞭鞣脉絡潛通於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機之  
時若公論不明正人引去則遲回展轉鈞衡重寄必  
歸於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艱難積累之  
天下豈虛此輩再壞耶又諫遊幸疏曰天下有道人

東嘉錄卷十四

八

主以憂勤而忘逸樂天下無道人主以逸樂而忘憂  
勤自昔國家又安四夷賓服享國日久侈心漸生若  
漢武帝之單于震怒而有千門萬戶之觀唐明皇之  
北邊無事而有驪山溫泉之幸至於隋之煬帝陳之  
後主危亡日迫遊觀無度不足効也堯舜禹湯文武  
兢業祇懼終始憂勤無逸言遊畋則不敢日昃則不  
暇食曷嘗借祈禳之說以事遊觀之逸比年以來以  
幸為利以玩為常未免有輕視世故眇忽天下之心  
單于未嘗震怒而有武帝多欲之費耗北邊未嘗無  
明皇宴安之鳩毒陛下春秋尚少貽謀垂憲



之機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後嗣何觀自十數年間創龍翔創集慶創西大一而又示之以遊幸導之以禱祠蠱之以虛誕不經之說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積久慣熟牢不可破誰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倭者進曰太一所臨分野則為福近歲自吳移蜀信如祈禳之說西北坤維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數敗陷者相繼福何在耶武帝祠太一於長安至晚年以虛耗受禍而後悔方士之繆雖其悔之弗早猶愈於終不知悔者也大凡人主不能無過脫有過言過行宰執侍從當言之給令臺諫當

東嘉祥卷十四

九

言之措紳士大夫當言之皆所以納君於當道者也今陛下未為不知道未為不受人言宰執以下希寵而不言與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愛陛下也其心豈以此為當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為不足以望堯舜禹湯文武之主而以漢武明皇待陛下也咸淳三年拜監察御史論內降恩澤曰治天下之要莫先於謹命令謹命令之要莫先於室內批命令帝王之樞機必經中書參試門下封駁然後付尚書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効也臣觀陛下自郊祀慶成以來恩數綢繆折輝煩數今

日內批明日內批即報之間以內批行者居其半竊為陛下惜之出納朕命載於書出納王命詠於詩不專言出而必言納者蓋以命令繫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於是出而復有納焉祖宗時禁中處分軍國事付外者謂之內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韓琦袖以進呈英宗悚然避坐此豈非謹內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為官爵陛下之宜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謂同奉聖旨則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豈必內批而後為恩緣情起事以義制欲某事當行某事當息具有條賈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繆於公論

東嘉祥卷十四

十

者許令執奏顧不避歟四年改正字言正學不明則義理日微異端不息則鼓惑轉熾臣非不知犯顏逆耳臣子所難實以君德世道重有關係不容不慷慨開陳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軻有云有言責者不待其言則去臣忝職諫省義當盡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貪戀恩榮不思引去不惟有負朝廷設官之意其於孟軻明訓實亦有憾知慶元府事建濟民莊以濟士民之急資貢士卷官之費備郡庠耆老緩急之需又請建慈湖書院八年迺選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印試吏部尚書兼工

部尚書兼中書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讀上疏請給王  
十朋祠堂田上

宜中謀擁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徽共改將遜相  
位於是徽托宗祀於母弟成伯遂起及羅以疾卒

兼六  
劉黻分別邪正侃侃敢言 史論

東嘉錄卷之十五

名臣

曹文恭

曹黜叔遠族子字西士 規宋史

少從錢丈子學登嘉泰二年進士第授安吉州教授  
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正欲薦之幽龍曰章司  
錄毋老請先之正敬嘆改知建昌縣復故尚書李常  
山房建齋舍以處諸生擢秘書丞兼倉部郎官出為  
浙西提舉常平而陳和羅折納之弊建虎丘書院以  
祀尹焯移浙東提點刑獄寒食放囚歸祀其先因感

東嘉錄卷十四

十一

東嘉錄卷十五

一

泣如期至召為左司諫與王萬郭岳鄉徐清叟俱負  
直聲當時號嘉熙四諫上疏言立太子厚倫紀以弭  
火災又論余天錫李鳴復之過迂旨遷起居郎進禮  
部侍郎不拜疏七上進古詩以寓規正久之起知福  
州再以侍郎召為臺臣所沮而止遂守寶章閣待制  
致仕卒諡文恭 本傳

周蒼巖

周元龜字錫疇溫平陽人 見林集  
讀書迎解落筆輒驚人少有老度窮有通識以六典  
貢漕閩升賢閣推嘉熙進士第

開慶已未提轄左帑時太學六士扣閤當揆怒其攻  
己將摧公言路諷以意公正色曰臺諫天子之耳目  
不可市私思直士國家之元氣不可以報私忿祖宗  
三百年學校公論所自出奈何摧折之乎語已東裝  
明日臺疏下矣景定謂咸謂公相國故人要津立致  
公尺書不扣光範一廢六霜癸亥除主管官誥院委  
買江東限田公曰熙寧間海內無事王安石以新法  
騷動釀成中天不忍言之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未  
聞瘠子以肥父而家可為也聞者震耳說者交吻明  
日又臺疏下矣

東嘉錄卷十五

二

父戒軒先生交慈湖楊公簡鶴山魏公了翁其學根  
義理達事物公所樹立父教也自號蒼巖有蒼巖集  
著八十卷又有訓鑑大文苑心嗜師友四騷史  
大議管見類要詞科類臺奇字法語各若干卷山文  
集

### 章恭毅

章給字大經温州樂清人

見登科錄

公資稟殊常甫成童即刻勵好學既冠郡守何公文  
淵選補郡庠生登正統己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  
景泰初陞禮部儀制郎中適國家多故公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首請增會試取士額次言太平十六事累  
數千言俱准議行車駕欲幸大隆福寺公言以萬乘  
之尊臨異端之地傳之後世誠非美事見名臣言行通錄  
五年五月陳言修德弭災事一曰畏天戒二曰任災  
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儉約六曰勤論  
政七曰惇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爵十曰華巡  
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却貢獻十  
四曰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倭  
臣不可假威福後宮不宜盛聲色凡為陰威之類請  
悉革罷其惇孝義畧曰臣聞伊尹告太甲有曰立愛

東嘉錄卷十五

三

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於四海孟軻氏有曰堯  
舜之道孝弟而已矣誠以孝弟者百行之本萬善之  
長天子之所以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者不越乎  
一孝弟而已 本朝以孝治天下而友弟之義皆孝  
所惟恭推 上聖皇太后 皇太后兩宮為天子母  
尊之至也皇上以天下養養之至也故孝子之至莫  
大乎尊親尊親之至莫大乎以天下養以天下養之  
在乎躬親養之躬親養之庶幾謂之至也伏望 皇  
上於退朝之暇必朝兩宮尊奉 上聖皇太后皇太  
后而修問安親膳之禮是即古帝王之孝也臣又恭

惟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是為天下之父也  
與皇上同氣異胞是為至親之兄也皇上向曾親受  
上皇之冊封是為上皇之臣子也 上皇親征戎虜  
被留虜庭嘗有詔旨傳位於陛下是以天下授陛下  
也陛下尊之為太上皇帝是為天下之至尊也幸而  
奉迎還宮是皇上之至願亦天下之至望也 上皇  
為陛下同氣之親兄陛下為 上皇同氣之親弟形  
雖為二其實一人況 上皇天性謙冲意無彼此伏  
望 皇上於朔望日或節日一幸南宮率羣臣朝見  
上皇於延安門以叙連枝同氣之情以極尊隆崇奉

東嘉錄卷十五

四

之道是即古帝王友弟之義也至於儲位亦不可久  
虛伏望 皇上推同氣猶子之義詔 沂王復居儲  
位以為天下之本如此則五倫備而和氣充溢於宮  
庭萬姓愛戴而歡聲洋溢於四海殆見天心自回災  
異自弭而胡虜不足平矣見進  
景泰五年春上天示戒積雪連陰朝廷下詔求言御  
史鍾同手成諫章大畧以朝見兩宮復還儲位為重  
初以稿示都察院副都御史劉廣衡見其語意觸諱  
謂之曰逆犯龍鱗者必死同乃易稿意在諸司臣察  
各言致災之由而復儲一事實欲禮部啟之既奏有

旨命廷臣集議無敢言者時給正欲建言遂發復儲  
事於是年五月九日己未曠時封章進當宁見則大  
怒讀畢日已昏門已扃乃傳旨自閣出命錦衣衛即  
時逮捕入獄翌日榜掠訊無跡又翌日加榜無全膚  
不得已辭連同即逮繫入獄對既實乃加刑覆訊必  
欲招通南內不服用炮烙刑又不服乃窮慘酷欲致  
之死地天乃大風降黃沙人大恐乃禁錮欲終其身  
自是日甲子至雨于八月既得生乃酌酒相慶賦  
詩遣興或奕棋消閒日則對坐夜則對卧相與談論  
無復憂悶見鍾同

東嘉錄卷十五

五

大理寺少卿康公莊見同與給下獄乃繼言復儲事  
當宁怒其言切直待其以下憂陸見即於朝臺大杖  
之入十幾死貶為陝西河洲衛定羗城驛丞遂因而  
有旨命錦衣衛封六大杖擇六壯卒即獄中六杖同  
與給一百必就死每五杖易手同肌體尤瘡故杖至  
三十已斃不動杖畢頃之乃甦眾以手與入獄又禁  
不與酒既而給漸平復幸不死鍾同墓誌銘並  
天順元年丁丑正月奉 旨釋放還職出獄之際京  
城男女聚觀填道擁不可行有嘆息泣下者見  
方脫桎錄手足拘攣不能動復項上鐵索繫縛三年

身同卧起白亮如銀尋陞禮部右侍郎山東水守臣請蠲租未允公為請得減其半宗室有被火盜乞賑卹同列執以例公特請得賜金五百兩時尚書與濟伯楊善侍郎鄒幹意皆不協南京禮部侍郎缺即以公對上初難之頃之改南京禮部又改吏部轉左侍郎凡六考成化丙申守制乞致仕許之卒贈尚書諡恭毅年譜

公以天下為己任凡朝政得失生民利害知之未嘗不言言之未嘗不盡方其未論復儲也嘗陳太平致治十六策以致籌邊圍通楮鈔與寬恤增解額亦屢

東嘉錄卷十五

六

言之蓋已亡慮千數萬言其始脫詔獄而為禮部也山東以水災告戶部泥不行則特奏得減租十之五王府以火災告同列執以例則特請得賜金五百兩蓋其既踏且奮而抗言謏論不少挫衄有如此者

公方石撰墓誌銘

公性質直坦易與人無貴賤疏戚一笑之間洞見肺腑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則凜不可奪自號慤夫或勸公少賤以狗曰在我者有義與命在彼者吾不知也故悅公者寡不悅者衆然至論立朝大節則未嘗不以公為首稱

我國家承平之治至宣德正統而極極熾即豐小大之臣方仰承德意以將順煩美於不暇所請憂治世而危明主者已絕無而僅有益於是得二人為曰翰林學士李公時勉曰翰林侍講劉公球至於景泰之季而公實繼之公以二聖之恩克保晚節已上槐學士公於無愧故雖不必若鍾以必致乎侍講公之死然究其所至固非所嘗試而幸成者則其於宋已益有光矣於乎公固一代之偉人也哉墓誌

東嘉錄卷十五

七

以至於英祖之光復憲皇之顯紹神功聖德鏗鉤炳耀於天地間而公之身及際其盛復雖遠屬南國亦隱然為天下重微公輩二三人則名義風節皆未可知而天下之事去矣是豈非天之有意於國家德萬載靈長之祚而然哉見西涯李公年譜序

公既以節義為天下望未嘗少賤以從時權奸憚之故為左右侍郎十有八年皆處南國顯擠潛沮弗復改擢公益厲以裕終不自悔議者以公有汲長孺之剛直魯宗道之骨鯁見王編修所

正統之末

社稷非

景帝未知如何一時安攘之

功卓矣所不趨者易儲一事爾使當時廷臣有能直諫以身殉之則儲未必易後有繼公連章會諍必從乃已則儲可必復正月十七日之變亦何自而明奈何獨公憤發一言遂罹楚毒宜意復跡顯位以功名考終而榮及後人忠義之報何如哉蓋公孝友朴淳剛方坦易遇事敢言厥後景帝拒絕說問公護兩宮其亦終有悟於公之言也夫名臣言行通錄尹直贊曰侃侃恭毅抗志獨立忠謹是陳執謂麟選綱常是扶我躬違恤天日重明嘉乃丕續今之名臣古之遺直言行通錄

東嘉錄卷七十一

韓律

韓律安人見府志

未樂中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歷有聲陞河東益河使以清慎見稱見一續志

運使韓律温州人魁梧端重為御史有聲獲妖盜有功副以男婦數日出巡河南鎮靜有體一方仰賴閩省上下咸謂前出巡者十數輩或過於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仇而輕或奸而譎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後繼者十數輩亦莫能及見天順錄

運河東運使清操甚著見續志創立學宮得師儒所

原缺

登崇寧二年進士第累官為太宗正丞出為江東轉運使江甯軍校周德作亂良顯聞變率眾與戰斬十餘級力不能勝死之事聞贈賻良渥見續志

潘進士

潘方温州平陽人見宋史忠義傳寶祐四年進士調監慶元府市舶慶元降附方不屈赴水死忠義傳

侯節毅

侯昌字道子温州樂清人見宋史忠義傳三貢於鄉兩試轉運司皆第一以武舉授合浦尉柳

東嘉錄卷十六

城令衛步軍司幹辦公事待衛馬軍行司計議官寶祐五年制置使賈似道辟通判海州蕪河南府計議

官李松壽據山京突出連泗昌慶城下死之閩室遇害太學年二十一人言於朝即海州賜廟旌忠詔曰

節毅仍立廟其鄉昌所著有霜厓集忠義傳

徐正將

徐臻温州人見宋史忠義傳

父官河南德祐元年臻往省以道阻會大祥勳王臻往依之以筆札典樞密小心精練天祥被執臻脫難

復來願從天祥北行扶持患難備俸忠款至隆興病

原缺第一、二葉

死傳義

正將徐臻第一百三十四詩關見文山

桂鎮撫

桂完澤永嘉人見元史

嘗從江西左丞李朵兒留京師得為平江路管軍鎮

撫為仇家所訴免官會賊攻昱嶺關行省遂假前官

今從征完澤勇於討賊凡再戰關下皆勝再與賊

聞為所執其妻弟金德亦被擒皆反縛於樹曉以白

刃脅之降金德意未決完澤呼曰金舅男子漢即死

不可聽賊德曰此言最是因大罵賊怒剖二人之腹

而死並忠義傳

東嘉錄卷十六

四

彭忠愍

彭庭堅字允誠温州瑞安人見元史

擢至正四年進士第授承事郎同知沂州爭毀牛皇

神祠驅鄰郡上馬賊免民橫急徵飲民甚便之俄以

平反獄囚忤上官意遂棄去十年詔選守令以建寧

路崇安尹起庭堅于家屬鉛山寇周良竊發犯閩閩

庭堅禦之有法寇不入境十一年陞同知建寧府路

總管府事江西寇熾庭堅率民兵克復進陽又進兵

平浦城

原缺第五葉

院

材

川

大

山

大撫軍院命庸團結房山遷同僉將作院事又除刑部尚書仍領團結會諸寨既降庸守駱駝谷遣從事段禎請援於擴廓帖木兒不報庸獨堅守拒戰眾將潰庸無去志己而寨民李世傑執庸出降以見主將庸不屈與禎同被殺忠義傳

周樞密

周誠德字守仁奉政嗣德之異母弟平陽人見元史

嗣德分鎮平陽總制瑞安悞府之中非無材智與之

共事又有僚佐布列左右求其眩機決謀之際以其

可否為違從行師制敵之問以其前却為安危求之

他人固不能矣是以數十年間軍旅之事公獨身任

焉公之為人明敏而果毅沈雄而莊重大敵臨之

而不懼小寇嘗之而亦慎矢利而氣不變得勝而色

不喜其紀律嚴其號令明其賞罰必其感惠治其於

士卒戰陣則先之次舍則後之甘苦則同之卓乎有

古名將之風

大小戰無慮數百剋徑口小龍南山掘四隅三魁焉

輿蕩三港四溪夷百犬皆因諸若縛金安三吳邦大

礫李師金翁瑞降張仲卿吳叔齊殲金龍十禽程景

安斬葛光俘吳悌五諸首而分之二其徒黨復松山崇

原缺

東嘉錄卷之十七

忠臣

林霽山

林景熙字德陽溫之平陽人見章祖程

宋咸淳辛未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歷禮部架閣時

吳事殊逆不復仕會稽王監簿移書屈致與尋康安

之盟於是往來兵越間殆二十餘年程題

元兵破宋河西僧楊勝吉祥行軍有功因得於杭置

江淮諸路釋教都總統所以管轄諸路僧人時號楊

總統蓋發越上宋諸帝山陵取其骨殖浙江築塔於

東嘉錄卷十七

一

宋內朝舊址其餘骸骨素草莽中人莫敢收適先生

與同舍生鄭樵翁等數人在越上痛憤乃不能已遂

相率為采藥者至陵上以草囊拾而收之又聞理宗

顧會為北軍投湖中以錢購漁者求之幸一網而

得乃盛二函記言佛經葬于越山且種冬青樹識之

不敢明言其事以夢中作為題其詩曰珠亡忽覆蛟

龍麟軒跋字志犬馬情親拾零瓊出幽草四山風雨

鬼神膏一杯自築珠丘土雙匣猶傳空國經獨有春

風知此意年年杜宇泣久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

堆前幾吹鴉水到蘭亭轉為咽不知真帖落誰家珠

鬼玉鴈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意年時寒食祭

天家一騎捧香來冬青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

雨青影空五月深山護凝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

蟻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鴈成月蜀

魄飛速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見白石

遂昌鄭明德先生元祐所書林義士事蹟云宋太學

生林德陽字景暉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

林故為杭丐者背竹籬手持竹夾過物即以夾投籬

中林餉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贖西番僧曰

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家孝家斯是矣番僧左右之

東嘉錄卷十七

二

果得高孝兩朝骨為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

亭中作十首其一曰一杯未築珠宮土雙匣親傳望

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

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雅水到蘭亭更嗚哽不

知真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

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尤

凄怨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

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

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

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蟻蟻不敢冗移來此種非人



問曾識萬年鶴底月蜀魄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  
竹裂又一首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勞歷一聲  
山石裂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  
義士也已見南林

霽山林德陽前進士也壯年英華果銳之氣無所於  
托瑤瑰玉佩大放厥辭見方蛟

德陽自鴈湯遊會稽而錢塘湖汐之吞吐吳山烟霏  
之舒卷瞻望兮咫尺縹緲兮余懷所以觸其情發其  
感者朝朝暮暮無日無之故其悽惋夷以達聞以章  
率有古意蛟萃

東嘉錄卷十七

三

文曰白石臺詩曰白石燕唱皆行于世見温州府志

鄭學正

鄭樸翁字宗仁家溫之平陽見林齋文集

未弱冠東書遊京類名暴如雷癸亥以類中補太學

戊辰升內舍壬申癸酉公闈連魁中甲戌省闈各中

賜上舍釋褐授迪功郎福州教授尋除國子正轉從

政郎棄官耕隱歸山瀑下遊故人羣禮招之往來輒

迹餘二十霜文齋

元僧楊勝吉祥發越上宋諸陵聚骨於錢塘寶曆寺

塔下以厭之其餘遺骸暴露人莫敢顧樸翁遂與

人林景熙等謀問行拾之盛以二函瘞越山中魏郡  
余與鄭公生同里學同師跡長至老同出處與其  
同然而非眇忽之際更相箴正以至同爭極辯不  
苟焉為同也

公學聖賢之學名其齋曰初心沉毅直方自許敦澤  
至於志不獲遂猶以言語文字扶植綱常精術瑣澤  
慈霄街士重可悲也

公之文兮爛其河漢公之行兮豈厥根幹歷艱危兮  
忠孝不遷人孰知兮知之者天

有雜著二卷曰續古詩一卷曰厚倫皆精實可傳並

東嘉錄卷十七

四

山文

陳錄事

陳高字子世為永嘉平陽著姓見楊伯防撰墓誌

幼讀書日記千言所請問即出人意料表權至正十四

年進士第授慶元路錄事明敏剛決吏不敢易民不

敢欺聲名方赫赫一旦忽移去及方氏至欲招致之

而無從得矣

平陽陷棄妻子往來閩浙間蓋欲人不知其所在二

十六年冬東西浙陷明年春先生浮海過山東謁河

南王太傅中書右丞相于懷慶論江南之虛實陳天

萃

卅

下之安危當何以弭已至之禍何以消未來之憂通  
關陝多故未之用士大夫聞其至皆頌與友丞相亦  
喜即欲官之知其非志亦不强數月疾卒于邸葬于  
懷慶城南四方之士凡自南而來者皆會哭

先生為文上本遷固下擬諸子為詩上遊漢魏而齊  
梁以下弗論也先生為行潔已而不同於俗抗節而  
不屈於物意所與懣懣焉不能舍赴其急水火不避  
所不與欲其一語一字不可得所至合則留不可則  
去自號不繫舟漁者並其說見陳子存案  
六藝百氏之言子上無不學而以求道為念凡詩文

東嘉錄卷十七

五

未嘗苟作要其歸不當於理者蓋鮮矣自為舉子時  
其所作已為流輩推重金葉胡汲仲先生以古學名  
嘗傲視一世人於文章斬許可獨敬愛子上而稱之  
曰能其推進士也朝之名公鉅人若翰林歐公太常  
張公禮部賁公御史吳公助教程公僉謂子上之文  
宜用之朝廷施之典冊相與論薦之見蘇子文集  
子上抗待操於亂世臨患難死生禍福而不易其志  
不污其身可謂賢矣而其言也揆諸往哲而有合傳  
之來世而無愧  
於嚴重其身愛其妻子不能忘其墳墓去其鄉里人

卅

卅

卅

卅

之情也而至連鄉里捐墳墓棄妻子而置身於難險  
之地則以所重者甚於身所愛者甚於妻子所不可  
忘者甚於墳墓所不可去者甚於鄉里也身非不重  
也而有重於身者焉妻子非不愛也而有愛於妻子  
者焉墳墓非能忘也而有不可忘於墳墓者焉鄉里  
非能去也而有不可去於鄉里者焉夫安得不舍彼  
而取此哉然非識輕重之人亦惡乎能之吾讀陳子  
上貽謝復元書未嘗不歎其於輕重也明於取舍也  
審而又悲其適丁斯時也使子上不下乎時斯則固  
重其所重愛其所愛不忘其所不能忘不去其所不

東嘉錄卷十七

六

流涕於邑既而帝見亂甚始思公顧其兄大都留守  
愛穆奇問公安在對曰病卧故里即日以微事郎同  
僉太常禮儀院事召不拜又召拜集賢直學士亞中  
大夫兼太子贊善最後召以翰林侍講學士資德大  
夫知制誥同脩國史同知經筵事從兩召皆有御衣  
上尊之賜而公終已不赴其言曰吾嘗見病者不早  
使醫師治之及在膏肓始召醫從事雖扁鵲亦走而  
已今國事如此豈臣子之所忍見然賢如先丞相履  
輔弼之地猶不能存宋於垂亡况吾之材職以論思  
獨能存元於垂亡乎 王師克溫公自沉于淵軍士

也情 陳侍講

陳遠字元達永嘉人見蘇軾文集

二十學書於平章康里公山待制柱公本學詩於張真居天雨馬教授伯誠三十書名與康里公上下欽安殿成在廷善筆札者咸書榜上進獨用公所進者

立朝慕汲黯之為人事無大小言必剴切皇太子禮貌之不徒以其善書也刻魯禿帖木兒寔丁酉冬賴太子苦諫得不殺遂拜所居官明年遊海南歸永嘉即墓下以居從進十陳高授尚書周易語及時事輒

東嘉錄卷十一

可去若尋常矣於戲子上何其不幸也耶子上余友也同屬于鄉同識于禮部後一再見于四明而遂永訣矣曩在京師從揭兵部伯防得其所著子上埋銘讀之而高兵行而偉其志今讀此二書愈益信其行之高其志之偉雖去之二十年餘而生氣猶凜凜焉於戲子上其賢乎哉子上雖客死山東然後葬以禮塋墓妻子皆無恙而鄉里與有榮耀然則子上豈不幸也耶其矣輕重之當明而取舍之當審也詩文總若干首釐為若干卷題曰陳子上存崇文集

方

同

分

頁

出之引佩力自裁軍士奪之乃斷髮示無用猶安置濠州後遇赦任便居住乃還蘭溪病風痺聞有薦之旨遂却藥不御而卒

公伯祖宋相宜中景定初以劫丁大全而編管建昌軍公以劫禿魯帖木兒而幾見殺丞相之言不用後二十餘年而宋社以屋公之言不用後十餘年而元社以屋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信矣夫丞相也公也生與阮會何其絕相似也豈非不幸歟然身蹟而名隨之初非不幸也而况元亡公分致死以殉國雖制之肘而其心則與乃祖行軍司馬死汾水關同諒也

東嘉錄卷十一

一門之內百歲之間風烈相終始所謂世篤忠身者

或仲文集

卓侍郎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見温州府志

少穎悟絕人讀書十行俱下一見葉去終身不再讀詩詞宏遠有一倡三歎之音為文精奇聲拔為落類其為人七歲時從群兒嬉有見者指曰斯兒骨法殊異後日必為名公卿惜血不葉色耳見劉球撰傳及温州府志性至孝請書寶香山時年十五晨昏之禮雖遠不廢會夜歸值大風雨冥昏不知所得一牛兒悲之而

去及歸啟門乃一黑虎也時以為孝感所致  
 登洪武戊辰進士除給事中時國初制度初立典則  
 未備諸王服飾僭踰破乘間白 上曰京師天下視  
 效禮法網紀攸先聞諸王在禁中服飾尚有擬太子  
 者然則何以今天下耶 上笑曰卿言是吾未慮及  
 此也由是益器重焉而或乃以太剛則折為戒敬謝  
 曰敬一介書生荷 上思厚驟登清要官以諫為名  
 吾知盡諫諍之道上不負吾君下不負所學而已且  
 吾聞居其位則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為  
 之益力

東嘉錄卷十七 九

陞戶部侍郎嘗密奏其畧曰北平天下都會地方廣  
 逸士為精強宜及其未備不然大舉而南建瓴東下  
 勢既九解雖有一二特立之士亦無所為矣夫將萌  
 而未動者幾也量時而可為者勢也量時而為非至  
 剛者莫能斷未見而動非至靜者莫能察且帝王之  
 孝以保安社稷為先小節非所論也事竟寢  
 太宗皇帝南狩時敬既被執首貴以不迎乘輿之罪  
 敬厲聲抗拒詞甚不謹 帝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美  
 命繫獄欲屈其志而復官之時仁中臣諷之曰  
 今上皇帝也事屬一家忠無一致皆管仲不死小

白魏徵再事太宗故事可師胡為徒自苦耶敬泣曰  
 人臣事君有死無二足下以管仲魏徵為言此非所  
 以望敬也 帝知敬義不屈然憐其至誠猶欲生之  
 而姚廣孝不可以為敬雖一介書生實英雄才略也  
 今即欲巡狩則彼據東南之饒限長江之險鼓舞豪  
 儉陛下未可安枕也宜非養虎自遺患耶昔吳王不  
 殺范蠡而蠡卒滅吳王行不殺石勒而勒終害行人  
 事有幾不可失也 帝意遂決已而命斬之復夷三  
 族臨刑殊從容但歎曰國家養兵三十年一旦變生  
 畧無措置敬死有餘罪但恨不得為兵官得少行其

東嘉錄卷十七 十

志耳神色凜然經日猶如生  
 帝甚愛敬雖為姚廣孝所譖其心實不忍殺之嘗曰  
 國家養士三十年不負其君惟卓敬耳  
 博學多能美丰儀善談論雖天文律歷地理兵刑靡  
 不各造其奧尤邃性理遺書十卷發明周子通書邵  
 子經世之學詩文五十卷沒入之日一室蕭然惟書  
 畫數軸焉  
 公門人黃潮光之子養正持其遺書及詩文拜出公  
 像以相示球拜起敬獻證以見知聞知之實者如此  
 且以忠貞私諡之以伸仰慕之意

當時死者亦非一士論者每每以公為首稱焉其見之死而守之正豈非有以參天地闡盛衰獨全其浩然故耶真可與夷齊等倫而漢唐宋諸先正未知其孰先而孰後也並見傳府志

東嘉錄卷之十八

孝子

陳孝門

陳侃永嘉人親志

至道中以孝行聞五世同居無間言太宗嘉之詔旌表其門一統志

温州陳侶五世同居賜詔旌表門閭侶事母至孝賜

其母粟帛親宋史友傳

今建牙鄉猶稱其家曰陳孝門親郡志

仰孝廉

東嘉錄卷之十八

十一

東嘉錄卷之十八

十一

仰忻字天貺永嘉人親宋史友傳

力學以篤行稱年五十餘執母喪盡孝禮躬自負土

廬于墓側有慈烏白竹之瑞郡守楊鑑表其孝廉

坊大觀八年以八行取士郡以忻應詔未幾卒贈將

仕部親友傳

忻著同姓圖曰姬周鄭江與仰同姓百世不遺婚姻

蓋後世論氏而不及姓故忻始倡焉有訓童規鑑十

二卷有永嘉百題詩集親郡志

陳孝子

陳宗永嘉人親宋史友傳

年十六母疾病篤刲股為藥病無已而復病不救宗一慟而絕郡守陸德與云陳宗自毀其體哀慟傷生非孝道之至而能為人所難為之事亦天性之至官為合葬榜曰陳孝子之墓傳友

周孝子

周樂瑞安人親无史

宋狀元坦之後父晟通經能文方氏竊橫温州拘晟置海舟上樂隨往事其父甚謹一日賦首遣人沉晟于水樂泣請曰我有祖母幸留父侍養請以已代父死不聽樂抱父不忍捨遂同死傳友

東嘉錄卷十八 二

周榮同死詩曰海寇憑陵父被拘問閔隨侍朝脯一朝強寇將沉父便欲捐生代父軀致養重關只父身哀祈留父奉慈親誰知克冠心猶忍父子俱沉更愴神親孝順

張孝子

張端涿州人父君錫至正末任平陽州判官因家馬特周嗣德守平陽因辟君錫為樞密都事方明善攻破平陽君錫俾入温城端隨往日夜涕泣不食父謂曰我分在必死爾歸視爾家勿以我為念端曰父辱子死理之常也大人萬一不諱端安可獨生乎既而

明善沉君錫于江端亦自投江抱父俱沉而死起角哀武張孝子乃是公侯孫素質粹而美至性純且温十歲知讀書十五能文翰二十從父遊蒞官東海靖維時正艱危兵戈起郊原周侯開幕府而父為幕官殃咎忽變異主將罹禍患群兇橫戈入士卒俱凋殘父亦被俘虜械送囹圄問徬徨從父在豈願微軀完囊之千金資曷以釋父愆讒言日交構彼亮生怒噴肉祖往告訴代父革喪元哀辭苦不聽父竟死深淵號咷走抱父浮沉向波瀾父身不可保子命亦自捐嗚呼忠孝心化為厲鬼冤蒼天杳茫茫孰為陳此冤

東嘉錄卷十八 三

見紫堦集

張孝子

張正字思中漢之平陽人見蘇平仲文集九歲父仲達喪鞠於母林十三歲母瘡發于額左角瘡裂視之曰此瘡惡不可言腫若至鼻雖秦越人不為計矣正憂惟倉黃走城隍祠匍匐泣禱引刀刺股肉持還家當粥以食母瘡立愈初瘍醫見其母之瘡之愈而不知其愈也正食以股曰駭曰吾見患此瘡者十人十不救張母獨無恙何哉已而其事願聞人比之孝已正事母極慕之情事無鉅細不啻決

不行年三十娶婦陳惟帳衾褥施于床者襍以錦綉  
正曰吾在襦袍時母推燥而就濕今吾母寢處何如  
而吾乃寢處此於吾安乎即以議其母陳事姑稍懈  
正報曰娶所以為養也若不盡力奉吾母何以爾為  
陳嘗有問言正曰我豈孝衰於妻子耶不然此言何  
自至白其母切責其妻其妻亦感悟更為恭順之行  
洪武丁巳秋母滯下伏枕血糞淋漓正時以手掬去  
之了無難色後六年春母疾病眾醫人人以為切其  
脉察其證不可為正曰吾聞父母有疾雖不可為無  
坐視而不營拯之理禱于東嶽行祠復到股和藥樂

東嘉錄卷十八

未進而母病革矣母沒朝夕悲號感動聞者及既葬  
日至暮所未嘗不流涕於戲正可謂孝義也已觀

平仲文集

陳孝子

陳序平陽人見温州府志

景泰間父病篤序三到股以療之温州府志

代樹無伐柘愛此手澤存成樹傷柘無鋤樹傷柘根  
根膚尚可惜爾飢亦何人吾飢本親違善以奉吾親  
茫茫堪與內此意誠苦辛飢厥幸死道流傳兒孫  
孫乎慎勿忘錫類良有因見平西里題陳

東嘉錄卷之十九

氣節

陳連江

陳彦才字用中平陽人見郡志

宣和三年何煥榜進士通判黃州子霽中散大夫孫

陞知泉州彦才居官廉靖泰槍以不附已終不文用

有詩迷懷朱文公為跋見平陽州志

紹興初有退相馮永嘉獨陳用中彦才雖鄰不謁及

再相有薦之者止就部注邑連江戲作小詩云命賤

安能比鉅公偶然年月與時同只因日上爭些子笑

東嘉錄卷十九

向連江作釣翁蓋其所生年月時適與時宰同但日

差異耳觀詩跋

跋陳大夫詩曰常人之情少有一善則自視哆然若

有餘而其責報也欲然常若有所不足所以善日消

而惡日長卒以陷溺於利欲之橫流而不自知也大

夫陳公庶靖自守不肯屈意權門寧俯首於下寮終

身而不悔比其晚歲僅以年勞得官其世而所以省

身知足之意見於短章者乃如此其志念之所有與

庸人也遠矣嗚呼子孫之賢其亦深念而敬守之也

哉慶元己未十一月既望新安朱熹識見海卷文集

公孫伯

何提刑

公諱逢原字希深世為溫人規梅溪

安穎異眉宇秀整頤而長身兒時強記覽落筆指驚人嘗賦松柏後彫志起不凡識者期以遠到

劉

召對敷奏進止剴切詳雅除勅令所則定官選秘書省正字時秘閣初建登瀛皆極選公翔翔其間讀異書見聞益博

客

初秦氏盜權以國事備殺大將竄忠良鉗天下口神怒人怨公為書生時嘗容其館授其子以經於是間見以物議洵洵告秦氏曰吾所與語者天也豈復與

東嘉錄卷十九

二

人校是非公曰天之心即人之心也豈有異哉秦氏大街之堂諫承風裾以他故至是再黜士論屈之公無幾微愠色

公既忤權臣迹踈速十年楚蜀晚方還朝以疾稱外遂致不起才不克究中外惜之

密

永嘉自元祐以來士風浸盛淵源自得之學冒臆不蹈襲之文儒先數公著述具存不恠不迂詞醇味長鄉令及門孔氏未必後游夏徒也涵養得蓄波瀾日肆至建炎紹興間異才輩出往往甲於東南若公又其卓然者

道

長於理學尤精論語覃思二十年每見學者必與講論有集解十卷簡嚴明白起詣屬諸儒所不到善屬文清峻道麗雖倉猝應用必自己出不剽竊前人語尤長於詩有晉宋味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卷

並梅溪文集

顧錢塘

顧岡字德鳳平陽人見郡志

登紹興第授錢塘簿時趙鼎去相位秦檜擅權力主和議不附己者必加擯斥岡深懷憤歎適鄉人蕭振權工部侍郎岡因致書於振極言秦趙二黨事以泄

東嘉錄卷十九

三

其不平自是遂不復仕郡志

秦檜當國勢焰可畏一時端人正士斥逐殆盡士大夫雖素有樹立若蕭振者亦附麗焉錢塘主簿顧君獨貽振書讓以不當附檜反覆千數百字使檜聞之禍且不測而君乃毅然弗顧豈非所謂見義而勇者歟主簿之職微耳當是時據高位食厚祿者固不乏人而君獨為朝廷深遠慮其忠君愛國之意何如也蕭為侍從同里人士孰不樂稱頌其美以相扳援而君則愛人以德盡忠告之道不為世俗兒女態抑可謂直諫君子哉勇於義忠於國直於朋友此皆人之



所難者非賢其能若是乎書中所謂堂堂社稷反為諸公快意之地深可痛怒三復其言真足以流涕而慟哭歷觀自古歷今姦邪設國未有不由乎此者蓋姦臣執柄於不同乎己者不問其人之賢否必擠而去之然後有以快其意賢者既去而國以危亡隨其後如王荆公安石亦本號為賢士及為相欲新法之行當時諸君子議不合已悉加貶竄而引用同己之小人卒以快意墓靖康之禍嗚呼主簿君之言亦信而有徵乎見陳子

東嘉錄卷十九

永嘉顧仲明其先世主簿君與蕭侍郎論朋黨書言論慷慨而激烈時蔡檜柄國方以威權鈐制天下士大夫懼其禍者甚眾而君言若此此予之所素歎以為人心世道之微者見清陽

徐省元

徐復字少初温州瑞安人見晦菴同年錄個儻有大志紹興中省試第一秦檜欲以女妻之及廷對乃伴狂不答一字遂置中末後官至朝請郎不染於秦氏時人高之見志

徐少坤

徐璫字純中徐定于見郡

足 贈

由評事積遷朝奉大夫大理少卿會濟郵獄興史彌達獨其附會賊殺無辜且啖以美官璫守正不從遂削官謫道州徙象州卒端平改元侍御史王遂請加褒賄詔復元官贈集英殿修撰志

東嘉錄卷十九

永嘉徐璫治周成子獄無所枉自知必得罪東擔僕命忽夢神人驅之使去荅曰吾分宜去不待驅遂但未知當往何所曰汝得嚴州覺與家人言夢真妄耳吾得罪必南遷安得在近畿乎已而謫道州又徙象州行至未宿縣得國經視之唐嚴州也歎曰吾其不反乎果終焉見城東

林進士

林則祖平陽人見郡志

寶祐中丁大令以威里婢婿事權倖盧允升董宋臣因得寵於理宗推為殿中侍御史在臺橫甚宜中與黃儲劉敞林則祖陳宗魯唯六人上書攻之大全怒削其稿拘管他州司業率十二齋生冠帶送之橋門

之外大全益怒立碑學中戒諸生亡妄議國政且令自後有上書者前廊生看詳以牒報故院由是士論翕然稱之號為六君子見宋史

慶元間趙忠定去國太學生周端朝張衍徐範蔣傳林仲麟楊宏中以上書屏斥遂得六君子之名開慶間丁大全用事以法繩多士陳宜中與權劾蔽聲伯黃鋪器之林則祖與周曾唯師孔陳宗正學亦以上書得譴號六君子至景定初時相欲收士譽悉上皆官非推高第而林則祖陳宗光死曾屬遭熱三公者相繼召試見齊東野語

東嘉錄卷十九

徐狀元

徐嚴夫字公烈平陽人見郡志

淳祐初進士第一歷官館閣因忤丁大全終其用事杜門不出大全敗嚴夫始出官至禮部侍郎見一志忤丁大全或勉其抑已謝過乃題桃符寓意云一任證龜成白鷺誰能拜狗作烏龍見平陽志

金上舍

金九萬字鵬程平陽人見陳誠初所撰

正誼齋曰理宗世變國危尤其而臣史嵩之藉其從父彌遠之勢謬為元宰封家其貪侍從不敢斥其非

原缺

東嘉錄卷之二十

詞章

倪司勳

倪濤永嘉人見郡志

大觀己丑賈安宅榜進士官至左司郎中郡志

倪濤字巨濟能文有採履舉進士擢太常博士見東

非角能屬文博學強記年十五試太學第一遂擢進士調廬陵尉信陽教授入為太學正秘書省校書郎著作佐郎司勳左司員外郎朝廷議有事燕雲大臣

東嘉錄卷二十

爭先決策為國位計皆心知不可無敢一出口濤獨言其非且曰景德以來遼守約不犯邊盟誓固在不可渝也天下久平士不習戰軍儲又屈毋輕議以貽後患王黼怒曰君敢沮軍事耶於是言者論其鼓唱撰造監朝臣縣酒稅再徙茶陵船塢卒年三十九死之明年金人犯開朝廷憶濤言官其一子有雲陽集傳於世見宋史

倪濤玉溪集二十二卷見宋史

玉溪集二十二卷陳氏曰左司員外郎永嘉倪濤巨

濟撰其父始徙居廣德濤大觀三年進士燕山之役

誦其非以沮軍罷謫衡州茶陵以死年三十九呂居仁誌其墓曾吉父為作集序見文獻通考

林太常

林季仲字懿成永嘉人見郡志

受業于伯父行簡又從許景衡遊聞見益廣登宣和進士第

高宗幸永嘉中丞趙鼎薦為臺官父鼎輔政累遷吏部郎尋除太常少卿鼎罷相亦出知泉州鼎再相奏令清議所與如劉大中胡寅呂本中林季仲之徒陛下能用之乎陛下於此或難則臣無所措手足乃除

東嘉錄卷二十

二

檢正時秦檜主和議季仲上疏引夫差勾踐事爭之大忤檜意罷去越郡志

竹軒雜著十五卷陳氏曰太常少卿永嘉林季仲懿成撰以趙元鎮薦入朝奏疏沮和議得罪仲熊叔豹

季理其弟也皆知名文獻通考

林懿成季仲嘗為太常少卿永嘉人與會稽虞仲琳

少崔相好虞頗通性理之學林以詩送其行曰男兒

何苦弊群書學到根原物物無曾子當年多一唯願

淵終日只如思水流萬折心無競月落千山影自孤執手沙頭休話別與君元不隔江湖又嘗為婺守題

赤松山黃初平祠云路轉溪回草木香有人荷笠山之陽定知我是金華守嘆道牧民如牧羊又云羽仗寬旌去不還空餘剩水落人間至今山下無枯旱便是田家九轉丹詩語佳而意新也觀西郡誌

潘轉菴

潘裡字德久永嘉人見郡志

諸父文饒字民則學本濂洛為多士所宗父文虎右科第一裡以父任補右職繼泰戎悞召試為閩門舍人久之授福建兵馬鈐轄卒喜為詩下筆立成聲名籍甚人莫能傳永嘉言唐詩自裡始郡志

東嘉錄卷二十

三

轉菴潘裡字德久永嘉人葉水心快稱其詩號謂裡嘉四靈之後凡言詩者皆本德久父任右職閩門福建兵鈐轄律見

潘裡題釣臺云蟬冠未必似羊裘出處當時已熟籌

但得諸公依日月不妨老子以林丘佳作也見詩林

轉菴集一卷陳氏曰閩門舍人永嘉潘裡德久撰文獻通考

獻通考

趙靈秀四靈

趙師秀字紫芝永嘉人見郡志

登紹熙第沈浮州縣改秩而卒自乾淳以來濂洛之

學方行諸老類以窮經相尚時或言志取足而止固不暇如昔人體驗聲病律呂相宣也至潘樞出始倡為唐詩而師秀與徐照翁卷徐璣等尋遺緒日煇月煉一字不苟下由是唐體盛行

徐照字道暉有詩數百新思尤奇橫絕欲起冰懸雪跨使讀者變蹕憐慄肯首吟嘆不自已然無異語皆人所知也人不能道耳蓋魏晉名家多發興高遠之言少驗物切近之實及沈約謝朓永明體出士爭勦之初猶甚難或僅得一偶句便已名世矣夫東字十餘五色彰施而律呂相命宜易工哉故善為是者取

東嘉錄卷二十

成於心寄於物融會一法涵受萬象結於格標時而為帝無不按節赴之君尊臣卑實順玉穆如九投區矢破的此唐人之精也然厭之者謂其纖碎而害道滋肆而亂雅至於廷設九奏廣袖大幅而反已浮響疑宮商布絳診組繡則失其所以為詩矣然則發今人未悟之機曰百年已廢之學使後復言唐詩者自君始不亦詞人墨客之一快也惜其不尚以年不及臻乎開元元和之盛觀水心文集同為唐詩者徐璣字文淵翁卷字靈舒趙師秀字紫芝

徐璣泉山詩集一卷觀水心文集

徐照集三卷陳氏曰永嘉徐照道暉撰自號天民規

徐璣集二卷陳氏曰徐璣致中撰

翁卷集一卷陳氏曰翁卷靈舒撰

趙師秀集二卷別本天樂堂集一卷陳氏曰趙師秀

紫芝撰四人者號永嘉四靈皆晚唐體者也惟師秀

嘗登科改官亦不顯避教

翁卷字續古一字靈舒詩曰西巖集徐璣字文淵

字致中號靈淵詩曰泉山集徐照字道暉號靈暉詩

東嘉錄卷二十一

曰山民集趙師秀字紫芝號靈秀詩曰天樂堂集

律

永嘉四靈詩學晚唐宗賈島姚合驟名於時天下皆

知四靈之為晚唐而鉅公亦或學之

徐道暉詩真不減晚唐

四靈中翁獨後死然未能攷其沒在何年此詩固點

處十分佳也

翁遊鴈蕩詩不減唐人

四靈詩趙紫芝為冠徐致中當居下位龍奎

汪桐門

汪鼎新字進卿平陽人魏郡

少孤自樹立明尚書周易尤長於詩文有桐陽小彙

二卷歲辛卯李思衍行部浙東舉為郡學錄陞平陽

州學教授州志

鼎新學行文章為溫儒宗門人因其自號稱之曰桐

陽公見蘇平仲文集

鄭處士

鄭昂字處初平陽人魏郡

志趣高尚不肯諧俗與人落落不合隱居讀書素貧

安分視勢利澤如也雅好為詩工唐律清新俊逸一

東嘉錄卷二十

六

字不苟至正癸巳冬叛卒陳安國據城以禮訪之昂

弗就昂妻子遊西葉山中事息始歸屬金憲伯願不

花行郡義其事屢薦不受見神子

李秘書

李孝光字季和温州樂清人見元史

少博學篤志復古隱居鴈蕩山五峯下四方之士遠

來授學名譽日聞太不花以師事之南行蓋監察御

史闕辭屢薦居館閣至正七年詔徵隱士以秘書監

著作郎召與完者圖執禮哈琅並立同應詔赴京師

見帝于宣文閣進孝經圖說帝大說賜上尊明年陞

文林郎秘書監丞卒于官

孝光以文章負名當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趨世

尚非先秦兩漢語弗以措辭有文集二十卷魏德

孔孟而下人樂傳其文者屈辱苟况董仲舒司馬遷

及其次王通韓愈歐陽脩周惇頤蘇洵父子逮乎我

朝姚公燧虞公集吳公澄李公孝光若此十數君子

其言皆高而當其義皆奧而通也見楊鐵崖文集

曩子在京師時與同年黃子肅愈原明張志道論閱

浙新詩肅數問詩人凡若干輩而深歎而浙無詩子

憤曰言何誕也詩出情性豈間有情性浙皆木石肺

東嘉錄卷二十

七

肝乎予後歸浙得能詩者七家其一永嘉李孝光李

和其一天台項炯可立其一東陽陳樵君采其二老

釋曰句曲張伯雨雲門恩斷江也昔黃劉二子能重

河朔矧名家者不足以重而浙乎

我元之詩求之於東嘉永嘉李孝光錢塘張天雨天

台丁復項炯毗陵吳恭倪瓚蓋亦有本者也近復得

永嘉張天英鄭東姑蘇陳謙郭翼而吳興得剡部也

季和放乎六朝而歸準老杜並鐵崖

李五峰如秦湖問人語言新絕而頓挫見水東

高都事

高明字則誠瑞安人府志

自少以博學稱屬文操筆立就一時名公卿皆慕與  
交登至正乙酉第授處州錄事有能聲碎江浙省掾  
史履齋平江圩田蠲租米無徵者四十萬石改浙東  
間幕都事治四明究獄操縱允當因園一空郡稱神  
明以數忤權勢謝病去

方氏強留置幙下力辭又以禮延教子弟亦不執因  
臥病卒並府志

岳武穆王墓在杭樓霞嶺下子雲附焉自元統一以  
來名人士多有詩吊之不下數十百篇其最屬意大

東嘉錄卷二十

八

口者如葉靖逸先生經翁去萬古知心只老天真雄  
堪恨亦堪憐如公少緩頰更死此虜安能八十年漢  
漢疑塵空偃月堂堂遺像在凌烟早知埋骨西湖路  
悔不鳴夷理釣船趙魏公孟頫云岳王墳上草離離  
秋日荒涼石獸危南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  
旗英雄已死何嗟及天下中分遂不支莫向西湖歌  
此曲水光山色不勝悲高則誠先生明云莫向中原  
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絕漢金  
收大將旗父子一門耳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  
尚有埋身地二帝游魂更可悲州縣

永嘉高則誠烏實傳雖曰以文為戲要亦有關於世  
教傳曰烏實者其先出於會稽褚氏世尚儒務詞藻  
然皆不甚顯至實獻祖父業變姓名從墨氏游蓋得  
其通神之術由是知名初實之先有錢氏者亦以通  
神之術顯迨實出而錢氏遂廢然其術亦頗相類故  
不知者猶以為錢云實輕薄柔然外若方正內實始  
污善隨時舒卷常謂得聖人一贯之道故無入而不  
自得流俗多惑之几有謀於實大小輕重多實稽祖  
無不曲隨人所求自公卿以下莫不敬愛其子世蕃  
行散處國邸者皆官給廬舍而加守護焉其有老死

東嘉錄卷二十

九

者則官為聚其屍而焚之蓋知墨之末俗也實之所  
在人爭迎取邀致苟得至其家則老稚婢隸無不忻  
悅且重扁遂字敬事保愛惟恐其他適也然素趨勢  
利其當室粵人每筮輒往雖終身服役弗厭其屢人  
貧祇有傾心願見終不肯一往尤不喜儒雖有暫相  
與德來者亦終不能久留也蓋儒墨之素不相合若  
此實好逸惡勞愛儉素疾華侈常容於私農田民田  
民朴且善實竭誠與交田民沒其子好奢靡日以聲  
色定遊為事實甚厭之除有商民者亦若田民父之  
為也遂挈其族往依為蓋墨之道貴清淨故也然其

亂

子

子

子

杜尚之

為人也多詐反覆不常凡達官執人無不願交而率皆不利敗事故其廉介自持者率不與實交自實之術行狹誰者往往偽為實術以售于時後皆敗死故實之術益尊是時豈崙抱璞公南海玄珠子永昌從革生皆能濟人與世俯仰由隨人意而三人者亦願為寔交苟得實一往則三人亦無不可致故時譽咸歸於實為實族雖夥然其狀貌技術亦頗相似知與不知咸謂之為實云論曰烏氏見於春秋世本姓苑若存餘技烏獲皆為顯仕至唐承恩重胤始成追實而益著實為本藉氏而自謂烏氏則變詐亦可知矣

東嘉錄卷二十

周

實之學雖出於墨而其害道傷化尤甚雖孟軻氏復生不能闢也然使實生於唐虞三代時其術未必若是顯然則實之得行其志者亦具時有以使之嗚呼豈獨實之罪哉

錄

林長史

林伯恭名溫永嘉人

見宋太史文集

伯恭博極群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御閣實也多士伯恭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脩遂擢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士忌憚時出奇計剪三

逆如烹狐兔

其發於詩也沈鬱頓挫渾厚超起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軍開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漲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漁前所謂聲因於氣皆如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耶豈非然耶世之學詩者眾矣不知氣充言雄之旨往往局於草木蟲魚之微累工於一聯雙字問真若蒼蠅之聲出於蚯蚓之竅而已詩云乎我伯恭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如囊傑之上自有其人也必有頓悟絕特之資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才察乎古

東嘉錄卷二十

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延以憑籍是氣之靈役局於一藝滯于一材雖欲捷騁橫鶩以追乎右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墮於鄙陋之歸此漁於伯恭之詩不能無感焉

洪武初授秦王府長史與閩浙二者鄉試有聚齋文集見郡

蘇編脩

蘇伯衡字平仲金華人洪武間為處州府學教授遂居平陽

博而不麗，澀數腴而不苛，得不求其似古人而未始不似也。見宋太史文集

由國子學錄為學正，上親權國史院編脩官以時辭歸，燕以翰林承旨致政將還，天子命舉可以自代者，即以平仲應。詔既至，復固辭，上亦憫其誠，特賜文綺，楮幣遺之。宋太史集

平仲於文定公為九世孫，起前鄉貢進士，上親權翰林國史院編脩官，一時號稱得人，見於著作，者語粹而辭達，識不凡，而意不詭，亦由其明於理而昌於氣也。余與之同朝，每得而讀之，未嘗不為之擊節焉。

東嘉錄卷二十 十一

聖天子龍興江左，文學之士彬彬然為朝廷出者，金葉之君子，若多典冊之施文，檄之行，故實之講，燦然足以兼國所請，如圭如璋，今聞令望而顯，顯昂昂者，則未能或過於平仲有由然哉！他日徵我朝文章言語之工，有以鳴國家之盛，而追配漢唐諸作者，其必於平仲有取也夫。見宋太史集

人之賢不肖，固有定論，文章之高下亦然。近而作者漸已稀，淵在東南，惟執事與徐教授耳。徐公之文，簡質典重，有渾然之氣，然推瞻暢意，言極論而不竭者，實惟執事才氣日卑，學術日趨於污下，其發病無聊。

無足負荷斯事，矣惟執事善自謀，以大宣正學上報

國家下慰相知者之望。見宋太史集

### 季軼卷

子應祁端安人。見府志

應祁字君壽，號軼卷，從進士高公則，誠遊博覽群經，尤長於春秋，累薦不起。續文獻通考

至正間，方氏據有溫郡，乃避地邑，而秀原溪口，愛其秀勝，構樓居之，日以事親讀書為事，既而構得故家邵氏遺書，簡精要數千卷，歸閉門讀之，數年精思實

踐多所造詣。見府志

東嘉錄卷二十 十三

少穎悟，得闕閩諸儒全書讀之，於天道性命之微，古今事物之理，與夫百家子史，靡不極其津涯，嘗曰：窮經以於其用，反躬以踐其實，不如是，讀書奚益哉！洪武十九年，以明經召，力辭以歸，年八十三卒。

軼卷，字季應祁，撰並府志。



東嘉先哲錄二十卷

浙江鮑士  
本家藏本

明王朝佐撰朝佐字廷望浙江平陽人宏治丙辰

進士官南京工部員外郎是編刻於正德初蒐輯

溫州先賢事實分類凡八曰先達曰程子門人曰

朱子門人曰名儒曰名臣曰孝子曰氣節曰詞章

晉唐以來紀載無考故所錄託始於宋焉

# 國寶新編一卷

〔明〕顧璘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吳郡袁氏嘉趣堂刻

金聲玉振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寶新編

一卷》提要

## 國寶新編序

人具天地之能曰才才者一心之精萬事之幹也鴻儒管道志士殉功學人纂言慧者創制雖鉅細異裁均以利用豈非真宰之手足生民之紀綱乎是故國家得之謂之寶朋友資之謂之澤咸有賴於弘益知才而不知愛若得几杖而棄之必失所依君子謂之龔瞽璘生陋劣無足比數薄游四方投分賢哲霑被切磋僅免失墜逮今齒髮推豁索居林巖指數交知凋謝半盡暇日檢誦遺文潸然淚下豈唯感子期惠施之

國寶新編序

先我實亦興嗟於邦國也所不可存者既已往矣安得不求諸言乎諸官盛業大如邵宗伯寶儲少宰巵諸公若干人國史他日自立傳璘得以略乃錄李予夢陽以下或仕或隱合若干人叙其名字爵里及其行業大都為一卷名亡友錄諸所無交者寔多其人不敢妄擬傳曰名譽不聞朋友之罪也矧今亡矣後死者奚可不任其責哉因即余家所得諸藁與家弟河南按察副使璉詮次其詩共若干篇集為 卷附諸錄後俾觀者按文思才冀有得余悼慕之心焉如

多不能錄非有軒輊也集成門人請更曰國寶  
新編遂以傳云

嘉靖丙申陽月朔旦姑蘇顧璘序

國寶新編序

二

國寶新編序

蓋罕生逝而國子悲惠施歿而莊叟歎人之云  
亡邦國歿瘁昔魏文言文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  
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  
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也秦三復斯言未  
嘗不流涕也我明龍興文章之美特跨往代  
鴻儒巧匠川涌雲蒸與文者上規黃虞下獵秦  
漢晉宋以還未暇論也草創之初人文未開雖  
氣存淳朴而體沿卑陋劉宋諸公從容金馬猶  
未能鋪張功烈與謨訓媿美雅頌同風有識者

國寶新編序

一

未嘗不咨嗟恨惜也弘治間君臣一德夷夏清  
晏竒英妙哲方軌並驅文體始變力追元古於  
時有關西李獻吉姑蘇徐昌穀信陽何仲默相  
與表裏以鳴國家之盛今中丞顧公華玉崛起  
金陵頡頏其間埴鏗篋應莫敢軒輊又如希哲  
之宏博伯虎之竒俊繼之之古澹升之之精工  
太初之清曠復吉之麗逸玄敬之冲泊伯時之  
醇灑欽佩之雋質叔鳴之新警咸號名家素稱  
國手並與顧公敦道藝之交今諸子繼謝而顧  
公獨存遠惟伯子絕絃之感近念高生開篋之

思綴輯遺文爰加壽梓題曰國寶新編委袁校而序之夫文章與時高下而變通之妙存乎其人是以孔父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也今之作者其無與於斯文者乎袁於茲編而有感于斯文之興廢也編止所知存者弗錄李子而下總十三人陝二人河一人閩一人南畿九人

國寶新編序

二

名氏

江西按察副使李夢陽

陝西按察副使何景明

應天通判祝允明

國子博士徐禎卿

雲南叅政朱應登

山東按察副使趙鶴

驗封郎中鄭善夫

太僕少卿都穆

太子中允景暘

太僕少卿王韋

解元唐寅

山人孫一元

太學生玉龍

國寶新編

一

傳贊

李夢陽字獻吉本開中人從父宦遂寓大梁仕至江西按察副使朗暢玉立傲睨當世初讀書斷自漢魏以上聞人論古昔有不解事即曰豈六代以還書邪蓋不之讀故其詩文卓爾不羣晚始汎覽諸家益濟弘博或失則麓抑矯枉之偏不得不然耳夙尚氣節當孝宗朝上書言事意翕翕希賢生代韓司徒草奏劾諸閹危矣賴武功康子海脫其難視江西學政文教鬱興不能與俗俯仰躬陷縲絏誠亦負氣之過卒使

不圖實錄

二

護毀叢積攢棄終身伊誰咎哉空同集六十三卷可謂富矣姑蘇黃省曾詮次至以辯獄等辭亦錯其間祇點之耳

贊曰黃初響絕詩道中微唐興二傑大發厥機世豈不遠知繼者希桓桓李君生也實後上流風雅志則多有一鳴驚人千古為友

何景明字仲默信陽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使凌作者時海陵儲公嚙錫山邵公寶領袖文苑咸加

賞歎和粹冲夷人樂為友撓之不濁澄之不清眾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樞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咎在政人不在其身也夫文章之道初慎師承乃能立體馴臻妙境始自成家觀其與李氏論文直取舍筏登岍為優斯將盡棄法程專崇質性苟為已地固非確論賦咏著述互見短長自古恒然匪徒今日若乃天才騰逸咳唾成珠寶亦人倫之雋乎

不圖實錄

二

贊曰辭尚體要矩矱式陳異稟拔萃乃貫天人立訓範世俾也可循穆穆何君學緣宿解源出自山委折歸海既濟視筏弗舍胡待

祝允明字希哲蘇州人仕至應天通判超穎絕人讀書過目成誦鉅細精覈咸貯腹笥有觸斯應無間猥鄙學務師古吐辭命意迴絕俗界效齊梁月露之體高者凌徐庾下亦不失皮陸玩世自放憚近禮法之儒故貴仕罕知其蘊真州蔣山卿嘗見所撰建康觀雲記吐舌下之曰文不在茲乎偏才曲學真河伯未離龍門難與言

水也余特賞其知言書學精工自急就以逮虞  
趙上下數千年變體固不得其結構若義獻真  
行懷素狂草尤臻筆妙本朝書品不知合置誰  
左

賡曰漢隱方朔明玩祝子傲睨冠紳游戲

文史蓄之海滙發也雲蒸騰踏藝苑孰敢

爾陵

徐禎卿字晉毅蘇州人仕至國子博士神清體  
弱雙瞳燭人幻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誠感暮  
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闖晉宋之藩凌躡曹魏長

本國新編

三

宿驚嘆稱為文雄筮仕 武皇朝厭司法比請

移學職斯亦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

裁上探騷雅下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茲文質取

充棟之草刪存百一冀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

至今海內奉如珪璧所謂雖多亦奚以為也其

所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與

賡曰博士清資冰淵斯濯遺編煒熒鳳羽

麟角唯寶貴奇匪以其多有文弗粹山委

則那

朱應登字升之寶應人仕至雲南叅政孝友性

成篤厚人理愷悌無恚刊夷町畦故能善下仁  
賢兼容謫劣紳弘大賢之度職錢穀則政理飭  
教化則才與斯忠信基之矣特詞華處發泉涌  
錦燦或當人落筆一掃千言旁觀者往往奪氣  
萋斐攸興此唯芽孽然高舉闊視眇然不為意  
也及其拂袖歸田益窮詞奧以彼易此又豈媚  
嫉所能知乎今觀其文賦叙綴瞻麗森張武庫  
殆且伯仲潘陸奴僕元白有餘地矣羽儀斯世  
其茲數人也夫

賡曰仁哉叅政不遺其親異類廣含矧我

本國新編

四

同人天授藻心讒夫側目白璧永輝蠅罪

何贖

趙鶴字叔鳴江都人仕至山東按察副使文性

淵奧吏道精覈王覆戶曹屢籌大計督學山東

誓清膠庠其甚乃舉郡邑弟子十六汰之士始

涵涵弗任毋亦矯枉過其正乎詩耻凡語於古

愛謝靈運於唐愛孟郊於元愛劉因嘗曰此道

不宜淺淺則庸茸下矣善乎嚴滄浪有言劊人

直取心肝喻於立命處殫力耳毛膚焉足試乎

後登泰山金焦諸篇言言自作更不隨人真愛

駕千古膽也晚註五經考論歷代史刊正先誤自信彌篤或者以爵位駭按察不知正腐鼠等烏能驚動之哉烏能驚動之哉

賡曰文尚已出襲乃稱賊江都奮精羣譟靡惑言曰法後政曰正邦志所嚮往迅雷

長江

鄭善夫字繼之福州人仕至南京驗封郎中氣秀巖谷發情聲詩雖才韻弗克而古色精言高映霞表飄飄然有逍遙遠舉之志好游名山嘗入武夷鴈蕩峻陟冥搜都忘內顧養痾自遠遂

木園彙抄

五

巡郎曹樂負高標殆輕人爵時與衢州方豪同好意泊如矣嘗與余期曰明年海上有紫氛東來是吾觀化至矣赴官留省中道奄歿吁亦奇怪也哉

賡曰靈運樂游嵇康慕僊超矣驗封千載

同然南海孕靈陽春呈響鵠性鴻情永遺

遐想

都穆字玄敬蘇州人仕至大僕少卿清修博學網羅舊聞考訂疑義多所著述好遊山水雖居官曹奉使命有間即臨賞名勝騁其素懷所得

必撰一記輯成巨帙又廣錄古金石遺文為金薤琳琅集齋居蕭然樂奉賓客銜杯道古以永終日不植生產或至曩空輒笑曰天地之間當不令都生餒死日晏如也文簡古有法詩雖過爾冲泊竟非俗韻

賡曰詞士撫華技陋雕虫雅儒慕古力紹揚雄懸壺非貧玄酒非薄自顧充然疇測

其樂

景暘字伯時流寓南京本儀真人仕至太子中允事母至孝目盲數歲復明昆弟不遠故舊不

木園彙抄

六

遺人歸其德厚矣夷曠有度無競無傲仕既融達好學無怠法左氏馬遷為文不尚鈎棘字順語圓具有繩準詩主感唐蕭散遺俗庶幾高臥北牕之懷體固所緩言矣余器重其人每言必正三事乃弗陟五階而逝其命也夫善書初工真行後師周伯琦小篆頗得風骨

賡曰文以體正詩以興奇昧者志怪乃蹈

支離中允端士德厚氣直詞鋒沛發靡不

中的

王韋字欽佩南京人仕至太僕少卿孝德純備

喪母毀瘠卒父微 憲宗朝給事中直諫有聲  
少卿承志執節屹有稜範歷仕留署匪云要樞  
確明職司金石不撓不曰孝思維則者乎論詩  
專尚才情其言曰唐風既成詩自為格不與雅  
頌同趣漢魏變於雅頌唐體沿於國風雅言多  
盡風辭則微今以雅文為近詩未嘗不流於宋  
也故其詩婉麗多致雋味難窮或者謂為纖弱  
豈知所操之殊向哉

贊曰王子維介明辨義利千金可指一諾  
無替詞流別代力紹唐風涵情獨遠執象

奚工

不圖實錄

七

唐寅字子畏一字伯虎蘇州人舉應天鄉試第  
一坐事廢坦夷疎曠冥契禪理弱居庠序漫負  
狂名著廣志賦暨連珠數十首跌宕融暢傾動  
羣類青谿倪公見之亟稱才子以故翰苑先輩  
爭相引援驕妬互會竟媒禍胎棄落之餘益任  
放誕邪思過念絕而不萌託興歌謠殉情體物  
務偕俚耳罔避俳文雖作者不尚其辭君子可  
以觀其度矣今司馬袁衷所刻僅僅數篇則其  
絕詣也

贊曰嗟嗟伯虎孰廣爾志登臺則流牖下  
斯滯生滅既一寵辱奚驚上善若水是生  
今名

孫一元字太初不知何許人自云關中長寓吳  
越間卒于湖州風儀秀朗蹤跡奇譎玄巾白袷  
混遊貴賤常以鉄笛鶴歌自隨遇所會心輒一  
傾倒蓋隱淪之高逸性好吟詩初談導引人疑  
其僂晚娶婚娶入司空劉公湖南雅社援進儒  
術皆非其本色也詩辭極備苦心所乏天才耳  
贊曰宦達無施愧彼塵鞅山澗考槃乃嘉

不圖實錄

八

高尚龍笛吟風鶴瓢酌月皎皎太初江湖  
之傑

王寵字履吉蘇州人貢入太學卒清夷恬曠與  
物無競人擬之黃叔度尊官宿儒忘年友善罔  
不樂其溫醇詩辭刻尚風骨擺脫輕靡陶鎔李  
杜汰滌情文既正體裁復滅蹊徑可謂後來之  
高足惜乎天不假年進而未止學士觀其汗血  
可也諺曰瓊玖蚤折白石巖葉豈不信然哉行  
書疎秀出塵頗得晉法

贊曰有美吉人溫其如玉既安孝友亦泯



清濁揚芳詞苑先軌是程心遠節促斯其大成

國寶新編傳贊終

國寶新編

七

國寶新編一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顧璘撰璘字華玉吳縣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刑部尚書事迹具明史文苑傳是書凡錄李夢陽何景明祝允明徐禎卿朱應登趙鶴鄭善夫都穆景暘王韋唐寅孫一元王寵十三人人為之傳傳為之贊蓋感於知交凋謝而作畧綴數語以存其人亦柳宗元先友記類也

春秋列傳五卷

〔明〕劉節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列傳

五卷》提要

春秋列傳序

夫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人臣之賢者未得  
 在傳詳矣然事以附年年以附國未及失  
 人爲之傳也至于長史記則稍爲之傳矣  
 未之能詳也自是古史諸書亦踵爲之大  
 率子長之緒餘耳獨鄭樵氏通志始爲加  
 詳然亦未盡也况繁蕪冗穢紀載無倫或  
 主魯史以例列國或雜寓言以淆真實甚  
 者齊宋大國闕畧無微下蕙百里之賢特  
 以附見其繆陋亦可見矣尚容取乎予  
 夫梅國劉公之爲是書本之左氏參之國  
 語兼采夫先秦兩漢諸書互相考訂該括  
 不遺凡其善可師其惡可鑒與夫一言一  
 行之微苟可以風天下與來世者莫不昭  
 然可指其事核其文蔚千載之下使人企  
 跡先民若將物色髣髴而欲畏存焉其著  
 述之功真足以補史氏之未及也尚得而  
 誣之哉公經綸蘊藉肆於事業而勤學博

物敦古無倦蓋儒者之雋也今

聖天子大倡斯道以新天下以敦洽文明之

化則公將晉陟大廷左右承弼以自効夫

股肱耳目之力將亦有考於斯云

賜進士出身南京禮科給事中貴谿丘九仞書

卷一

春秋列傳目錄

卷一

周

富辰 周公閱 王孫滿

劉康公 單襄公 太子晉

單穆公 劉文公 莒弘

老子 王孫說 內使過

內史叔與 伶州仇 舍荷

魯

衆仲 申繻 公子強

臧哀伯達 臧文仲辰 臧宣叔

臧武仲紇 襄仲遂 公子季友

季孫行父 季孫宿 季孫意如

季孫斯 季孫肥 叔孫得臣

叔孫豹 叔孫婁 孟孫穀

孟孫蔑 孟孫獲 子服椒

子服何 曹劇 柳下惠

里革 子家羈 陽虎

公山不狃 梓慎 附 申豐

卷二

晉

師服	士蔦	申生
荀息	里克	慶鄭
瑕呂飴甥	胥臣	狐突
狐偃	先軫	介子推
陽處父	卻芮	卻缺
卻克	卻至	上會
士癸	范匄	范鞅
趙衰	趙盾	趙武
趙鞅	郭偃	羊舌赤
程嬰	荀息父	荀躋
荀偃	荀吳	伯宗
羊舌肸	司馬文齊	祁奚
解揚	欒書	魏絳
魏舒	士彌牟	韓厥
韓起	屈巫	陽畢
郇無正	史蘇 <small>答附</small>	董因
士文伯	史趙	蔡墨
杜黃		

鄭

祭足	叔詹	公子騂
公孫舍之	罕虎	公孫僑
子大叔	燭之武	公孫揮
穎考叔	裨 <small>寵</small>	
衛		
石碯	石祁子	孔達
孔悝	孫良夫	甯速
北宮佗	蘧瑗	甯俞
史鮑	孫林父	甯喜
子鮮		
宋		
目夷	何戌	樂喜
華元	華費遂	孔父
仇牧	榮大心	魚石
樂祁犁	齊 <small>幾</small>	
秦		
百里奚	楚 <small>叔</small>	孟明視
秦后子	卜徒父 <small>答附</small>	晉和

齊

管敬仲 鮑叔牙 仲孫秋

高侯 國武子佐 杞植

晏平仲 逢丑父 崔武子什

慶封 陳敬仲 陳湏無

陳無宇 陳乞 司馬嬰直

麥丘邑人

卷五

楚

鬬伯比 鬬子文 公子側

蔣艾 蔣艾 申叔時

伯州犂 沈尹戌 王孫圉

白公子張 闞且 闞辛

伍舉 蓬啓齋 申無宇

然丹 公子貞 蘧子馮

屈建 囊瓦 沈諸梁

公子申 得臣 申包胥

觀射父 倚相 接輿

鍾儀

具

季札 伍員 蹇由

王孫維 孫武 伯嚭

越 大夫種 范蠡

陳 洩治

虞 宮之奇

隨 季梁

曹 僖負羸 曹子臧

蔡 釐子 朝吳

春秋列傳目錄

史 89-545

周

富辰周大夫自平王以來王臣皆從君於惰無能為有  
 無獨辰為有立焉襄王十三年鄭人伐滑王使伯服游  
 孫伯如鄭請滑鄭人不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狄師伐  
 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太上以德撫民其次親親以  
 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管蔡邲霍魯衛毛聃郇雍曹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邠  
 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召穆公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棠棣之  
 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閱于  
 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今天子  
 不惠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  
 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用器茲之大者也棄德崇茲  
 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  
 用三良於諸姬為近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  
 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  
 忠信之言為器狄皆則之四茲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  
 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

德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淪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  
 王又與之其若文武何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師十  
 六年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  
 不可夫婚姻禍福之階也由之內則禍利外則取禍  
 今王外利矣其無乃階禍乎昔摯疇之國也由大任杞  
 繪由大姁齊許申呂由大姜陳由大姬是皆能內利親  
 親者也皆鄆之忘也由仲任密須由伯姑鄆由叔妘聃  
 由鄭姬息由陳媯鄧由楚曼羅由季姬盧由荆媯是皆  
 外利離親者也王曰利何如而內何如而外對曰尊貴

明賢庸勳長老愛親禮新親舊然則民莫不審固其心  
 力以役上令官不易方而財不墮竭求無不至動無不  
 濟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之上是利之內也若七德  
 離判民乃攜貳各以利退上求不暨是其外利也夫狄  
 無列於王室鄭伯南隣也王而卑之是不尊貴也狄豺  
 狼之德也鄭未失周典王而蔑之是不明賢也平桓莊  
 惠皆受鄭勞王而棄之是不庸勳也鄭伯捷之盛長矣  
 王而弱之是不長老也狄媯姬也鄭出自宣王王而虐  
 之是不愛親也夫禮新不間舊王以狄女間姜任非禮  
 棄舊也王一舉而棄七德臣故曰利外矣書有之曰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王不忍小忿而棄鄭又登叔隗以階狄狄封豕豺狼也不可厭也王弗聽初王子帶有寵於惠后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叔帶奔齊富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鄰昏姻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乃復之至是大叔通於狄后王替隗氏類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富辰曰昔吾驟諫王王弗從以及此難若我不出王其以我為怨乎乃以其屬死之

周公劉太宰孔也初惠王寵庶子叔帶將廢太子鄭以之齊桓公乃合諸侯會太子鄭盟於首止以定其位王惡齊侯之病已也乃使宰孔召鄭伯曰吾撫文以從楚輔之以晉可以少安鄭伯於是逃歸不盟而齊卒伐鄭襄王元年齊桓會諸侯於葵丘王命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於文武使孔錫伯舅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老若加勞賜一綬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顔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墮錫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戊辰諸侯同盟于葵丘時晉獻公亦將如會也宰孔先歸遇之謂晉獻公曰君可無會也夫齊侯好示務施與力而不務

德故輕致諸侯而重遣之使至者勸而呼者慕懷之以典言其要結而厚德之以示之信三屬諸侯存亡國三以示之施是以比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也譬如室既鎮其甍矣又何加焉吾聞惠難徧也施難報也不徧不報卒於怨讐夫齊侯將施惠出責是之不敢奉而暇晉是皇雖後之會將在東矣君無懼焉其有勤也公乃還既而宰孔謂其御曰晉侯將死矣景霍以為城而汾河凍澮以為渠戎翟之民實環之汪是土也苟遠其遠誰能懼之今晉侯不量齊德之豐否不度諸侯之勢釋其閉嗇而輕於行道失其心矣君子失心鮮不大

昏是歲也晉獻公卒襄王二十二年使宰周公聘於魯享有昌歆白黑形鹽宰孔辭曰國君文足昭也武可畏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焉五味羞嘉穀鹽虎形以獻其功吾何以堪之頃王六年春王崩康王立宰孔與王孫絳爭政訟于晉王使尹氏與岬啓如晉助王孫絳訟晉乃使趙宣子平王室而復之王孫滿周大夫頃王之孫也襄王二十五年秦師襲鄭過周北門左右皆免胄而下桓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觀之言於王曰秦師必有謫王曰何故對曰師輕而驕輕則寡謀驕則無禮無禮則敗寡謀自隘入險而脫能無

敗乎秦師無諱是道廢也是行也秦師還晉人收諸嶠  
獲其二帥白乙丙西乞術孟明視定王元年楚莊王伐  
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王使王孫滿勞楚子  
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  
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  
使民知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  
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  
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  
衰回昏亂雖大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  
郊鄭小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劉康公季子定王之母弟也故亦曰王季子定王八年  
王使康公聘於魯發幣於大夫季文子孟獻子皆儉叔  
孫宣子東門子家皆修歸王問魯大夫執賢對曰季孟  
其長慶魯平叔孫東門其亡乎若家不亡身必不免王  
曰何故對曰臣聞之為臣必臣為君必君寬爾言惠君  
也敬恪恭儉臣也寬所以保本也爾所以濟時也宣所  
以教施也惠所以和民也本有保則必固持動而濟則  
無敗功教施而宣則徧惠以和民則阜若本固而功成  
施徧而民阜乃可以長保民矣其何事不做敬所以承

命也恪所以守業也恭所以給事也儉所以足用也以  
敬承命則不違以恪守業則不懈以恭給事則寬於死  
以儉足用則遠於憂若承命不違守業不懈寬於死而  
遠於憂則可以上下無隙矣其何任不堪上作事而徹  
下能堪其任所以為令聞長世也今夫二子者儉其能  
足用矣用足則族可以庇二子者侈侈則不恤匱匱而  
不恤憂必及之若是則必廣其身且夫人臣而侈國家  
弗堪亡之道也王曰幾何對曰東門之位不若叔孫而  
泰侈焉不可以事二君叔孫之位不若季孟而亦泰侈  
焉不可以事三君若皆蚤世猶可若登年以載其毒必

廿六年齊宣公卒赴者未及東門氏來告亂于季孟  
齊簡王十一年齊叔孫宣伯亦齊魯其如簡王之  
八年齊公與魯公會晉接成秦也季孟服于任不敏  
廉公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氣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  
動作禮義必儀之則以定命也而名養之以福下而者  
敗以取禍是故君子勤禮小人命勤禮矣如彼修德  
勿莫如敦篤敦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以大事在祀典大  
祀有執勝戎有受脰神之天節也今成子情其命矣  
其不及乎及後成肅公卒于毀  
齊襄公刺周之卿士也其先齊之亂故以為氏定王



六年使襄公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於楚火朝親矣  
酒希不行候不在疆司空不視塗澤不陂川不梁野有  
康積場功未畢道無列樹墾田若藝膳宰不致餼司里  
不受諸國無奇事無施舍民將築臺於夏氏及陳陳  
靈公與孔宰儀父兩冠以如夏氏留眉不見襄公歸告  
王曰陳侯不有大咎國必亡王曰何故對曰夫辰函見  
而雨旱天旱旱而水涸本見而水涸則地無所生而  
見而清風戾氣故先王之教曰雨暘時節而後成  
梁草木歸解而備藏積而冬裘具備風至而修城郭  
序室故夏本曰九月降霜十月成梁其時備豐而場

功特而春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則於司里  
先王所以不用財賄而廣施德於天下者也公陳國大  
朝觀矣而道路若塞野場若蕪澤不陂障川無舟梁是  
廢先王之教也周制有之曰列樹以表道立鄙食以守  
路國有郊牧疆有寓望數有圃草園有林池所以禦災  
池其餘無非教士民無懸耗野無與草不春以時不茂  
民功有優無曠有逸無罷國有班事縣有庠民於陳國  
道路不可知田在草間功成而不收民罷於逸樂是棄  
先王之法制也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實至關尹以告  
行理以節逆之候人為導卿出郊勞門尹除門宗祝執

祀司里投館司徒具徒司空視塗司寇詰盜虞人入村  
衛人積薪火師監燎水師監澆膳宰致饗廩人獻饋司  
馬陳芻工人展車百官以物至賓人如歸是故小大莫  
不懷愛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使  
則皆官正莅事上御監之若王巡符則君親監之今雖  
朝也不才有分族於周承王命以為過賓於陳而司事  
莫至是蔑先王之官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  
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彘無即指淫各守爾典以承天  
休今陳侯不念飢續之常集其仇僂妃嬪而帥其卿佐  
以淫於夏氏不亦瀆姓矣乎陳我大姬之後也棄表裏

而南冠以出不亦瀆義乎是又犯先王之令也昔先王  
之教懋帥其德也猶恐阻城若廢其教而棄其制幾其  
官而犯其令將何以守國居大國之間而無此四者其  
能久乎既而陳靈公弑於夏氏楚人入陳陳國幾亡簡  
至十年晉厲公克楚于郟陵使卻至告慶于周上叔簡  
公飲之酒相悅也明日王叔子數諸朝卻至見召桓公  
與之語驟稱其伐召公以告襄公襄公曰人有言曰兵  
猶其類其往至之謂乎君子不自補也非以讓也惡其  
益人也夫人性陵上者也不可蓋也求益人其抑下故  
聖人貴謙自諱曰謙益其綱民忠其上書曰民可

近也而不可上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在禮敵必  
三讓是則聖人知民之不可加也故王天下者必先諸  
民然後底焉則能長利今卻至在七人之下而欲上之  
是求善也七人也其亦有七怨怨在小則怨不可堪而况  
在修而平其何以待之晉之克也天有德於楚也故敵  
之以晉而卻至能天之功以為己力不亦難乎能天不  
擇乘人不義不祥則天棄之不義則民叛之且卻至何  
三代之有夫仁禮勇皆民之為也以義定用謂之勇秦  
義順則謂之禮孟義豈功謂之仁效仁為能教禮為羞  
委勇為賊夫戰盡敵為上守和同順義為上故制我以

果毅制朝以年成叛戰而擅合鄭君賊也棄殺行容羞  
也叛國即讎仇也有三效以求替其上遠於得政夫以  
吾觀之兵在其類不可久也雖吾王叔未能遠難在太  
堃呂氏之所欲天必從之王叔欲之能勿從乎卻至歸  
明年果死難及伯輿之獄王叔子亦奔晉十一年襄公  
及丑公武公會諸侯于柯陵襄公見晉厲公視遠步高  
晉卻錡見其語犯卻犇見其語迂卻至見其語伐齊國  
佐見其語盡魯成公見言父晉難及卻犇之語襄公曰  
君何患焉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皆之平魯侯曰寡  
人懼不見救於晉今君曰將有亂敢問天道乎抑人故

也對曰吾非賢史焉知大道吾見晉君之容而地三卻  
之語矣殆必禍者也夫君子自以定體足以從之是以  
觀其容而知其心矣自以處義足以步自今晉侯視遠  
而足高目不存體而足不步自其心必異矣目體不相  
從何以能久夫合諸侯民之大事也於是平觀存亡故  
國將無咎其君在會步言視聽必皆無謫則可以知德  
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目棄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  
日離其名夫日以處義足以踐德口以庇信耳以聽名  
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喪有咎既喪則國從之晉侯喪  
二吾是以云夫卻氏晉之寵人也三卿而五大夫可以

戒懼矣高位實疾顛厚味實腊壽今卻伯之語犯叔迂  
季伐犯則陵人迂則誣人伐則掩人有是寵也而益之  
以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與焉立於淫亂之國  
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  
有乎吾聞之國德而鄰於不修必受其福今君偏於晉  
而鄰於齊齊晉有禍可以取伯無德之患何憂於晉且  
夫長狄之人利而不義其利淫矣流之若何曾侯歸乃  
逐叔孫僑如明年晉殺三卻又明年晉厲公弑齊人殺  
國武子其後伯輿之獄王叔陳生亦出奔晉晉孫談之  
子周適京師事襄公立無破視則還聽無言言無遠言

敬必及大言忠必及意言信必及身言仁必及人言利必及義言智必及事言勇必及制言教必及辯言孝必及神言惠必及和言讓必及敵晉國有憂未嘗不戚有慶未嘗不怡襄公有疾召其子頃公而告之曰必善晉周將得晉國其行也文能文則得天地天地所祚小而後國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實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愛也義文之制也智文之輿也勇文之帥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讓文之材也象天能帥師意能忠思身能信愛人能仁利制能義事建能智帥義能勇施辯能教昭神能孝慈和能惠推敵能讓此十一者

夫子皆有焉天六地五數之常也經之以天緯之以地經緯不爽文之象也文王質文故天祚之以天下夫子被文矣其昭穆又近可以得國且夫立無跛正也視無遠端也聽無從成也言無遠慎也夫正德之道也端德之性也成德之終也慎德之守也守終純固道正事信明今德矣慎成端正德之相也為晉休戚不替本也被文相德非國何取成公之歸也吾聞晉之筮也遇乾之否曰配而不終君三出焉一既往矣後之不知其次必此且吾聞成公之主也其母夢神規其譬以墨曰使有晉國三而界驩之孫故名之曰黑臀於今再矣此其孫

也而今德孝恭非此其誰且其夢曰必驩之孫實有晉國其卦曰必三取君於周其德又可以君國三襲焉吾聞之太誓故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以三襲也晉仍無道而鮮胄其將失之矣必早善晉子其當之也及厲公之亂召周子而立焉是為悼公襄公孫曰靖公晉叔向聘于周發幣於單靖公靖公享之險而敬賓禮贈餞視其上而從之既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單之老送叔向叔向告之曰異哉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其興乎其有單子也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單子之况我禮

春秋列傳

二

也皆有焉宮室不崇器無彤鏤儉也身登除潔外內齊給敬也宴好享賜不踰其上讓也實之禮事於上而動容也如是而加之以無私重之以不嚴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容而能辟怨以為知佐其有不與乎且其語說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君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緝熙庶獄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列者也夫道成命者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君受之讓於德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基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宥寧也緝明也熙廣也置厚也緝固也靖蘇也其始

也翼上德讓而敬百姓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寧其終也廣厚其心以固結之始於德讓中於信寬終於固結故曰成單子儉敬讓咨以應成德單若不與子孫必蕃後世不忘詩曰其類維何室家之壹君子萬年未錫祚胤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壹也者實裕民人之謂也萬年者也今聞不忘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單子朝夕不忘成王之德可謂不忝前哲矣庸保明德以佐王室可謂實裕民人矣若能類善物以混厚民人者必有董譽蕃育之祚則單子必當之矣單者有闕必茲君之子孫實積之不

清太子習

東漢書

三

出於它矣

太子晉靈王之太子也早卒不得立靈王之二十二年穀洛關將毀王宮主欲壅之太子晉諫曰不可晉聞古之長民者不墮山不崇數不防川不寶澤夫山土之聚也藪物之歸也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夫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導其氣峻培汗庫以鍾其美是故聚不地崩而物有所歸氣不沈滯而亦不散越是以民生有財用而死有所葬然則無天昏札瘥之憂而無饑寒之患故上下能相固以待不虞古之聖王唯此之慎昔其工棄此道

也漢子湛樂滯失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墮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崇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其後伯禹念前人之非度釐改制量象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群生共之從孫四嶽佐之高高下下既川導滯鍾水豐物封崇九山決汨九川陂障豐殖九藪汨越九原宅居九隩合通四海峻天無伏陰地無散陽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淫心時無逆數物無害生帥象禹之功度之于世儀莫非嘉績克厭帝心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

東漢書

七

姓曰叔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敷富生物也祚四意曰帝以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人也此一王四伯豈繁多寵皆曰王之後也唯能釐嘉嘉義以有胤在下守祀不替其典有夏雖衰祀節猶在申呂雖衰許猶在唯嘉功以命姓受祀迄于天下及其失之也必有播淫之心間之故亡其氏姓踏斃不振絕後無主淫播亂國夫亡者豈繁無寵皆黃炎之後也惟不帥天地之度不順四時之序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以終滅無胤至于今不祀及其得之也必有忠信之心

問之度於天地而順於時動和於民神而儀於物則  
政高明令終顯融昭明命姓受氏而附之以令名若  
啓先王之遺訓省其典圖刑法而觀其廢興者皆可  
知也其興者必有夏后之功焉其廢者必有共鯀之  
敗焉今吾執政無乃實有所避而滑夫二川之神使  
至於皇明以妨玉宮玉而飾之無乃不可乎人有言  
曰無過亂人之門又曰佐饑者嘗焉佐闕者傷焉又  
曰禍不好不能為既許曰四牡騤騤旒旒有朝亂生  
不夷靡慄不泯又曰民之貪亂寧為荼毒夫見亂而  
不惕所殘必多其飾彌軍民有怨亂猶不可遇而况  
神乎玉符防闕川以飾宮是飾亂而佐闕也其無乃  
重禍且遇傷乎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會天禍至王  
今未弭我又童之懼長及子孫王室其愈乎平其若  
之何自后稷以來浮亂及文武成康而僅克安民自  
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  
克安之其難也如是履始革與十四王矣其德十五  
而始平其禍十五其不齊乎吾朝必儆懼曰其何德  
之修而少光王室以地天休王文章輔禍亂將何以  
堪之王無亦鑒于黎苗之王下及夏商之季上不象  
天而下不儀地中不和民而左不順時不共神祇而

後稷五則是以人夷其宗廟而火焚其器器子孫為  
隸下夷於民而亦未觀夫前哲令德之則則此五者  
而受天之豐福樂民之勳力子孫豐厚令聞不忘是  
皆天子之所知也天所崇之子孫或在畎畝由欲亂  
民也畎畝之人或在社稷由欲靖民也無有異焉詩  
云發鑿不遠在夏后之世將欲用飾官其以微亂也  
度之天神則耕也比之地物則非義也類之民則則  
非仁也方之時動則非順也谷之前順則非正也觀  
之詩書與民之憲言則皆亡王之為也上下儀之無  
所比度王其圖之夫事大不從象小不從文上非天  
刑下非地德中非民則方非時動而作之者必不德  
矣作又不節害之道也王卒雍之效景王崩王室始  
亂及定王王室遂卑  
單穆公釐單襄公五世孫為王官伯景王二十一年  
將鑄大錢穆公曰不可古者大災降疾於是乎量資  
幣權輕重以振救民民患輕則為你重幣以行之於  
是樂有母推子而行民皆得焉若不壞重則多你輕  
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推母而行小大利之  
今王廢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若匱王用將  
有所乏則將厚取於民民不給將何遠志是難民

也且夫備有未至而設之有至而後設之是不相入也  
也可先而不備謂之怠可後而先之謂之密災周固  
藏國也天未厭禍焉而又離民以佐災無乃不可乎  
將民之與處而又離之將災是備禦而又召之則何  
以經國無經何以出令令之不從上之患也故聖  
人樹德於民以除之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府則  
有詩亦有之曰瞻彼旱麓棗棗濟濟愷悌君子千祿  
愷悌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千祿焉若  
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田疇荒  
蕪資用乏匱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

禮記

卷

臣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而為潢汙也其竭也  
無日矣若民離而財匱災至而備亡王其若之何吾  
周官之於災備也其所急棄者多矣而又奪之資以  
益其災是去其藏而騎其人也王其圖之王弗聽卒  
鑄大錢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穆公曰  
不可作重幣以絕民資又鑄大鍾以鮮其繼若積聚  
既喪又鮮其繼生何以殖且夫鍾不過以動教若無  
射有林耳弗及矣夫鍾教以為耳也耳所不及非鍾  
教也猶目所不見不可以為目也夫目之察度也不  
過步尺寸之間其察色也不過墨丈尋常之間耳之

察和也在清濁之間其察清濁也不過一人之所勝是  
故先王之制鍾也大不出鈞重不過石律庶量衡於是  
乎生小大器用於足乎出故聖人慎之今王作鍾也聽  
之弗及比之不度鍾聲不可以知和制度不可以出節  
無益於樂而鮮民財將焉用之夫樂不過以聽耳而美  
不過以觀目若聽樂而霄觀美而眩患莫甚焉夫耳目  
心之樞機也故必聽和而視正聽和則聰視正則明聰  
則言聽明則德昭聽言昭德則思慮純固以言德於民  
民歆而德之則歸心焉上得民心以殖義方是以作無  
不濟求無不獲然後能樂夫耳內和聲而口出美言以

禮記

卷

為憲令而布諸民正之以度量民以心力從之不倦成  
事不貳樂之至也口內味而耳為聲聲味生氣氣在口  
為言在目為明言以信名明以時動名以成政動以殖  
生政成生殖樂之至也若親聽不和而有以震眩則味  
入不精不精則氣佚氣佚則不和於是乎有狂悖之言  
有眩惑之明有轉易之名有過惠之度出令不信刑政  
放紛動不順時民無據依不知所力各有離心上失其  
民作則不濟求則不獲其何以能樂三年之中有離民  
之器二焉國其危哉王弗聽卒鑄大鍾既而鍾不鈇伶  
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語具伶州鳩傳初景王有疾

子曰子朝有龍王與其傅復也言將立之伯益事穆公  
惡有孟又惡子朝之將奸位也將圖之有孟告王曰吾  
見雄鷄自斷其尾而人曰憚其儀也吾以為信畜矣人  
儀者難已儀何害抑其惡為人用也乎則可也人異於  
是儀者安用人也王弗應田于鞏使公卿皆從將殺穆  
公未克而崩

劉文公伯公赤名卷劉獻公擊之庶子也事單穆公惡  
有孟之為人又惡王于朝之將為亂也與穆公謀以去  
之既有孟言於王王因田北山使公卿皆從將殺單穆  
公與擊王竟有心疾崩于榮錡氏不果戊辰擊卒單子

立空嗣之五月庚辰見王遂攻實起殺之盟群王于千  
單氏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舊官百工之喪職秩者與  
雲景之族以作亂帥郊野之甲以逐伯益王戊伯益  
奔揚單子逆悼王于莊宮以歸王子還夜取王以如莊  
宮癸亥單子出王子還與召莊公謀遂奉王以追單子  
及領大盟而復殺擊荒以說伯益如劉單子亡子朝奔  
京丙寅伐之京人奔山伯益遂入于王城辛未鞏簡公  
敗績乙亥廿平公亦敗單子欲告急於晉秋七月以王  
如平時遂如圃車次于皇伯益復如劉單子使王子處  
守于王城盟百工于平宮外鞏代皇大收獲郟

春秋左傳卷之九十一

至自會卒  
長弘周大夫萇叔也孔子嘗學於弘弘異之謂劉文公  
曰吾觀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龍顏是黃帝之形貌也  
脩肱骨長九尺六寸是成湯之形體也言必稱先王  
躬履謙讓合聞強記博物不窮其聖人之興者平景王  
二十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維與三塗長弘謂  
劉子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我乎陸渾氏其睦於楚必  
是故也君其備之周乃警戎備未幾晉荀息涉自棘津  
遂滅陸渾執而數之二十一年周毛得殺毛伯過而代  
之萇弘曰毛得必亡是昆吳念之日也後故之以而毛

壬辰焚諸王城之市八月辛酉司徒醜以王師敗績于  
前城百工叛已巳伐單氏之宮敗焉庚午及伐之辛未  
伐東園冬十月丁巳晉籍談荀躒帥九州之戎及焦瑕  
温原之師以納王于王城庚申單子伯益以王師敗績  
于郊敬王十年伯益與萇弘欲城成周為之告晉魏獻  
子遂合諸侯之大夫盟于狄泉令城成周已丑士彌牟  
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伯益韓簡子臨之以為成  
事十四年魯公孫諸侯於召陵以侵楚從晉請也既而無  
功還及魯馳與諸侯而盟焉時晉將長蔡於衛衛使祝  
佗言於長弘弘以告益益與魏獻子謀之乃長衛侯秋

得以濟修於王都不亡何待二十五年王崩子朝自立  
敬王居於狄魯於是南宮極震弘謂劉文公曰君其勉  
之先君之方可濟也周之內也其三川震今西王之太  
臣亦震天弃之矣東王必大克東王蓋謂敬王也二年  
正月辛丑召簡公南宮謂以桓公見生子朝劉子謂  
長弘曰其氏又其矣對曰何害同德履義大誓曰紂有  
億兆夷人亦有此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此周所  
以興也君其務德無患無人自是大臣周旋戮力朝竟  
奔楚弘亦有方也十年弘與劉文公欲城成周魯於晉  
趙獻子為政說弘而與之遂合諸侯之大夾以城焉十

春秋經傳集解

卷五

四年晉會諸侯盟於臬馳弘與劉子咸在時晉將長秦  
於衛衛侯使祝佗言於弘弘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  
長衛侯于盟後祝佗回數見長弘于周因伴遺書曰長弘  
謂叔何曰子起晉國之兵以攻周吾殺劉氏而立單氏  
劉氏請之君曰此皆弘也乃殺之弘死藏其血三年而  
為碧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  
諡曰聃周守藏室一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  
子曰子所言者其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  
子得其時則駕不担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

若虛君子盛德容新若愚去子之駟氣與多欲態色  
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為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  
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矰  
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  
神龍也老子備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  
周之衰適遠去去主闡關令君喜曰子將隱矣雖為我  
善善於是老子適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  
而後莫知其終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  
言養生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有六十餘歲或  
言三百餘歲以其備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  
十九年又有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  
離五百年而復合合七十年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周大  
史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然老子隱君子  
也老子之子名宗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世家于齊  
王孫說周大夫簡王八年魯成公來朝使叔孫僑如先  
聘見王孫說與之語說言語王曰叔孫之來也必有異  
焉其享親之弊薄而言語殆請之也若請之必欲助也  
說說唯謹故不飲焉而後遣之且其狀方上而銳



臣謂人王其勿賜若貧陵之人來而盈其願是不賞善也且財不及敬聖人之施舍也議之其喜怒收亦亦議之是以不主其意亦不主其德義而已王乃使私問諸魯果請之也亦不賜禮如行人及魯侯至神孫漢為介其言讓說於是語王王乃厚賄之

丙使過者周大夫也惠王十五年齊神降于莘王問於丙使過曰是何故固有之乎對曰有之國之將興其君齊明衷正精潔和其德足以昭其馨香其惠足以周其民人神饗而民德民神無怨故明神降之觀其政德而均布福焉國之將亡其君貪冒辟邪淫

春秋傳

卷二

佚流也禮儀暴虐其政腥臊馨香不登其刑矯誣百姓擣肅明神弗繇而民有遠志民神怨痛無所依歸故神亦往焉觀可奇應而降之禍故或見神以興亦或以亡其夏之興也歌降于崇山其亡也田獵信於賂陸商之興也禱祝次於巫山其亡也夷羊在牧周之興也鸞鸞鳴於岐山其衰也狂伯射至於鄙是皆明神之志者也王曰今是何神也對曰昔昭王娶于房曰房后實有爽德傷于卅米為身以儀之生穆王焉實臨照周之子孫而禍備之夫神壹不遠徙遷若由是觀之其丹朱乎王曰其誰受之對曰在歷

王王曰何為對曰臣聞之道而得神是謂途而得神是謂貪禍今號少荒其亡乎王曰吾其若之何對曰使太宰以祝史帥牲奉犧牲染成王帛牲獻焉無有祈也王曰號其幾何對曰齊魯民以五牛其膏見神之見也不過其物若由是觀之不過五年王使太宰自交帥傅氏及祝史奉犧牲正也牲獻焉丙使過從至號號公亦使祝史請土焉丙使過歸告王曰號必亡矣不禱於神而求福焉神必禍之不親於民而求用焉民必違之精意以享禮也茲保其民親今號公動國百姓以違其遠誰民怨神而求利

春秋傳

卷二

號不亦難乎十九年晉取號襄王使召公過及丙史適魯魯惠公金呂甥卻而相晉侯不敬晉侯魯魯魯拜不禮晉丙史過歸以告王曰晉不亡其必必無後且臣卻將不免王曰何故對曰夏書有之曰祭非元稔何數若非祭無與守邦在湯誓曰余一人有辜無以萬夫歸夫有辜在余一人在魯魯曰國之滅則維女魯國之不滅則維余一人是有遠罰如是則長舉使民不可不慎也民之所急在於大事先王知大事之必以衆濟也故絞除其心以和惠民考中度衷以德之昭明物則以訓之刑義庶乎以行之絞除其心

精也考中度表也昭明物則禮也制義庶孚信也  
 然則長衆使民之道非精不和非忠不立非禮不順  
 非信不行今晉侯即位即背內外之賂虐其處者棄  
 甚信也不敬王命棄其禮也施其所惡棄其忠也以  
 惡實心棄其精也四者皆棄則遠不至而近不知矣  
 將何以守國古者先王既有天下又崇上帝明神  
 而敬事之於是乎有朝日夕月以教民事君諸侯春  
 秋受職于王以臨其民大夫士日恪位著以敬其官  
 庶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上猶恐有墜失也故為  
 車服旗章以旌之為犖幣瑞節以鎮之為珌爵貴賤以  
 別之為令聞嘉譽以嚴之猶有散惠解慢而著在刑辟  
 流在裔土於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鉞刀墨之民況可  
 以濫縱其身乎夫晉侯非嗣也而得其位壹厚其保  
 任戒懼猶曰未也若將廣其心而遠其隣陵其民而卑  
 其上將何以固守夫執王單替其擊也拜不稽首誣其  
 王也替擊無鎮誣王無民夫大事恒象任重享大者必  
 速及故晉侯誣王人亦將誣之欲替其鎮人亦將替之  
 大臣享其祿弗諫而阿之亦必及焉襄王二年而立晉  
 侯八年而陷於韓十六年而晉人殺懷公懷公無胃秦  
 人殺子金乎公

春秋左傳

卷五

內使叔與者周大夫也亦曰內史與襄王八年王使叔  
 與聘于宋時有六鷁退飛過宋都宋襄公以問叔與曰  
 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  
 君將得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  
 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晉文公之  
 始立也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內史叔與賜命焉上御逆  
 于境晉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命于武  
 宮設桑主布几筵大宰蒞之晉侯端委以入大宰以王  
 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歸後  
 如公命侯伯之禮而加之以宴好內史叔與歸以告王  
 內史叔與  
 春秋左傳  
 卷五  
 王  
 曰晉不可不善也其君必霸逆王命敬奉禮義成  
 敬王命順之道也成禮義德之則也則德以道諸侯  
 諸侯必歸之且禮所以觀忠信仁義也忠所以分也  
 仁所以行也信所以守也義所以節也忠分則均仁  
 行則報信守則固義節則度分均無怨行報無匱守  
 固不偷節度不攜若民不怨而財不匱今不偷而動  
 不攜其何事不濟中能應外忠也施三服義仁也守  
 節不淫信也行禮不攻義也臣入晉境四者不失臣  
 故曰晉侯其能禮矣王其善之樹於有禮艾人必豐  
 王從之使於晉者道相連也及惠云 注出在鄭

晉侯納之襄王十六年立晉文公二十一年以諸侯  
朝于衡雍且獻楚捷遂為踐土之盟於是平始霸  
伶州鳩者周樂官也景王二十三年王將鑄無射而  
為之大林單穆公諫以為不可王弗聽問之伶州鳩  
對曰臣之守官弗及也然臣聞之琴瑟尚宮鍾尚羽  
石尚角匏竹利制大木踰官細不過羽夫宮音之主  
也第以及羽聖人保樂以愛財財以備器樂以殖財  
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瓦  
簫尚宮匏竹尚議革木一鼓夫政尚樂樂從和和從  
平故以和樂律以平鼓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  
以道之歌以誅之匏以宣之瓦以贊之革木以節之  
物得其常曰樂極極之所集曰鼓鼓應相保曰和細  
大不踰曰平如是而鑄之金鑿之石繁之絲木越之  
匏竹節之鼓而行之以遂八風於是平氣無滯陰亦  
無散陽陰陽序次風雨時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  
備而樂成上下不罷故曰樂正今細過其主妨於正  
用物過度妨於財正害財置妨於樂細抑大陵不容  
於耳非和也聽蔽越遠非平也夫有和平之鼓則有  
蕃殖之財於是乎道之以中德誅之以中音德音不  
愆以合神人神是以寧民是以德若夫置財用罷民

詩經

卷之七

三七

力以逞淫心馳之不和比之不度無益於教而離民  
怒神非臣之所聞也王於是復問鍾律於伶州鳩對  
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之神瞽考中鼓而量之以  
制度律均鍾百官執儀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於十  
二天之道也夫六中之色也故名之曰黃鍾所以宣  
養六氣九德也由是第之三曰大簇所以金奏特陽  
出滯也三曰沽洗所以脩潔百物考神納賓也四曰  
蕤賓所以安靜神人獻酬交酢也五曰夷則所以誅  
歌九則平民者無貳也六曰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  
令德示民軌儀也為之六間以揚沈伏而黜散越也  
元間大呂助宣物也二間夾鍾出四隙之細也三間中  
呂宣中氣也四間林鍾和展百事俾莫不任肅純恪也  
五間南呂贊陽秀也六間應鍾均利器用俾應復也律  
呂不易無間物也細鈞有鍾無鐃昭其大也大鈞有鐃  
無鍾甚大無鐃鳴其細也大昭小鳴和之道也蘇平則  
又久固則純純明則終終復則樂所以成政也故先王  
貴之玉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歲在鶉火月在  
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電星與日辰之  
位皆在北維顛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  
電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

卷之七

三八

陽之後遂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農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合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鶴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較昭之數合較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解較於是乎有七律王以二月祭亥後陳未畢而兩以夷則之上官畢之當辰辰極戌上故長夷則之上官名之曰秬所以審舜民則也玉以黃鐘之下官布令于商服顧文德成時之多量故禮之宣所以宣三五之德也及及後內以無射之上官審憲施舍於百姓故謂之養民所以優養於民也王書

春秋卷之二元

則不感德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極矣王心弗堪其能又乎二十五年王崩鍾不餘

金為陽人襄王以陽獎賜晉文公陽人不服文公圍之倉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王以晉君為德故勞之以陽獎陽德懷我王德是以未從於晉詔君其何德之布以懷柔之使無有遠志今將大泯其宗枋而蔑視其民人宜吾不敢服也夫三軍之所暴將至夷戎懼之驚逸不度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押君政故臣和令登若愚及之唯官是徵其敢逆命何定以辱師禮之武震無乃玩而嚙乎臣聞之曰

武不可觀之不可匿說武無烈臣文不昭陽不承復而祗以觀武臣是以懼不然其敢自愛也且夫陽豈有畜民亦皆天子之父兄甥舅也若之其何虐之也昔侯剛之曰是君子之言也乃出陽民

魯

齊仲魯大夫公子益師之子也益師字無父故以父字為氏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而自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而來寵於諸侯以和其民故宋公陳侯祭侯從州吁伐鄭公問於般沖曰衛州吁其成乎

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以亂猶絲而焚之也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是戚州吁如陳衛石碣使陳執之而殺之於漢五年公考憲公夫人仲子之宮將萬焉問羽數於器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三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八年齊侯以宋衛瓦屋之成使使來告公使樂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

也寡人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冬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十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而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  
申繻密大夫桓公六年子同生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為信以德命為義以類命為象取於物為假取於父為類不以國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隱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幣問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以國則廢名以官則廢職以山川則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器幣則廢禮晉以

傳侯廢司徒宋以武公廢司空先君獻武廢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命之曰同十八年公將會齊襄公于棠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既而文姜至齊襄公通焉公諫之以告襄公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君子謂申繻於是乎知言莊公十四年鄭有內蛇與外蛇關於鄭南門中既而厲公復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談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譽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焉

公子強魯孝公子惠公弟也於隱公為叔父論僖伯隱公五年公將矢魚于棠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是謂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故春蒐齊畜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



是歲文仲如楚乙師見子玉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於是子玉伐宋圍繹文仲相公以楚師伐齊取穀三十一年晉文公入曹割曹地以分諸侯使文仲往宿於重館重館人告曰晉新得諸侯必親其共不速行將無及也從之分曹地自洮以南東傳于齊文仲卒其言立後卿大夫多宗之至於下展禽發六國委織蒲作虛器縱逆祀祀爰居君子譏焉子宣叔臧宣叔許宣公時為司寇始歸父欲去三桓以張公室與公謀聘于晉欲以晉人去之公薨季文子言於朝曰使我殺造立庶以失大援者仲也夫臧宣叔怒

春秋列傳

主

曰當其時不能治後之人何罪不欲去之許請去之遂逐東門氏成公元年宣叔聞齊將出楚師故及晉侯盟于赤棘於是令國中修賦繕完具守備曰齊楚結好我新與晉盟晉楚爭盟齊師必至雖晉人伐齊楚必救之是齊楚同我也知難而有備乃可以逞次手齊師伐魯宣叔如晉乞師士於卻獻子六月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楚師侵衛遂侵魯師于蜀魯使臧孫往辭曰楚遠而久因將退矣無功而受名臣不敢楚師及陽橋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織紅皆百人公衡為質楚人許平公也公于嬰齊盟于蜀及

楚師及宋公衡逃歸宣叔曰衡父不忍數年之不害以寡魯國國將若之何誰居後之人必有任是夫國棄矣三年晉侯使荀庚來聘衛侯使孫良夫來聘晉尋盟公問諸宣叔曰中行伯之於晉也其位在下卿孫子之於衛也其位為上卿將誰先對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上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下如是古之制也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晉為盟主其將先之公從之四年卒

春秋列傳

主

年晉士魴來乞師季文子問師數於武仲對曰伐鄭之後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今彘季亦佐下軍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文子從之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陳人不聽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而不服在大猶有命而况小國乎既而楚彭名侵陳襄公四年和人晉人伐鄭臧紇救鄭侵邾敗於狐駘國人逆喪者皆擊魯於是平始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我若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未儒使我敗於邾十三年將城防武仲請侯農畢及冬城之衛獻公出奔

齊滅紀如齊信衛侯與之言庸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棄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孫紇與之言道臧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矣夫二子者或執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武仲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言時計功大夫稱伐今稱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羹器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將借天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略新獲焉以怒

之亡之道也邾廢其以漆間在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武子謂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邾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皂牧與焉其小者衣裳釵帶是賞盜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執度

其信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將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訪於臧紇臧紇曰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幣新樽繫之召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及悼而召公鉅使與之陸公鉅遂廢於是季孫愛臧孫而召公鉅孫入哭甚哀多涕出其御

曰孟孫之惡于也而哀如是季孫若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茲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葬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十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臧孫使正夫助之除於東門甲從已而視之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臧氏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生紇長於公宮姜氏愛之故立之臧賈臧為出在鑄武仲自和使告臧賈且致大



蔡焉曰統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弔統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祭納請其可曹曰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曹聞命失再拜受龜使為以納請遂自為也臧孫如防使來告曰統非能害也智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勳敢不辟邑乃立臧為臧統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魯人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僂欲廢國常湯屠濟室季孫曰臧孫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益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

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統于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害其立椒乎齊侯將為臧統由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究於殺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如何乃弗與曰昭公十年平子伐晉及野獻俘始用人于臺社臧武仲在齊聞之曰周公其不饗魯祭乎周公饗義而曾無義視人如牲將誰福哉  
襄仲遂莊公子也居于東門因以命氏魯公二十六年齊伐我襄仲如楚乞師以伐之取穀邑而旋三十

季九

年聘于周次年如晉拜曹田三十三年帥師伐邾文公之八年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遂會伊維之戎十二年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襄仲辭王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王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生入三辭齊君曰寡君願要福于周公曹孟以事君不腆敝君之敝器使下臣致諸執事以為瑞節要結好命所以藉寡君之命結二國之好是以取致之襄仲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國無陋矣厚賄之公及齊侯盟于穀梁仲如齊無盟復曰聞齊人將食魯之麥以臣觀

之魯不能齊君之語偷臧文仲有言曰民主偷必死其公二妃敬贏雙私事襄仲而屬之宣公襄仲欲立之叔仲惠伯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襄仲許之於是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仲以君命執惠伯其辛公再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者無可也公再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襄仲乃入仲殺而埋之馬矢之中公再務人奉其幣以將祭歸而後叔仲氏於是夫人夢以歸齊哭而過市曰天子仲為無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宣公元年遂如齊為公適女三以夫人姜氏至自

齊夏齊侯與公會于平州遂於是復如齊拜成以濟西之田歸之八年遂如齊有疾至黃乃復辛巳有事於太廟遂卒于垂壬午繹萬入去為

公子季友桓公子莊公之季弟也莊公弟三人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季友之母出自陳桓公桓公絕愛幸之季友將生公使人卜之曰男也其名曰友在公之右間于兩社為公室輔季氏亡則魯不昌又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及生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名之號為成季莊公立娶齊女為夫人曰哀姜無子哀姜妬曰叔姜生子開始莊公

嘗築臺臨黨氏見孟任說之生子般莊公既無適嗣以愛欲立般問嗣於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之常也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愛公患叔牙欲立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臣以死奉般公曰叔牙奈何成季以君命命倖叔待於鍼巫氏使鍼季吮之曰飲此則有後於魯國不然死且無後飲之歸父遂泉而卒立其子為叔孫氏公薨季友立子般慶父使殺于般于黨氏季友奔陳慶父如齊及歸自齊以私於哀姜故立姜姊子開是為閔公閔公元年父齊桓公盟于落姑請復季友齊侯許之使召諸陳公次于卽以待之季

子歸慶父與哀姜通益甚哀姜與慶父謀殺閔公文慶父使卜齧賊公于武關成季以閔公兄申適知魯人不欲慶父慶父懼如昔季友入立申為僖公以賂求慶父于昔昔人歸之及密使公子魚請不許哭而往慶父曰奚斯之殺也乃縊其後為孟氏僖公元年季友帥師敗昔師於鄆復昔師公以黃封季友使為相其後為季氏

季文子名行父季友之孫也文公六年聘于晉十五年齊人侵魯文子如晉言代齊冬晉會諸侯于扈成其請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齊侯謂諸侯不能

治後使魯西鄙逐伐曹入其郭討其朝於魯也文子曰齊侯其不免乎已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女何故行禮禮以順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人難以免矣次年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候君間文公卒仲遂以教贏之屬殺太子赤及公子視而立宣公時昔太子僕弒紀公以其寶玉奔魯宣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季文子使太史克對曰先大夫臧孫辰教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

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諫之若鷹鷂  
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  
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  
藏竊賄為盜盜器為竅主藏之名賴竅之用為大凶  
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首僕莫可則也  
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竅為凶德夫首僕則其孝  
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  
也其器則竅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辱民  
無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君子曰  
行父為國上卿執國之政者也上不能為孝友下不

春秋傳

卷二十一

能為惠伯而以是諷之不亦恥乎未幾宣公懼齊見  
討行父遂如齊以濟西之田賂之以請會齊侯許之  
於是與公會于平州八年仲遂卒子歸父貴而有寵  
十八年宣公卒行父遂逐歸父出奔齊成公嗣立行  
父懼齊人問故於是作丘甲又使臧孫許及晉侯盟  
于赤棘備齊也冬行父聘於齊時晉卻克衛孫良夫  
曹公子首咸在焉行父禿卻克取良夫跋曹公子首  
懼蕭同叔子處臺上而笑之皆怒二年行父會晉卻  
克衛孫良夫曹公子首及齊侯戰于鞌齊師敗績遂  
及國佐盟于袁婁歸四年相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

公歸欲叛晉而從楚行父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  
國大臣睦而邇於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  
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  
字我乎公乃止六年行父以鞏之功立武宮吳伐鄭  
鄭成行父曰中國不振梓蠶夷入伐而莫之或恤吾  
亡無日矣及晉使士變言伐鄭公請綏師士變不可  
行父懼遂使宣伯帥師以從之十六年晉伐鄭公將  
會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於是送公使  
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命姜怒公子偃公  
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

春秋傳

卷四十四

宮敵備設守而後行是以後宣伯於是賂卻擊使許  
公少隨之會晉公不見公七月公會諸侯伐鄭將行  
宣伯又訴季孟於卻擊於是晉人遂執行父于若丘  
公還待於鄆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於晉范父子謂樂  
武子曰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可  
不謂忠乎信讒慝而棄忠良若諸侯何乃許魯平叔  
季孫初穆姜使擇美櫬以自為櫬與頌琴及齊姜薨  
季文子取以葬君子譏其虧姑以成婦也襄公四年  
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櫬不虞丘慶曰子為正卿而小  
君之喪不成不終君也君長難受其前時季孫為己

六橫於海東門之外既成矣臣慶請之季孫曰  
君臣慶用蒲圃之橫季孫不御六年卒

季武子宿襄公六年代其父文子為卿冬如晉七年  
如衛九年襄公會晉侯伐鄭師還公送晉侯以公宴

于河上晉侯問公年季武子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  
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國君十

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夫盍為冠  
與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

節之以先君之桃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

之朝假鍾磬焉十一年武子作三軍與孟氏叔孫氏  
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孟氏使平為臣若子若弟叔

孫氏使盡為臣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邑入者無  
征其不入者倍征之十二年晉人伐我東鄙圍台武

子救台遂入郟取其鍾以為公盤十九年晉人以我  
故伐齊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子賦黍苗武

子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  
焉若膏膏之其天下輯睦豈惟牧邑賦六月二十年

武子聘于宋褚師段逆之以受享賦常棣之七章以  
卒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之賦魚麗之卒章公賦

南山有臺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二十九年公自楚  
遷及方城武子取卞使公治問重書遠而與之曰開

守卞者將叛臣帥徒以討既得之矣敢告公曰欲之  
而言叛祇見疏也公欲無入榮成伯賦式微乃歸昭

公五年武子謀舍中軍故毀于施氏成諸臧氏其舍  
之也三家四分公室季氏擇二子各一皆盡征之

而貢于公六年武子如晉晉侯享之有加籩武子退  
使行人告曰小國之事大國也苟免於討不敢求賜

得既不過三獻今豆有加下臣弗堪無乃戾乎韓宣  
子曰寡君以為驩也對曰寡君猶未敢況下臣君之

韓也敢聞加既固請微而後卒事晉人以為知禮重  
其好貨七年公如楚晉人來治杞田武子欲以成與

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武子曰君之在楚於晉罪也  
又不聽晉會罪重矣晉師必至吾無以待之不如與

之間晉而取諸杞吾與子挑成反誰敢有之是得二  
成也魯無憂而孟孫益邑子何病焉辭以無山與之

萊柞乃遷于挑晉人為杞取成冬武子卒謚曰悼子  
子意如

季平子意如昭公十年始為卿秋伐莒取卽獻俘于  
事社始用人焉十一年楚師在蔡平子會諸國之大

事社始用人焉十一年楚師在蔡平子會諸國之大

夫子厥怒以謀救之十二年家老南蒯以武子不禮謂子仲曰吾出季氏而歸其室於公子更其位我以費為公臣子仲許之南蒯語叔子孫子且告之故悼子之卒也叔孫昭子以再命為卿及平子伐皆克之更受三命叔子欲構二家謂平子曰三命踰父兄非禮也平子曰然故使昭子辭昭子曰叔孫氏有家禍殺造立庶故媾也及此若因禍以斃之則聞命矣若不廢君命則固有著矣昭子朝而命吏曰媾將與季氏訟書辭無煩季孫懼而歸罪於叔子故叔子小南蒯公子愁謀季氏愁告公而遂從公如晉南蒯

懼不克以費叛如齊子仲還及衛開費叛遂奔齊平子欲使昭子逐叔子小南蒯之不敢朝昭子謂小待政於朝曰吾不為怨府十三年平子使叔弓圍費秋平子相公會諸侯于平丘邾人愬公于晉晉侯不見公晉人遂執平子以歸子服惠伯私請於中行穆子穆子告韓宣子歸之惠伯有辭宣子用叔耐之計平子懼而先歸焉事在叔向傳二十一年晉士鞅聘魯叔孫為政季孫欲惡諸晉使有司以齊鮑國歸費之禮為士鞅士鞅怒曰鮑國之位下其國小而使鞅從其牢禮是卑校邑也將復諸寡君魯人恐加四

率為十一年初公若以公思展與申夜姑之故怨平手及卯昭伯臧氏皆與季氏隙於是公若獻弓於公為謀去季氏公為告公果公貴公貴使侍人儉相告公公寢將以戈擊之乃走數月不見公不怒又使言公執戈以懼之乃走又使言公以告臧孫卯孫於是伐季氏殺公之于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曰君不察臣之罪使有司討臣以干戈臣請待於沂上以察罪弗許請囚於費弗許請以五乘亡弗許季家子曰君其許之卯孫曰必殺之公使卯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饒戾陷西北隅以入孟氏殺卯昭伯

遂伐公徒公與臧孫如墓謀遂奔于齊次于揚州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齊侯將納公平子使申豐略梁丘據齊師乃止明年諸侯之大夫會于扈且謀納公范鞅取貨于季孫辭之三十一一年晉侯將以師納公范鞅曰若召季孫而不來則信不臣矣然後伐之若何晉人召季孫獻子使私焉曰子必來吾受其無咎故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造歷荀躒曰寡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也敢逃刑命君若以臣為有罪請囚于費以待君之察也亦惟君若以先臣之故不絕

季氏而賜之死若弗殺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  
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  
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  
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弗  
聽荀躒謂季孫曰君怒未怠子姑歸祭三十有二年  
公薨于乾侯明年喪歸季孫葬公于墓道南及孔子  
為司寇然後溝而合諸墓昭公之出也平子禘于場  
官公薨于外平子以為獲福故立場官定公五年平  
子行東野還未至卒于房

季孫

季孫

季孫

懷弗與曰改步改王陽虎欲逐之告公山不狃不狃  
曰彼為君也子何怨焉桓子立行東野及費子洩為  
曹幸途勞於郊桓子敬之勞仲梁懷仲梁懷弗敬子  
洩怒謂陽虎曰子行之乎陽虎囚桓子而逐仲梁懷  
既而盟桓子於稷門之內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  
晉故也桓子如晉獻鄭俘七年齊伐魯桓子與孟懿  
子禦之陽虎御桓子欲陷桓子於齊師以及孟孫桓  
子之臣苦夷曰若季孟及難余必殺虎虎懼以桓子  
還八年陽虎謀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使其黨林楚  
御桓子將如蒲圃桓子知不免要林楚使援已於難

林楚因怒馬及懼而駢以桓子入保孟氏孟氏闔門  
陽虎戰不勝而奔諸其陽虎傳孟氏之臣公歛陽欲  
因亂殺桓子以涉孟宗孟孫懼而歸之十二年仲由  
為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桓子帥師墮費哀公二年  
桓子伐邾將伐絞制人賂以漸沂之田而受盟焉三  
年城啓陽是歲司鐸火桓子御公立于象魏之外命  
救火者傷人則止曰財可為也公燕象魏曰舊章不  
可忘也秋桓子有疾命其口正謂曰無死南孺子之  
干男也則以告而立之文也則祀也可桓子卒康子  
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商氏生男正常載以如朝告曰

季孫

季孫

夫子有遺言命其國曰曰南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  
大夫而立之今生矣多也敢告遂奔衛康子請退公  
使共劉視之則或殺之矣少討之後立康子初定公  
時齊人饋女樂桓子受之孔子去適衛語具孔子傳  
及桓子病謂康子曰昔者孔子幾與嘗矣以吾受群  
婢故去我死而相嘗必召仲尼云  
季康子肥立哀公十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受清康子  
用冉求之謀敗齊師于艾陵師還康子命修守備曰  
小勝大禍也齊至無日矣十一年以山賦使冉有  
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冉有曰子為國老待子

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由有曰  
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於厚事舉其中欽從其薄  
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  
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欲用而法則周公之  
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聽卒用田賦二十三  
年宋景曹卒景曹元公夫人宿子外祖毋康子使冉有弟且送葬曰敝  
邑有社稷之事使肥與有職競焉是以不得助執紼  
使求從與人曰以肥之得備彌甥也彌甥不腆先人之  
畜焉使求薦諸夫八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越既滅  
突欲霸中國二十五年公如越得太子遼遼即名得也

季孫肥

季孫肥

季孫肥

將妻公而多與之地或以告康子康子懼因太宰嚭  
納賂焉明年公至自越康子與孟武伯逆於五梧郭  
重僕見二子曰惡言多矣君請盡之公宴於五梧武  
伯為祝惡郭重曰何肥也康子曰請飲疑也以魯國  
之密邇仇讐臣是以不獲從君克免於大行又謂重  
也肥公曰是食言多矣能無肥乎飲酒不樂二十七  
年康子卒是歲哀公亦奔越  
叔孫莊叔名得臣其王父叔牙莊公之弟也莊公無  
適嗣愛孟女欲立其子般公疾問後於叔牙對曰慶  
父材莊公病其言以般屬之季友季友以公命鶴叔

牙而立其後為叔孫氏語具季友傳叔牙生公孫茲  
曰戴伯戴伯生得臣文公元年王使毛伯衛錫文公  
命公使莊叔如周拜三年莊叔會諸侯伐沈以其服  
於楚也冬公如晉與晉侯盟晉侯饗公公賦菁菁者  
我莊叔以公降拜曰小國受命於大國敢不慎儀君  
賜之以大禮何樂如之抑小國之樂大國之惠也晉  
侯降辭登成拜公賦嘉樂十一年鄭驪侵齊遂伐魯  
公使莊叔逆之吉侯叔夏御繇房甥為右富父終  
甥駟乘莊叔遂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及虺也豹也  
而皆以名其子豹賢能世其家

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

叔孫得臣

叔孫叔豹宣伯僑如之弟也初宣伯適於穆姜  
欲去季孟而取其室成公會晉侯伐鄭師次督揚使  
穆叔請逆于晉師宣伯將為亂構公及季孟於晉晉  
人執季平子公待命于鄭使子叔聲伯請季孫止言  
宣伯亂故於是晉許魯平而歸季孫國人逐僑如穆  
叔聞之奔齊季孫召穆叔于齊而立之襄公二年穆  
叔聘於晉三年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四年夏  
如晉以報知武子之聘晉侯饗之金奏肆夏之三不  
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  
使行人子員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

籥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犬而重拜其細敢問  
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饗完侯也使臣弗敢與  
聞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  
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拜  
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  
為咨咨親為詢咨禮為庶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獲  
五誓敢不重拜是歲冬公如晉請屬鄆許之明年  
穆叔覲鄆太子于晉以成屬鄆也既而穆叔復以屬  
鄆為弗利告於晉使仍其舊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  
登亦登穆子相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

穀梁傳

卷之五

五

今吾子不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  
無辭亦無後谷後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而不  
後亡之本也詩云退食自公委蛇委蛇謂從者也衡  
而委蛇必折其後文子竟不終十一年武子將作三  
軍告於穆叔曰請為三軍各征其軍穆叔曰政將及  
于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穆叔曰然則盟諸乃盟諸  
僖陶誼諸五父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  
其一三子各毀其乘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後邑入  
者無征不入者倍征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叔孫  
氏使盡為臣不然不令十四年夏穆叔會諸侯之大

夫伐秦十五年齊師伐魯穆叔與季孫城成郭以備  
之明年齊師又至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晉人曰以  
寡君之未禘祀與民之未息不敢忘穆叔曰以  
齊人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朝  
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無及也  
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偃之罪也敢不從執事  
以同恤社稷而使曾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  
宣子曰句在此敢使曾無鳩乎十九年齊及晉平故  
穆叔會范宣子于柯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  
向曰盍敢不承命穆叔歸曰齊猶未也不可下以不

穀梁傳

卷之五

五

懼乃城武城二十二年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  
在其邑將飲酒曰焉用聖人我將飲酒而已兩行何  
以聖為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國之憂也  
今倍其賦二十四年穆叔如晉范宣子逆之問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昔百  
之祖自唐虞已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  
冢冢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其是之謂  
不朽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非不朽也魯有先  
大夫曰臧孫辰既沒而言立其是之謂不朽聞之太  
王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而不廢此



之謂不朽若夫保姓受氏以守宗祧世不絕嗣無國  
無之祿之大者不可謂不朽是歲齊人為王城郊穆  
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賜之大路二十八年  
齊公如楚拜宋盟過鄭伯不在伯有廷勞公於黃  
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夫敬民之  
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齊淫之  
阿行潦之藪藻實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  
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叔仲昭伯曰我楚國之為豈  
為一人行也子照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運饑  
寒之不恤誰違其後不如姑歸也穆叔曰叔仲子專

季康子

季康子

之矣子服子始學者也公遂行至楚楚人使公親視  
公患之穆叔曰彼殯而後則幣幣也乃使巫以桃茹  
先被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三十年穆叔會晉趙武  
及諸侯之大夫于澗淵謀宋災也明年至自會見孟  
季伯語之曰趙孟將死矣其語倫不似民主且年未  
盈五十而諄諄焉如八九十者弗能久矣若趙孟死  
為政者其韓子乎君子蓋與季孫言之可以樹善君  
子也昔君將失政矣若不信焉使早備曾既而政在  
大夫韓子懦弱大夫多貪求欲無厭齊楚未定與也  
曾其懼哉季伯曰人生幾何誰能倫朝不及父將安

兩樹穆叔出而告人曰孟孫將死矣吾語諸趙孟之  
偷也而又過焉是歲秋孟孫卒後三歲而趙孟亡如  
其言焉穆叔又與季孫語晉故季孫不從趙文子卒  
韓子為政不能圖諸侯曾不堪晉求諛慝滋多公之  
適楚也歸作楚宮穆叔曰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  
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六月公薨于楚宮魯人立胡  
女敬歸之子子野子野毀而卒立敬歸之姊齊歸之  
子公子稠穆叔曰太子死有母弟則立之無則立長  
年鈞擇賢義鈞則卜古之道也非趙嗣何必姊之子  
為且是人也居喪而不哀在戚而有嘉容是為不度

季康子

季康子

不度之人鮮不為患若果立之必為季氏憂武子不  
聽卒立之比及焚三易衰衰社如故衰於是昭公十  
九年矣猶有童心君子是以知其不能終也昭公元  
年春穆叔會諸侯之大夫于虢三月季武子伐莒取  
郟莒人告於魯楚告於晉曰尋盟未退而魯伐莒  
齊盟請戮其使樂桓子相趙文子欲求貨於叔孫而  
為之請使請帶焉弗與梁其蹙曰貨以藩身子何愛  
焉穆叔曰諸侯之會衛社稷也我以貨况魯必受師  
是禍之也何衛之為人之有嚮以諂惡也嚮之隙壞  
誰之咎也衛而惡之吾又甚焉雖然季孫魯國何罪

叔出季處有自來矣吾又...然然也賄弗與不已  
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其禰矣趙孟聞之請諸  
楚曰魯雖有罪其執事不...難子若免之以勸左右  
可也昔魯爭鄆為日父矣...無大害於其社稷可無  
亢也楚人許之乃免叔孫叔孫歸魯天御季孫以勞  
之且及日中不出魯天謂曹阜曰且及日中吾知罪  
矣魯以相忍為國也忍其外...不忍其內焉用之阜曰  
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傷賈而欲羸而惡曬乎阜  
謂叔孫曰可以出矣叔孫...指楹曰雖惡是其可去乎  
乃出見之三年和穆公來...朝季武子欲甲之穆叔曰

季孫

五十二

不可曹滕二和實不忘...我好敬以逆之猶懼其貳又  
卑一睦焉逆群好也其如...舊而加敬焉季孫從之初  
穉子之生也莊叔以易筮...之遇明夷之謙以示卜楚  
丘曰是將行而歸為子祀...以讒人入其名曰牛卒以  
餒死及穉子辟難奔齊...及康宗遇婦人使私為食而  
宿焉問其行告之故哭...而送之適齊娶於國氏生孟  
丙仲壬夢天壓已弗...而見人黑而上僂深目而  
猴喙號之曰牛助余...勝之且而皆召其徒無之且  
曰志之及宣伯奔齊...之宣伯曰魯以先子之故將  
存吾宗必召女召女...如對曰鎮之矣魯人召之

不告而歸既立所宿康宗之婦人獻以雉問其姓對  
曰余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召而見之則所夢也  
宋問其名號之曰牛曰...唯皆召其徒使視之遂使為  
魯有寵長使為政公孫...明知叔孫於齊歸未逆國姜  
子明取之故怒其子長...而後使逆之田於丘猶遂遇  
疾焉豎牛欲亂其室而...有之彊與孟盟不可叔孫為  
孟鍾曰爾未際期饗...大夫以落之既具使豎牛請日  
入弗謁出命之日及...宿至聞鍾聲牛曰孟有北婦人  
之客怒將往牛止之...宿出使拘孟丙而殺諸外又  
與仲盟不可仲與公...御來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

季孫

五十二

入示之入不示出命...無之牛謂叔孫曰見仲而何叔  
孫曰何為曰不見既...白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  
逐之奔齊疾急命召...仲牛許而不召杜洩見告之饑  
渴授之戈對曰求之...而至又何去焉豎牛曰夫子疾  
病不欲見人使宣饋...于个而退牛弗進而置虛命徹  
已而叔孫不食卒牛...立昭子而相之公使杜洩焚叔  
孫豎牛賂叔仲昭子...與南道使惡杜洩於季孫而去  
之杜洩將以路焚且...盡卿使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  
乃使以焚既焚仲至...自齊去遣使國人助豎牛以攻  
諸大庫之庭司宮射...之中日而死豎牛取東鄰三十

已以與南遺

叔孫昭子姑者豹庶子也豹適齊娶於國氏生孟丙仲壬豎牛之亂殺孟丙逐仲壬及穆子卒仲壬至自齊豎牛又殺之故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又披其邑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之子遂殺之孔子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昭公築卽困季平子欲速成之昭子曰詩云經始勿亟庶民于來焉用速成其以勸民也無困猶可無民其可乎十年齊高彊來奔昭子如晉還大夫皆見高彊見

齊襄公二年 卷九

而退昭子謂諸大夫曰為人子不可不慎也哉昔慶封亡子尾多致邑而稍致諸君君以為忠而其寵之將死疾于公官輦而歸君親推之其子不能任是以在此忠為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喪夫人之力棄德曠宗以及其身不亦害乎十二年宋華定來聘享之為賦藜蕭弗知又不答賦昭子曰必亡宴語之不懷寵光之不宣令德之不知同福之不受將何以在十六年齊侯伐徐徐子及邾人莒人會齊侯盟于蕭遂賂以甲父之鼎昭子曰諸侯之無伯害哉齊君之無道也與師而伐遠方會之有成而還

莫之亢也無伯也夫十二年小邾穆公來朝公與之宴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其能父乎夏六月朔日有食之祝史請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疋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平子弗從昭子退曰夫子將有異志不君

齊襄公二年 卷九

君矣秋知子來朝公與之燕昭子問少皞氏以鳥紀官知子告之於是孔子聞之見於知子而學焉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尤信二十三年知人城翼還自離姑武人塞其前斷其後之木而弗殊知師過之乃推而逐之遂取知師獲公孫徐鉏丘弱羊地知人想于晉晉人來討昭子如晉晉人執之使與諸大夫坐昭子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知又夷也寡君命介了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以坐韓宣子使知人聚其衆將以昭子與之昭子聞之去魯與兵而朝上彌牟言

齊韓宣子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聽其辭而想諸  
管子乃皆執之士伯衛叔孫從者四人過和館以如  
更先歸和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  
孫都昭子已而立期焉乃館諸其舍子服昭伯於他  
邑范獻子求貨於昭子使請冠焉取其冠法而與之  
兩冠曰盡矣魯為叔孫故申書以貨如晉昭子曰見  
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不出明年晉士彌牟逆昭子  
于箕將歸之昭子使梁其孫待于門內曰余左顧而  
秋乃殺之右顧而笑乃止昭子見士伯士伯曰寡君  
以為盟主之故是以父子不讎故邑之禮將致諸從  
者使彌牟逆吾子昭子受禮而歸初吏人之與昭子  
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昭  
子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二十五  
年昭子聘于宋桐門右師見之語卑宋大夫而賤司  
城氏昭子告其人曰右師其亡乎君子貴其身而後  
能及人是有禮今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  
其身也能有禮乎無禮必亡是歲昭子如嗣平子出  
昭公昭子自闕歸見平子平子稽顙曰子若我何昭  
子曰人誰不死子以逐君成名子孫不忘不亦傷乎  
請若子何平子曰苟使意如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一

齊晉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子家子命適公館者  
執之公與昭子言於帷內曰將安眾而納公公徒將  
殺昭子伏諸道左師展告公公使昭子自饋歸平子  
有異志冬十月辛酉昭子齋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  
辰卒子不敢立是為成子成子卒于州仇嗣叔孫武  
叔州仇以定公五年立  
孟文伯穀公子慶父之孫也慶父賊殺莊公之子般  
又弑閔公遂出奔莒季友以賂求于莒而殺之慶父  
既死季友立其後為仲孫氏亦曰孟氏慶父生公孫  
穀曰穆伯穆伯娶于莒曰戴已生文伯其姊聲已生  
惠叔戴已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已辭則為襄仲聘  
焉襄仲穆伯之從父兄弟文公七年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  
登盟且為仲逆及鄆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  
攻之公將許叔仲惠伯諫曰臣聞之兵作於內為亂  
於外為寇寇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莒作亂而君不禁  
以啓寇讐若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  
穀反復為兄弟如初從之八年穆伯如周弔喪不至  
以幣奔莒從已氏於是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  
莒而求復文伯以為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  
二年而盡室復適于莒文伯戾而請曰殺之子弱請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二

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穉伯請重賂以求復惠  
叔以為請許之將歸及齊而卒告喪請葬弗許齊人  
或為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實諸堂阜魯必取之  
從之卜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為請立於朝以待命許  
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葬視共仲聲已不視惟堂而  
哭襄仲欲勿哭惠伯曰喪親之終也雖不能始善終  
可也史佚有言曰兄弟致美救乏賀善弔災祭敬喪  
哀情雖不同母絕其愛親之道也子無失道何怨於  
人襄仲說帥兄弟以哭之孟獻子為政莒二子來獻  
子愛之聞於國或諧之曰將殺子獻子以告季文子  
季文子曰夫子以愛我聞我以將殺子聞不亦遠於禮  
乎不如死一人門于句瀨一人門于矣丘皆死初周  
內史叔服至魯公孫敖聞其善相人也見其二子叔  
服曰毅也食子難也收子毅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  
及教卒文伯已死惠叔葬之文伯之子曰蔑  
孟獻子蔑宣公九年王微聘於魯公使獻子如周聘  
王以為有禮厚賄之十四年楚子圍宋獻子言於公  
曰臣聞小國之免於大國也時而獻物於是有庭實  
獲百朝而獻功於是容貌未重嘉淑而有加貨謀  
其不免也誅而薦賄則無及也今楚在宋君其圖之

春秋列傳

六三

公說明年使公孫歸父會楚子於宋是歲獻子會齊  
高固於無婁成公六年晉人來命伐宋獻子及叔孫  
宣伯侵宋十三年公如周朝王獻子為介王說獻子  
賜之加厚遂從公會晉侯伐秦獻子謂公曰晉師乘  
和師必有大功晉師與秦師戰於麻隧秦師敗績十  
八年冬獻子會晉侯及諸侯盟于虛打謀救宋也於  
是獻子請于諸侯而先歸會築襄公元年春會諸侯  
之大夫圍宋彭城夏復會諸侯之大夫次于郟二年  
秋會于戚遂城虎牢三年公如晉盟于長樗獻子相  
公稽首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獻  
子曰以敝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寡君將君是望敢  
不稽首四年公如晉聽政晉侯享公公請屬郟晉侯  
不許獻子曰寡君願固事君無失官命郟無賦於司  
馬為執事朝夕之命敝邑褊小闕而為罪寡君  
是以願借助焉晉侯許之五年會吳于善道七年夏  
四月三十郊不從乃免牲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  
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  
後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從也十年楚子囊鄭子  
耳侵我西鄙還圍蕭八月丙寅克之九月子耳侵宋  
比鄙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

春秋列傳

六四

鄭平有災其執政之三士乎是年也盜殺子駟子國  
平耳十五年宋向戌來聘且尋盟見獻子尤其室曰  
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晉吾兄為  
之與之重勞且不敢問十九年獻子卒獻子好禮其  
居喪也既禫縣而不樂比御而不入孔子曰獻子加  
於人一等矣獻子為卿不驕禮賢下能處已若虛士  
以是多歸之所友裘牧仲未嘗有獻子之家獻子亦  
能亡其家而與之齊子莊子速速生羯羯生覆  
孟僖子覆昭公九年聘于齊十年與季孫意如叔弓  
伐莒十一年會和莊公于稷祥二十四年卒初昭公

孟僖子 季孫意如

如楚僖子從之鄭伯勞於師之梁僖子為介不能相  
儀及楚不能答知勞僖子病之反自楚乃講學之苟  
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  
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  
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國讓其弟厲公及其曾孫正  
考父佐三君位愈高而德愈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  
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  
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天子使事之學禮焉  
必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帥車仲尼仲尼曰  
能補過者君子也僖子之盟邾子於邾祥也泉丘人

有女慶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其僚從之盟  
于清丘之社曰有子無宿業也僖子使助遠氏之遷  
及自稷祥宿於遠氏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  
其僚無子使字敬叔故懿子得立昭公三十二年懿  
子會諸侯之大夫城成周定公三年及和子盟于核  
六年與季桓子圍鄆八年復與和子侵衛十年與叔  
孫武叔圍郕以討侯犯之叛仲由之謀墮三都也叔  
孫氏墮郕季氏墮曹將墮成公歛處父謂懿子曰墮  
成齊人必至于地門凡成孟氏之保障也無成是無  
孟氏也子偽不知我將不墮故公圍成弗克哀公二

孟懿子 孟僖子

年懿子伐和和人以邠東并沂西田為賂遂與叔孫  
武叔盟和子于句繹十四年懿子卒子洩立是為孟  
武伯  
子服惠伯椒孟氏之支庶也故亦曰孟椒以王父字  
為氏襄公薨滕成公來會葬隋而多涕惠伯曰滕君  
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  
三年滕子卒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費叛如齊初南蒯  
之將叛也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黃裳元吉以為大吉  
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  
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疆內溫忠也和以率貞信

也故曰黃裳元吉黃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  
長也中不忠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  
得其極外內偕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  
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大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  
可師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為裳參成可茲猶  
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十二年楚侯會于平丘和莒怨  
魯愬于晉晉人執平子以歸惠伯從之私於中行穆  
子曰會事晉何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  
大所命能具若為夷棄之使事齊楚其何廖於晉親  
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為盟主也于其圖之諺曰臣

子服椒

卷之八

六十八

一主二吾豈無大國禮乎牛耕宣子曰楚滅陳蔡不  
能救而為夷動想將馬用之乃歸季孫惠伯請從惠  
於會宣子患之乃用叔維之謀懼平子平子歸使惠  
伯待禮語具叔向傳惠伯卒子昭伯即嗣  
子服景伯何昭伯回子也及公二年傳言吳景伯至  
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人平不共有常制校人乘馬巾  
車臨轄百官備府庫與守官人爾給濟濡帷幕鬱  
攸從之蒙尊公室自太廟始外內以悛助所不給有  
不用命則有常刑無赦七年公會吳于郟吳徵魯伯  
宰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未百牢我魯不

可以後宋且魯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  
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也故敝也十  
一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若亦棄禮則  
有淫者矣周之王也制禮尚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  
大數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唯執事吳人不聽  
景伯曰吳將亡矣棄天而背本不與必棄疾於我乃  
與之季康子欲伐邾魯大夫以謀之景伯曰小所以  
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皆大國不信伐小國不  
仁民保於城城保於德失二德者危將焉保孟孫曰  
三三子以為何如聖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

子服椒

卷之八

六十八

山執王帛者萬國公共存者無數十焉惟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而以衆加  
之可乎不樂而出秋季氏伐邾以制子來獻于亳社  
邾茅夷鴻請救于吳明年吳師伐魯孟懿子謂景伯  
曰若之何對曰吳師來斯與之戰何患焉且召之而  
至又何求焉吳師克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於  
濼濼公宿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明日舍於庚宗遂次于泗上徵虎欲宵攻王舍私屬  
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與焉及稷門  
之內或謂季孫曰不廷以害吳而多殺國士不如已

也乃止吳子聞之一夕三遷吳人行成將盟景伯曰  
楚人圖宋易子而食折骸而費猶無城下之盟我未  
及虧而有此盟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久將歸矣  
請少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服何  
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後止十三年公  
會晉侯及吳于黃池吳人將以公見晉侯景伯對使  
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  
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已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敵  
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  
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敵邑將

宋未利復

下九

改職貢密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和以爲  
於吳而和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  
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  
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  
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  
於上帝先王李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已來未之  
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  
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謁見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  
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曹劌魯人以勇力聞於諸侯莊公十年齊師伐魯公

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問焉劌  
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  
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  
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  
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  
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  
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  
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  
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  
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

齊未利復

下十

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夏六月公敗齊  
師宋師于乘丘齊欲益兵代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  
里而為之關請比於關內以從齊桓公許之乃會于  
柯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劌執匕首劫桓公桓  
公左右莫敢動問曰子將何求劌曰齊疆魯弱而大  
國侵魯亦已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  
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劌投其匕首下壇  
北面就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背其  
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而棄信於諸侯失  
天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遂割所侵地以盡復于



魯二十三年公將如齊觀社嘗劇諫曰不可夫禮所以整民也故會以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朝以正班爵之義帥長幼之序征伐以討其不然諸侯有王王有巡守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公不聽遂如齊

柳下惠者魯公族展氏也名禽仕魯為士師三黜不去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故魯雖不能用終身不去魯僖公二十六年齊孝公侵魯僖公使展喜犒師受命於禽以往曰寡君聞君親舉王趾將辱於

春秋列傳

敵色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藏在盟府太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帥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有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魯世有齊師齊嘗攻魯以求岑鼎魯因與之齊侯以為非也使人告魯曰柳下惠以為是因請

受之魯公請於柳下惠柳下惠對曰君之欲以為岑鼎也以免國也棄臣之信以免君之國亦臣之所難也公乃以真岑鼎往魯適有海鳥曰爰居止於東門之外三日臧文仲使國人祭之展禽曰越哉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勳於民者也及前哲令

春秋列傳

德之人所以為明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在祀典今海鳥至已不知而祀之以為國典難以為仁且知矣夫仁者講功知者處物無功而祀之非仁也不知而不問非知也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獸恒知而避其災也是歲也海多大風冬煖臧文仲聞之曰信吾過也夫季子之言不可不法也使書之以為三萊文公六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於是夏父弗忌為宗伯將躋僖公于閔公上焉宗有司諫曰非昭穆也夏父弗忌曰我為宗伯

明者為昭其次為穆何常之有宗有司曰夫宗廟之有昭穆也以次世之長幼而等曾之親疎也夫祀昭孝也各致齊敬於其皇祖昭考之至也故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猶恐其或踰也今將先明而後祖自玄王以及主癸莫若湯自稷以及王季莫若文武商周之丞也未嘗躋湯與文武為踰也魯木若商周而改其常無乃不可乎弗聽遂躋之展禽曰夏父弗忌必有殃夫宗有司之言順矣僖又未有明焉犯順不祥以逆訓民亦不祥易神之班亦不祥不明而躋之亦不祥犯鬼道二犯人道二能無殃乎是時臧文仲為

春秋傳

卷三

政於魯知下惠之賢而卒不能用孔子嘗譏文仲為竊位云初下惠三黜於魯而不去也其妻謂之曰子無乃瀆乎吾聞之君子有二耻國無道而貴耻也國有道而賤耻也今當亂世三黜而不去亦近耻矣下惠曰然油油之民將蹈於害吾能已乎且彼為彼我為我雖裸裎安能汙我由然與之處柳下惠既死門人將誄之妻曰將誄夫子之德邪則二三子不知妾知之也乃誄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信誠而與人無室兮屈柔從俗不彊察兮蒙耻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愷悌君子求能厲

嗟乎聞哉乃下世方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鬼神泄兮夫子之謚宜曰惠兮於是門人遂從之以惠為誄云

聖華魯大夫宣公初立莒太子僕殺紀公以其寶來奔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夫莒太子不憚以吾故弑其君而以寶來其愛我甚矣為我子之邑今日必授無逆命矣里革過之而更其書曰夫莒太子弑其君而竊其寶來不識竊國又求自適為我流之於夷今日必通無逆命矣頃曰有司復命公曰僕人以里革對公執之曰違君命者女亦聞之乎對曰

春秋傳

卷三

臣以死奮筆奚啻其聞之也臣聞之曰殺則者為賊掩則者為賊竊寶者為執用枕之財者為姦使君為賊姦者不可不去也臣違君命者亦不可不殺也公曰寡人實查非子之罪也乃令之夏公濫於淵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占者大矣降土螫發水虞於是乎講取留取名魚登川禽而嘗之廢廟行諸國人助宣氣也鳥獸孕水蟲成獸虞於是乎禁豷羅罾魚鼈以為夏橋助生阜也鳥獸成水蟲孕水虞於是乎禁豷麗設奔鄂以實廟庖畜功川也且夫山不槎蘂澤不伐天魚禁鯤鯢獸長麕鹿為翼麟引蠶舍蠶蠶拮

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別孕不殺魚長又行網罟  
貪無執也公聞之曰吾過里董臣我不亦善乎是良  
習也為我得法使有司藏之使吾無忘諗師存侍曰  
藏吾不如真里革於側之不忘也晉人殺厲公邊人  
以告成公在廟公曰臣殺其君誰之過也大夫莫射  
里革曰君之過也夫君人者其威大矣失威而至於  
殺其過多矣且夫君也者將牧民而正其邪者也若  
君縱私回而棄民事民勞有慝無由省之益和多矣  
若以和臨民陷而不振用善不肯專則不能使至於  
殄滅而莫之恤也將安用之桀奔南巢紂踏于京厲

卷之三

三

不干燕幽滅於戲皆是術也夫君也者民之川澤也  
行而從之美惡皆君之由民何為焉  
子家懿伯羈莊公之後以王父字為氏季平子之專  
國也諸大夫多怨平子昭公亦憾之二十五年公為  
公若及邱昭伯之徒勸公討之公以告子家子對曰  
讒人以君傲幸事若不克君受其名不可為也舍民  
數世以求克事不可必也且政在焉其難圖也公退  
之辭曰臣與聞命矣言若戍臣不獲死乃館於公及  
伐季氏殺公之十門遂入之平子登臺而請欲待於  
新上以察罪及請囚於費及以五乘亡皆不許子家

子曰君其計之政自之出久矣隱民多取食焉為之  
徒者衆矣日入慝休弗可知也衆怒不可蓄也當而  
弗治將蘊蘊蓄民將生心同求將為君必悔也君  
於是叔孫氏之司馬讓慶無庸執孫氏帥從以陷公圖  
害成亦執邱昭伯殺之遂攻外徒率家子曰諸臣為  
劫君者而負罪以出君止意如之事君也不敢不改  
公曰余不忍也與臧孫如莫謀遂奔齊齊侯信公于  
平陰且曰自晉疆以西請致千社公喜子家子曰天  
祿不再天若祚君不過周公以魯足矣失魯而以千  
社為臣誰與之立且齊君無信不如早之晉弗從臧

子家

卷之三

三

昭伯率從者將盟載書曰勳力壹心好惡同之信罪  
之有無繚繚從公無道內外以公命六子家子子家  
子曰如此吾不可與盟羈也不佞不能使二子同  
心而以為皆有罪或欲通外內且欲去君二三子好  
而惡定焉可同也陷君於難罪孰大焉通外內而  
去君君將速入弗通何為而何守焉乃不與盟二十  
七年公至自齊居于郵孟懿子陽虎伐鄆鄆人將戰  
子家子曰天命不怙久矣使君亡者必此般也天既  
憐之而自福也不亦難乎猶有鬼神此必敗也嗚呼  
無望也夫其死於此乎公使子家子如晉公徒敗

子且知於是公如齊齊侯請饗之子家子曰朝夕立於其朝又何樂焉其飲酒也乃飲酒焉齊侯使宰獻而請安子家子乃以君出遂如晉將如乾侯子家子曰有求於人而即其安人孰矜之其造於境弗聽使請於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个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境而後逆之公復于鄆齊使高張來唁公稱主君子家子曰齊卑君矣君祗辱焉故如乾侯衛侯來獻其馬曰啓服軫而死公將為之橫子家子曰從者病矣請以食之乃以帛裹之三十一晉侯召季平子

季平子 三十一

便從荀躒如乾侯請公歸國子家子曰君與之歸一慙之不忍而終身慙乎公曰諾既而辭於知伯曰請必逐季孫而後歸荀躒掩耳而走使季孫歸祭語具季平子傳季孫猶在乾侯子家子曰君以一乘入于魯師季孫必與君歸公欲從之衆從者魯公不得歸三十二年冬公疾編賜大夫大夫不受賜子家子雙琥一環一璧輕服受之大夫皆受其賜頃之公薨子家子友賜於府人曰吾不敢迎君命也大夫皆反其賜明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于乾侯季孫曰子家子亟言於我未嘗不中吾志也吾欲與之從政子必止

之且聽命焉子家子不見叔孫易幾而哭叔孫請見子家子辭曰吾未得見而從君以出君不命而竟羈不敢見叔孫使告之曰公衍公為貴使羣臣不得事君若公于宋主社稷則羣臣之願也凡從君出而可以入者將惟子是聽子家氏未有後季孫願與子從此皆季孫之願也使不敢以告對曰若立君則有卿士大夫與守龜在羈弗敢知若從君者則貌而出者入可也冠而出者行可也若羈也則君知其出也而未知其入也羈將逃也遂亡

陽虎季氏家臣 昭公出季平子攝政陽虎執國命國

人憚之平子卒桓子立陽虎逐季氏之臣及其子若弟又內桓子與之盟而釋之定公六年魯侵鄭往不假道于衛及還陽虎使季而自南門入出自東門舍於屏澤衛侯怒使彌子瑕追之公叔文子老矣釐而如公曰乞人而效之非禮也昭公之難君將以文之舒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以納之擇用一焉公子與二三臣之子諸侯苟憂之將以為之質此群臣之所聞也今將以小忿蒙舊德無乃不可乎太妙之子惟周公康叔為相睦也而效小人以葉之不亦誣乎天將多陽虎之罪以斃之君姑待之若何乃止夏

季桓子如晉獻鄭俘陽虎疆使孟懿子往報夫人之幣晉人燕享之孟孫立于房外謂范獻子曰陽虎若不能居魯而息肩於晉所不以為中軍司馬者有知先君獻子曰寡君有官將使其人執何知焉獻子謂簡子曰魯人患陽虎矣孟孫知其繫以為必造晉故彊為之請以取入焉秋陽虎又盟公及三桓於周社盟國人于亳社詛于五父之衢明年齊國夏伐我陽虎御季桓子公欽處父御孟懿子將宿軍齊師齊師聞之墮伏而待之處父曰虎不圖禍而必死苦夷曰虎陷二子於難不待有司余必殺汝虎懼乃還不敗

季孫無 十九

季寤公鉅極公山不佞皆不得志於季氏叔孫輒無寵於叔孫氏叔仲志不得志於魯陽虎欲去三桓以季寤更季氏以叔孫輒更叔孫氏已更孟氏故五人因陽虎以作亂八年冬順祀先公而祈焉辛卯禘于僖公壬辰將享季氏於蒲圃而殺之戒都車曰癸巳至成宰公欽處父告孟孫曰季氏戒都車何故孟孫曰吾弗聞處父曰然則亂也必及於子請先備諸與孟孫以壬辰為期陽虎前驅林楚御桓子虞人以鉞盾夾之楊越殿將如蒲圃桓子詐謂林楚曰而先皆季氏之良也爾以是繼之對曰臣聞命後陽虎為政

國服焉違之微死死無益於主桓子曰何後之有而能以我適孟氏乎對曰不敢愛死懼不免主桓子曰往也孟氏選圍人之壯者三百人以為公期築室於門外林楚怒馬及衢而馳陽越射之不中築者闔門有自門間射陽越殺之陽虎劫公與武叔以伐孟氏公欽處父帥成人自上東門入與陽氏戰于南門之內弗勝又戰于棘下陽氏敗陽虎說甲如公宮取寶玉大弓以出舍于五父之衢寢而為食其徒曰追其將至虎曰魯人聞余出喜於微死何暇追余徒曰噓連駕公欽陽在公欽陽請追之孟孫弗許陽欲殺桓

季孫無 十九

子孟孫懼而歸之陽虎入于雒陽開以叛歸寶玉大弓於魯九年魯伐陽開陽虎使焚萊門帥驚犯之出奔齊請師以伐魯曰三加必取之齊侯將許之鮑文子諫曰臣嘗為隸於施氏矣魯未可取也上下猶和衆庶猶睦能事大國而無天陷若之何取之陽虎欲勤齊師也齊師罷大臣必多死已於是乎奮其謀謀夫陽虎有寵於季氏而將殺季孫以不利魯國而求容焉親當不親仁君焉用之君當於季氏而大於魯國茲陽虎所欲傾覆也魯免其殃而君又收之無乃害乎齊侯執陽虎將東之陽虎願東乃囚諸西鄙



當之在宋衛陳鄭乎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皆火房也星孛及漢漢水祥也衛顛頊之虛也故為帝丘其星孛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以合也若火入而伏必以壬午不過其見之月明年百五月火始燿見丙子風梓慎曰是謂融風火之始也七日其火作乎戊寅風甚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梓慎登大庭氏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數日皆來告火二十年春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茲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察有大喪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

禮已甚亂所在也自是皆如其言二十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夏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梓慎曰將水叔孫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必甚能無旱乎陽不克莫將積聚也是秋大旱終如叔孫之言先是楚靈王成章華臺召諸侯而落之昭公將行魯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道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先君未

管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君不行何之三月公卒如楚而其言亦不驗云

申豐季氏屬大夫昭公四年春正月大雨雹武子問於申豐曰雹可禦乎對曰聖人在上無雹雖有不為災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之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言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命婦喪浴用水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命夫命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山人取之縣人傳之輿人納之隸人藏之夫冰以風壯而以風出其藏之也周其用之也偏則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箝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今藏川池之水棄而不用風不越而殺雷不發而震害之為雷誰能禦之七月之卒章藏冰之道也

春秋列傳卷之一終

晉

師服事晉穆侯為大夫初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其弟以千畝之戰生命曰成師師服曰異哉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義義以出禮禮以體政政以正民是以政成而民聽易則生亂嘉耦曰妃怨耦曰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太子曰仇弟曰成師始兆亂矣兄其替乎昭侯之元年封成師為曲沃伯是曰桓叔使樂負傳之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諱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是以民服坐其上而下無覲視今晉向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七年潘父弑昭侯納桓叔不克其後晉竟為曲沃所滅如師服之言士為字子與陶唐氏裔也歷虞夏商周成王遷之於杜為伯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故為士氏獻公之六年公患桓莊之族偏以問士為士為曰去富丁則群公子可謀也公曰爾試其事士為與群公子謀富子而去之七年又與群公子謀殺游氏之

三子士為告晉侯曰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八年士為使群公子盡殺游氏之族乃城聚而處之冬晉侯圍聚盡殺群公子九年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是年號人再侵晉晉侯將伐之士為曰不可號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無眾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號弗畜也亟戰將饑號竟不能撫其民而晉滅之杓獻公嬖驪姬欲廢太子申生而立其子奚齊乃作二軍公將上軍使太子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羣滅魏還為太子城曲沃

沃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先蓋之極又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天若祚太子比無晉乎太子不用其言卒以讒自殺獻公使士為為二公子築蒲與屈也不慎實薪焉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戚憂必讎焉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保不忠失忠則敵何以事君詩云懷德維寧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將尋師焉用慎退而賦曰狐裘在



華一國三公吾誰適從士為卒子毅嗣為司空文  
公二年與諸侯會于垂隴襄公將使士毅梁益耳將  
中軍登箕鄭父先都將上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  
廢也從之故箕鄭父先都士毅梁益耳作亂晉人皆  
殺之

申生獻公世子公嬖驪姬將黜申生立其子奚齊公  
蒸于武公嘗稱疾使奚齊蒞事猛足言於申生曰伯  
氏不出奚齊在廟子盍圖乎申生曰吾聞之事君以  
敬事父以孝受命不遷為敬敬順所安為孝棄命不  
敬作令不孝又何圖焉且夫問父之愛而嘉其況有

不忠焉廢人以自成有不責焉孝敬忠貞君父之所  
安也棄安而圖遠於其矣吾其止也驪姬謀于優施  
賂二五使言於公請使太子主曲沃二公子主蒲屈  
公從之既又作二軍使申生將下軍以伐霍士為諫  
不聽出語人曰太子不得立矣雖克與不無所避臯  
與其勤而不入不如逃之為吳太伯不亦可乎申生  
聞之曰子與之為我謀忠矣然吾聞之為人子者患  
不從不患無名為人臣者患不勤不患無祿今我不  
才而得勤與從又何求焉焉能及吳太伯乎遂行克  
霍而反驪姬益讒之是故公使申生伐東山衣之徧

製之衣佩之命申生至下稷梁翟人出迎申生欲  
戰狐突諫曰不可突聞之國君好艾大夫始好內適  
子殆社稷危君志於父而遠於死惠於衆而利社稷  
其可以圖之乎况其危身於翟以起讒於內也申生  
曰不可君之使我非歡也抑欲測吾心也是故賜我  
辭服而告我權又有耳言焉言之大甚其中必苦  
我我曷滋學我戰雖死猶有令名焉果戰翟於稷  
桑而遂驪姬乃復以公命令伯齊奚齊歸稱因  
驪姬以告公公遂殺其傅程頌款申生奔新城杜原款

將死使告于申生曰款不才寡知不能教導以  
至于死不能深知君之心度棄寵求廢生而竄伏焉  
小心伯介不敢行也是以言至而無所訟之故陷於  
大難乃逮于讒然款也不敢愛死唯與讒人均是惡  
也吾聞君子不去情不反讒讒行身死可也猶存令  
名焉死不惡情疆也守情說父事也殺身以成志仁  
也死不忘君敬也孺子勉之死必遺愛死民之思不  
亦可乎申生許諾或謂申生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  
不可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  
矣吾又不樂曰子其行乎申生曰不可去而罪釋必

歸於君是惡君也章父之惡而笑諸侯吾誰鄉而入  
內困於父母外困於諸侯是重困也棄君去罪是逃  
死也吾聞之仁不惡君知不重困勇不逃死若罪不  
釋去而必重夫而罪重不知逃死而惡君不仁有罪  
不死無勇去而厚惡惡不可重死不可避吾將伏以  
俟命既而驪姬見申生而哭之中生遂維經于新城  
之廟將死乃使猛足言於狐突曰申生有罪不聽伯  
氏以至于死申生不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  
多難伯氏不出奈吾君何伯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  
賜以至于死雖死何悔是以諡為共君

荀息晉公族隰叔之後食邑於荀厥公世頻有說師  
公患之十九年荀息請以屈產之乘垂棘之璧假道  
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實出之內府藏之  
外府馬出之內府繫之外府君何喪焉公曰官之奇  
存焉曰官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疆諫且少長於  
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  
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君故今  
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敵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  
請罪于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之不聽  
遂起師故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二十

二年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  
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說一之謂甚其可  
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虢虢之謂也公  
弗聽復許晉八月晉圍上陽十二月晉滅虢虢公醜  
奔京師師還館于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  
井伯以勝秦穆姬而修虞祀且歸其職責於王荀息  
取璧與馬而歸於公公曰實則吾寶也雖然吾馬之  
齒亦已長矣獻公末年以驪姬故欲易太子而立其  
子奚齊使荀息傅之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  
大夫若之何荀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

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  
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  
猜貞也獻公卒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  
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  
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欲復言而愛  
身乎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  
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及里克殺奚齊荀首將死之  
人曰不知立卓子而輔之荀息立公子卓以葬獻公  
里克又殺卓子于朝荀首死之

太子申生伐山戎王克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  
 盛以朝夕視君饋有也故曰太子君行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血國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  
 軍旅君與執政之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帥在制命  
 而已稟命則不感子命則不孝故君之適嗣不可以  
 帥師君失其官帥不威將焉用之且臣聞臯落天  
 將戰君其舍之公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不對而  
 退見太子太子曰其廢乎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  
 以軍旅不共是懼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  
 立修已而不責人克於難矣驪姬將害太子告優

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天齊吾雖重克奈何優  
 施曰吾果里克一月而已子為我具持羊之饗吾以  
 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驪姬之許諾乃且使優施飲  
 里克酒中飲優施起驪姬謂古之妻曰王孟唱我我教  
 於施已獨集于枯里殺豫之五吾不如鳥為人皆集  
 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兒突曰何謂施何謂枯優施曰  
 又有謗可不謂枯乎君可不謂施乎其母既死其子  
 曰曩而言戲乎抑有所聞之手恒且有傷優施出里克辟莫不  
 曰然君既許姬殺太十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

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  
 免乎優施曰免旦而里克見丕鄭曰難將作矣優施  
 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矣丕鄭曰子何謂曰吾對  
 以中立鄭曰惜也不知曰不信以疏之亦固太子以  
 攜之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志少疏乃可間也今子曰  
 中立况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言  
 不可及也且人中心唯無忌之何可敗也子將何如  
 丕鄭曰我無心是故事君者以君為心制不在我里  
 克曰弑君以為庶長庶以驕心因驕以制人家不敢抑  
 德志以從君為廢人以自利也利方以求人吾不能

將伏也明日稱疾不朝三旬而難作驪姬以君命命  
 太子奈齊姜于曲沃太子歸昨公田姬宣諸宮六日  
 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犬大斃與小臣小  
 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殺其傅杜  
 原款申生遂奔新城縊于朝獻公卒奚齊為君里  
 克將殺奚齊以告荀息荀息拒之語且荀息傳又以  
 告丕鄭丕鄭曰子勉之我為子行之子帥七輿大夫  
 以待我我使狄以動之援秦以搖之立其薄者可以  
 得重賂厚者可便無入國誰之國也里克曰不可克  
 聞之大義者利之足也會者怨之本也廢義則利不

去厚子貪則怨生夫孺子豈獲罪於民特以驪姬之惑  
蠱君而誣國人護羣公子而奪之利使君迷亂信而  
亡之殺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  
心恐其如壅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殺奚齊  
而立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廢幾  
曰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欣而奉之國可以固今殺君  
而賴其富貪且反義則民怨反義則富不為賴賴富  
而民怨亂國而身殆懼為諸侯載不可常也不鄭許  
諾於是殺奚齊卓子及驪姬而請君于秦秦人納公  
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立將殺里克以說使謂里克

晉里克

秦穆公

九

曰欲子則不及此雖然于欲二君一大夫矣為子君  
者不亦難乎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與欲加之罪其  
無辭乎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丕鄭聘于秦故不  
及後歸自秦冀芮殺之其子豹奔秦  
慶鄭晉大夫惠公之求入於秦也將秦以河外之別城  
五東盡魏畧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立而背之四  
年饑乞糴于秦秦穆公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  
之曰凡舟之役明年秦饑使乞糴于晉惠公不與慶  
鄭曰昔施無親幸災不仁會變不祥怒釋不義四德  
皆失何以守國說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

棄信背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然矣  
說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昔施  
幸災民所棄也近信離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  
悔是哉六年秦穆公來伐公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  
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  
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乘小駟鄭入也慶鄭曰古  
者大事必乘其產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  
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  
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脉僨  
輿外疆中乾進退不可固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

晉慶鄭

秦穆公

十

月公逆秦師遂戰于韓原戎馬蹇蹙而止公號慶鄭  
慶鄭曰復諫盍卜固敗且先求又何逃焉去之梁由靡  
御韓簡說射為右轡秦山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  
失秦竹秦獲公以歸舍諸靈臺子桑曰歸之而質其  
太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歟而殺其君祇以成惡於是  
許晉平而歸之公將歸蛾析謂慶鄭曰盍行乎對曰  
陷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  
行將焉入公歸殺慶鄭而後入  
瑕呂飴甥字子金晉大夫食采於陰亦曰陰飴甥惠  
公之獲於秦也秦將許之半而歸之公使卻乞告于

金且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當且告之曰孤雖歸羣社稷矣其下貳圍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甲子金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重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為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戎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十月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平對曰不和小人耻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苑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

晉國謂君

十一

何對曰小入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故晉侯之歸亦飴甥之力也  
胥臣字季食邑於曰曰季官為司空又曰司空季  
獻公之二十一年從公于重耳奔狄惠公卒重耳入秦秦穆公歸女五人懷贏與重耳使奉匭沃盥既而揮之贏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重耳懼降服囚

命穆公見重耳曰寡人之前此為才子園之暴備續焉欲以成婚而懼離其惡名非此則無故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公子有辱寡人之罪也唯命是聽重耳欲辭季子曰同姓為兄弟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陽與夷鼓皆為己姓青陽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形魚氏之甥也其同生而異姓者四母之別為十二姓凡黃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姬酉祁已滕箴任荀偃佶偃依是也唯青陽氏與蒼林氏同于黃帝故皆為姬姓同德之難也如是昔少曲娶于有嬌氏生黃帝炎帝

季子傳

十一

黃帝以姬水成炎帝為姜二帝用師以相擠也異德之故也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則同德同德則同心同心則同志同志相遠男女不相及異類敬之雖則生怨怨亂災災毓滅姓是故娶妻避其同姓畏亂災也故異德合姓同德合義義以尊利利以合姓姓利相更成而不遷乃能攝固保其土房今子於子園道路之人也取其所棄以濟大事不亦可乎重耳於是歸女而納幣且逆之重耳之在秦也親筮之曰尚有晉國得也悔據皆八也筮史占之皆曰不吉開而不通爻無為也

季子曰吉是在周劫皆利建侯不有晉國以輔王室  
安能建侯我命筮曰尚有晉國告我曰利建侯得國  
之務也吉孰大焉震車也坎水也坤土也屯車也豫  
樂也車班外內順以訓之泉貨以資之士尊而樂其  
實不有晉國何以當之震雷也車也坎勞也水也衆  
也土雷與車而尚木與衆車有震武衆順之也文武  
其尊之至也故曰屯其繇曰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  
利建侯主震雷長也故曰元衆而順嘉也內有震雷  
故曰利貞車上水下必伯小事不濟壅也故曰勿用  
有攸往一夫之行也衆順而有武威故曰利建侯坤

晉書

三

母也震長男也母老子疆故曰豫其繇曰利建侯行  
師居樂出成之謂也得國之卦也既而穆公納公子  
于晉是為文公文公立以太子為郟代先軫佐下軍  
城濮之戰季子以虎皮蒙馬先犯陳蔡陳蔡師潰楚  
師是以人敗文公歸書於季子三日曰吾不能行  
也咫聞則多矣對曰然而多聞以待能者不猶愈也  
襄公之為太子也公將使陽處父為之傅問於季子  
曰處父其能教誨驩也使之善乎對曰是在驩也處  
條不可使解戚施不可使仰僂能不可使與侏儒不  
不可使援懷腹不可使視聽者不可使言臆憤不可

使聽童昏不可使謀賢將善而賢良替之則濟可矣  
若其曾有遺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為臣聞昔者大任  
娘文王不變少洩於豕牢而得文王不加疾焉文王  
在母不憂在傅弗勤處師弗煩事王不怒孝友二號  
而惠慈二教刑于大姒比於諸弟詩云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於是平用四方之賢良及其即  
位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於閼天而謀於南宮詠  
於蔡草而訪於辛尹重之以周邵畢榮億寧在神而  
柔和萬民故詩云惠于宗公神罔時怙若是則文王  
非專教誨之力也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故為文

晉書

十四

益甘曾故人生而與非學不入公曰柰夫入矣何對  
曰官司之所材也戚施直鑄邊蒙與侏儒扶盧矇  
瞍修聲聾聵司火童昏雷瘖僂官司之所不材也  
以實養士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若川然有  
原印浦而後大季子嘗出使舍於冀野見冀郤蒞其  
妻媿之敬歸而言於公公以為下軍大夫襄公六年  
季子卒  
狐突字伯行其先本唐叔之後在戎狄者為狐氏獻  
公娶二女於戎大狐姬生文公小戎子生惠公狐突  
以狐姬故事晉為大夫獻公使傅太子甲生十七年

公以驪姬之威欲易太子申生來十二月使申生將  
其戎東山冀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珙孤突御戎先  
戎為右梁餘年養御罕與先丹木為右羊舌大夫為  
為先女曰衣身之偏握兵之要在此行也子其勉之  
偏躬無慮兵要遠災親以無災又何患焉孤突歎曰  
將事之徵也衣身之章也佩衷之旗也故敬其事則  
命以始服其身則衣之純用其衷則佩之度今命以  
時卒聞其事也衣之危服遠其躬也佩以金珙葉其  
衷也服以遠之時以閱之危涼冬殺金珙葉離胡可  
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太子將戰孤突諫曰不可

春秋傳

卷五

昔辛伯諗周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二政變子配適  
大都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難今亂本成矣  
立可必乎孝而安民子其圖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  
大之不聽遂出戰敗狄而還孤突閉門不出既而讒  
言日益深太子不能自明因自殺將死使孺足言於  
孤突曰申生有罪不用伯氏之言以至干死申生不  
敢愛其死雖然吾君老矣國家多難伯氏不出而圖  
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受賜而死又惠公立  
改葬共太子孤突適下國遇太子太子使登僕而告  
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昇秦秦將祀

余對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若祀無乃  
歟乎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歸之君曰諾吾將復  
禮也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  
反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爾有罪英散於韓惠公六  
年來晉戰于韓原秦獲晉侯以歸惠公卒懷公命無  
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故孤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  
在秦弗台懷公執孤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任  
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為辟也今臣之干  
名在重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二也父教子二  
何以重若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類也淫刑以逞

春秋傳

卷五

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伏劍而死  
孤偃子子化驪姬既殺太子申生復諸二公子將  
逐之獻公二十二年子化未公子重耳出奔狄獻公  
卒里克殺驪姬之子奚齊卓子使告公子求入而納  
之公子以告子化子化不可曰大堅樹在始始不固  
本終必槁落夫長國者唯知哀樂喜怒之節是以導  
民不哀喪而求國難因亂以入始以喪得國則必樂  
喪樂喪必哀生因亂以入則必喜亂喜亂必怠德是  
哀樂立喪之節易也何以導民重耳曰非喪誰代非  
亂誰納我子化曰懼也聞之喪亂有大大喪大亂

之烈也父母死為大喪讓在兄弟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出見使者曰子惠顧亡人重耳父生不得供洒掃之臣死又不敢益喪以重其罪且辱大夫敢辭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在因民而順之苟衆所利鄰國所立大夫其從之重耳不敢違已而秦穆公使公子繫弔之曰寡君使繫弔公子之憂又重之以喪寡人聞之得國常於喪失國常於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耳告子犯子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孰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微倖人孰信我不仁

春秋左傳

十二

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弔亡臣又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何敢有他志以辱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子繫友命穆公公曰仁人也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起而哭愛其父孝也退而不私不役於利也秦人送納公子夷吾是為惠公惠公之七年重耳去伏之齊過衛衛文公不禮出於五鹿乞食於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下不可羨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醜以文

逐子犯曰若無所濟吾食舅氏肉其知饜乎子犯走且對曰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材狼爭食若克有濟無亦晉之柔嘉足以其食偃肉腥臊將焉用之乃止遂行過曹過鄭俱不禮焉及楚楚成王饗之公子辭弗讓子王請校之成王曰晉公子廣而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方晉侯無親內外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孫者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適天災有大外乃送諸秦秦穆公遂納之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縻從君遊於天下臣罪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

春秋左傳

十一

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此水投其璧于河遂濟入于晉師遂入于曲沃是為文公元年王室有叔帶之亂襄王王狐偃言於文公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故辭秦師而下次于陽樊云師圍温左師逆王入襄王于周取王弟帶于温殺之師以救宋將戰晉師退三舍以辟之軍吏曰以君睦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



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昔惠食言以斤其餽  
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  
求其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乃退三舍楚衆欲  
止子玉不可晉師及諸侯之師次干城濮楚師其郟  
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由每每舍其愾而  
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  
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善矣文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  
已而盪其腦足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服其罪吾  
且柔之矣既戰大敗楚師于城濮子玉死之文公歸  
行賞以狐偃為首文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春秋左傳

十九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  
於是原以示之信民為資者不求豐焉明要其辭  
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  
以示之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惑而後用之  
出穀成釋宋圍一戰而霸子犯與有勞焉子狐射姑  
字季佗食邑千貫曰賈季與父皆有從亡之功襄公  
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  
改蒐而易之使賈季佐趙孟且曰使能賈季怒及襄  
公卒賈季使召公子樂于陳而立之趙盾不從使殺

公子于郟故賈季殺處父以奔狄  
先軫晉大夫食采於原亦曰原軫文公四年楚成王  
帥諸侯之師以圍宋宋使公孫固來乞師先軫曰報  
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於是蒐  
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使卻縠將中軍卻縠秦佐之使  
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御讓於欒  
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明年卻縠卒先軫  
自下軍佐超將上軍上德也楚圍宋宋使門尹般來  
告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

春秋左傳

三

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人我而賂齊秦籍之  
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  
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遂入曹執曹伯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子王使宛春生於晉曰請復  
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王無禮哉君  
取一臣取二不可失也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  
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  
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  
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許復曹衛  
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執宛

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  
師晉師為之退三舍次于城濮十王使鬬勃請戰晉  
侯許之乃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  
也遂伐木以益其兵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  
佐當陳蔡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  
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  
以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族  
橫擊之狐毛狐偃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文  
公是故策命于王為侯伯先軫之功也公卒襄公立  
秦師將襲鄭先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動民天奉我

春秋列傳三

三

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生患逼天不祥必伐秦  
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  
秦不哀吾喪而伐我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  
之一曰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謂死君乎遂  
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敗秦  
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  
三帥曰彼實縛君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  
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  
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  
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不顧而唾及狄伐晉公敗狄

于箕先軫曰匹夫逞志於君而無討敢不自討乎免  
胥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公命其子曰居  
將中軍

介子推文公之微臣也始文公為公子出亡從者五  
人既歸而即位群臣多自以為功推竊耻之文公之  
元年秦送文公至河外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  
多矣臣猶知之况於君乎請亡要文公而與之盟時  
推從在船中笑曰天實開公子子犯以為已功而要  
市於君固足羞也吾不忍與同位乃自隱文公新立  
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告急於晉文公方發兵是

春秋列傳三

三

以賞從亡者未至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  
公有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視外內棄之天未絕  
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  
以為已功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貪天之  
功以為已力乎下義其罪上當其姦上下相蒙難與  
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  
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  
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推從者憐之  
乃燬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龍已上天四蛇

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於是文公環綿上山中封之以為介推田號介山曰以記吾過且姓晉人陽處父晉大夫文公以為孤卿謂之陽太傅文公九年楚鬬辛請平于晉公使陽處父報之晉楚使命之交始於此襄公元年晉敗秦師于穀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文嬴請三帥公舍之先軫不可公使處父追之及河則在舟中矣乃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欲使還拜而執之也孟明覺而遂去之冬處

父侵秦楚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泚而軍陽子患之使謂子上口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齊而陳遲速唯命不然紆我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待子上欲泚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步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紆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楚以子上受晉賂而退也耻而殺之二年公以魯不朝致討魯文公來朝公使處父盟公以耻之年楚師圍江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門于公城遇公于朱而還七年公蒐于夷作三軍使狐射姑

晉律二 三五

温改蒐于董易中雷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見歲襄公薨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欲立公子雍賈季曰不如公子樂使召公子樂于陳趙盾使殺諸那賈季怨陽子之比於趙盾且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使續鞫居移處父趙盾於是殺鞫居賈季奔狄初處父聘于衛友以賓賓麻從之及温而還其妻問之嬴曰以剛商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沒乎天為剛德倘不干時况在人乎且華而不實怨之所聚也犯而衆怨不可以定身余懼不獲

春秋傳 卷之

其利而離其難是以去之明年處父及於難卻芮公族也其先食邑於卻故以為氏至芮受采於冀故亦曰冀芮芮少事公子夷吾驪姬之難公子重耳奔狄夷吾將從之冀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居四年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冀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曰人實有國我何愛焉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夷吾從之賂秦以河外之列城五秦穆公許之穆公問於冀芮曰公子誰特對曰臣聞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弱不好弄戲

無黨有黨必有讎夷吾之少也弱不好弄戲

出亡無怨於國而衆安之不然夷吾不佞其誰能恃  
乎君子謂冀為善以微勸也穆公遂納夷吾于晉是  
為惠公惠公立殺里克而皆秦賂使不鄭聘于秦且  
謝緩賂不鄭黨於里克言於秦穆公曰呂甥卻稱冀  
芮實為不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  
不濟矣穆公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冀芮曰幣重而  
言耳誘我也遂殺不鄭祁舉及七輿大夫左行共華  
右行晉華叔堅驪鞮虎特宮山祁皆里不之黨也  
受惠公卒懷公立秦納文公懷公奔高梁呂甥卻芮  
畏備將焚公宮而殺文公寺人披請見文公以難告

春秋傳  
三

於是文公乃潛會秦穆公于王城既而公宮火瑕甥  
冀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穆公誘而殺之  
卻成子缺芮子也初曰季使過冀見卻缺釋其妻饁  
之相待如賓魯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  
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仁之則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舜之葬也  
殯鯀其舉也助禹等殺仲桓之賊也實相以濟康誥  
曰父不慈子不祗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詩曰采  
葑采菲無以下體君取節焉可也文公以為下軍大  
夫襄公元年狄伐晉公敗狄于箕成子獲白狄子反

自箕公以一命命成子為卿復與之冀亦未有軍行  
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卻缺子之功也襄  
公二年晉伐衛取其邑靈公元年趙盾為政成子曰  
日衛不睦故取其地今已睦矣可以歸之叛而不討  
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懷非威非懷何以示德  
無德何以主盟子為正卿以主諸侯而不務德將若  
之何夏書曰戒之用休誨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  
壞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  
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  
事義而行之謂之德禮無德不樂所由叛也若吾子

春秋傳  
三

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蓋使唯者歌吾子乎宣十  
詔之六年代箕鄭將上軍新成之盟蔡人下與成子  
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遂入蔡以城下  
之盟而還成公六年趙盾卒晉有難疾成子為政  
蔡晉克使趙朔佐下軍明年楚子為厲之役故伐鄭  
成子救鄭鄭伯敗楚師于鄆蔡公二年成子求成  
子衆狄衆狄疾赤狄之役遂服於晉秋公往會魯秋  
干橫函是行也諸大夫欲召狄成子曰吾聞之非德  
莫如勤非勤何以求人能勤有繼其從之也詩曰文  
王既勤止文王猶勤況寡德乎

郤獻之克成子之子也嗣成子佐上軍景公八年公使獻子徵會于齊齊頃公以其跛也惟婦人使觀之獻子登婦人笑於房獻子怒出而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步河獻子歸使樂京盧稭命于齊曰不得齊事無復命矣獻子至請伐齊公弗許請以其私屬又弗許是時范武子將老退自朝召其子燮曰吾聞之干人之怒必獲毒焉夫郤子之怒甚矣不逞諸齊必發諸晉國不得政何以逞怒余將致政焉以成其怒無以內易外也乃請老獻子代為政十一年衛孫桓子魯臧宣叔以戰敗怒於齊皆來乞師同主於郤獻子公

春秋列傳一 三十一

許之七百乘獻子曰此城濮之賦也有先君之明與先大夫之肅故捷克於先大夫無能為後請八百乘許之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樂書將下軍端厥為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師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婦獻子將斬人獻子馳將救之至則既斬之矣獻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訪也六月及齊師戰于鞏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婦厥中御而從齊侯幾獲之逢丑父與公易位故免事且婦厥逢丑父傳齊侯使宿婦人賂以紀甌王幣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宿婦人致賂獻子不可曰必以蕭

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也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類其無乃非德類也平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吾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又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入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

春秋列傳一 三十一

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使從舊好唯是先君之故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燧其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諫曰齊疾我矣其亡者比且親暱也子若不許離我必甚唯子則又何也子得其國寶我亦得地而紆於難其榮多矣齊晉亦唯天所授豈必在晉獻子許之於是及齊國佐盟于衣裳使齊人歸魯汶陽之田魯成公會晉師于上鄆三帥先路三命之服師還獻子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見勞如郤伯對曰庚所

爵也克之制也變何力之有焉樂伯見公亦如之對曰變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明能齊侯明于雪將授玉獻于趨進曰此行也君為婦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敢任獻于空樂書為政

卻至為温大夫故亦曰温季厲公元年卻至與周爭鄆田王命劉康公單襄公訟諸晉卻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温為司寇與檀伯達封于河蘇氏即狄又不能於狄而奔衛襄王勞文公而賜之温狐氏陽氏先處之而後及子若治其故則王官之邑也子安得之公

春秋列傳上

卷九

使卻至勿敢爭二年如楚聘且莅盟楚子身之子及相為地室而縣焉卻至將登金奏作於下驚而走出子反曰日云莫矣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至曰君不忘先君之好施及下臣既之以大禮重之以備樂如天之福兩君相見何以代此下臣不敢子反曰如天之福兩君相見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焉用樂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肅曰若讓之以一矢則禍之大者其何福之為世之治也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於是乎有享宴之禮享以訓恭儉宴以示慈惠恭儉以行禮而慈惠以布政政以禮成民是以息百

官承事朝而不夕此公侯之所以扞城其民也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干城及其亂也諸侯貪會侵欲不思爭事常以盡其民畧其武夫以為己腹心股肱爪牙故詩曰赴赴武夫公侯腹心天下有道則公侯能為民扞城而制其腹心亂則反之今吾子之言亂之道也不可以為法然吾子主也至敢不從遂入卒事歸以語范文子范文子曰無禮必食言吾死無日矣六年與卻華卻錡謀害伯宗譜而殺之及樂弗忌伯州犖奔楚七年卻至佐新軍從樂書伐鄭齊河圍楚師將至范文子不欲戰卻至不可曰楚有六間不可失

春秋列傳上

卷九

也其二卿相惡王卒以舊陳而不整變軍而不陳陳不違晦在陳而驚合而加害各顧其後莫有關心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遂戰于鄆陵卻至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兌胄而趨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曰方事之殺也有執青之跗注君子也識見不殺而趨無乃傷乎卻至見客兌胄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不敢拜命敢告不寧君命之辱為事之故敢肅使者三肅使者而退既又從鄭伯其右弗翰明曰謀略之余從之乘而俘以下卻至曰傷國君有刑乃止楚師薄於險

遂敗囚楚公。後以歸公使卻至獻楚捷于周與單襄公語驟稱其伐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厲公反自鄆陵後遂多外嬖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方是時胥童以齊克之廢也怨卻氏而嬖於公卻錡奮夷陽五田五亦嬖於公卻釁與長魚矯爭田執而梏之與其父母妻子同一轅既矯亦嬖於公欒書怨卻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使楚公子茂告公曰此戰也卻至曾召寡君以東師之未至也與君帥之不具也曰此必敗吾因

晉卻至  
春秋傳  
三十一

奉孫周以事君公以告欒書書曰其有焉不然豈其死之不恤而受敵使乎君盍嘗使諸周而察之卻至聘于周欒書使孫周見之公使覘之信遂怨卻至七年公與胥童謀作難卻氏聞之欲攻公曰雖死君必危卻至曰人所以立信知勇也信不叛君知不害民勇不作亂失茲三者其誰與我死而多怨將安用之君實有臣而殺之其謂君何我之有非君死後矣若殺不辜將失其民欲安得乎待命而已受君之祿是以聚黨有黨而爭命罪孰大焉公使胥童夷羊五帥甲八百將攻卻氏長魚矯請無用裝公使清沸黓助

之冊戈結旌而僞訟者三帥將謀於榭矯以戈殺駒伯皆成叔於其位溫季曰此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軍以戈殺之皆尸諸朝

士武子會字季食邑於陶以范故爾隨季或稱范季焉文公時武子尚少城濮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于命司馬穀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代之師還濟河舟之僑先歸而武子攝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會計馘殺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大服武子與謀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盾謀以公子雍使先蔑及武子

春秋傳  
三十一

如秦逆雍將還檜曰抱公子以受于朝趙孟患之乃背先蔑立靈公潁師伐秦師于令狐至于劔首武子遂與先蔑奔秦武子在秦三年不見先蔑其人曰能亡人於國不能見於此焉用之武子曰吾與之同罪非義之也將何見焉靈公六年秦伯伐晉取驪馬趙盾禦之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史子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史駢必寤焉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冢也若以龍而弱不在軍爭好勇而往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秦

伯以壁析戰于濟遂掩晉上軍上軍不動趙穿道之不及反怒曰襄糴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往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者曰奉獲空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師使趙侵晉入瑕而還七年晉使詹嘉處瑕以守桃之塞始患秦之用士會也夏六卿相見於諸浮趙曰隨會在秦買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中行桓立曰請復賈季能外事且由舊數卻成子曰賈季亂自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季而不犯其知足使也且無罪乃使魏壽餘歸以魏叛

者以誘士會執其帑於晉使夜逸請自歸于秦秦伯許之履武子之足於朝秦伯師于河西魏人在東襄餘曰請東人之能與大二三有司言者吾與之先使武子武子辭曰晉人序復也若背其言臣死妻子為戮無益於君不可悔也秦伯曰若背其言所不歸爾帑者有如河乃行魏人謀而還秦人歸其帑其處耳謀適不用也既齊也齊之將諫武子曰諫而不入則莫之繼也會請不入則子繼之三進及溜而後視之曰吾知所過也

過過而能改其莫大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夫如是則能補過者鮮矣君能有終則社稷之固也豈惟群臣預之又曰衣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衣不壞矣景公三年楚莊王圍鄭荀林父師師救鄭鄭楚已平桓子欲弑武子曰善會聞用師觀釁而動德刑政事典禮不曷下可敵也下為是征楚君計鄭怒其意而衰其車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昔歲入陳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政有經矣荆尸而舉商農士皆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事不好矣焉為空擇楚國之令典軍行有轅左

退穆前才慮無權後動自官泉然而動軍政不戒而備能用典各其君之舉也內外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亦有施舍君子小人物有服章皆有常尊賤有等威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燕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十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先穀不可乃以中軍佐濟晉師從之果敗于邲七年春武十帥師滅狄甲氏及留吁鐸辰三月獻狄俘景公請于王戊申以散冕命武子將中軍自為太傅於是晉國之盜逃



齊平秦及晉侯使武子平王至定王享之原襄公相  
禮殺武子私問其故王問之召武子曰季氏而弗  
聞平王享禮焉有折郊公當享知當宴王室之  
禮也武子歸而謀不與禮以修晉國之法卻克之怒  
齊也誓欲報之還伐齊公弗許武子將老召其子  
慶曰寧乎吾聞之吉怒以類者鮮易者實多許曰君  
子如怒亂庶遠沮君予如社亂庶遠已君子之喜怒  
以已亂也弗已必於之卻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不然余懼其益之心余將老使卻子逞其志庶有豸  
乎爾從二三子惟之乃請老卻子為政文子退朝

而暮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秦客更辭於朝大夫莫  
之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怒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  
也爾望子而三掩衣於朝言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  
之以杖卻子伐齊師勝而返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為  
吾望爾也平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逆之先入必屬  
耳目焉是代師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故  
文子為政有令名晉國賴之  
士文子燮字叔嗣武子為上軍佐從卻克敗齊師于  
鞌景公十七年聘于魯言伐鄭魯人賂之請緩師文  
子不可曰君命無貳失信不立禮無加貨事無二成

君後諸侯是寡君不得事君也燮將復之季孫懼使  
宣伯帥師會伐鄭齊侯朝晉公使欒穿言于魯以汶  
陽之田歸齊於是諸侯皆貳十八年晉會諸侯于蒲  
季文子曰德則不競羣盟何為文子曰勤以撫之寬  
以待之堅疆以御之明神以要之柔服而伐貳德之  
次也公觀于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  
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  
稽首問其族對曰泠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  
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  
對曰非小人之所能知之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

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也公  
以語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  
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天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  
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  
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  
濟君蓋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厲公六年將伐鄭文子  
不可曰君逞吾願諸侯皆叛晉可以逞若惟鄭叛晉  
國之憂可立俟也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  
必伐鄭乃與師楚子救鄭晉師濟河聞楚師將至文  
子欲反曰我偽逃楚可以紓憂夫合諸侯非吾所能

也以遺能者我若辭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書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文子不欲戰卻至曰韓之戰惠公不報旅箕之役先軫不反命邲之師荀林父不復從皆晉之耻也子亦見先君之事矣今我辟楚又益耻也文子曰吾先君之亟戰也有故秦狄齊楚皆疆不盡方子孫將弱今三疆服矣敵楚而已唯聖人能內外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蓋釋楚以為外懼平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士曰趨進曰塞井夷龜陳於軍中而疏行晉晉楚唯天所授何患焉文子執戈逐之曰國之存亡天也童子何知焉既

季荊傳

三

戰楚師大敗共王申曰乃楚晉入楚軍三日毅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勿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周書曰惟命不于常有德之謂安知天之不授晉且以勸楚乎文子反目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左也難將作矣愛我者惟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若此氏之福也七年士燮卒難作始於三卻卒及於公  
范宣子句文子子也厲公末年士句尚幼樂書謀弒厲公執公以召士句士句辭之悼公五年楚子囊為令尹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

而疾計陳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晉事也無之而後可八年宣子聘于魯告將用師于鄭魯享之賦標有梅十年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王右伯輿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公使宣子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與伯輿合要王叔氏不能舉其契故王叔來奔十三年荀瑩士魴卒悼公蒐于絳上治兵使士句將中軍辭曰伯游長昔臣習於智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

季荊傳

季荊傳

三

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克韓起韓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公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於下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吳侵楚楚人敗之吳人告于晉晉會諸侯于向以謀楚宣子數吳之不德以退其人執莒公子務婁以其通於楚也將執戎子駒支宣子親數諸朝駒支辭不服乃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是歲也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平公三年代齊齊侯禦諸平陰諸侯之七門焉齊人多死齊侯懼宣子告析文子曰吾

知子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  
恐晏嬰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遂後也四  
年荀偃卒宣子為政侵齊及穀聞齊有喪而還鄭公  
孫蠆卒赴於晉大大宣子言於公以其善於伐秦也  
六月公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初欒桓  
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桓子嘗逐范鞅鞅以其亡也  
怨欒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卒欒  
祁與其老州賈通幾亡室懷子患之祁懼其計也怨  
諸宣子曰盈將為亂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

春秋列傳二

三九

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宣子便城著  
而遂逐之秋欒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  
空津邴豫董叔邴師由書羊舌虎叔罷而囚伯華叔  
向籍偃知起中行喜州綽刑削出奔齊皆欒氏之黨  
也欒盈自楚適齊八年齊人若內欒盈于曲沃盈率  
曲沃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欒王鮒侍坐於宣子  
或告曰欒氏至矣宣子懼王鮒曰奉君以走固宮必  
無害矣且欒氏多怨于為政欒氏自外子任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將何懼焉欒氏所得其唯  
魏氏乎而可盪取也夫克亂在權子無備矣公行烟

喪王鮒使宣子墨綬冒經二婦人輦以如公奉公以  
如固宮范鞅逆魏綰則成列既乘將逆欒氏矣趨進  
曰欒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三三子在君所矣使鞅  
逆吾子鞅請駟乘持帶遂超乘右撫劔左授帶命驅  
之出僕請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執其手賂之以曲  
沃初斐豹諫也著於冊書欒氏之力臣曰督戎國人  
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冊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  
而殺之所不請於公焚冊書者有知日乃出豹而閉  
之督戎從之踰隱二待之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  
之范氏之徒在臺欒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

春秋列傳二

三九

君屋死之鞅用劔帥卒欒氏退欒氏從之遇欒樂  
曰樂免之死將訟公於天樂射之不中之注則乘柎  
本而覆或以戟鉤一斷肘而死欒魴傷欒盈奔曲沃  
宣子使圍之既克盡殺欒氏之族欒樂動出奔宋  
范獻子鞅宣子子也悼公十四年晉師伐秦至于栒  
林荀偃為中軍帥令于軍欒樂將下軍惠偃之事也  
先率其屬以歸重帥不和偃懼敗乃命大還欒樂之  
第鐵為戎右曰役也報樂之敗也役又無功晉之  
耻也耳有三位戎路敢不耻乎與士鞅馳秦師死  
焉士鞅反欒樂

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遂亦將殺之  
下執奔秦秦伯問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  
欒氏平秦伯曰以其太平對曰然欒氏滅唐已甚猶  
可以免其在盛乎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  
知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社稷况其子乎欒氏滅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欒之怨實章於是  
平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既歸欒  
氏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宣子之逐盈也  
欒實啓之盈入而敗則亦欒之力也平公二十一年  
魯昭公朝于晉公以莒人之怨欲止之范獻子曰不  
可人朝而執之亦也計不以師而誘以成之惰也為  
盟主而犯此二者無乃不可乎請歸之問而以師討  
焉公從之二十三年獻子如衛且及戚出頃公十  
一年魯昭公奔齊欒子會諸侯之大夫于扈謀納之  
未備固以為請獻子取貨於季孫謂司城子梁與比  
宮貞子曰季孫未知其罪而君伐之請囚請亡於是  
平不復君又弗克而自出也夫豈無備而能出君乎  
季氏之復天救之也休公徒之怒而啓叔孫氏之心  
不然豈其伐人而貶甲執水以游叔孫氏懼禍之臨  
而自同於季氏天之道也魯君守齊三年而無成季

氏其得其民淮夷助之有十年之備有齊楚之援有  
天之贊有民之助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  
言也事君如在國故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  
欲納魯君鞅之願也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  
子懼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定公三年魏子合諸侯之  
大夫于狄泉遂田于大陸還卒於甯范獻子為政去  
其柏棹以其未復命而田也  
趙成子衰字子輿其先造父事周穆王封於趙故以  
為氏造父七世孫叔帶始入晉事文侯又五世為趙  
風獻公使為特滅耿滅霍滅魏賜趙風耿風生共孟  
共孟生成子成子事獻公之子重耳驪姬之難成子  
從公子出奔狄居十二年從公子去狄適齊又適楚  
是時晉惠公卒秦穆公召公子於楚將納之成子從  
公子入秦秦穆公歸公子女五人懷嬴與焉公子以  
懷嬴經為子圉妻也將辭焉問於成子成子對曰禮  
志有之將有請於人必先有入焉欲人之愛己也必  
先愛人欲人之從己也必先從人無德於人而末用  
於人罪也今將婚媾以從秦受好以愛之聽從以德  
之懼其未可也又何疑焉公子乃歸女而納幣且逆  
之他日穆公將享公子公子使子犯從子犯曰吾不

如衰之文也請使衰從使成子從穆公享公子如享國君之禮成子相如賈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成子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成子曰君備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穆公納公三於晉是為文公文公二年受原於周而難其守問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公乃以成子為原大夫四年公將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成子曰卻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公

春秋列傳二

聖一

從之使卻縠將中軍以成子為卿成子辭曰欒枝貞慎先軫有謀胥臣多聞皆可以為輔佐臣弗如也乃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取五鹿先軫之謀也卻縠卒使先軫代之胥臣將下軍公使成子為卿辭曰夫三德者假之出也以德紀民其首大失不可廢也使狐偃為卿辭曰毛之智賢於臣其齒又長毛也不在位不敢聞命乃使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卒使成子代之辭曰城濮之役先且居之佐軍也善軍伐有賞善軍有賞能其官有賞且居有三賞不可廢也且臣之倫宜鄭胥與先且居使且居將上軍公曰

趙衰三讓其所讓皆社稷之衛也廢論定廢德也以成子之故蒐于清原作五軍使成子將新上軍箕鄭佐之嬰將新下軍先都佐之子犯卒蒲城伯請佐公曰夫趙衰三讓不失義讓推賢也義廣德也德廣賢至又何患矣請令衰也從子乃使成子佐上軍五年卒

趙宣子皆成子子也成子從文公在狄狄人伐盛谷如獲其二女叔隗季隗而納諸文公公取季隗而以叔隗妻成子生有成子居晉時取文公文曰趙姬生原同屏括樓嬰及從文公文及國趙姬請有與其母

晉趙姬

春秋列傳二

聖一

成子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皆為才固請于公以為適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為內子而已下之成子卒宣子將中軍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迪逃由質嬰治舊奔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處父太師曹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襄公卒太子夷臯少晉人以難故謀立長君宣子欲立公子雍曰雍好善而長其母杜祈以君故讓偏姑而上之以狄故讓季隗其已次之先君以是愛其子而仕諸秦為亞卿秦大而近毋義子愛足以感民之不可乎使先蔑

士會如秦逆公子雍秦康公以兵送之將入穆嬴日  
抱太子以啼于朝曰將焉實此出朝則抱以適趙氏  
頃首言於宣子曰先君為是子於干也言猶在耳其  
忍棄之宣子畏偏乃背牛蔑以禦秦師箕鄭居守宣  
子將中軍先克佐之荀息父將上軍先蔑將下軍先  
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為右及董陰宣子曰我若受  
秦秦則實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  
心先人有奪人之心雷之晉誅也逐寇如追逃軍之  
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藜食潛師夜起遂敗秦師于  
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師還太子即位

春秋列傳二

是為靈公靈公元年狄人侵魯魯使告于晉宣子使  
困賈季問狄相鄭計且讓之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  
趙盾孰賢對曰趙衰父日之曰也趙盾夏日之曰也  
二羊宣子會諸侯之大夫盟于衡雍六年秦以令狐  
之役來伐取羈宣子禦之從秦師于河曲秦師夜  
遁初邾文公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  
文公之卒也邾人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糧且長  
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糧且長  
宣子曰辭順而此從不祥乃還十三年楚莊王及鄭  
人侵陳遂侵宋旱帥帥救陳宋會于乘林於是

公後宣子驟諫而不入故不效於楚靈公患宣子使  
鉏麇賊之畏往寢門闕矣盛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  
覺退而數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  
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十五年  
公飲宣子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趨登曰  
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噉夫葵焉明  
揮而殺之宣子闕且出提彌明死之初宣子田于首  
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  
舍其半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存否今近焉請  
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宣諸索以與之既

春秋列傳二

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  
桑之餓人也問其名居不告而退遂自亡也宣子出  
奔趙穿自後攻公於桃園殺之平宣子從父昆弟之  
子也宣子聞難未出境而復太董狐書曰趙盾殺  
其君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知亡不越境反不討  
賊非子而誰宣子曰嗚乎我之慙矣自詒伊戚其我  
之謂乎宣子使穿逆公子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  
公晉自驪姬之難詎無畜羣公子自是晉無公族成  
公立乃宦卿之適而為之田以為公族又皆其餘子  
亦為餘子其庶子為公行晉於是公族餘子公行



女齊以師保其君其朝多君子其庸可喻乎楚之  
而後可是歲會諸侯之大夫于澶淵十七年及楚令  
尹子圖尋宋之盟會諸侯之大夫于甯宋之盟楚人  
先秋子木復東甲馬文子不與之競及是祈午謂文  
子曰宋之盟楚人得志於晉今令尹之不信諸侯之  
所聞也子弗戒懼又知宋子木之信稱於諸侯猶詐  
晉而駕焉況不信之充者乎楚重得志於晉晉之耻  
也子相晉國以為盟主於今七年矣再合諸侯三合  
大夫服齊狄寧東夏平秦亂城淳于師徒不煩國家  
不罷民無謗議諸侯無怨天無大災子之力也有令

春秋列傳二

見一

名矣而終之以耻子也是懼吾子不可以不戒文子  
曰武受賜矣然宋之盟子木有禍人之心武有仁人  
之心是楚所以駕於晉也今武猶是心也楚又行僭  
非所害也武將信以為本信而行之譬如農夫是穢  
是養雖有饑饉必有豐年且吾聞之能信不為人下  
吾未能也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信也能為人則  
者下為人下矢吾不能是難楚不為也今尹享文子  
賦大明之首章文子賦小宛之二章文子謂叔何曰  
今且自以為王矣文子歸及魯叔孫曹大夫過鄭鄭  
伯兼享之子皮戒文子禮終文子賦孤葉子皮遂戒

穆叔且告之穆叔曰趙孟欲一獻子其從之子皮曰  
敢乎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又何不敬及享具五獻  
之羞豆於幕下文子辭私於下產曰武請於冢宰矣  
乃用一獻文子為客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文子曰  
武不堪也又賦采芣曰小國為繁大國省穡而用之  
其何膏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文子賦常棣  
且曰吾兄弟比以安老也可使無吠穆叔子皮及曹  
大夫與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免於戾矣飲酒祭  
文子出曰吾不復此矣天王使劉定公勞文子於顯  
館於維內劉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

春秋列傳三

事一

乎吾與子并見端委以治民臨諸侯禹之力也子孟  
亦遠績禹功而大庇民乎對曰老夫罪矣是懼焉能  
恤遠吾儕偷食朝不謀夕何其長也劉子歸以語王  
曰諺所謂老將知而耄及之者其類也謂乎為晉  
正卿以主諸侯而解於隸人則不謀夕棄神人矣神  
怒民叛何以能久趙孟不復年矣神怒不飲其祀民  
叛不即其事祀事不從又何以年文子退然如不勝  
衣其言訥訥然如不出諸其口所舉於晉國晉軍之  
士七十有餘家生不交利死不屬其子焉  
趙簡子軼一名志父景子子頃公九年簡子會諸侯



之大夫于黃父令曰輸王粟具戍人明年將納王十年遂入敬王于周十三年簡子及荀寅帥師城汝濱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定公十一年魯季氏之臣陽虎作亂奔晉簡子受之十二年簡子帥師圍衛衛人貢五百家命置之邯鄲明年簡子謂邯鄲大夫午曰歸我衛貢吾將移之晉陽午不用命簡子殺午圍邯鄲荀寅范吉射親於午將攻趙氏董安于告簡子曰先備諸簡子曰晉國有命始禍者死為後可也安于曰與其害於民寧我獨死請以我說簡子不可既而范氏中行氏伐趙氏之宮

晉趙氏

春秋列傳

卷

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知文子言於公曰君命大臣始禍者死載書在河今三臣首禍而鞅獨逐刑其煩焉請并逐寅與吉射於是衛驪鞅不信魏曼多奉公以伐范中行氏不克二子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奔朝歌韓魏請趙氏於公公許之簡子入于絳知文子之嬖梁嬰父惡董安于言於文子曰不殺安于使終為政於趙氏趙氏必得晉國蓋以其先發難也討於趙氏文子使告簡子簡子患之安于曰我死而晉國寧趙宗定將焉用生人誰不死吾死黃矣乃縊而死簡子尸諸市告於知氏知伯從簡子盟而後趙氏

定祀安于於廟十九年納衛世子蒯聵于戚秋八月簡子及鄭卒達戰于鐵鄭師敗績十三年公會吳王夫差于黃池及盟吳人欲先晉吳人曰於周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簡子乎司馬寅曰曰軒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連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友曰肉食者無墨不吳王有墨國勝乎太子死乎且夷德輕不忍久請少待之乃先晉人是時越人敗吳師獲其太子友夫差歸及越平衛太子自戚入于衛是為晉公簡子使告于衛曰君之在晉也志父為主請君若太子來以竟志父不

春秋列傳

卷

然寡君其曰志父之為也莊公辭以難二十四年簡子圍衛齊國觀陳瑾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使服而見之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瑾曰無辟晉帥豈敢發命子又何辱簡子曰我下伐衛未下與齊戰乃遂是歲冬簡子復伐衛入其郛將入城簡子曰止叔向有言曰怙亂滅國者無後衛人出在公而與晉乎簡子立襄公之孫般師而還三十七年簡子卒于絳嗣是為襄子郭偃事獻公為大夫獻公下伐驪戎史蘇止之曰勝而不吉遇兆挾以衛骨齒牙為猾戎夏文梓父控足

交勝也且懼有口憐民國移心焉公不聽伐驪戎克  
之獲驪姬歸立以為夫人郭偃曰夫三季王之亡也  
宜民之主也縱惑不攻四侈不遺流志而行無所不  
及是以及亡而不獲追鑑今晉國之方偏侯也其上  
又小大國在側雖欲縱惑未獲專也大家鄰國將師  
保之侈而驪立不其集亡雖驪立不過五矣且夫口  
三五之門也是以說口之亂不過三五且夫挾小鯁  
也可以小戕而不能喪國當之者戎焉於晉何害雖  
謂之挾而猾以齒牙口弗堪也其與幾何晉國懼則  
其矣亡猶未也商之衰也其銘有之曰嘽嘽之德不

春秋傳二 五十三

是就也不可以份而祇取憂也嘽嘽之食不足丑也  
不能為膏而祇離怨也雖驪之亂其離怨而已其何  
能服吾聞以亂得聚者非謀不卒時非人不免難非  
禮不終年非義不盡德非德不及世非天不離數今  
不據其安不可謂能謀行之以齒牙不可謂得人廢  
國而向己不可謂禮不度而汙求不可謂義以寵賈  
怨不可謂德少族而多敵不可謂天德義不行禮義  
不則棄人失謀天亦不贊吾觀君夫人也若為亂其  
猶隸農也雖獲沃田而勸易之將弗克饗為人而已  
既驪姬不克晉正於秦五立而後平惠公之入也昔

內外之賂與人謂之曰佞之見佞果喪其田詐之見  
詐果喪其賂得國而扭終逢其外喪田不懲禍亂其  
與郭偃曰善哉夫眾口禍福之門也是以君子省衆  
而動監戒而謀謀度而行故無不齊內謀外度者省  
不倦日考而習戒備畢矣已而改非共世子臭達於  
外郭偃曰其戎善之難也君改葬其君以為榮也而  
惡茲章夫人美於中必播於外而越於民民實戴之  
惡亦如之故行不可不慎也必或知之十四年君之  
冢嗣其替乎封數告於民矣公子重耳其入乎其魄  
兆於民矣若夫必伯諸侯以見天子其光耿於民矣

春秋傳二 五十四

數言之紀也魄意之術也光明之耀也紀言以叙之  
史意以導之明耀以昭之不至何待欲先導者行乎  
將至矣初惠公殺里克而悔之曰苟也使寡人過殺  
我社稷之鎮郭偃曰不謀而諫者其苟也不圖而殺  
者君也不謀而諫不忠不圖而殺不祥不忠受君之  
罰不祥罹天之禍受君之罰死戮惟天之禍與後志  
道者勿忘將及矣及文公入秦人殺董蒍而施之文  
公問於郭偃曰始也吾以國為易今也難對曰君以  
為易其難也將至矣君以為難其易也將至矣  
羊舌赤一名銅鞮伯華羊舌戰于叔向之兄也悼公

三年初奚舉以為中軍尉君子謂初奚能舉善不為  
也。是年魏絳戮揚干之僕公怒謂伯華曰合諸侯  
以為榮也揚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伯華  
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且將來辭何  
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請歸死於司寇公頓  
釋之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范宣子與和大夫爭  
田久而無成宣子欲攻之問于伯華伯華曰外有軍  
內有事亦外事也不敢侵官且吾子之心有出焉可  
徵訊也既而徧問之皆不可乃益和田而與之和孔  
子曰銅鞮伯華而無死天下其有定矣其幼也敏而

論語

卷之十一

五十一

好學其壯也有勇而不屈其老也有道而能下人子  
路曰敏而好學勇而不屈則聞命矣夫有道又誰下  
哉孔子曰吾聞之以衆下寡無不消以貴下賤無不  
得周公制天下之政下士七十人夫豈無道哉得士  
之故也有道而能下天下之士君子哉  
程嬰晉人與公孫杵臼皆趙朔客也晉趙穿弑靈公  
趙盾時為上卿以諫忤靈公出奔及聞難而返亦不  
計賊弑蓋盾之族子故庇之也景公立屠岸賈為司  
寇欲討靈公之賊盾已死欲誅盾之子朔徧告諸將  
曰盾雖不知猶為首賊賊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

罪請誅之韓厥曰靈公遇賊趙盾在外吾先君以為  
無罪故不誅今諸君將誅其後是非先君之意而妄  
誅妄誅謂之亂臣有大事君不問是非無君也屠岸賈  
不聽韓厥告趙朔趣亡趙朔不肯曰子必不絕趙祀  
予死不恨韓厥許之稱疾不出賈不請而自與諸將  
攻趙氏於下宮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齊皆滅其族  
趙朔妻成公姊有遺腹走公宮匿公孫杵臼謂程嬰  
朔不死嬰曰朔之妻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即女  
也吾徐死耳無何而朔妻免生男屠岸賈聞之索於  
宮朔妻置兒袴中祝曰趙宗滅乎若號即不滅乎若

論語

卷之十一

五十二

無聲及素兒竟無聲已脫程嬰謂杵臼曰今一索不  
得後必且復之柰何杵臼曰立孤與死孰難嬰曰立  
孤亦難耳杵臼曰趙氏先君遇子厚子強為其難者  
吾為其易者吾請先死而二人謀取他嬰兒負以文  
葆匿山中嬰謂諸將曰嬰不肖不能立孤誰能與吾  
千金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皆喜許之發師圍嬰攻杵  
臼杵臼曰小人哉程嬰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  
趙氏孤兒今又賣之縱不能立孤兒忍賣之乎抱而  
呼天平趙氏孤兒何罪請活之獨殺杵臼也諸將不  
許遂并殺杵臼與兒諸將以為趙氏孤兒已死皆喜

趙氏真孤兒乃在程嬰卒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  
晉景公病卜之曰大業之後不遂者為祟景公問  
韓厥韓厥知趙孤存乃曰大業之後在晉絕祀者其  
趙氏乎夫自中行衍比晉羸姓也中行衍人面鳥喙降  
從帝大戍及周天子皆有明德下及幽厲無道而叔  
帶去周適晉事先君文侯至于成公世有立叻未嘗  
絕祀今及吾君獨滅之趙宗國人哀之故見龜策唯  
晉圖之景公問趙尚有後乎韓厥具以實告景公乃  
與韓厥謀立趙孤兒召匿之宮中諸將入問病景公  
因韓厥之舉以脅諸將而見趙孤兒孤兒名武諸將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襄公二十五年

不得已乃曰昔下宮之難屠岸賈為之矯以君命并  
命群臣非然孰敢作難微君之病群臣固將請立趙  
後今君有命群臣顧之於是召趙氏程嬰徧拜諸將  
悉俱與程嬰趙氏攻屠岸賈滅其族復與趙氏田邑  
知故趙武冠為成人程嬰乃辭大夫謂趙武曰昔下  
宮之難皆能死我非不能死思立趙氏後今子既立  
為成人趙宗復故我將下報趙孟與公孫杵臼趙武  
跪應固請曰武願苦筋骨以報子至死而子忍棄我  
死乎程嬰曰不可彼以我為能成事故皆先我死今  
我不亦嫌之是以我事為不成也遂自殺趙武服衰

三年為祭邑春秋祠之終趙氏之世不絕君子曰非  
韓厥則趙後不復非程嬰公孫杵臼則趙孤不全其  
忠義皆偉然矣然嬰之下報亦或過云

荀桓子林父字伯文公時為戎御之公五年作三行  
以禦狄桓子將中行故別稱中行氏襄公之卒也太  
子幼趙孟欲立公子雍使先蔑如秦桓子止之曰夫  
人太子猶在而外求君此必不行子以疾辭若何不  
然將及攝卿以往可也何必子同官為僚吾嘗同僚  
敢不盡心乎弗聽為賦板之三章又弗聽及亡桓子  
盡送其帑及其器用財賄於秦曰為同寮故也靈公

春秋左傳卷五十五 襄公二十五年

十年宋人弑昭公明年桓子會諸侯之大夫伐宋討  
曰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十三年桓子以諸侯之  
師伐宋宋及晉平宋文公受盟于晉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皆取賂而還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遂  
受盟于楚成公四年赤狄伐我圍懷及邢丘公欲伐之  
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殪也周書曰殪戎  
殷此類之謂也景公二年代卻缺為政楚子入鄭鄭  
伯請降楚子許之六月晉師救鄭桓子將中軍先穀  
佐之士會將上軍卻克佐之趙朔將下軍欒書佐之  
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趙穿為上軍大夫

為首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及河開鄭既  
楚平桓子欲還白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楚歸  
動不後士會樂書昆狀之惟先穀不可白晉所以  
師武臣力也今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  
也命為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為也以中  
軍佐濟韓厥謂桓子曰彘子以偏師勝子罪大矣李  
為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帥為罪已重  
知進也事之不捷惡有所分與其專罪夫今同之不  
猶彘子師遂濟及戰晉師敗于邲桓子歸而請於公

春秋傳二

卷九

欒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城濮之役晉師三日教文  
公猶有憂色左右曰有喜而憂如有憂而喜乎公曰  
得臣猶在憂未歇也因獸猶關況國相乎及楚穆子  
至公喜而後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口是晉再克而楚  
再敗也楚是以再世不競今天或者大警晉也而又  
殺林父以重楚勝其無乃久不競乎林父之事君  
思盡忠退思補過社稷之衛也若之何殺之夫其敗  
也如日月之食焉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五年晉  
為邲故伐鄭告於諸侯蒐焉而還桓子之謀也曰示  
之以整使謀而來鄭人大懼潞子嬰兒之夫人景公

之姊也鄭舒為政而殺之又傷潞子之目六年公使  
桓子伐之敗赤狄于曲梁滅潞鄭舒奔衛衛人歸諸  
晉晉人殺之公賞桓子狄臣十室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田曰獲狄土子之功也微子吾衷伯氏矣是歲林  
父卒子荀庚

知武子荀瑩知莊子荀首之子林父之季弟也莊子  
別食知邑故別稱知氏景公二年楚人入鄭既成而  
去之桓子帥師救鄭欲還彘子不可莊子曰此師殆  
哉周易有之在師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執事順  
成為臧逆為否衆散為弱川壅為澤有律以如已也

春秋傳二

卷九

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  
也不行之謂臨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果  
遇必敗彘子尸之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既濟而戰遂  
敗績楚能首彘子武之以歸莊子以其族反之厨武  
子御下軍之士多從之每射抽矢散納諸厨子之房  
厨子怒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董澤之蒲可勝既平  
莊子曰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乎吾不可以苟射故  
也射連尹襄老獲之遂載其尸射公子穀臣囚之以  
二者還景公十一年莊子佐中軍公因鄭而歸王子  
與襄老之尸以求武子善鄭皇成言之于楚王至

許之明年歸武子於晉王送之曰子其怨我對曰  
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保誠執事不以譽  
使歸就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  
爾我乎對曰二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徼其  
以相宥也兩釋累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  
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  
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  
殺對曰以君之靈寡臣得歸晉于晉寡君之以為戮  
死且不朽若從君重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其  
請於寡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

春秋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詞宗曠及於事而師偏師以修封疆雖遇執事其  
弗敢違其竭力致死無有二心以厭禮所以報也王  
曰晉未可爭重為之禮而歸之武子之在楚也鄭賈  
人有將真諸柩中以出既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  
人如晉武子善視之如實出已者賈人曰吾無其功  
敢居其實吾小人也不可有厚誣君子遂適齊慶  
六年武子佐下軍以諸侯之師侵陳至于鳴鹿遂侵  
蔡鄭人猶未服也武子如魯乞師以伐鄭八年春  
書荀偃使人弑公使武子與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  
立之是為悼公悼公之二年會諸侯于戚魯子孫孫

許城虎牢以偪鄭武子曰善師之會晉子聞崔子之  
言今不來矣嗾薛小邾之不至也晉齊故也寡君之憂  
不唯鄭整將復於寡君而請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  
功也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  
惟寡君賴之明年悼公盟諸侯于維澤許靈公不至  
武子遂帥師伐許八年楚子囊伐鄭鄭及楚平九年  
武子代韓厥為政遂會諸侯以伐鄭其令於諸侯曰  
修器備盛餼糧歸老幼居疾子虎走肆青圍鄭鄭人  
恐乃行成苟偃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而與之戰  
不然無成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救楚吾三分四

春秋卷二十一  
卷二十一

軍助諸侯之鎡以迫來者於我不新楚不能矣猶會  
於戰暴骨以遂不可以爭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  
勞力先王之制也乃許鄭成盟于戲將盟鄭士莊子為  
載重鄭子鮮易其辭語具于鄭傳苟偃請改載書武  
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也哉非禮何以主盟  
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復鄭何必今日我之  
不德民將棄我豈惟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  
鄭乃盟而還十年夏四月悼公會諸侯于柁荀偃士  
句欲伐偃陽而封宋向戌武子曰城小而固勝之不  
武弗勝為突固請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

偃士句請班師知伯怒移之以机出於其間曰女成  
三事而後告余余恐亂命以不女遣女既勤君而興  
諸侯率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七日不  
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卒攻偏陽親  
受矢石甲午滅之是會也宋公享公於楚丘請以桑  
林武子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乎觀禮魯有  
稀樂宥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師題以  
旌夏公懼而退入于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小  
桑林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武子不可曰我辭禮

春秋左傳卷一

卷一

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之已而公病有間冬  
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師城梧及制士魴魏絳  
戍之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楚師不退武子  
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樂慶焉逃  
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與楚  
夾穎而軍鄭子矯潛涉穎以從楚師盟樂慶焉伐鄭  
師武子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  
致怨焉而還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  
笑克不可命不如還也遂還師侵鄭北鄙而歸其後  
鄭人懼文以晉之不疾我也故服於晉

荀偃字伯游是為中行獻子荀庚子也厲公六年為  
上軍佐從欒書敗楚於鄆陵八年與欒書集弒君而  
立悼公悼公十年與士句攻偏陽滅之十三年伐欒  
欒將中軍十四年會諸侯之大夫伐秦師齊涇而久  
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矯帥鄭師以進  
師皆從之至于栲林不獲成焉獻子令曰雞鳴而駕  
塞井夷竈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曰晉國之命未是有  
也余馬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絳子曰不  
待中行伯乎絳子曰夫子命從師欒伯吾帥也吾將  
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

春秋左傳卷一

卷一

及多遺秦會乃命大還衛獻公奔于齊悼公問衛故  
獻子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仲虺有言曰  
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君其定衛  
以待時乎公從之平公元年公與諸侯宴于温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齊高厚之詩不類獻子怒且曰  
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夫盟高厚高厚逃歸二年獻  
子將伐齊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墜於前  
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他日見諸道與  
之言同巫曰今茲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還

於是獻于伐齊以朱絲繫王二鼓而擲遂沈之以齊  
齊侯禦諸平陰墜防門而守之諸侯之士門焉齊人  
多死齊侯登巫山以望晉人使司馬斤山澤之險雖  
所不至必布而疏陳之使乘車者左奮右為以布先  
輿曳柴而從之齊侯畏其眾乃夜遁諸侯之師遂入  
平陰克京茲及邾遂焚雍門及西郭南郭既又焚東  
郭北郭齊侯駕將走郵棠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晉師  
東侵及維南及沂明年春諸侯還自沂上遂次于泗  
上疆魯田取邾田自鄆水歸于魯魯侯享晉六卿賄  
獻于束錦加璧乘馬先具壽夢之鼎焉於是獻于疆

齊侯

齊侯

不愆民知所適則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書所甚惡  
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若其  
弗賞是失信也何以死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  
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適姦所喪茲多使鼓人殺叛人  
而繕守備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  
姑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  
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急將焉用邑  
邑以賈急不如完舊賈急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  
其君我亦能事君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  
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

晉荀息

齊侯

齊侯



門外遂襲鼓滅之以鼓于為饒歸使步佗守之令鼓人各復其所鼓于之臣曰風沙蚤以其擊行軍更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選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心事君吾定而後辭對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於晉之鼓也臣聞之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叛質故質私刑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歎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獻言於公與鼓于由於河陰使風沙蚤相之吳卒于荀宣嗣趙鞅之奔晉陽荀宣與范吉射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七

六十七

伐之也既而韓簡子與魏襄子言於公請皆逐之實與吉射遂伐公徒弗勝奔朝歌二十年趙鞅圍朝歌宣奔邯鄲明年趙鞅圍邯鄲遂奔桓人又明年晉圍桓人宣遂與吉射奔齊

伯宗晉大夫孫伯糾之子也景公六年楚伐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與爭雖晉之疆能遠天平諺曰高下在心川澤納汗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含垢天之道也君其待之乃止景公之姊路子嬰兒之夫人也

之日公將伐之諸大夫皆曰不可鄆舒有三僑才不如待後之人伯宗曰必伐之狄有五罪僑才雖多何補焉不祀也者酒二也棄仲章而奪黎民地三也虐我伯姬四也傷其君目五也怙其僑才而不以掩德茲益罪也後之人或者將敬奉德義以事人神而中固其命君之何待之不討有罪曰將待後後有辭而討焉毋乃不可乎夫恃才與衆亡之道也商紂由之故滅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故文又正為之盡在狄矣公從之故滅潞卒殺鄆舒十四年梁山崩公以傳召伯宗遇大車當道

晉伯宗

春秋左傳卷之六十八

六十八

而覆立而避之曰避傳對曰傳為速也若俟吾避則加遲矣不如捷而行伯宗喜問其居曰絳人也問絳事焉曰梁山崩將召伯宗謀之問將若之何曰山有朽壤而崩可若何國主山川故山崩川竭君為之不舉降服來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以禮焉其如此而已雖伯宗若之何伯宗請見之不可遂以告而從之十五年伯宗及陽說衛孫良大甯相鄰人伊維之戎陸渾蠻侵宋以其辭會也師于鍼衛人不保說欲襲衛曰雖不可入多俘而歸有罪不及死伯宗曰不可衛唯信言故師在其郊而不設備其龍奔之是棄信也

多衛俘而晉無信何以求諸侯乃止師還衛人登  
聞說謀故也厲公五年三卻害伯宗譜而殺之及  
樂弗忌韓獻子曰卻氏其不免乎善人天地之紀也  
而驟絕之不止何待初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  
有喜何也曰吾言於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  
曰陽子華而無實主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  
喜焉伯宗曰吾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  
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  
又矣難必及子乎盍乘索士整庇州犁焉得畢陽及  
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荆

春秋左傳卷九

羊舌肸字叔向晉武公子伯僑之後也伯僑之孫突  
為羊舌大夫因以為氏突生職事悼公佐中軍尉肸  
職之子也博識多文辭悼公十四年從荀偃伐秦平  
公立使叔向為傅三年從公伐齊齊師夜遁十四年  
從士句會諸侯于柯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  
不使其子皆諫其母乃使往視寢生叔虎美而有愛  
力變盛變之六年士句逐變盛殺叔虎囚叔向焉人  
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  
君何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樂王鮒見叔  
向曰吾為子請叔向弗應出不拜其人皆卧叔向

必祁大夫室老聞之曰樂王鮒言於君無不行求救  
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  
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  
內舉不失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  
之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不  
棄其親其有焉於是祁奚言於宣子宣子記與之乘  
以言諸公而免之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  
而朝是歲士句鞅樂氏會諸侯於商任齊侯衛侯敬  
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  
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收不立是以亂也十一年

晉羊舌肸

晉以孫林父之甥執衛殤公齊侯鄭伯為衛故如晉  
晉兼享之公賦嘉樂國景子相齊侯賦蓼蕭子展相  
鄭伯賦緇衣叔向命公拜二君曰寡君敢拜齊君安  
我先君之宗桃也敢拜鄭君之不二也國子使晏平  
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恤其患而補  
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主也今為臣執君  
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公公言衛侯之罪  
使叔向告二君國子賦鸛之柔矣子展賦將仲子兮  
公乃許歸衛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乎子展  
險而一明年宋向戌請弭兵晉楚會諸侯之大夫盟

于宋將盟楚人衷甲趙孟患之叔向曰何害匹夫一為不信盟斃而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為不信必不捷矣食言者不病非于之患也夫以信召人而以僭濟之必莫之與也安能害我且吾因宋以守病則夫能致死與宋致死雖倍楚可也于何懼焉又不及是曰弭兵以召諸侯而稱兵以害我吾庸多矣非所患也及盟晉楚爭先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只非歸其尸盟也于務德無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主盟者楚為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已而宋公蕪享晉楚之大夫趙孟為客于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

春秋卷二

三十一

向侍言焉于木亦不能對于木歸以語王曰且晉之霸也有叔向佐其御楚無以當也夫可與爭也十七年從趙武會楚公子圍于號公子圍設服離衛趙武問叔向曰今將以為王矣如何對曰王弱令尹疆其可哉雖然必不終也趙孟曰何故曰疆以克弱而安之疆不義也不義而疆其弊必速令尹為王必求諸侯晉少懦矣諸侯將往若獲諸侯其害滋甚哉弗堪也將何以終夫以疆取不義而克必以為道以淫雪弗可久已矣十八年韓宣子如齊逆女齊陳無宇送女致少姜少安有寵於平公謂之少齊謂陳無宇

非執諸中都少姜為之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叔向言於公曰彼何罪君使公疾逆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而執其使君刑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歸無宇二十一年韓宣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鄭季皮子太叔勞諸索氏太叔謂叔向曰楚王汰侈已甚于其戒之叔向曰汰侈已甚身之災也焉能及人若奉吾幣帛慎吾威儀守之以信行之以禮敬始而思終終無不復從而失儀敬而不失威道之以訓辭奉之以舊法考之以先王度之以二國雖汰侈若

春秋卷二

三十一

我何及楚楚子欲辱韓起遂啓疆諫之乃厚為宣子禮至欲赦叔向以其所不知而不能亦厚其禮而歸之二十二年鄭鑄刑書叔向詰子產書以責之是歲楚公子葉疾來聘報韓子也宣子之適楚也楚人弗逆葉疾及境公將亦弗逆叔向曰楚辭辭我衷若何勃辭詩曰爾之教矣民胥傲矣從我而已焉用效人之辟書曰聖作則無寧以善人為則而則人之辟乎匹夫為善民猶則之况國君乎公說乃逆之昭公成虎祁諸侯朝而歸者皆有二心叔向曰諸侯不可以不示威乃並徵會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羊舌鮒

驕司馬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下衛地叔糾求貨于衛  
居勞莒者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書篋錦曰諸侯  
事晉未敢攜二况衛在君之宇下而敢有異志勿莒  
者異於他日敢請之叔向受羹及錦曰晉有羊舌肸  
者清貨無厭亦將及矣為此役也子若以君命賜之  
其已容從之未退而禁之晉將尋盟齊人不可公使  
叔向告劉獻公曰抑齊人不盟若之何對曰盟以底  
信君苟有信諸侯不貳何患焉告之以文辭董之以  
威武雖齊不許君庸多矣天子之老請帥王賦元戎  
十乘以先啓行彙速唯君叔向告于齊曰諸侯求盟

春秋卷三

十三

已在此矣今君弗利寡君以為請對曰諸侯討貳則  
有尋盟者皆用命何盟之尋叔向曰國家之敗有  
而無業事則不經有業而無禮經則不序有禮而無  
威序則不共有威而不昭共則不明不明棄其百事  
不終所由傾覆也是故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  
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命而盟以顯昭  
明志業於好講禮於等示威於衆昭明於神自昔以  
來未之或失也存亡之道恒由是顯晉禮主明禮自  
不治奉承齊犧而布諸君求終事也君曰余必廢之  
何齊之有唯君圖之寡君聞命失聲人懼對曰小國

言之大國制之故不聽從既聞命於公欲共以往遲速  
唯君叔向曰諸侯有圖矣不可以不示衆八月辛未  
治兵建而不旆壬申復旆之諸侯畏之邾人莒人想  
魯于晉公使叔向辭之曰諸侯將以甲戌盟寡君知  
不得事君矣請君無勤子服惠伯對曰君信德義之  
誼以絕兄弟之國棄周公之後亦唯君寡君聞命矣  
叔向曰寡君有甲車四千乘在雖以無道行之必可  
畏也况其率道其何敢之有牛雖瘠借於豚上其畏  
不死南蒯子仲之憂其庸可棄乎若奉晉之衆用諸  
侯之師因邾首祀邾之怒以討魯罪問其二憂何求

春秋卷三

十四

而弗克魯人懼聽命甲戌同盟于平丘魯君不與盟  
晉執季孫意如已而將歸之惠伯請從諸侯之會宣子患  
之乃謀於叔向因使叔向說之已而平子懼遂先歸使惠  
伯待禮明年邢侯與雍子爭鄆田久而無成士景伯  
如楚叔魚攝理韓宣子命斷舊獄罪在雍子雍子納  
其女於叔魚叔魚蔽罪邢侯怒殺叔魚與雍子於  
朝宣子問其罪於叔向叔向曰三人同罪施生戮死  
可也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百紉也鬻獄邢侯專  
殺其罪一也已惡而掠美為昏貪以敗官為墨殺人  
不忌為賊復書曰昏墨賊殺泉陶之刑也請從之乃

施刑侯而尸雍子與叔魚於市叔向卒其子揚食我  
有黨於祁盈祁盈之亂食我坳之晉人殺祁盈并殺  
食我遂滅羊舌氏初叔向欲娶申公巫臣妻夏姬其  
母止之叔向懼不敢娶平公竊使娶之生伯石始生  
子容之母走謂諸姑曰長叔如生男姑視之及堂  
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莫莫  
吾氏矣遂弗視

司馬女齊字叔侯晉大夫平公十一年趙武會諸侯  
之大夫以討衛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  
羊齊高子容與宋司徒見智伯叔侯相禮賓出叔侯

晉司馬女齊  
春秋列傳二  
十五

曰二子皆將不免子容專司徒修皆亡家之主也  
伯曰何如對曰專則速及侈將以其力斃專則人  
斃之將及矣晉平公母杞出也魯嘗侵杞平公使司  
馬侯如魯治杞田弗盡歸也夫人愠曰齊也取代  
君若有知也不尚取之公告叔侯叔侯曰虞虢焦滑  
霍楊韓魏皆姬姓也晉是以大若非侵小將何所取  
武獻以下兼國多矣誰得治之杞夏餘也而即東夷  
魯周公之後也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  
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之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  
朝史不絕書府無虛月如且何矣何必奢魯以肥杞

先君而有知也無寧夫私焉用老臣十七年秦后  
子緘奔晉其車千乘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  
車自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友叔侯曰子之車盡  
於此乎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吾何以得見叔  
侯以告公且曰秦后子必歸臣聞君子能知其過必  
有令圖令圖天所贊也二十年楚靈王使椒舉來聘  
求諸侯公欲勿許叔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  
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  
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不可與爭君其許之而脩  
德以待其歸若歸於德吾猶將事之况諸侯乎若適

春秋列傳二  
五

焉嘗楚將棄之吾又誰與爭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  
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知而不  
齊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隣國之難是三殆也四獄三  
塗陽城太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冀之  
北土馬之所生無與國焉恃險與馬不可以為固  
也從古以然是以先王務脩德音以享人神不聞其  
務險與馬也鄰國之難不可虞也或多難以固其國  
啓其疆土或無難以喪其國失其守若何虞難齊  
有仲孫之難而獲桓公至今賴之晉有里丕之難而  
獲文公是以為盟主衛邢無難敵亦喪之故人之難

不苛厲也此三者而不修德政則救亡不暇又何能濟若其許之糾作淫虐文王惠而商是以噴周是以與夫豈諸侯公乃許之二十一年魯昭公米朝自外勞至干贈賄無失禮公謂叔侯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公曰何為自外勞至於贈賄禮無違者何為不知禮曰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家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攻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於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無將父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亦遠乎在而屑屑焉言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也宣子與和大夫爭田也叔侯見曰吾聞子有和之怒吾以為不信且子為正也宣子從之叔侯卒叔侯見其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也吾無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其父始之也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者今夫子往矣我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狐其離也將立而卒又問焉對曰臣之子午也可午少之也婉以從令好學而不戢其長也疆志而用命守業而不淫其冠也柔惠小物而鎮定大事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君子曰祁奚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隱子悼公以祁奚為公族大夫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鮮揚字子虎晉大夫也景公六年楚圍宋宋人使樂嬰齊來告急公欲救之伯宗不可告且待之乃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尊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二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主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晉爵之為上卿

禮記

卷之七

十一

父救鄭鄭已服楚桓子欲還先恐不可武子曰楚自克庸已米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平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討實而申敵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訓之以若敖紛冒韞路藍縷以啓山林箴之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厲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徵怨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屠屠有一卒卒偏之兩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備不虞不可謂無備于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

晉樂書

春秋列傳上

二十一

師叔入盟于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卜也鄭不可從趙括趙同曰帥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屬又何侯必從彘子及戰晉師遂大敗十一年武子為下軍將從卻克伐齊大敗齊師而還十三年代卻獻子為政鄭公孫申帥師許田武子救許伐鄭取汜祭十五年楚公子嬰齊伐鄭武子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師救之禦諸桑隧趙同趙括欲戰武子將許之知莊子范文子請獻子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亡又怒楚師必不克雖

克不令成師以出而敗於之二縣何榮之有焉若不克敗為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帥之欲戰者衆或謂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子為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武子曰善為從衆夫古製之主也三知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十七年武子侵蔡遂侵楚獲申驪侵沈獲沈子指厲公三年秦桓公召狄與楚欲道以伐晉晉於是以前諸侯之師儀秦使呂相絕之是役也武子將中軍卻錡佐之韓厥將下軍

春秋列傳上

二十一

荀登佐之趙盾將新軍卻至佐之卻欲御戎樂鐵為右及秦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秦康差及不更文父師遂解至及侯麗而還公如新楚六年鄭復武於楚范文子不欲伐鄭武子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必伐鄭乃與師武子將中軍士燮佐之卻錡將上軍荀偃佐之韓厥將下軍卻至佐新軍荀登居守晉師既起鄭人聞之使告于楚楚子救鄭五月晉師濟河聞楚師至范文子欲反武子不可六月晉楚遇於鄆陵甲午晦楚晨壓晉軍而陳軍吏患之武子曰楚師輕窳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而擊之必獲勝

焉及戰師大敗共王夜遁子及死之晉入楚軍三日  
穀厲公侈多內嬖及自鄆陵欲盡去羣大夫而之其  
左右胥童長魚矯皆嬖於公而怨卻氏告公曰必去  
諸大夫盍先三卻武子素惡卻氏亦以為言於是長  
魚矯殺卻犇卻錡卻至皆尸諸朝胥童以甲劫武子  
及中行偃於朝矯曰不殺二子憂必及君公曰一朝  
而尸三卿余不忍益也對曰人將忍君臣聞亂在外  
為姦在內為軌御姦以德御軌以刑不施而殺不可  
謂德臣偃而不討不可謂刑德刑不立姦軌並至臣  
請行遂出奔狄公使辭於二子曰寡人有討於卻氏

春秋傳二

全一

卻氏既伏其辜矣大夫無辱其復職位皆再拜稽首  
曰君討有罪而免臣於死君之惠也二臣雖死敢忘  
君德乃歸公使胥童為御公遊于匡麗氏武子中行  
偃遂執公召士句韓厥皆辭之七年武子中行偃使  
程滑弒公以車一乘葬公于翼東門之外遂使荀息  
士魴逆周于京師而立之是為悼公武子之子鍼  
鄆陵之役步殺御厲公變鍼為右有淖於前以資左  
右相造於淖欒范以其族夾公行陷於淖欒將載  
公鍼曰書退國有大任焉得專之且侵官冒也失官  
慢也離局姦也有三罪焉不可犯也乃歛公以出於

渾見子重之旌請於公曰  
楚人謂夫旌子重之也  
後其子重也日臣之使於  
對曰好以衆整日又何如  
我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  
焉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  
使鍼御持矛是以不得犒  
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  
使者而復鼓

晉書

魏莊子絳武子犇之子武之  
後萬事獻公為大夫獻公出  
之文公誅不禮於曹且  
令無入傳負焉之官免其旌  
願頡頏曰勞之不圖報於何  
於曾公欲殺之而愛其材使  
子束曾見使者曰以君之靈  
踊三百乃舍之殺願頡以徇  
公元年為司馬二年公會  
亂行於曲梁莊子戮其僕公  
以為榮也揚于為誓何辱如  
曰絳無二志事君不辟難有

及文公誅不禮於曹且  
以報盤盂之惠武子與  
有獲傳負焉氏武子傷  
問且視之病將殺之武  
不有靈也距躍三百曲  
武子卒絳嗣為大夫悼  
侯盟于雞澤公弟揚于  
慈謂羊舌赤曰今諸侯  
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  
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



辱命為言終終全歸僕人書將伏劍上勸張老止之  
公讀其書曰召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樂以順  
為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人諸侯臣敢不敬君師  
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受揚于無所  
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不從以怒君  
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跌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君  
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  
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為請公於是以前為  
能以刑作民矣交後之禮使使仁新軍四年無終  
子使其臣孟樂來降因作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

卷之三十一

戎公曰戎狄無親而貪不知代之絳曰諸侯新服陳  
新來和將觀於我我德則雖不則携貳勞師於戎而  
楚伐陳必不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戎禽獸也獲  
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商有之曰行將行君公曰后  
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鉅遷于窮石  
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脩民事而溢于原獸  
彘武羅伯困能亮在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  
子弟也伯明后寒樂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  
相近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丁田  
湖之詐惠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俊將師自

田家製殺口烹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  
門靡奔有禹氏浞因罪室生澆及豷恃其讒應詐偽  
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灌及斟尋氏澆澆于過  
處豷于戈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以滅浞而立少  
康少康滅澆于過后豷滅豷于戈有窮由是遂亡失  
人故也昔辛甲氏之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  
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跡畫為九州經啓九道民有窺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虞德用不擾在帝夷羿冒于原  
獸亡其國恤而思其應牲武不可重用不恢于夏家  
獸臣司原敢告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悼公

卷之三十一

好田故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  
五利焉戎狄荐居貴貨易土土可賈焉一也邊鄙不  
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  
侯懷威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煩四也鑿  
于后羿而用德度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使  
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特九年冬公會諸侯之師伐  
鄭未能定鄭而歸公謀所以息民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積亦無困人  
公無禁利亦無貪民所以幣更實以特牲器用不作  
車服從給行之期年國乃有節故三駕而楚不能與

軍鋒之力也十年城梧及制絳與士劬戎邠取成而  
還十一年鄭人賂公以師懼師觸師獨廢車軌車  
十五乘甲兵備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及其鐘磬文  
樂二八公以樂之半賜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伏以  
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請  
與子樂者辭曰夫和戎狄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  
諸侯諸侯無應君之靈也二三年之勞也臣何力之  
有焉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君子  
嘏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率  
從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之信以守之仁以

卷之五十一

厲之而後可以廢邦國同福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  
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  
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夫  
嘗國之典也載在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平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十三年卒  
魏獻子舒莊子也平公十七年從荀吳伐無終及  
季狄于太原將戰獻子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以什  
共車必克困諸阨又克請皆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  
行五乘為三伍穆子之嬖人不肯即斬以徇為五陳  
以相離則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為左角偏為前

拒以誘之翟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頃公十二  
年祁盈作亂楊食我助之公殺祁盈及楊食我遂  
祁氏羊舌氏於是獻子為政分祁氏之田以為七  
分羊舌氏之田以為三縣司馬彌牟為鄆大夫賈辛  
為祁大夫司馬烏為平陵大夫魏戊為梗陽大夫知  
徐吾為塗水大夫韓固為馬首大夫孟丙為孟大夫  
樂霄為銅鞮大夫趙朝為平陽大夫倭安為楊氏大  
夫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故舉之謂知徐吾  
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其四人  
者皆受縣而後見於獻子以賢舉也獻子謂成鱗吾

卷之五十二

與戊也縣人其以我為黨乎對曰戊之為人也遠不  
忘君近不偏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  
行雖與之縣不亦可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  
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  
其心莫其德音且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  
大國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  
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  
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  
偏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

愆作事無悔故製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晉辛將適其縣見獻子獻子曰辛來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母墮乃力夕使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獻子將受之魏戊謂闢沒女竟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召之比置三歎既食使坐獻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嘗食之間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

春秋列傳二

卷七

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定公二年獻子合諸侯之大夫尋盟于狄泉且令城成周獻子南而衛虎從曰魏子必有咎咎于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詩曰敬天之怒不敢戲豫敬天之渝不敢馳驅况敢于位以作大事乎明年諸侯之大夫城成周獻子治政彪從復曰將建天子而勢位以令非義也大事奸義必有大咎晉不失諸侯魏子其不免乎是行也獻子屬從於韓簡子及石壽過而田於大陸焚焉還卒於窳士景伯彌牟文伯之子也世為大夫周景王崩王子

朝羊之敬王居于狄泉頃公使景伯蒞周問故景伯立干乾祭而問於介衆衆不直子朝景伯辭子朝焉頃公九年會諸侯于黃池趙鞅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君之何使客景伯曰自踐土以來宋何役之不會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辭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景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命以使用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定公二年諸侯之大

春秋列傳二

卷八

夫城成周景伯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材用書餼糧以今役於諸侯屬役賦文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明年將校築魏獻子屬從於韓簡子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嘗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口比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環仲也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韓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景伯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晉視諸故

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景伯怒謂  
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  
而抑我以鬼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  
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城三旬而  
畢

韓獻子厥其曾祖萬曲沃莊伯之弟也萬得封於韓景  
曰武子因以韓為氏武子生求伯求伯生子與子與  
生獻子景公三年獻子為司馬晉楚戰于邲實在行  
焉十一年從卻克伐齊戰于鞏齊師敗績晉人逐之  
三周華不注獻子愛其父謂己曰且辟左右故中衛

晉韓厥

春秋列傳二

八十九

而從齊侯齊師夏御頃公逢丑父為右那夏謂公曰  
射其御者君子也頃公曰謂之君子而射之非禮也  
射其左越干車下射其右斃干車中暴母張喪車從  
獻子曰請高乘從左右皆射之使立於後獻子悅定  
其右故逢丑父得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  
止獻子執繫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曰寡君  
使群臣為魯衛請曰無令與師陷入君地下臣不幸  
屬當此行無所逃隱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臣辱戎士  
敢告不敏攝官承乏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頃  
公以免獻子獻丑父卻獻子將戰之既而免之語具

丑父傳明年晉作六軍以獻子為卿賞靈之功也十  
五年晉人謀去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  
饒而近監國利君樂不可失也獻子將新中軍且為  
僕大夫公揖而入獻子從公立於轅庭謂獻子曰何  
如對曰不可郇瑕氏上薄水淺其惡易覲易觀則民  
愁民愁則墊隘於是乎有沈溺重隄之疾不如新田  
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  
世之利也夫山澤林監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  
實公室乃貧不可謂樂公從之晉遂遷于新田是歲  
獻子從欒武子救鄭將與楚戰獻子與知莊子范文

春秋列傳二

九十

子俱諫以為不可武子從之而還語具欒書傳十七  
年公以孟姬故討趙同趙括而裂其田獻子言於公  
曰成季之勳宣孟之忠不可以無後於是公復立趙  
武而友其田焉厲公三年獻子將下軍從欒書及秦  
師戰于麻隧秦師敗績六年楚其王侵鄭欒書欲報  
楚獻子曰無庸使重其罪民將叛之無民孰戰七年  
從欒書以楚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八年欒書中行偃  
執厲公召獻子獻子辭曰昔吾畜於趙氏孟姬之讒  
吾能違兵古人有言曰狡老牛莫之敢尸而况君子  
一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做也厲公竟遇弒晉人立悼

公難書卒獻子為政楚人伐宋宋華元來告急獻子  
曰欲求得人必死勤之必霸安得自宋始也悼公師  
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明年獻  
子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敗其徒兵於洧上於是  
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晉師自鄭以郟之師  
侵楚雋夷及陳公父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晉於是  
平復霸七年而獻子請老

韓宣子起獻子子也獻子之長子曰無忌為公族大  
夫有廢疾獻子之告老也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諫

其可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靖共爾  
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恤民為德正直為  
正正曲為直參和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  
之不亦可乎獻子從之使宣子朝遂老悼公謂無忌  
仁使掌公族大夫九年宣子為卿佐上軍平公十二  
年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土起將歸時事於  
宰族無他事矣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  
失舊宋向戌善於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  
諸侯之兵以為名先以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宣  
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盡小國之大畜也將或弭

齊未列傳一

生

齊未列傳

九十三

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必許之以召諸侯則  
我失為盟上矣文子從之於是晉楚合諸侯之大夫  
盟于宋十八年宣子代趙文子為政公使聘于魯觀  
書於太史氏見劫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仕魯矣吾  
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也魯昭公享之季  
武子賦燕之卒章宣子賦角弓季武子屏曰收屏子  
之彌縫旅邑寡君有望矣武子賦節之卒章既享宴  
于季氏有嘉樹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  
樹以無忘角弓遂賦井棠宣子曰起不堪也無以及  
召公宣子遂如齊納幣見于稚子指召子旗使見宣  
子宣子曰非保家之主也不臣見于尾子尾見彊宣  
子謂之知子旗大夫多災之唯是乎信之曰夫子君  
子也君子有信其有以知之矣自齊聘於衛衛侯享  
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答之十九年鄭簡  
公朝晉于豐之于公孫段相其旅而甲禮無違者平  
公嘉焉賜伯石州田州田欒氏邑也欒氏亡范宣子  
趙文子韓宣子皆欲之文子曰盍吾縣也二子曰自  
郟稱以別三傳矣晉之別縣不唯州誰獲治之文子  
曰之乃舍之二子曰吾不可以正議而自與也皆舍  
及文子為政趙獲曰可以取州矣文子曰退二子

之言義也違義禍也余不能治縣又焉用州其以微  
禍也君子曰弗知實難知而弗從禍莫大焉有言州  
必死豐氏故主韓氏伯石之獲州田也宣子為之請  
之為其復取之故是歲宣子如齊逆女公孫薑以其  
女更公女而嫁公子人謂宣子子尾欺晉晉胡受之  
宣子曰我欲得齊而遠其寵寵將來乎鄭罕虎來賀  
夫人且告曰楚八日微敝邑以不朝立王之故敝邑  
之往則畏執事其謂寡君而固有外心其不往則宋  
之盟云進退罪也寡君使虎布之宣子使叔向對曰  
君若辱有寡君在楚何害脩宋盟也君苟思盟寡君

春秋列傳一

卷三

乃知免於戾矣君若不有寡君雖朝夕辱於敝邑寡  
君猶焉君實有心何辱命焉君其往也苟有寡君在  
楚猶在晉也二十一年宣子如楚送文叔向為介楚  
靈王將以宣子為閹而使叔向為司言用遠塔疆之  
諫厚為二子之禮而歸之昭公六年宣子聘于鄭初  
宣子有環其一在鄭商至是謂諸鄭伯子產曰非官  
府之守器也寡君弗知宣子買諸賈人既成矣商人  
曰必告諸執政宣子請於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  
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世有盟誓以相信也曰爾無  
我叛我無疆賈爾有實賄我勿與知今吾子以好來

辱而使敝邑與之食言是教敝邑皆盟誓也毋乃  
不可乎宣子辭曰起不敏敢求王以微罪焉語其  
子產德宣子歸之知餞于郊宣子曰二三子請皆賦  
起亦以知鄭志之禮城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  
吾有懷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  
叔賦褰裳宣子曰心在此敢勤子至於他人乎子太  
叔拜宣子曰善哉之言是不有是事其能終乎子  
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栴賦標兮宣子喜曰  
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起起城不出鄭志皆昵  
燕好也二三君子救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宣子皆

春秋列傳一

卷四

獻焉焉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上卿皆拜曰吾子靖亂  
敢不拜德宣子私謂於子產以王與馬曰子命起舍  
夫王是賜我主而名吾死也敢藉手以拜頃公十二  
年宣子卒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為申公故曰申公  
楚莊三十七年伐蕭師人多矣巫臣曰上巡三軍拊  
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  
討陳夏氏也王欲納之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  
罪也今納夏姬貪其貨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  
曰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

憤罰謂去之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憤之也  
君其圖之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  
是天子擊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  
不祥如是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  
何必是子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邲不  
獲其尸其子黑要烝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  
使自鄭召之曰尸可得也必來逆之姬以告王王問  
屈巫對曰其信知楚之父成公之嬖而中行伯之季  
弟也新佐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  
歸王子與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於邲之役而欲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十五

求媚於晉其必許之王遣夏姬歸將行謂送者曰不  
得尸吾不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共王即位  
將為陽橋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  
以行申叔跪從其父將適郢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  
軍之懼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  
使介反幣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  
不勝之國遂奔晉因郤至以見景公使為邢大夫子  
反請以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  
為吾先君謀也則忠也社稷之固也所蓋多矣且彼  
若能利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於晉晉將棄

之何勞錮焉初楚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於申呂  
以為賞田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  
以為賦以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  
漢王乃止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  
之已而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子闞子蕩及清尹弗  
忌與襄老之子黑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闞之室使  
沈尹與王子罷分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  
室巫臣自晉遺二子書曰爾讒慝事君而多殺不辜  
余必使爾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於吳景公許之  
吳王壽夢說之乃通吳于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

春秋左傳卷之五

九十六

兩之一焉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陳教之叛楚  
宣其子孤庸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  
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於楚者  
吳盡取之十七年公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  
公立於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  
為虞對曰夫狡焉思啓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  
唯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沉國乎  
不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衆潰楚入  
渠丘遂圍莒莒城亦潰子孤庸留於吳吳王壽夢卒  
使為相

陽畢晉大夫平公六年，在遺及黃精嘉父作亂不克而死。公遂逐羣賊，謂畢曰：自穆侯以至於今，亂兵不輟，民志無厭，禍收無已，離民且速，寇恐及吾身，若之何？陽畢對曰：本根猶樹，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難已也。今若大其柯，去其枝葉，絕其本根，可以少間。公曰：子實圖之。陽畢曰：圖在明訓，明訓在威權。威權在君，君捨賢人之後，有常位於國者而立之，亦掄逞志，虧君以亂國者之後而去之，是遂威而遠權，民畏其威而懷其德，莫能勿從。若從則民心皆可畜，畜其心而知其欲，惡民孰偷生？若不偷生，則莫思亂矣。且

夫樂氏之誣晉國也，久矣。樂書實覆宗社，厲公以厚其家，若滅樂氏，則民咸失今。吾若起瑕，原韓魏之後，而賞立之，則民懷矣。威與懷各當其所，則國安矣。君治而國安，欲作亂者誰與？君曰：樂書立吾先君，樂盈不獲罪，如何？陽畢曰：夫正國者，不可以暱於權，行權不可以隱於私，暱於權則民不道，行權隱於私則政不行，政不行，何以道民？民之不道，亦無君矣。則其為暱與隱也，復害矣。且勒君身，君其圖之。若愛樂盈，則明逐羣賊，而以國倫數而遣之，厚飛箴國以待之，彼若求逞志而報於君，罪孰大焉？滅之，猶少彼若不

敢而遠逃，乃厚其外交而勉之，以報其德，不亦可乎？公許諾，遂逐羣賊，而使祁午及陽畢道曲沃，逐樂盈。樂盈出奔楚，遂令於國人曰：自文公以來，有力於先君而子孫不育者，將授立之，得之者賞。居三年，樂盈書入為賊，于絳，范宣子以公入于襄公之宮，樂盈不克，出奔曲沃，遂刺樂盈，滅樂氏，是以沒平公之身，無內亂也。

子少孺於難，從姬氏於公宮，有孝德，以出在公族，有恭德，以升在位，有武德，以羞為正，卿有溫德，以成其名，譽失趙氏之典，刑而去其師，保於身，以克復其所，及景子長於公宮，未及教訓，而嗣立矣，亦能慕修其身，以受先業，無謗於國，順德以學，子擇言以教，子擇師，保以和，子今子嗣位，有文之典，刑有景之教訓，重以師保，加於父兄，子皆疏之，以及此，難夫，鐸曰：思樂而喜，思難而懼，人之道也。委土可以為師，保吾何為，不增是以修之，處曰：則蓋而鳴，趙宗平若罰之，是謂善也。罰善必當，惡臣何望矣。簡十說乃復賞尹鐸。



師曠字子野晉樂師時稱多聞在國之疑議必訟稟  
之悼公十四年衛孫林父甯殖權獻獻公出奔齊悼  
公問於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  
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  
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  
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  
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  
性有君而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二宗士有朋友庶人

春秋列傳二

九

工商皂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  
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  
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警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傳言庶人諉商侏于市百工獻藝故夏書曰道人  
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  
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  
肆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平公  
立問人君之道師曠曰人君之道清淨無為務在博愛  
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固溺於流俗不拘  
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踴然獨立屢省考績以臨臣下

此又君之操也他日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  
賢對曰陽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  
三日而達不知其賢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欲言  
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三年楚公子  
午伐鄭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  
競多死聲楚必無功既而楚師多凍餒徒幾盡二十  
四年春有石言於魏榆公問於師曠曰石何故言對  
曰石不能言或馮焉不然民聽濫也抑臣又聞之曰  
作事不時怨讟動于民則有非言之物而言今宮室  
崇侈民力彫盡怨讟並作莫保其性石言不亦宜乎

春秋列傳二

十

初衛靈公將如晉次于濮水之上聞琴聲焉甚哀使  
師涓以琴寫之謂之新聲至晉為平公鼓之師曠撫  
其手而止之曰止此亡國之音也昔師延為紂作靡  
靡之樂後而自沈於濮水之上聞此聲者必於濮水  
之上乎其後平公竟說之師曠曰公室其將卑乎君  
之明兆於衰矣夫樂以開山川之風也以耀德於廣  
遠也風德以廣之風山川以遠之風物以聽之循詩  
以誅之循禮以節之夫德廣遠而有時節是以遠服  
而邇不遷今君說新聲欲毋衰得乎自是晉政在大  
夫而公室遂衰焉

史蘇者晉之卜史也晉獻公五年卜伐驪戎史蘇占之曰勝而不吉公曰何謂也對曰遇兆挾以銜骨齒牙為猶戎夏交梓交梓是交勝也臣故云且懼有口攜民國私心焉公曰何口之有口在寡人寡人弗受誰敢與之對曰苟可以攜其入也必甘受逞而不知胡可雍也公不聽遂伐驪戎克之獲驪姬以歸有寵立以為夫人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夫驪戎之役女曰勝而不吉故賞女以爵罰女以無肴克國得妃其有吉孰大焉史蘇卒爵再拜

史蘇

春秋列傳二

宣一

稽首曰兆有之臣不敢蔽蔽兆之紀失臣之官有二罪焉何以事君大罰將及不唯無肴抑君亦樂其吉而備其凶凶之無有備之何害若其有凶備之為瘳臣之不信國之福也何敢憚罰飲酒出史蘇告大夫曰有男戎必有女戎若晉以男戎勝戎而戎亦必以女戎勝晉其若之何里克曰何如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於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紂伐有蘇有蘇以姐已女焉姐已有寵於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寵生伯服於是乎與虢石甫比逐太子宜曰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鄙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今晉寡德而安俘女又增其寵雖當三季之王不亦可乎且其兆云挾以銜骨齒牙為猶我卜伐驪龜往離散以應我夫若是賊之兆也非吾宅也離則有之不跨其國可謂挾乎不得其君能銜骨乎若跨其國而得其君雖逢齒牙以得其中誰云不從諸夏從戎非敗而何從政者不可以不戒亡無日矣既而驪姬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請使太子申生主曲沃公子重耳處蒲城夷吾處屈奚齊處絳以儆無辱之故公許之史蘇朝告大夫曰二三大

春秋列傳二

宣三

夫其戒之乎亂本生矣日君以驪姬為夫人人民之疾心固皆至矣昔者之伐也起百姓以為百姓也是以民能欣之故莫不盡忠極勞以致死也今君起百姓以自封也民外不得其利而內惡其負則上下既有判矣然而又生男其天道也天彊其毒民疾其態其亂生哉吾聞君子好好而惡惡惡樂樂而安安是以能有常伐木不自其本必復生塞水不自其源必復流滅禍不自其基必復亂今君滅其父而有異子禍之基也畜其子而從其欲子思報父之耻而信其欲雖好色必惡心不可謂好好其色必授之情彼得其情

以厚其欲從其惡心必敗國且深亂亂必自女戎三代皆然驪姬果作難殺太子逐二公子君子曰知難本矣獻公之筮嫁伯姬於秦也史蘇占之曰不吉其駢曰士刲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之離亦離之震爲雷爲火爲嬴敗姬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歸妹睽孤寇張之孤姪其從姑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惠公六年與秦穆公戰于韓原晉師敗績秦獲惠公以歸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

董

春秋列傳二

百三

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初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父曰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圍名女曰妾及秦人歸惠公惠公以子圍質秦妾爲秦宦女焉圍至秦穆公亦以女妻之六年圍逃歸于晉惠公薨圍立是爲懷公明年文公入使人殺懷公子高梁如其繇云董因者晉大夫也周太宰辛有之後辛有之二子董之罪故晉有董史焉晉惠公十四年薨秦伯納文公

董因迎文公于河公問曰吾其濟乎對曰歲在大梁將集天行元年始受實沈之星也實沈之墟晉所以興也今君當之無不濟矣君之行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是謂大辰辰以成善后機是相唐叔以封晉史記曰嗣續其祖如穀之滋必有晉國臣筮得泰之八曰是謂天地配亨小往大來今及之矣何不濟之有且以辰出而參入皆晉祥也而天之六紀也濟且秉成必霸諸侯已而果然

士文伯者晉大夫伯瑕也晉平公二十二年三月鄭人鑄刑書於鼎以爲國之常法五月而火昏見士文

士文伯

春秋列傳二

董

伯曰大見鄭其火乎火未出而作火以鑄刑器載乎碎焉火如象之不火何爲六月丙戌鄭災明年夏四月甲辰朔日有食之平公問於士文伯曰誰將當日食對曰魯衛惡之衛大魯小曰何故對曰去衛地如魯地於是有災魯嘗受之其大魯其衛若乎魯將上卿公曰詩所謂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是歲冬十月辛酉衛黃之族殺獻公而立成公十一月魯季武子卒中公謂士文伯曰吾所

問日食從矣可常乎對曰不可六物不同民心不壹  
事序不類官職不則同始於終胡可常也詩曰或燕  
燕居息或慎悴事國其畏於也如是公曰何謂六物  
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是謂也公曰多語寡人辰而莫  
同何謂辰對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焉

史趙者晉太史也晉平公十五年悼公之夫人食與  
人城祀者絳縣人或年長矣無子而往與於食有與  
疑年使之年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臣生之歲正月  
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  
史走問諸朝師曠曰曠以仲惠伯會卻成子于承匡

之歲也是歲也狄伐魯也孫莊叔於是乎敗狄于鹹  
獲長狄僑如及虺豹也皆以名其子七十二年矣  
史趙曰亥有二首六身一一如身是其日數也士文  
伯曰然則二萬二千六十一有六旬也二十四年十一

月楚滅陳平公問於史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未也  
公曰何故對曰陳顛帝之族也歲在鶉火是以卒滅  
陳將如之今在析木之津猶將復由且陳氏得政於  
齊而後陳卒亡自暮春于驚駭無違命舜重之以明  
德寘於遂遂世守之公曰不淮故周賜之姓使祀  
虞帝臣聞成德必祀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

齊其兆既存矣後五年楚平王復封陳傳三君五十  
二年而後亡陳亡而子孫興於齊其後遂代有齊國  
魯昭公元年魯昭公之母齊歸薨公不感齊之送葬  
於魯者歸以語史趙史趙曰必為魯郊侍者曰何故  
曰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後十五年昭公果孫于  
齊晉定公二十六年宋人伐鄭趙鞅卜救鄭遇水適

火占諸史趙史墨史龜史龜曰是謂沈陽可以興兵  
利以伐姜不利子商伐齊則可敵宋不吉史墨曰盈  
水名也于水位也名位敵不可干也炎帝為火師姜  
姓其後也水勝火伐姜則可史趙曰是謂如川之滿

不可游也鄭方有罪不可救也救鄭不吉不知其他  
陽虎以周易筮之遇泰之需曰宋方吉不可與也微  
子啓帝乙之元子也宋鄭朔舅也社祿也若帝乙之  
元子歸妹而有吉祿我安得吉焉乃止明年齊人弑  
悼公趙鞅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  
起兵事不再令卜不襲吉行也於是取犁及轅毀高

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蔡墨者名黯晉太史又為趙簡子史故曰史墨晉頃  
公十三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史墨曰吾聞  
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

史趙 宋系傳二 夏

宋系傳二 一百六

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廙叔安有裔子曰重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者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重氏曰豢龍封諸陵川陵夷氏其後也故帝舜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東龍河漢各二皆有雄雌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夏豢龍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

卷五

秦本紀第二

七

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物有其官官脩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不然周易有之在乾之始曰潛龍勿用其同人曰見龍在田其大有曰飛龍在天其夬曰亢龍有悔其坤曰見群龍無首吉坤之剝曰龍戰于野若不朝夕見誰能物之

獻子曰社稷有五祀誰氏之官也對曰少皞氏有四叔口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稗為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商以來祀之獻子曰善晉定公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諸史墨曰吾夢如是今而日食月也吳其入郢平終亦弗克

秦本紀第二

七

辰尾庚午之日始有譎火二年夏吳伐越史墨曰不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凶是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對有陪有貳故天有三辰地有耦王有公諸侯有卿皆有歲為日夕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世脩其勤民忘君矣雖死於秦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故

陽三后之姓於今為庶主所知也在易卦雷象乾曰  
大壯天之道也昔成季友桓之季也文姜之愛子也  
始震而卜卜人謁之曰生有嘉聞其名曰友為公室  
輔及生如卜人之言有文在其手曰友遂以命之既  
而有大功於魯受費以為上卿至於文子武子世增  
其業不廢舊績魯文公薨而東門遂殺適立庶魯君  
於是乎失國故在季氏於此君也四公矣民不知君  
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也簡子  
嘗田于嬖史墨聞之以犬待于門簡子見之曰何為  
曰有所得犬欲試之茲圍簡子曰何為不告對曰君  
行臣不從不順主將適嬖而麓不門臣敢煩當日簡  
子遂還他日簡子歎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墨  
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  
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  
而替否獻能而進賢擇材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  
之道之以文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勤則進  
否則退今范中行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  
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  
焉得之矣夫二三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  
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乃非良臣也簡子曰善吾

春秋列傳一  
二百九

言實過矣

杜黃一作晉之宰夫也平公二十五年知悼子卒未  
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黃自外來聞鐘聲  
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  
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平公  
呼而進之曰黃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爾  
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曠也太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  
曰調也君之藥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  
之也爾飲何也曰黃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  
知防是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  
人杜黃洗而揚解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  
爵也至于今既畢獻斯揚解謂之杜舉

春秋列傳二

春秋列傳卷之二終



春秋列傳三

大庾劉節介夫重編

鄭

祭足字仲足鄭大夫也其先為祭封人因為氏鄭武公娶於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生驚姜氏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號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太叔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

氏欲之焉辟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重章而下之則之至矣不聽既而太叔將襲鄭莊公伐之逐諸鄆而克之二十四年祭足帥師取溫之麥既而取成周之禾十六年衛人以燕師伐鄭祭足原不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無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三十七年王以諸侯伐鄭祭足從鄭伯敗王師于緡葛祝聃射王中肩鄭伯使祭足勞王且問左右初祭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欲立之宋雍

氏女於莊公曰雍姑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四十三年夏莊公卒昭公立宋人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昭公奔衛祭仲立厲公四年祭仲舉公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感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是以厲公懼奔蔡而昭公復歸于鄭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渠彌懼誅弑昭公而立子

慶明年子慶從齊侯會于首止高渠彌相秋齊人殺于臺而轅高渠彌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祭仲卒逆子儀於陳而立之叔詹公族也厲公季年齊桓始伯時詹為執政用兵伐宋又不朝齊齊人以其貳也將討之鄭乃使詹往謝齊因執之未幾詹聞其故逃於魯遂自魯復歸鄭文公二十年齊桓會諸侯盟于甯母太子華以洩氏孔氏子人氏為訴管仲曰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桓乃止楚子過鄭入享鄭夜出文羊送於軍取鄭二姬以歸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

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以後三十六年晉  
公子重耳過鄭公弗禮叔詹諫曰臣聞之親有天用  
前訓禮兄免資窮困天所福也今晉公子有三胙焉  
天將啓之同姓不婚惡不殖也狐氏出自唐叔狐姬  
伯行之子也實生重耳成而傅才離違而得所父要  
而無象一也同出九人唯重耳在離外之患而晉國  
不靖二也晉侯日載其怨外內葉之重耳日載其德  
狐趙謀之三也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  
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晉鄭兄弟也吾先君  
武公與晉文侯戮力一心股肱周室夾輔平王平王

勞而德之而賜之盟質曰世相起也若說有天獲三  
胙者可謂有天若用前訓文侯之功武公之業可謂  
前訓若禮兄弟晉鄭之親王之遺命可謂兄弟若資  
窮困亡在長幼還軫諸侯可謂窮困葉此四者以傲  
天相無乃不可乎君其尚之弗聽叔詹曰若不禮焉  
則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  
繁無稷不為稷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  
聽重耳反國四年誅觀狀與師伐鄭鄭人以名寶行  
成弗許曰干我詹而師退詹請往公弗許詹固請曰  
一臣可以赦百姓而定社稷君何愛於臣也鄭人以

詹子晉人將烹之詹曰臣願獲盡辭而死國亦  
願也公聽其辭詹曰天降鄭禍使臣觀狀葉禮遠親  
臣曰不可夫晉公子賢明其佐皆卿才若復其國而  
得志於諸侯禍無放矣今禍及矣寡明勝患知也殺  
身贖國忠也乃就烹獲耳而疾號曰自今以往知  
忠以事君者與詹同乃命州綏厚為禮而歸之鄭人  
以為將軍

公子駟字子駟穆公子也初成公之世晉楚爭成鄭  
甚病之十四年子駟乃請息有於晉公曰楚君以鄭  
故親集矢於其目非異人任家人也若背之是棄力  
與背其誰懼我免寡人惟二三子已而公亮於是子  
駟當國子駟為政晉師侵鄭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  
官命未改不可違也從之僖公之為太子也與子罕  
適晉不禮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既立而朝于晉  
子豐欲怨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  
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  
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簡公生五年子駟未  
而立之次年群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于駟子駟先  
之碎殺子狐子熙子侯子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年  
子國侵蔡有功楚子囊於是伐鄭子駟子國子耳欲



從楚子孔子矯子展欲待晉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侯  
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職競作羅謀之多族民  
之多違事滋無成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  
吾又從之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  
帛待於二境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國無信兵  
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  
安用之親我無成鄙我是欲不可從也不如待晉晉  
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楚師遠遠糧  
食將盡必將速歸何患焉舍之聞之校莫如信完守

鄭公子駟

宋本列傳

三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請從楚驂也受  
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絕于晉三年晉知武  
子以諸侯之師圍鄭子駟遂受盟于戲將盟子駟及  
公子發公子嘉公孫鞅公孫董公孫舍之及其大夫  
門子皆從鄭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  
後鄭國而不惟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  
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大國  
不加德音而亂以要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  
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自今

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惟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  
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冬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  
平子孔子矯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  
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  
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  
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  
神不獨要盟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初子駟與尉止有  
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  
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子駟又嘗為田洫  
司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簡公三年五族聚

鄭公子駟

宋本列傳

六

群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殺子駟子國  
子耳劫公如北宮  
公孫舍之字子展子罕之子也簡公三年楚伐宋衛  
侯救宋師于襄牛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  
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何子駟曰國病矣子  
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猶不愈於亡乎諸大夫  
皆以為然故使皇耳帥師侵衛於是晉侵鄭鄭既患  
晉楚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  
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  
敵而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

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也吾乃固與晉大夫皆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於是子展侵宋諸侯伐鄭乃與晉行成楚子囊將以秦師伐鄭公逆之更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觀兵于東門鄭復行成晉趙武入而與公盟子展出盟晉侯初子駟之遇害也子孔代當國政子孔專欲去諸大夫十一年子孔將叛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且告子庚故子庚治兵於汾子驥伯有子張從公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子展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故子庚伐鄭門于純門信于城下而還十二年乃討西宮之難與純門之師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葦子良氏之甲守子展子西率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室簡公元年子展當國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十五年游販如晉未出竟遭逆夷者奪之以館于邑已而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子展廢其子良而立太叔曰國卿君之貳也民之主也不可以尚請舍子明之類求亡妻者使復其

所使將氏勿怨曰無昭惡也十七年陳侯會楚子於鄭當陳遂者井堙木刊明年子展及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子展命師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陳侯使司馬桓子路以宗器陳侯免擁社使其衆男女別而繫以待於朝子展執繫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子產入數俸而出祝板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使子產獻捷于晉冬子展子產如晉拜陳之功二十二年子展卒罕虎字子皮子展之子嗣為卿於是鄭饑而未及麥民病子皮以子展之命餼國人粟戶一鍾是以得鄭國之民故罕氏常當國政為上卿宋司城子罕聞之曰鄰於善民之望也子皮外寬內明好善而能擇故於國最愛子產時國多災族其無不一有欲害子產者子皮嘗抑之子產欲行則子皮止之子皮為政事無大小聽子產而後行二十三年授子產政辭曰國小而偏族大寵多不可為也子皮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子善相之國無小小能事大國乃寬鄭介於大國自厲公已來晉楚爭盟鄭無日不受其師及子產為政慎之以禮重之以辭非義不動非信不言不苟於刑凡有所為必要其終以是諸侯多親之民靜國

安子皮之由也二十九年子皮如齊娶於子尾氏晏  
子驟見之陳桓子問其故對曰能川善人民之主也  
子皮卒子產歸自晉未至聞之哭且曰吾已矣無為  
為善矣唯夫子知我者也

公孫僑字子產子國之子簡公元年鄭人欲媚于晉  
使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公子燮鄭人皆喜于產曰小  
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  
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得  
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  
言焉將為戮矣三年盜殺子駟子國子耳子西聞盜

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  
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為門者庀群司閉府庫慎閉  
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於北  
宮子驥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盜眾盡死侯晉  
奔晉堵女父司臣尉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  
以位序聽政辟大夫諸司門子不順將誅之子產止  
之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眾怒而焚之是  
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  
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  
欲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與禍子必從

鄭公孫僑

春秋列傳三

九

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十二年子產始為  
卿十五年晉人來微朝子產辭而卻之及范宣子為  
政諸侯之幣重鄭人患之公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  
以告宣子宣子說乃輕幣十八年子展伐陳有功使  
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  
闕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  
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  
陳以備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  
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  
之我又處蔡人秦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

鄭公孫僑

春秋列傳三

十

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  
之大德蔑我大惠無我姻親介恃楚眾以馮陵我故  
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  
東門之後當陳陳者非堙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  
大姬天誘其衷啓敝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  
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  
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今  
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  
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城濮之後文公布  
命曰各復舊職命我文公我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

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犯順不祥，乃受之。」晉程鄭卒，子產始知然，明問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嘗問政，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以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簡公以入陳之功，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且子展之功也，臣不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與。

鄭公釋語

春秋列傳二

十一

之乃受三邑。十九年，楚人及秦人侵鄭，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太叔為令，正以為請。子產曰：「不獲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為國。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敝邑之域下，其可弗從。」遂行。秦人不予，更幣從子產，而後獲之。二十年，許靈公如楚，請伐鄭。楚人從之，遂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不如使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禦於勇，齋於禍，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子展說不

禦寇於是楚師入于南里，隨其城，涉於樂氏門于師之梁，縣門發獲九人，馬涉于汜而歸。二十一年，子產相公如楚。二十三年，復相公如晉。六月，如陳，蒞盟。伯有子哲之爭，人謂子產就直，助彊。子產曰：「豈為我徒國之禍難，誰知所敝，能主彊直，難乃不生。姑成吾所，乃斂伯有氏之死者而殯之，不及謀而遂行。子皮止之，眾曰：『人不我順，何止焉？』子皮曰：『夫子禮於死者，況生者乎？遂自止之。』子產入於公，與其大夫及國人盟。伯有怒鄭人之盟已也，自墓門之潰入，因馬師頡介于襄庫，以代舊北門。駟帶率國人以伐之，皆召子

鄭公釋語

春秋列傳二

十一

產。子產曰：「兄弟而及此，吾從天所與，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禭之枕之股而哭之，斂而殯。諸伯有之臣在市側者，既而葬之斗城。子駟氏欲攻子產，子皮怒曰：『禮國之幹也，殺有禮禍莫大焉。』乃止。子皮既授子產政，有事伯石子產賂之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焉往？子太叔曰：『若四國何？』子產曰：『非相遠也，而相從也。四國何尤焉？』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歸，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伯有既死，使太史

命伯石為卿辭太史退則謂命焉復命之又辭如是  
三乃受策入拜子產以是惡其為人也使次已位子  
產為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  
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豐卷將  
祭請田焉弗許曰唯君用鮮衆給而已豐卷怒退而  
徵役子產奔晉子皮止之而逐豐卷豐卷奔晉子產  
請其田里三年而復之反其田里及其入焉從政一  
年與人誦之曰取我衣冠而褚之取我田疇而伍之  
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之曰我有子弟子  
產誨之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二

鄭公孫儀

春秋列傳三

十一

十四年六月子產相公如晉晉侯以魯喪故未之見  
也子產使畫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  
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  
在寡君者何以是令史人完客所館高其閤闔厚其  
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  
客何以敝邑之為盟主繕完葺繕以待賓客若皆毀  
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句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  
於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恐索敝賦以來會  
時事逢執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  
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

為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  
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  
觀臺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概繕修司空  
以時平易道路巧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宿至句設  
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宿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  
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宿而亦  
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  
宿至如歸無寧蒞事不患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  
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  
越盜賊公行而天厲不戒實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

鄭公孫儀

春秋列傳三

十四

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  
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  
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  
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  
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  
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  
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  
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  
夕退而游焉以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  
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

善以損怨未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  
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  
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  
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惟二  
三臣子皮欲使尹何爲邑子產曰火未知可否子皮  
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  
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也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  
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  
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椽  
崩僑將厭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

鄭公孫僑

春秋列傳

十五

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有表焉其爲美錦不亦  
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  
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  
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微子  
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  
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  
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而如吾  
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  
子產是以能爲鄭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來聘且娶  
於公孫段氏子產使

子羽辭曰以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墮聽命令  
尹命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貶寡大夫圍謂圍將使  
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若野  
賜之是委君貶於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於諸卿  
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若將不得爲寡君老其  
蔑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恃實其罪  
將恃大國之安靖己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  
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墮塞  
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桃  
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嘉樂而入許之徐吾犯之妹美

鄭公孫僑

春秋列傳

十六

公孫楚聘之公孫黑又使彊委禽焉犯懼告子產子  
產曰是國無政非子之患也唯所欲與犯請於二子  
使女擇焉遂適子南子南怒既而橐甲以見子南欲  
殺之而取其妻子南知之執戈逐之及衝擊之以戈  
子南傷而歸大夫皆謀之子產曰直鈞幼賤有罪罪  
在楚也乃執子南而數之遂放之於吳六月爲游楚  
亂故公及其大夫盟于公孫段氏罕虎公孫僑公孫  
段印段游吉駟帶私盟于闔門之外實薰隧公孫黑  
彊與於盟使太史書其名且曰七子子產弗討二十  
五年晉侯有疾公使子產如晉聘且問疾晉人以實

沈臺駘為閻子產對之辯晉侯聞之曰博物君子也  
重賄之秋楚公子圍使公子黑肱伯州犁城華標鄭  
鄭人懼子產曰不害令尹將行大事而先除二子也  
禍不及鄭何患焉二十六年公孫黑將作亂欲去游  
氏而代其位傷疾作而不果駟氏與諸大夫欲殺之  
子產在郟聞之懼弗及乘遽而至使吏數之曰伯有  
之亂以大國之事而未爾討也爾有亂心無厭國不  
女堪專伐伯有而罪一也昆季爭室而罪二也薰隧  
之盟女矯君位而罪三也有死罪三何以堪之不速  
死大刑將至再拜稽首辭曰死在朝夕無助天為雲

春秋列傳 卷之二十一

子產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作凶事為凶人不  
助天其助凶人乎請以印為褚師子產曰印也才君  
將任之不才將朝夕從女女罪之不恤而又何請焉  
不速死司寇將至乃縊于周氏之衢加木焉二十七  
年公如楚子產相楚靈王享之賦吉日既享子產乃  
具田備玉以田江南之畝二十八年楚靈王求諸侯  
於晉晉人許之遂合諸侯會于申子產相鄭伯先在  
焉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若始  
得諸侯其慎禮矣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  
君其選焉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獻公合諸

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請左師  
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是年子產作丘賦國人謗  
之曰其父死於路已為蠶尾以令於國國將若何子  
寬以告子產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聞為  
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濟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詩  
曰禮義不愆何恤於人言吾不遷矣子產聘于晉晉  
侯有疾夢黃能入於寢門韓宣子送客私問焉對曰  
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于羽山  
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  
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平韓子祀夏郊晉侯有問

春秋列傳 卷之三

賜子產莒之二方鼎公孫段既死子產為豐施歸州  
田於晉韓宣子辭之子產曰古人有言曰其父析薪  
其子弗克負荷施將懼不能任其先人之祿其況能  
任大國之賜縱吾子為政而可後之人若屬有疆場  
之言敝邑獲戾而豐氏受其大討吾子取州是免敝  
邑於戾而建置豐氏也敢以為請宣子受之鄭人相  
驚以伯有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乃止晉之  
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千人至將不行不行必盡用  
之幾千人而國不亡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

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子皮盡用其幣歸謂子羽曰非知之難將在行之夫子知之矣我則不足三十  
六年簡公卒將為葬除及游氏之廟將毀焉子太叔使其除徒執用以立而無庸毀曰子產過女而問何  
不毀乃曰不忍廟也諸將毀矣既如是子產乃使  
碑之司墓之室有當道者毀之則朝而崩弗毀則日  
中而崩子太叔請毀之曰無若諸侯之賓何子產曰  
諸侯之賓能來會吾葬豈憚日中無損於賓而民不  
害何敢不為遂弗毀日中而葬定公立往朝於晉晉  
將事之子產相辭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元年

春秋公孫傳  
春秋公孫傳

晉會諸侯於平丘子產子太叔相公以會子產以帷  
幕九張行子太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  
亦如之既而尋盟晉令諸侯日中造于除癸酉退朝  
子產命外僕速張於除子太叔止之使待明日及夕  
子產聞其未張也使速往乃無所張矣及盟子產爭  
承曰昔天子班貢輕重以列列尊貢重周之制也卑  
而貢重甸服也鄭伯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貢懼弗給  
也敢以為請諸侯靖兵好以為事行理之命無月不  
至貢之無藝小國有闕所以得罪也諸侯修盟存小  
國也貢獻無極亡可待也存亡之制將在今矣自曰

中以爭至于昏晉人許之既盟子太叔登之曰諸侯  
若討其可瀆乎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  
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為晉韓宣子來聘宣子有環  
其一在鄭商宣子謁諸公子產弗與曰非官府之守  
器也寡君不知韓子賈諸賈人既成賈矣商人曰必  
告君大夫韓子請諸子產子產對曰昔我先君桓公  
與商人皆出自周庸次比耦以艾殺此地斬之遂蒿  
藿而共處之世有盟誓言以相信也曰爾無我叛我  
無疆賈毋或勾奪爾有利市實賄我勿與知恃此質  
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來辱謂敝邑疆

春秋公孫傳  
春秋公孫傳

奪商人教敝邑皆盟誓也毋乃不可乎吾子得王  
而失諸侯必不為也若大國令而共無藝鄭鄙邑也  
亦弗為也僑若獻玉不知所成敢私布之韓子辭王  
曰起不敏敢求玉以徼二罪敢辭鄭六卿饒宣子宣  
子請皆賦以見鄭志既皆賦宣子賦我將子產拜使  
五卿皆拜曰吾子靖亂敢不拜德宣子私覲於子產  
以玉與馬曰子命起舍夫玉是賜我王而免吾死矣  
敢藉手以拜秋鄭大旱使屠擊祝款豎柎有事於桑  
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執山林也而斬其  
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五年禱龜言於子產曰宋衛



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瓊等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既而四國皆大明年寃復曰鄭又將火請用王子產竟不與亦不復火語具裨竈傳中鄭之未灾也里析告子產曰將有大祥民震動國幾亡吾身狀焉弗良及也國遷其可乎子產曰雖可吾不足以定遷矣及大里析死未葬子產使與三十人遷其柩大作子產辭晉公子公孫于東門使司寇出新宮禁舊宮勿出於宮使子寬于上巡屏攝至于大宮使公孫登徙大龜使祝史徙主柩於周廟告于先君使府人庫人各儆其事商成公儆司宮出舊宮人賞諸大所不

鄭公孫

東水引傳三

五十一

及司馬司寇列居大道行火所燬城下之人伍列登城明日使野司寇各保其徵郊人助祝史除於國北懷火于玄冥回祿祈于四鄰書焚室而寬其征與之材三日哭國不市使行人告於諸侯是秋大為社祓以禳於西一作方振除火災乃簡兵大蒐將為蒐除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道北其庭小過期三日使除徒陳於道南廟北曰子產過女而命速除乃戮於而向子產朝過而怒之除者南毀子產及衝使從者止之曰毀於北方火之作也子產授兵登陴晉之邊吏來讓子產對曰若吾子之言敝邑之災君之憂

也敝邑失政天降之災又懼讒慝之間謀之以啓貪人存為敝邑不利以重君之憂幸而不亡猶可說也不幸而亡君雖憂之亦無及也鄭有他境望走在晉既事晉矣敢有二心駟偃卒子游娶於晉大夫生絲弱其父兄立其弟子瑕憎其為人且以為不順弗許亦弗止駟氏從他日絲以告其舅晉人使以幣如鄭問駟乞之立故駟氏懼駟乞欲逃子產弗遣請龜以卜亦弗予大夫謀對子產不待而對客曰鄭國不天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天昏今又喪我先大夫偃其子幼弱其一二父兄懼隊宗主私族於謀而立長

鄭公孫

東水引傳一

五十二

親寡君與其二三老曰抑天實剝亂是吾何知焉諺曰無過亂門民有亂兵猶憚過之而況敢知天之所亂今大夫將問其故抑寡君實不敢知其誰實知之平丘之會君尋舊盟曰無或失職若寡君之二三臣其即世者晉大夫而專制其位是晉之縣鄙也何國之為辭客幣而報其使晉人舍之是歲鄭大水龍闕于時門之外濟滯國人請為禱子產弗許曰我闕龍不我覲也龍闕我獨何覲焉禳之則彼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八年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

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和而  
配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為政不忌  
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於萑符之澤太叔悔之曰吾  
早從夫子不及此與徒兵以攻萑符之盜盡殺之盜  
乃少止子產為政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  
太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為而辯於其大  
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謀能謀  
諒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  
乃問四國之為於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謀乘以  
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  
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鄭公稱德

春秋列傳三

二十三

字太叔游吉公子偃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簡公二  
十一年公使游吉如楚及漢楚人遷之曰宋之盟君  
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吾將使驛奔問  
於晉而以告子太叔曰宋之盟將利小國而亦使安  
定其社稷鎮撫其民人以禮承天之休此君之憲令  
而小國之望也寡君是故使吉奉其皮幣以歲之不  
易聘於下執事今執事有命曰女何與政今之有必  
使而君棄而封守跋涉山川蒙犯霜露以逞君心小  
國將君是望敢不惟命是聽其毋乃非盟載之言以

鄭子太叔

春秋列傳三

十四

闕君德而執事不利焉小國是懼不然其何勞之  
敢憚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  
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得父乎易曰迷復凶  
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  
迷復能無凶乎君其往也送葬而歸以快楚心楚不  
幾十年未能恤諸侯也吾乃休吾民矣是秋遂如晉  
告將朝于楚及冬楚子卒晉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  
以城杞子太叔往見衛太叔文之與之語文子曰甚  
乎其城杞也子太叔曰若之何哉晉國不恤宗周之  
闕而夏肆是屏其棄諸姬亦可知也已諸姬是棄其  
誰歸之吉也聞之棄同即異是謂離德詩曰協比其  
鄰婚姻孔云晉不鄰矣其誰歸之子產治游楚之罪  
成放之於吳將行子產咨於太叔太叔曰吉不能亢  
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  
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  
故也吉君獲戾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七年太  
叔如晉送少姜之葬梁丙與張趯見之梁丙曰甚矣  
哉子之為此來也子太叔曰將得已乎昔文襄之霸  
也其務不煩諸侯今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  
而會不協而盟君薨大夫弔弔其葬事夫人士弔大

夫送葬足以昭禮命事諱闕而已無加命矣今嬖寵之喪不敢擇位而數於守適唯懼獲戾豈敢憚煩少姜有寵而死齊必繼室今茲吾又將來賀張趯曰善哉吾得聞此數也然自今子其無事矣譬如火馬火中寒暑乃退此其極也能無退乎晉將失諸侯諸侯求煩不獲二大夫退子太叔告人曰張趯有知其猶在君子之後乎定公八年子產卒太叔為政後五年諸侯以王室故會于黃父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

鄭子太叔

未本列傳三

子六

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為刑罰威儀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于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

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故先王尚之故人之自能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獻公二年晉頃公之喪公使游吉弔且送葬魏獻子使士景伯詰之曰悼公之喪子西弔子矯送葬今吾子無貳何故對曰諸侯所以歸晉君禮也禮也者小事大字小之謂事大在共其時

鄭子太叔

未本列傳三

子六

命字小在恤其所無以敝邑居大國之間共其職貢與其備禦不虞之患豈忘共命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唯嘉好聘享三軍之事於是乎使卿晉之喪事敝邑之閒先君有所助執紼矣若其不閒雖士大夫有所不獲數矣大國之惠亦慶其加而不討其乏明底其情取備而已以為禮也靈王之喪我先君簡公在楚我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今大夫曰女盍從舊舊有豐有省不知所從從其豐則寡君幼弱是以不共從其省則吉在此矣唯大國圖之晉人不能詰八年諸侯盟

子召陵子太叔還未至而卒晉趙簡子為之臨甚哀  
曰黃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亂無恃  
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怒無謀非德無犯非  
義鞅敢忘之

燭之武鄭大夫也文公三十六年晉文公為公子過  
鄭公不禮焉明年晉文公立後六年晉文公及秦圍  
鄭討其無禮且貳於楚也晉軍函陵秦軍汜南佚之  
狐言於公曰國危矣若使燭之武見秦君師必退公  
從之辭曰臣之壯也猶不如人今老矣無能為也已  
公曰吾不能早用子今急而求子是寡人之過也然

鄭燭之武

春秋列傳三

二十七

鄭亡子亦有不利焉許之夜縋而出見秦伯曰秦晉  
圍鄭鄭既知亡矣若亡鄭而有益於君敢以煩執事  
越國以鄙遠若知其難也馬用亡鄭以陪隣隣之厚  
君之薄也若舍鄭以為東道主行李之往來共其困  
乏君亦無所害且君嘗為晉君賜矣許君焦瑕朝濟  
而夕設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晉何厭之有既東封鄭  
又欲肆其西封若不闕秦將焉用之闕秦以利晉唯  
君圖之秦伯說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揚孫戍之乃  
還子犯請擊之公不聽乃逐  
公孫揮字子羽鄭行人也簡公十七年聘於晉二十

年鄭伯賞入陳之功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  
子產讓功子展而辭其賞公固與之乃受三邑子羽  
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禮二十二年楚康王卒  
子羽會葬與諸侯之大夫皆送于墓楚郊教即位王  
子圖為令尹子羽曰是謂不宜必代之曰呂松栢之下  
其草不殖未幾圖果弑郊教而自立焉二十四年衛  
侯如楚過鄭北宮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  
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文子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  
數世之福也擇能知四國之為而辯于其大夫之族  
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鄭國將有諸侯之

鄭公孫揮

春秋列傳三

二十七

事子產乃問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之以適  
野使諶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太叔  
以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二十五年楚公  
子圖聘於鄭且娶於公孫段氏伍舉為介將入館鄭  
人惡之使子羽與之言乃館於外既聘將以衆逆婦  
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敝邑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  
單聽命令尹命大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圖  
謂圖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布几筵告於社共之廟  
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於草芥也是寡大夫不得  
列於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圍索其先君將不得為

寡君老其戾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罪  
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  
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  
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故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  
豐氏之桃伍舉知有備請垂繫而入許之正月乙未  
楚公子圍及晉趙孟諸國之大夫盟于虢公子圍設  
服離衛衛叔孫穆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  
二執戈者前矣蔡子家曰蒲宮有前不亦可乎伯州  
犁曰此行也辭而後之寡君子羽曰假不反矣伯州  
犁曰子姑憂之哲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壁猶在假  
而不反子其無憂乎齊國子曰吾代子恐矣陳公  
子招曰不憂何成二子祭矣衛齊子曰苟或知之雖  
憂何害宋合左師曰大國令小國共吾知共而已樂  
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善矣吾從之既退子羽語子皮  
曰叔孫絞而婉宋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  
之家持之皆保世之上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  
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維憂弗害大夫及而憂與  
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必及之太  
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三大夫北憂憂能無乎  
言以知物其是之謂也

鄭公孫穆

春秋左傳卷三

二九

穎考叔穎谷封人初莊公之毋武姜生公及叔段姜  
氏以寤生惡公故獨愛段常欲立之及段將襲鄭公  
伐之于鄆段奔共公遂實姜氏於城穎而誓之曰不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考叔聞之或有獻於公  
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  
之食矣獨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毋遺繫  
我獨無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  
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  
從之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  
外其樂也洩洩遂為母子如初考叔之力也三十二  
年公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閱與考叔爭  
車考叔挾輶以走子都拔棘以逐之及大逵弗及庚  
辰傳於許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弧以先登子都自下  
射之顛鄭伯使卒出殺行出大鷄以詛射考叔者  
附  
禪竈者鄭大夫也鄭簡公二十一年秋八月禪竈曰  
今茲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  
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  
子昭卒二十四年秋鄭人殺其大夫伯有先是十二  
年公孫黃卒將葬公孫揮與竈晨會事焉過伯有氏

鄭穎考叔

春秋左傳卷三

三

其門上生莠子羽曰其莠猶在乎於是歲在降婁降  
婁中而旦禪竈指之曰猶可以終歲歲不及此次也  
已及其亡也歲在蠲訾之口其明年乃及降婁至是  
伯有死如其期焉二十三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  
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子產問其故對曰陳  
水屬也大水妃也而楚所相也今火出而人陳逐楚  
而建陳也妃以丑成故曰五年歲五及鶉火而後陳  
卒亡楚克有之天之道也故曰五十二年三十四年  
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言於子產曰七月戊子晉君  
將死今茲歲在顛頊之虛姜氏任氏實守其地居其

鄭神龜  
春秋列傳三  
三十一

維首而有妖星焉告邑姜也邑姜晉之妣也天以七  
紀戊子逞公以登星斯於是乎出吾是以譏之後七  
月戊子晉侯彫卒鄭定公五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  
及漢竈言於子產曰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壻  
竿王瓚鄭必不火子產弗與明年五月壬午宋衛陳  
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產  
不可子大叔曰實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  
亡子何愛焉子產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  
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惑乎遂不與亦不復火

衛

石碯衛大夫也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  
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蚤死其姊戴  
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  
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諫曰臣聞愛子教  
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  
寵祿過也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眄者鮮矣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  
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  
順也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

春秋列傳三  
三十二

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  
桓公立乃老州吁卒弑桓公自立為君既而未能和  
其民厚問定君於其父碯曰王觀為可曰何以得觀  
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多睦若朝陳使請必可  
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碯使告于陳曰衛國禍小老  
夫耄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陳  
人執之而請蒞於衛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  
石碯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碯純  
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石碯子衛大夫石駘仲子也衛惠公之十年宋南宮

萬弒其君閔公山 其黨猛獲奔衛宋人使請猛

獲於衛群臣欲勿 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

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喪一國與惡

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勿駘仲卒無適子有庶子

六人卜所以為後者曰沐浴佩玉則兆五人者皆沐

浴佩玉石祁子曰孰有執親之喪而沐浴佩玉者乎

不沐沐浴佩玉石祁子死故衛人以龜為有知也

孔在叔達衛大夫成公五年晉文公伐衛公出奔孔

達從之既復使為政七年諸侯朝晉成公不朝使孔

達侵鄭伐縣訾及匡十年晉合諸侯伐衛圍戚取之

衛石祁子 孔達 春秋列傳三 三十三

獲孫昭子成公使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

故孫達帥師伐晉陳侯為衛請成于晉晉人不許乃

執孔達以說之後二年晉人歸孔達于衛以為衛之

良也故免之穆公三年從晉宋曹同盟于清丘曰恤

病討貳既而陳貳於楚故宋師伐陳孔達救之曰先

君有約言焉若大國討我則死之明年晉以衛之救

陳討焉使人弗去曰罪無所歸將加而師孔達曰苟

利社稷請以我說罪我之由我則為政而凡大國之

討將以誰任我則死之縊而死衛人以說于晉而免

然以其成勞也復室其子使復其位

孔惺在叔之後文子圍之子也事衛侯輒為卿輒父

輒賁不得立居于戚蒯賁之姊伯姬孔惺之母也伯

姬潛入蒯賁于孔氏逼其子與之盟故孔惺出輒而

立蒯賁是為莊公莊公既立而德之乃錫孔惺於鼎

公曰叔舅子女銘若纂乃考服惺再拜稽首曰對揚

以辟之勤大命施于烝彝鼎明年莊公逐孔惺孔惺

出奔宋

孫桓子良夫衛大夫穆公十一年及石稷等侵齊與

齊師遇石子欲還桓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

還將謂君何若知不能則如勿出今既遇矣不如戰

衛石惺 孫良夫 春秋列傳三 三十四

也戰于新蔡衛師不利石子曰師敗矣子不須眾

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知也墮

子辱矣子以眾退我此乃止且告車來甚眾齊師乃

止次于鞠居新蔡人仲叔于奚救桓子桓子是以免

既衛人賞之以邑辭請曲縣繁縵以朝許之仲尼聞

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君

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

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

也政亡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桓子還於新蔡不入

遂如晉乞師以卻獻子之有宿憾於齊也主於卻獻

晉侯許之乃從獻子敗齊師于鞏定公元年又從  
 獻子伐齊谷如厲谷如濟是歲冬衛使孫良夫聘魯  
 且尋盟時晉荀庚亦聘魯尋盟馬魚曰次國之上  
 卿當大國之中卿衛在晉不得為次馬晉司夏盟其  
 將先之遂先盟晉桓子受盟而還四年從晉伯宗伐  
 宋討辭會也桓子卒子林父嗣  
 齊莊子速穆仲靜之子也為衛之正卿莊子始事懿  
 公懿公無道不愛士而好鶴鶴有斐軒者狄人伐衛  
 公將戰國人受甲者曰使鶴鶴有斐軒者位余馬能戰  
 公與石祁子秋寧莊子失其車以此贊國擇利而  
 衛齊速  
 季春列傳三  
 三十五  
 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十季孔御戎子伯為右  
 黃夷前驅孔嬰齊殿及狄人戰于焚澤衛師敗績懿  
 公死遂滅衛狄人囚史墨而殺之孔遂衛人二  
 人曰我太史也實掌其公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  
 至則告石祁子寧莊子曰不可得也大夫夜與國  
 人出狄入衛遂從之又敗諸河莊子以君死國散故  
 立戴公申以廬于曹戴公立十數日而薨復立戴公  
 之弟熒是為文公文公遷于楚丘十八年邢人及狄  
 人伐衛圍苑圃文公以國讓其父兄子弟及朝衆曰  
 苟能治之燬請從焉衆不可而後師于囂夏秋師遂

邢人猶留距衛衛人以為憾明年秋文公將伐邢以  
 報苑圃之役於是衛大旱上有事於山川不吉寧莊  
 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  
 其或者欲使衛計邢乎從之師與而雨二十三年晉  
 公子重耳自齊過衛時文公以邢狄之虞不能禮焉  
 寧莊子言於公曰夫禮國之紀也親民之結也善德  
 之建也國無紀不可以終民無結不可以固德無建  
 不可以立此三者君之所慎也今君棄之無乃不可  
 乎晉公子善人也晉衛親也若不禮焉棄三德矣臣  
 故云君其圖之康叔文之昭也唐叔武之穆也周之  
 衛齊速  
 季春列傳三  
 三十六  
 大功在武天祚將在武族荀姬夫絕周室而俾守天  
 聚者必武族也武族惟晉實昌晉胤公子實德晉仍  
 無道天祚有德晉之守祀必公子也若復而修其德  
 鎮撫其民心獲諸侯以討無禮君弗蚤圖衛其在討  
 小人是懼敢不盡心公弗聽二十四年公子重耳反  
 國是為晉文公文公立修霸業以求諸侯明年衛文  
 公卒子成公立晉人未能釋憾於衛而成公復貳於  
 楚故晉師討焉衛人欲求說於晉出成公成公出奔  
 楚遂適陳國幾亡卒如莊子之言莊子卒子武子俞



此宮文子作北宮懿子括之孫也懿子生遺遺生文子襄公二年文子相公如楚過鄭印段廷勞于裴林如聘禮而以勞辭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文子言於公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云誰能執執逝不以濯禮之於政如執之有濯也濯以執執何患之有及楚見令尹圖之威儀言於公曰令尹似君矣將有他志雖獲其志不能終也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令尹其將不免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

北宮文子

春秋傳卷三

三七

在民上不可以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今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小大皆有威儀也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則而象之也紂囚文王七年諸

侯皆從之因紂於是乎懼而歸之可謂愛之矣文王伐崇再駕而降為臣蠻夷率服可謂畏之矣文王之功天下誦而歌舞之可謂則之矣文王之行至今為法可謂象之有威儀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遂瑗字伯玉衛大夫獻公十三年孫林父以大師歌詩故懼離禍將謀出之入見伯玉曰君之暴虐于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伯玉對曰君制其

衛遂瑗

春秋傳卷三

三十八

國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俞子遂從近聞出既而復之三十年甯喜以父命欲納獻公告伯玉伯玉曰瑗不得聞君之出敢問其入又從近聞出三十三年吳季札適衛見瑗與語說之曰衛多君子未有也靈公立嘗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至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為誰夫人曰此遂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信節不為冥冥慎行遂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開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遂伯玉是時

伯玉賢行半於國公亦知之以嬖於彌子瑕故而不能  
能用史黼亟言於公公不聽黼將死命其子曰吾在  
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是吾生不能正若死無  
以成禮我死汝置尸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公往  
吊怪而問焉其子以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  
也於是命殯之客位乃退彌子瑕而用伯玉他日伯  
玉與公叔文子升瑕丘文子曰樂哉斯丘也死則我  
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瑋請前伯玉嘗使楚逢  
公子皙於濮上伯玉為軼車子皙曰吾聞上士託色  
其次託辭其下託財三者固可得而託耶伯玉曰謹

衛道錄

卷之三

十一

受命既致使王因與問上伯玉曰楚多士而不能用  
王曰何也伯玉曰子胥生於楚逃之吳吳受而相之  
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是吳善用之也黃生於楚走  
之晉其治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開  
國無盜賊是晉善用之今臣之來逢子皙於濮上又  
將行矣於是楚王追子皙而還之伯玉為行慎德老  
而不倦孔子於當時所與善者於齊則晏嬰於鄭則  
子產於衛則伯玉數人稱也賢可知矣其言曰君子  
之人達故觀其需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  
之知故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則記禮者深有取焉

審武子俞審莊子子也晉文公為公子出亡也曹衛  
皆不禮焉既而得國將伐曹假道於衛衛成公弗許  
晉師自河南濟侵曹遂伐衛已而晉及齊盟于欽孟  
成公乃請盟晉人拒之公欲與楚國人不欲出其君  
以說于晉公出居于襄牛審武子從大夫元咺奉公  
弟武叔以攝位或訴元咺於公曰立武叔矣其子角  
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晉人以武  
叔故復公審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  
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  
也不有居者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行牧園不協之

衛道錄

卷之三

十一

故用昭乞盟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已往既盟  
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淪此盟以相  
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公先期入審武子先長祥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  
入公子歛大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而  
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歛  
犬走出公使殺之元咺以武叔之死也出奔晉以訟  
於衛審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大士公不勝  
晉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審俞忠而免之執公歸于京  
師實諸深室審武子職納橐餽馬元咺歸于衛立公

子瑕曰侯使醫行醜公武子化其醜使薄其醜不死魯侯為之請納王於王與晉侯皆十穀王乃釋公公使賂周欽治厯曰苟能納我吾使爾為卿周治殺元咺子適子儀公復歸于衛公再出而不失國皆武子之功也明年秋圖衛衛遷于帝丘下曰三百年衛成公夢康叔曰相奪于享公命祀相寧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祀鄩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不可以間成王周公之命祀請改祀命從之十二年公使寧武子聘于魯魯侯與之宴為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

衛寧武子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四十一

為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乎王賜之彤弓一彤矢百茲弓矢千以覺報宴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魯人服之武子之子曰相相之子曰殖史鮪字子魚亦曰祝佗靈公二十九年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將會子行敬子言於公曰會同難噴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子魚辭曰臣展四體以率舊職猶懼不給而煩刑書若又共二微大罪也且夫祝社稷之常練也社稷不

動祝不出竟官之制也君以軍行被社稷鼓祝奉以從於是乎出竟若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公曰行也及臯鼫晉將長蔡於衛衛侯使祝佗私於襄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聞蔡將先衛信乎襄弘曰信蔡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為睦分魯公以大賂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氏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醜類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是

衛文公

春秋左傳卷三十一

四十二

使之職事于魯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備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皞之虛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績茂旃旌大呂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取於有閭之土以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鞶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康一作誥誥而封於夏虛啓以夏政疆以戎索三一作有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分物

不務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唯不尚年也  
晉蔡啓商恭間王室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以  
軍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  
爲己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王曰胡無  
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  
毋弟八人周公爲太宰康叔爲司寇聃季爲司空五  
叔無官豈尚年哉曹文之恥也晉武之穆也曹爲伯  
句非尚年也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爲踐土  
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  
王若曰晉重魯申衛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晉

衛侯於盟  
春秋列傳五  
四三

期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武之略而不正  
其德將如之何義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  
衛侯於盟  
孫文子林父桓子子也林父嗣爲卿爲定公所惡四  
年林父出奔晉十二年公如晉晉侯欲以林父見公  
不可既歸晉侯使卻驪送林父而見之公欲辭定姜  
曰不可是先君宗卿之嗣也大國又以爲請不許將  
亡雖惡之不猶愈於亡乎君其忍之安民而宥宗卿  
不亦可乎公見而復之公薨孔成子竊惠子以公命  
殺敬姒之子衞是爲獻公定姜見其不哀也欲廢之

既以爲言大夫皆懼孫文子自是不敢舍其重器於  
衛盡宣諸戚而其善晉大夫十一年文子昉於晉且  
尋桓子之盟公登亦登文子有辭亦無悛容魯人以  
是知其必亡也十八年公戒孫文子竊惠子食皆服  
而朝日盱不召而射鴻於面二子從之不釋皮冠而  
與之言二子怒孫文子如成其子孫蒯入使公飲之  
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章大師辭師曹請爲之初公  
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韓鞭之公怒鞭師曹故師  
曹欲歌之以怒孫子而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蒯懼  
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祭於成而全

衛孫文子  
春秋列傳五  
四四

見謙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  
將若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知愈  
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蟠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  
丘官孫子皆殺之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  
之公出奔齊於是立公孫剽是爲殤公林父與寡喜  
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殤公十二年寡喜納獻公伐孫  
氏林父敗遂弑殤公以獻如晉衛人侵戚東鄙林父  
愬于晉晉成茅氏殖綽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孫蒯  
追之弗敢擊林父曰厲之不如遂從衛師敗之圍獲  
殖綽復愬于晉晉趙武會諸侯于澶淵以討衛驅戚

國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於是獻公會之晉人以林父故執寧喜比宮遺公如晉晉人亦執公囚之於士弱氏齊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為盟主而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以告晉侯乃許歸公初孫蒯田于曹隨飲馬于重丘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曰親逐而君爾父為厲是之不憂而何以田為於是孫蒯代曹取重丘

寧悼子喜惠子殖之子也定公末年晉卻擘來聘公享之惠子相苦成叔傲惠子曰卻擘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觶旨酒

衛靈公

春秋列傳二十

四三

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禍之道也已而果然公有疾使惠子與孔成子立敬妙之子衍以為太子公薨子衍立是為獻公獻公不禮於孫文子寧惠子二子怒共謀出之公奔于齊惠子與孫氏立公孫剽相之以聽命於諸侯既而悔之將死召悼子曰吾得罪於君名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寧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若能掩之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食矣悼子許諾惠子卒悼子立獻公聞是言也使與悼子言悼子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公使子鮮為復辭敬妙曰彊命之對曰君無信臣

懼不免敬妙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子鮮不獲命於敬妙以公命與寧喜言曰苟反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悼子告遂伯王伯王曰愛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宰殺右宰殺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殺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及以君掩恤在外十一年矣而無憂也亦無實言猶夫入也若不已死無口矣悼子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帥於齊孫襄居守寧喜右宰殺伐孫氏不克伯國

衛靈公

春秋列傳三十

四六

傷悼子出舍於郊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召悼子悼子復攻孫氏克之遂殺殤公及太子伯而納獻公獻公既復而寧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公曰微寧子不及此吾與之言夫事未可知祗成惡名也對曰臣殺之君勿與知乃與公孫無地公孫臣謀便攻寧氏弗克皆死公曰臣也無罪父子死余矣於是免餘復攻寧氏殺寧喜及右宰殺尸諸朝鮮名縛衛獻公毋弟也獻公十八年公出奔齊子鮮從魯襄公使厚成叔弔於衛歸復命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外弟鮮以出成撫其內成嘗

其外能無歸乎滅紇如齊咭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展子鮮聞之見滅紇與之言道滅孫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挽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三十年衛侯衍復歸于衛使子鮮為復辭敬妣強命之對曰君無信臣懼不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喜言復國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右宰穀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天下誰畜之喜

衛子鮮

春秋列傳三

四十七

曰吾受命於先人不可以貳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於夷儀反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而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若不巳死無日矣喜曰子鮮在穀曰子鮮在何益多而能亡於我何為悼子曰雖然弗可以巳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再攻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太子角甲午衛侯入三十一年甯喜專公患之公孫免餘請殺之夏免餘攻甯氏殺甯喜及右宰穀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鱗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上使者

而盟於河託於宋門不向衛國而坐宋門大夫勸之往不可曰仕而廢其事罪也從之昭吾所以出也將誰愬乎吾不可以立于人之朝矣終身不仕公喪之如稅服終身

春秋列傳三

四十七

春秋列傳卷之三

春秋列傳四

大庾劉節介夫重編

宋

公子目夷字子魚襄公庶兄也初桓公有疾襄公為太子固請曰目夷長且仁君其立之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桓公薨襄公即位使子魚為司馬齊桓公薨襄公將求諸侯十年春執滕子嬰齊夏盟曹人邾人于曹南鄆子會盟于邾公使邾人執鄆子用之于次睢之杜欲以屬東夷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

宋公子目夷

春秋列傳四

不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曹南之會也曹人不修地主之禮秋公圍曹子魚諫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盍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可也公弗聽十二年公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子魚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亡乎幸而

後敗秋諸侯會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公以伐宋冬會諸侯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十三年鄭伯如楚公伐鄆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秋楚人伐宋以救鄆冬十一月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子魚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

宋公子目夷

春秋列傳四

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苟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僂可也子魚卒子友嗣文公七年為左師向戌公族也事平公為左師食邑於合左師晉荀偃士刳以宋事晉厚而向戌有賢行請伐偃陽而封焉既滅偃陽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辭臣安矣其何祝如之若

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與宋公十五年向戌侵鄭大獲十八年聘于魯見孟獻子尤其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二十年華閱卒華臣弔畢比之室使賊殺其幸華吳賊六人以鉞殺諸廬門合左師之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畢比私有討於吳遂幽其妻曰界余而大壁公聞之曰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左師曰臣也亦知也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門必騁初內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

宋向戌

春秋列傳四

三

入名之曰棄長而美平公入夕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而視之尤姬納諸御嬖生佐惡而姚太子產美而狠合左師畏而惡之寺人惠牆伊戾為太子內師而無寵二十九年楚客聘于魯過宋太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及乎對曰小人之事君子也惡之不致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敢有二心乎從有共其外莫共其內臣請往也遣之至則飲用牲加書徵之而馳告公曰太子將為亂既與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太

太子曰惟佐也能免我召而使請曰日中不來者知死矣左師聞之駭而語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太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烹伊戾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白君之妾棄使其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向戌善於晉趙文子又善於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使告諸晉楚齊秦皆許之三年遂會諸侯為盟已而請黃公與之邑子罕有辭左師辭之楚靈王之合諸侯也以侈示之椒舉諫之

宋向戌

春秋列傳四

四

不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復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樂喜字子罕戴公之子公子行之後也平公五年華羽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如相諂也子蕩怒以弓括華弱于朝公見之曰司武而以于朝難以勝矣遂逐之子罕時為司城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子罕善之如初十二年災出罕喜為政使伯氏司里災所未至撤小屋塗大屋陳之備具綆缶備水器量



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文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  
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尤  
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樂端尤刑器亦如之使皇  
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尤武守使西鉏  
尤守府令司官巷伯傲宮二師令四卿正敬享祝宗  
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初鄭衛氏司氏之  
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有子產之故十八年  
賂宋以馬四十乘與師棐師慧三月公孫黑為質焉  
子罕以堵女父尉翽司齊與之良司臣而逸之託諸  
季武子武子寘諸下鄭人醢之三人也師慧過朝將

宋書

宋書

五

私馬相曰朝也慧曰無人馬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慧  
曰必無人馬若猶有人豈其以千乘之相易淫樂之  
勝必無人馬故也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宋人或得  
玉獻諸子罕子罕弗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  
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不貪為寶爾以玉為  
寶若以與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積首而告曰  
小人懷璧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也子罕真諸其  
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皇國父為大  
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牧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  
許築者詎曰澤門之哲實興我後邑中之黔實慰我

心子罕聞之親執扑以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曰吾  
儕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濕寒暑今吾君為一臺而  
不速成何以為後諷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曰宋國  
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及向戌之議偃兵也既  
會諸侯歸而請賞曰請免死之邑公與之邑六十以  
示子罕子罕曰凡諸侯小國晉楚所以兵威之畏而  
後上下慈和慈和而後能安靖其國家以事大國所  
以存也無威則驕驕則亂生亂生必滅所以亡也天  
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  
所以成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廢興

宋書

宋書

六

存亡昏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子求去之不亦誣乎  
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縱無大討而又求賞無厭  
之甚也削而投之左師辭邑向氏欲攻之左師曰我  
將亡夫子存我德莫大焉又可攻乎晉人欲伐宋使  
人覘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入而哭之哀覘宋者反  
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哭之哀而民說殆  
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凡民有喪匍匐  
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華元戴公之後也戴公子考父食采於華因氏焉世  
為宋卿文公四年鄭伐宋使華元與樂呂禦之戰于

棘將戰華元殺羊食士其御羊斟不與及戰曰噉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政與入鄭師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誠百人宋人以車百乘文馬百駟贖華元于鄭半入華元逃歸立于門外告而入見羊斟曰子之馬然也對曰非馬也其人也言畢奔于魯宋城華元為栢巡功城者謳曰睥其目瞞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華元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華元曰去之夫其口衆我寡時服其有容十六年楚子使申舟

宋華元

春秋列傳

七

聘于齊曰無假道於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初楚子將伐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失及文之無畏為左司馬命夙駕戰燧公遺命無畏扶其僕以徇至是以惡宋之故見犀而行曰鄭昭宋聾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則伐之遂行及宋公使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亡也殺其使必伐我我亦亡也亡也乃殺之楚子聞之闚宋踰年不下楚師將去

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無畏知死不敢廢王命至棄言焉王不能答用申叔時之謀築室反耕公懼侵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而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敵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告于王退三十里與之平而歸三十二年文公卒厚葬用廢炭益車馬始用殉重器備椁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不能治煩去惑君生縱其欲死又益其侈是棄君於惡也共公八年晉使糴茂如楚楚許晉成華元善於楚令尹子重又善於晉樂武子聞晉楚之

宋華元

春秋列傳

八

相通也如楚遂如晉以合晉楚之成十年晉士燮楚公子罷許偃盟于西門之外華元故也共公卒平公即位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為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公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二華戴族也司城莊族也六官皆桓族也魚石將止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不反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成在桓氏雖亡必偏魚石自止華元于河正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帥帥國人攻蕩氏殺

平山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  
使止之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魚府曰  
卒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  
我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唯  
濫閉門登陴美左師二司寇一宰遂出奔楚華元使  
向戌為左師老佐為司馬樂禽為司寇以靖國人子  
閱為右師

華費遂事元公為大司馬費遂之子曰貍多僚登貍  
為少司馬多僚為御士元公無信多私而惡華向華  
定華亥與向寧謀曰亡命於死先諸乃誘群公子殺

之公如華氏請焉弗許遂劫之取大子樂與母弟辰  
公子地以為質公亦取華亥之子無感向寧之子羅  
華定之子啓與華氏盟以為質於是公黨公子城公  
孫忌樂舍司馬彊向且向鄭楚建郈申出奔鄭其徒  
與華氏戰於鬼閭敗子城子城適晉華亥欲歸公子  
向寧不可公請於華費遂將攻華氏對曰臣不敢愛  
死無乃求去憂而益長乎巨是以懼敢不聽命公曰  
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誦也費遂從之冬十月公殺  
華向之質而攻之華向奔陳華登奔吳華亥使華經  
歸太子既入華經將自門行公遽見之執其手曰余

宋華費遂

春秋列傳

九

宋華費遂

春秋列傳

十

知而無罪也入復其所二十一年多僚與貍相惡乃  
諧於公曰貍將納亡人亟言之公曰司馬以吾故亡  
其良子死亡有命吾不可以再亡之對曰君若愛司  
馬則如亡死知可逃何遠之有公懼使侍人召司馬  
之侍人宜僚飲之酒而使告司馬司馬歎曰必多僚  
也吾有讒子而弗能殺吾又不死抑君有命可若何  
乃與公謀逐華貍將使臣孟諸而遣之公飲之酒厚  
酬之賜及從者司馬亦如之張句尤之曰必有故使  
子皮承宜僚以劍而訊之宜僚盡以告張句欲殺多  
僚子皮曰司馬老矣登之謂甚吾又重之不如亡也

子皮將見司馬而行則遇多僚劫司馬而朝張句不  
勝其怒遂與子皮曰任鄭翩殺多僚劫司馬以叛而  
召亡人於是華向入樂大心豐衍華經禦諸橫華氏  
居廬門以南里叛宋城舊鄆及桑林之門而守之華  
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戍宋敗吳師于鴻口獲  
其二帥公子苦錐偃州自華登帥其餘以敗宋師公  
欲出厨人濮曰吾小人可藉死而不能送亡君請待  
之乃徇曰楊徵者公徒也眾從之公自楊門見之下  
而巡之曰國亡君死二三子之耻也豈專孤之罪也  
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

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厨人濮以裳  
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翟僕  
新居于新里既戰說甲于公而歸華姓居于公里亦  
如之公于城以晉師至曹翰明會晉荀吳齊苑何忌  
衛公子朝救宋與華氏戰于楮丘鄭翮願為鶴其御  
願為鶴子楮御公子城莊董為右于擘御呂封人華  
豹張句為右相遇城射豹殪大敗華氏圍諸南里華  
亥搏膺而呼見華驅曰吾為樂氏矣驅曰子無我廷  
不幸而後亡使華登如楚乞師華驅以車十五乘徒  
七十人犯師而出食於睢上哭而送之乃復入楚子

宋華登逃  
宋未利作甲

以遠越帥師逆華氏諸侯之成謀曰若華氏知因而  
致死楚耻無功而疾戰非吾利也不如出之以為楚  
功其亦無能為也已救宋而除其害又何求乃固請  
出之宋人從之於是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

楚

孔父嘉微子之後宋襄公四世孫正考父之子也以  
親盡別為公族姓孔氏一曰孔父者生時所賜號云  
初宣公病舍太子與夷將立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  
死弟及天下之通義也宣公卒和立是為穆公孔父  
為大司馬九年穆公病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

會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  
曾領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群臣願奉馮也公曰  
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  
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  
子馮出居於鄭穆公卒於是殤公即位九年華督見  
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豔督利孔父妻  
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戰民  
苦不堪言孔父為之我且殺孔父以寧民十年春華  
督殺孔父殺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懼遂弑殤公迎

宋孔父嘉

春秋列傳四

初

公子馮于鄭立之子叔防遂奔魯  
沈牧宋大夫昭公九年使宋萬帥師與魯莊公戰于  
蕭萬獲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  
而反為大夫於宋閔公與之博婦人皆在側宋萬曰  
甚矣魯侯之叔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  
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  
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博閔公絕其脰仇牧聞君  
弑趨而至遇之于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撥仇牧碎其  
首齒著乎門闔君子曰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樂大心宋戴公族公子衎之後也事元公為右師居

桐門故曰桐門右師元公十一年華向劫司馬以叛  
失心與豐德華御諸橫十二年華向奔楚公使大  
心為右師代華多以靖國人十五年春魯叔孫婁來  
聘右師見之語卑大夫而賤司城氏昭子告其人曰  
忘師其亡乎君子書其身而後能及人是有禮乎無  
夫子卑其大夫而賤其宗是賤其身也能有禮乎無  
禮必亡夏諸侯之大夫會於蕭父謀王室也趙簡子  
命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成人樂大心曰我不輸粟  
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哥士伯曰自踐土以來宋  
何役之不會而何盟之不同曰同恤王室子焉得辟

宋恭公

宋恭公

十三

之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  
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  
命以使之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景公十三  
年樂祁以公命聘于晉未致使而飲於綿上晉人執  
之既而歸之而卒於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如止其  
尸以求成九年公乃使樂大心盟於晉且逆樂祁之  
尸辭僂有疾乃使向巢如晉盟且逆子梁之尸子明  
謂右師曰吾猶衰絰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  
此故也既而大心告人曰已衰絰而生子余何故舍  
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不利戴氏不肯適

晉將作亂也不然無疵公乃逐右師十年大心出  
曹十一年公弟辰及仲佗石疆公子地自陳入蕭以  
叛樂大心從之遂大為宋患

魚石宋大夫共公卒於是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  
蕩澤為司馬華喜為司徒公孫師為司城向為人為  
大司寇鱗朱為少師寇向帶為大宰魚府為少宰蕩  
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司君臣之訓而不能  
正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魚石將止  
華元魚府曰右師反必討是無桓氏也魚石曰右師  
苟獲反雖許之討必不敢且多大功國人與之反

宋恭公

春秋列傳四

十四

懼桓氏之無祀於宋也右師討猶有戍在桓氏雖二  
必偏魚石遂自止華元於河上華元請討魚石許之  
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子山魚石遂  
及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出舍于睢上華元使止之  
不可冬十月華元自止之又不可華元反魚府曰今  
不從不得入矣右師視速而言疾有異志焉若不我  
納今將馳矣登丘而望之則馳騁而從之則決唯遂  
開門登陴矣左師二司寇二宰遂出奔楚平公三年  
楚子辛鄭皇及侵城郢取幽丘同伐彭城納魚石向  
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以三百乘之而還長弟書曰

宋魚石復入於彭城復入者已絕而復入惡之甚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信哉

樂祁犁宋大夫字子梁戴公之子公行之後也元公十二年華向之敗自南里出奔楚祁犁與樂大夫與有勞焉既定公乃使祁犁為司城以靖國人十五年魯使叔孫昭子來聘公宴之飲酒樂且使昭子右坐既而語相泣也祁犁佐之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冤鬼冤鬼去之何以能久季公若之姊為小邾夫人生宋元夫人生子以妻季平子昭子如宋

樂祁犁

春秋列傳

十五

聘且逆之公若從謂曹氏勿與魯將逐之曹氏告公告祁犁祁犁曰與之如是魯君必出政在季氏三世矣魯君喪政四公矣無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國君是以鎮撫其民詩云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靖以待命猶可動必憂景公二年王室有子朝之亂魯昭公時逐於季孫意如猶未復也於是晉使士鞅及諸侯之大夫會于扈將合戍周且謀納魯公也時祁犁與衛北宮真子固請納魯公士鞅取貨于季孫謂祁犁北宮喜曰魯君守節三年而無成季氏甚得其民淮夷與之有十年之

有齊楚之援有堅守之心有列國之權而弗敢宣也事君如在國鞅以為難二子皆圖國者也而欲納魯君請從二子以圖魯無成死之二子懼皆辭乃辭小國而以難復十三年祁犁言於公曰諸侯唯我事晉今使不往晉其憾矣既而告其宰陳寅陳寅曰必使子往他日公謂祁犁曰唯寡人說子之言子必往陳寅曰子立後而行吾室亦不亡唯君亦以我為知難而行也乃見其子溷而行至晉趙簡子逆而飲之酒於縣上遂獻楊楸六十陳寅曰昔吾主范氏今子主趙氏又有納焉以楊楸賈禍弗可為也已然子死晉

樂祁犁

春秋列傳

十六

國子孫必得志于宋范獻子言於晉侯曰以君命楚彊未致使而私飲酒不敬二君不可不討也乃執祁犁十五年趙鞅言於晉侯曰諸侯唯宋事晉好逆其使猶懼不至今天執之是絕諸侯也將歸祁犁士鞅曰三年止之無故而歸之宋必叛晉獻子私謂子若曰寡君懼不得事宋君是以止子子姑使溷代子子以告陳寅陳寅曰宋將叛晉是棄溷也不如待之祁犁歸率于大行士鞅曰宋必叛不知止其所以求成焉乃止諸州宋乃使使請成晉人遂許其成而歸之

仲幾宋大夫仲江孫也元公十二年華亥向寧華定  
敗奔楚公更置諸大夫以靖國人於是仲幾始代向  
寧為左師十五年魯昭公伐季氏敗奔齊公為魯故  
將如晉請納之公憂太子樂即位於廟已與平公服  
而相之旦朝六卿公曰寡人不佞不能事父兄以為  
二三子憂寡人之罪也若以群子之靈獲保首領以  
沒唯是楅柎所以借幹者請無及先君仲幾對曰云  
若以社稷之故私降昵宴群臣弗敢知若夫宋國之  
法死生之度先君有命矣群臣以死守之弗敢失隊  
臣之失職常刑不赦臣不忍其死君命祗辱宋公遂

宋公

春秋

三

行已亥卒于曲棘景公八年晉魏舒合諸侯之大  
于狄泉將以城成周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邾吾殺也  
薛宰曰宋為無道絕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當  
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  
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  
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魁君  
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故以役諸侯  
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  
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將  
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志諸平士伯怒謂

簡子曰薛微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夫且已無辭而  
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  
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秦

百里奚虞人也初事虞公為大夫秦穆公五年晉獻  
公滅虞虜虞公及奚以歸秦穆公夫人穆姬晉太子  
申生姊也故晉以奚媵穆姬於秦奚亡秦走宛楚鄙  
人執之穆公聞其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  
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  
人遂與之時奚年已七十餘穆公釋其囚與語國事

秦百里奚

秦穆公

十一

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穆公曰虞公不用子故亡  
非子罪也因問語三日穆公大悅授之國政號曰五  
羖大夫百里奚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  
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涇人蹇叔收臣因而欲  
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  
頹好牛臣養牛以干之及頹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  
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  
利祿爵且留再用其言得脫不用及虞公之難是以  
知其賢穆公於是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晉  
獻公卒晉亂公子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穆公

師之使百里奚將兵納夷吾於晉而立之是為惠公  
既而三日饑使乞糴于秦穆公謂百里奚與諸乎對曰  
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秦於  
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初  
穆公相百里奚晉使叔虎齊使東郭蹇如秦公孫枝  
謂見之公曰請見客子之事歟對曰非也相國使子  
子對曰不也公曰然則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國僻陋  
秦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猶懼為諸侯笑今子為非  
子之事退將論而罪公孫枝出自敷於奚奚請之公  
曰此所謂於相國敷枝無罪奚請有罪奚請焉何里  
奚對曰百里奚

秦歸辭公孫枝公孫枝徒自敷於街矣乃令吏行其  
罪奚相秦凡三置晉君一救荆禍巴人致貢而八戎  
咸服由余聞之欵關請見其勤勵自苦勞不坐乘暑  
不張蓋行於國中未嘗從車騎操干戈及其死也秦  
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謔春者不相杵德澤沉於後  
世而秦卒賴焉

蹇叔秦大夫初與百里奚相友善百里奚既相乃薦  
其賢於穆公遂舉為大夫穆公三十二年杞子自鄭  
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  
圖河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

聞也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師知所為  
必知之勤而無所必有悻心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  
辭焉召孟子西乞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蹇叔哭  
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使謂之曰  
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  
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臯  
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必死是間余收  
爾骨焉秦師遂東及滑晉原軫言於襄公曰秦違蹇  
叔而以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  
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遂發命遽與姜戎乎墨蒙

經梁弘御戎萊駒為右夏四月辛巳敗秦師於殽獲  
百里孟明視西乞術及白乙丙以歸文嬴以三帥為  
請襄公乃歸之秦但素服郊次鄉師而哭曰孤違蹇  
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大夫  
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於是又作秦誓以自  
警焉

孟明視秦大夫百里奚子也穆公三十二年使孟明  
及西乞乙帥師以襲鄭蹇叔諫不聽遂行秦師過  
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乘王孫滿言於  
王曰秦師輕而無禮必敗輕則寡謀無禮則脫入險



而脫又不能謀能無敗乎及滑鄭人弦高將奔於鄭  
遇之以乘常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步師  
出於敝邑敢犒從者不腆敝邑為從者之淹居則具  
一日積行則備一夕之衛且使遽告于鄭鄭穆公使  
視客館則束載勵兵秣馬矣使皇武子辭焉曰吾子  
淹久於敝邑唯是脯資餼牽竭矣為吾子之將行也  
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圃也吾子取其麋鹿以問  
敝邑若何杞子奔齊逢孫楊孫奔宋孟明曰鄭有備  
夫不可異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  
還已而晉人聞之遂與師禦於殽大敗秦師獲孟明

秦孟明

秦穆公傳四

三

及西乞白乙以歸文嬴請三帥曰彼實搆吾二君寡  
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於秦以  
逞寡君之志若何晉侯許之先軫怒曰武夫力而拘  
諸原婦人暫而免諸國墮軍實而長寇讎亡無日矣  
不顧而唾晉侯使揚處父追之及諸河則在舟中矣  
釋左驂以公命贈孟明孟明稽首曰君之惠不以累  
臣蒙鼓使歸就戮于秦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  
從君惠而免之三年將拜君賜穆公素服郊次鄉師  
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三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  
孤之過也大夫何罪且吾不以一眚掩大德初公

被管薦孟明賢故公用之及敗於殽諸大夫及左右  
皆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  
也周芮良夫之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  
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是貪故也孤之謂矣  
孤實貪以禍夫子夫子何罪復使為政三十五年春  
孟明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  
師敗績既歸秦伯益委之孟明自是增脩國政重施  
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辟之懼  
而增德不可當也詩曰毋念爾祖聿脩厥德孟明念  
之矣念德不怠其可敵乎三十六年秦穆公復伐晉

秦穆公傳四

三

齊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畏秦不敢出穆公遂自  
茅津濟封殽尸而還遂霸西戎皆孟明之力也  
秦后子名鍼桓公之庶子景公弟也初后子有寵於  
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於是從車千乘自  
秦出奔晉他日后子享晉侯造舟于河十里舍車自  
雍及絳歸取酬幣終事八反晉司馬侯問焉曰子之  
車盡於此而已乎后子對曰此之謂多矣若能少此  
吾何以得見女叔齊以告晉侯且曰秦公子必歸臣  
聞君子能知其過必有令圖今圖天所贊也后子見  
趙孟趙孟曰吾子其歸歸對曰鍼懼選於寡君是以

在此將待嗣君趙孟曰泰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  
亡乎對曰何為一世無道曰未艾也國於天地有與  
立焉不數世淫弗能斃也趙孟曰天子對曰有焉趙  
孟曰其幾何對曰鍼聞之曰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贊  
之也鮮不五稔趙孟視陰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石子出而告人曰趙孟將死矣主民翫歲而惕日其  
與幾何是年冬楚虔弑其君麋而自立楚右尹子干  
懼誅從車五乘亦自楚中奔晉叔向使子干與石子  
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泰公子富叔向曰底祿  
以德德鈞以年年同以富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

春秋列傳四 二十三

以千乘去其國強禦已矣詩曰不侮綏寡不畏強禦  
秦楚匹也乃使后子與十于藍后子辭曰鍼懼選楚  
公子不獲是以昏來亦唯命且臣與驕藍無乃不可  
乎史侯有言曰非驕何忌

附

卜徒父者秦之掌龜者也秦穆公十五年將伐晉  
使卜徒父筮之吉曰河侯車敗穆公詰之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人其卦遇蠱曰千乘三去三去  
之餘獲其雄狐夫狐必其君也蠱之貞風也其悔  
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

利亡不敗何待及戰三敗晉師于韓果獲晉惠公

晉和者秦醫也晉平公十七年公疾病求醫於秦秦  
景公使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  
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  
節連連本末以相父也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  
於是和煩于淫聲惰埋心耳乃忘平和若子弗聽也  
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之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  
瑟以儀節也非以惰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

春秋列傳四 二十三

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淫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節陰淫寒疾陽淫熱疾  
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文陽物而  
晦特淫則生內熱或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  
乎出牛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主  
相晉國於今八年晉國無亂諸侯無闕可謂良矣和  
聞之國之大臣榮其寵祿任其大節有節禍興而無  
節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  
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具以云也趙孟曰何為盤對  
曰淫溺惑亂之所由生也於文也蠱為蠱殺之飛亦

蓋在周湯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蠶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是歲也趙文子卒十年而平公薨先是晉景公之十九年公疾病亦使求醫於秦秦桓公使醫緩為之未至公憂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亦厚為之禮而歸之無幾而景公薨或曰緩即和也音詭耳

齊

齊管仲

春秋傳中

五十五

管仲夷吾穎上人少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善過之比與召忽俱為齊公子糾傅襄公立鮑叔奉公子小白出奔莒及襄公弒管仲召忽奉子糾奔魯齊人立公孫無知既而殺之小白召自莒管仲將兵遮管道射小白中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馳報魯魯先入得立是為桓公桓公使魯人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請囚桓公使鮑叔為宰辭曰臣君之庸臣也若治國家其唯管夷吾乎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叔曰請諸魯語具鮑叔傳

比至三蒙三浴之桓公親送于郊鮑叔曰管夷吾治於高僖使相可也桓公授以政三月管仲請論百官曰升降揖讓進退習開辯辭之剛柔臣不如濕肌請立為大行墾草入邑辟土聚粟多象盡地之利臣不如寧戚請立為大司田平原廣牧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而三軍之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立為大司馬決獄折中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如賓胥無請立為大司理犯君顏色進諫必忠不辟死亡不撓富貴臣不如東郭牙請立為大諫之官此五子者夷吾一不如然而以易夷吾夷吾不為也君若

齊管仲

春秋傳中

五十六

欲治國強兵則五子者存矣若欲霸王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使鮑叔為大諫與濕朋寧戚城父賓胥無輔政管仲定四民之居連五家之兵作內政以寓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以贍貧窮祿賢能及侵地重聘幣親諸侯齊人大說桓公五年與魯會于會干何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於壇曰反魯侵地桓公許之悔欲無與管仲曰俞小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竟與之七年桓公會諸侯于鄆齊始霸二十四年魯莊公為管仲城私邑小穀明年狄人伐邢管仲言於桓公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暱不可棄也莫

安醜毒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  
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二十九年桓公以諸侯之師  
伐楚楚子使與師言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  
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  
履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爾  
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  
征而不復寡人是問楚遂盟三十二年桓公盟諸侯  
于甯毋管仲言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  
不易無人不懷桓公乃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鄭使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桓公曰洩氏孔氏子

齊魯仲仲 春秋列傳

三

氏三族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  
君亦無所不利焉桓公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  
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好之謂禮  
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  
討於鄭未捷公苟有變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緩  
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  
不暇豈敢不懼若恣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堪  
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  
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姦之位君盟替夫  
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

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  
皆有爭心故利不可彊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桓利  
生時姑使無桓平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  
于古二十六年公亦遂蒞盟而不康諸侯之賓問疾  
者多在梁丘據與齊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  
君有加矣今君疾病為諸侯憂是祝史之罪也諸侯  
不知其謂我不敬君盡誅於祝固史歸以辭齊公說  
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問范會之德於趙武  
趙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  
祭祀陳信不悞其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語康

齊魯仲仲 春秋列傳

三

王康王曰神人無怨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公  
曰據與款謂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誅於祝史子稱是  
語何故對曰若有德之君內外不廢上下無怨動無  
違事其祝史薦信無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饗國受其  
福祝史與焉其所以蕃祉老壽者為信君使也其言  
忠信於鬼神其適遇淫君外內頽邪上下怨疾動作  
僻違從欲厭祲高臺深池撞鍾舞女斬刈民力輸掠  
其聚以成其違不恤後人暴虐淫從肆行非度無所  
還忌不思諱譏不憚鬼神怒民痛無後於心其祝  
史薦信是言非也其蓋失數美是矯誣也進退無辭

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耻功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管仲相桓公專且久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強兵與俗同好惡其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原令順民心故論卑易行桓公戰而帖服者三十一國

南伐至召陵北征與諸侯締結以戮力同心西征攘白狄之地反昨於終是朝諸侯於陽穀桓公之世滅國者五城國者三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至於葵丘之會一明天子之禁王室賴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之力也仲為謀善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貴輕重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魯仲因伐楚桓公實北伐山戎管仲因令燕修召公之政桓公實欲甘曹沫之盟管仲因示信於天下諸侯歸齊故桓公之伯天下稱其順信其仁畏其武君子謂桓公能用仲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處仲公室有三歸

塞門反玷官事不攝齊人不以為侈管仲既卒齊國遵其政常疆於天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

鮑叔牙齊大夫公子小白傅也初襄公在位不恤國政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遂奉小白奔莒及無知搆難公子糾立小白乃自莒入齊是為桓公桓公立取糾殺之管仲在魯懼誅不敢歸鮑叔言於公曰臣君之庸臣也若加惠於臣使不凍餒則是君之賜也若必治國家則非臣之所能也其唯管夷吾乎臣之所不如夷吾者五寬惠柔民弗若也治國家不失其柄弗若也忠信可結於百姓弗若也制禮義可法於四方弗若也執枹鼓立於軍門使百姓皆加勇焉弗若也桓公曰夫夷吾射寡人中鉤是以瀕於死鮑叔對曰夫為其君勤也君若宥而反之夫猶是也桓公曰若何鮑子對曰請諸魯桓公曰施伯魯君之謀臣也夫知吾將用之必不予我矣若之何鮑子對曰使人請諸魯曰寡君有不令之臣在君之國欲以戮之於群臣故請之則予我矣桓公使請諸魯如鮑叔之言魯君在公以問施伯施伯對曰此非欲戮之也欲用其政也夫管子天下之才也所在之國則

必得志於天下今彼在齊則必長為魯國憂矣莊公  
曰若何施伯曰殺而以其屍授之莊公將殺管仲齊  
使者請曰寡君欲以親為戮若不生得以戮於鄰國  
猶未得請也請生之於是莊公使束縛以予齊使遂  
受之而還管仲相允內修政事外連諸侯桓公必賞  
之鮑叔鮑叔曰公必行夷吾之言公乃行之故桓公  
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雖仲之力亦鮑叔左之也桓  
公嘗飲酒謂鮑叔曰闕不起為寡人壽我鮑叔奉  
捧觴而起曰使公無恙也如吾時也使管子毋忘束  
縛在魯也便齊威勢意飯牛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

齊國紀事

春秋外傳

卷一

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天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  
不危矣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  
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且問鮑叔之為人  
對曰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  
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  
終身不忘其隰朋乎仲卒隰朋亦卒公卒委政易牙  
堅刁開方而齊遂亂  
仲孫湫齊大夫魯莊公薨愛父弒于般成季奔陳闕  
公立慶父猶專政國人危之是時齊桓公志在  
匡輔以屬諸侯於是使仲孫來魯省難仲孫歸曰不

去慶父魯難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  
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  
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  
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  
之親有禮因重固間莠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公從  
之自是慶父稔迫閔公耳弒乃復遣高傒來魯以定  
僖公而魯卒賴焉

高傒齊大夫公族也桓公始伯魯嘗叛之十四年莊  
公以齊師善至又以毋文姜所制求婚於齊齊乃遣  
高傒受成於是高傒及魯莊公盟于防遂納幣以成

齊國紀事

春秋外傳

卷一

婚是為哀姜及莊公薨慶父搆亂子般與閔公繼弒  
魯於是曠年無君桓公乃遣高傒將南陽之甲立僖  
公以定其位僖公莊公庶子閔公之庶兄也賢而能  
君而國人屬之成季請之故也傒以魯城惡自鹿門  
至於羊門度地而城之自是慶父走莒不敢復入而  
魯人賴焉以為美談至於久而不絕曰猶望高子也  
初桓公自莒復國擊莒徒人費石之紛如之亂乃用  
高傒為政鮑叔牙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桓  
公從之遂使管夷吾代高傒之任其後高氏與國氏  
世為讎

國武子佐一名宵媚人國莊子子也事頃公為上卿  
十年晉與魯衛連兵伐齊戰于鞍齊師敗績於是公  
使武子賂以紀甌王磬與地武子致賂晉人不可曰  
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  
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女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  
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  
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末錫爾  
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彊  
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東南  
其畝今吾子彊理諸侯而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

新編武子

春秋列傳四

三三

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  
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晉實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  
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  
子求合諸侯以逞無彊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禄是  
道于寶不優而棄百禄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  
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以攜從者畏  
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徵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  
使繼舊好唯是先君之敝器土地不敢愛子又不許  
請收合餘燼皆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  
幸敢不唯命是聽魯衛復諫晉人許之遂盟于袁婁

靈公七年武子從公會諸侯以伐鄭八年慶克通於  
齊子鮑牽告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慶克久不  
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謫我夫人怒武子相靈公以會  
諸侯高鮑慶守及還將至開門而索客孟子訴之曰  
高鮑將不納君而立公子角武子知之秋則鮑牽遂  
高無咎冬公使慶克帥師圍盧武子從諸侯伐鄭既  
以難請先歸遂如盧師殺慶克以殺叛公與之盟于  
徐而復之十二月廬降武子使其子國勝告難于  
晉符命于清明年齊侯使士華克以戈殺之于內宮  
之朝師遜于夫人之宮又使清人殺國勝國弱遂奔

春秋列傳四

三三

魯已而齊侯復之使國氏  
杞紅一名梁與華還一名皆齊大夫初莊公四年將  
伐魯及晉為重五乘之賔殖與還皆不與殖耻之歸  
而不食其母曰汝生而無義死而無名則雖非五乘  
孰不汝笑也汝生而有義死而有名則五乘之賔盡  
汝下也起食乃行祀殖華還同車侍莊公伐衛遂伐  
晉取朝歌以報平陰之役既還遂襲曹門于且于公  
傷股而退明日將復戰杞梁華舟下闕獲甲首三百  
公止之曰子止與子同齊國杞梁華舟曰君為五乘  
之賔而舟梁不與焉是少吾勇也臨敵涉難止我以

和是汚吾行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齊國之利非吾所知也遂進聞壞軍陷陣三軍弗敢當至莒城下莒人以炭置地二人立有間不能入隰侯重為右曰吾聞古之士杞患涉難者其去遂於物也來吾踰子隰侯重仗楯伏炭二子乘而入顧而哭之華舟後息紀梁曰汝其無勇乎何哭之父也華舟曰吾豈無勇者哉是其勇與我同也而先吾死吾是以哀之莒人曰子毋死與子同莒國杞梁華舟曰去國歸敵非忠臣也去長受賜非正行也且鷄鳴而期日中而忘之非信也深入多殺者臣之事也莒國之利非吾所知

齊紀略 卷之五 三十一

也遂進闢殺二十七人而死莊公歸遇殖妻于郊使弔之其妻辭曰殖之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敝廬在下妾不得與於郊弔公乃弔諸其室二子妻哭其夫甚哀城為之弛而隅為之崩自是齊之俗亦不變焉  
晏平仲嬰萊之夷維人桓子弱之子及事靈公莊公景公初晉大夫欒盈得罪奔楚晉於是會諸侯于商任以錮之莊公三年欒盈自楚來奔晏子曰商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欒氏將焉用之小所以事人信也夫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陳文子曰石人執信

臣人執共忠信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棄也弗能久矣特欒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晉將來伐不可以不懼明年果有晉師五年崔杼弑莊公晏平聞難往立於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己死而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戶暈而哭與三踊而出人謂崔子必

齊紀略 卷之五 三十二

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崔杼立靈公愛之杼曰而相之是為魯公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曰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為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知上帝乃歎及慶氏敗公與晏子却殿其郤六十弗受于宅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對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蓋之却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幸吾一邑不受却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制度使無遷也夫民生羣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嫚謂之福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



麥所謂幅也景公四年呈季扎來聘見晏子相得三  
歡說其納邑與政故晏子因陳桓子而納之九年公  
便晏子請繼室于晉晉人許之既成昏晏子受禮叔  
何從之宴相與語叔何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  
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初公欲更晏子之宅  
曰子之宅近市湫隘蹙塵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  
辭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且小  
天近市朝夕得所未小人之利也敢煩里旅公笑曰  
子近市識貴賤乎對曰既近之敢不識乎公曰何貴  
何賤於是公方繁刑有驚踊者故對曰踊貴履賤既

齊景公十四年

春秋傳

卷一

已告於君故與叔何語而稱之公以是省刑焉及晏  
子在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毀之而為里至  
皆如其舊則使宅人反之且諺曰非宅是下唯鄰是  
下二子先下鄰矣遺下不祥君子不犯非禮小人  
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違諸乎卒復其舊宅公弗  
許因陳桓子以請乃許之十六年繼高陳鮑之亂子  
良謀欲得公以自輔公不聽遂伐虎門晏平仲歸委  
立於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所往其徒曰助陳鮑乎  
曰何善焉助樂高乎曰庸命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  
歸公召之而後入及樂高敗陳鮑分其室晏子謂陳

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鄭有叔  
詹諸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問也桓公辭焉三十五  
年桓公會諸侯于葵丘王使宰孔賜昨以余一人之  
命有事於文武使孔致辭且有後命以爾自平勞實  
謂爾伯舅無下拜桓公召管仲謂管仲對曰為君不  
君為臣不臣亂之本也桓公懼出曰天威不遠頗咫  
尺小白余敢承天子之命無下拜恐傾越於下以為  
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升受桓公見管仲能立為仲  
父奉伯氏駢邑三百與之桓公欲封泰山禘梁父管  
仲固諫不聽說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

春秋傳

卷一

二十八年桓公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之禮饗  
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魯高在  
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受下卿之  
禮而還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四  
十一年管仲疾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管仲對曰  
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如何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  
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  
近公曰堅刁如何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桓  
公不用其言齊遂亂管仲嘗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  
賈分財利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

則虛以求媚是以鬼神不歆其國以禍之祝史與焉所以天昏孤疾者為暴君使也其言僭慢於鬼神公曰然則若之何對曰不可為也山之林木衛鹿守之澤之萑蒲舟鮫守之藪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鹽蜃祈望守之縣鄙之人入從其政偏介之關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彊易其賄布常無藝徵歛無度宮室日更淫樂不遺內寵之妾肆奪於市外寵之臣僭令於鄙私欲養求不給則應民人苦病夫婦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耶攝以東姑充以西其為人多矣雖則善祝豈能勝億兆之詛君若欲誅於祝史修德而後可

齊晏平仲

春秋傳四

卷九

公說使有司寬政毀關去禁薄歛已責公田于沛既還晏子侍于端基子猶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為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和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燔之以薪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民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駸假無言時靡有爭先王之齊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聲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

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乎對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焉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荊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大公因之古若無死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三十有二年有慧見于國公念自傷晏子曰君高臺深

齊晏平仲

春秋傳四

卷九

池賦歛如弗得刑罰恐弗勝第星將出慧星何懼乎公曰穰之若何對曰無益也而祇取誣焉天道不誦不貳其命若之何穰之且天之有慧以除穢也君無穢德又何穰焉若德之穢穰之何損今怨者已衆而君令一人穰之安能勝衆口乎公與晏子坐于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敢問何謂也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豆區金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公務於歛陳氏務施民歸之矣詩曰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陳氏之施民歌舞之矣後世君少

隋陳氏而不亡則國其國也已公曰善哉是可若何  
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父國民不選農不  
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瀆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  
哉我不能已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為國也對曰禮  
之可以為國也久矣矣天地並君令臣共父慈子孝  
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而不違臣  
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歲兄愛而友弟敬而順  
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統禮之善物  
也公曰善哉寡人今而後聞此禮之上也對曰先王  
所稟於天地以為其民也是以先王上之時越石父

齊魯律四

皇

賈在縲繼之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駟贖之載與歸  
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絕晏子懼然攝衣冠謝曰  
嬰雖不仁免子於難何子求絕之速也石父曰不然  
吾聞君子諒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方吾在縲繼  
之中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悟而贖我是知已矣  
知已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繼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  
上客晏子為相時出其御之妻從門闚見其夫擁大  
蓋策駟馬意氣甚自得已而歸其妻耻之請去其後  
夫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  
大夫晏子卒有子曰圍

逢丑父齊之鄉士也頃公十年齊師克伐齊師陳于  
鞌那夏御公丑父為右卻克傷於矢彊之鼓音不絕  
馬逸不能止齊師遂敗齊人逐之三周華不注韓厥  
中御而從公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驟絙於木而  
止丑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  
故不能推車而及韓厥執繫馬前五父教公下如華  
泉取飲鄭周父御佐車宛戎為右載公以兔韓厥獻  
丑父卻獻于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  
矣有一於此將為戮乎卻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  
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公求丑父三

齊魯律四

皇

入三出而後已  
崔武子杼公族也丁公適子季子食采於崔其後以  
邑為氏杼事惠公有寵高國畏其福也公卒而逐之  
奔衛既而復歸靈公八年為大夫公娶於魯曰顏懿  
姬無子其姪驥聲姬生光以為太子諸子仲子戎子  
戎子雙仲子生牙屬諸戎子戎子請以為太子公許  
之仲子諫不聽遂東太子光使高厚傅牙以為太子  
風沙衛為少傅公疾武子微逆光而立之光殺戎子  
牙諸朝靈公卒光即位是為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  
之丘以風沙衛教公易已備懼命高唐以叛武子殺

高厚於瀛藍而燕其室四年公伐衛將遂伐晉武子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聞大國之敗而駭焉必受其欲君其圖之弗聽陳文子見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群臣若急於君何有文子退告人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必過之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已而公聞有晉師使陳無宇如楚乞師武子帥師送之遂伐昔侵介根六年武子帥師伐魯魯襄公患之使告于晉孟公綽曰崔杼將有大志不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異於他日齊師徒歸初棠公之

齊崔武子

春秋列傳四

妻東郭偃之姊也東郭偃臣崔武子棠公死偃御武子以弔焉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下臣出自桓不可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墮妻不可娶也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夫當之矣遂取之莊公通焉驪如崔氏以崔子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采崔子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夏五月昔為且干之役故莒子來朝甲戌享諸比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侍人賈舉止從者而入閉門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盟弗許請自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崔杼疾病不能聽命近於公宮陪臣于極有淫者不知二命公踰墻又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僕埋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謝侍者退謂其宰曰爾以拏免我將死之其宰曰

齊崔武子

春秋列傳四

寔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酸蔑于平陰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與三踊而出盧蒲葵奔齊主何奔莒始叔孫宣伯之來奔也納其女於靈公嬖生景公崔杼立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太宮太史氏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崔氏側莊公于比郭丁亥葬諸士孫之里四妻不踈下車七乘不以兵甲崔子生成及疆而寡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孤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廢之

而立明景公二年成請老于崔子許之偃與無咎弗與曰崔宗邑也必在宗主成與疆怒將殺之告慶封曰夫子之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大忍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子姑退吾圖之告盧蒲癸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子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他日又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五助汝於是崔成崔疆殺東郭偃崇無咎於崔氏之朝崔子怒而出其衆皆逃求入使駕不得使圍人駕守人御而出且曰崔氏有福止余猶可遂見慶封慶封曰崔慶一也是何敢

齊魯春秋

卷三十一

然請為子討之使盧蒲癸帥師以攻崔氏墜其宮而守之弗克使國人助之遂滅崔氏殺成與疆而盡俘其家其妻縊斃復命於崔子且御而歸至則無歸矣乃縊崔明夜碎諸大墓而藏之明日遂出奔于魯而崔宗遂滅  
慶封字子家桓公後也桓公至公子無虧無虧生慶克慶克生慶封慶封以父之氏崔子之雙於惠公也慶封附之崔杼弑莊公而立景公慶封為左相與之並政號崔慶崔杼之亂也慶封用盧蒲癸之謀遂滅崔氏獨當齊國慶封多欲好田而嗜酒與其

子慶舍政則以其內衛遷于盧蒲氏易內而飲酒數日國遷朝焉使諸亡人得敗者以告而友之故友盧蒲癸癸臣慶舍有寵妻之慶舍之士謂盧蒲癸曰男女辟姓子不辟宗何以癸曰宗不子辟子獨焉辟之賦詩斷章子取所末焉惡識宗癸言王何而友之二人皆使執寢戈而先後之公膳曰雙雞饗人竊更之以驚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其洎饋子稚子尾怒慶封告盧蒲癸癸曰譬之禽獸吾寢處之矣使析歸父告晏平仲平仲曰嬰之衆不足用也知無能謀也言弗敢出有盟可也析歸父曰子之言云又焉用

齊魯春秋

卷三十一

三十一

盟告比郭子車子車曰人各有以事君非佐之所能也陳文子謂其子無字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莊文子曰可慎守也己盧蒲癸王何一攻慶氏詐示慶舍兆曰或卜攻讎敢獻其兆慶舍曰克見血景公三年冬十月慶封田于萊陳無字從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字之母疾病請歸慶封卜之示之兆曰死無字奉龜而立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干太公之廟慶舍位事麻嬰為尸慶繩為上獻盧蒲癸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國人為慶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

觀優至於魚里樂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  
梳擊三三盧蒲葵自後劉婁舍王何以戈擊之解其  
左肩猶援廟楫動於楚以劍壹授人而後死遂殺  
繩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陳湏無以公歸  
稅服而如內宮慶封歸遇害亂者伐西門弗克遷代  
比門克之入伐內宮弗克反陳干獻請戰弗許遂奔  
于魯獻車于季武子美澤可編展莊叔見之曰車甚  
淫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祀祭穆  
子不說使工為之誦乎嗚亦不知既而齊人來讓奔  
吳吳勾餘子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十

春秋列傳 卷之四十七

年楚靈王伐吳圖宋方執慶封盡滅其族  
陳敬仲齊大夫一名完陳厲公庶子也桓公十四年  
陳人殺公子御寇敬仲御寇黨也遂與顛孫奔齊已  
而顛孫奔魯敬仲獨留桓公於是使敬仲為卿敬仲  
辭曰羈紲之臣幸若獲宥又於寬政故其不間於教  
訓而免於罪於施於負擔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  
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  
豈不欲生畏我友朋使為工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  
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  
成禮不繼以淫義也禮弗納於淫仁也初懿

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謂鳳凰于飛和鳴劍  
鏘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八世之  
後莫之與京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  
生敬仲其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  
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  
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  
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  
於土上山也有山之材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  
上故曰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庭實旅百奉之以王  
帛天地之美具焉故曰利用賓于王猶有觀焉故曰

春秋列傳 卷之四十八

其在後乎風行而著於土故曰其在異國乎若在異  
國必姜姓也姜大嶽之後也山嶽則配天物莫能兩  
大陳衰此其昌乎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  
其後亡也成子得政  
陳文子名須無敬仲之後也莊公四年將伐晉文子  
見崔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於君君弗聽也  
以為盟主而利其難辭臣若急君於何有子姑止之  
文子退告其人口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  
得其死過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公卒伐晉而  
還五年公懼晉人之討欲討於楚楚使遠啓疆如齊

聘且請期齊社蒐軍實使容觀之文子曰齊將有寇  
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秋公聞有晉師使文子子  
無宇從遂營疆如楚辭且乞師崔杼帥師送之遂伐  
晉使介根物東郭儼臣臣武子崇公死儼御武子以  
弔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儼取之崇姜偃之姊也偃曰  
男女辯姓今君出自一門出曰桓不可武子筮之遇  
困之大過史皆曰吉示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附妻  
不可娶也以其繫曰困于石椽于疾乘入十其宮不  
見其妻心困于石姓不濟也椽于疾乘所恃傷也入  
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崔子曰娶也何害先

齊侯之

齊侯之

齊侯之

夫當之美遂取之在公通馬夏五月晉子朝于齊  
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公問崔子遂從姜氏姜入  
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而歌賈舉止製從者  
而入閉門中與公踰墻射之中股反隊遂弑之文子  
聞亂遂出奔至於他邦見其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  
猶吾在子也吾豈可留乎又去之至於他邦又見其  
大夫之不臣者嘆曰此猶吾在子也又可留乎又去  
之自是景公即位二年然後復歸於齊是時宋向戌  
善於晉趙孟及楚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  
如也告趙孟趙孟許之遂告於齊景公及諸大夫皆

難之文子曰晉楚許之我焉得已且人曰弭兵而我  
弗許則固攜吾民矣將焉用之於是景公許之復告  
於秦趙孟遂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二年景公及陳  
侯蔡侯燕伯杞伯胡子沈子白狄朝于晉宋之盟故  
也公將行慶封曰我不與盟何為於晉文子曰先事  
後賄禮也小事大未獲事焉從之如志禮也雖不與  
盟敢叛晉乎重丘之盟未可忘也子其勸行冬廬蒲  
癸王何將攻慶封也文子謂無宇曰禍將作矣吾其  
何得對曰得慶氏之木百車於在文子曰可慎守也  
已廬蒲癸王何卜攻慶氏示子之兆曰或不攻讎敢

齊陳文子

齊陳文子

齊陳文子

獻其兆子之曰克見血冬十月慶封田于萊無宇從  
丙辰文子使召之請曰無宇之母疾病請歸慶季卜  
之示之兆曰死奉龜而立乃使歸十一月乙亥嘗于  
大公之廟慶舍拉事祭嬰為慶集為上獻廬蒲祭  
王何執寢戈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圍人  
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  
至於魚里乘高陳鮑之徒介慶氏之甲子尾抽楯擊  
扉三廬蒲祭自後刺子之玉何以戈擊之解其左肩  
猶援廟楯動於甕以俎壺投殺入而後死遂殺慶繩  
麻嬰公懼鮑國曰群臣為君故也文子以公歸稅服

而如內宮齊再君雀慶之龍自晏子而下能卓然  
守不汚於間者惟文字為賢故當世咸稱之

陳桓子無宇嗣文子為卿慶氏之敗桓子與其父與  
有力焉故景公任之遂東齊政四年且正陵季子自  
魯聘於齊季子謂晏嬰納邑與政乃免於難於是晏  
子請於桓子桓子許之遂言於公而納邑焉八年晉  
平公使韓須來逆女齊使桓子送之是為少姜少姜  
有寵於晉侯晉侯謂之火齊謂無宇非卿執諸中都  
少姜請曰送從逆班畏大國也猶有所易是以亂作  
已而少姜率叔向言於晉侯曰彼何罪君使公族送

齊陳桓子

卷之六

五

之齊使上大夫送之猶曰不共君求以貪國則不共  
而執其使君則已頗何以為盟主且少姜有辭冬十  
月桓子歸九年公使晏嬰請繼室於晉晉人許之叔  
向從之宴叔向曰齊其何如晏子曰此季世也吾弗  
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于陳氏齊舊四量  
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  
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夫以家量貸而以公量  
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  
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  
國之諸市履賤踊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其愛之

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欲無獲民將焉辟之箕伯直  
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是時桓子厚  
施得眾政晏子及之晏子歸公為之更其宅晏子請  
復其舊宅公弗許晏子因桓子以請桓子言於公乃  
許之十四年子尾卒子旗欲治其室殺梁嬰遂子成  
子工子車而立子良氏之宰其臣曰孺子長矣而相  
吾室欲兼我也授甲將攻之陳桓子善於子尾亦授  
甲將助之或告子旗子旗不信則數人告將往又數  
人告於道遂如陳氏桓子將出矣聞之而還游服而  
逆之請命對曰聞彊氏授甲將攻子子聞諸曰弗聞

齊陳桓子

卷之六

五

子蓋亦授甲無宇請從子旗曰子胡然彼孺子也吾  
誨之猶懼其不濟吾又寵狄之其若先人何子蓋謂  
之周書曰惠不惠茂不茂康叔所以服弘大也桓子  
稽顙曰頃靈福子吾猶有望遂和之如初十六年梁  
高氏與陳鮑氏相惡夏有告桓子曰子旗子良將攻  
陳鮑亦告鮑氏桓子授甲而如鮑氏遭子良醉而聘  
遂見文子則亦授甲矣使視二子則皆將飲酒桓子  
曰彼雖不信聞我授甲則必逐我及其飲酒也先伐  
諸陳鮑方睦遂伐梁高氏子良曰先得公陳鮑馬往  
遂伐虎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之外四族召之無



所往其徒曰助陳鮑平曰何善焉勃亦高乎曰庸愈乎然則歸乎曰君伐焉歸公召之而後入公卜使王黑以靈姑鋒率吉請斷三尺馬而川之五月庚辰戰于稷率高敗又敗諸在國人追之又敗諸鹿門乘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既而陳桓子因晏子之言盡致諸公而請老干首桓子召子山私具帷幕器用從者之衣履而反棘焉子尚亦如之而反其邑子周亦如之而與之夫干反子城子公公孫捷而皆益其祿凡公子公孫之無祿者私分之邑國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

齊陳桓子

春秋列傳

五三

與桓子莒之旁邑齊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陳僖子乞桓子子嗣為卿景公五十七年晉人討范中行氏之亂僖子言於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齊不可不救公乃使乞及弦施衛甯跪帥師救之景公在焉國立公子荼輔之僖子乃偽事高國每朝必驂乘焉所從必言諸大夫曰彼皆偃蹇將棄子之命皆曰高國得君必偏我盍去諸固將謀子子早圖之圖之莫如盡滅之需事之下也及朝則曰彼虎狼也見我在子之側殺我無日矣請就之位又謂諸大夫曰二子者禍矣恃得君而欲謀二三子曰國之多難貴

寵之由盡去之而後君定既成謀矣盍及其未作也先諸作而後悔亦無及也大夫從之夏六月戊辰僖子及鮑牧諸大夫以甲入于公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人追之遂奔莒初景公太子死有寵姬曰芮子生子荼景公謂僖子曰吾欲立荼如何僖子對曰所樂乎為君者欲立則立之不欲立則不立也君如欲立則臣請立之公子陽生聞之謂僖子曰吾聞子蓋將不欲立我也對曰千乘之主將廢正而立不正必殺正者吾不立子者所以生子也與之玉節而走之魯景公死荼立僖子乃使人迎陽生

齊陳僖子

春秋列傳

五三

宣諸家將立之乃請鮑子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黜曰此誰之命也僖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女忘君之為孺子牛而折其齒乎而背之也陽生稽首曰吾子奉義而行者也若我可不必亡一大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鮑子曰誰非君子乃受盟而立之是為悼公悼公既立使朱毛告僖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群臣乎以齊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

以訪是以求長君庶亦能容群臣乎不然夫孺子何罪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于陳子而圖其小可也乃使毛遷晏孺子於駘而殺之簡公元年魯哀公與吳伐齊公使國書帥師禦之信子謂其弟書曰爾死我必得志將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甲戌戰于艾陵齊師大敗吳人獲國書公孫夏簡丘明陳書東郭書以歸之卒子常代立是為田威子遂弑簡公立平公而相之其後遂有齊國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曰

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說之以為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問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為將已之軍而已為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為賈謝曰不佞

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傷軍約束則忘其親授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當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駟馬之左驂以徇三軍

遣使者還報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為之赴戰晉師聞之為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封內故境而引兵歸未至國釋兵旌解約束誓盟而後入邑景公與諸大夫郊迎勞師成禮然後反歸寢既見穰苴尊為大司馬田氏日以益尊於齊已而大夫鮑氏烏國之為害之譜於景公景公退穰苴直發疾而死田乞田豹之徒由此怨高國等其後及田常殺簡公盡滅高子國子

之族至常曾孫和因自立為齊威王用兵行威大赦  
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  
馬兵法而附穰苴於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

附

麥丘邑人未詳其姓氏齊桓公田至於麥丘見麥丘  
邑人問之子何為者也對曰麥丘邑人也公曰年幾  
何對曰八十有三矣公曰美哉壽乎子其以子壽祝  
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甚壽金王是賤人  
為寶相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再吾子其後之  
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恙學子無惡下問賢者

齊書印邑人

春秋列傳四

五七

在傍諫者得人桓公曰善哉至德不孤善言必三吾  
子一復之麥丘邑人曰祝主君使主君無得罪於  
臣百姓桓公怫然作色曰吾聞之子得罪於父臣得  
罪於君未嘗聞君得罪於臣者也此一言者非夫二  
言者之匹也子更之麥丘邑人坐拜而起曰此一言  
者夫二言之長也子得罪於父可以因姑姊叔父而  
解之父能赦之臣得罪於君可以因便辟左右而謝  
之君能赦之昔桀得罪於湯紂得罪於武王此則君  
之得罪於其臣者也莫為謝至今不赦公曰善願  
家之福祉稷之靈使寡人得吾子於此扶而載之自

神以歸禮之於朝封之以麥丘而斷政焉

春秋列傳

五八

春秋列傳卷之四終

春秋列傳五

大庾劉節介夫重編

楚

關伯比楚大夫羊姓若敖熊義之後也以邑為氏武  
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遠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  
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  
東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  
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  
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  
之能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

楚國傳

春秋列傳五

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進楚師隨侯將  
許之季梁固諫乃止後二年隨少師有寵伯比復言  
於王遂伐隨隨師敗績隨侯逸關丹獲其戎車與其  
戎右少師秋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伯比曰天去其  
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年王使屈瑕伐  
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  
矣遂入見于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  
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  
以德威莫敖以刑也莫敖徂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  
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固謂君訓衆而好

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  
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  
入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  
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  
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武王曰孤  
之罪也皆免之

關子文伯比子初若敖娶於邲生伯比若敖卒從邲  
畜於邲通於邲子之女生子文邲夫人使棄諸嘉  
乳之邲子田見之惧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  
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之曰關穀於菟而以其女妻

楚國傳

春秋列傳五

伯比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殺使子文為令尹子文  
賢以楚之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國難十七年子文  
帥師滅弦方是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方睦於齊皆  
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不設備故亡三十二  
年隨以漢京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取成而還會  
成得臣伐陳取焦夷及城頓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  
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  
無貴任其人能靖者與有幾故遂相之初子文為令  
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  
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吾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  
吾而不能勉之於法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  
私聞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  
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  
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  
令尹四十年繒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  
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  
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復或謂人生求富子文之何  
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

春秋列傳五

三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弟子良為司  
馬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  
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敖氏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感  
及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無及於難且泣  
曰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及子文子鬬般  
為令尹越椒與為賈譖鬬般殺之而居其位既又惡  
為賈復殺之遂處于野將攻王王以文成穆三王  
之子為質弗受戰于臯澣椒敗遂滅若敖氏子文之  
孫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  
吳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

鄭公  
後命而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曰子文無後  
何以勸善使復其所致命曰生其子孫當昭王時為

公子倒字子反事莊王為司馬邲之戰與子重俱將  
大敗晉師而還莊王十九年圍宋踰年不克宋華元  
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以病告子反以告王遂許宋  
平語兵華元傳共王四年鄭公孫申帥師疆許田許  
大敗諸展陳鄭伯伐許取鉏任冷敦之田晉欒書執  
許伐鄭取汜祭子反救鄭鄭伯與許男訟焉成城  
鄭伯之辭子反不能決也曰君若辱在寡君寡君

鄭公子

春秋列傳五

四

其二三臣共聽兩君之所欲成其可知也不然則不  
足以知二國之成十五年宋共公薨楚將比侵鄭衛  
于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曰敵利  
則進何盟之有於是共王侵鄭及暴隧遂侵衛及首  
止明年共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于  
鄭鄭叛晉從楚盟于武城晉人伐鄭共王救之于反  
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  
曰師其何如申叔曰必敗語在申叔傳鄭姚句耳自  
楚還言於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不整速則失志  
不整則志失列表將何以戰懼不可用也夏五月

晉楚戰于鄢陵共王傷目自旦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知之亦徇于軍為復戰之備乃逸楚囚王聞之召子反與謀穀陽飲於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穀王還及瑕使謂子反曰先大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臣死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則敢不義則亡君師敢忘

秦書卷五

五

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

為賈字伯贏莘姓蚡冒之後遠章食邑於焉故以命氏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焉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莊王三年大饑戎伐其西南

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浸皆枝庸人率群蠻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中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徒於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知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粟同食次于句瀝使廬戡黎侵庸及方城庸不設備莊王乘驛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具自伊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本謀也六年莊王及鄭人侵陳遂

秦書卷五

六

侵宋趙盾救陳會諸侯于棠林以伐鄭為賈救鄭遇于北林因晉解揚晉人乃還九年令尹子文卒子揚為令尹子越為司馬為賈為工正賈與子越譜子揚而殺之故子越為令尹已為司馬子越惡之乃以若敖氏之族圍賈於轅陽而殺之為艾獵為賈子也亦曰孫叔敖莊王九年為賈見孫叔敖於王既而隱於民間不仕令尹虞丘子言於王曰臣之尸祿久矣民不加治獄訟不息處士不升淫禍不止久踐高位妨賢礙能臣知罪矣聞有下里之上孫叔敖者秀羸多能其性無欲君能舉而授之以

政則國可使理民可使附也。莊王以車迎之既至使  
為令尹虞丘子之族犯法孫叔敖執而殺之虞丘子  
喜入見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在持政矣王曰是夫子  
之賜也十六年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  
量功命曰分財用平板幹稱畚築程土物議遠邇略  
基趾具餼糧度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  
相楚暮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其始為相也賀零  
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弔孫叔敖曰  
王不以臣為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弔豈  
有說乎父曰然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

楚為文孫

春秋外傳

七

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弔  
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貴而  
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  
此足以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為令尹妻不衣帛馬  
不食粟常乘棧車牛馬披髮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  
安馬肥則疾孤喪則溫何不為也孫叔敖曰吾聞君子  
服美益恭小人服美益淫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  
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  
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  
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畏有者惟此孫叔敖死

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而請寢丘為王與之  
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王使士疊傳  
太子箴辭曰臣不才無能益焉王曰賴子之善善之  
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桀有五觀湯有太  
甲文王有管蔡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女效子夫豈不  
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變夷戎狄其不實  
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傳之問於申叔時  
曰教之春秋而為之尊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

楚申叔時

春秋外傳

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伏懼其動教之  
詩而為之導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  
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浮教之令使訪物官  
教之誥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民也教  
之政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知族類  
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慘則又誅物以行之  
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刑以納  
之務慎悻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導之忠  
明久長以導之信明度量以導之義明等級以導之  
禮明恭儉以導之孝明敬戒以導之事明慈愛以導

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導之武明精意以  
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若是而  
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先後之  
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行之莊  
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以發之  
德音以揚之教備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乎夫子  
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夏徵舒弑  
其君靈公王使人謂陳曰無動子將有討於少西氏  
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陳申叔時使  
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為不道弑其

春秋列傳五

九

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女獨不慶寡  
人何故對曰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徵舒弑其君  
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言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  
牛罰已重也諸侯之慶也曰討有罪也今縣陳貪其  
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歸之無乃不可乎王曰善  
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僭小人之謂  
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人焉以歸謂  
之夏州十九年莊王伐宋踰年宋人未服楚師將歸  
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

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遂與之平共王十五年將北  
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不可乎子反  
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申聞之曰子  
反必不免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亡欲免得乎  
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子成以汝陰  
之田求成于鄭鄭叛晉侯伐鄭楚師救之子反將  
中軍子重將左子辛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  
師其何如對曰德刑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  
刑以正邪詳以事神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

春秋列傳五

一

周旋不逆求無不具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烝民莫  
匪爾極是以神降之福時無災害民生敦龐和同以  
聽莫不盡力以從上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  
克也今楚內棄其民而外絕其好潰齊盟而食話言  
奸時以動而疲民以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  
底其誰致死子其勉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  
楚師敗績于死之  
伯州犁晉伯宗也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為  
太宰共王十六年晉楚戰于鄢陵王登巢車以均晉  
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



也曰召軍吏也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  
虞下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囑且塵上矣  
曰將塞井夷竈而為行也皆棄矣左右執兵而下矣  
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  
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亡臣苗賁皇在晉  
厲公之側亦以王卒告公既而合戰楚師敗績康王  
十三年楚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麋鄭皇謂成之出與  
楚師戰敗為穿封戌所囚公子圍與之爭正於伯州  
犁伯州犁曰請問於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  
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為王子圍寡君之責亦

伯州犁

春秋傳

十一

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為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  
獲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  
向戌欲弭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  
木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以為信無乃不可乎夫諸  
侯望信於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  
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  
志焉用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  
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  
志參以定之信亡何以及三明年子木死郊敖四年  
公子圍聘于鄭且娶於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衆逆子

產患之使行人請墀以聽命圍使太宰對曰君辱  
寡大夫圍將豐氏撫而有室圍布几筵告于莊共  
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賜於草莽也是寡大夫  
不得列於諸侯也不寧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  
得為寡君老其蔑以復矣唯大夫圍之子產不可圍  
知其有備垂囊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虢設服離衛  
鄭人謂其似君也太宰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君行  
人揮曰假不反矣太宰曰子姑憂子暫之欲皆誕也  
及圍將行大事忌太宰使與公子黑肱城鱗櫟及郊  
圍遂弑郊敖自立是為靈王使殺伯州犁于郊云

春秋傳

十二

沈尹戌莊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楚城州來  
沈尹戌曰楚人必敗昔吳滅州來子旗請伐之王曰  
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待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戌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難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  
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戌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惧而城於郢守已早矣早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陰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冑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平王為舟師以畧其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無備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躡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

楚沈尹戌

卷之四十五

三

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其兆在於此夫王意動而亡二姓之帥幾知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其王之謂平昭王元年費無極駟將師謀譖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謗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尹曰夫左尹與中旣尹莫知其罪而殺之以興謗遂至乎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謗猶弗為也今吾早殺人以興謗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祭侯朱費太子建殺連尹奢暴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溫惠其儉有過成

莊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謗幾及子矣子而不早圖將焉用之夫駟將師矯子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而不行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哉知者除讒以自安也今子愛讒以自危也甚矣其惑也子常曰是瓦之罪也敢不良圖於是子常移費無極與駟將師盡滅其族以說于國謗言乃止十年祭侯吳子唐侯來伐舍冊于淮沈尹戌與楚夾漢戍謂子常曰子公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冊還塞大隧直轅其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

卷之四十五

十四

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我用革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冊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子常從之既戰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戍及息聞楚敗而還敗吳師于雍濞傷初司馬臣闔廬故耻為禽焉謂其臣曰誰能免吾首吳句卑曰臣賤可乎司馬曰我實矣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句卑布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其子曰沈諸梁嗣

王孫圍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王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矣曰未為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文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有數曰雲夢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璣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質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國民保

楚王孫圉

春秋列傳五

十一

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王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白公子張楚大夫靈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其患之於是白公子張驟諫於王王惡其直也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史老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凡百

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既而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告之子張對曰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傳說以來升以為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樂不瞑眩厥疾不廖若既不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睿慮宜其知之不夜也猶自謂未又故

楚白公子張

春秋列傳五

十六

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為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歲諫曰必交脩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諄與人誦以自詰也是以其入也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于今為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廢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語不穀雖不

能用吾整實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曰  
浦之犀羴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為瑣也王不能  
用遂趨而邊歸杜門不出七月王次于乾谿以伐徐  
有觀從者率群失職以棄疾命召公子比於晉而立  
之師潰而歸王遂溢於芊尹申亥氏

關且楚大夫嘗廷見令尹子常與之語問其貨  
聚馬歸以語其弟曰楚其亡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者  
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賓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闕於  
民多闕則有離畔之心將何以封矣昔闔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子文  
至于令尹秋之成王每出子文之袂必逃王止而  
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  
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  
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  
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于今處鄭為楚良臣是不  
先恤民而後心之富乎今于常先大夫之後也而相

楚君無令名於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壘  
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不  
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常  
其能賢於成靈乎成不禮於穆願食能蹕不獲而死  
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迹焉子常為政而無  
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相舉  
之戰子常奔鄭昭王奔隨

闔子楚大夫成然之子楚滅鄭以辛為鄭大夫故號  
曰鄭公子成然之為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殺之而

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鄭辛之弟懷謀  
將弒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君在外  
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為外內  
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卑尊一也且夫自敵以下則  
有讐非是不讐下虐上為弒上虐下為討而况君乎  
君而討臣何讐言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有乎吾  
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闔伯比以來未之失  
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父不能顧矣  
辛懼不免乃以王奔隨王歸而賞及鄭懷子西諫曰  
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羣臣懼矣

王曰夫子期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郢楚人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宮卒曰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郢復國卒如其言

伍舉者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伍參變於莊王莊王之圍鄭也晉師救之王聞晉師濟河欲還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為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保

史記卷

卷之

九

食平令尹南轅反佈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改乘轅而北之戰于邲晉師敗績參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擊子力得復於楚却敖四年令尹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繼而弑之使赴于鄭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圖伍舉更之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圍既立是為靈王三年使椒舉使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

曰曰君有惠賜盟于宋曰晉楚之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結驪於二三君使舉請問君有奇無四方之虞則願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諸侯於申椒舉言於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工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

春秋傳

卷

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臨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侈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為有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陽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太也諸侯所由兼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

王弗聽靈王以諸侯伐吳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毀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圖弑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上袒與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於鄢

卷之五十五

五

為太宰靈王四年晉韓宣子來送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闡以羊舌肸為司宮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遂啓疆曰可苟有其備何故不可耻匹夫不可以無備况耻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耻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殮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城濮之役晉無楚備以敗於鄢郢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鄢郢以求晉不失備

而加以禮重之以睦見之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求耻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耻之可也若其末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耻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肸之下祁午張趯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首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食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

卷之五十五

五

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較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耻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其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遠寇而未有其備使群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教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三子禮而歸之六年靈王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遂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照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墮而致諸宗桃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月以

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況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靈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既矣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請先君之貺魯侯從之靈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驥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遂啓疆聞之見魯侯魯侯語之拜賀魯侯問其故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俱而

春秋列傳

卷五

反之

申無宇仕楚為芊尹故曰芊尹無宇靈王立會諸侯于申遂滅賴遷賴於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巨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居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乎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靈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闖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謂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

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手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阜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園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逃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夫致死焉

春秋列傳

卷五

十四

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十年靈王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王城陳蔡不羨使公子棄疾為蔡公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實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實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內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肅實殺子游

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  
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  
竟如其言焉無字子曰申亥靈王乾谿之難王公夏  
將入于鄆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王弗誅惠執大焉  
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  
歸王縊于申亥氏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然丹字子革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  
亂子革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  
于頓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嚳尹午陵尹喜帥師圍  
徐以懼吳楚丁次于乾谿以為之援雨雪王皮冠秦  
楚然丹

春秋傳五

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子革夕王  
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  
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  
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  
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  
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  
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  
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  
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  
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

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火城陳  
蔡不羨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  
畏君主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  
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教請命  
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  
如響國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不將斬  
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  
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  
王欲肆其志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誅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

春秋傳五

聞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為能知之王曰子能  
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惰惰式昭德音思我王度  
式如生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  
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難乾谿之難  
既逼子革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  
也曰若入於大都而乞師於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  
亡於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祗取  
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  
宗丘且撫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  
災患有孤寡赦罪戾詰姦懲惡舉滯禮新叔舊祿勳



任良物官使屈罷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  
好於邊疆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及平王  
閔蠻氏之亂使然冉誘戎蠻子嘉殺之遂取蠻氏既  
而請立其子楚子從之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子也共王之二十三年代公  
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  
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  
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余  
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

襄公十四年

襄公十四年

五

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  
穡百工阜隸不知遷業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  
范何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樂厲  
而樂厲主訪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而為之左君明臣忠上讓下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  
必將出師於是子囊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  
晉以鄭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  
救鄭晉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于陽陵楚師不  
退及晉班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

帥師從楚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  
師以伐鄭鄭人使良霄石龜來告將服于晉子囊使  
執之明年子囊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共王疾告大夫曰不殺不德少主社稷  
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晉師保之教訓而應受多福  
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鄆以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  
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於地唯是春秋電  
安之事所以從先君於稱廟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  
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  
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

春秋傳

五

臨之撫有蠻夷奔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過可不  
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龜猶在楚  
石龜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  
則行不習則增脩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何罪  
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睡而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  
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使相牽引也不  
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惡之使子  
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以吳為不能  
而弗傲吳人自臯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不能相救  
吳人敗之子囊至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

謂君子謂千襄忠君忘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

馮子馮孫叔敖子康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王使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豫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水而牀焉重繭衣裘鮮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瘡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子馮相有寵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而退從之入於人中又從之遂歸退朝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

楚國子馮

春秋傳五

子九

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昔觀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八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八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荒浦使沈尹筮與師祁黎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子馮曰不可彼告不叛且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

庸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師滅之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氏世為莫敖建之父曰屈到嗜芟有疾以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宇老將薦芟屈建去命之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庇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察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大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供之不羞不陳賤侈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康王九年屈建為莫敖

楚屈建

春秋傳五

三

十二年代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還以右帥先于彊息桓子捷子駢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七日子馮曰吳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命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子馮之子蘧掩為大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於是蘧掩書上田度山林鳩數澤辨京陵表淳鹵救危察視儻格

原防牧隱泉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其徒卒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楚是以與楚平以滅其馮賞子木辭曰向也將伐舒鳩馮子馮請退師以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之功也以與為掩十四年與晉趙武會諸侯于宋將以弭兵子木衷甲欲以害晉而不能宋人蕪享晉楚大夫子木與趙孟言不能對使叔向傳言焉子木亦不能對既盟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欲神人宜其光輔五君以為盟主也

春秋傳

三

明年子木卒趙孟喪之如同盟

囊瓦字子常子囊之孫也以王父字為氏平王之十年代陽句為令尹平王卒子常欲立其庶長子公子申公子申怒其歸惡名於已也欲殺之子常懼乃立昭王語其子西傳昭王元年吳王僚因楚喪故使公子掩餘公子燭庸帥師圍潛王使秀尹然工尹麇帥師救潛左司馬戍帥都君子與王馬之屬以濟師子常以舟師及沙汭而還左尹卻死工尹壽帥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吳公子光乘二公子兵之在外弑王而自立於是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楚師亦還

宛直而和國人說之鄂將師為右領與費無極比而惡之子常賄而信讒無極謂子常曰子惡欲飲子酒子惡又謂子惡令尹欲飲酒於子氏子惡曰我賤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將必來辱為惠已甚吾無以酬之若何無極曰令尹好甲兵子出之吾擇焉取五甲五兵曰實諸門令尹至必觀之而從以酬之及響日惟諸門左無極謂令尹曰吾幾徇子子惡將為子不利甲在門矣子必無往且救潛之役也吳可以得志子惡取賂焉而還又誤群帥使退其師曰乘亂不祥吳乘我喪我乘其亂不亦可乎令尹使視卻氏則

春秋傳

三

借有甲馬不往召鄂將師而告之將師退遂令攻卻氏且執之子惡聞之遂自殺也國人弗蒸令曰不蒸卻氏與之同罪或取一編管焉或取一秉秆焉國人接之遂弗執也今尹炮之盡滅卻氏之族黨殺陽令終與其弟完及佗與晉陳及其子弟晉陳之族呼於國曰鄂氏費氏自以為王專禍楚國弱寡王至蒙王與令尹以自利也令尹盡信之矣國將如何楚人諉子常沈尹戌以告子常遂殺無極與將師盡滅其族以說國人諉乃止語在沈尹戌傳八年祭昭侯來朝為兩佩與兩裘獻一佩一裘於王王服以享祭侯祭

侯亦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來朝  
有兩肅英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  
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  
之子常子常歸唐侯竊馬者自拘於司敗曰吾以弄  
馬之故隱君身葉國家群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  
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子無辱皆賞之蔡人聞  
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命有司  
曰蔡君之義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歸  
及漢執王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若大川蔡  
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質請伐楚初伍

乘者傳王

王

奢之子負為吳行人以謀楚及子常殺卻宛作氏之  
族皆出伯州犂之孫託奔吳吳以為太宰復為楚備  
以故楚自昭王以來無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  
子乾與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  
舍舟于淮內自豫章與楚夾漢左司馬成謂令尹曰  
子公漢而與之上下燕吳師使勿渡我以方城外入  
毀吳所舍舟直塞城口而入吾與子先後擊之茂不  
克矣子常從之既而惑於史皇之言懼其功之獨出  
於司馬也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子常  
知不可欲奔史皇曰安求其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

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於是二師陳于柏舉吳王  
廬之弟夫槩士晨請於闔廬曰楚君不仁其臣莫  
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弟  
既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  
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  
卒亦楚師大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吳人五戰及  
郢昭王出奔雲中遂奔隨

沈諸梁字子高尹戍子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  
子建見殺於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  
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

乘者傳王

王

馬用之曰吾聞之勝且而剛欲賞之境子高曰不  
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  
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  
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彊忍犯義毅也直而不  
不衷也周言棄德不淑也是六德者皆有其華而不  
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  
繫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繫後德思報怨而已  
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  
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繫也  
足以行之而加之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復不克矣夫

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結而無寵，速其怒也。結寵之  
殺貪無厭，既能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長之，思  
舊怨以脩其心，苟國有累，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  
平彼將思行舊怨而欲入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  
用之，害可待也。余愛子與司馬，故不敢言。子西曰：  
德其忘怨，余善之。夫乃其寧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  
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好之，不偏惡之  
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惧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  
偏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惧驕有欲焉，惧有惡  
焉，欲惡怨偏，所以生詭謀也。子將若何？若吾而下之

卷之五

五

將戚而惧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詭謀之心無所靖矣。  
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  
乎？吾聞國家將敗，必甲姦人而嗜其疾，味其子之謂  
乎。夫惟無疾，能者早除之，舊怨滅宗國之疾，肯也。  
為之關籥，蓋離而遠，備閉之，猶恐其至也。是之為曰  
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  
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求若教氏與子千  
子哲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昔齊驕馬繡  
以胡公入於具水，而歌闞職伐懿公於圃竹，晉長魚  
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擊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

也。非唯舊怨乎？皆子之所聞也。人求多聞善，則以監  
戒也。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  
也。巴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且境為白  
公勝居，自有異圖，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二卿士子期  
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  
宜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  
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動勝曰：不為利，論  
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媚者去之。惠王十年，吳人  
伐慎，白公敗之，請以戰備獻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  
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面而死。曰：吾

卷之五

五

慙葉公也。子期曰：昔者吾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扶。  
豫章以殺人而後死，石乞曰：焚庫，弑王，不然不濟。白  
公曰：不可殺王，不祥。焚庫無聚，將何以守矣？乞曰：有  
楚國而治其民，以敬事神，可以得祥，且有聚矣。何患  
弗從？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  
聞之以險，徵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管  
脩也，而後入。白公欲以子闔為王子闔，不可遂，劫以兵。  
子闔曰：王孫若安靖，楚國匡正，室而後庇焉。啓之願也。  
敢不聽從。若將專利，以傾王室，不顧楚國有死，不能遂  
殺之，而以王如高府，石乞尹門，圍公陽亢宮，負王以如昭

夫人之宮葉公亦至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國  
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  
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胄國人  
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面是得父也民知  
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面  
以絕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遇箴尹固帥其屬  
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其  
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而  
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知  
其死所而長者使余勿言曰不言將亨乞曰此事克

春秋列傳五  
三七

則為卿不克則亨固其所也何害乃亨石乞諸梁兼  
二事今尹國寧乃使子西之子寧為令尹使子期之  
子寬為司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母與  
其弟后臧見俘於吳后臧不待而歸子高終身不正  
視之云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  
欲立子西曰太子王弱其母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  
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  
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  
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讎亂嗣不祥我受

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矜  
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  
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王使徐人執掩  
餘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於是來奔昭王大封而定  
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秀於左司  
馬沈尹戌城之馭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  
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  
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邊疆使柔服焉倘懼其至吾  
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胄裔也而  
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甚之

春秋列傳五  
三八

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虐乎使翦喪吳國而  
封大異姓乎其抑亦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遠矣我  
盍姑億吾鬼神而寧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搢  
揚焉王弗聽已而吳子執鍾吾子遂伐徐防山以水  
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乎始病十年吳  
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  
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  
受之中有王奔郢由于徐蘇而從王遂奔隨子西收  
聚散卒以敗吳師于軍祥命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  
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與

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王使由  
城麋復命于西問高厚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  
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  
能有不能王思盜於雲中余受其戈其所備在袒而  
示之昔曰此余所能脾洩之事余弗能也子西謝之  
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  
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白豎且置涉其孛不界余舟  
必殺之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  
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暴敗楚舟  
師獲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暢懼亡子

春秋列傳

卷九

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  
平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  
克越楚大夫皆懼曰闔廬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  
柏舉今聞其言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  
不相睦無患矣昔闔廬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  
崇壇器不彤鏤宮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  
取費在國天下蓄蘊親巡其孤寡而共其倒乏在軍  
熟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郵其民  
而與之勞逸定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  
常易之所以我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

存妃嬪婦御馬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  
聚觀樂是務悅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  
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  
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于城父自春至秋  
卜戰不吉卜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  
如死棄盟逃讐亦不知死死一也其死讐乎命公子  
申西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  
子期五辭而許之將戰王有疾考攻大冥王卒于城父  
子期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群臣敢忘君乎從君之  
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

春秋列傳

卷九

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章之是為惠  
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  
建之見殺於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  
泉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  
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爾諸葉公曰周仁  
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勝也好復言而求死士殆  
有私乎復言非信則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  
使處吳竟為白公十年勝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  
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  
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讐不遠矣勝自厲節

子期之子平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  
告汝庸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子以告子西子西曰勝  
如外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令尹司馬非勝而誰  
勝聞之曰令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悛勝與  
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得臣字子玉楚大夫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  
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伯曰  
子若國何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青仕其  
人能靖者與有幾冬晉公子重耳過楚楚子與之語  
不讓子玉請殺之楚子不可竟厚禮之三十七年秦

楚頃襄

秦商鞅

甲一

晉伐郟楚闞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伐商密秦人圍  
商密商密人懼乃降秦師秦師因申公子儀息公子  
遂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於頓三十  
八年魯臧孫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祺  
臣也秋子玉闞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  
晉子玉及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楚子  
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  
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  
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  
曰不知所賀子之傳位於子玉以靖國也靖諸內而

賤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  
何賀焉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  
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四十年晉人伐曹侵  
衛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楚子使申叔去穀  
子玉去宋曰無從晉師子玉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  
有功也願以間執護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  
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於晉師  
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  
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

秦商鞅

甲一

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而棄之謂諸侯何  
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  
復曹衛以攜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乃拘  
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玉怒從  
晉師晉師退三舍楚衆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晉侯  
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愨次于城濮楚師背鄒  
而舍晉侯患之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戰  
君馮軾而觀之得臣與焉焉晉侯使欒枝對曰敢煩  
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乙巳  
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



教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上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樂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湊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而還獻楚俘於王初子玉自為瓊弁王纓末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己曰界余余賜爾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王乎是糞土也而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

春秋列傳

卷三

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喜曰莫余毒也已

申包胥者楚大夫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兄父為之柰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友也員曰我必殺楚包胥曰子能亡之我能存之楚昭王十年吳敗楚於柏舉遂入郢昭王出亡入雲夢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不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

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走秦乞師曰吳為無道行封豕長蛇以荐食上國虐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黃荊使下臣告急曰吳夷狄也夷狄之求無厭滅楚則西面君接境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速吳之末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其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野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倚於庭牆立哭日夜不絕水漿不入口七日七夜秦哀公素沉泗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

春秋列傳

卷三

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與子同仇包胥九頓首而坐秦乃出師十一年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吳師乃歸惠王十一年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歸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為不道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使不得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鮑酒豆

肉盡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  
 以報其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  
 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  
 幼長其孤求以報其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  
 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  
 也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爾其善檢其惡  
 求以報其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  
 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  
 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其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距楚西則  
 薄晉北則望齊春秋奉幣于帛子女以貢獻焉未嘗  
 敢絕求以報其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  
 猶未可以戰也夫戰之道知為之始以仁次之以勇  
 斷之不知即無權變之謀以別衆寡之數不仁則不  
 得與三軍同饑寒之節齊苦樂之喜不勇則不能斷  
 去就之疑決可否之議於是越王曰敬從命矣乃召  
 五大夫白昔吳為不道殘我宗廟夷我社稷以為平  
 原使不血食欲徼天之衷其革既具無以行之古聞  
 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嘗問於射父曰商書所謂東郊

定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乎天對曰  
 引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  
 又能齊肅衷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  
 其明能光昭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  
 男曰現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  
 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流  
 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宜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禋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為之祀使名姓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之  
 物玉帛之類米服之儀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攝之  
 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為  
 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明類物之官是謂五官各司  
 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  
 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災  
 不至求用不遷及少綿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揉  
 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于祀  
 而不知其福丞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  
 威神狎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  
 莫盡其氣顯坤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

禮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寵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寔上天黎寔下地遭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千期祀平王祭以牛殂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生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則民不慢王曰

本義傳

禮記

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簡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為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邇三月近不過浹日土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脈滯滯久

而不振生乃不殖其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廟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禘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于離疏土氣含收天明昌作百嘉備合群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義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憤其采服經其酒醴即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祝宗道其順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殄其諛慝

本義傳

禮記

合其嘉好結其親昵億其社以申固其姓上所以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春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牛割羊擊豕夫人必自春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練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於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遠則其群臣情物以臨監享祀無有苛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王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

者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徹百官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徹品十於王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

左史倚相世為左氏故以官稱倚相嘗廷見申公子壘子壘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壘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唯子耄老故欲見以交敬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

春秋傳五 况

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傲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與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欒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以自傲也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惠于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驕今子老楚國而欲自安也

以禦數戒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壘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妾為內子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愿欲并之其可乎對曰昔先大夫子囊遠王之命謚子夕嗜芟子木有羊饋而無芟薦君子曰違而道穀陽豎愛子反之勞也而獻飲焉以斃於鄢辛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墮於乾谿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進退周旋唯道是從夫子未能違若敖之欲以之道而去芟薦吾子經營楚國而欲薦芟以干之其可乎子期乃止接輿楚人嘗佯狂以避世孔子之將適楚也歌而過

春秋傳五 十

之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聞之乃下車欲與之言接輿趨而避之不復與言楚昭王聞接輿賢使使者齎金往聘迎之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去妻從市采曰子幼而為義豈將老而遠之哉門外車迹何深也接輿曰王不知我不肖也遣使者以聘我妻曰得無許之乎接輿曰夫富貴者人之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吾聞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事天子躬耕以為食親績以為衣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

隨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於是與其妻相携變名姓而徙居焉終身莫知所之

附

鍾儀楚之伶人也共王十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以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弔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

鍾儀

五十一

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于嬰齊而夕于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上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包名其一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敬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敬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之禮使歸求成

吳

季札號延陵季子吳王壽夢少子也壽夢子四人長諸樊次餘祭次餘昧次季札札賢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乃立諸樊攝行事當國政諸樊既除喪以父命讓位札札謝曰曹宣公之卒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也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才願附于

臧之義吳人國立札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諸樊卒按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札而止以稱父意於是封札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四年主使聘于魯見叔孫穆子說之曰子其不得死乎好善而不能擇

季札

五十二

人吾聞君子務在擇人吾子為魯宗卿而任其大政不慎舉何以堪之禍必及于請觀周樂為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却却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術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樂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火火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颯颯乎大而濼險而易行以

德輔此則明主也歌唐曰思深哉其有唐氏之遠風  
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如是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郤已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  
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門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  
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  
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通而不偏  
遠而不攜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  
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  
行而不流五聲和八音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  
同也見舞象箭南籥曰美哉猶有感也舞大武曰美

卷五

五

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舞韶濩曰聖人之弘也猶有  
慙德聖人之難也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誰  
能及之舞韶謂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燾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  
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  
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  
息也故晏子感其言遂因陳桓子納政與邑去齊使  
於鄭見下產如舊交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  
乃子子為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收去鄭適衛說遠  
環史狗史鱗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

有患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鍾聲曰異哉吾聞之辨  
而不德必加於戮矣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懼猶不  
足而又可以樂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上君  
在殯而可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適  
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  
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  
將在三家吾子好直必思自勉於難札初使過徐徐  
君好札劔弗敢言札心知之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  
徐君已死乃解其劔繫徐君冢樹而去從者曰徐君  
已死尚誰與乎札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

卷五

五

吾心哉十七年餘祭卒第餘昧立既餘昧卒又欲授  
札札讓逃去於是吳人立餘昧之子僚為王諸樊之  
子光以為吾父所以兄弟相傳者欲致位季子也季  
子即不受國吾當立及札使於晉光乃使人弑僚而  
自立是為闔廬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主社稷有奉國家無傾乃吾君也吾誰敢怨哀死事  
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復命  
哭墓復位而待至夫差十一年楚子期伐陳吳使季  
子救陳季子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  
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

伍員字子胥楚伍舉之孫奢之子也奢二子長曰尚  
負其次也平王使伍奢為其太子建太傅又使費無  
極為少傅無極失愛於建王使無極為太子取婦於  
秦秦女好無極馳報王曰秦女絕美王可自取而為  
太子更求婦王遂自取秦女絕愛幸生子軫更為太  
子取婦無極因恐一旦王卒而太子將殺已常讒建  
建毋蔡女無寵王稍益疏建使居城父守邊無極又  
日夜讒太子於王曰自無極入秦女太子亦不能無  
怨望願王少自備焉且太子居城父糧兵外交諸侯  
且欲入為亂矣平王召其傅伍奢責問之伍奢知無

吳伍員

秦秦女

太子

極護太子對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恩  
平無極曰今不制後悔也王遂囚伍奢而使城父司  
馬奮揚往殺太子奮揚使人先告太子使急去不然  
將誅太子奔宋無極曰伍奢有二子不殺為楚國患  
盍以免其父召之必至於是王使謂奢曰能致二子  
則生不能將死奢曰尚至胥不至王曰何也奢曰尚  
之為人廉死節慈孝而仁聞召而免父必至不顧其  
死胥之為人智而好謀勇而矜功知來必死必不來  
然為楚國憂者必此子於是王使人召之曰來吾免  
爾父伍尚謂伍胥曰聞父免而吳奔不孝也父戮莫

報無謀也度能任事智也子其行矣我其歸死伍尚  
遂歸伍胥彎弓屬矢出見使者曰父有罪何以召子  
為將射使者還走遂出奔聞太子建在宋往從之伍  
奢聞之曰胥已亡楚國其危哉楚人遂殺奢及尚伍  
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鄭鄭人  
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  
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  
而封太子建乃還鄭會從者泄其謀鄭遂殺建建有  
子名勝胥懼乃與勝俱奔吳至昭關昭關欲執之胥  
遂與勝獨身步走至江江上有漁父知伍胥之急乃

乘舟得平

五六

渡胥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今以與父父曰  
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  
邪不受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  
方用事公子光為將胥乃因公子光以求見吳王父  
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  
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  
援其鍾離居巢而還胥說吳王僚曰楚可破也願復  
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為戮於楚  
而勸王伐楚者亦以自報其讎耳伐楚未可破也胥  
知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

諸於光退而與勝耕於野五年楚平王卒初平王  
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以平王卒軫竟立為後是為  
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  
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以內空光乃令專諸刺吳王  
僚而自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員  
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其大臣卻宛伯氏皆出  
伯州犂之孫伯嚭亡奔吳吳亦以嚭為大夫前王僚  
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聞闔廬殺  
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陸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  
乃與師與伍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反三將軍

春秋卷五

五

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  
吳伐楚取六與濤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  
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  
取楚之居巢九年吳主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  
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  
悉興師與唐蔡伐楚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  
繁王將兵從王及戰夫繁王以其屬五千人先擊子  
常子常敗走奔郢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  
昭王出奔隨子死吳昭王不獲乃掘楚平王墓出其

尸鞭之三首然後已申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子胥  
曰子之報讎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  
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僂  
死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子胥曰為我謝包胥曰吾  
日莫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如秦乞  
師立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  
哀公為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申包胥以  
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與楚師會于稷大  
敗吳兵于沂又敗于雍遂吳王乃歸昭王入于郢後  
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

春秋卷五

五

去郢徙于都十九年闔廬伐越越王句踐禦之于檇  
李吳師大敗闔廬傷還卒於陘夫差立二年伐越敗  
越于夫椒遂入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  
夫種因太宰嚭以行成夫差將許之子胥曰不可臣  
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  
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  
少康焉為仍牧正其澆能成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  
虞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  
諸綸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以收  
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使季杼誘豷遂滅過戈



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於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句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親不棄勞與我同壤而世為仇讎於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遠天而長寇讎後雖悔之不可食已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讎以是求伯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吳王不聽乃與越平十二年夫差將伐齊句踐率其眾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饋賂吳人皆喜唯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夫諫曰越在我心腹之疾也壤地同而有欲於我夫其柔服求濟

春秋傳五

五九

其欲也不如早從事焉得志於齊猶獲石田也無所用之越不為沼吳其泯矣使臣除疾而曰必遺類焉者未之有也盤庚之誥曰其有顛越不恭則劓殄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邑是商所以興也今君易之將以求大不亦難乎弗聽使於齊屬其子於鮑氏為王孫氏太宰嚭素惡子胥因讒之王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王不可不備焉臣聞其使齊也乃屬其子於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今不見用居常鞅鞅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鏃之劍曰子以

此死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託將為亂矣王乃反謀我我今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半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而抉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人之入滅吳也乃自剄死吳王聞之大怒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其後越竟滅吳

春秋傳五

三

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闔吳師出蓬啓疆帥師從之遽不設備吳人盼諸鵠岸楚子以駟至于羅洳吳乃使其礮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繫鼓楚王使問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卜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驩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殆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繫鼓則吳知所備矣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繫軍鼓

而敵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  
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  
邲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楚師遂濟於羅汭  
及汝清吳不可入楚遂觀兵於坻箕之山以蹶由歸  
至楚平六年令尹子瑕言蹶由於王曰彼何罪諺所  
謂室於怒市於色者楚之謂矣舍前之忿可也乃歸  
蹶由

王孫雒吳大夫夫差十四年將會晉定公于黃池是  
時越句踐乘吳無備敗王于艾於姑熊夷遂入吳焚  
姑蘇取其六舟夫差方與至皇長未咸聞告合諸大  
夫謀歸與會執利王孫雒曰夫危事不虛雒敢先對

春秋列傳五 卷二

二者莫利無會而歸越聞童矣民懼而走遠無正就  
齊宋徐夷曰吳既敗矣將夾溝而膠我無生命矣  
會而先晉晉既執諸侯之柄以臨我將成其志以見  
天子吾湏之不能去之不忍若越聞命章吾民恐畔  
必會而先之王乃步就王孫雒曰先之圖之將若何  
王孫雒曰王其無疑吾道路悠遠必無有二命焉可  
以濟事王孫雒進顧揖諸大夫曰危事不可以為安  
死事不可以為生則無為貴知夫民之惡死而欲貴  
富以長沒也與我同雖然彼近其國有逐我絕慮無

遷彼豈能與我行此危事也哉事君勇謀於此用之  
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心請王廣士以奮其朋勢勸之  
以高位重畜備刑戮以辱其不厲者令各輕其死彼  
將不戰而先我我既執諸侯之柄以威之不獲也無  
有誅焉而先罷之諸侯必說而皆入其地王安挺  
志一日惕一日留以安步王志必設以此民也封於  
江淮之間乃能至於吳吳王許諾乃夜戒三軍皆鼓  
譟其聲動天地晉使大駭乃令重褐請事遂許吳王  
先軟晉侯亞之既會越聞愈章王恐齊宋為已害乃  
命王孫雒先與勇獲帥徒師以為過宿於宋以焚其

春秋列傳五 卷二

北郭過之後七年句踐滅吳吳王帥其賢良與其重  
祿以保姑蘇使王孫雒行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  
固諫不可句踐曰吾欲勿許而難其使者子其對之  
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者上天降禍  
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  
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  
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  
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已其不祥乎范蠡曰  
王孫子昔吾先君固陋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  
之陂鼃鼃魚鼃之與處而鼃鼃之與同階余雖醜然

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談談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不祥雒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雒辭而返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隨使者至於姑蘇遂滅吳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五畫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為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

吳孫武

春秋卷五

六十三

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加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為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為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

踴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西破彊楚入郢其威齊晉顯名諸侯

孫子與有力焉伯嚭字子餘吳太宰楚伯州犂之孫也吳王闔廬元年楚誘伯州犂伯嚭奔吳吳以為大夫三年伯嚭與子胥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二亡將軍九年遂進為太宰從闔廬伐楚楚大敗遂入郢鞭平王之尸夫差二年

吳伯嚭

春秋卷五

六十四

年王敗越於夫椒遂入越越句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嚭以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員言於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之曰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問行言之於是越王乃以美女寶器令種間行獻嚭嚭受之因說吳王曰嚭聞古之伐國者服之而已今已服矣又何求焉夫差乃聽之與越成而罷兵四年越王勾踐與大夫種范蠡入臣於吳伍胥亟言於王請殺之太宰嚭諫曰子胥明於一時之計不通安國之道願大王遂其所執

拘群小之口夫差遂不誅越王令駕車養馬秘於宮室之中吳王欲臣范蠡知不可得謂曰子既不移其志吾復置子於石室之內范蠡曰臣請如命吳王起入宮中越王范蠡趨入石室越王與夫人降服夫斫剗養馬妻給水除糞灑掃三年無難色吳王登遠臺望見越王及夫人范蠡坐於馬糞之旁君臣夫婦之禮不廢王顧謂太宰嚭曰彼越王者三節之人范蠡一介之士雖在窮厄之地不失君臣之禮寡人傷之太宰嚭曰願大王以聖人之心哀孤窮之士吳王曰為子赦之後三月乃擇吉日召太宰嚭誅赦越王太

春秋列傳五

卷五

宰嚭曰臣聞無德不復大王垂仁恩加越越豈敢不報哉願大王卒意子胥固諫不可太宰嚭曰昔者齊桓割燕所至之地以貶燕公而齊君獲其美名宋襄濟河而戰春秋以多其義功立而名稱軍敗而德存今大王誠赦越王則功冠於五霸名越於前古吳王曰待吾疾愈方為太宰赦之後一月句踐因大宰嚭入問疾吳王悅之乃赦越王歸國八年夫差及魯哀公會於郟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貢辭焉嚭曰國君道長而大夫不出門此何禮也對曰豈以為禮畏大國也大國不以禮命於諸侯苟不以禮豈可量

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豈敢棄其國大伯端委以治周禮仲雍嗣之斷髮文身贏以為飾豈禮也哉有由然也嚭乃止九年夏齊悼公忿魯執邾子乃請師以伐魯魯聞之歸邾子於邾邾子復無道吳乃使太宰嚭討邾囚諸樓臺栢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太子革以為政十三年吳使嚭如魯請尋盟魯公使子貢辭之乃還秋衛侯將與吳王會于郟既而辭之及魯哀公宋皇瑗盟吳王怒乃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于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

春秋列傳五

卷五

太宰乃請東錦以行語及衛故太宰嚭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讐也若執衛君是墮黨而崇讐也人墮于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讐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十四年吳王與晉侯會於黃池王欲以魯公見晉侯子服景伯爭之乃止既而悔之乃囚景伯以還及戶牖景伯謂太宰曰魯將以十月上其事于上帝先王季辛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

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宗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執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太宰嚭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為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過宋王欲伐宋殺其大夫而囚其婦人嚭曰可勝也弗能居也乃歸初伍員數與嚭爭越議嚭因讒于王曰伍員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自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自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譏之王王聞子胥使齊託其子於鮑氏遂賜子胥屬鏤劍以自殺二十三年越王滅吳殺夫差而誅太宰嚭以嚭不忠於君與已比周也

春秋列傳五

卷七

### 越

大夫種姓文名種字子禽越王句踐既敗於吳棲於會稽之上乃號令三軍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還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大夫種進對曰臣聞之賈人夏則資皮冬則資絺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以待乏也夫雖無四方之憂然謀臣與爪牙之士不可不養而懼也譬如筮笠時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棲於會稽之上然後乃求謀臣無乃後乎句踐曰苟得聞子大夫之言何後之有執其手而與之謀遂使之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乏無所

使使其下臣種不敢徹聲聞於天王私於下執事曰寡君之師徒不足以辱君矣願以金王子女賂君之辱請句踐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越國之寶器畢從寡君帥越國之眾以從君之師徒唯君左右之若以越國之罪為不可赦也將焚宗廟係妻孥沉金玉於江有帶甲五千人將以致死乃必有偶是以帶甲萬人以事君也無乃即傷君王之所愛乎與其殺是人也寧其得此國也其孰利乎時吳太宰嚭取貨于越乃言于王與之成而去後吳王復伐越句踐將起師逆之大夫種曰夫吳之與越唯天

越大夫種

春秋列傳五

卷八

所授王其無庸戰夫申胥華然簡服吳國之一於甲兵而未嘗有所挫也夫一人善射百夫決拾勝未可成夫謀必素見成事焉而後履之不可以授命王不如設戒約辭行成以喜其民以廣侈吳王之心吾以卜於天若棄吳必許吳成而不吾足也將心寬然有伯諸侯之心焉既罷敵其民而天奪之食安受其燼乃無有命矣越王許諾乃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寡君句踐使不臣郢不敢顯然布幣行禮敢私告於下執事曰昔者越國見禍得罪於天王天王親趨王趾以心孤句踐而又宥赦之君王之於越也繫起死

人而肉白骨也孤不敢忘天災其敢忘君王之大賜乎今句踐申禍無良草鄙之人敢忘天王之大德而思邊垂之小怨以重得罪於下執事句踐用帥二三之老親委重罪頓顙於邊今君王不察盛怒屬兵將殘伐越國越國固首獻之邑也君王不以邊箠使之而辱軍士使寇令焉句踐請盟一个嫡女執箕箒以咳姓於王宮一个嫡男奉槃匱以隨諸御春秋貢獻不解於王府天王豈屢裁之亦征諸侯之禮也夫諺曰狐埋之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今天王既封殖越國以明聞於天下而又刈亡之是天王之無成勞也

秦書卷五

李九

雖四方之諸侯則何實以事吳敢使下臣盡辭唯天王秉利度義焉吳王乃還既黃池之後句踐襲吳入其國大獲而歸已而夫差還息民不戒種乃昌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而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息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饑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蒲贏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我茂卜筮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失悛夫吳之邊鄙遠者罷而未至吳王將耻不戰必不須至之會也而以中國之師與我戰若事幸而從我我遂踐其地其至者亦將不能之

會也己吾用禦兒臨之吳王若愾而又戰幸遂可出若不戰而結成王安厚取名而去之越王曰善哉乃大戒師遂滅吳初句踐自會稽復國日以報吳謀於范蠡蠡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也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亦不如蠡也王乃令種守國以兵事咨蠡故越之所以滅吳而復振者皆種與范蠡之力也吳既滅范蠡遂去自齊遺種書言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勸之去種見書稱病不朝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

秦書卷五

七

為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范蠡本南陽人家於越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尤善計筭南游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句踐句踐父允常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常卒句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句踐擊敗吳師於檣李射傷吳王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大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

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爲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爲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爲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於人王弗聽范蠡復諫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上帝禁之行此者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句踐以餘卒五千保於會稽吳王合兵圍之蓋急句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爲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尊之以名不已

越范蠡

春秋卷五

七十一

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曰請士女於士大夫女於大夫隨之以國家之重器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歸句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爲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王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爲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事詳太宰嚭傳比至王光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殺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圖之范蠡於是復言於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君臣上下戮力

同心是故以亡國之餘卒能轉敗爲功以滅強吳皆二子力也初句踐求報於吳也乃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殺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問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疆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不走死亡有奪有子有不予王無奪國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事將未可知也又二年王召范蠡而問曰今吳王淫於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遠弼聖人不出忠臣解體曲相御而莫適相非上下相偷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

春秋卷五

七十一

天應未也王始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申胥驟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形而先爲之征其事是以不成雜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今吳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道固然乎妄其欺不殺邪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也范蠡對曰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始王其且

馳騁七備無至禽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  
觴飲無忘國常彼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  
之望而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亥  
月王復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所謂饒餒不及盡殲歲  
晚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  
獨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  
固將謂之王於是發胄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  
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  
於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  
言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

春秋傳五

三

兵圍之復棲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維行成  
於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  
圖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  
曰臣聞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還形天  
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志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我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  
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  
其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翼已王曰吾欲勿許而

難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  
者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  
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  
命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虐助天  
為虐者不祥今吳種蠶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思  
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吾先君固周室之不成  
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鼃龜魚鼈之與處而鼃龜之  
與同嗜余雖覲然而人面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是  
譏議者乎王孫維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不祥維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之

春秋傳五

三

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反范  
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  
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君王勉之  
臣不復入於越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  
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於會稽  
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今重已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  
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後於  
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為戮對曰  
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浮於五湖王命  
工以良金寫其狀朝禮之次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



三百里以為曩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蠶之地者使無終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干正之

陳

洩冶者陳大夫也靈公十四年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皆衷其袒服以鈇於朝油冶諫曰公卿宣淫民無效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公曰吾能改矣既而其行益甚泄冶退而告人曰陳其亡矣吾驟諫君君不吾聽而愈失威儀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在風所由而草為之靡是故人君之動不可不慎也今君不是之慎而縱恣

洩冶

未分傳

七十五

馬不亡必弑靈公聞之以泄冶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於徵舒

虞

宮之奇虞大夫也晉獻公在位苟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冀之既病則亦惟茲故今虢為不道保於逆旅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借道以請罪於虢虞

晉許之且請先伐虢宮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竟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虢滅下陽以還又三年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公復許之宮之奇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可啓寇不可翫一之謂甚其可再乎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虢虢之謂也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將虢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爲戮不唯偪乎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

虞宮之奇

未分傳五

七十六

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宮之奇遂以其族行曰虞將不臘矣在此行也晉不更舉矣冬晉滅虢號虢公醜奔京師師還館於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姬而脩虞祀日歸其職貢於王

隨

季梁者隨之賢臣也楚武王侵隨使鬻章求成隨人使少師董成鬻伯比言於楚子曰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若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歸請追楚隨侯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饑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牲牲肥腓案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牲以告曰博碩

隨季梁

春秋傳五

十一

肥腓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疫蠹也謂其備腓咸有也奉盛以告曰索案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憲也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裡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之主若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越二年楚子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我而

急寇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眾乃攜矣少師曰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於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鬻舟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與盟而還

曹

僖負羸曹大夫晉文公為公子出亡過曹曹具公不為禮聞其辭魯欲觀其狀止其舍謀其將浴設微簿而觀之負羸妻謂負羸曰吾觀晉公子賢人也其從

曹僖負羸

春秋傳五

十一

者皆國相也以相一人必得晉國得晉國而討無禮曹其首也子盂蚤自貳焉負羸餽殮宣壁文公受殮反壁負羸言於曹伯曰晉公子君之匹也君不亦禮焉曹伯曰諸侯之亡公子多矣余焉能盡禮焉對曰臣聞之愛親明賢政之幹也禮賓於窮禮之宗也禮以紀政國之常也失常不立君所知也國君無親國以為親先君叔振出自文王晉祖唐叔出自武王夫文武之功實建諸姬故二王之嗣世不廢親今君棄之是不愛親也晉公子生十七年而亡卿材三人從之可謂賢矣而君蔑之是不明賢也謂晉公子之亡

不可不憐也。比之賓客不可不禮也。失此二者是不禮賓不憐窮也。守天之聚將施於宜宜而不施聚必有闕。玉帛酒食猶糞土也。愛糞土以毀三常失位而闕聚是之不難無乃不可乎。公弗聽。既而文公復國。誅黜狀遂入曹。教之以不用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且曰：獻狀令無入負羈之官，免其族。魏犢顛頡卒。義偕召。爵氏文公怒殺顛頡以徇于師。

曹子臧名欣時，宣公之庶子也。宣公會晉伐秦卒於師。曹人乃使公子負芻守使于臧。逆宣公之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是為成公。諸侯皆請討之。晉人

以其役之勞，請俟他年冬。曹宣公既葬，子臧不義，成公將出奔，國人聞之，亦將相率從子臧以行。成公乃懼，自告其罪，且請留焉。於是子臧乃反而致其邑。明年成公會諸侯同盟于戚。晉侯執之以歸于周。諸侯皆賢子臧，請王。晉將見子臧于周而立之。子臧辭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三年，曹人請于晉曰：自我先君宣公，即世國人曰：若之何。憂從未弭，而又討我寡君，以亡曹國。社稷之鎮，公子是大泯。曹也先君無乃有罪乎。若有罪，則君列諸會，失君唯不遺德。

刑以伯諸侯，豈獨遺諸敵也。敢私布之於晉侯，謂曹人曰：苟子臧反，吾歸而君子，不得已乃復歸于曹。以待晉命。既而晉人復請于周，以反成公子臧於。是盡致其邑與卿而終身不仕。名會悼公二年，會以事忤公，遂出次於鄭，以待公。公久而不召，遂自鄭出奔宋。故春秋書曰：曹公孫命自鄭出奔宋，所以表其賢者之後而能盡去國之禮也。

聲子事魯公為大夫，故大師子朝之子初楚大夫伍參與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伍舉娶於公子

牟公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逃奔晉。聲子如晉，遇於鄭郊，覆之以壁，侑曰：子尚良食。二先子其皆相子，尚能事晉君以為諸侯主。辭曰：非所願也。若得歸骨於楚，死且不朽。聲子曰：尚良食。吾將歸子。秋，舉降三杆，納其乘馬。聲子受之。還見令尹子木，子木與之語曰：子雖見弟於晉，然蔡吾甥也。二國孰賢對曰：晉賢。不若楚。楚其大夫則賢其大夫，皆卿才也。若杞梓皮黃，焉楚實。楚之雖楚有材，不能用也。子木曰：彼有公族甥，君之何其遺之材也。對曰：昔令尹子元之難，或譖子孫，啓於成土王弗。

是王孫啓奔晉晉人用之及城濮之後晉道矣王  
孫啓曰是師也唯子玉欲之與王心也故唯東宮與  
西廣實來諸侯之從者半矣若作楚師  
必敗何故去之先軫從之大敗楚師則王孫啓之為  
也昔莊王方弱申公子儀父為師王子燮為傅使師  
崇子孔帥師以伐舒燮及儀父施二帥而分其室師  
還至則以王如盧武黎盧武黎殺二子而復王宮  
析公臣於王王弗是析公奔晉晉人用之實讒敗楚  
使不親東夏則析公之為也昔離子之父兄譖離子  
於恭王王弗是離子奔晉晉人用之及鄆之役晉將

春秋列傳

卷五

道矣離子與於軍事謂彘書曰楚師可料也在中軍  
王族而已若易中下楚必敗之若合而由其中吾上  
下必敗其左右則三楚以攻其王族必大敗之彘書  
從之大敗楚師王親而傷則離子之為也昔東宮  
夏為御叔取於鄭穆公生於南之南之母亂陳而亡  
之使子南戮於諸侯莊王既以夏之室賜申公巫  
臣則又畀之子及卒於夏者老矣於必二子爭之  
未有成恭王使巫臣聘於齊以夏姬送晉晉人  
用之實通吳晉使其子孤庸為行人於齊而教之射  
御道之伐楚至于秦為患則甲公巫臣之為也今秋

舉取於王子牟子牟得罪而亡執政弗是謂舉曰  
女實遣之彼懼而奔鄭緬然引領而望曰庶幾赦吾  
罪又弗圖也乃遂奔晉晉人又用之或謀楚其  
亦必有豐收也或子木乃使湫鳴召其人而復之  
朝吳聲子子楚靈王滅蔡蔡棄蔡朝吳乃依  
棄疾在蔡有勸從者率群失職以亂於是朝吳從棄  
疾以入楚是為平王平王既立乃蔡靈公之一  
後封於蔡自是終春秋之世而蔡之祀守不墜者皆  
朝吳之功也平王二年費無極譖於王遂出奔於鄭

蔡朝吳

春秋列傳

卷五

春秋列傳卷之五終

春秋列傳五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劉節撰節字介夫號梅園大庾人宏治乙丑進

士官至刑部侍郎是編取春秋內外傳所載列國

諸臣類次行事各爲之傳始祭公謀父終蔡朝吳

凡二百有二人全本舊文無所考證鄒縣潘榛爲

之訓釋亦頗疎畧